

馬振彪 遺著
張善文 整理

周易學說

花城出版社

周易學說卷之首

序

由善文兄領頭整理，歷經八年努力，先儒馬振彪先生之未刊遺稿《周易學說》終將刊行問世，高正備感欣慰。

衆所周知，《周易》是儒家的十三經之首，道家則將之與老、莊並列爲三玄。因此，《周易》可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根大本。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全面振興的世紀，也將是中國完成全方位現代化的世紀。此時，唯有重建中國人的文化主體意識，方不致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喪失自身文化的主體性。就這層意義而言，《周易》的現代詮釋，即如何使潛藏於《周易》中的智慧能爲中國全方位的現代化事業服務，無疑至關緊要。

八百年來，南宋大儒朱熹所撰《周易本義》，向爲學易者之津梁。朱熹集宋朝理學之大成，終身講學著述不輟，乃一代大儒，史稱“南朱北孔”。清朝康熙皇帝將朱熹在孔廟的牌位移入大成殿奉祀，自秦火以降，能享此殊榮者，殆無他人。閩學亦因朱熹提倡推廣書院文化而人才輩出。康熙晚年閩學大家李光地奉諭編纂《周易折



中》，依《周易本義》十二篇之次，援引歷代易說兩百餘家以附之，偶發己見，以折其中。自此，《周易折中》成爲學易者案牘必備之參考書矣。

而今善文兄之先師祖馬振彪先生所著《周易學說》，則廣引先秦至民國期間之易說逾二百家，於康熙以降兩百餘年之易學採擇尤多。馬振彪先生生當近世，卒於六十年代，於其晚年仍對《周易學說》修補不息。《周易學說》可說上承傳統治易之遺風，下啓治易現代化之契機，也爲海峽兩岸易學交流提供更爲堅實的基礎。

馬振彪先生爲安徽人，而朱熹的先人則是從安徽遷居福建。高正身爲朱熹二十六代孫，目睹閩學人才濟濟，善文兄及其先師黃壽祺先生早已成爲當代閩學治易之重鎮。《周易學說》之付梓，彰顯其間的傳承關係與師友情誼，高正對此能略盡綿薄之力，深感與有榮焉，樂爲之序。

朱高正

西元 2001 年 5 月 12 日於臺北

整理緣起

一、公元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我與羅螢兄有幸同臺灣朱博士高正先生會晤於福州西湖大酒店，相與譚論《易》學，但凡象數義理，天道人事，頗多涉獵，由是深感朱博士之於《易》，不唯積二十載之功力，覃精研熟，更欽其才思高遠，往往獨具見識。偶論清季福建安溪學者李光地總纂之《周易折中》，博士至爲歎服。我因之紹介先師祖馬教授振彪先生遺稿《周易學說》，以爲此書實能上承《折中》之餘緒，下啓後學之道業，亟待整理問世，以饗來哲。朱博士聞此，慨然表示願給整理出版事宜以各方面支持。我喜之過望，即邀羅螢、黃高憲、郭天源、連鎮標諸兄通力合作，整理點校，並請博士蒞任學術顧問，於是乎有此書之刊行也。

二、馬教授振彪先生，字岵庭，安徽桐城人，爲清末民初桐城派大師馬其昶後人，博通經史，兼精辭賦，曾執教於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其《易》學遺稿見存《周易學說》七冊。初，馬其昶以治西漢費氏《易》知名，嘗博采周秦以降注《易》之說，纂爲《周易費氏學》八卷。先生既承



家學，尤以弘揚《易》道爲己任，遂增補《周易費氏學》之缺略，網羅古今《易》說，旁徵博引，別裁體例，傾其畢生心血，增刪再四，積稿逾尺，釐爲七冊，成此煌煌鉅著《周易學說》，堪爲《易》學界有識之士共所珍寶焉。

三、清儒李光地曾撰《周易折中》，依朱子《周易本義》十二篇之次，經傳區分，雜引二百餘家之說以附之，間發論析，以折其中。《四庫提要》稱曰：“數百年分朋立異之見，至是而盡融；數千年畫卦繫辭之旨，乃至是而大彰矣。”至馬先生《周易學說》，則立足於觀象玩辭，會通理義，遠承費直、王弼之篇第，融合經傳於一體，以便學者，凡引先秦至民國間之《易》說達二百餘家，與《周易折中》互見旨趣；洋洋六十餘萬言，較《折中》略有過之。其闡揚發揮《易》旨之處，情理交融，酣暢淋漓，常能發前賢之所未發，尤見著者學殖之深厚，辭章之繁富矣。

四、《周易學說》爲馬振彪先生之未刊手稿，以行書鈔成，中間修訂補正至多，或附粘簽條，或增批頁眉，墨書之不足，又加以鉛筆書寫，圈點斑斑，立言唯謹，足見先生治學之優良風範。書中引錄諸家之說，取捨甚精，於清康熙以後《易》學採擇尤多，其中某些《易》家著述今已流散亡佚，唯賴此書以存什一於千百，則更顯此書之資料價值。至書中一章一節一爻一卦所下案語，其精闢深刻之處，可以振聾發聵，令人耳目一新，先生之精微思想又由此可見一斑矣。我曾與先師黃壽祺教授合撰《周易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間有稱引先生



之語以參證爻義卦旨，先師頗為欣賞，讀之者亦頗受感染而歎佩其說。

五、先師黃壽祺教授，為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及桐城派後勁吳汝綸先生之再傳弟子，早年就讀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受業於章氏高足吳承仕（檢齋）先生、吳汝綸高足尚秉和（節之）先生及桐城馬振彪先生門下。六十年代初，馬先生歿，身後蕭條，先師恐其遺書散佚，藉赴京之便將馬先生遺稿《周易學說》購回閩中，珍藏於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遂使此書得以完好保存。此亦先師心銘師恩，圖報異日，為學術界保留珍貴遺產而積下的一大善德，吾輩後學當謹志之耳。

六、先師生前念念不忘整理出版馬先生遺著，晚年携我及羅蜚兄赴美講學期間，尚囑我留意聯絡學術界友人，爭取促成此舉。詎料先師自美返回之後，積勞成疾，臥榻數月，竟爾匆匆捐館，迄今已三載有餘，茲事遂成先師生前未完之一大遺願矣。今既荷承朱博士共襄茲舉，使此書得以整理問世，公諸同好，是誠著者馬先生之大幸，先師黃先生之大幸，亦為當代學術界之大幸！海內外善《易》之君子，倘有緣獲讀此書，於披覽之際，而知此書稿之纂述、流傳、整理、刊行之前後始末，其當同發一歎，而彌加珍惜焉可也。

張善文

謹敘於福建師範大學易學研究所

公元1993年11月福州

整理凡例

一、馬振彪先生《周易學說》爲未刊手稿，原本以墨筆行書寫成，有大字書寫者，有小字夾註者，有在天頭地角及字行空隙處加批加注者，有附貼大小長短不一之各色簽條增入內容者，修潤增刪之處比比皆是，蓋屬作者晚年反復推敲斟酌之重要學術成果。今謹依全書總體條緒，爲之整理點校，釐成八卷，以奉獻給學術界同道。

二、本書手稿中，凡錄《周易》經傳原文，僅標明該文首末數言，以“某某至某某”示之，乃作者爲省文計也。今則依其所標，錄出全文，庶便讀者研習。經傳原文以清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爲底本。

三、原稿於經傳每節下所引歷代諸家《易》說，皆按時代先後排列。稿中偶有誤列其序者，對之適當調整。

四、原稿凡引舊籍資料，皆稱“某書云”；凡引前人之說，皆稱“某人曰”；凡同書同人之兩說並引者，其後說省稱“又云”、“又曰”，今亦一仍其例。間有不合此例者，則略爲更動，以求統一。

五、原稿所引各家學說，以一家爲一則按序羅列，每

則空一格排次。今將諸家之說皆提行列序，以清眉目。

六、原稿頗有以某家之說爲雙行小字夾註，以對照疏解該處之舊說，頗利讀者考索。今爲便於閱讀，特將雙行小字夾註改爲單行而變更字體置於括號內。唯某些夾註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者，或屬作者後來以小字增補入的資料而非夾註者，則酌情將之提出作爲獨立的一家之說列於相應之處。

七、原稿本中所貼簽條甚多，於空白處及字行間先後補寫插入的資料亦極多，凡此皆細考資料之內容性質而置於所當置之處。個別有重複者則刪除之，交叉疊選者則歸併之，欲期全書明朗清通也。

八、原稿中馬先生所作案語甚爲衆多，其精闢處頗可發人深省，極見先生之學術根柢，亦屬本書之精華所在。此類按語，作者或冠以“彪謹案”，或冠以“謹案”，或僅稱“案”，今一律統一爲“彪謹案”；偶有語焉未盡，數“案”並作者，自第二條案語起省稱“又案”。

九、原稿引用歷代文獻至爲繁富，整理時儘可能查閱原出處進行校對。稿中偶有錯訛衍脫者，或屬馬先生一時之筆誤，或爲其晚年資料及精力所限而未克全面校定，今則詳加審別，謹爲更正，不另出校語。

十、原稿採錄諸家之說，多以作者之意節引之，較之原著頗有刪略，此乃先儒爲學之遺風，今亦保留原貌，不作更動。至若書名、引文，整理時不加書名號、引號，以其原已排列明晰，目序了然，故不欲多贅，以令全書簡潔



而條暢。

十一、馬先生學殖淵深，師承有自。原稿所引晚近易家之說，以劉沅（號止唐）、李士鈐（號嗣香）、馬其昶（號抱潤）居多，其所以然者，不唯緣於學術承傳故，實更在於三家學說之精淳淵博。劉沅有《周易恒解》（書中每章節後常有“附解”，為綜論之語，馬先生所引或稱名氏，或冠以“恒解”、“附解”），李士鈐有《周易注》，馬其昶有《周易費氏學》，皆曾見重於學界。本書中馬先生案語論及三家之說時，每稱止唐先生（或劉先生）、嗣香先生（或嗣香師）、抱潤先生者，即尊其學也，讀者宜察鑑焉。

十二、馬先生撰此書稿之本旨，原在增益馬其昶《周易費氏學》而弘揚之，稿本尚未擬定書名。唯卷首有“周易學說”、“易總易”兩篇徵引舊說之文，圖書編目者既獲書稿，乃取前題以為名。今察斯名，堪符其實，因將書前首篇文字更為“易綱要”，與次篇“易總義”相承，仍置卷首，而此書《周易學說》之名於是乎定矣。馬先生有知，當亦允歟！

十三、馬先生書稿，為綫裝七冊，藏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書號 411·9/AS28/455823—29。有機會查覽此書的讀者，取而閱之，庶能一觀馬先生手稿之初始風範，而對前輩學者嚴謹不苟的治學精神將更有感受矣。

張善文

公元 2001 年 5 月寫於福州

易綱要

恒解云：夏易名連山，商易名歸藏，其書不傳。此書成於文王、周公，故曰周易。分爲上下二篇。（上論三易。）

論衡云：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

吳德遠曰：六十四變，自古而有。六十四卦之名，則自文王始也。（上論文王重卦。）

司馬季主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

揚子雲曰：宓戲之作易也，縣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

魏伯陽曰：文王聖之宗，結體演爻辭。

皇甫士安曰：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

紀瞻思遠曰：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

孔仲達曰：初有三畫，象三才，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



之象，懸持示人，故謂之卦。但於萬物變通之理猶有未盡，故更重之而有六畫，備萬物之形象，窮天地之能事。

又曰：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準此則伏羲製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止謂此也。鄭學之徒，並依此說。馬融陸績等，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

陳希古曰：孔子言易之興當文王與紂之事，又言其衰世之意邪。六十四卦之辭，獨爻辭有文王與紂之事，是知爻辭亦文王作。若周公之時，不得爲衰世也。

李隆山曰：班、馬止言文王演卦，又曰人更三聖，止言伏羲、文王、孔子，未嘗及周公也。馬融、陸績始有周公作爻辭之說，絕不經見。

蘇均甫曰：爻象二者，相須爲用。象言乎象，所以立本。爻言乎變，所以趨時。有象無爻，則其義未備。又合爻象觀之，其經緯錯綜，詳略互備之義，必皆豫定於設卦觀象之初，而非兩時兩手所能爲。依繫辭傳並歸文王，較得其實也。（上論文王作卦辭爻辭。）

漢藝文志云：宓戲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陸德明曰：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是爲十翼。

孔仲達曰：文王易經分上下二篇，彖象釋卦，當隨經

而分。故數十翼云，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并同此說。（上論孔子作十翼。）

高存之曰：五經注於後儒，易注於夫子，即注即經。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易明矣。

欽徐在漢天章曰：文王演包犧之易，孔子翼文王之易。犧之象簡，文之辭微，學易者舍孔子十翼，孰從觀象而玩辭，觀變而玩占乎？惟彖傳明而彖辭得，爻傳明而爻辭得。分言之爲三聖之易，其實孔子之易明，而犧、文之易無餘蘊矣。

又曰：文演犧易，孔翼文易。由孔子之易以求犧、文之易，則知三聖無二易，千萬世無二易。

秦澍澧曰：以經解畫，以傳解經，合則是而離則非。

錢辛楣曰：義、文爲之經，宜尼爲之傳。故舍十翼以言易，非易也。

鄭東父曰：朱子晚謂說易但當釋傳，竊佩其言，以爲不可易。合於傳，豈有不合於經者哉！（上論學易當宗十翼。）

易總義

莊子云：易以道陰陽。

陸賈新語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

董子曰：易本天地，故長於數。

史記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

范希文曰：安危之機存乎易。

周子曰：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邵子曰：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凶悔吝，易之應也。

又曰：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

張子曰：易包天道變化。

程伯子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

二程子曰：看易且要知時。



朱子曰：聖人作易以立人極。易是陰陽屈伸，隨時變易。聖人於六十四卦，止以陰陽奇耦寫出，因依象類，虛設於此。

本義云：易氣從下生。易本无形，自微及著，故易逆數也。

周易學說目錄

卷 首

序	朱高正(1)
整理緣起	張善文(3)
整理凡例	張善文(6)
易綱要	(9)
易總義	(12)

卷 一

上 經

乾卦第一	(1)
坤卦第二	(33)
屯卦第三	(54)
蒙卦第四	(63)
需卦第五	(72)
訟卦第六	(80)
師卦第七	(88)



比卦第八	(96)
------------	------

卷 二

小畜卦第九	(105)
履卦第十	(114)
泰卦第十一	(122)
否卦第十二	(132)
同人卦第十三	(141)
大有卦第十四	(150)
謙卦第十五	(159)
豫卦第十六	(168)
隨卦第十七	(178)
蠱卦第十八	(187)

卷 三

臨卦第十九	(199)
觀卦第二十	(208)
噬嗑卦第二十一	(217)
賁卦第二十二	(225)
剝卦第二十三	(235)
復卦第二十四	(243)
无妄卦第二十五	(254)
大畜卦第二十六	(263)
頤卦第二十七	(271)
大過卦第二十八	(280)



坎卦第二十九	(289)
離卦第三十	(299)

卷 四

下 經

咸卦第三十一	(309)
恒卦第三十二	(318)
遯卦第三十三	(327)
大壯卦第三十四	(335)
晉卦第三十五	(342)
明夷卦第三十六	(350)
家人卦第三十七	(359)
睽卦第三十八	(369)
蹇卦第三十九	(378)
解卦第四十	(385)
損卦第四十一	(393)
益卦第四十二	(403)

卷 五

夬卦第四十三	(415)
姤卦第四十四	(424)
萃卦第四十五	(433)
升卦第四十六	(442)
困卦第四十七	(450)
井卦第四十八	(460)



革卦第四十九	(469)
鼎卦第五十	(481)
震卦第五十一	(492)
艮卦第五十二	(501)
漸卦第五十三	(512)
歸妹卦第五十四	(521)

卷 六

豐卦第五十五	(533)
旅卦第五十六	(543)
巽卦第五十七	(552)
兌卦第五十八	(561)
渙卦第五十九	(569)
節卦第六十	(579)
中孚卦第六十一	(587)
小過卦第六十二	(596)
既濟卦第六十三	(605)
未濟卦第六十四	(615)

卷 七

繫辭上傳	(625)
繫辭下傳	(678)

卷 八

說卦傳	(723)
-----------	-------



序卦傳	(759)
雜卦傳	(7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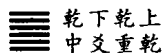
卷 末

引用諸家書目名氏表	張善文(781)
整理後記	張善文(791)

周易學說卷之一

上經

乾卦第一



乾，元，亨，利，貞。

子夏傳云：元，始；亨，通；利，和；貞，正也。

乾鑿度云：有形生於無形，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九家易云：乾者純陽，天之象。元者氣之始也。

楊萬里曰：德之名四，其實則一。元出而亨，物始而通也。利入而貞，物成則復也。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復者何？復於一元而已。

沈善登曰：說文乾下云，上出也，从乙，乙物之達也，軌聲。軌下云，日出光軌軌也。可見乾爲純一光明上出者，即所謂輕清上浮爲天。乙者物之達，即所謂太初氣始也。

李士鈐曰：乾，健也，天之象也。以形言則曰天，以道言則曰乾。法天以道不以形也。（孔穎達曰：天爲定體之名，乾爲體用之稱，天體以健爲用。聖人教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也。）天者陽之宗，物莫先焉，物莫大焉，故畫一以象之。一者數之始，畫之奇也。天一而地效之則二。以一合二則三，故二生三。易究天



地之原，立三才之道，故三畫以成一卦。由是陰陽變化而生八卦，上下交錯而生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生於一，道之大原出於天也。

又曰：此文王所繫之辭，謂之彖辭。爻下所繫之辭，謂之爻辭。元者善之長，元於四時爲春，亨爲夏，利爲秋，貞爲冬。四時迭運，所以爲天，而不得執一時以爲天也。元於五常爲仁，亨爲禮，利爲義，貞爲信，智在其中。五常分布，所以爲道，而不得執一端以爲道也。

馬其昶曰：太易卽渾侖，所謂元也，本明之體也。寂然无物中，三始已具，故元包亨利貞之三德。乾資大始，四德卽四始，故曰乾知大始。此四者，在乾爲天德之純。乾元者，純陽之精光也。自乾元入坤，散布六十四卦之中，（彪謹案：乾元者陽之精，坤元者陰之精。乾坤對峙，而其精氣往來相交。凡六子之卦，其兩畫相同者，皆乾坤之本體。其一畫獨異者，乃乾坤之二用，所謂元也。六十四卦皆元氣所生，生生之謂易。）而形成成質，遂有偏全純駁之分，時位殊而變化生，聖人乃各卽其卦爻之象而發明之。故此四字，爲全易之綱宗。

又曰：乾鑿度云夫有形生於无形，乾坤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光屬乾，光託氣而始顯，乾交坤而始亨。故太易爲未見氣，卽老子所謂有物渾成，先天地生。陰陽未分，无可見也。至太初而光顯矣，所謂物之達也，是亨也。太始則氣聚而有形，是利也。太素則形堅而成質，是貞也。

初九，潛龍勿用。



子夏傳云：龍所以象陽也。

乾鑿度云：易氣從下生。鄭注云，易本无形，自微及著，故以下爻爲始。

沈麟士曰：龍，假象也。天地之氣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龍之爲物，能飛能潛，故借龍比君子之德。

張履祥曰：其靜也專，勿用之謂。

劉沅曰：陽曰九，陰曰六者，一三五七九奇數，老於九，陽老始純；二四六八十偶數，老於十，陰壯始育。陰陽喜其變化，故以九六該陰陽。

李士鈐曰：陽氣初生，伏藏在下，須養晦俟時。人物潛於夜以養其精神，草木潛於冬以養其英華，珠玉潛於山川以養其光采。潛而勿用，養其陽也。今日之潛，正他日見飛之本耳。初爻言初，則知上爲終，所以定一卦之時也。上爻言上，則知初爲下，所以定一卦之位也。

馬其昶曰：卦辭皆斷其本然之象，可以決言，故謂之彖。彖者，斷也。爻辭皆擬議其將然之象，進退未定，故第曰象也。初九，陽氣在初當潛，動而化陰則失正。（彪謹案：九爲陽爻，六爲陰爻。初三五爲陽位，二四上爲陰位。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皆爲當位。當位者謂之正。若以陰居陽，以陽居陰，其位不當，皆不正也。）勿用，言其不可化也。（彪謹案：陰陽可變，然變不變其權在己。聖人觀象繫辭，示人以當化不當化，陽不善則變陰，陰不善則變陽，玩其辭可知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鄭康成曰：二於三才爲地道，（彪謹案：上五天位，四三人位，二初地位。）地上卽田，故稱田。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

王弼曰：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



胡瑗曰：聖賢君子之德，發見於世，利見大才大德之君。

王昇曰：此爻變爲離，有見龍象。

蔡清曰：大人，德位兼全之稱。九二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李士鈐曰：二剛健得中，無君位而有君德。舜以陶漁耕稼之身致天下士，孔子以匹夫化三千人，聖人出見，莫不以得見爲幸。

馬其昶曰：揚子雲言亨龍潛升，其貞利乎。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時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子雲以初四兩爻當貞，二五兩爻當利。其貞其利，皆乾元之亨也，故曰亨龍。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言亨即含元在中。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淮南子云：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

鄭康成曰：三於三才爲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

趙彥肅曰：內卦已盡，乃日之終。未盈，故日新不已。

姚配中曰：乾惕无已，懼其化也。陰莫能萌，故无咎。厲，一字爲句。

李士鈐曰：天之行一日一周，至夕猶惕，則乾乾不息，无時不在戒懼之中。此宋儒常惺惺法也。乾爲天道，三爲人位，是天人之際，危微之界也。處兩乾相行之間，是絕續之交也。卦至三而將變，是變動之地也。惟因時而懼，故能謹持於天人絕續之交，防閑於出入變動之際，雖有危而無咎矣。

馬其昶曰：兌正位在上，三化失位，故不化。厲者，兌說之反。乾乾行事，至宴息之時而惕若，防陰慝也。白虎通以陽動釋乾，以陰靜釋夕惕，與淮南同旨。

劉沅曰：變龍言君子。龍，物之君子；君子，人之龍也。居下



卦之終，故曰終日。下爻終而上爻繼，乾而又乾，健而不息之象也。若，語助詞。厲，危也。九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然性體剛健，朝夕乾惕，則敬畏爲安，雖危無咎也。

彪謹案：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乾乾夕惕，卽夙夜無忝之功也。惟無忝所生，乃能无咎。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孔穎達曰：或，疑也。陽氣漸進，似若龍體欲飛，猶疑或也。

本義云：躍者，无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爾。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

蘇秉國曰：說文云，淵，回水也。龍本水物，在淵則有藉而得以上達，故可躍而上也。

林希元曰：九陽爻，四陰位。陽主進，陰主退，是進退未定也。將進而未必於進，非不進也，審進退之時，可進然後進也。

劉沅曰：或者，欲進未定之詞。居上之下，未敢輕進，故欲躍而仍在淵。占者能審時度理以爲進退，何咎之有？

李士鈐曰：九四不中不正，（彪謹案：二居下體之中，五居上體之中，得卦氣之純，最吉。）出下卦就上卦。居上卦之下，故象淵。陽道進而上行，乃值陰位而處乾下，得水變化，能在淵所以能在天也。

馬其昶曰：六子由乾坤之變。初曰勿用，四曰可躍，明巽之正位，在四不在初也。四動之正，然後可以承五。飛龍先躍於淵，然後可以登天。淵者，龍之所資也。初之潛，爲進德之資。四之躍，爲脩業之資。或之者，疑之也。疑其所憑依之未厚，故躍而試之。

彪謹案：論語言，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猶或躍在淵之意，皆



能審進退之時也。故孔子歎爲時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揚雄法言云：龍之潛亢，不獲中矣。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於中乎？注云，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占。

鄭康成曰：五於三才爲天道，天者清明无形，而龍在焉，飛之象也。

孔穎達曰：陽氣盛至於天，猶若聖人有龍德飛騰而居天位。

胡瑗曰：雖有聖人之位，必得大才大德之人輔佐，以成天下之治。

王安石曰：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

語類云：王昭素對太祖常人占此之問，曰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此說最好，易之用所以不窮。

包彬曰：易言利之事，始於利見大人。中庸言利者宜也，尊賢爲大，此之謂也。

劉沅曰：天者龍之正位，陽德極盛，爲飛龍在天之象。占者得之，在上則利見有德之大人，如堯見舜；在下則利見有德位之大人，如舜見堯。

李士鈐曰：九五剛健中正，居一卦之尊，變化飛騰，施澤於天下，故稱飛龍。

上九，亢龍有悔。

賈誼曰：亢龍往而不返，故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龍之神也，其爲蜚龍乎！

荀爽曰：升極當降，故有悔。

劉濂曰：陽極盛而陰生，龍既飛而思潛，此自然之理，故曰有悔。



張履祥曰：有悔乃以无亢。

姚配中曰：居六爻之極，動而之九，故亢。在上失位，故有悔。

劉沅曰：上者，最上一爻之名。窮高曰亢。高而危，滿而損，故有悔。（王肅曰：知進忘退，故悔也。）

李士鈐曰：過剛而不在位，无助无應，（彪謹案：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又必一陰一陽相感然後應。俱陰俱陽則不應。）故亢龍有悔。戒剛之太過也。

馬其昶曰：此言上之當變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劉向曰：易曰无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行之於彼。（馬其昶曰：乾元入坤，不可見其首。散佈諸卦，各有乾元，是即推此行彼也。元者善之長，吳先生謂劉以无首為公，蓋善與人同之義。）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

鄭康成曰：六爻皆體乾，群龍之象也。

朱子曰：用九用六，歐公說為揲蓍之變卦凡例。蓋陽爻皆用九，陰爻皆用六，而不用七八。特以乾坤純陽純陰居篇首，故此發之。

陳應潤曰：乾坤易之緼，苟不以爻變之法通乾坤之緼，則乾自乾，坤自坤，何以神變化之妙？故易爻皆以變動取義。乾之用九，坤之用六，爻變之緼也。

折中云：乾雖不變，而用九之理自在，故乾元无端，即无首之妙也。坤雖不變，而用六之理自在，故坤貞能安，即永貞之道也。

胡煦曰：九之用即亨也。諸卦所由，各成其體者，皆由元之亨來。九何用？用於坤。六何用？用於乾。



姚配中曰：用九者，乾元用九也。凡陽皆乾元之用，凡陰皆坤元之用。

劉沅曰：承上亢龍有悔而言。群龍者，潛見躍飛之龍也。凡卦初爲足，上爲首，則上九卽群龍之首。不見其首，以柔濟剛，則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居上九而爲九所用，不能用九，故至於亢。用九則窮上返下，易飛爲潛。乾元之理，終始循環，无所不利。非泛言諸陽爻之通例。

李士鈐曰：易陽爻用九，陰爻用六，故於乾坤二卦，發其凡而繫之占也。九，老陽之數，分之皆一，合之无一。陽氣普遍，所謂一元者，隱於其中而不可見，故取象於群龍无首。群龍並見，而无爲之首者，所謂聖人不自用，而用群賢，故吉也。天之道分著於四時，四時不名天，无在非天之道也。乾之元發揮於六爻，六爻不名元，无在非元之用也。聖人之治分任於群臣，聖人无名，无在非聖人之功也。九者陽數之盛，而不可過，過則又爲一，所謂終卽始也。陽之道循環无端，反復不已，惟无所終，故无所始。老子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所以用九而无首也。

馬其昶曰：乾坤二卦，獨有用九用六者，乃造化之本根，六十四卦由此而成也。

彪謹案：陽能用九而濟以陰，則不偏於陽。陰能用六而濟以陽，則不偏於陰。陰陽交相爲用，所以神明變化，其用不窮。乾坤二卦變爲六十四卦，其用大矣。四時陰陽之變，乃天之用九用六也。聖人教人法天，以神其用。惟聖人乃能合天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劉瓛曰：彖者，斷也，斷一卦之才也。



朱震曰：文王卦下之辭謂之彖，孔子序述其彖之意，故名其篇曰彖。（彪謹案：本呂祖謙說。）

石守道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前，小象係逐爻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

荀爽曰：六十四皆受始於乾，猶萬物之生本於天。（吳汝綸曰：禮統云，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元氣生天生地，故能統天御天。）

朱子曰：元包四德而爲首，實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此首釋元之義也。雲雨二句，釋乾之亨。

楊萬里曰：彖不言亨，蓋雲行雨施即氣之亨也，品物流形即形之亨也。

項安世曰：元氣一動，屯而爲雲，解而爲雨，皆生於天一之水，自元而亨者象之。

虞翻曰：雲雨，坎也。大明，離也。乾卦而舉坎離，言其變也。

侯果曰：大明，日也。大明以晝夜爲終始。乾鑿度云，日月終始萬物。

吳澄曰：夫子傳彖，獨於十二卦發其凡，贊其時與時義、時用之大。一卦一時，一爻一時，各有所值，引伸觸類，萬變無窮。吾所以時其時者，則一而已。

沈起元曰：禮記大明生於東，鄭注大明日也，晉傳順而麗乎大明。

朱子曰：不終則無以爲始，不貞則無以爲元。六爻由此而立，各以其時而成。



趙彥肅曰：乘六龍者乾元。

劉沅曰：彖者，文王之詞。孔子贊之而爲傳，後人因加彖曰二字以異之。文王只言占象，孔子乃發明義文未盡之意，而此特以天道明乾義也。品物，物各分類。流形，物生不已而成形。終始，陰陽消長之幾。時，陰陽寒暑之時。乾元雖无形象，而實形象所自生。乃理氣之至純至粹，實統天以行而成其健。天者一元而已，一元之理循環不已。生物成形，乃判終始，而陰陽之理固无終始也。時御天機，莫非乾元自然之用也。

沈善登曰：陽爲光，陰爲氣。氣得光而靈，是始終爲光明之能事。此舉全經通例。

馬其昶曰：陰陽一氣而已。氣聚而光生，則陽之發也。氣堅而成質，則陰之凝也。光不離乎氣，而亦不雜乎氣。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在易爲光明。

彪謹案：彖言乾元之大，可以統天而无不賅，此全體也。及乎乾元入於坤卦之中位，成坎水而爲雲雨，因之元氣相交。坤元入於乾卦之中位，成離火而爲大明，終始萬物，流行不息，得以御天而无不攝。此大用也。惟其能統，所以能御，莫非元氣之所爲。坎獨得乾之中氣，離獨得坤之中氣，不偏不倚，超出於六子之中，以神其用。此體用相資之義，即乾坤坎離之妙也。彖於此首揭明之。

又案：統天者，無所不包，言其氣魄之大。御天者，無所不通，言其變化之神。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本義云：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有生之後。（彪謹案：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保合太和，天地萬物皆然。天



地便是大底萬物，萬物便是小底天地。)此釋利貞之義也。

項安世曰：推其本統言之曰乾元，極其變化言之曰乾道。始乎乾元，終乎太和，萬物出於元，入於元，此元之所以爲大也。

薛瑄曰：乾元資始，道之體也，萬殊所以本。變化各正，道之用也，一本所以萬殊。然體用不可分爲二。

劉沅曰：乾道，乾元也。以本始言曰元，以至理言曰道。乾元者固天之理，而保合太和者乃人所以承天之道。此言人物各得乾道，以成性命。惟各正而後可保合也。

沈善登曰：盈天地間，无非光氣變化所爲也。光氣交養互發，乃能變化生物。乾元資始爲性，坤元資生爲命。一大靈光，湛寂虛明，爲太易之全體。光一成而不變，故曰形於一謂之性。氣聚成形，故曰分於道謂之命。以全體制分形，此所以能各正而保合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劉瓛曰：陽氣爲萬物之所始，故曰首出。

程傳云：天爲萬物之祖，王爲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道，故萬國咸寧。

屈大鈞曰：乾之元所謂帝也，帝之出見於震。

劉沅曰：乾道，乾元也。以其本始言曰元，以其至理言曰道。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性，生之理。命，形之原。各正，各足而不偏。保，存守。合，融會。乾元者，天之理。保合太和者，乃人所以承天之道。伏羲以乾明天道，文王以元亨利貞教人法天道。夫子發二聖極贊乾道之盛，而歸於聖人承天之烈如此。

馬其昶曰：乾元之大，六子統於其中。故雲雨者，坎水也。大明者，離日也。雲行則巽風之動也。雨施則兌澤之降也。保合太和，艮之成終成始也。首出庶物者，帝出乎震也。蓋貞下起



元，萬物又於是乎資始矣。

附解云：天者一元而已。一元之理无始終。一元之氣，陰陽往來，發生萬物，受質成形，判厥始終。資始二句，明乾元一理，渾然之本體也。雲雨二句，明乾元布化散殊之功用。大明三句，明乾元一氣之鼓舞。乾道四句，言人物各得乾道以成性命。惟正乃可保合太和。聖人以一人之性命，正萬物之性命，而太和可保合。此段夫子已將天道人道說盡，然止闡伏羲畫卦一乾字，未遂發明文王元亨利貞四字也。至文言，乃詳發文王之意。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虞翻曰：乾健，故強。天一日一夜，過周一度，故自強不息。老子曰，自勝者強。（彪謹案：循天理而不循人欲，是為自勝。无欲則剛。）

孔穎達曰：此大象也。總象一卦，故謂之大象。（劉沅曰：夫子贊易，既有象傳以釋卦名卦辭，而又加以大象。象者，文王之易。大象者，上下兩卦之象，則伏羲之易。）健是乾之訓也。不言乾而言健者，尊乾異於他卦。君子自強不息，此以人事法天。（劉沅曰：六爻皆健，象天行无息。君子自強不息，則剛健不為物撓，人道盡而後可以達天。）稱君子者，通天子、諸侯、公卿、大夫有地者言。惟施之天子，則稱先王。其稱后者，兼諸侯也。

游酢曰：至誠无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无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彊也，若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

本義云：君子法天。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

蔡清曰：大象見聖人之蘊，義理无窮，因卦以發者也。

崔師訓曰：此心精明，超於萬物之表，能轉萬物，不受萬物轉，為自強。時刻如此，為不息。



何楷曰：至誠无息，通於天也。自強不息，法天事也。始於不息，終於无息，君子莊敬日彊，自強之法也。

又曰：以乾居六十四卦之首，故特異其辭。猶春秋首年不曰一年，而曰元年；首月不曰一月，而曰正月。

張洪之曰：堯戒云戰慄日謹，文王自朝至日中昃不暇食，周公仰待旦，孔子憤樂不知老至，孰不由自彊得來？繼天之命，於穆不已，君子希天，緝熙敬止。

彪謹案：健者天之本體，行者天之妙用。惟其至健，所以能行。即體即用，不可分也。行健二字，足該天道之全，言至庸而理至精。君子以自彊者法天之健，以不息者法天之行，此聖人以合天也。湯盤日新又新，即自彊不息之義。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孔穎達曰：此夫子釋六爻之象辭，謂之小象。

胡炳文曰：於乾坤初爻，揭陰陽二字，以明易之大義。

陸希聲曰：陽氣見於田，則生植利於民。聖人見於世，則教化漸於物。故曰德施普。

梁寅曰：正己而物正。聞風興起，无非德之施也。

程傳云：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

馬其昶曰：進字，釋躍字。化巽，爲進退，爲不果。勉其及

時，故曰進无咎。

劉向曰：聖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

馬其昶曰：惟大人能與賢者共天位。

彪謹案：大人能造時勢。凡綱維世運，轉移風化，皆其所造之實，猶大造之化工也。惟其能造乃可以言飛。

崔師訓曰：此釋六爻之德也。

谷家杰曰：春即臘之底，朔即晦之極。要之莫知所終，引之烏有其始？更无可爲首也。

折中云：不可爲首，與不可爲典要語勢相似，非戒辭也。程子謂動靜无端，陰陽无始，即不可爲首之義。所謂不可端倪，不可方物也。

劉沅曰：此以下所謂小象，不著象曰，蒙上文也。陽即九，下即潛。陽故稱龍，下故勿用。一陽字，見德本可用，特厄於時耳。在字當玩。德，正中之龍德。反復，往復循環之意，言所以終日乾乾，乃反復於道而不懈也，非徒憂懼之謂。四本處進之時，可進而不苟進，慎之至也，故无咎，非不進也。盈即亢。不可久，致悔之由，深戒處盈之時者。

又曰：乾本天德。六爻皆陽，天德至純，而於穆不已，故不偏於剛。此教人用九之道也。

馬其昶曰：天德純剛，不可爲首，獨陽不生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惠棟曰：文言者，指卦爻辭也。以卦爻辭爲文王制，故謂之



文言。

劉沅曰：文言始有四德之說，將文王之言盡歸著於義理上來。後儒始以四德名之。其說始於子夏易傳，漢宋因之。

程傳云：它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

本義云：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

又云：元者生物之始，於時爲春，於人爲仁，衆善之長。亨者生物之通，於時爲夏，於人爲禮，衆美之會。利者生物得宜，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成足，於時爲冬，於人爲智，衆事之幹。

語類云：元貞利貞，皆善也。而元爲四者之長，義疑於不和，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和便是利。（劉沅曰：所謂利者，非教人自利。）

項安世曰：一理而四名，在事之初爲善，善之衆盛爲嘉，衆得其宜爲義，義所成立爲事。故分而爲四，則曰元者，亨者，利者，貞者。比而爲二。則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混而爲一，則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胡炳文曰：易卦占亨多，元亨少。爻占吉多，元吉少。元亨，大善而亨。元吉，大善而吉。人之行事，善百一，大善千一，故以元爲貴。有一豪之不善非元也，有一息之不善非元也。

惠棟曰：陽通陰，義同昏葍，故曰嘉之會。

劉沅曰：事無論大小，正則无利而亦當行，不正則雖利而亦不宜行。以此爲主，如木有幹也。

彪謹案：元德爲本然之善，衆善由此而出，故曰善之長。陽德通於陰而大亨，有昏葍之義，故嘉會。利與義似不相同，然利役於私則害義而不利，利溥於公則與義和合而成大利。本以幹



而能立，事以貞而能成。既利且貞，所以成其爲亨，即所以成其爲元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乾鑿度云：萬物始出於震，陽氣始生，故東方爲仁。成於離，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故南方爲禮。入於兌，陰用事，而萬物得宜，故西方爲義。漸於坎，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夫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知之決也，故中央爲知。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

李鼎祚曰：天運四時以生成萬物，君法五常以教化於人。仁主春生，禮主夏養，義主秋成，貞爲事幹，以配於知，知主冬藏。北方水也，故曰知者樂水。信主土，土居中宮，分王四季。水火金木，非土不載。

朱子曰：善長四句說天德之自然，體仁四句說人事之當然。非君子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王應麟曰：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可以發明貞固之說。

呂柟曰：此仲尼言天人之一也。

李光地曰：仁者德之大而禮則顯諸仁，義者用之宜而知則藏諸用。

馬其昶曰：知信二者，不相離也。文中子云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知之功也。知即太易光明之所發也。此靈光湛寂常存，是即信也，誠也。天道以誠爲本，以明爲用。

彪謹案：君子上法天德，貴能行之。天行健，君子法天亦行

健。一行字最重，在盡人道以合天道。此即發明天人合一之旨。天人一貫，君子即天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鄭康成曰：當隱時不自殊異，无所成名。

王弼曰：不爲世所移易。

程傳云：守其道不隨時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進，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游酢曰：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遯世无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无悶。

本義云：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无淺深也。

蔡清曰：无悶二句重於不易二句，樂行二句更重於无悶二句，明其无意必也。論龍德之隱，必至是而後盡。

劉沅曰：聖人神明不測，故曰龍德隱在下位者也。不求知於人而欲成其名，不見用於世而自得，道本是而俗不以爲是，故不悶。道見爲樂，道晦爲憂。行，道行乎時。違，身隨俗隱。潛龍也，歎美之詞。（彪謹案：無可無不可，用則行，舍則藏。）

馬其昶曰：不易二句言其行，遯世二句言其心，樂行二句化其迹。

彪謹案：乾初有陽德，能潛隱於下爲可貴。隱而有德，不知不愠不怨不尤，何悶之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可拔之有？確乎有自立。此爻之象，惟孔孟足以當之。老子云善建者不拔，孔子贊爲猶龍，史稱其爲隱君子，著書言道德



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終。蓋深得潛龍之義，而能勿用者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乾鑿度云：大人者，聖明德備也。

王弼曰：雖非君位，君之德也。

程傳云：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不伐不有其善，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

李舜臣曰：實則誠，虛則敬。故乾二言誠，坤二言敬。

項安世曰：陰陽當位爲正，二五爲中。二在下卦非陽位，故不爲中位而爲中德。文言兩稱君德，明非君位也。此稱龍德之中，明非龍位之中也。

馮椅曰：易者理學之宗。子思、孟子言誠者天之道，（彪謹案：天地自然之理。）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皆出於此。

劉沅曰：庸言庸行猶且信謹防閑，誠之至也。下卦二正當其中，道惟一中，而中即在庸。自古大臣皆備君德，而後能輔君以成治也。

馬其昶曰：於五言聖人作，明五爲大人。二之利見，見五也。於二言君德，明二爲大人。五之利見，見二也。

彪謹案：乾二居中，位雖非正，而德則中且正。信謹閑存，所以合正中之本體也。善世博化，所以爲正中之妙用也。成已成物之道，備於一身，由九二之德純陽無私，雖無大人之位，而有大人之德。惟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時時信謹閑存，善世而不伐，故德博而化也。孔子贊爲至德，其有合於見龍之象



也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王弼曰：居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

劉牧曰：知能及之，知至而能至之者也。仁能守之，知終而能終之者也。惟幾成務，義存守成。

程傳云：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語類云：忠信，心也。修業，事也。蘊於心所以見於事，修於事所以養其心。聖學內外兩進，非二事也。修業居業只是一意。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

又云：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

俞琰曰：事已成謂之業。業未成則修而成之，業已成則居而守之。君子閑邪存誠，則无一念之不正。修辞立誠，則无一言之不實。

蔣悌生曰：時字正解爻辭終日之義，見聖心省察，无少間斷也。

蔡清曰：誠卽忠信。閑邪外无存誠工夫，修辞外无立誠工夫。合進德修業，總是中庸之誠身，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



錢澄之曰：一念不肯自欺，則用力真實，是進德之事。一言不肯自欺，則言行合一，是居業之事。

劉沅曰：德，理得於心者。業，理著於事者。忠信，誠之主於內者。（彪謹案：德存於中，正心修身是也。業發於外，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也。）

姚濬昌曰：厲是爻象，乾惕乃所以處厲之道，是謂因其時。易之言處事，皆因其時，此亦凡例也。

沈善登曰：知至，猶樂記言物至知知也。至之，謂適如所到之分際。未至不逆億，已至不自欺，則有以慎獨而審其幾也。知終，謂推其究極。終之，謂盡其分量。可與存義，所謂自慊也。

馬其昶曰：內卦進德，外卦脩業。三四互言進脩，而意各有重。己與人接，而功業乃見，人己之間，非辭莫達其誠，故曰脩辭立其誠。所脩，仍是進德之事。

又曰：上互於三始，故曰知至。下體於三成，故曰知終。

彪謹案：君子日乾夕惕，惟憂德之不進，業之不修。周子云，聖之道存諸心，蘊之爲德性，發之爲事業。是德因業顯。事業之措施以德性爲本，而德之進卽所以爲修業之地也。進脩各有其時。當進德之時，光明必要諸行健，是因其時而惕也。當修業之時，行健必本於光明，亦因其時而惕也。自強所以能至，不息所以能終。聖人善用因，故能隨時以處中。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時時進脩，時時惕厲，所以无咎。知也者，光明之爲用也。知至知終，是知之無弗明。至之終之，是行之無弗健。乾之行健，卽乾之所以爲光明也。九三所處之位，知處上之道而不敢驕，知處下之道而不足憂，惟與時偕行而已。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



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王弼曰：去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乾道革之時也。用心存公，進不在私，故无咎。

胡瑗曰：上與進，或躍之義。下與退，在淵之義。

項安世曰：上下進退，不敢自必，相時而動，所謂自試也。大抵上下之交皆危疑之地，故三厲而四猶疑之。

劉沅曰：龍躍則飛而不必在淵，在淵則潛而不必云躍。九四之象不然，故爲上下无常、進退无恒之象。上下以位言，進退以時言。出位越分曰爲邪，矯世戾俗曰離群。此爻審理順時，惟恐德業之不修，則似于上與進而非躁，似乎下與退而非需也。此又申明進无咎之義。

馬其昶曰：三四同居上下之際。三得正，故所處皆當。四失正爲邪，今之正，故非爲邪。三四皆人位，人下近地，四則中不在人，似離群。易例，六四承九五者吉，四之退而化陰，正欲進而承五，絕類從上，故非離群。進德脩業，蒙三爲言。之正承陽，卽其進脩之實事，故无咎。

彪謹案：二爻言中，三四言因時及時，卽君子時中之道。因時是平時用功，及時是臨時審擇。

又案：三四爲人位，皆宜進德修業。大抵德與業多敗於邪，四位非正，而能審處，則不爲邪。德業之進修，多資於群，四居三爻之上，似離乎群，然上承五爻而不遽進，又非離群。是或上或下，或進或退，皆欲成其德業。時無定而上下進退亦無定，此或之義也。躍而曰或，亦吾斯未能信之意。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



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東方朔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往，言物類之相感也。

王褒曰：虎嘯而風寥唳，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

孔穎達曰：廣陳衆物相感應，以明聖人之作而萬物瞻覩。

程傳云：上應於下，下從於上。上既見下，下亦見上。

語類云：若真龍虎，必生風致雲。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說。

項安世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爲同聲同氣之義。聖人於人亦類也，故爲各從其類之義。

惠棟曰：此言二五相應之理，發明九五所以利見大人之義。

姚配中曰：親上親下，明陰陽各以類相從，乃同類相召之所以然也。

劉沅曰：極言同類相親，自然之理，引申大人造也之義。

沈善登曰：心體本純一光明，徹上徹下。聖人作而萬物覩者，以心印心，同根一體故也。

馬其昶曰：五以中正在上，二自化而應之，所謂相應相求也。此發明兩爻同言利見大人之義。

彪謹案：五與二有應求之義。其在唐、虞之世，群賢相輔，萬物相見以誠，上與下心心相印，堯、舜得禹、皋、稷、契諸臣，人皆仰之，適當此爻之象。五與二皆居中位，相應相求，而五又爲卦主，將舉乾坤坎離之義備言之。言水火是坎離之體，言本乎天地是坎離之用。所謂本者，本乎乾天坤地，始成坎離之體，皆得中



以神其用也。離之用在坤元入乾，而其本體則乾天也。故火就燥而親上矣。坎之用在乾元入坤，而其本體則坤地也。故水流濕而親下矣。聖人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同瞻望復旦之光華矣。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淮南子云：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

荀爽曰：在上故貴，失位故无位。九三德正曰賢人，兩陽无應故无輔。

劉沅曰：此申明盈所以不可久意。

馬其昶曰：貴莫貴於五之上，高莫高於一卦之上。九五位乎天位，上復過之，雖貴而不當事任，故曰貴而无位。无位則民非其民，故曰高而无民。九三得位，變則非賢，不變又莫能應上，故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所以无民无輔者，以其位亢而情不通也。能悔則情以先之，民遷而化矣。變乾亢為兌說，皆悔之力。亢而能悔，是謂亢龍。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程傳云：此以下言乾之時。

本義云：舍，言未為時用。

胡炳文曰：陽在下以氣言，此以人言。



程傳云：行事，進德修業也。

俞琰曰：試，釋躍字，與日省月試之試同。蓋欲自知其淺深也。

谷家杰曰：人見者淺，自見者深，必自試而後可決。

胡方曰：試，謂考驗。孔子之爲之兆，中庸之徵諸庶民是也。

朱震曰：窮則變，變則通。窮不知變，窮之災也。

蘇濬曰：上治，猶言盛治。五帝三王皆治之上者。

崔師訓曰：此釋六爻之位也。

劉沅曰：此又申明爻象自然之理勢也。

姚配中曰：爻之九，皆元之用。乾元不自用，合衆陽以爲用。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程傳云：此以下言乾之義。

馬融曰：初九建子之月，陽氣動於黃泉，猶是潛伏。

李鼎祚曰：陽氣上達於地，百草萌芽莖甲，故文明。（馬其昶曰：化離文明。）

折中云：與時偕行，無時不乾乾。

孔穎達曰：去下體入上體云革。

林栗曰：革初爻之潛爲躍。

趙汝樸曰：卦革道亦革，此專釋上下卦之交。



俞琰曰：下乾已終，上乾方始，猶天道更端之時。

袁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

馬其昶曰：九五天位，乃所以位乎天德者也。（彪謹案：五居天位，不以天位爲位，而以天德爲位，故云位乎天德。故必有龍德而飛，乃可云位乎天德。）

崔師訓曰：此釋六爻之時也。

谷家杰曰：則者，有準而不過之意。用九，正天之準則不過度。

張振淵曰：統六爻而歸之元。乾元用九，可見乾道變化之則。（王引之曰：則，常也。）

劉沅曰：此又申爻象天人合一之理也。德與位兼隆，宜有大人之象。君子法天，與時偕行而不懈。時處乎極，惟以乾元之理用九，則時雖極而道不與之俱極，乃見天道自然之則也。

彪謹案：不變者天之則也，至變者天之用也。惟其則千古不變而有常，故能至變以神其用而不失其常。不變之則不可見，必用九乃可見。是不變之道，實寓於至變之中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虞翻曰：乾始開通，以陽通陰，故始亨。

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利者大也。

干寶曰：以施化利萬物之性，以純一正萬物之情。（彪謹案：元氣至則萬物亨通，是元爲亨之始也。元氣之性情不可見，見之於萬物，是元氣以萬物之性情爲性情也。）



俞琰曰：性言其靜，情言其動。動生於靜，靜中蓋有動存焉。元起於貞之下，蓋有元繼焉。終而復始，生生之道不窮。

胡炳文曰：健者乾之性，而情其著見者也。性情並言昉此。彖曰性命。此曰性情。言性不言命非知性之才，言性不言情非知性之用。

呂柟曰：始者元，亨者亦元。利貞即乾元之性情也。

林希元曰：歸其功於乾始，而贊其大，即統天之說也。

來知德曰：春生夏長，百物皆有性情，但生意未足，至秋冬各正保合。一物各具一性情，故利貞者即乾元之性情也，則利貞未始不為元也。

劉沅曰：乾元即天德也。一元之理，氣所託始，而大亨以生萬物者也。萬物各得此乾元之粹以生，必利於貞而後不失乾元之正。人欲全乎乾元之道，亦惟以貞保合其元而已。

沈善登曰：乾道變化，明極發光，為能變。氣聚成形，形堅成質，為所變。美利者，充實光輝，无不周徧之謂。惟其周徧，故无方所可言，乾固能所不二矣。即所謂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者也。

馬其昶曰：乾元即太易也。太易未見氣，无可言也。无始之始，此元之所以為大也。乾始即乾元也，而不言元。後凡彖傳之釋元亨利貞者，不言利亦不言元，皆於此發例。

彪謹案：老子云无名天地之始，又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此即乾始之義。又云有名萬物之母。此即美利利天下之義。又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搏之不得名曰微。即不言所利之義。中庸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亦此意也。乾純陽而能動，動則變，變則化。能利者變化之始也，所利者變化之成也。利天下而不知其所利，且並不自知其能利，其為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則亦無所之非能矣，尚何言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荀爽曰：陰陽和均，而各得其正，故曰天下平。（姚配中曰：莫非元之用。）

九家云：謂時之元氣，以王而行，履涉衆爻，是乘六龍也。

孔穎達曰：六爻俱陽，是純粹也。純粹不雜是精。發越揮散，旁通萬物之情。（王引之曰：旁，溥也。）

蘇軾曰：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乾之大全也，卦也。及其散而有爲，分裂四出而各有得，則爻也。

折中云：貞元爲體，亨利爲用。然即體即用不相離也，即用即體未嘗二也。天道如此，王道亦然。要以體天地生生之心，能使仁覆天下而莫知其爲之者。夫子發明天德王道，於是爲至。

劉沅曰：此乃總贊乾卦之義。

馬其昶曰：純粹精者，所以狀明極發光之體相也。淮南，天愛其精，注云：精，光明也。管子云，一氣能變曰精。春秋繁露云，氣之清者爲精。故凡言天氣，皆承光爲說。曰光曰明，則舉其不離者而言也。六爻，謂乾卦之六爻。御天，謂乾元秉此陽氣，行於六虛，而成六十四卦之陽爻。

彪謹案：孔子贊乾，三言其大。曰大哉乾元，資始統天，言其體也。曰乾始美利，不言所利，大矣哉，言其用也。曰大哉乾乎，純粹精也，合乾之體用不二而言也。有剛健之德以堅其體，故能資始統天。有中正之德以弘其用，故能美利不言。以渾贊其大不足以盡其妙，故又申之曰純粹精也。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至精以自強，莫非以元爲體用也。純粹以精，蓋贊其光明之極，無量無邊矣。此乾之所以爲大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本義云：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俞樾曰：日當爲曰。）

語類云：德者行之本，言德則行在其中。行而未成，只是事業未就。

劉沅曰：此下言君子體乾之事。初九隨時養晦，不施於用。

馬其昶曰：以未與物接，故光明未見。德成在己，行成在時。以成德爲行，即是亦爲政之義。君子能爲可行，而不能必其行。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程傳云：聖人在下，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

吳澄曰：問辯，是審別所當行於學聚之後。寬居，是存貯所已知於仁行之先。

劉沅曰：理本天而散著於事，爲學問。居行一以天理爲歸，純而不雜，豈必居天位哉？德足濟時，則一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虞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

孔穎達曰：不在天，謂非五位。不在田，謂非二位。居危之地，以乾乾夕惕得无咎。

劉沅曰：因其時，終日及夕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



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虞翻曰：非其位，故疑之也。（張振淵曰：疑是詳審。）

孔穎達曰：三四俱爲人道。人下近於地，四則上近於天，非人所處，故曰中不在人。

蔡淵曰：重剛，重乾也。

劉沅曰：不中之中，二五之中也。中不在人之中，六爻中間之中也。此二爻皆君子善處危之道。

馬其昶曰：三四皆體乾互乾，故皆重剛，此論互體之最顯者。虞氏所謂接，卽互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淮南子云：大人者，執中含和，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

孔穎達曰：先天天不違，是天合大人也。後天奉天時，是大人合天也。

本義云：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梏其形體，不能相通。大人无私，（彪謹案：禮記，孔子言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无私照，是謂三无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

劉沅曰：天地一道也，日月言其精，四時言其運行，鬼神言其靈。覆載無私之謂德，照臨無私之謂明，生息無私之謂序，禍福無私之謂吉凶。合德，包含徧育之仁。合明，精義入神之智。合序，變化鼓舞之教。合吉凶，慶賞刑威之當。先天弗違，天所未



爲，而已爲之，與道契合，天不能違也。後天奉時，天理所昭著，而我奉行之，克順天心也。蓋天一理而已，理之至精，天卽我，我卽天，故無先後彼此之可言。極言大人之德如是，非徒勢位爲足以體乾也。

馬其昶曰：先，謂乾元之統天，元亨也。後，謂太和之保合，利貞也。九五卦主，德與彖同。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蔡澤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音伸）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

朱震云：亢者，處極而不知反也。萬物之理，進必有退，存必有亡，得必有喪。亢知一而不知二，故道窮而致災。

本義云：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固非設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

胡炳文曰：貞者正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聖人體乾而歸於正。

陳琛曰：聖人樂天知命，達理而能權者也。常人則明不足以見幾，心不免於物累，故不能也。

劉沅曰：進退以身言，存亡以位言，得喪以事物言。乾六爻皆天德，君子體之無不吉者，而上九言亢龍有悔，何也？蓋凡進必有退，存必有亡，得必有喪，惟聖人知明處當，不失理之正，則不至亢而亦無悔。兩言其唯聖人乎，正言處亢之不易，而乾元所以乃見天則也。

馬其昶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爻也者，言乎其動也。動而未形之時，進退之權由乎己，聖人示人以審幾之學焉。



陽至上九，窮无可進，其位非正也。若退生少陰，動而之正，是之謂不失其正。乾鑿度云，陰陽失位皆爲不正。

彪謹案：孔子閒居篇言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是謂三無私。無私則至誠如神。知幾其神，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

又案：繫辭釋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而論及乎安危存亡治亂之理，是謂亢龍有悔，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喪者也。其言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蓋所謂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知則不敢亢。不失其正，則雖處安樂而朝乾夕惕，無忘患難之時。聖人有陽德，無論爲潛爲見皆不失正，皆能知之，此乾道所以大光明也。

恒解云：天地未分，渾然粹然者，無可名象。天地既分，此渾然粹然者，即寓於天地之內，而流行乎萬物之表。伏羲仰觀俯察，以燦呈之象數，闡天地之精微，而乾坤二卦，則萬物之父母也。夫子故反復致意焉。然地統於天，天即理氣數之總會，故於乾卦尤獨詳。彖象皆發明前聖本旨，而推演其說。大哉乾元一段，已將天道人道說盡，然止是闡伏羲畫卦一乾字。至文言乃詳發文王元亨利貞四字之義。本旨則彖象是也，推演則文言是也。

彪謹案：鄭氏謂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變易二，不易三，此天地自然之易也。聖人畫卦，以象天地萬物之形狀，包括於六十四卦中。極天地萬物之情變，顯著於三百八十四爻內。繫辭言易道變動不居，周流六虛，道有變動故曰爻。天道有日月晝夜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濕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則變，變則化，吉凶悔吝生乎動。聖人於其動而將變未化之頃，觀象繫辭，示人以當變不當變，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卦有彖辭，斷其本然之象。爻有象辭，擬議其將然之



象。皆文王作，所謂經也。孔子既釋卦象，又釋兩卦相重之象（大象），又釋六爻之象（小象），所謂傳也。彪初讀抱潤先生所著易費氏學，一再過而茫然。既而請業，尋其從人之途。蓋先生於此經窮數十年之力，蒐輯衆說，薈萃折衷，書成刊行已十年，而復增削之，其稿屢易，求之愈精深而其理乃益顯著。大旨據十翼以解經，一宗費氏家法。竊嘗三復斯編，而後歎易之爲用至神。凡近取遠取，皆有象可憑，乃人人所應探研之書，非第高談玄理，虛懸而無薄也。特伏羲畫卦於三畫中，分陰陽而成爲八，又重之爲六十四，其象至簡，其理至賅備。惟文王能繫彖爻之辭，惟孔子能釋其辭而成十翼。外十翼以解易，其於易旨無當也。六十四卦蕃變不可端倪，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要不越乎陰陽消長之理。陰陽之數極於九六，而其象始著於乾坤。乾元爲陽之精，坤元爲陰之精。乾元用九以交坤，坤元用六以交乾。凡六子之卦，其兩畫相同者皆乾坤之本體，其一畫獨異者乃乾坤之二用，所謂元也。六十四卦皆元氣所生。乾元坤元相易，而三百八十四爻之位，遂成於乾坤之中，可以盡天下事物之理。萬類不離乎陰陽，萬象悉包於天地，而陰統於陽，地統於天，卽萬事萬物皆統於乾。故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也。孔子贊乾，三言其大，蓋合體用不二而統論之。先生謂乾元者，純陽之精光也。亨利貞，言乾元之光開通於坤而形成質，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太易渾侖，卽所謂元，本明之體也。寂然無物中，三始已具，故元包亨利貞之三德。乾資大始，四德卽四始。元亨利貞四字，爲全易之綱宗也。彪嘗服膺斯說，歎爲精鑿不磨，得全易之要領。而以光說乾，尤爲特識。易言光者屢見，是仍就易論易也。學者取抱潤之書而讀之，庶知學易之方矣。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物相雜故曰文，孔子繫易，於乾坤二卦益以文言數百字，往復申明，發揮盡致。而偶體韻體，悉具於中，實天地間之至文。此阮文達所以稱爲千古文章之祖也。

坤卦第二

䷁ 坤下坤上
中爻重坤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虞翻曰：陰極陽生，乾流坤形，坤含光大，凝乾之元，品物咸亨，故元亨也。坤爲牝。（姚配中曰：乾元資始，父道。坤元資生，母道。虞於元每稱乾，以乾元藏坤元中也。）

項安世曰：牝取其順，馬取其行。順者坤之元，行者坤之亨。利者宜此，貞者修此而已。

劉沅曰：坤爲地，與天合德而育萬物者，故其元亨與乾同。乾純陽，而有變化之象，故如龍。坤純陰，而孕乾之德，含剛健於內，故爲牝馬。坤以順爲德，而孕乾之剛，一元賴以施用不窮，正如牝馬馴而至健，君子體之，亦當寓健於順。

李士鈺曰：坤者乾之所變化，非兩物也。乾者氣之始，坤則形之始。乾健者陽之體，坤順者陽之用。陽奇陰耦，耦，朋之象也。坤喪陰朋而從乎陽，猶臣去朋黨以事君，婦舍所親以事夫。道之正，陰之利也。

馬其昶曰：坤元者，純陰之精氣也。亨則通於乾，光氣渾合，化生萬物。特乾資始而无形，坤資生則氣凝而成質。故在乾第曰元亨利貞，而坤則曰元亨利牝馬之貞。馬，乾象也。乾之所



施，而坤保合之，遂成形質。所謂保合太和乃利貞也。此言陰陽化育之功，乃坤之全德也。乾坤同具四德，然元亨屬乾者多，利貞屬坤者多。故以下復就利貞二德而析言之。

彪謹案：乾言龍，坤言馬，文王根據龍馬負圖之意而設乾坤，智慧絕頂。龍馬負圖，天地精深之理，藉龍馬以顯其象，非尋常物類可比。龍神化而能舉天，馬任重而能行地。合龍馬爲一象，此實天地精靈之氣鍾毓而成，乾健坤順之理即於茲寓焉。文王據龍之象以說乾，據馬之象以說坤，蓋即河圖之所見者言之也。乾陽主動，取龍之變化無窮，以喻乾道之變化無窮。坤陰主靜，取牝馬之柔順極至，以喻坤道之柔順極至。坤元以順爲貞，故云利牝馬之貞。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

盧氏曰：（彪謹案：名景裕，南北朝人。）坤，臣道妻道，後而不先，先則迷失道，故曰先迷。陰以陽爲主，當後而順之則利，故曰後得主，利。

項安世曰：利在得主，不利爲主。

俞琰曰：坤從乾而行，先乎乾則迷而失道，後乾則得乾爲主而利。

吳汝綸曰：利，一字爲句。太玄，寇壘其戶逃利，擬此文也。

馬其昶曰：君子有攸往，即亨也。此承元亨而言化育之事。利在陽倡於先，陰承於後。是故陰陽有尊卑之序。得其序乃利也。所以先迷者，陽明而陰暗也。

彪謹案：元氣生天生地，天無形而地有形。有形生於無形，天實居先，地承天之後著形質而爲後天，不得先乎天也。先所不當先，則迷而不利。後其所當後，則得主而利。老子云不敢爲天下先，又云後其身而身存，殆明於先後之道而得其所主者歟？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楊震曰：坤者陰精，當安靜承陽。

王肅曰：西南陰類，故得朋。東北陽類，故喪朋。

崔憬曰：西方坤兌，南方離巽，二方皆陰，與坤同類。東方艮震，北方坎乾，二方皆陽，與坤非類。（彪謹案：巽離兌皆以一陰爻為主，坎艮震皆以一陽爻為主。）

張浚曰：得朋者臣之機，喪朋者臣之心。立事建業，以得朋爲利。絕類忘私，以喪朋爲利。

鄭維嶽曰：坤德卽乾德，乃柔順以承終耳。得朋者率類以從陽，喪朋者絕類以從陽也。此皆陰道之正，而能安之故吉。

折中云：坤代乾致役，得朋所以終主之事，卽得主也。朋類無私，故必喪朋而後得主。易爻有曰朋盍簪、朋至、朋來、以其衆、以其鄰，皆得朋之義。曰朋亡、渙其群、絕類上，皆喪朋之義。

劉沅曰：坤位西南而兌離巽三女同之，占者得朋而亨。若東北則乾之位，而震坎艮三男皆非坤耦，占者則有喪朋之象。

馬其昶曰：此言陰陽消長之幾。蓋坤元之亨，自西南陽氣極盛之時，一陰初萌，漸長漸著，至東北陰氣盛極而陽復生，由亨而利而貞，地功於是乎成，故曰安貞吉。易以道陰陽，陰陽之義不外三端，合同化育，一也；區分尊卑淑慝，二也；迭爲消長，三也。自乾象發明四德，坤象復就四德發明陰陽大義三端。以後諸卦取義，悉本於此。

彪謹案：坤爲純陰，在後天位乎西方南方之間。西爲兌，南爲離巽。坤元交乎乾之初爻而成巽，爲長女。交乎乾之中爻而成離，爲中女。交乎乾之上爻而成兌，爲少女。此皆坤元用事，與陰同道而爲朋，有得之象焉。若東方震爲長男，北方坎爲中男，東北艮爲少男，皆乾元用事以交於坤，乃陽之朋，與陰不同



道，而非其朋，故曰喪朋。喪朋者，喪其小朋而成大朋，喪其私朋而成天下之公朋。故得朋爲吉，而喪朋亦爲吉也。喬氏皆吉皆利之說得其旨。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九家云：乾氣至坤，萬物資受以生。

孔穎達曰：初稟其氣謂之始，成形謂之生。

劉沅曰：至，極也。乾道大矣，而坤承之，乾之所至，坤亦至之，故贊其德之至。坤之元，一乾之元，非元不能成其坤。蓋地統於天，地德一天德也。

馬其昶曰：至者，漢書集注云實也。資生故實。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荀爽曰：天地交，萬物生，故咸亨。

蜀才曰：天有无疆之德，而坤合之。含弘者，包孕之廣。光大者，發越之盛。

蔡元定曰：含弘，坤之事也。光大，乾之事也。德合乎乾，故亦光大。

沈善登曰：乾言明，坤言光，明體而光用。全易言氣祇六見，言光明至二十餘。言氣不言光，昧其本矣。

馬其昶曰：天以生物爲心，地即承天而化生萬物，故曰德合无疆。

彪謹案：馬能載物，順承人也。坤能載物，順承天也。其德至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故能德合无疆，與天同量。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王弼曰：乾以龍御天，坤以馬行地。

孔穎達曰：牝馬柔順，故云地類。

侯果曰：馬之所以行地遠者，柔而伏人也。而又牝焉，順之至也。誠臣子當至順，作易者取象焉。

程傳云：陰而先陽則爲迷錯，居後乃得其常。

馬其昶曰：馬能柔順健行，於坤亨之義尤切。馬之行地，用其力也。君子攸（彪謹案：所也。）行，順其道也。循秩序而後利，順消長而後貞，是之謂柔順。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杜鄴曰：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

程傳云：彖有三无疆，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行健也。

王申子曰：以陰從陰，猶與類行。以陰從陽，然後有慶。

何楷曰：以陰抗陽，故迷失道。以陰順陽，故得所主而不失常。得朋者，合群陰以從陽後，代終也。喪朋者，斂群陰以避陽先，无成也。

吳汝綸曰：淮南云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浸相遠。此殆古易家說。坤之西南得朋者，陰氣起於西南也。東北喪朋，陰盡而陽起也。

馬其昶曰：禮記言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王肅及淮南義蓋本此。喪朋而曰乃終有慶者，陰消陽長，坤以大終也。地之德方，極安貞也。君子有安貞之吉，所以應地德也。陰陽大義三端，一化育无疆，二秩序无疆，三消長无疆。



彪謹案：得喪之理不可以迹泥。喪朋而言終有慶，是雖喪而不害其爲得。所喪者朋，而所得者主，要其終言之爲有慶也。喪朋有慶，卽所謂渙其群元吉者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漢書敘贊云：坤作地執，高下九則。

宋衷曰：以形勢言其性。

本義云：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無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

林希元曰：君子以一身任天下之責，群黎百姓倚我爲安，鳥獸昆蟲草木倚我爲命。唯厚德能承載天下之物，不厚何濟？

劉沅曰：天以氣運曰行，地以形成曰勢。自高趨下，其勢至順，故象重坤。

彪謹案：君子能容物，以其德厚如地也。自强不息是崇效天，厚德載物是卑法地。孔子發明君子之所以，蓋於繫辭中申言之。

初六，履霜，堅冰至。

說文云：六，易之數陰變於六，正於八。

程傳云：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始凝而爲霜，則以將長爲戒，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

邵繫曰：此坤之復也。（彪謹案：主六爻全卦言。之，指之卦言。）月令，孟冬水始冰，仲冬冰益壯。爻曰履霜，以坤爲十月卦。曰堅冰至，變體復，十一月卦也。（胡遠濬曰：雨雪之降由天氣，霜露由地氣，故坤取象於霜。）

王應麟曰：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卽閉關之義。坤初六，



姤也，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

折中云：此爻大指即堯、舜、禹危微之儆，大學、中庸慎獨之戒，與春秋名分之防，莫不相為表裏。六十四卦言陰陽之際，皆當以是觀之。

劉沅曰：陰始下生，其端甚微，而其勢漸盛。履霜而即知堅冰之至，辨之於早也。苟以方履霜而忽之，豈不危哉！

李士鈐曰：霜，喪也，陽氣喪則霜降。陰氣方生，遏之猶易。陰氣一凝，不可為也。乾為冰，而坤亦為冰者，乾當戌亥之地（彪謹案：後天乾位）故為冰，坤值建亥之月（彪謹案：先天坤位）亦為冰，正見陰陽合德之義。

彪謹案：乾四陽居陰位，則取在淵之象戒之。坤初陰居陽位，則取履霜之象戒之。皆以所處不當而失位也。能知所警，則在淵者不至終陷於淵，而履霜者已先知所至，思患而豫防之矣。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董仲舒曰：天之氣徐，故寒不凍暑不暍，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遜也。

淮南子云：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

王充曰：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已知堅冰之必至，天之道也。

孔穎達曰：馴，猶狎順也。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堅冰。於履霜而逆以堅冰為戒，所以防漸慮微，慎終於始。

司馬光曰：履霜堅冰，君子攘惡於未芽，杜禍於未萌。

邱富國曰：乾初釋以陽在下，坤初釋以陰始凝，聖人欲明九六之為陰陽，故於乾坤初畫言之。

胡炳文曰：經曰堅冰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冰，原其始也。



馬其昶曰：氣化由漸積而成，人之善惡亦由漸積而成。其始甚微，其終絕遠。坤復之交，陰陽生死之幾也。化陽則生，不化陽則死。此言坤初之宜變震也。（彪謹案：主內卦三畫言）於履霜之時，豫言堅冰之時。微陽初復，剛長可喜，堅冰亦可懼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善惡之積，在人自爲。初辭擬之，故吉凶兩无占與。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鄭康成曰：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

孔穎達曰：此爻居中得位，極於地體，故盡極地之義。

程傳云：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不習謂自然。在坤則莫之爲而爲，在聖人則從容中道。

項安世曰：乾五坤二爲主爻，蓋既中且正，又五天二地，正合乾坤之本位。

吳澄曰：乾九五剛健而能中正，故爲乾元之大。坤六二柔靜而能剛方，故爲坤元之至。

蔡清曰：坤唯六二柔順中正，獨得坤道之純，足當全坤一卦。

折中云：乾五得乾道之純，傳曰位天德。坤二得坤道之純，傳曰地道光。明乾坤之主，在此二爻。

劉沅曰：此爻爲陰之正體，合坤德之正，順天理之自然，故不習无不通利。直，本乾德，坤以順承天，體靜而生機則動，順乾而動，故能有乾之德。直以成其方也。

李士鈐曰：直者乾之德，而坤效之。天爲大，惟地配天，故稱大也。

馬其昶曰：此所謂動，謂畫卦之動，非爻變而之他卦，故曰六

二之動。天光發於地上，直達無阻，其行至速。夫乾其動也直，直者陽之光也。光氣渾合，乾直坤亦直也。不習謂二不化坎。坎險阻，水行坎必習，故曰習坎。坤順承天，行無所疑，故不習矣。習者坎德，不習者地道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淮南子云：詩曰六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

虞翻曰：以陰包陽，故含章。（劉沅曰：陰中有陽，故為含章之象。章原喜晦，而其顯始貴。）三失位，發得正，故可貞。（李士鈐曰：位不中正，且須含之待時而發。或，疑辭。三不中，故疑之。）

趙彥肅曰：陽施於陰，陰則從之。陽倡於始，陰則終之。

胡炳文曰：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退曰在淵，曰含章，進則皆曰或，聖人不欲人之急於進也如此。

李士鈐曰：无成者，不敢有其成也。有終者，代陽而終其事也。乾為大始，坤為大終。天一則地以六終之，天五則地以十終之。

馬其昶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章者，陰陽雜而成焉者也。坤三含章，陰含陽也。姤五含章，陽含陰也。（彪謹案：此即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之義，故能相含而生萬物。）子曰陰陽合德，惟其合德相含，故可時發以之正。艮正位在三。或從王事，謂從乾而變，乾為王也。萬物成終成始於艮，坤付其成於艮。坤不自成也，陽為主而陰從之。光用事氣不用事，則凡所運行，皆在大光明中，故曰知光大也。淮南言動於近，謂坤體將



變。成文於遠，謂化艮光明。

彪謹案：三不化則陰位含陽，乃含章之正道。三若化而爲陽，是從王以終其事。或化或不化，各以其時。孔子發乾三之義曰因時惕，是進德之事，貴無失其時也。發坤三之義曰以時發，是脩業之事，貴必待其時也。時之爲用大矣哉！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虞翻曰：括，結也。坤爲囊。

淮南子云：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而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李舜臣曰：譽者，咎之招。四之所以无咎，以无譽也。世之託隱以求名者，名一出，而人世吉凶之患將迫，逐而不去。

劉沅曰：坤中虛，故爲囊。四入上坤，重陰凝閉，有括之象。重陰不中，上下閉隔，能藏智晦光，咎譽並无。忘其囊之富，並不露其括之迹，卽不以罪招咎，亦不求名招尤。

汪德鉞曰：坤无譽，卽乾之不成乎名也。天地閉之時，而名譽爛然，君子懼其及於禍矣。

蘇秉國曰：无咎所以潔己，无譽所以免患，皆括囊之驗。

朱兆熊曰：二四同功異位，二多譽，故四无譽。

李士鈺曰：下卦爲囊，四處囊上，自外閉之，括之象。下不見地，上不見天，昏黯之際，才華不敢自見。慎密如是，惟无譽所以无咎。

馬其昶曰：草木蕃，春夏時也。天地閉，秋冬時也。括囊爲收穫之象，天地之氣收斂於秋冬，人事至秋冬亦爲蓋藏之謀。四動而化陽則失位。坤其動也闕，括囊者，不闕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左傳云：（彪謹案：南蒯將叛，占此爻，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林栗曰：乾爲衣，坤爲裳。五雖尊，配乾爲下矣。）

鄭康成曰：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孔穎達曰：坤臣道，五尊位。是能以中和居於臣職。）

谷家杰曰：中具於內曰黃中，中見於外曰黃裳。文在中，乃闇然之章，不顯之文也。即美在其中意。

劉沅曰：六五秉坤德之正，而不失其中順之本體。左傳南蒯筮得此爻，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深得其義。

附解云：人所以盡性立命者，只全乎受中之本然耳。聖人以性功教人，存其渾然在中之體，靜極而太極在我，即坤元之靜也。擴其粹然无我之衷，動極而太和爲春，即乾元之動也。

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治，蓋取諸乾坤。人无裳衣，與物何異？衣裳之飾，所以發天地之文明，人道由此立，一切章采由此興。衣法乾，裳法坤，切身之文，莫先於是。

李士鈐曰：地色黃，五得中居尊，故有黃之正色。乾純君道，故二亦稱君。坤純臣道，故五亦爲臣。乾元託體於五，坤五凝乾之元，猶地函天之氣，月借日之光，臣成君之功也。

馬其昶曰：物相雜故曰文。凡陽爻變陰，陰爻變陽，則文生焉。乾二變離曰文明，坤五變坎曰文在中，以離坎得天地之中氣故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說文云：壬位北方，險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劉沅曰：



龍陽物，即乾也。血陰物。陰陽不可偏勝，盛極則戰而傷。）

朱穆曰：易經龍戰之會，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劉沅曰：陰本賴陽成德，為輔不主。陰道盛極必窮，實由自取。）

孔穎達曰：即說卦戰乎乾也。戰於卦外，故曰于野。陰陽相傷，故曰玄黃。

陳植曰：坤上六稱龍，陰盛則化為陽也。

姚配中曰：盛陰凝陽，陽出不遂，故戰。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

李士鈺曰：不言戰龍而言龍戰，陽來伐之，不與陰之敵陽，猶臣不可敵君也。血，陰象，玄，天色。居天之上，故玄。黃，地色。坤為地，故黃。易窮則變，初六以陰消陽，上六則陽來伐陰，陰不足以敵陽，故傷出血，見為天地之雜色也。

馬其昶曰：變化之事，天人之功各得其半。坤四不宜化故括囊，此人定勝天也。若上六雖欲化不可得矣，此又天之定勝人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程迥曰：乾以元為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為主，所以大終。

朱子曰：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是說二用變卦，陽為大，陰為小，陰變為陽。所謂大終，言始小而終大也。（彪謹案：變為乾，則其用大。）

胡炳文曰：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為首。陰小陽大，而陰之極以大終。

顧憲成曰：用九无首，是以乾入坤，坤者乾之藏也。用六永貞，是以坤承乾，乾者坤之君也。

張惠言曰：陽稱大，地道代終，故以大終。

劉沅曰：坤所以終乾之事，上六陰盛而不自克，則无以終。

貞則有以處盛而不窮，永貞則不惟不窮，且配天大德，生物不息，在人用之而已。

李士鈺曰：陽主進，故不用七而用九。陰主退，故不用八而用六。坤道承乾，乾出於一，坤終以六。萬事萬物出於乾之一，莫不終於坤之六。用六者，陰之正道，所以順乾元而終其用也。乾之一所謂元，推極於九則不見其元，而无往非元也。坤之一所謂貞，推極於六則无時非貞也，故利永貞。乾用九，以无首爲大始。坤用六，以永貞爲大終。惟无始故爲大始，惟終乾故爲大終。凡數生於奇而成於耦，九卽一畫之究竟，六卽一畫之究竟。九六者，天地自然之數也。又卦立於三，三其三則九，兩其三則六，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也。

馬其昶曰：保合太和乃利貞。利永貞者，悠久无疆也。博厚所以載物，悠久所以成物。

彪謹案：乾元入坤，坤元入乾，此卽天地之大用。六十四卦陰陽變化，莫非九與六之妙用爲之，卽皆乾坤之元氣爲之也。顧氏所說，卽根據說卦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而推其義。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九家云：陰動生陽，故動也剛。

楊萬里曰：有臣道，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欲柔欲靜。臣節病於順，故欲剛欲方。

王宗傳曰：得主有常，申以順得常之義。含物化光，申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之義。

吳澄曰：剛、方，卽六二所謂直也，方也。乾九五不徒剛健，而能中正，故爲乾元之大。坤六二不徒柔靜，而能剛方，故爲坤



元之大。

何楷曰：柔靜者體也，剛方者用也。

朱軾曰：此極贊坤之順乾。不分釋四德者，坤之元亨利貞，即乾之元亨利貞也。

江永曰：地之德方，而形本圓。

劉沅曰：乾剛坤柔，乾動坤靜，定體也。然坤固至柔，承乾之施，而動以生物，其機不可止遏，則亦至剛矣。坤固至靜，然有乾之化，而德能廣生，形氣各有攸屬，則又至方也。蓋以乾為主，讓功於乾，常若居後，實則得所主而有常。（彪謹案：有常即利字意。）故能含育萬物，化生不窮，光輝宣著，順承天道而時行，不敢先時而起，不敢後時而不應，所以配天於無窮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禮記云：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易曰君子慎始，差以毫釐，謬以千里。

史記云：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矣。

孔穎達曰：言順習陰惡之道，積微而不已，乃致此弑害。

呂祖謙曰：非心邪念若順將去，何所不至？蓋言順也句，尤可警。

張振淵曰：坤道至順，而順之變反為逆。故聖人深著其利，明臣子之大分；究極其逆之禍，立君父之大防。

劉沅曰：善，陽類。不善，陰類。善不善之積，生於一念，而



成於馴致。夫子將言履霜堅冰，而歎善不善之積必有餘慶餘殃。又以殃之大者，明其非一朝夕，欲人積善於早，戒不善於微。（彪謹案：蜀帝戒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頗得其義。）蓋言順也，坤固以順爲德，而順於理不順於私，順其私則堅冰至矣。來氏謂順卽馴字之義，極是。

馬其昶曰：霜結爲堅冰，氣候必至，不待聖人而知。然陰雖益盛，而陽已復其中矣。養其微陽，可爲純乾，所謂積善也。若戕賊其善心之萌，陰長而不已，至上六必有龍戰之禍矣，是積不善也。陽復於堅冰至之時，而聖人於履霜時早辯之，是爲見終始之微言。

彪謹案：易老之理相通，積善有餘慶是福生有基也，不善有餘殃是禍生有胎也。不善者，陰始凝之象。殃有餘，卽堅冰之象。夫子釋爻辭言不善由漸而積，特先言善由漸積，引起正意。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不爲，以小惡爲无傷而不去，故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及至犯大不韙而成弑逆之禍，皆由一念不善爲厲階。此與履霜之始，陰漸凝而愈甚者何異？及其久也，馴致固陰沍寒，結冰既堅而不可解。人多忽其漸之由來，而不加察，在聖人則早辯之矣，此垂戒之深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王通中說云：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遲回者。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二程遺書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程傳云：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自大，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



利，孰爲疑乎？

張根曰：不孤之謂大。

語類云：敬解直字，義解方字，不孤解大字。施之於人，事君忠，事親悅，交友信，不待習而无一不利。

黃幹曰：乾言德業，坤言敬義，實相經緯。終日乾乾所以敬修者，乃用力於敬義之間，以至於大。大者，德之日新，業之富有也。

王應麟曰：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此發之。

胡炳文曰：主敬是爲學之要，集義是講學之要。

薛瑄曰：直內，戒慎恐懼之事。方外，知言養氣之事。

蔡清曰：直卽主忠信，方卽徙義。

劉沅曰：直乃承天之施，而生物无不遂，其正則然。方乃順天之化，而物各得其所，其義則然。內欲其直，則敬以居心。外欲其方，則義以行事。敬義者，內外交飾之功，實人心自然之理。

馬其昶曰：坤象最重利貞。六二既中且正，德與彖同，而爻但言直方，不言利貞，故夫子申明之。謂二之直是其正也，二之方是其義也。貞者正也，利者義之和也。故直方卽利貞矣。德謂元也，坤元通乎乾元，故不孤。不孤然後大，此又言利貞正所以終元亨之事也。文中子言以性制情，以陽制陰也。陽一而陰歧，承陽則无歧路之迷，何所疑乎？程子謂直上達天德，天德卽乾元，達卽亨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宋衷曰：地終天功，臣終君事，婦終夫業，故曰代終。

二程遺書云：天地日月一般，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无成代終，地之道也。



蔡清曰：弗敢成，即含章之道，用於從王事者。

何楷曰：代有終，正對乾之始而言。

谷家杰曰：言代有終，則並其終亦非坤之所敢有也。

劉沅曰：成功弗居，地道之常。地續於天，不有其功，无成者也。然代天生物，物无不成，天功實賴以終，此地所以能成其大與天同功也。

彪謹案：董子言地道歸於天，即弗敢成之義。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劉牧曰：坤動闢，應二之德。靜翕，應四之位。天地否閉之時，賢人不可銜其才知。

李光曰：括囊爲賢人隱之時，大臣不可引以自解。

張浚曰：括囊，蓋內充其德，待時而有爲者也。閉於前而舒於後，生化之功自此出，故夫子發天地閉之義。

屈大均曰：此坤靜翕以爲廣生之時也。蓋重陰之始，天地亦且括其囊，況賢人乎？月令，仲冬毋發天地之房。房者，囊也。

劉沅曰：以上下二卦言之，上爲天，下爲地。六四居上下卦更易之交，正天地變化之時，可否未卜，咎譽皆無。蓋言謹於藏身，得天地之義也。變化而泰，草木且蕃，人不待言。變化而否，天地閉，賢人隱，豈可躁動乎？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九家云：天地交，萬物生也。陽德潛藏，變乃發見。若五動爲比，乃事業之盛。

虞翻曰：黃，地色。以乾通坤，故稱通理。五正陽位，故曰正



位。體，四支也，謂股肱。（彪謹案：元首尊，股肱卑。）

趙彥肅曰：正五之位，居坤之體。

鄭汝諧曰：古服制十二章，衣爲繪，裳用繡。考工記云五采備爲繡。裳備五采，爲至美至文。

胡炳文曰：直內卽所以爲黃中，方外卽所以爲通理。二是內外夾持，兩致其力。五則內外通貫，無所容其力矣。

折中云：二言直方，而五言中正。中乃直之至，正乃方之至也。

劉沅曰：地含天之元氣於內，天故不窮。人法之而以黃居中，意誠心正，身亦修矣。天位乎上而藏命。性命之根，生於太極，惟土德含育之，身潤而德亦日新。聖人所以配地博厚，而孟子言充實之謂美，亦此旨也。

馬其昶曰：美在其中，陰中含陽也。暢四支，發事業，美之至，則化陽之功用矣。通理，謂直達淙理，此釋黃義。正位居體，釋裳義，明五雖化陽，仍不失爲純臣也。

彪謹案：五居上坤之中，陰道不窮，故中而通也。又居上互之極，與三四成體而正坤位，故居而正也。三之所含，四之所括，皆其在中之美也。就一身言則暢于四支，就天下言則發于事業。曰暢曰發，皆本其在中之美而以時發之也。文言於乾五發明大人之事業，於坤五發明君子之事業，內聖外王之道，一以貫之矣。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干寶曰：陰在上六，十月（彪謹案：陽月。）之時。卦成於乾，乾體純剛，不堪陰盛，故曰龍戰。戊亥，乾之都也，故稱龍。未離陰類，（彪謹案：氣陽血陰。）故曰血。陰陽色雜，故曰玄黃。

郭雍曰：上六之戰，无龍以明之，則不知其與陽戰也，故稱龍焉。

俞琰曰：血言玄黃，天地雜類，而陰陽无別矣。然其大分終不可易，又而分而言之曰天玄地黃。

鄭維嶽曰：戰而稱龍，以討陰之義與陽，不許陰爲敵也。

劉沅曰：卦本純陰，未嘗有陽。然陽自未嘗無也。與陽者戰，而戰者陰也。陽在卦外，陰乃卦體，故言戰。陰陽至於交戰，已非天地之常。戰而傷血，玄黃皆有，則天地俱傷，天地亦不能成其爲天地矣，況在人乎？陰極盛，陽必有傷，陰亦不能獨全。聖人卽象以明理，所謂利永貞者，天地自安其常，人心常如其故，皆太和矣。

馬其昶曰：陰凝則戾於陽，而礙其出。（彪謹案：疑，古文凝。程子謂陰盛與陽偕，是疑於陽。朱子謂疑者，鈞敵而無小大之差。劉先生謂疑者，似也，似相敵。）

彪謹案：上六爲陰之窮，正所謂堅冰之候也。陰極盛而疑於陽，礙陽之出，則陽不得不與陰戰。其在月令所云，陰陽爭，死生分。是日長至之時，陽將死而陰漸生，卽乾上九亢龍之義也。又云陰陽爭，諸生蕩。是日短至之時，陰漸退而陽初復，卽坤上六龍戰之義也。陰陽相含，乾上爻象龍之亢，純陽中含微陰焉。坤上爻象龍之戰，純陰中含微陽焉。天地合而陰陽不分，天地雜而陰陽始也。所謂雜者，正天地絪縕，萬物化群之道，不得不如是也。究之純陽純陰之體，本未嘗雜，故曰天玄而地黃。

附解云：天地未分，太極居天地之始。天地既分，太極在天地之中。天地卽太極之體也。天包乎地，地居天中，天地何可強分哉？第人居天地內，以在上在下之形言之，則天高地下而乾坤判矣。然乾行乎地之中，實馭乎坤之外。坤孕於天之內，又載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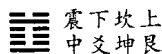
天之元。伏羲畫卦，純陽純陰，取象天地，以天地陰陽本无偏勝，故能萬古不毀也。乾健坤順，健者賴順者以收，順者賴健者以立，六十四卦皆從乾坤出。天地之理全在於人，人之所以盡性立命者，只全乎受中之本體耳。聖人以立命盡性望人，故於卦爻之變異者諄諄示戒，而於乾坤之合德者一一詳明。文王就卜筮吉凶言，夫子一一引之於理，所以申其旨也。

彪謹案：中庸言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凡天下之物，莫不爲地之所載，即莫不爲天之所覆。天地生物不測，天地之成物更无疆。悠久即无疆之謂也。天有无疆之德，而坤能合之。乾氣至坤，萬物資受以生，故曰順承天也。董子春秋繁露言，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故曰天風天雨。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敬義立而德不孤，坤之德其厚爲何如也！抱潤先生謂坤元者純陰之精氣，亨則通於乾，光氣渾合，化生萬物，氣凝而成質矣。惟其厚也，故包孕廣而能含弘。惟其含弘，故發越盛而能光大。坤之光，即得乾之光以爲光也。沈氏善登據說文日出光軌軌之義，謂乾爲純一光明上出者。乾言明，坤言光，明體而光用也。全易言光明至廿餘，而乾則曰大明終始，曰日月合明。坤則曰光大，曰地道光，曰知光大，曰含萬物而化光。特於乾坤二卦拈出光明二字，以爲全易之總義。而二卦彖辭，發明四德，以爲諸卦取義之本。更於坤彖四德中，發明陰陽大義焉。先生之言曰：易以道陰陽，陰陽大義蓋有三端，一化育无疆，二秩序无疆，三消長无疆。彪嘗紬繹其義，竊謂陰陽合德，綱緼交感，變化不窮，此化育之无疆也，此所謂德合无疆也。區分尊卑淑慝，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貴賤位，剛柔斷，吉凶生，此秩序之无疆也，此所謂行地无疆也。萬物負陰而抱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極生陽，陽極生陰，此消長之无疆也，此所謂應地无疆也。彖曰大



哉乾元，至哉坤元，大以言其無不覆也，至以言其無不載也，皆一元爲之也。元氣能生天生地，四德以元爲首，名有四而實則一。貞下起元，復歸於元而已。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觀龍血玄黃之象，可悟剝極必復之機焉。

屯卦第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晉語云：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威武，故曰利建侯。

虞翻曰：震爲侯。

劉沅曰：水者，天一始生之氣也。乾下交於坤，而一陽孕焉，坎所以得乾之正爻也。坤上承乎乾，而一陽動焉，震所以爲春之生氣也。屯字象中穿地而不能伸。序卦曰：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天地間無非萬物，萬物始生雖未伸，而其氣已盈，特厄於險而不能達耳。國家多難，建侯治民，雖未即亨，已有亨之理。

李士鈺曰：屯象草木初生，氣盈而鬱結未通，故難。惟難故盈。屯，人道也。下卦震一索得男，剛柔始交，生人之始也。上卦坎得乾之中畫，即後天之乾也。此屯所以繼乾坤也。人生之始爲屯，所謂人生於憂患也。然則易固憂患之書與？

馬其昶曰：震初一陽首出，元也。四互坤爲衆爲順，初四相應，亨也。建侯，利也。志行正，貞也。皆主乎震。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白虎通云：王者卽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爲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易曰利建侯，此言因所利而利之。

荀爽曰：雷震雨潤，則萬物滿盈而生。天地初開，世尚屯難。震位承乾，故宜建侯。

歐陽修曰：居屯之世，勿用有攸往者，衆人也。治屯之時，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王宗傳曰：繼天地以用事者，長子也。其次坎。又其次艮。此三男相繼，以效其勞於天造草昧之日。（吳翊寅曰：草昧，漢書引作中昧。說文：中，讀若微，艸木初生也。屯，從中貫一，象艸萌芽，通微地上。董遇云：昧，古文作末。說文木上曰末，從木，一在其上。一卽地也。詩疏云：昧者，木生根也。）闢天荒，理地脈，發初性，而盡開物成務之道也。

張履祥曰：天地既位，人官分職。屯，司空也。蒙，司徒也。需，司農也。訟，司寇也。師，司馬也。比，則封建也。畜，則養也。履，則教也。雖謂周易爲周官可也。

劉沅曰：剛柔，乾坤也。震一索而得男，故曰始交。陰陽易位，患由此生，此卦名爲屯也。天地交而雷雨作，生物暢遂，雖屯不患其久屯也。

姚配中曰：乾元交坤，出初成震，爲始交。陰凝陽，故難生。

吳汝綸曰：而不寧，鄭讀而曰能，訓爲安。蓋猶柔遠能邇之能矣。

李士鈺曰：坎爲乾之後天，震爲乾之長子，故有乾之四德。所謂天工人代之也。初爻震爲諸侯，九五之君欲以濟難，利用此



陽剛之才建以爲侯。互坤爲土爲民，有土有民，裂土封侯之象。鴻濛肇造之時，分治則理，獨治則難。王者無利天下之心，各付其所主者，而天下治矣。此封建所由昉也。柳子厚謂封建始于桀榛之世，卽得此意。

馬其昶曰：乾元之氣，无乎不貫，故始交成屯。而四德全備，變元言大者，大謂陽也。乾元交坤不可見，卽其變而爲陽者是已。孟子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美大皆陽之稱。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孔穎達曰：經謂經緯，綸謂綱綸。（劉沅曰：如治絲然，經以引其綱，綸以理其緒。）言君子法此屯象有爲之時，以經綸天下，約束於物。

橫渠易說云：雲雷，皆是氣之聚處。屯，聚也。

郭雍曰：坎在上爲雲，坎在下爲雨。（虞仲翔曰：上坎爲雲，下坎爲雨。）

張洪之曰：君子有濟屯之才，上古聖人無論矣。禹治水，稷教稼，始奠厥居，經綸也。周公修禮樂，則經綸之至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劉向曰：人君欲平治天下，必尊賢下士。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馬融曰：磐桓，旋也。

荀爽曰：陽貴而陰賤。

虞翻曰：震起艮止，動乎險中，故磐桓。得正得民，故利居貞。

王弼曰：息亂以靜，守靜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謙。屯難



之時，陰求於陽，弱求於強，民思其主之時也。爻備斯義，宜得其民。

程傳云：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

胡炳文曰：乾坤初爻言陰陽，此則分貴賤，君民陰陽之義益嚴。

劉沅曰：初九一陽爲濟屯之主，才可有爲，時尚有待，故不苟於進，利於居正不渝。蓋建侯卽所以濟屯，而方建則其功未顯，得磐桓之義也。夫子恐人誤以磐桓爲遲疑，建侯爲威服，故曰：雖磐桓，乃心存濟世，行欲安民，志行正也。建侯者，俯從民望，以貴下賤，大得斯民願治之心也。

李士鈺曰：初九震主，震驚百里，諸侯之象。而以陽下陰，又上承互坤，有土有民之象。江海下於水，而百川赴焉；君子下於民，而四方歸焉。初非侯位，而有侯道，故利建之。

馬其昶曰：初九以陽主卦，化則失正，故利居貞。磐桓者，待時也，動而不變之象也。

六二，屯如，邇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馬融曰：邇如，雖行不進之貌。

虞翻曰：震爲馬作足。坤數十。

又曰：寇謂五，坎爲寇盜，應在坎，故匪寇。陰陽德正，故婚媾。

楊時曰：初九以陽下陰，六二守常待應而不從。至其數極而反常，則君臣分正，故十年乃字。

張浚曰：二抱志守節於艱難之世，義不苟合，是爲女貞。



語類云：貞不字，未許嫁也。（彪謹案：班，鄭作般。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

李光地曰：凡言乘剛者，陽性震動，以陰乘之，則不得自安，其象則然，非謂兩爻有相害之情也。

劉沅曰：坎險，故疑爲寇。然五爲二之正應，以陽從陰，故有昏媾之象。十年數盈，女乃應男。反乎同道相濟之常，二乃應五也。

朱兆熊曰：二稱女子，稱字，固未嫁之辭。蓋五屯膏，不下求二，故二與五本未有定分。從一之義，可責婦人，不可責女子。舍初又安所復字？字五常也，字初非常也。惟非常而不失其常，故象言反常。

馬其昶曰：二有中正之德，不可變也。易重二五之應，凡言匪寇昏媾，皆於不合中而明其有可合之道。

彪謹案：二不下從初，而上應五。與初雖近，而不相應，合乎女貞不字之義。與五雖遠，有待而行，遲之又久，以身從人，合乎十年乃字之義。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鄭康成曰：機，弩牙也。

虞翻曰：即，就也。虞，謂虞人。艮爲山，坎爲叢木。

劉沅曰：鹿，陽獸，謂九五也。震坎皆有象於木，故曰林中。吝，嗇難之意。君子知幾，以爲不如且舍，若往必有吝。

李士鈺曰：虞人，掌禽獸者。六三乘承與應皆陰爻，故无虞人導之。震坎二木，林之象。機，所以取禽獸者，坎爲弓矢，故象機。陰迷而不能濟，不如止而自全，所以事貴量力也。

馬其昶曰：幾，鄭作機。緇衣引太甲曰，若虞機張，疏云虞人



射獸，先弩牙以張也。君子以爲震起而張機，不如艮止而舍禽。機與舍爲對文。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淮南子云：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李清植曰：行蒐狩正，禮則有虞。无虞亦卽鹿者，以志逐於從禽也。

馬其昶曰：田獵有驅逆之車，驅輕車以驚起禽獸，獸逆而出圍則聽之，順行入圍者則射之。惟入林中，務窮獸之所往，所謂小人懼失利也。君子舍之，卽舍逆失前禽，懼失仁義也。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範馳驅不獲一，詭遇獲十，辭不與小人乘。良不欲窮追盡取，貽詭遇之吝，得易道也，此象所謂勿用有攸往者。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胡瑗曰：必待人求於己，然後往應。非君子性修智明，其能與於斯乎？

劉牧曰：初爲康屯之主，四得正而應之，見求而往，所以爲明。

趙彥肅曰：求而後往，爲諸陰之例。

趙汝楳曰：初以男下女，以陽求陰，故爲求婚媾。

劉沅曰：九五陽剛中正，欲濟屯而求賢自輔。四近接九五，往而從之，坎爲馬，五陽四陰，君臣遇合，喻以昏媾。待上之求而後往，明於進退，乃可濟屯。

馬其昶曰：正應相合爲昏媾，非應而合則曰匪寇昏媾。四五



皆互艮，艮光明，四明而五光不及遠者，五爲坎主，坎陷故未光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谷永曰：民飢饉而吏不卹，百姓困而賦斂重，易曰屯其膏。

虞翻曰：坎雨爲膏。

述義云：陷陰互艮，止而不動。

劉沅曰：五爲坎主，欲膏澤及民，而陷乎險中，故屯其膏。施未光，言當養晦以濟時艱。

李士鈐曰：陰爲小，小者臣之象。屯之於小，臣下不專施與，所以裕其源而蓄其勢，故吉。陽爲大，大者君之象。屯之於大，膏澤不下於民，則盈滿爲災，故凶。（彪謹案：鹿壺鉅橋，以叢怨府。）猶坎水小則宜聚，大則宜洩，此定理也。

馬其昶曰：施澤如光之普照，則廣且大。今未光，以救民（彪謹案：謂初九。）之主尚未作也。天造草昧之時，侯由下起，其曰宜建侯，柳子厚所謂衆群之長就而聽命者也。外傳，主震雷，長也。屯之長既主震初，則五非卦主可知。曰屯其膏，著卦時也。坎雨稱膏，互艮止之，爲屯其膏。非五屯之，時未至也。五於此時，化柔則吉，用剛則凶。五化則變坎險爲坤順，且柔能納剛，初亦可升五而濟屯矣。凡易例，大小皆謂陰陽。貞吉、貞凶，皆謂吉凶由漸而致。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虞翻曰：坎爲馬。

九家云：體坎爲血。



王弼曰：處險難之極，下无應援，進无所適，雖比於五，五屯其膏，不與相得，故泣血漣如。

劉沅曰：坎爲加憂，爲血卦，爲水，泣血漣如之象。才弱勢極，何能長存？

又曰：淚由悲聲而出，血出則无聲。悲无聲而淚亦出，曰泣血。

李士鈺曰：震爲馬，坎亦爲馬。二乘初，四在震上，上在五上，故皆乘馬。

馬其昶曰：當屯之初，上與二四，乘馬一也。震侯既建，二字、四往，上獨无應，與初絕遠，向隅泣血固宜。


附解云：此卦陽方動而卽遇險，故爲屯。然其動而有爲，濟險之材也。聖人以濟屯望人，然未可躁動，故全卦多戒詞。至九五一爻專言，則陽陷坎中，屯之所以成。合通卦言之，則陽剛有爲，屯之所以濟。是初九爲卦主，而九五不得謂非濟屯之主也。折中云初自爲初之屯，德可有爲而時未至；二自爲二之屯，道可以合而時宜待；五自爲五之屯，澤未可遠施則爲之宜漸。（彪謹案：漸卽貞之意。抱潤所謂由漸而致，蓋得之矣。）自天子至庶人皆有屯。聖人繫辭，懸其理以待天下人之用之，不必執一以求也。

彪謹案：卦取屯象，六爻皆處屯之時。初與五雖有濟屯之用，猶未得施其用也。初得陽位，有震侯之才，利於建功。但伏於群陰之下，功難遽建，不得不磐桓居正以俟之。五居陽位，而陷於重陰之中，雖有膏澤，亦不能下降。皆時之屯爲之也。二、四、上皆言乘馬，馬能行地，二四互坤，上亦坤陰之類，宜皆可行。然二陰乘剛，勢與初陽相逼，欲應五陽爲昏媾，而其地絕遠，正宜守不字之貞。遲之又久，須有待於十年，時值其變，而反乎常。



不以字爲急，仍以貞爲主也。上與陰同類，處坎險之極地，泣血自傷，亦終於屯而已。惟四居互坤之終，獨能乘馬而往，德孚衆望。上求之，則四承五陽而得主；下求之，則四應初陽而得賢。主求於上而與之合，猶昏媾也。賢求於下而與之會，亦猶昏媾也。上下相須，往无不利。故處屯之世，諸爻皆勿用有攸往，惟四能明乎進退之道，獨得吉占。至於三爻，處坤順群衆之中，入艮止不行之位，若從衆逐鹿，蓄其機牙，冒屯而往，則必有吝。君子燭幾，與其以機應機，誠不如息機之爲愈也。屯本多難之秋，窮於所往，聖人教人處屯之道，可謂至矣！

蒙卦第四

 坎下艮上
中爻震坤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鄭康成曰：蒙者蒙穉，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穉曰童。

荀爽曰：再三，謂三與四也。乘陽不敬故曰瀆。

虞翻曰：童蒙謂五，艮爲童蒙。我謂二，震動嫌來之五。故曰匪我求童蒙。

徐幾曰：內卦初筮，外卦再筮。

劉沅曰：序卦云，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生必蒙，故次於屯。童蒙，艮也。坎在下，剛中而爲主，我也。五與二應，求我之象。筮，蒙昧而求於神明之事，初則至誠專一，再三則疑貳瀆慢。文王恐人以蒙自安，以蒙棄人，故言蒙不終蒙，有可亨之理，但須人自去其蒙，我乃可以發其蒙。

李士鈐曰：屯，君道；蒙，師道。作之君，作之師，聖人所以繼天地而起也。又屯，長男中男卦；蒙，中男少男卦。乾坤開闢而復，天地盡以其事付之三男矣。有世道之責者，何所諉乎？二五交，陰陽通，故亨。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孟子曰，困於



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先儒曰，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此蒙之所以亨也。艮爲少男，五陰爻暗昧，故童蒙。二陽爻開明，故能開五之蒙。二五正應，匪二求五，乃五求二。所謂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師嚴，然後道尊。瀆則不告，恐褻道也。坎爲叢棘而得中氣，蓍之象，故筮。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卽瀆則不告之義。震初索，初筮之象。坎再索，艮三索，再三之象。二互震之初爻，五歷四三以至二，所謂初筮。三爲坎，爲再筮；四爲艮，爲三筮，皆非正應，故不告。然非吝也，蓄極求通，一言頓解，故不告以俟之。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教之道也。所謂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也。

彪謹案：貞有正義，有漸義。教蒙以正，而又當需之以漸，其利大矣。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白虎通云：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師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往教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鄭康成曰：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施地道之上，萬物應之而萌芽生，教授之師取象焉。

荀爽曰：二與五，志相應也。瀆，不能尊陽，蒙氣不除，故曰瀆蒙。

程傳云：卦才時中，致亨之道，得中則時也。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蒙六爻，二陽治蒙者，四陰皆處蒙

者。

本義云：九二以剛而能中，故能告而有節。

胡炳文曰：有天地即有君師。屯主震之一陽，而曰利建侯，君道也；蒙主坎之一陽，而曰童蒙求我，師道也。

劉沅曰：可亨者在我，而時其中以發蒙，无偏倚拘執也。告與不告之間，時中存焉，正所以善爲養蒙而正之也。

吳汝綸曰：言其瀆也，乃其蒙也。告之而猶蒙，故不告也。

李士鈐曰：養蒙之道必出於正，不以絲毫之不正干之，所以澄其源，端其本也。

張洪之曰：君師以輔相天地之不逮，故乾坤後繼以屯蒙。禮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書曰，能自得師者王。太甲、成王師伊、周，由童蒙轉爲聖明。

馬其昶曰：天造草昧，山川險阻，人跡未通，故曰蒙。以亨行，以震行坎也。既以險而止爲蒙，則欲發蒙者，必先震動而開通之，乃能行其時中之教。凡卦，有初筮，有原筮。原者再也。初筮八卦小成，再筮十有八變成卦矣。初筮告，謂初筮得九二，足當告蒙之任。九二剛中不可瀆，瀆則不告，故貴誠一，非以初筮爲誠一也。

彪謹案：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即養正之功也；不淩節而施，即行時中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本正，養而不失，可成大人。大人者，聖人也，其功由赤子時基之。二五相應，以九二之陽剛，化六五之陰柔，是謂養正。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周子通書云：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

本義云：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真德秀曰：果行如水之必行，育德如水之有本。

惠棟曰：泉之始出者曰蒙。禮斗威儀云，政太平則蒙水出於山。宋均曰，蒙，小水也；出可爲灌注，无不植也。以知此卦无虛象。

劉沅曰：此又就亨蒙者言，欲人勉其所以亨。君子體坎之剛中，果其行以自修，无畏難而苟安；法艮之止，育其德以居仁，不急遽而求效，則所以亨蒙者在我矣。

又曰：惟聖人爲君師，則蒙之亨也必矣。果者必於流，育者不驟達，就卦象畀人進德，與彖意又別。

彪謹案：中庸言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即行而有漸，无過无不及而合乎中道者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鄭康成曰：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彪謹案：恒解作手桎足梏。）

虞翻曰：震足艮手，互與坎連，故稱桎梏。

干寶曰：說，解也。

劉沅曰：蒙者，蔽於不善，如桎梏然。用刑者覺使自新，如說桎梏以往然。此非得已也，教之窮而後用刑，故吝。吝，嗇難之意。

李士鈺曰：初爲發，坎爲刑，說即脫，坎爲穿木。物生必蒙，故果木有甲莖蔽之。人蒙无知，亦若有蔽之者。木之甲不自解，待雷而解之；人之蒙不自說，待人說之。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石介曰：二以陽明下照於初，故初之蒙得以發也。

劉沅曰：刑所以維禮教，以此正其法度，終歸於禮教，非尚刑



也。

馬其昶曰：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故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卽此所云利用刑人也。正月始和布刑，故初爻象之。凡萬民之有罪過，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替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次，七日坐，七月役。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卽此所云用說桎梏也。既象刑以教之，又薄罰以懲之，蒙可以發矣。若猶以桎梏往，是終不化也，故吝。蓋此爻當化陽法九二也。說文兩引此經，皆斷以往吝三字爲句。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王弼曰：包而不距，則遠近咸至，故包蒙吉。婦者，配己以成德者。

錢澄之曰：易之爲道，以天包地，以陽包陰，以君子包小人。泰曰包荒，姤曰包魚，蒙曰包蒙，皆主於九二，以剛中也。非剛則力不足以包，非中則量不能包。

劉沅曰：剛中爲群陰之主，已有德而又能容人，必能善化其蒙也。坎中男得乾之正爻，故子必克家。妻子不必皆賢，惟有德者可以化之，此包蒙之義也。接，謂群陰聽命，和諧在其中矣。

李士鈐曰：聖量无不包，視天下无不可教之人，吾道所以爲大。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雖互鄉童子，墨者夷之，未嘗棄而不教。包蒙之謂也。婦指初，陽尊陰卑，而以陽容陰，男貴女賤，而以男取女，是以陰陽和、夫婦順而家道成，故吉。二互震爲長子，父不治家，而長子代之；天不能教人，而聖人代之，故聖人者天之宗子也。



馬其昶曰：凡主卦之爻，其義多與彖同。初、五皆蒙，九二比初應五，故有包蒙吉之象。彖所謂童蒙求我也。三亦比二，而為二所勿取之女，故又有納婦吉之象。彖所謂瀆則不告也。二之於五，有師道焉，又有子道焉。剛柔接者，五以柔接二也。易重二五之應，此首發其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虞翻曰：金夫謂二，陽稱金，震為夫。三乘二陽，所行不順。

橫渠易說云：金夫，二也。不有躬，履非其正，則不能固於一也。

沈該曰：卦變為蠱，女惑男。

沈起元曰：童蒙專指五。三不中不正，蒙而非童。

劉沅曰：互坤，變巽、兌，（彪謹案：巽謂初、二、三，兌謂二、三、四。）皆女象。艮陽乾爻為金，少男故稱金夫。然上九艮止不求於三，而三陰柔不中，自求於上。蒙之至者莫甚於人欲滅其天理，見金夫，不有躬，蒙之至矣，更何所利。順謂順理。

姚配中曰：坊記云，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見金夫，不有躬，則自獻其身矣。禮，女有五不取。

丁晏曰：臣道、妻道皆當戒此。士大夫立身必先以廉恥為本。

李士鈺曰：互坤稱女，六三兌爻為少女。坤身稱躬，陰虛，故不有。近比於二，貪而暱之，而以陰乘陽，又非夫婦之正道，故不有躬。此淫貪之女。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此之謂也。三獨不言蒙者，乘陽應陽，不可謂蒙；不中不正，又不足以教也。然告之曰无攸利，則亦教之矣。

馬其昶曰：初六无應，比二宜也。六三正應上九，義當專一，今亦親比於二，瀆而就之，故爲見棄之女。坤順承陽，今乘二上，失坤順之道，故行不順。二曰納婦，三曰勿用取女，此皆爲主婚者之辭。白虎通云，禮保傳記曰，謹爲子嫁娶，必擇世有仁義者，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遠恥防淫佚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王弼曰：陽稱實。獨遠於陽，處兩陰中，困於蒙昧，（彪謹案：无人開發。）不能比賢以發其志，亦以鄙矣。

胡炳文曰：六四所居、所比、所應皆陰。

蔡清曰：三、四則自暴自棄者，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

劉沅曰：初與三比二之陽，五比上之陽，初、三、五皆陽位，而三、五又與陽應。惟六四與所應皆陰，故曰獨遠。四陰位，上下皆陰，困於蒙昧之中而不能出。吝，難之也，恥之也。獨遠於誠實之道，不自求賢以啟蒙。

姚配中曰：化則失正成未濟，不化則蒙氣不除，是以困吝。

李士鈺曰：澤水爲困，山下之水亦有困意。卦惟六四一爻得正，而獨遠於陽，遂至於困。可見美質不足恃，而賢師友當亟求也。

馬其昶曰：三剛惡，四柔惡。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荀爽曰：似成王用周召也。

虞翻曰：處貴承上，有應於二，故吉。

程傳云：童，取未發（彪謹案：純一未發。）而資於人也。

項安世曰：互坤爲順。

梁錫璜曰：聖與蒙反，而赤子之心，無時可失。善乎！賈生



推言之曰，人情不甚相遠也，早諭教，選左右，最急。

劉沅曰：艮，少男，故童。蒙而在童，天性未離，不難日就明悟，故吉。互坤，順也。變巽，巽也。仰而比上九，順也。俯而應九二，巽也。皆虛己下賢之象。

吳汝綸曰：巽者，入也。少成若天性，故易入也。

馬其昶曰：蒙以養正，爲五言也。六五非正，應二以養其正。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本義云：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

吳澄曰：九二剛得中，治之以寬者；上九剛極不中，治之以猛者。

來知德曰：坎爲盜。

張履祥曰：教，一也。有以脫爲順者，有以擊爲順者。寇之不順，非擊无以勝之。以施之童與困，則爲寇而已矣。

梁錫璦曰：蒙二，司徒也。上，司寇、司馬也。唐虞兵兼於士師。兵刑皆以弼教。

劉沅曰：下卦坎爲盜，錯離爲戈兵，艮爲手。手持戈兵，擊之象。蒙之至而爲寇，我以剛禦之，不得已也。若爲寇則自處於蒙，何以已亂哉？又恐人不化蒙於早，以禦寇爲能，故曰利用禦寇。二率群陰以發蒙，上以剛任擊蒙之責。上下皆順，於人事爲上順天心、下順民情者也。

李士鈐曰：卦中二陽，皆足開陰之蒙。二剛得中，故包。上剛過中，故擊。書曰，敬敷五教在寬。上之擊固不如二之包，然出於不得已也。寇以邪擊正，禦寇以正擊邪。蒙之終言禦寇，刑以弼教之義。詩書禮樂，教之正也；斧鉞甲兵，教之變也。其所以勉人爲善之意一也。




馬其昶曰：童蒙宜養，不順之蒙可擊。伊尹啟太甲之蒙，有類於擊，而其志則順。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於上下名分之際无不順也。

附解云：物生必蒙，聖人以發蒙爲心，有時中之德，成就人才，爲之君師，蒙亨必矣。就卦象昴人進德，與彖意又別。濂溪合彖象爲一說，不可據以詁本文也。

彪謹案：子思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治蒙之事，時中爲難，舉世類多蒙昧，往往恣肆而無忌憚，非有陽剛明決之才，不足破群陰之昏翳。二與上皆以陽勝陰，包蒙者主寬，擊蒙者主嚴，寬嚴相濟，治蒙之道備矣。惟二獨得乎中，能包初與五之蒙而施其化。初承乎二，蒙可發則發之；五應乎二，蒙可養則養之。此皆育德之事，可包而不可擊，合乎君子之時中也。若三之蒙，不有躬而行不順，狂惑極矣；四之蒙，困而遠實，陷溺深矣。萬无可包之理，所謂瀆蒙不告者也。然愈瀆而愈蒙，世道人心寢以大亂，聖人深憂之，不忍坐視其狂惑終於陷溺，則不得不擊其蒙。包之無可包，故以擊之者濟其窮也。欲之寇人勝於兵革，上九擊蒙，擊三與四之人欲橫流，拯生民之陷溺，動其固有之良，復歸於人道之正。此則果行之事。所以救小人反中庸之禍也。於是知聖人啟蒙之苦心，因時而用，無往非中庸之道矣。

需卦第五

 乾下坎上
中爻兌離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虞翻曰：孚，謂五。離日爲光。

語類云：利涉，乾也。大川，坎也。

劉沅曰：乾德中正，不遽進而需以待之，故名需。水氣在天爲雲，方雲而未雨，蒸養太和，亦需之象。序卦曰，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坎中爻得乾正體，當需而需，是誠信相孚之象。乾陽，故光。健行，故亨，貞吉。

又曰：需以陽德遇險而能待，此有德而不苟進者。從容、和平、退讓、敬慎，天下无不可爲。後世言需者事之賊，止說得一半道理。

李士鈐曰：澤水在天上，聚而不洩，故夬。坎水在天上，流而不息，故需。優游涵養，所以需也。九五剛中，有可需之實。天一生水，坎乾同德，是以有孚。互離，光明之象。事壞於操切，政敗於苟且，王者久道化成，不於目前計其功，並不必於吾身收其效，優游漸漬，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所以廣大亨通正固而吉。子曰，欲速則不達。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渡水之道，當安靜以俟時；濟難之方，貴從容而不迫。此需之所以



所以利涉也。

彪謹案：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文王三分有二而服事殷，是皆得需之義者。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侯果曰：乾體剛健，遇險能通，險不能陷，義不窮也。

張浚曰：夫需，天下須以養也。爲天下須，非剛健有孚君子，其能養惠天下而充其所以爲光乎？貞吉，以中正吉也。中正則道協天人，治以光大。

語類云：需，寧耐也。

鄭汝諧曰：坎五處中而尊，剛德同乾，德同則乾需乎五，五亦需乎乾。

蔡清曰：剛則沈毅能寧耐，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

李光地曰：需之義不止處險，凡事皆當順其理而待其成，故需有養義。九五陽實爲有孚，中德爲光，居正爲貞，以是而位天位，則能致治功而成大化。

劉沅曰：天位卽乾體。坎中爻仍乾中爻之眞陽也，故曰中正。

馮其超曰：舟楫之利，最是天地大用。凡言涉川，其象皆取諸乾、坤、坎、巽四卦，其義則所謂致遠以利天下者，非爲涉險之喻。惟不利涉大川，乃取險象爾。皆在坎體。所謂水能載舟、水能覆舟，坎險故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京房曰：雲上於天，凝於陰而待於陽，故曰需。

宋衷曰：須時而降。

司馬光曰：雲上於天，萬物蔭之；滂沱下施，萬物飲之。以豐以肥，以榮以滋，故君子以飲食宴樂。

程傳云：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故爲須待之義。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

黃澤曰：天地開闢以來，水生物之功爲大。雨自上降，滋潤百穀草木，而後動物得所養，此需所以爲飲食。

劉沅曰：飲食以養其體，宴樂以養其神，皆自醞釀太和之事，正如雲上於天時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孔穎達曰：郊者，境上之地，去水遠也。

程傳云：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恬然若將終身焉。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項安世曰：用常者，用乾之故常也。

任啟運曰：初不犯難行，恒易知險之德固如此。

劉沅曰：郊，曠遠之地。一陽爲衆爻郭郭，有郊之象。初九去險尚遠，陽德不輕進，爲需于郊象。

姚配中曰：利用恒，謂不變。恒，德之固也；變則失位。

李士鈐曰：乾爲郊。初九，需之始，而位處下，遠於坎險，故需于郊。乾德不息，故利用恒。陽德在下，養晦俟時，不變其志，則不涉於險矣。

馬其昶曰：需有養義，又有不進而止於其所之義。天地初開，洪水泛濫，民无定居。禹治水，險阻既遠，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是需于郊也。利用恒者，有恒產，有恒心，彝倫攸敘，故曰未



失常。常即彝倫也。

又曰：爾雅，邑外謂之郊。說苑，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與孟子載曾子居武城事相類，蓋得需于郊之義。衛有齊寇，子思不去。孟子曰，曾子，師也；子思，臣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即傳所云未失常也。

彪謹案：中庸言，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素位行，即用恒未失常之義；不願外，即不犯難行之義。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終吉也。

荀爽曰：知前有沙漠而不進也。乾雖在下，終當上升，故終吉。

虞翻曰：衍，流也。

朱震曰：五坎爲水，水往而其剛留於澤者，剛鹵也。二在澤中，剛而柔，沙象。

劉沅曰：沙，水際。二去坎尚隔九三，爲需于沙象。互兌爲口舌，言象。漸進乎險，不无讒訕之言。然陽剛中正，終不能害。既不遽進，亦不以小言動心，故以吉終。

李道平曰：說文，衍，水朝宗于海也。从水从行，故曰流也。二與五應，五有中德，流澤於二。

李士鈺曰：二與五非陰陽之應，故進不遽進，立於平直之地以待之。九二得中，應坎險而不及險，故需于沙。沙，水旁平衍之地。四陰爲小，互兌口舌爲言，四懼二之進而沮毀之，不能无譏刺之言，九二失正，故小有言。然剛中之德，雖遭讒謗，需於一時，終必有合。

馬其昶曰：游牧之區，逐水草爲生。然沙漠往往乏水，二行沙中而得遇水泉，可以小慰。



又曰：沙漠乏水，不可以往。水由地中行，二在中，有達海之通川。然二失位而不變，故小有言。彖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今需而不往，必有議之者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荀爽曰：親與坎接，故稱泥。

崔憬曰：坎爲險盜。

劉牧曰：坎屬外卦。

劉沅曰：人无保其必无險逼之理，惟恃在我者，敬慎以自全。泥雖逼水，而實尚非水。坎在外卦，是災在外，與需于水者不同。自我致寇，以剛而近險。然三乃乾德，不失其正。敬於居心，慎於行事，則不敗。

李士鈐曰：寇在外，三自致之。象言所以處寇之道。乾爲敬。

馬其昶曰：易象多本禮制。此及五、上二爻皆言朝聘燕饗之事。國語單襄公言，敵國賓至，闕尹以告，司空視塗，司寇詰姦。左傳子產言，晉文公崇大諸侯之館，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賓至如歸，不畏寇盜，亦不患燥溼。今以前有泥濘而需，是司空不視塗而患溼也。致寇至，是司寇不詰也。彼國之災，故曰在外。而九三以謂致之者我也，不因災而變其恒，且不尤人而自咎，是之謂敬慎。其義不困窮矣，故不言凶咎。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李鼎祚曰：坎爲雲，又爲血卦。血以喻陰，陰體宜順從陽，故曰需于血。



朱震曰：四據坎兌之際，三陽自下而進，故曰出自穴。

吳澄曰：坎內偶畫象穴。

劉沅曰：坎爲血卦；又爲隱伏，穴象。四爲坎體，已在坎矣，故需于血。九五爲坎之正象，六四順以聽之，不與險鬪，不能爲害，故出自穴。

李士鈐曰：血，陰象。陰從於陽，六四陰順以聽於五，故需於血。兌口爲穴。穴，雲所自出。四直兌口，雲出穴而升天上，膏雨將降。四能通下之情以達乎上，出地之氣以致乎天，需道將成矣。

馬其昶曰：需者，飲食之道。上古穴居野處，茹毛飲血。需于血，肉食也。出自穴，將進位於朝，不家食，吉也。古昔射獵爲生，不能強天下皆不肉食，特有其節耳。供祭禮、充君庖、待賓客，因民之欲而利導之，使之尊君親上，而矜惜物命之意，亦寓其中。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得順以聽之之道。六四得位承五，有此象。

又曰：四得位承五，不可變也，故當需。內經云，人臥，血歸於肝。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此即需于血之義。受也者，需也。又云，臥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爲痺，凝於脈者爲泣，凝於足者爲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爲痺厥也。注云，空者，血流之道，大經隧也。此即出自穴之義。空者，穴也。血順以聽於氣，則身強而疾不作。四養身，五養天下。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荀爽曰：互體離，坎水在火上，酒食之象。

司馬光曰：有孚、光亨、貞吉，人君所以待天下之道也。九五



居中履正，以待天下之需，中則盡時措之宜，正則常久而不已。

王逢曰：酒食，德澤之謂也。九五之君，當天中正，以澤乎民。

郭雍曰：養賢以及萬民，所以應天下之需也。鹿鳴之君，得需于酒食之道，天保之福，所謂貞吉也。

劉沅曰：坎水，酒象。互兌，食象。互離，水在火上，烹飪未就，需于酒食之象。酒食，宴樂之具。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而需焉。蓋當治具昌明之時，休養生息，涵煦天下，而不求近功；在修身者則道德和平，優游饜飫，皆需于酒食之象。惟貞則吉，言以中正，非耽樂也。

李士鈐曰：九五陽剛中正，道足以養天下，漸仁摩義，食德飲和，王道久則化自成，故貞吉。

馬其昶曰：需于酒食，穀食也。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九五澤被天下，由積累而成。凡言貞吉、貞凶，皆積累而吉、積累而凶。下繫吉凶者，貞勝者也。即發此例。以者用也，言用此中正之德勿變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馬融曰：速，召也。

荀爽曰：三人，謂下三陽。

沈該曰：變爲巽，入也。

劉沅曰：在上窮極，無可復需，故不言需。我爲主，應爲客，上六下應九三，與二陽需極並進，爲不速客三人來象。不當位，未大失，蓋望人補救於事後之意。

馬其昶曰：秋官司儀，諸公相爲賓，饗食如將幣之儀。注云，



饗食速賓，（彪謹案：此九五之象也。）公食大夫禮，則戒而不速。（彪謹案：此爻象之。）記云，不宿戒，戒不速。注謂食禮輕也。食賓之朝，夙興戒之，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蓋戒於前期三日，申戒於前期一日，謂之宿。戒若第云戒，則不速也。弓旌之招，下賁巖穴，惟入而後能來，士不求不至也。食禮云，簡於饗食，要自不敢忘敬。（彪謹案：與宿皆需之義。）需者，需於本畫不變也。至上六需極可變，故不言需。（彪謹案：不需，故不速。乾陽之氣上騰，上六亦化而與之同氣。）不當位，據既變之後言也。雖不當位，未大失，故可變也。（彪謹案：敬之終吉，謂不以食禮輕而失其敬。）

彪謹案：易一卦兼多義，未可執一以求。需有待義，有敬義，有養義，有求義，皆於爻象中括之。初與二不冒險輕進，是待而需也；三致寇不敗，是敬而需也；四順以聽，是自養而需也；五酒食貞吉，是養賢以應天下之需求也。是皆得需道之善者。若上則不需而亦無大失，終不外乎敬矣。四出穴，而上入穴，一出入間，無往非敬。雖屬坎險之地，其義自不至困窮。此有孚之需所以光亨而利涉也。若左傳云，需者，事之賊。是怠而需，非敬也。爲本卦所不取。需之正義，以敬爲主，與觀卦盥而不薦之義同。將薦而不遽薦，亦是以敬而需，非敢怠也。又與采芣之詩言被之祁祁，薄言旋歸之義同。將退而遲遲不遽退，亦是以敬而需，非敢怠也。禮毋不敬，於祭義尤嚴，而朝聘燕饗亦禮之大者，故不敢不敬。抱潤先生據會通典禮之言，引左氏內外傳釋三爻，引禮經釋上爻，是能廣需之義。

訟卦第六

䷅ 坎下乾上
中爻離巽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虞翻曰：孚謂二。窒，塞止也。

語類云：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窒。

來知德曰：巽木坎水，三剛在上，舟重則危。

劉沅曰：訟，爭辨也。以卦象言，天運上，水流下，其行相違，訟之象。以卦德言，上以剛制下，下以險伺上。就一人言，內險而外健；就兩人言，此險而彼健。險與健相持，各欲求勝，皆訟之道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生民有欲則必爭，繼需而有訟者，勢也。轉訟以爲讓者，聖人之心也。故卦多戒辭。二、五皆剛中，故有孚。窒者，鬱塞不通，謂陽陷坤中也。坎爲加憂，又爲惕中之象。上九過剛，有終訟之象。訟非得已，當自惕於中，則吉。苟欲終其訟，必凶。大人，有德之人，乾九五也。大川，坎險難行之象。戒訟者以止爭也。

李士鈺曰：訟，爭也。字從言公，言之於公以辯曲直也。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東流。水本天之所生，而一左一右，其行相違，故訟。不險則无訟，不健則不能訟。乾以剛健

中正，平下之險，聽訟之道也。訟之道必有其實。書曰，師聽五辭，五辭簡孚。子曰，无情者不得盡其詞。言訟之當有實也。有孚，故先察其虛實。窒，故必通其情愫。惕，故不敢輕於判斷。中吉，故不敢偏袒。終凶，故不敢牽連糾纏。利見大人，故不敢以无才无德之身親案牘。大人有聽訟之才，尤有使無訟之道。大畏民志，可以爲大人矣。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孔穎達曰：在下稱來，且凡云來者，皆據異類而來。九二在陰中，故稱來。

劉牧曰：二本剛直，來居柔，能屈其性也。處中位，不失中道也。

通書云：情僞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烏乎，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本義云：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爲內險外健，已險彼健，皆訟之道也。二中實无應，又爲加憂，當下卦之中，有孚窒、能懼、得中之象。上過剛，居訟之極，有終訟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大人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不利涉大川象。

劉沅曰：人情險則難測，健則必爭。卦體上剛下險，險而健，故名爲訟。蓋欺之也。有孚窒惕中吉，皆謂九二，陽陷於險而中，得中正之體。九五有中正之德。訟者恃剛冒險，有入於淵之象。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傳云：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君子觀象，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興矣。

李光地曰：理明於素，則爭心不生；慮周於先，則爭端不起。

劉沅曰：訟之興也，不在已事，而在未事之時。早察其微，則不蹈其險。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虞翻曰：變得正，故終吉。

王弼曰：處訟之始，訟不可終，故不永然後吉。

張浚曰：互離在前，離明。

胡一桂曰：小有言，以初動成兌。

劉沅曰：所事，所欲訟之事。爻詞但以象言，夫子因而戒之。言不永所事，非但其柔懦，以訟事本不可長。不永，無傷也。雖小有言，其辯久自當明，故終吉。

馬其昶曰：初失位而變，故不永所事。小有言，變兌之象。需二小有言，兌體不變之象。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馬融曰：眚，災也。

鄭康成曰：小國之下大夫，采地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

虞翻曰：坎為隱伏，故逋。

胡一桂曰：邑本坤象。三爻，三百戶象。

來知德曰：坎為眚，變坤則无眚。

沈夢蘭曰：國語，三十家為邑，三百戶一率之地，於司馬法為三通也。周禮比閭之法，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二勢不克訟而歸



逋，故其邑人皆无眚也。

劉沅曰：變坤，三爻皆陰，爲三百戶象。自上而下，故曰歸。坎，坤體，故爲邑。又互離，戶象。九二剛中獨訟，二陰皆不與之，故皆无眚。言其自取，不足累人也。

李國松曰：邑人无眚，明罪不連坐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荀爽曰：下與上爭，即取患害，如掇（彪謹案：自取也。）拾小物也。二者，下體之君。君不爭則百姓无害。

程傳云：兩剛不相與，九二以剛處險，爲訟之主，乃與五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爲訟而義不克也。

鄭汝諧曰：成卦各有所主，所以爲訟者二。初與三雖同險體，蓋附之也。故以必不勝者寓於二焉。

惠士奇曰：春秋孫林父，乃臣與君爭而勝，叛據於戚，竄也。季札曰，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蓋辯而不德，下訟上也；燕巢幕上，患至掇也。自下訟上者不臣，不臣者災及其身，不子者用殄厥世。易象成而亂臣賊子懼矣。

李士鈐曰：二，下卦之主，位爲大夫。三百戶，其食邑也。二敢與五訟，以下陵上，以臣犯君，必取大禍，不保其家。（彪謹案：患害之來，乃其自取。）惟不克而歸逋，故得保其私邑，可以无眚。二以陽居陰位，故不克。眚，災也。不爭，故无災。凡訟起於爭，貪以求得，反失其所有者。二之逋，二之幸也。

李國松曰：竄也二字爲句。書，竄三苗。疏，竄者，投棄之名。二之歸逋，由五竄之也。下訟上之患如此。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虞翻曰：道无成而代有終，坤三同義也。

劉牧曰：雖失其位，專心應上，故能保全舊恩，食舊德也。

朱震曰：古者分田制祿，公卿以下必有圭田。食舊德，猶言不失舊物也。

項安世曰：舊德，坤也。坤動成坎，初六、六三皆舊爻也。曰貞，曰或從王事无成，皆六三舊辭。從上吉，謂從上九。

劉沅曰：坎本坤體而孕乾，六三仍坤之體，此爻即坤之三爻也。臣任君事，不自居其成功，正是柔順而貞之道。

張惠言曰：五經異義云，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孟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據此則食舊德者，謂食父舊祿；或從王事，復父故位也。

鄭杲曰：六三與上九志應，應則不違。訟起於違也。

李士鈐曰：三位爲公，當有封邑。性本陰柔，又體巽順，安分守舊，無貪求之心，故無爭訟之象。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三之謂也。食舊德者不爭利，无成則並不爭功，故此爻獨不言訟。

馬其昶曰：三際內外之交，食舊德者處不妄求，无成者出不矜功，在訟時能以坤順之道自持，故雖厲而終吉。或從王事與坤同，而剛柔異用。坤本順也，三當化陽以應上；訟本違也，三惟不化乃能應上。故曰无成，不曰有終。坤變艮爲終，此不變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馬融曰：渝，變也。

虞翻曰：渝，動而得位，故安貞吉。變而成巽，巽爲命。

王安石曰：五爲訟主，不克訟，則自反而親就聽者之命。



項安世曰：九四變六四，則以柔居柔，既安且正，長无好訟之失。此以渝字發逐爻自變之例。

吳澄曰：命，自上出者也。卽命，就受命也。

劉沅曰：九四剛而不中，本有訟象。然下應於初，初以柔遜；上鄰於五，五以中正，將誰與訟？故不克訟，而反自聽命於主訟之大人。是其初本欲訟，變而安於正，能以義理自裁，故吉。失謂失己，恐人以自屈爲嫌，故言復命而渝安貞，正所以不失己也。

李士鈺曰：變其爭心，不爭而順，化剛爲柔，故安靜正固而吉。

馬其昶曰：四化陰承五，利見大人也。虞芮質成是其象。不失者，位本不正，以變而後正，卽文言所謂不失其正也。

彪謹案：四不中不正，不能敵中正之五，故不克訟也。惟變而得位，聽命於五，則吉。五有中正之德，可化四使之無訟。二之不克訟，是理不正，爲上所竄；四之不克訟，是心服從，爲上所感。變而成巽，則下之順上，惟命是聽，何失之有？故渝而後吉。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王肅曰：以中正之德，齊乖爭之俗，元吉也。

王弼曰：用其中正以斷枉直，中則不過，正則不邪。

張爾岐曰：九五陽剛中正，聽訟而得其平者也。有孚而窒者遇之，自然獲伸。

李光地曰：有大人之德，故未訟則感之而化，已訟則就之而直。

姚配中曰：元，乾元也。乾元託位於五，所謂利見大人也。

李士鈺曰：天下之大，人情而已；治天下之道，平其情而已。情不平則爭，小而口舌，大而干戈，皆訟之象。卦惟九五一爻當位，中正居尊，一卦之主，天下無與爭者。故直言訟而無他辭。



中則不過，正則不偏，以之訟則獲理，以之聽訟則息爭而平其情。人心平則天下治，其爲吉也大矣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王弼曰：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者也。以訟受錫，榮胡可保？故終朝之間，褫帶者三也。

王安石曰：以訟得賞，侮而侵之者衆。三者，衆辭。

本義云：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爲戒之意深矣。

李心傳曰：訟而見抑者，必懲創无他慮。二曰无咎，禍止此也。訟而獲勝者，將滿假而有後憂。曰三褫之者，憂未已也。

焦竑曰：傳發明言外之意，以謂雖不見奪，亦不足敬也。（彪謹案：此即所謂雖得之。君子不貴也之意。）

劉沅曰：鞶帶，大帶，命服之飾。男鞶帶，女鞶絲。或，未必然之詞。褫，奪也。賞非所賞，即受亦不久。意外非禮之賜，勝者與錫者皆可恥也。

李士鈐曰：乾爲天，天行一日一周。乾之終，故終朝。自旦至食時爲終朝。巽爲繩，帶之象。或錫者，不必錫而錫之也。以不道得之者，即可以不道失之。

彪謹案：天一生水，水之爲用，變化不同，取象亦異。水在天上則有待而相需，水在天下則相違而成訟。訟非美事，聖人戒之。凡事以健進爲吉，而健訟則凶。初、二、四訟而不終，三之德從而不違，皆九五之大人有中正之德能治訟以化之也。乾與訟皆言利見大人：乾之二、五陽德互見，故於兩爻分言之；訟之二、五雖亦陽爻，特二陷險中無大人之德，五乃聽訟之主，爲二所利



見之大人，故不以爻言，而於卦彖發利見之義。若上九健極而訟，所謂終凶者也。雖受榮施，然不在於善而在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戒之曰不足敬，亦必使無訟之意乎？

師卦第七

䷆ 坎下坤上
中爻震坤

師，貞，丈人吉，无咎。

鄭康成曰：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丈之言長，能御衆，有幹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无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

王弼曰：興役動衆无功，罪也。故吉乃无咎。

楊時曰：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爲之主，君象；師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爲之主，將帥象。

游酢曰：師之道以律爲主。丈人，老者之尊稱，而法度所資也。詩稱方叔元老。

劉沅曰：一陽居下卦之中，五陰從之，將統兵之象。二以剛中居下，五以柔居上而任之，君命將出師之象。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由爭起，故繼訟。卦德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

李士鈐曰：征之爲言正也。以正伐不正，天下皆望其正已焉。丈人有長人之能，才逾千萬人，始足以將千萬人。无咎者，宜有咎者也。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幸而勝，已傷天地之和；不幸而敗，卽貽宗社之禍。故行師非以貪功，但求无咎



而已。

陳漢章曰：意林引風俗通云，易曰師貞丈人吉，非徒尊老，須德行先人也。傳曰杖德莫如信，言其恩德可信杖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應劭風俗通云：易，師，衆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

程傳云：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

本義云：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故其卦曰師，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

項安世曰：易之言兵，必正、必丈人、必出於王道，然後獲吉而无後禍。

劉沅曰：言合衆志而一之，乃成爲師，正弔民伐罪，仁義之事。順乎天理，人歸天與，可王天下。毒，害也。用師止亂如用藥攻疾，不得已而用之，實有安民之心，非徒好武。以此治亂，民必從之。

王引之曰：廣雅，毒，安也。老子，亭之毒之，亦謂平之安之也。孟子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傳云：容保其民，畜聚其衆。

本義云：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彪謹案：養教兼至。）則可以得衆。



劉彌劭曰：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爲伍兩軍旅之衆。衆卽民也。容之畜之於無事之時，用之於有事之日。

劉沅曰：常時民卽兵，變時兵卽民。容保其民，卽所以畜聚其兵也。

李士鈐曰：老子曰，天下柔弱莫過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孫子曰，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致勝。兵法寓於此。

張洪之曰：震爲容，坤（彪謹案：指互言。）爲致養。兵衆者，養給於民，民藉以保衛者也。武侯屯兵渭南，使兵雜民間；汾陽屯田河中，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卽此意。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左傳云：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林注，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變爲兌，是法敗。

九家云：坎爲法律。

王安石曰：律，如同律聽軍聲之律。律書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

俞琰曰：律言其和，不和則不善，喪師之道也。古者出師必吹律，律和則知士卒同心。

蔡清曰：不曰否臧凶，而曰失律凶，明否臧之爲失律也。

沈夢蘭曰：律，鐘律九九之數，卒伍之法也。失律則失伍，而否臧凶矣。

劉沅曰：初六陰柔，而居行師之始，以紀律爲先，故特戒之。

李士鈺曰：坎爲法律。上承互震爲出。初爻師之方出，始於謹嚴，故以律。律，法也。陣伍號令之事，坐作進退之節，整齊嚴肅，出師之本也。

馬其昶曰：水，象衆。坎變則川壅而衆散。言初六之不可變也。有師而不從，是謂法敗，法敗由於不和。故吹律以驗其聲之和否，即可知其師之有法無法也。以律是象，行師以節制爲本是義。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乾鑿度云：易有君人五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王者天下所歸往。

陸績曰：在師中吉，陽居九二也。

干寶曰：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

程傳云：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六五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

項安世曰：二之勝，非己之功，以與五應，得君寵也。五之錫，非喜其能勝，以二用中德，能懷吾民也。將而知此，則无恃功之心；君而知此，則不賞殘民之將。

劉沅曰：天，卽王也。王謂六五。下順九二，爲錫命賢將之象。三，坤三爻皆順也。懷萬邦，故寵任之，非予以擅權也。蓋深戒人臣專寵自擅之弊。

李士鈺曰：二以一陽帥衆陰，專閫之寄，權无旁貸。二，將兵之將；五，命將之君也。賞薄者不可以得士，權輕者不足以莅衆。命錫至三，賞之厚，任之專矣。

馬其昶曰：在，讀如在視之在。在師者，視師也。中吉，謂中



行而吉。

彪謹案：傳發爻義，舉將兵將將者分釋之。其交警之意深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虞翻曰：坎爲車、多眚。失位、乘剛、无應，故輿尸凶矣。

王弼曰：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進則无應，退无所守。以此用師，宜獲輿尸之凶。

范大性曰：二爲卦主，三以失位之柔而乘之，此師之所甚忌者，故有僨軍之象。輿尸猶輿櫬。或者，有時而然之辭。

張履祥曰：居二之上，而欲分其權者，三也。阻軍撓事，何凶如之？互坤，輿象。

梁錫璵曰：古者兵雖敗，不忍棄死者，故載尸。殃民禍國，凶莫甚矣。

劉沅曰：師貴統一，至于或輿尸而不及料，大無功矣。蓋深歎之。

李士鈐曰：坎爲車，坤爲死。死在坎上，故輿尸。三不中，故或之。古重車戰，輿本戰之具。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王弼曰，无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

程傳云：左次，退舍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不能勝，而完師，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易發此義示後世，其仁深矣。

都絮曰：陰陽之運自東徂西，易位自下而上，故凡易之辭，上



右而下左。左次者，不前而卻也。

李舜臣曰：軍事出則尚右，故旋反爲左次。左傳，師三宿爲次。

劉沅曰：六四陰居陰位，柔而得正，於行師爲知難而退之象。師以慎重爲常，恐人以退爲怯，故曰未失常。

吳汝綸曰：左傳趙孟曰，吾左旋入於宋，若我何？是左次之說。

李士鈐曰：軍禮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故以左爲後。四居陰得正，全師退舍，扼坎之險，據坤之地，雖不能勝，亦不致敗，故无咎。无二之吉，亦无三之凶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荀爽曰：田，獵也。

虞翻曰：震，長子，謂二；弟子謂三。

何楷曰：於師言田者，古人一歲三田，所以習武事也。班孟堅云，禽者，鳥獸之總名。

徐文靖曰：此爲田獵教戰而言。田則有春夏獻禽、秋冬致禽之事，故曰有禽。田則有表貉誓民、讀書契、載事號、戒衆庶，皆賴有言以宣之，故曰利執言，利執此以教民也，此所謂教而後戰者也。

劉沅曰：田，地之有水者。坤、坎象也。

李士鈐曰：五以柔居尊，不能帥師臨敵，而能正言伐罪，故利執言。震，有言象。

馬其昶曰：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修戰法，田之日群吏聽誓於陳前是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宋衷曰：三，處非所據，衆不聽從，師人分北，輿尸而還，使不當其職也。

程傳云：五君位，故言興師任將之道。

姚配中曰：公羊傳云，將尊師衆，稱某帥師。九二長子尊，故稱帥師。

馬其昶曰：以長子則能帥師，使弟子則必輿尸，爲以之使之者戒也。咎由己致，是謂貞凶。五本坤體，又與三同功爲坤，故勉其專心應二，不可曜三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荀爽曰：開國，封諸侯；承家，立大夫。

虞翻曰：承，受也。

程傳云：此言師終之義。

本義云：坤爲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

楊簡曰：正功，言賞必當功。

胡炳文曰：六爻中，出師、駐師、將兵、將將、伐罪、賞功，靡所不載，其終始節次嚴矣。末曰小人勿用，則又戒辭也。

熊良輔曰：功成治定，師道終矣。自茲以往，止戒以小人勿用，則可保安於無窮也。

王夫之曰：大君謂五也。上居事外，不與師旅之事，師旋論功，六五命之定爵行賞。

徐文靖曰：勿用，卽大君命之之辭。



劉沅曰：行師之時，但取材具可用，不必人皆君子。至功成行賞，則小人惟酬以重祿，不可畀以國家。蓋行師所以濟變，與居常異用也。正功，功无濫予。有才无德，故必亂邦。二、五交濟勘亂，因致美戒，不必泥以乾解大君也。

李士鈺曰：上六，土反其宅，水歸其壑，順之至、師之人也。將師以賞罰用三軍，天子以賞罰用將帥。將帥雖有功，必聽大君之命，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師旋策勳，成功者退，各釋兵柄而就所封，功大者爲諸侯，次爲大夫。坤爲國，上卦亦爲國；二爲家，下卦亦爲家。始終不以小人參之。上獨不言師者，釋甲歸田，師之象已不見矣。初言罰，上言賞，兵法先罰後賞也。上爲卦終，師已收功之時也。

彪謹案：古者寓兵於農，卽民卽兵。兵以衛民，非以殘民也；兵以保國，非以亂國也。天下歸德謂之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民望若雲霓，從之如歸市。所謂能以衆正，乃可王也。此卦取象於師，彖發用師之總義，爻列行師之分途，師之義於是大備。初言師貴節制，不可擾民。二言戰勝之師，懷民而非專寵。三言戰敗之師，无功而殘民。四言退次之師，行權而不忍傷民。一置之死地，一出於生途，惟視主將之用師何如耳。故五言命將必擇人，不可妄使。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闔以外，將軍主之，其權特重。若小人用之，必誤戎機而殃民。至上爻總戒以小人勿用。蓋五爲馭將之方，上乃全用師之道。此要其終而言之也。

比卦第八

䷇ 坤下坎上
中爻坤艮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

荀爽曰：後夫，謂上六。逆禮乘陽，不比聖王，其義當誅。

朱震曰：原，再也，如原隰、原廟之原。

吳澄曰：考工記云，唯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寧，蓋諸侯之不朝貢者。

劉沅曰：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聯萬物爲一體，納群生於在宥，聖人心同天地，比之爲卦所以歎其吉。通一卦則吉，分各爻則有吉、有不吉，且此爻與彼爻相參則此吉彼亦吉，彼爻專言，又或不吉。後夫，遲至者。

俞樾曰：方，並也。

李士鈐曰：古者兵民一致，出則爲伍兩軍師，居則爲比閭族黨，故比與師相反而相承也。物之相切比无間，莫若水之在地上。陰以陽爲夫，上六獨乘陽不下，自外生成，互艮爲背，上在背後，後夫之象。一說後至者誅，如禹誅防風是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司馬光曰：凡物孤則危，群則強。比者上下相親，外不能侵者也。故吉。

程傳云：民不能自保，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保民以爲安。

朱震曰：比而吉，謂九五也。

楊簡曰：體元居專，同天不息，所以能比天下。

馮椅曰：比、萃，下坤同，上體水、澤，不甚相遠，萃九四有分權之勢，故元永貞言於五，而比元永貞言於彖。

邱富國曰：蒙內卦坎爲初筮，彖曰以剛中，謂九二也。比外卦坎爲再筮，彖曰以剛中，謂九五也。

王申子曰：四陰順從乎五，五下比四陰，故曰上下應。

劉沅曰：所謂比者，貴其以德相輔，非私附也；言出於人心之誠然，而非要結也。蒙之剛中在下卦，故曰初筮；比之剛中在上卦，故曰原筮。欲人信從有德，言再筮以堅人之比也。不寧，不得其所之人；方來，來未艾也。上下應，初、二、三、四皆應五而歸附也。其道窮，上六陰柔高亢，無德而驕，如後來之夫，理勢窮蹙，失所歸依也。

李士鈐曰：得道者多助，天下順之。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吉可知矣。九五一陽，以乾之中爻，居坤之尊位，下親上，上亦親下，所以比也。

馬其昶曰：比本坤也。坤利永貞，乾元用九以通於坤，故曰元永貞矣。

彪謹案：此卽書所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之旨。



以此釋比輔順從之義最精切。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本義云：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先王所以比天下而无間者也。

李舜臣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比得封建之法。

王宗傳曰：建國親侯，使上下遠近脈絡相通，則君臣之勢交相比矣。

劉沅曰：九五下臨坤地，建萬國象。一陽下撫群陰，親諸侯象。建國本以親民，而曰親諸侯者，親侯即所以親民。諸侯宣佈德意，群生歸極，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道在是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子夏傳云：非應稱它。

李賢曰：坤爲土缶之象，坎爲水雨之象。坎在坤，故曰有孚盈缶。

魯恭諫擊匈奴疏云：人道乂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它而吉矣。

高攀龍曰：易重初。初者，未變之心也。故曰有孚。

劉沅曰：缶，土器，中虛。坤土中虛，坎水下流於土，坤虛能受，故有盈缶象。終對始言。終來，人來比我。凡比之不絡者，由始之不慎。初始比以誠信相孚，則人我大吉。它吉，意外之吉。

黃式三曰：初比二以比五，故吉。有它，指二。

李士鈺曰：初爲民位，當比之始，能以陰順，雖不正，可以无

咎。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言民之咸願來也。水之流也，以土爲源；王道之成也，以民爲本。初正應在四，誠信之極，不應五而終歸五，故有它而吉。

馬其昶曰：初有孚，故終來比五。與蹇諸爻據五言來同例。

又曰：說文，稗，稂也。段說古借孚爲稗是也。和風甘雨則穀盈缶，故魯恭言甘雨滿我缶也。初比五，非要結之所致，直以時和年豐，自來歸順耳。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劉牧曰：居順之首，爲比之先。

程傳云：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它之吉。其始不誠，終焉能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

潘相曰：來，卽不寧方來之來。二、四比五不難，難在比之初六。至下極遠，梯航以來，上必親之。

劉沅曰：凡比之不終者，皆由始之不愼。此深美其愼終於始也。

馬其昶曰：比者群陰比陽。初失位，不變，无咎，故曰比之初六。

彪謹案：初六爲陰始凝之象，能由始而思終，誠信相孚，則其終也必无它患而有它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程傳云：自內，謂由己。擇才而用，雖在乎上，以身許國，必由於己。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

劉沅曰：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所守者正，故所比



者正。

姚配中曰：不化，故不自失。

李士鈐曰：二在內與五應，得中得正。盡其道有合於上者，乃真爲比也。

彪謹案：貞吉者，守正而吉，不自失其所守。如太公於文，尹於湯，諸葛於先主，皆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親相比輔，內不失己，有自內貞吉之象。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王弼曰：近不相得，遠則無應，所與比者，皆非己親。

王安石曰：比之非陽也。

趙彥肅曰：初比於五，先也；二，應也；四，承也。六三無是三三者之義，將不能比五矣。

劉氏曰：凡居者之鄰，學者之友，仕者之同僚，皆當戒匪人之傷焉。

劉沅曰：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傷，哀傷，卽哀哉之意，深憫歎之。

李士鈐曰：三爲人道，以陰消陽，消至人位，與否彖辭同。賈子曰：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三不正，故知比匪人。初至五體剝，故傷。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虞翻曰：在外體，故稱外。

干寶曰：上比聖主，下御列國，方伯之象。能外親九服賢德之君，務宣上志，綏萬邦也。

張浚曰：四，位居坤上，率三陰從五，是爲貞。顯比之功，自

四成之。

李光地曰：凡六四承九五者皆吉，況比時乎？

劉沅曰：二以正應比於內，修乎己者貞也。四以相近比於外，從乎人者正也。外內雖異，得比之正則一。

馬其昶曰：二、四皆得比五者，因二居內體，故發致身許國之義；四居外體，故發率衆歸王之義。上謂五，賢謂來寧之侯。

彪謹案：六四之位，在唐虞爲四岳，在春秋爲桓文，在清爲直隸總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鄭康成曰：王者習兵於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失前禽者，在前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惟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是皆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射，奔者不禦，皆爲敵不敵己，加以仁恩養威之道。

王弼曰：邑人无虞，故不誡也。

陸希聲曰：以陽居尊，而明示比道。三驅之禮，去害而不嗜殺，示至仁之道以比天下。

王安石曰：上下相比，強不陵弱，衆不暴寡，雖邑人，可以不戒。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故曰上使中也。

張浚曰：上以陰在外，爲失前禽。坤下爲邑人，坤順爲不誡。失前禽，遐裔未賓，撫之以寬而遂其生。

楊萬里曰：王者比天下，明示以大中至正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

劉沅曰：顯，光明之意。上下相比，至公無私，故曰顯比。顯比者，上以公正无私比下，下亦然也。五，君位乾體，故曰王。坤



爲大輿，五乘之，下接四陰，三驅之象。失前禽，開一面之網，无苛求也。荒服之遠，梗化之徒，寬以居之，失前禽之意也。九五剛中之德，統制群陰，德盛而民從之。不識不知，相忘於帝力，由上德化使之然也。中卽正中之中，上以此比民，民亦以此應也。

李道平曰：三驅者，中冬大閱之法。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虞人萊所田之野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乃陳車徒，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爲一驅；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爲二驅；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爲三驅。意主教戰，不在獲禽，故師五曰田有禽，比五曰失前禽。師主義，比主仁。

吳汝綸曰：太玄擬比爲密，所云陽氣親天，象九五之在上也。

李士鈺曰：九五陽爻爲比之主。顯比者，光明正大之象。猶日月之明无不照臨。書曰光被四表，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驅不過三，示有節也。田獵之禮，天子不合圍。來不拒，故取順；去不追，故舍逆。王者不以天下爲利，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失前禽，見王心之廣大；不誠，見民情之大順。詩曰，之子于征，有聞无聲。邑人所以不誠也。

馬其昶曰：三驅失前禽者，言上六在外，五不强使之比。下四陰象邑人，上六一陰象前禽。鄭說失前禽者，爲在前者不射，旁去者不射，背走而射不中者亦不射，皆指上六一爻。上之不比，亦有多端，故曰是皆所以失之也。象曰舍逆取順，順謂順驅入圍者。此因解失前禽爲舍逆，而連文及於取順，以明射獵之法，非謂取順爲取下四陰也。爻第言失禽，不言取禽，不必於卦中別求取禽之象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荀爽曰：陽欲无首，陰以大終。陰而无首，不以大終，故凶也。

虞翻曰：迷失道，故无所終。

王安石曰：陰以陽爲首則有所終，乘九五而不承焉，比之无首者也。

張浚曰：上六位坎險上，比終，己獨失所附從，无所容於天地之間，曰无首。

述義云：四陰皆上比五，是爲有首。上在五上，无首也。乾无首吉者，陽不自以爲首，得君道也；比无首凶者，陰不以陽爲首，失臣道也。

李士鈇曰：上亦首之象，陰虛故无。滅於坎水，亦无也。初有率土先歸之象，故吉。上有負固不服之象，故凶。大同之世，亦有梗頑者在，故聖王不馳情於化外，不强不臣者而臣之也。

彪謹案：地中有水，取能容之義。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此師之所以吉也。地上有水，取相親之義。脈絡貫輸，恩誼周洽，此比之所以吉也。初之无咎以至誠相親，二之內貞以守正相親，四之外比能親諸侯得小大相維之誼，五之顯比能達萬國成中外一體之功，此皆大公无私，故皆得吉占。若三則比匪，黨同附和，因失其親，此小人之比而不周也。上則比凶，所謂後夫凶者。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殆如苗民逆命，防風後至之類，勢必窮蹙而无所終。然在顯比者，惟示以大公无私之心，一聽其自外生成，初不强迫之使順從也。是於相親之中，或有不我親者，兼取相容之義，亦如水行地上，亦能行於地中也。聖人在上，天下爲公，其視內外遐邇本無親疏之判，用止三驅，來者不拒，前禽可失，往者不追，此則法外施仁，所以原筮，元永貞，无咎也。

周易學說卷之二

小畜卦第九

䷈ 乾下巽上
中爻兌離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李鼎祚曰：四互居兌，西郊象。

胡瑗曰：陰陽交，雨澤乃施。若陽氣上升，陰氣不能固蔽，則不雨；若陰雖能固而陽氣不交，亦當不雨。猶釜甑之氣，以物覆之，則烝爲水也。

陳臯曰：文王自言己德之未及施也。

本義云：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爲西方，正小畜之時也。

胡一桂曰：不雨，巽風散之。

王夫之曰：雨之降，皆由地氣上升，天氣上覆而不得散，乃復下而爲雨。此卦陰上躋於乾，陽氣盛於下，而不得降，但上爲二陽所遏，爲密雲而已。

劉沅曰：小，陰也；畜，止也。六四以一陰畜止衆陽，故爲小畜。于人事爲巽順止剛，以柔制強。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陰在天上，雲象。以陰居陰，密雲象。

李士鈐曰：畜，聚也，養也。（彪謹案：本鄭說。）乾陽剛健之德，以柔巽養之。巽，陰卦，故風天小畜。艮，陽卦，故山天大畜。卦畫一陰居四，得位上行，五陽應之，體巽順之德，象兌澤之聚，



以下畜乎三陽。陰爲卦主，故名小畜。大畜，君畜臣也。小畜，臣畜君也。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臣能畜君，君能從臣，所以亨也。一陰在上，而巽離兌三陰卦皆備，密雲之象。乾爲郊，互兌位乎西，故自我西郊。我，文王自謂。文王臣順事紂，君之陽德未成，澤不被於天下。文王不忍斥紂，且以畜君未成，引爲己過。以爲陽德不成，陰之過也；君德不成，臣之咎也。徒深望雨之思，恨无回天之力。曰密雲不雨，望君者切矣，所謂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也。曰自我西郊，自責者深矣，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也。

胡遠濬曰：王氏云云，正合天文家論地氣熱升冷降。熱者，陽也；冷者，陰也。升爲雲，降爲雨。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張浚曰：九五剛中，六四比而承之，其志行乃亨。不雨，德澤不施也。臣之誠意雖通於上，而君德未孚，若天氣未應。

本義云：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

胡炳文曰：下畜上，小畜大，正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巽柔之道止畜其惡，終不能大有爲。故文王觀象，以其所遭言之。

刁包曰：此蓋引咎責躬，愧其不能和二氣，布德澤於天下。

劉沅曰：柔得位，謂六在四位。上下謂五陽，皆爲所屈。

馬其昶曰：大畜、小畜皆畜乾也。陽大陰小，故艮陽畜乾爲大畜，巽陰畜乾爲小畜。小畜一陰力寡，非乎五不能及天下，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乃者，難詞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楊時曰：小畜以柔畜剛，畜剛莫大乎文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游酢曰：風之柔无所不入，地類也，故有文德之象。舜格有苗，文德之懿也。仲山甫柔嘉維則，令儀令色，所以畜宣王者，文德而已。

劉沅曰：懿，美也。上巽，懿之象；下乾，德之象；互離，文之象。道著躬行曰大德，道著儀文曰小德，曰文而必曰德，見文乃德之華也。

吳汝綸曰：懿，說文云嫺久而美也。

彪謹案：文德美在其中。暢四支，爲小德；發事業，爲大德。德配天地，故經天緯地曰文。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蓋均无貧，和无寡，安无傾，皆由文德而致，故四方之國可洽。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荀子云：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其能變也。

董仲舒曰：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

王夫之曰：何本負何之何，乾健受畜，施不得行，非乾志也。初與四應，而受其畜，咎將歸之。然位在潛藏，則來復以養微陽，固其道也。義正則咎有所不辭，君子秉義不回，以受天下之疑謗，其究也，吉必歸之。

吳汝綸曰：當斂退之始，陽還歸於乾之初九，是爲復而從道。自者，從也。呂覽云，以言本无異，則動卒有喜。本謂乾也。動卒有喜者，動而復乎乾也。

馬其昶曰：荀子云以其能變，指穆公悔過言，非謂爻變也。



初位本正，老而思變，得四之應而止，復自道也。小畜不雨之故，由天際之氣上往而不下交。五之咎，非初之咎，而初能任之，首先受畜。穆公悔過，齊桓憂其憂，皆所謂能任咎者。能任咎，斯能從道矣。彖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亦所謂何其咎也。

彪謹案：舜負罪引慝，周公遭疑謗不失其常，皆得何咎之義者。必何咎乃合乎道，此所以有吉之義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本義云：亦者，承上爻義。

王申子曰：初爲陰所畜，亦既復矣。二居下得中，上又無應，故不待畜，卽與同類牽連而復，是不自失其中者也。

劉沅曰：九二剛中，與初爻竝復，三陽同體，故曰牽。

馬其昶曰：二與四無比、應之義，以初與三復，二居其中，牽連以復。曰亦不自失者，不化陰而失其剛也。

彪謹案：二因初應四牽連而復，亦猶比初因二應五以爲比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說文云：輶，車軸縛也。

虞翻曰：巽多白眼。

劉沅曰：輻，車輻也，輪中木之直指者。乾爲圜，車輪象。互兌爲毀折，脫輻象。巽長女，乾剛近之，有夫妻象。然三苟合，反爲四所乘而畜制之，是不能正室也。凡剛失之已而制于柔者準此。離爲目，巽爲多白眼，反目象。反目，不相對視。

李士鈺曰：三、四陰陽比合，有夫妻象。下卦乾爲夫，上卦巽長女爲妻。三、四當兩卦相接之際，一陰一陽，互卦巽離成家人，

亦夫妻象。互離爲目，動而上行，目象不正，巽又爲多白眼，反目象。妻當在內，夫當在外；妻當在下，夫當在上。今夫在內而妻在外，妻又乘夫，反目之道。三不中正，不能以夫正妻，而反見制於妻，是以兩均不服而反目也。曰不能正室，蓋以責夫也。

馬其昶曰：輻，子夏傳、馬、鄭、虞竝作輻。輿脫輻，制之使不行也。巽婦乘乾夫，又三四互火澤睽，故有夫妻反目之象。初之畜以應四，二之畜以在中，三之畜以迫近於陰，爲其所制。曰不能正室者，罪三之不自斂而受制於陰也。凡易例，兩爻切比，柔乘剛皆不利；若異體相應，距離遠，柔在上，則无所嫌。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荀爽曰：四陰，臣象，有信順五。

虞翻曰：惕，憂也。得位承五，故无咎。

程傳云：四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從其畜。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

郭雍曰：以人畜天，以柔畜剛，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

趙彥肅曰：順上畜下，无傷无恐，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劉沅曰：五陽皆實，一陰中虛。中虛，誠信之本，故有孚。錯坎，爲血、爲加憂，血惕象。因虛中巽從，五亦安受其畜，故无咎。上謂九五。四以虛中畜君，合乎九五有孚之志，五亦順之也。

李士鈺曰：自二至上，互成中孚。巽兌皆有孚象。陰之力不足畜陽，惟其有孚於五，君臣相信，畜道乃成。故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血，陰象。兌澤亦爲血。陰傷於陽則有血，孚於陽則傷之者去矣，故血去。乾敬爲惕，陰懼陽侵則惕，孚



於陽則戒懼之念消矣，故惕出。

馬其昶曰：陽爲氣，陰爲血；陽主喜，陰主憂。六四一陰爲巽主爻，又互兌正秋，秋之爲言愀愀也，憂惕之象也。凡人憂多則血凝爲患，陰疑于陽必戰。血去者，巽風散之。血得氣而行，不凝聚也。陰順承陽，不疑于陽，皆有孚之所致。積孚而志行，志行而後血去惕出，彖所謂剛中而志行乃亨也。血去惕出之謂亨，文王雖有孚，而上不合志，故密雲不雨。志不大行，則亦終身憂患已矣。吾友鄭杲曰，太史公言文王陰行善，文王豈无陽德哉？君之謂陽，臣之謂陰也。皇之不極，王風起於諸侯。一以柔順行之，臣道然也。胡安定言文王志在明夷，而道在小畜。

彪謹案：周之德卽有孚之德，孔子所以稱爲至德。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馬融曰：攣，連也。

虞翻曰：巽爲繩，故攣如。

九家云：鄰爲四。

朱震曰：易言交如者，異體交也；攣如者，同體交也。四虛五實，而五與之共位食祿，四得盡其心，能以富用其鄰也。

本義云：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

劉沅曰：五推誠信下，故有孚，畜之美者也。巽爲近利市三倍，富象。下以虛心應上，上以實心待下，故得攣如之象。四於五爲臣鄰象。

李士鈺曰：畜之道成於孚。相比爲鄰，君臣同體，故稱鄰。猶書言臣鄰也。九五富不獨富，能併六四而富之，蓋陰陽交孚，君臣一德，天位與共，天祿與食，所謂富以其鄰也。

馬其昶曰：五居四上，其氣上往而不下交，爻勉其孚四，四五



孚而畜道成矣。无吉占者，想望之辭，非五所能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二曰祿以馭其富，六曰奪以馭其貧。王制云，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富以其鄰，即取之閒田，周禮所謂祿也。不富以其鄰，即削地而歸之閒田，周禮所謂奪也。賞罰當而後能用其衆，故富不富皆以其鄰。

彪謹案：孔子稱周之德爲至德。四以臣位有孚之德，乃能成五之有孚。若堯舜之於臣鄰，以天下讓，是不獨富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虞翻曰：幾，近也。上成坎，與離相望。

劉牧曰：陽老而陰長不已，極則反陽，密雲不已，終爲雨也。

程傳云：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載，積滿也。

沈該曰：爻變爲坎，既雨之象。

吳澄曰：月幾望者，陰之盛。易以月幾望爲象者三，皆陰爲主之卦也。

歸有光曰：既雨既處，快之也。月幾望，危之也。故曰文王與紂之時邪。

李光地曰：以小畜大而至於成，退而不居可也。疑，如陰疑於陽之疑。

劉沅曰：陰德正盛之時，既戒陰以尚德，又戒陽之妄動。

李士鈐曰：月，陰之精。兌，象月之將望，下應互離之日，月得日光以爲望也。

馬其昶曰：上九畜極而通，不雨者既雨矣，上往者既處矣。尚德載，尚者助也。陰助陽功，至於積滿，有月幾望之象。婦貞



厲，爲四言也。雖惕出而不忘貞厲，翼翼小心，文王以之。君子征凶，爲五之上、往戒也。小畜，陰凝之卦，陰德既滿，陽仍不下交，不以澤民爲意，未有不凶者。上爻卒成之終，故備舉之。西伯戡黎，祖伊告王曰，天既訖我殷命，惟王淫戲用自絕，今我民罔弗欲喪。是殷之將亡，當時皆知之。文王繫易，惓惓戒微，若反復爲殷謀者，可謂至德矣。

彪謹案：畜有兼容並包之義，聖德含弘光大，量无不容。至畜而曰小，則以其內有剛健純全之德，外能以文明巽順處之也。力不足以有爲，以一陰畜衆陽，志未能行，不克大其所施。然自有可行之道，天下不被其澤，則反躬自責。若曰惟德動天，密雲不雨非天之咎，實我之德有未孚也。初之何其咎，所謂臣罪王聖者也。二在中不自失，所謂小心翼翼厥德不回者也。此兩爻皆處於內，盡其在我，我自畜之。若三近外卦，體巽而互離，巽風離火爲家人，齊家難於治國。說輻云者，用不濟也；反目云者，情不通也。君子畜之，徐圖感化，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德積久而後孚，非畜其何以濟？四柔得位，雖下互成兌，兌爲毀折，有血傷之象；上互成離，離爲甲冑戈兵，時有戒心，有惕懼之象。然血去而无所傷，惕出而无所懼，皆由四能虛中承上有德以孚之，咎亦可免。上之志雖不我合，而我之志則與上无不合者，是志行乃亨也。四畜巽順之德以承九五之剛中，五之有孚，由四孚之，四與五同德連爲一體，故有攣如之象。畜財不如畜德，若爲富不仁，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是獨富也。四以施澤望五，如天之不雨而希其雨。曰富以其鄰，蓋隱示以大道爲公不敢私財之義，志之所畜者遠且大也。上九爲巽順之極，四安之若素，至此終有沛澤之時。曰既雨既處，由四之畜極而通也。積善累功，尚德愈厚而无不載。雖蒙難艱貞，居危厲之地，且陰行其



德，以畜道自守，見衰世將傾，有月盈則虧之象，更望在上者能察其幾，於昏德者警以幾望之可危，於修德者戒以征凶之不可，以此見三分有二，無改其服事之心。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之所以爲文，實內健而外順也。孔子繫易曰以懿文德，蓋深見文王之能成畜道，以小畜大，以臣畜君，无往不亨，其德爲至純至美矣。

履卦第十

䷉ 兌下乾上
中爻離巽

履虎尾，不咥人，亨。

馬融曰：咥，嚙也。

程傳云：履，踐也，藉也。

本義云：履，有所躡而進之義。

劉沅曰：履字上當有履字，蓋傳寫脫誤，觀彖傳可知。

又曰：履，禮也。禮，人之所踐履也。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內和悅而外剛健，禮嚴而和之道。

李士鈺曰：尾者，身之餘也。兌在乾下，故不及其身而履其尾也。三爲兌主，居人位，故稱人。兌爲口，故咥。

馬其昶曰：白虎西方宿，乾位西，象虎。人躡虎後，逐虎使去也，遠則不咥，三親與虎接，故咥。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楊時曰：禮以用和爲貴，說而應，和之至也。

呂祖謙曰：踐履功夫，須試驗於至危至難處，始无往不利。自履帝位推之，自尊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天下時



位，皆在其中矣。

王宗傳曰：履，德之基也。吉凶相遼，皆自所履始。是以君子恐懼戒敬，不敢失足。書云：若蹈虎尾。

胡炳文曰：易之辭危，危莫危於履虎尾矣。九卦處憂患，以履爲首。說而應乾，是以下體兌，應上體乾。

惠棟曰：序卦，履者禮也。荀子云，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則顛蹙陷溺。所失微而其爲亂大者禮。是以取義於虎尾也。

劉沅曰：兌位西，金爲虎，三末爻故稱尾。以一陰履二陽，上躡乾剛，似危實安，危境以柔順處之也。剛中正專就上卦言，九五帝位有德，无疚於心。光明，乾本體。

許桂林曰：乾爲虎，兌從後履之，故曰柔履剛。凡陰利處後，從後履尾，故得不咥。

李士鈐曰：身世間莫匪危機，所恃以存者禮耳。有禮則安，无禮則危。詩曰，人而无禮，不死何俟？有禮所以不死也。禮主乎敬，履虎尾，敬之甚矣。禮貴乎和，不咥人，和之至矣。嘉會以合禮，履之所以亨也。

楊增新曰：孟子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必如此而後謂之不疚光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劉牧曰：尊卑序則民志定，禮之用也。

司馬光曰：履者，人之所履也。民生有欲，喜進務得而不可厭者也，不以禮節之，則貪侈无窮。是故先王作，爲禮以治之，使尊卑有等，長幼有倫，然後上下各安其分，而无覬覦之心。此先王制世御俗之方也。

程傳云：天在上，澤在下，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



言治。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以至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王應麟曰：呂成公說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蓋本於漢書，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

方孔炤曰：不曰天下有澤、澤在天下，而曰上天下澤，所以嚴大分也。賈子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爲宰輔，而不奸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力爭也。

沈夢蘭曰：禮由陰作，故取諸履。樂由陽來，故取諸豫。

劉沅曰：上下有定分，卽有定理。位各稱其德，士各修其業，人各恭其分，禮存乎其間矣。

張洪之曰：象傳兩語，可括儀禮全書。禮云，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防患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胡瑗曰：禮以質素爲本。往則踐而行之之謂。

程傳云：安履其素而往者，獨行其志願耳。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本義云：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其素履者也。

劉沅曰：居履之初，故言素。陽主進，故言往。素位而行，无應无比，故曰獨也。

李士鈺曰：素，无飾也。履道之始，无位之地，外不求應，內不失正，素位而行，无假緣飾。禮曰，甘受和，白受采。初之素，



禮之本也。

馬其昶曰：素履之往，不化之謂也。

彪謹案：中庸，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即此爻義。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虞翻曰：二失位，變震爲大塗。

梁寅曰：行於道路者，由中則平坦，從旁則崎嶇。

劉沅曰：變震爲足，爲大塗，履道坦坦象。二陽居陰位，幽人象。有中德爲貞。

李士鈐曰：陽爲人，二居澤中，一陰掩之，幽蔽之象。履得中道，无行險徼倖之心，雖見幽蔽，守其志節而不變，故貞吉。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此幽人之貞吉也。

馬其昶曰：三亂天澤之分。二與之同體，自化之正，上應九五，故曰中不自亂。陽明陰暗，化陰爲幽人。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侯果曰：六三兌也，互有離巽。離目巽股，體俱非正，雖能視履，眇跛者也。

耿南仲曰：視欲正，行欲中。歸妹初九不中則爲跛，九二不正則爲眇。履六三不中不正，故跛眇兼焉。歸妹、履，皆兌下。

朱震曰：兌，毀折。

劉沅曰：三人位，居兌口。人在虎口，咥人象。

李士鈐曰：位值兌口之開，又互離爲麗，巽爲人，麗入於口中，故咥人而凶。論全卦則兌口伏於中，故不咥人。此爻正值兌

口，故啞人。三人位，巽究爲躁卦，故稱武人。陽舒陰慘，武者一陰之象，離爲嚮明而治，有大君象。六三陰而不中，爲一卦之主，易以少者爲主，據有剛位，而欲使群陽歸之。以武人欲履大君之位，乘勢而爲于大君，後世如項羽、安祿山輩，以武夫稱帝號，卽此象。

馬其昶曰：兌位在西，其氣肅殺，故稱武人。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王弼曰：彖者，統論一卦之體者也。六三爲兌之主，以應於乾，故彖敘其應，雖危而亨。象則指說一爻之德，故危而見啞。

干寶曰：卦皆无陰，而三自以爲己任，僭履非位，啞其宜也。

孔穎達曰：以六三之微，欲行九五之志，頑愚之甚。

李簡曰：彖言不啞人亨，非止於不見啞，亦天下之亨。爻言啞人凶，非止於見啞，亦天下之凶也。

姚鼐曰：小人固陰柔，而其發乃甚可畏。彼既制有海內矣，其吉凶皆未可決。羿速亡而梟傳子，後世且有不僅傳子者。聖人以此語置啞人凶之下，若以爲餘意者然。實則此正履之所以爲履者，聖人自不欲盡言之耳。

劉沅曰：以陰居陽位，志於上卦之乾剛。任大君之事未當皆以爲當，其志如是。爲于大君，多作爲大君解。惟王申子之說於爲于二字始有著落，從之。

馬其昶曰：六三位不中正，竊據衆陽，動而有應。爲于大君，謂其有僭君之志。爲，猶造也。乾剛爲大君。六三志欲化乾，而不知其凶之甚也。聖人懼人謂其足以有明，足以與行，而妄附之，故反復申說其辭，繁而不厭如此。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馬融曰：兢兢，（馬其昶曰：說文引作兢兢。）恐懼也。

高誘呂覽注云：居之以禮，行之以恭，畏懼戒慎，如履虎尾，終必吉也。

朱震曰：動成震。震爲恐懼，愬愬也。

王宗傳曰：卦云履虎尾不咥人亨，其九四之謂乎？

俞琰曰：履以和行，故六三之志徒剛，九四之志則行。

劉沅曰：三，才本柔暗而志剛猛，所以觸禍。四，才本剛明而志恐懼，所以免禍。初之獨行者，遠君也。四之志行者，近君也。顯晦之所履不同，其道皆吉。

李士鈐曰：堯曰慄慄危懼，日甚一日，莫躡於山，而躡於垤。四之吉，自履尾愬愬來也。三多凶，而又以陰居陽；四多懼，而又以陽居陰，故三凶而四終吉。

馬其昶曰：四爲虎尾，三之履躡其後也，四之履踐其上也。然終不可忘懼而久處。雜卦，履不處也。四不處非位以比三，變而承五，故終吉。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干寶曰：夬，決也。萬方所履，一決於前，恒懼危厲。

語類云：夬履貞厲，東坡所謂憂治世，危明主也。

梁寅曰：乾，天下之至健，德行恒易以知險。五，健之至矣，知險之戒，可不慎哉！

折中云：九五有中正之德，能常存危厲之心。此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所以履帝位而不疚也。

李士鈐曰：澤天爲夬，天澤亦有夬象。



馬其昶曰：柔乘五剛，則卦取夬義。柔履五剛，則主爻取夬義。九五，彖所謂剛中正履帝位者，知厲乃能不疚而光明。故夬亦曰其危乃光也。上天下澤之中，一陰爲梗，以位正當之五，決位不當之三。彖大書特書履帝位者，所以正名定分，黜武人之爲于大君，亦猶春秋之志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王弼曰：禍福之祥，生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也。

王安石曰：其歸元吉。

郭忠孝曰：視履者，猶洪範之五事。考祥者，猶念用庶徵。其旋元吉，猶嚮用五福。

劉沅曰：當履之終，前无所履，可以回視其履。上九以陽居陰，是有剛德而能小心者。大慶卽元吉，喜其慎終如始，故美之。

汪德鉞曰：履者，禮也。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曰視履考祥。


李士鈐曰：視，鑒也。考，察也。祥，機也，吉之先見者也。鑒於六三之不善，而旋復於善，克己以復禮，盡人而合天，履道成而乾德粹矣。

李國松曰：此以上爻終卦義也。視履考祥，動而之正，不與三應。卽三失所恃，亦可同歸元吉。劉子政言，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杜閉群枉之門，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殆卽此爻義矣。

彪謹案：人之所履，各行其志。志光明則所履亦正大而光明。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志不可見，於履見之。欲定民志，卽定

之於所履，故上下之分不可不辨。分最著者，莫過於上天下澤。上之所履如天健之無私，下之所履如澤悅之無忤，則民志大定，所謂履而後安者也。履尾不咥，是言履險如夷，得其道則物不能傷也。履尾咥人，是言非禮弗履，失其道則後必有禍也。程傳云定志由於明分，發明切要，可知虎之所以不咥與咥人之故矣。此卦五陽皆吉，乃得乎履之道者。本之以素位，矢之以幽人，慎之以愬愬，持之以貞厲，而終之以視考，皆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者也。惟六三一陰，處非其位，不中不正，論其識之明與其力之行，似皆處於不足之地。然陰柔害物，志不可測，剛愎自用，寢成尾大不掉之憂。莽、操擅權竊位，何嘗不外示優柔，謙恭自抑，而其心覬覦非分，儼若虎視眈眈，其欲逐逐，凶有不可勝言者？聖人取象於履，懲惡而勸善。慮善以動，動罔不吉。故於上下五陽爻，示以所履之道；於中之一陰爻，戒以所履之凶。若能思患預防，視於始而考於終，以積善化之，使積不善者同歸於善，則履道全矣。元者善之長也，故於上爻繫以元吉，而象辭以大有慶終焉。

泰卦第十一

 乾下坤上
中爻兌震

泰，小往大來，吉，亨。

鄭康成曰：泰，通也。

虞翻曰：坤陰誦外爲小往，乾陽信內爲大來。

劉沅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謂人必履禮而後上下各得其和，故泰繼履也。由內之外曰往，自外之內曰來。以氣化言，陰陽交而萬物通，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陽爲君，陰爲臣，上下志通，朝廷之泰也。大居內，小居外，各得其所，由陰陽之和平，天下之泰也。

羅澤南曰：泰，正月之卦，陰消陽長，故曰小往大來。

李士鈐曰：乾天在上而來居下，坤地在下而往居上。

馬其昶曰：以形象言，地之下有天，特從地下觀之，天仍在。此亦天尊地卑之位所由定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劉向曰：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

蜀才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萬物通，故吉亨。

邵雍曰：天本居上，地本居下，而泰則乾下坤上，此天地之用也。亦猶火本炎上，水本趨下，而既濟水上火下，則水火之用也。

項安世曰：彖具三義，首於陰陽二氣，无所抑揚，取其交而已。次以內外爲義，重內輕外，已有抑揚。末以消長爲義，全是好陽而惡陰。

王應麟曰：舜、湯舉皋、伊，而不仁者遠。小人道消，化小人为君子也。

劉沅曰：則是云者，就彖詞而推論之也。陰陽本无不交，而此卦則更顯著。天時人事，皆以和同交濟爲美，故嘆美推論之焉。

李士鈐曰：坤氣上升，所以成天道。乾氣下降，所以成地道。二氣相交，則陰陽通，萬物生也。內陽，生物之原。外陰，所以成物也。內健，幹事之本。外順，所以成事也。內君子，起化之人；外小人，所以順化也，故吉而亨。

彪謹案：以達道言，道爲人所共由。然惟君子率性而行，是之謂道。若小人背道而馳，則无是道也。以道術言，道乃君子小人之分途。君子有君子之道，小人有小人之道。故昌黎謂道有君子小人，猶言德有凶有吉也。道之盛衰，彼此相爲消長，此泰否所由分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鄭康成曰：財，（彪謹案：苟作裁。）節也。輔相、左右，助也。

朱震曰：財成輔相者，以人道交天地也。

張浚曰：箕子陳洪範，自五行至五福、六極，財成輔相之道，

舉備其中。

本義云：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劉沅曰：財，同裁。道，以其體之自然言。宜，以用之當然言。左右，扶植意。扶植以遂其生，如天地之通泰也。陽左陰右，民生各遂，如陰陽之和也。財成輔相，該盡人性盡物性許多經濟。必有天地之道，而後可以財成輔相。

張洪之曰：氣化流行相續，聖人裁制之以分四時。地形經緯交錯，聖人裁制之以別四方。春宜耕，秋宜斂，高宜黍，下宜稻，聖人因自然為輔助，泰象呈矣。

又曰：造化之權，操之在我，通變神化，可有盛而无衰，人定勝天，先天而天弗違，泰可常持，不為氣運所拘。明顧涇陽曰，二帝三王，皆能轉旋氣運，下此不免為氣運所拘也。

彪謹案：周官一書，無非盡人物之性，為天地裁成之輔相之而已。月令一篇，首言王命冢宰降德於眾兆民，亦所謂左右民者。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鄭康成曰：彙，類也。茹，牽引也。

虞翻曰：初應四。

朱震曰：震為蕃鮮。

吳澄曰：三陽為彙。茅雖不共本，拔之則其根相連而起。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劉向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

虞翻曰：外謂四也。

王弼曰：三陽俱志在外，初為類首，已舉則從，上順而應，不



爲違距，故征吉。

李舜臣曰：卦以氣交，自上而下，故言來，借象以示交泰也。爻以位升，自下而上，故言征，辨位以正陰陽也。

李士鈺曰：茅根爲茹，初在地下，故稱茹。茅叢生，故否泰之初皆取象焉。茅惟人所用，用則登於宗廟，不用則老於山林。茅不自達，必俟人拔之。拔，擢也。用賢者首舉一大賢，則群賢從之。震爻爲征，陽主進故征。得時有應，首慶登庸，故吉。

馬其昶曰：陰陽之志，相感而應。初九志在應四，則其陽不可變也。曰以其彙，明三陽同志。九三撰震爲茅，三在上先拔，則初二附之而起。劉謂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是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荀爽曰：中謂五。

虞翻曰：馮河，涉河。

程傳云：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

朱震曰：兌爲澤，河象。陽與陽爲朋。

龍仁夫曰：乾包坤，曰包荒。

錢一本曰：二五同志，合交以成用。將極地所載而爲之治，先際天所覆而爲之包。荒者，全坤之勢。包者，全乾之量。

屈大均曰：天在地下，地大而天更大。二，天也。五在其中，有包之象。

李光地曰：包荒者，天地之心也。

劉沅曰：三陽同體。二與五爲泰交之主。乾健之體，而有包荒之實，勇智不遺於遠，无朋黨之見，合中行也。

王引之曰：太玄，包荒以中克，測曰包荒以中，督九夷也。范



望注曰：包有四荒。

李士鈺曰：五爲建中之君，而五柔二剛。所以成天地之化，彌五以行中者，二之力也，故得尚于中行。尚，上進也。（彪謹案：爾雅，尚，右也。）

又曰：量容一國者，始足以治一國。量容天下者，始足以治天下。包荒，致泰之本也。四海一家，何所謂遐？故不遐遺。大道爲公，何所謂朋？故朋亡。書曰，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

又曰，无黨无偏，王道平平。蓋一中爲極，天下无私，則泰矣。

馬其昶曰：遐，謂上六。二之包坤，涉四應五，不遺上也。

又曰：說文引作亢，云水廣也。四荒之廣，阻於水則聲教不通。乾往包坤，必涉兌澤，用馮河，所以爲不遐遺，此言大也。地闢則群分，群分則私，私則爭。不遐遺，朋亡，此言无私而光也。既光且大，然後爲極泰之世。書云，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虞翻曰：陂，傾也。

關朗曰：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終始乎？

孔穎達曰：恤，憂也。

橫渠易說云：因交與之際以著戒。

項安世曰：艱則不敢易，貞則不敢馳。乾九三，固乾乾夕惕雖危无咎者，用以居泰，不亦宜乎？

朱軾曰：平，泰也。陂，否也。所以泰者，陰往居外之故。陰非長往，无有往而不復者。



劉沅曰：平陂以上卦地形險夷言，往復以下卦天氣往來言。九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上，泰極將否之象，故戒以平陂往復。天地之理循環，盛極必衰，全賴人心補救。當此極盛之時，惟以艱貞處之則无咎。惟天地際而後泰，亦惟天地際而即有往復。一也字，詠歎深長，勉人艱貞之意在言下。

王引之曰：震，（彪謹案：指互卦。）長子主祭。大宗伯云，以饋食享先王，其孚于食有福。言鬼神來饗也。詩云，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李士鈺曰：九三過中，陽已極而陰將至，下卦終而上卦來。莫謂世已平，固无平而不陂也。莫謂時已往，固无往而不復也。治極則防其亂，必艱難不敢康逸，正固不敢紛更，乃可无咎。三在泰中，守成之象。艱貞者，守成之良法也。書曰，君子所其无逸，艱之謂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貞之謂也。乾直爲平，而不中則陂。出下卦爲往，而互震則復。故有平陂往復之象。乾爲反復道，天地循環，屈伸相倚。三當變化之地，天地之間，故特於此發明其理，使人因時爲之道也。勿恤者，宜恤也。以實德感通，其思有以孚之。兌口承之爲食，乾爲福，三公卿之位，得食封邑，時在泰中，故于食有福。三以天之高而下於地，以陽之上而下乎陰，滿而不溢，所以常保富也。高而不危，所以常保貴也。是以處泰而獲福也。

馬其昶曰：此言泰之時可以祈天永命。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虞翻曰：陰虛无陽，故不富。

劉沅曰：翩翩，飛動貌。鄰，謂五與上也。戒，期約。三陰同類，虛而不實，不以其鄰爲富，而一心交泰於陽，不約而同與三陽

相孚也。

王引之曰：不戒以孚，以，猶而也。

李道平曰：詩毛傳，翩翩，往來貌。

李士鈐曰：翩翩，輕舉貌。不富者，陰居陰位，謙虛退遜，雖在顯位，不自滿假也。以陰乘陽，防其危逼，宜有戒。三四內外相接，交必以信。四志在下復，故不戒以孚。孚之道內實外虛，三陽實，故其孚。四陰虛，故以孚也。

馬其昶曰：泰至四已過中矣，患賞濫而罰不行。四佐五持法。曰不富以其鄰者，節以制度，當乎人心，故能用其衆也。皆失實者，古者削地皆歸之閒田，在王畿千里之外，加地即取於此。雖屢有所削，天子不見其有餘。賈誼曰，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无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此所以不戒而孚也。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无怨言，庶幾此矣。上爻勿用師、自邑告命，亦主賞罰言。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白虎通云：帝乙，謂成湯。

乾鑿度云：泰者，正月之卦，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立教戒之義也。

鄭康成曰：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

後漢書荀爽傳云：湯有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

陸希聲曰：五以柔在上，帝女象。配二，下嫁象。天下降，猶男下女。天復於上，地復於下，天地之大義。地以順承天也。五志於順，故獲祉福。居中降志，故曰中以行願。

郭雍曰：五謙尊自居，得黃裳之道，下二以成其政，所謂上下



交也。

楊萬里曰：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君人之尊，不居其尊而尊其賢。任其臣以致泰，君之願欲孰大於是？

劉沅曰：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下之義也。蓋帝女下嫁之禮，至湯始備。五，帝位，互震，帝出乎震，坤納乙，故象帝乙。陰居尊位，帝者之姊妹當之。六五以柔中，下應九二之剛中，以尊降卑，虛己下賢，如王姬下嫁獲吉。二五皆中正，爲泰主，以中交中，行其所願而成泰。蓋陰陽之正，天地之義。

張汝弼曰：互兌震，有歸妹卦體。

李士鈺曰：互兌少女，互震長男，自二至五，互成歸妹，故爻辭與歸妹之六五同。五在震後，故知爲妹。婦人謂嫁曰歸。陰爻稱元，坤凝乾元也。

馬其昶曰：自屯以下，卦皆剛柔交而成，故凡言元者，皆兼乾元坤元也。陸賈新書云，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以仁和合，謂以元相交也。乾坤之元，始交難生，至泰而各還乾坤之體，其氣大通，萬物蒙福，故曰以祉元吉。

又曰：帝乙卽天乙，自指成湯。左傳，晉卜救鄭，陽虎筮之遇泰之需，謂微子爲帝乙之元子。微子封於宋，主商祀，即可稱湯之元子，猶所云孝孫曾孫之類，皆通稱爾。且虎意在言宋之方吉，故及微子，援易辭以蔽占，有此巧合。非果解經之帝乙，爲卽微子父之帝乙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子夏傳云：隍，城下池也。

虞翻曰：城下溝无水稱隍，有水稱池。坤爲邑。



程子曰：累隍土以成城，如累治道以成泰。泰終反否，如城圯復隍。

本義云：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來知德：命，猶政令。

沈起元曰：坤土在上，中爻震動兌毀。有牆高基下、根搖本撥之象。

劉沅曰：坤土外高，有城象。三陰下交，復于隍象。坤爲衆，師象。泰極盛久而衰，如城傾圯，非用武可振，故勿用師。坤爲邑，又爲文，互兌口，告命象。泰之衰也有漸，命令悖亂乃致此。全易教人，皆兢兢于保盛持衰。此卦諄諄致戒，欲人善成其泰，勿恃其泰也。

李士鈐曰：政雖美，久不修則敝。城雖堅，久不治則壞。此泰極否來之象。坤爲衆，互震長子帥師，有用師象。然城已壞，無可以守，安可以戰？內政未修，安可攘外？況權柄下移，內憂方大，若更貪功黷武，徼福境外，愈促其亡，故勿用師也。震爲命，兌爲口。世將治則命自上而下，將亂則命自下反上。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泰將成否，故邑人來告其命而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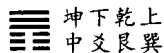
馬其昶曰：貞吝、貞厲，皆當從貞吉、貞凶之例，言其由來者漸，致此吝厲也。王公設險以守國，城復隍，治久叢脞之象。武備既弛，豈可用師？惟告誡已邑，修廢圖強，毋忘恥辱可也。是故國家忘戰必危，好戰必亡。泰終言此，其戒深矣。

彪謹案：乾坤形體，上下本有定位。此以氣化言，故天氣下降而能入地，地氣上騰而達於天。天地至誠，爲化育之功用，只陰陽二氣而已。二氣通則爲泰，泰者通也。后以財成輔相者，贊天地之化育，損其太過，補其不及，然後萬物有棣通之象。或左之或右之，凡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贊天地化育之功



用而充其量者，皆所以爲民計也。初主進賢，爲致泰之基，茅茹彙拔，從民望也。二主大同，爲合泰之符，允執厥中，遐邇一體，合民群也。三處天人相交之際，持盈保泰，艱以圖之，貞以守之，此自可以福天下，雖一身勞瘁，亦所弗恤。舜之風雷不迷，禹之手胼足胝，文王不遑暇食，周公握髮吐哺，各盡其職，只是爲天地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耳，何嘗計及身家乎？功在天下而不敢居，但求无咎而已，此皆一誠之所孚也。曰其孚于食有福，見福之有，全賴乎食之孚也。民以食爲天，洪範八政以食爲先，魯論終篇言重民食，書言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食之所關大矣，必以此爲急務，使民不匱，遠近相孚，乃能持天地之際而成泰交之象，此所以奠民生也。四處健順之間，內定民志，外順民情，而與初相應。初既言用人之道，四則言理財之方，二者皆維持泰運之大端也。曰翩翩不富，后不自有其財也。曰以其鄰，能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也。誠心孚天下，而无取乎誓約之爲，天下咸曉然於大公无私之意。釋之曰中心願也，此所以得民心也。五應乎二，各得天地之中而行，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二言民胞物與之量，五言匹妃化育之源。歸妹女之終，婦之始，造端於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五以陰從陽，下應九二，陰陽配偶，取帝乙婦妹之象，曰以祉元吉，蓋坤元資生，何莫非乾元資始？聖人爲人倫之至，以王者尊貴之至親，示人道之極則，萬象之泰運由此而開。蒙受嘉祉，皆元之吉，此所以建民極也。至於上六居泰之終，治極將亂，潛伏其機。然上與三應，雖无平不陂，有城復于隍之象，而持之貞德，不奮武衛而揆文教，則无往不復也。聖人有金城，維持永久，期於不敝，戒之曰其命亂，見命之不可亂也。慎其命，斯止亂，此所以防民患也。泰全彖皆左右吾民之道，與天地相通，斯與天地並矣。

否卦第十二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虞翻曰：陰來滅陽，故不利君子貞。陰信陽誦，故大往小來。

呂大臨曰：否閉之世，醜正惡直，不利乎君子之守正。

王宗傳曰：匪人，所謂非君子人也。同乎己者則利之，異乎己者則不利也。

劉沅曰：序卦云，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卦象卦德皆與泰相反。人者，天地之心也。善人多則天地之正氣伸，陰陽和平。天地無否時，人道失則匪人多而天地否，非天地果有閉塞不通之時也。聖人以扶衰濟世望人，故于此不重天道，言由小人疾害君子，遂成否運而大往小來也。

姚配中曰：所以否者，任匪人也。得賢者昌，失賢而任匪人者亡。

羅澤南曰：否七月卦，陽消而陰長，故曰大往小來。

李士鈐曰：陽爲人，三爲人道。消陽至三，生氣滅絕，故匪人。陽生者，生人之本也。賢才者，國家之陽氣也。陽氣外越則身死，賢才遠去則國亡。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得其人而用之，所用者非其人，世之所以成否也。不言利小人者，君子



之禍，亦非小人之福。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

何妥曰：言人志不同，必致離散而亂邦國。

俞琰曰：健順，德也。剛柔，質也。柔者易以親，剛者易以疏。

劉沅曰：則是云者，就彖詞而太息之也。言如所云，則是人道失而天運亦非。不交不通，不成造化也。不交无邦，不成宇宙也。

李士鈺曰：乾上坤下，泰反成否。天氣上升而不下降，地氣沈降而不上升，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也。陽來陰去，於時爲春，則萬物生，故泰。陽去陰來，於時爲秋，萬物不生，故否。

彪謹案：君子之交淡如水，故易疏。小人之交甘如醴，故易親。

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劉向曰：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

喬中和曰：君子以正自居，隱見隨時，何不利之有？亦小人不利用於君子之貞耳。由是而君子往，小人來，而天下否矣。由否之泰，天也；由泰之否，人也。

劉沅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非理之正也。陰陽交濟爲功。先儒抑陰扶陽，謂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不知陰陽和平，乃成功化。夫子於泰否二卦，發明陰陽不可偏廢之義，又推論其得失如此。



彪謹案：萬物之在天下，得理之正則通，失則不通。當否之世，萬物事理無一不與正道相背馳。雖交通日極其便利，文化日見其開通，而所通者乃嗜欲攻取之端，縱百千變化，各出其途，所行无阻，實无往非肆情滅性，與天地之性相隔懸絕，乃萬物紛亂之象，愈求通而愈不通矣。天下何嘗无邦？以上下爭奪，情志不得交孚，則舉國若狂，雖有邦而實與无邦相等，蓋其國之所存者幸，无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也。君子道消，蓋處否之時，道不得行，不若小人之盛長。其實君子之道自在，並未嘗消。使其道果消，則否運何由而泰？此不過對小人道長而言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楊萬里曰：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誘之者至矣。誘之所投，禍之所隨。唯不可榮以祿，則免矣。

本義云：收斂其德，不見於外，以辟小人之難。

項安世曰：不可榮，猶言不可得而榮。

沈起元曰：儉德，即括囊之義。

劉沅曰：儉德，約其德無外華也。坤爲吝嗇，儉之象。辟難，避小人之禍。三陽在外，避難之象。

張洪之曰：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知時也。李二曲屢徵不起，至陝督移病榻省廨，絕粒六日不食，得予歸。顧自嘆曰：生我名者殺我身，是皆洗心未密，不能自晦之所致。自是荆扉嚴鎖，惟顧亭林至則見之。

彪謹案：左傳襄廿二年，鄭子張戒子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生在敬戒，不在富也。蓋得儉德辟難之意。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胡一桂曰：互巽爲茅。泰以三陽象根，否以三陰象根。

劉沅曰：三陰連類而進，亦象拔茅連茹以彙。然小人初進，未必便欲害君子。特勢盛欲興，乃害正誤國。聖人戒而誘之，言能守正福國利民而吉，則天下蒙福，己亦受賜而亨也。此導小人以正之意。

楊家洙曰：卦初，其志尚可轉移。陽者陰之君，初能變而從君，貞也，何吉如之？

李士鈺曰：初在下而應上，故上拔之。初爲三陰之根；拔之則必及其類。彖以消陽爲戒，爻則以承陽爲美。否之拔者，下爲上用，陰爲陽得也。若拔去，何貞吉乎？

馬其昶曰：否泰初爻，皆主用人者言，初辭擬之也。泰時君子道長，所拔皆正，曰征吉，不曰貞吉，速其進也。否時不利君子貞，曰貞吉亨，歆之也。化初爲陽，乃能吉亨。志在君，志在陽也。否何嘗不可轉？亦視乎所拔之人貞與不貞耳。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荀爽曰：大人謂五。二五相應，否義得通，故曰否亨矣。

劉沅曰：群謂三陰。二承五，不與小人爲群，故否而亨。易爲君子謀，故專美大人。

彭申甫曰：承者，二承五。包者，五包二。

李士鈺曰：六二居地之中，包天之氣，地承天而受其氣。小人事君子而能順其心，得陰之道，故小人吉。

胡遠濬曰：不亂群者，上下各安其分也。君子在下，安於時

以守道，否其有亨乎？敢亂群以求傾哉！包承著於否，聖人之意深矣。

馬其昶曰：泰之包言於乾，象天包地。否之包言於坤，象地爲天所包。大人小人，皆以位言。當否時，五包於上，二承於下，而中正不變，五乃有應，大人之否所由亨也。否爻多失正，獨二五陰陽不亂，在卦義爲不交，在爻位則得正。曰小人吉，大人否亨，見禍福之相關，二五之宜交也。曰不亂群，見中正之能濟否，二五之不可復變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王安石曰：處臣之盛位，而不能發舒以正其君，是可羞也。

橫渠易說云：處否而進，履非其位，非知恥者也。

郭雍曰：尸祿素餐，邦无道穀，恥也。

劉沅曰：居群陰之上，包二與初，爲小人之歸。陰柔而不中正，羞之所由來也。深歎之以警使中正。

馬其昶曰：三亦見包於上。處下體之上，位不當而艮止不去，爲包羞。當小人道長之時，三之所爲或无凶咎，然而君子恥之。

彪謹案：包羞二字，括盡小人情狀。三不中不正，當否世竊位苟祿，備員全身，不自知其可羞。曰位不當，勉其當位，勿以無恥小人自居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荀爽曰：謂志行於群陰。

九家云：巽爲命。疇者類也，謂陰類皆附離祉福。

本義云：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命謂天命。



項安世曰：泰三於无咎下言有福，否四於无咎下言疇離祉者，二爻當天命之變，正君子補過之時也。（彪謹案：二爻指泰三否四而言，非謂第二爻也。）當否之時，苟无天命，四雖有志，可若何哉？泰以命亂成蠱，否以有命成益。命者，天之所命，君子之所造也。道之廢興，豈非天耶？世之治亂，豈非君耶？

胡炳文曰：泰變否易，故內卦即言之；否變泰難，故外卦始言之。

劉沅曰：九四陽剛，居近君位，有濟否之才，而在高位者也。當否之時，不與下三陰爲緣，而以九五爲依。是凡事出於君命，可以濟否而麗祉。志行，謂濟否之志得君命則行，戒勿自用也。

李士鈺曰：乾爲福，互艮爲止，止於福也。四承天以施於地，地上之物莫不受福。巽以申命行事。凡言命者，天道則爲天命，人道則爲君命，君之所出者即爲命。不合乎天，不可以化人。不獲乎上，不可以治民。大臣當亂離之際，猶能收人心，壯士氣，而奏膚功者，恃有君命也。降尺一之詔書，叛卒感泣。奉王朝之正朔，衆庶歸心。命之所繫大矣哉！

馬其昶曰：乾爲天，乾化巽爲天命。之正承陽，自上下下，得天命，承君命，以實惠及初，轉否爲益，是君子得行其志之時矣。疇謂初，離祉謂受益。

彪謹案：否之世小人得志，然君子之志未嘗不各行其是，不與小人爲緣。此志常行，即轉否爲泰之基也。此即天命所寄，爲天下造福利，小人亦引其同類而附離焉。九四之志，扶危濟傾，固不疑其所行也。

又案：四與初應，故吉。疇謂初。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京房曰：桑有衣食人之功，聖人有天覆地載之德，故以喻。

王符曰：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脈永也。

陸績曰：苞桑，叢桑也。

陸希聲曰：苞桑之戒，志在下民而固其根本也。

橫渠易說云：以亡爲懼，故能休其否。

張浚曰：巽木爲苞桑，巽繩爲繫。

本義云：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

劉沅曰：五，君位。九，陽德。當否之時，惟有德而居君位者，乃可以休否。大人有休否之理，常作其亡其亡之想，維持若繫物然。變離伏坎爲叢棘，苞桑象。正當，勗之也。

李士鈐曰：撥亂反正，君之任也。惟大人爲能已亂。孔子不能治春秋之亂，有其德，无其位也。桀、紂不能救夏、商之亡，有其位无其德也。當此爻者，其湯、武乎？有大人之德，當否之時，體乾之惕，深慮其亡，而所以不亡者即在此也。

陳漢章曰：詩隰桑有阿，鄭箋，隰中之桑，可以庇蔭人，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此其義可通於易。苞桑猶隰桑，隰在下，即六二不亂群之人。繫之者五，與二相應也。潛夫論任賢義可相證。

馬其昶曰：大人吉，則陽不可變也。其亡云者，言天下將危亡矣，不可不亟亟焉任賢以維繫民心。二在下，有苞桑象。苞桑，尤民心之所繫也。大人欲休天下之否，必使民心有所繫，而後亂群之徒乃不作。有六二小人吉，斯有九五之大人吉。兩爻之義，蓋相發也。

彪謹案：乾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九五利見九二之大人，是上下合德而相見也。否九五包六二，六二承九五，是陰陽相應而相交也。否之世本上下不交，而二五則隱厲維繫天地民物之基，



此否之所以不終否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程傳云：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否道傾覆而變。先極否也，後傾喜也。

朱震曰：否毀乾成兌爲說。

王宗傳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

劉沅曰：言否无長否之理，惟賴傾否者之有德有才而已。物有終始，太和之理无終始。一元運化，安有否時？因人事不修，泰轉爲否，遂謏于天道之常。聖人以扶衰濟世望人，故于否卦不重天道。自來誤解，不識陰陽不可偏廢之義。故夫子發明二卦，推論得失如此。

馬其昶曰：何可長，言當變而之正也。

彪謹案：否卦三陰閉結於內，茅茹並進，包下承上，自以爲吉而不知羞，其視君子之貞則以爲不利。而君子處之自有其道，初无所謂不利也。守以貞而動罔不吉，處乎否而自見爲亨，決不肯亂雜而入小人之群也。儉德斂約，失之者鮮，正君子處否之道。否之世重祿不重德，人皆以祿爲榮，不知難之易至。君子則居德辭祿。欲遠患難而不受其辱，必先輕利祿而不慕其榮。祿也者難之媒也，小人貪之，所以可羞。儉也者辟之券也，君子守之，所以長亨。此內卦三爻，皆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否象所由成也。然消長相爲倚伏，外卦三陽並進，際否之世未必无可轉之基。天命實繫於人心，人心可通乎天命。事事植轉禍爲福之基，則天命寄而疇離祉矣。時時慮易亡爲存之念，則人心固而否運休矣。九五爲大人在上，陽剛中正，乃旋乾轉坤之人也。上九傾



否，傾之云者，撥亂世反之正也。否極則泰運將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地氣化，本自無否，即有時而否亦無長久終否之理。蓋所以轉之者，必有其道矣。

同人卦第十三

䷌ 離下乾上
中爻異乾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蘇軾曰：野，无求之地，凡從我者皆誠同也。

劉沅曰：天在上，火炎上而同于天。離爲日爲火，日即火之精也。先天乾位，轉爲後天離位。離火上應乎天，是人心不昧其本，故爲同人。人不同而心同，心同則是天下人皆可同也。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謂濟否非同人不可。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情孚恩洽，即同人于野之意。聖人貴人之同，又欲人別同中之異，以化異於同，故取君子之貞，又陳小人之狀，莫非所以勉人於中正而已。

又曰：地與天際曰野，人與天際曰于野。

李士鈐曰：同人，无我也。火寄物以生，而體又內虛，故无我。有我則不能同人。人人相見以天，萬物相見乎離，居天之下，而无不見，所以无不同也。

又曰：乾爲野，二地道亦稱野。野者，極目而視，地與天連之處也。

馬其昶曰：野爲朝野之野，二屬地位，野象。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



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淮南子云：芒芒昧昧，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无歧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開導之於善，而民向方矣。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

程傳云：同人曰三字，義文。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文明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

張浚曰：離火在人屬心，爲志。

劉沅曰：同人曰者，明文王不直云同人，而云同人于野之故。同人、大有，五剛一柔，並以柔爲主。大有得中，同人得位，應乎乾以人合天。乾天也，離虛明，人心也。乾在離上，人心之天也。人不同而其心之天同。必有至公至明至誠至虛之量，始可以合天下而爲一，此同人于野所由亨也。唯君子以正通之，正者感而通，不正者化而通，焉往而不同哉？

李士鈐曰：乾爲大川，乘互巽之木以濟，齊心合力，同舟共濟矣。君子有真性情，无私喜怒，以中正之德同乎人，千里百里若比肩，先聖後聖合符節，此心此理同也。此同人之正也。

馬其昶曰：乾行，健行也。涉川，則四海來同。

又曰：坤元託位於乾二，爲同人。坤順承天，曰應乎乾，曰中正而應，地道臣道然也。同人之于野，即乾二之在田，其亨以德不以位，故稱君子。是象也，孔孟以之。陳希夷言同人窮在下，大有違在上。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鄭康成曰：天在上，火炎上而從之，是其性同於天也。卦體



有巽，火得風然後炎上益熾。風行无所不徧，徧則會通之德大行。

虞翻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和而不同，故於同人以類族辨物。

九家云：乾舍於離，天日同明以照於下。

劉沅曰：後天離位，即先天乾位。天以日爲明，以火爲用，不同其物同其性。猶人與人不同，而其道同，其趨同也。君子法乾覆之無私，于殊分之族而類聚之，于不同者同之也。法離之均照，于有別之物而辨析之，于同者異之也。同其所不得不同，異其所不得不異，所以爲同之大也。

張洪之曰：君子通天下爲一家，一視同仁，何族不聚？智周乎萬物，審異致同，无物遺也。

李光縉曰：族類則不爭，有以合天下之族。物辨則不紊，有以一天下之物。是謂大同。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周盛時有此象。

馬其昶曰：列子注，類，同也。周書注，族，猶群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群，而又細別其物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蔡元定曰：門，二也。

劉沅曰：初九陽剛無私。六二耦畫虛中，門之象。初與二近，二中而正，是可同之人即在門也。誰，對三四言。三伏莽，四乘墉，皆忌人同，而欲咎之。初與二同，則非三四所能咎也。

李士鈐曰：卦五爻皆以同二爲志。初位相接，最先同之，非苟同也。

馬其昶曰：初同二於門內，蓋家人也。家之中兄弟長幼之



倫，每苦多異趣，同之者齊之也。爻曰于門，爲初與二言也。傳曰出門，則推言自二以外，亦未有不同者。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而人猶有惡之者乎？

彪謹案：內卦爲離，互成巽，有風火家人象。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許慎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取，吝道也。

馮當可曰：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爻義言之，則有阿黨之戒。

惠棟曰：晉語，胥臣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毓災也。

劉沅曰：六二變則成乾。與五相應，以類相從則狹矣。同人欲其廣，不欲其私，故吝。

李士鈺曰：陰以陽爲宗。二爲卦主，衆陽皆欲同之。二繫於九五，宗而同之，不能大同於世，未盡大同之道，故吝。

馬其昶曰：家語，衛公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據此則宗謂同姓明矣。乾二變同人，是乾者二之宗也。二在卦畫中正不變，爲應乎乾。至爻老將變爲陽，卦復成乾，是同乎乾。二變則失正，且不與五應，故示戒。同人之義，莫切於婚娶，異姓爲婚，以不同爲同，乃大同也。若一於同，則有阿黨之嫌，因取象於同姓相娶。曲禮云，娶妻不取同姓，大傳亦云，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杜佑通典云，殷以上婚不隔同姓，周制則不娶宗族。是義也，文王於易象著之，而周公遂制爲典禮。所謂善繼志善述事也。



彪謹案：乾二之陽爻，變陰成離，則爲天火同人之卦。

又案：初爻言同人于門，是同于門內，一家之人同氣相親之象。二言同人于宗，施之敬宗合族則可，若婚姻則取異姓而不取同姓。左傳云，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此周制也。文化日啓，闡明生育之理益慎益嚴，遠過前代。以同爲吝，卽所謂類族而能辨物者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虞翻曰：巽爲伏，爲高。離爲戎。

崔憬曰：與二相比，盜憎其主而忌於五。一爻爲一年，自三至五，頻遇剛敵。

李鼎祚曰：巽爲草木。

程傳云：卦惟一陰，諸陽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五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

李舜臣曰：天下之理，萃則必爭。卦以同爲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相遇。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

王夫之曰：升陵，謂五也。託處尊高，灼見其情形，而三之伏戎无所施，至於三歲必潰矣。此五之所以大師能克也。

李光地曰：同極必異，人情之常。三居下卦之極，過剛无應，不和之甚。

劉沅曰：九三剛而不中，不自量才，欲與五剛相敵，勢又不敵乎中正之五。互巽隱伏，又爲陰木，莽象。變艮爲高陵。三，離數也。

李士鈐曰：離爲戈兵甲冑，有戎象。又巽爲進退不果，故不興。天下之事，合之至則爭之始。同人之中，必有不同者在。故三四皆爭象，不言同人也。

馬其昶曰：安行者，言其進則无應於上，退復不能比二，化又失位也。

彪謹案：此訓安爲何，謂其何所之也。較安分而行之解爲尤得。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惠棟曰：釋宮云，牆謂之墉。馬融梓材注云，卑曰垣，高曰墉。

劉沅曰：離中虛外圍，墉象，與解上六變離曰墉同義。三在下卦之上，爲二之墉。四在上卦，有陵下之志，爲乘墉下攻之象。三爲二墉，五以剛中應二，攻安能克？然去二益遠，剛居柔位，故不克攻而吉。

李士鈐曰：互巽爲墉，四在巽上，故乘其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蘇軾曰：二同乎五，三四皆欲得之。四近於五，乘其墉，其勢至逼而不可動，雖有爭二意，未有起戎之迹，故猶可以知困而不攻。三於五稍遠而肆焉，雖欲反則，得乎？

劉沅曰：則，法則也。

李士鈐曰：四不能攻，窮而思反，自安矜義。又三多凶，四多懼，三體離燥，四體乾惕。三與二近，勢所必爭。四與二遠，畏難而止，所以能反而吉也。

馬其昶曰：四欲同二而不承五，故爭。乘其墉，五踞其上也。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五乘四上，形格勢禁，故四弗克攻。然四五之勝負，一克一弗克者，非徒勢也，義則然也。李國松曰，化巽而順，之正爲反則。

彪謹案：船山以升陵謂五，此三之伏莽所以不興也。抱潤以

乘墉爲五踞其上，此四之所以攻而不克也。自優於諸解以升與乘指本爻。何也？以五爲主而能克敵，又得二應之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代淵曰：三四敵強，大興師方可克。傳云如二君，故曰克。

橫渠易說云：師直而壯，義同必克。

張浚曰：心通跡間，其憂在先。道之苟勝，間何能爲？二五俱得中位，中直則君臣心本相通，何憂不遇？至誠惻怛之意發見於外，曰號咷。君臣相遇，道行天下，有足樂者，曰後笑。

本義云：中正相應，同心者也。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

胡一桂曰：一陰者，五陽所必爭。三不中，四不正，又介乎其間，所以必待大師克而後遇也。

劉沅曰：五與二中正相同，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三四從中阻之，欲同而不能即同，故號咷。然終不能間，故後笑。克，勝也，謂勝三四。遇，遇六二也。

張惠言曰：陰陽不同，故用師克之。周禮云，以軍禮同邦國，謂此矣。

王引之曰：同人之先，省文也。直，正也。

李士鈇曰：二五以中應中，迹不同而心同。離爲甲兵，萬物戰乎乾，乾亦兵戎象。二至五互姤，姤遇也。彼此同心，終能去三四之梗塞而相遇也。

馬其昶曰：五爲卦主，先號咷者，痛三之悖道也。當大同時用師相克，故其中直之心不能不號咷耳。

彪謹案：老子云，抗兵相加，哀者勝矣。范文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皆此意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王弼曰：處同人之時，最在於外，不獲同志，而遠於內爭，故雖无悔咎，亦未得志。

劉沅曰：乾爲郊，上居卦外亦郊象。國外曰郊，郊外曰野。同人于野則亨，而郊不若野廣遠，是未能通天下之志也。

馬其昶曰：象之同人于野，以位之上下取象。爻之同人于郊，以卦之內外取象。在下者有應於上，故懼其私。在外者無應於內，故志未得。同人于郊，此列國會盟之象。凡春秋書公會某人、盟于某地是也。棄怨修好，故无悔。苟信不繼，盟無益也，故又曰志未得也。爻許其平，傳勉其信。

彪謹案：恒解言，必有至公至明至誠至虛之量，始能合四海爲一人，蓋深得同人之要義。竊惟卦象取天與火，天之體至誠而用至公，火之體至廣而用至明。人之心理亦然。時時葆其至誠至虛之體，廓其至公至明之用，則天下之志同而無弗通矣。君子行健以法天，光明若觀火。離中爻虛，上應乾中爻之實，中正之心互相感應。以人同人，實以人同天也。堯舜稽古同天，而成時雍之化，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弗同焉。曰同人于野，有車書大同之義。曰利涉大川，有同舟共濟之義。於可同者求其同，一家之中，由親近以及疏遠。初同門，二同宗，此類其族而同之也。於不可同者亦求其同，一國之中，或伏莽窺伺，或乘墉竊據，惟感之以至誠，待之以至公，如天之無弗冒也；容之以至虛，燭之以至明，如火之無弗照也。至積之既久，使敵我者終不能興，攻我者困而自反。三與四雖極難同，亦莫不奔走偕來焉。此辨其物而同之也。九五剛中與二應，上下同德，以大師促成大同之化，克



而相遇。克之云者，非徒用師爭勝，必先有克己自勝之道，乃能與人相見以天。克去其心之爾虞我詐，同歸於至誠。克去其心之自私自利，同歸於至公。克去其心之滿假，同歸於至虛。克去其心之昏蔽，同歸於至明。則天下之志通矣。於此或猶有不通者，則本其先憂後樂之懷，充其善與人同之量，仁義之師，有征无戰，大師之克，莫非相見以天，復何悔乎？然雖无悔，而僅同于郊，猶未盡大同之量，此脩己以安百姓，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郊視野爲近，曰志未得。是志在同人于野可知。此卦首之辭，所以首揭之曰同人于野亨。必如是，乃能得亨之道也。

大有卦第十四

䷍ 乾下離上
中爻乾兌

大有，元亨。

吳澄曰：大，謂陽。有者，盛多之義。詩旨且有，釋文，有，猶多也。

劉沅曰：大有，有者大也。同人之離在下，人心也。大有離在上，君心也。日光下照，庶類繁昌。君心下交，賢才彙出。人物之盛，君皆有之。故爲大有。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又曰：一陰虛中下賢，而衆陽從之，蓋居尊不自滿足者。比，以九居五，而應之者五陰，則庶民之象。此應之者五陽，則賢人之象。賢人應之，所有孰大於是？故元亨。

李士鈺曰：離火在乾天之上，文明及遠，無所不照。一陰居尊，五陽皆爲所有，故名大有。老子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六五虛中而主一卦，無所有故無所不有也。天體虛也，而風雲日月、雨露雷霆咸在焉。心體虛也，而思維知覺、百骸五官咸繫焉。故君子虛心以接物，則物無不容。學者虛心以求理，則理無不獲。王侯虛心以求賢，則賢無不至。皆此道也。

彪謹案：大有者，无所不有，與天同量。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一有而无所不有。五陽皆實有，一陰在上能虛而受之，有乾元之德，故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虞翻曰：謂五以日而行於天也。以乾亨坤，是以元亨。

姚規曰：互體兌澤，位正秋也。乾則施生，澤則流潤，離則長茂，秋則成收，大富有也。大有則元亨矣。

司馬光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元吉也。

張浚曰：得乾之中曰大中。當大有之世，非用柔无以得天下賢，非得賢无以保天下大業。

鄭東卿曰：大有之時，盛德在火，萬物皆赴亨嘉之會。

項安世曰：同人一陰在下，勢不足以有衆，曰應乎乾，明我應之也。大有曰上下應之，明人應我也。履柔在下亦曰應乎乾，小畜柔在上亦曰上下應之，此可以推卦例矣。同人離在下曰應乎乾者，應其德也。大有離在上曰應乎天者，應其命也。履兌在下曰應乎乾，大畜艮在上曰應乎天，亦卦例也。

任啓運曰：分乾之元亨屬大有，利貞屬大壯，其有其壯，皆乾之大也。

劉沅曰：上下，謂五陽。內剛健則克勝其私，外文明則灼見其理。

李士鈐曰：以坤爻而有乾元，故元。陰陽交通，文明剛健，故



亨。六五坤虛，不自滿假，而明照天下。不自有，則天下所有皆爲之有。不自用，則天下賢才皆爲之用。故能體元而出庶物之上，致亨而通天下之情也。

馬其昶曰：大有，本乾也。乾元開通於坤，而坤亦用六於乾，遂成大有，故曰元亨矣。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楊萬里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何與焉？

本義云：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

屈大均曰：火，日也。不言日者，天子以神爲治，如日之用其火。日之光，火之神也。火在天上，萬物告成。火之功成，而天之德亦至。

劉沅曰：日麗於天，無所不照。君子法之，雖明無不照，而于惡則遏之使歸善，于善則揚之使終善，所以順天之休命長保其大有也。

張洪之曰：皋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彰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禹謨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爾躬。周誓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推其意，殆以元首代理天工，賞善罰惡至公，隱合福善禍淫之道，故屢以天命二字提醒之。而以善律己，尤爲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本。

馬其昶曰：日麗於天，火用於地。不曰日在天上，而曰火在天上，則知日與火一而已。

彪謹案：舜之隱惡揚善，卽是順天休命。善與人同，蓋得同入之道。與人爲善，蓋得大有之義。舜與文王、孔子，其揆一也，



皆剛健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者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黃淳耀曰：以九居初，是初心未變，无交故无害也。若過此而有交則有害，安得不慎終如始，一以艱處之也？

劉沅曰：離爲戈兵，火尅乾金，有來害之象。此非初之咎也。居大有之初，去離尚遠，是无交也。須處以艱難，保其大有，乃可无咎。

吳汝綸曰：爻言處盛之初，无有交害，不爲咎者，故曰艱則无咎。傳言此爻之時，交害者尚未至也。在交害未至之初，而言交害之爲咎，所以戒之也。此與爻互相發也。

李士鈐曰：匪咎者原初之情，无咎者教初之道。

馬其昶曰：交害，言陽動而交於陰，害者陰也。大有自初至四，皆不宜變，變陰則不能有其大。

彪謹案：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初心未變，以未與物相交，故无引而害之者。

又案：此與坤初陰始凝同意。履霜之初，堅冰尚未至也，而勗之以堅冰至，君子防微杜漸，常慎厥初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王弼曰：任重而不危。

孔穎達曰：剛健居中，身被委任，猶若大車載物，車材強壯，不有傾危。大車，謂牛車。

劉牧曰：得中位爲安。五以虛中納下，往則不拒，故无咎。

來知德曰：言積陽德而居中也。



劉沅曰：乾爲圓爲輪，又爲馬，大車象。三陽上征，載以攸往之象。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合群賢以事一人，任重而不專，讓功於五，故无咎。陽多之卦皆曰積。積陽應五，無致敗之理。

馬其昶曰：乾馬離牛，引重致遠，故有大車之象。

又曰：有大車，則所積者多。此言二之陽氣積於中，可不化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左傳：卜偃筮納王，遇大有之睽，曰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

京房曰：亨，獻也。

乾鑿度云：天子者，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

孫炎曰：初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諸侯。

本義云：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享、烹皆作亨字。

錢澄之曰：大有之時，因朝會行黜陟之典，天子享賢侯，昭其寵也。不肖者有罰，不得與於宴享。

劉沅曰：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不私所有以奉上，本忠順之事。若小人無剛正之德，以貢獻致媚，弗克當此。

李士鈐曰：三，外公之位。天子，指五。三居下卦之上，爲一方之主，據其大有。然必獻諸天子，不敢自私。此諸侯朝獻天子之象。陽爲實，乾爲良馬，爲金爲玉，皆庭實也。五照以離之明，接以兌之說，故受其享。公受命於天子，公所有皆天子所有，公不得以自有也。公惟不自有，故能分天子之所有以爲有也。

馬其昶曰：九三陽氣已盛，介二體之交。其上達也，四實導之。公用者，四用也。鼎四覆公餗，易氏拔謂四近君爲公象，是也。三位多凶，化陰則害，小人謂陰也。



彪謹案：亨享通用。京謂朝獻，錢謂宴享。惟來朝享獻於朝，乃得受宴享之禮也。因享獻而宴享之，是即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陸德明曰：子夏作旁。姚信云，彭，旁也。

項安世曰：四居離初，能明於初爲辨晢。

俞樾曰：匪有分別之義。周官匪頒注云，匪，分也。

姚永樸曰：周髀算經，旁至注，旁，古邪字。

馬其昶曰：九四失位，疑若可化。以在大有之時，陽氣盛大，不可有旁者之雜。旁即所謂害也，陰也。能分別其旁者，則善者晰矣，此非明辨不可。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王弼曰：居尊以柔，處大以中，无私於物，上下應之，故其孚交如也。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既公且信，何難何備？不言而教行，何爲而不威如？

楊時曰：所謂德威惟畏也。

本義云：一人之信，足以孚上下之志。

蔡清曰：上下交孚，推本原則由上發其孚。

劉沅曰：上下勢懸，疑于不交。惟五居尊而虛中，孚于無形，不嚴而威，故威如。柔剛兼濟，故吉。誠能動物，人自信之，此所以大中而上下應之也。

李士鈺曰：六五以一陰孚衆陽，而衆陽亦孚之。孚於一爻爲有孚，孚於衆陽爲厥孚也。兌有孚象。虛中接下，上下相孚，故

交如。乾稱威，離火烈亦爲威，六五柔道居尊，明能照遠，恭己無爲，可威可象，故威如。火體本虛也，觀其焰者莫不畏之。君德自柔也，接其光者莫不欽之。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也。交如者親之如父母，威如者尊之如帝天。交如者不言而信也，威如者不怒而民威於斧鉞也，吉可知矣。離爲日。冬日可愛，交如之象。夏日可畏，威如之象。

馬其昶曰：五爲乾之主，乾元通坤而藏其中，於是九五變爲六五。乾既交坤成大有，而六五一柔居中，又與群陽交而相發，化乾爲離，如火日之照臨，光盛生威，皆元亨之效也。自初防其交害，至五乃能交孚。易者，治也。自治嚴，而无所庸其戒備矣。

彪謹案：孟子，深耕易耨，易其田疇，皆訓易爲治。權莫如信，與人相見以誠，信以發之，故不嚴而治。禮記云，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焉用備爲？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郭雍曰：信順尚賢，六五之君實盡此。而言於上者，蓋大有之吉，以此終也。曰大有上吉，非止上九之吉。

鄭汝諧曰：五成卦之主。上，其終也。五之德宜獲是福，於終可驗。

趙汝楳曰：上九爲天象，又爲賢象。陽在陰上，其象爲天。賢在君上，其象爲師傅。五以下諸爻應，爲人助；以上一爻應，爲天祐之。天祐人助，宜六五吉无不利。

胡炳文曰：五之厥孚，履信也。柔中，思順也。尚上九之一陽，尚賢也。所以其終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劉沅曰：上居大有之極，疑乎過亢。而上乃吉者，以其同衆陽以下順六五，合乎天理，自天祐也。繫辭言履信思乎順，又以



尚賢也。大有上吉，據繫辭而以爲解六五之義者固非，不用繫辭而以爲別有說者亦非也。

彪謹案：繫辭言，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蓋大業之富有，實由於盛德之日新。大有者，有其大業也。六五以柔道居尊位，應乎天者自順乎人。內外五陽皆順從之而成富有之大業，實以六五虛中納善，明照萬方，如日奉天。離，日也。乾，天也。合離與乾而成大有之象，以六五爲主爻，坤元交乎乾元，德應天心。日亘古而常新，天无私而能覆。元者善之長也，氣在天則爲元，在人則爲善。善无不揚，則元氣充周四達而不悖，故曰元亨也。善未有不洽乎中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時時以揚善爲心，即所以順天休命。休者，善也。善充其量，必以遏惡爲先，惡去盡則善念自生。君子任天下之重，莫非與人爲善而已。執兩用中，舜所以成爲大知，亦如天日之照臨，光被四表，故曰大中而上下應之也。其在初爻，本无所交，亦何所害？葆最初之善心，遏人欲於未萌，欲免咎非艱不可。經曰无交害，言雖无交而慮其或有害也。傳曰无交害也，言不可與有害者相交也。物交物則引之矣。二之積中，有任重致遠之才。三之用亨，有大公无私之量。皆善之已著當揚者。繼之曰小人弗克，小人能妨害君子，必遏去小人之惡，君子之善乃可揚也。四之辨別朋邪，鑒於善惡分途，不使相混。遏揚之權操諸上而无誤用，此離明象也。治天下者彰善癉惡，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五能履信思順，虛其心以孚天下，不交而自无不交，不威而自見其威。如之云者，想像虛擬之辭也。上爻總贊大有之成功，能順天者天必祐之。功成於人，實德契於天，不可不知其所自。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即此義也。



又案：同人、大有二卦，皆取天火之象。合先後天卦位，乾與離同居一方。先天正南，本為乾健之體。坤交於中，後天乃有離明之用。人居後天，時時不失其離明之用，始能復其先天乾健之體。乾離合德，由剛健篤實而發為輝光，體用相需，錯綜之則為天火火天之象。易於此二卦，互發其義，先後之體用乃益明。後世國徽以天與日為標幟者，或亦取此象也歟？

謙卦第十五

䷎ 艮下坤上
中爻坎震

謙，亨，君子有終。

鄭康成曰：亨者，嘉會之禮。以謙為主，自貶損以下人。惟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

虞翻曰：君子謂三。艮終萬物。

馮椅曰：一陽在上下爲剝復，象陽氣之消長。在中爲師比，象衆之所歸。至於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退處於下者爲謙，自下而奮出於上者爲豫。

劉沅曰：有而不居曰謙。艮內止，坤外順，謙之意。地卑下，山高大而居其下，謙之象。以崇高之德而處于卑下，謙之意也。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又曰：乾之上爻，交於坤而成艮。九三爲成卦之主，以其本乾卦之九三，故稱君子。坤以大終，艮成始成終，惟君子能謙，惟謙終成其爲君子也。

李士鈐曰：卦畫一陽居三，不爲物始，不居人上，並不居二五之正位，而得人道之正，亦謙之意。以一陽爲衆陰主，而藏於下卦，雖高而不顯，此所以能保其高與？

又曰：成終者莫如艮，而萬物致役乎坤，故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吳澄曰：乾交坤成艮，陽下濟陰，天光下臨，故艮光明。上行，謂坤在上卦。

楊名時曰：凡陽皆天，凡陰皆地。故謙止一陽，稱天。姤止一陰，稱地。

劉沅曰：艮本坤體，乾一陽下交之，故爲下濟。地居上卦，故爲上行。天下濟，謙也，而光明則亨矣。地卑，謙也，而上行則亨矣。此釋謙之必亨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

崔憬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

地道變盈而流謙。

本義云：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

鬼神害盈而福謙。

崔憬曰：朱門之家，鬼闢其室。

人道惡盈而好謙。

蔡淵曰：天道以氣言，日月陰陽是也。地道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鬼神以理言，災祥禍福是也。人道以情言，予奪進退是也。

劉沅曰：四句統言天地鬼神人皆好謙，釋謙之所以亨也。

彪謹案：左傳云，大人之忠儉從而與之，汰侈者因而斃之，卽是惡盈好謙之意。

謙尊而光。

王引之曰：尊，讀爲撙節退讓之撙。尊之言損也，小也。

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韓詩外傳云：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知，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此六守者，皆謙德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

王符曰：天道虧盈而沖謙。故人以義費於彼者，天償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天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可以免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

司馬光曰：君子之德誠盛矣，業誠大矣，不謙以持之，則无以保其終。

程傳云：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所謂君子有終也。天之道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

劉沅曰：踰，過也。卑不可踰如地。其始似屈，其終必伸，持謙始終不渝，所以爲君子。

彪謹案：韓詩外傳，大足以守天下三句，仿中庸至聖有臨一段調法。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陸德明曰：裒，鄭、荀、董、蜀才作撙，云取也。字書作掇，廣雅云，掇，減。

程傳云：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蘊高大

之象，故爲謙也。

語類云：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損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

馬其昶曰：山即地也。言地卑下不足見其謙，必地中有山，而仍不失其地勢之平，是乃地之謙也。滿招損故多必衰，謙受益故寡可益。寡者，謙也。太玄以少擬謙，得其旨矣。人之量本與天地同大，无可滿足，特人苦自多耳。謙者常覺其寡，故能取益无窮。稱物平施，平則无所謂多矣。

張洪之曰：減不平以歸於平，悉稱其量，與物無忤。舜賢禹曰，克勤克儉，不自滿假，不矜不伐，莫與爭功能。謙三，傳或以禹事證明，得之。孔子滿身是謙卦，聖本天縱，曰我非生知，若聖與仁吾豈敢；君子道四未能一；學不厭，誨不倦，何有於我。馮異過諸將論功，退居大樹下；郭子儀功忘再造，皆人所難能。

彪謹案：老子言，天道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即衰多益寡之義也。管子言，斗斛之盈滿，人概之；家施之盈滿，天概之。即稱物平施之義也。君子法天而已。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鄭康成曰：牧，養也。

荀爽曰：初最在下，爲謙。三體坎，故用涉川。

孔穎達曰：君子之義，恒以謙卑自養其德。

王安石曰：利涉，其才利於涉耳。用涉，用此以涉，然後吉也。

胡一桂曰：涉川貴於遲重，謙謙止是不爭先，自无失。

劉沅曰：六柔，謙德也。初卑下，謙位也。謙德以處卑位，謙



而又謙，君子之事。三在下卦之上，勞而能謙，在上之君子，尊而光也。初在下卦之下，謙而又謙，在下之君子，卑而不可踰也。所以爲君子之終也。

吳汝綸曰：國語嘽嘽之德，注云，嘽嘽，猶小小也。凡易中重文，皆形況字。

李士鈐曰：山在地下，爲謙。初又在山下，故謙而又謙。君子不欲多上人，謙自有君子之道。

馬其昶曰：易言利涉，取闢地圖功之義，非謙者所尚，故變其文曰用涉。互坎在前，初猶在後，是謙退之道，卽用以涉川亦吉。不以動而化陽爲吉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姚信曰：三體震爲善鳴，二親承之，故曰鳴謙。德正處中，故貞吉。

程傳云：謙德積於中，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曰鳴謙。二之貞吉，所自有也，非勉爲也。

劉沅曰：二五皆中，其心相得，故謙德合而吉，此鳴而得其應者。

馬其昶曰：震驚百里，雷之鳴也。故韓退之言以雷鳴夏。豫以雷奮作樂，亦取鳴義。雷之鳴，自陽而達於陰。謙之爲雷者三也，二比之，上應之，皆鳴。豫九四爲雷，初應之亦鳴。謙二鳴其中之所自得，上則鳴其中之不得已。

彪謹案：二不自鳴，因三之善鳴。而知其謙自有仁聲仁聞，卽不啻二之自鳴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荀爽曰：體坎爲勞。

王弼曰：處下體之極，履得其位，上下无陽以分其民，衆陰所宗，尊莫先焉。上承下接，勞謙匪懈，是以吉。

程傳云：有功勞而持謙德，周公是也。身當天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夔夔如畏然。

王宗傳曰：三實艮體，而止諸坤下，蘊崇高於卑下，象地中有山也。

來知德曰：八卦正位，艮在三，所以爻極善。

劉沅曰：一陽而給五陰之求，故勞。九三剛正之德，宜在上位，而止於下，勞而能謙者也，惟君子克當之。艮成終。君子任勞履謙，久而不變，衆陰歸之，故曰萬民福。

姚配中曰：得位不化，故有終吉。

李士鈺曰：坎爲勞卦。勞，功也，事功曰勞。九三爲卦主，以陽爻而避尊位，故與彖辭同。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此君子所以克終也。

彪謹案：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公之勞於身者也。兼三王，施四事，繼日待旦，公之勞於心者也。公孫碩膚，德音赤舄，謙也何如？

又案：當大任者勞而鮮終，德不足也。勞而能謙，德音不瑕，愈勞愈謙，即勞即謙，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是以吉。三本乾體之終，而居艮體之上。君子法天行健，自强不息，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艮止思不出位，動靜光明，君子以之。論互體下互三居習坎之中，上互三居震動之初，皆勞之象也。雖勞仍謙，功在天下，不矜不伐，盡力於民事，先之勞之而無倦，能有其終，所以萬民悅服之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

也。

京房曰：上下皆通曰撝。

朱震曰：四柔順而正，上以奉六五之君，下以下九三勞謙之臣，上下皆得其宜。撝謙者，撝散其謙之道，布於上下也。

袁樞曰：先曰无不利，非因撝謙而後无不利也。

黎遂球曰：坤順之下，故无不利。

劉沅曰：撝，揮同。上有謙德之君，下有謙德之臣，處聖主賢臣間，無處不利，其撝謙也。

李士鈺曰：艮爲手，故撝。上則以四從五，有讓功於君之美；下則以陰從陽，有讓位於賢之心。以尊顯大臣虛衷若此，大臣以下莫不讓也。

馬其昶曰：三、四，天地之際也。九三天道下濟，四則所謂地道上行者。天地交，故无不利，此其時也。居近君之地，能撝通上下之謙，而不使有所間隔，此其德也。非四之撝謙，三安能成勞於外乎？在三難於有勞而能謙，在四難於无不利之時而能謙。不習无不利，坤之常也。不違則，謂守其常而不變。則者常也。

彪謹案：左傳云，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亦此意。推李師之說，虞廷諸臣咸相讓，皆得六四之義，不違乎撝謙之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王安石曰：得尊位而无應，故有征不服之辭。

朱震曰：征者，上伐下也。司馬法云，負固不服則侵之。聖人慮後世有干戈妄動者，故發之曰征不服也。

馮椅曰：潛師曰侵，聲罪曰伐。

楊名時曰：能謙則雖用兵亦可。蓋驕兵敗，懼兵勝也。



沈夢蘭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陽爲仁，仁以推恩。富以其鄰者，推恩始於近。小畜之九五，所以有孚攣如也。陰爲義，義以執法。不富以其鄰者，執法惟其平。謙之六五，所以利用侵伐也。皆君道也。

劉沅曰：征，正也。侵伐爭事，惟謙德之君宜之。以見六五之謙非姑容，乃盛德也。

李士鈺曰：五，柔順居尊，自視藐然，有天下而不與，故不富。陰爻虛爲不富。君不以有國爲富，則臣不以有家爲富，故五之不富，並其鄰而亦同之。自二至上互師，故利用侵伐以征不服。无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本謙德以用兵，體大順以征不順，故无不利。謙受益，滿招損，書於征有苗時發之。以退爲進，以柔克剛，此兵家之要道也。

馬其昶曰：禮樂屬陽，兵刑屬陰。不富以其鄰，見陰道之可用，不必化陽也。兵貴神速，貴出奇，曰侵曰伐，有兵機焉。子曰，我戰則克。蓋王者之兵，動出萬全，且无後禍，故利用之後又繼之以无不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虞翻曰：應在震，故曰鳴謙。體師象震爲行。坤爲邑國。

王弼曰：六爻雖有失位、无應、乘剛，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謙爲主也。

李綱曰：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

語類云：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止退處一步耳。



項安世曰：凡言鳴者皆志。志有憂樂，皆寓於鳴。

劉沅曰：坤艮皆土，其德博厚而平。山能下地，平其亢，抑其高，而不失於正，故六爻全吉。聖人以謙望人，實乃天地之德本如此也。

馬其昶曰：下本坤邑，三往征之，勞謙在下，上則應之而鳴。志未得，正其謙也。蓋行師必有罪己之詔以自鳴。夫謙何必自鳴哉？獨可用於行師征邑國耳。班師而有苗格，鳴謙之效也。征不服，爲戰陣之事。征邑國，但聲罪而不遽加兵，亦謙意也。故泰曰勿用師自邑告命，夬曰告自邑不利即戎。

彪謹案：謙之爲道，貴得其平。君子所施，必稱乎物。謙德蘊於內，得其所止，內卦之艮山象之。謙尊而光，有高山仰止之義焉。謙德符於外，无往不平，外卦之坤順象之。卑不可踰，有應地无疆之義焉。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盈則爲造物所忌。天地人神，惟謙是助，理无或爽。君子觀地山之象，以裒之益之者劑其平，无非稱物之宜宏其所施而已。陶唐之世允恭克讓，順帝之則，无所於爭，及其成功，无所於讓。君子以德服人，然有時亦不得不用兵。侵阮徂共，一怒安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非力爭也，征不服也。其用行師，志雖未得，所以濟謙德而妙其用，平天下之不平者一歸於平，故五上兩爻言征伐也。德固有餘而力亦非不足，乃能无往不利，惟其稱也。不然，人爭我讓，何以永其終乎？卦首言謙亨君子有終，蓋預防謙讓未遑之流弊。必能有終，乃可云謙受益也。

豫卦第十六

䷏ 坤下震上
中爻艮坎

豫，利建侯行師。

鄭康成曰：豫，喜佚悅樂之貌。震爲雷，諸侯象。坤爲衆，師役象。

邱富國曰：屯言建侯，有震无坤。謙言行師，有坤无震。此合坤震成卦，故兼言之。

劉沅曰：豫，和也。陽氣潛于地中，動而發聲，通暢生機，時之和也。一陽用事，五陰從之，位之和也。順理而動，人之和也。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坤爲衆，震其帥也。坤爲邦國，人愛戴則立君，大衆同心，師出行而有功，故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

侯果曰：四爲卦主，五陰應之，剛志大行。

劉沅曰：四以一陽當心腹之交，應衆陰而震動，衆志皆賴以行。

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國語司空季子曰：豫，樂也。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

九家云：建侯以興利，行師以除害，民所豫樂。

司馬光曰：逆理而動者，心勞而事難，故順以動則豫矣。

李士鈐曰：坤順震動，動而皆順，豫之道也。建侯以治內，行師以攘外。

姚永樸曰：如，從也。

馬其昶曰：樂威皆指四也。四處內外之交，在內則為震侯，以奠安坤邑，故居樂。在外則為長子，率坤衆以行師，故出威。

彪謹案：此解內外以上下二卦互言之，更闡澈。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鄭康成曰：忒，差也。

虞翻曰：過謂失度。

馮椅曰：日月之行，景長不過南陸，景短不過北陸，故分至啓閉，不差其序。

俞樾曰：天地以順動，乃古說也。文選注引春秋元命苞云，天左旋，地右轉。河圖云，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天動地亦動也。

彪謹案：此蓋就李光地之說言之。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孔穎達曰：凡言不盡意者，不可煩文具說。故歎之以示情，使後生思其餘蘊，得意而忘言也。

何楷曰：易有時有用有義，六十四卦，時而已矣。事若淺而有深義，曰時義大矣哉，欲人思之也。非美事而有時或用之，曰

時用大矣哉，欲人別之也。大事大變，則曰時大矣哉，欲人謹之也。

李光地曰：贊卦皆言時，贊爻皆言位。時位二字，乃卦爻之所以立也。

劉沅曰：豫者順理和樂之謂，天地聖人皆然，天地順其常運而動，聖人順理以順民心而動。義而曰時，時中然後精義也。

姚永概曰：古者兵統於刑，故卦言行師，而傳言刑罰。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劉向曰：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

說文云：作樂之盛稱殷。

鄭康成曰：奮，動也。雷動於地上，萬物乃豫也。崇，充；殷，盛；薦，進也。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爲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

司馬光曰：豫，喜意也。作樂所以飾喜也。薦上帝、配祖考，用樂之盛者。

本義云：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

屈大均曰：人聲以天聲爲本。雷者天之聲，純剛无欲，元音也。雷出地上，中和之氣大行。氣不可象，象其聲，聲在則氣在。以聲宣其氣，人氣宣而上帝之氣宣矣。宣上帝之氣以宣天下人之氣，何德之崇如之？

秦蕙田曰：此作樂之原本。樂記云，凡聲陽也。陽之動者發於聲而爲雷。是宇宙間凡聲之動者，皆雷之象也。樂之用莫重

於祭祀，聖人本其祀天神者言之，而祭地祇享人鬼皆統之矣。

劉沅曰：德蘊於中，發而為聲，樂之義。坤順而震發，樂之象。互坎，亦有樂律象。陽為德，五陰而向一陽，崇德之象。帝出乎震，故稱上帝。中爻艮為門闕，坎為隱伏，宗廟祖宗之象。先王法天地之義，知人心之德，乃天地人所同貫，因而作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樂暢其德音，象天地之豫，使人崇德。而于是殷薦于上帝，帝格其和；以殷薦于祖考，欲祖考亦配德于天地，皆本乎天地人心自然之豫，以通天祖也。

王引之曰：以，配之以，猶而也。

張洪之曰：王者功成作樂，莫大于祀天，更莫切于饗親。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均言稷、文之德可配上帝，而王者以仁孝教天下之意，見於此矣。

彪謹案：老泉樂論云，聖人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又云，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制樂。蓋得豫象之精義矣。

又案：禮言惟仁為能饗帝，惟孝子為能饗親。薦之配之，即仁孝之事，皆所以報本反始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先王致薦於天祖，以教天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虞翻曰：應震善鳴，失位故凶。

王弼曰：處豫之初，而特得志於上，樂過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

蔡淵曰：初六，說豫也。二，先事之豫也。三，猶豫也。上，逸豫也。

王應麟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

劉沅曰：初與四應，四為豫主，近君得權。初不中正，上下懸

絕，本無德而恃四爲援，欲相唱和爲樂，不求諸己而求諸人，其志必窮，故凶。

李士鈐曰：初陰爻，本无可豫，又在下位，因四之豫，應而和之，小人得志，窮奢極欲之象。

馬其昶曰：子夏謂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初之鳴豫，卽子夏所謂溺音也，故凶。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虞翻曰：艮爲石。

孔穎達曰：知幾事之初始，明禍福之所生，不苟求逸豫。

本義云：樂易溺人，獨此爻上下皆溺於豫，而能以中正自守，其德安靜而堅確，故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

邱富國曰：豫以无所係應爲吉。

方孔炤曰：贊二知幾，蓋言微也。

倪元璐曰：石爲衆音所依，舉一以總七也。石以立辨，故曰介。雅音有度，故不終日。

劉沅曰：初鳴豫以援四，三盱豫以望四，二處其間，不易其操，其不終日而卽去，非矯情，非戾俗，乃得處豫之中正也。

李士鈐曰：六二得中居正，安靜自守。如石之止而不移，則不爲權勢所動；如石之靜而无欲，則不爲榮利所誘。

馬其昶曰：白虎通云，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災咎將至，无爲留之。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蓋豫之時，衆皆溺於豫樂，二獨以災咎將至，遂去不留，其介節如石聲之磬而有別也。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鄭注謂分明於節義。疏引崔云，能清別於衆物，則分明辨別



也。繫辭說此爻之義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能辨別也。又曰，萬夫之望，立節義也。三爲終日，故二有不終日之象。

彪謹案：孔子去魯不脫冕而行，去齊接淅而行，皆得不終日之義。中庸言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其能辨別，即所謂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也。孟子言，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其立義節，即所謂萬夫之望也。由六二中正之所守推之，得介節如石之義，馴至乎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得石聲立辨之義，馴至乎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充至聖聰明睿知之全量，未始不由中正立其基，故繫辭暢發其義。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陸德明曰：盱，睢盱也。

本義云：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必有悔也。

吳澄曰：上悔字，改悔；下悔字，悔吝。

劉沅曰：變巽爲多白眼，故象盱。又爲不果，故象遲。

郝懿行曰：盱，上視。陰柔不中以居高位，不勝其豫，視瞻高傲，故宜有悔。鳴發於聲，盱形於目。

李士鈐曰：六三不中正而比於四，以陰承陽，順而媚之。果能知悔，此卽一綫之靈明，猶足改行以遠害也。孟子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去之不速，故重悔也。凡陰以得陽爲美，豫之初以應陽而凶，三以承陽而悔，而吉反在不與相應之六二。蓋不中正而求悅，聖人所惡也；中正而不求悅，聖人所喜也。此黜邪崇正之意也。

馬其昶曰：六三失位无應，艮止不化，故悔遲。語類斷盱豫爲句，是也。束皙玄居釋云，不知盱豫之悔遲，是魏晉前正如此讀。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群陰也。坎爲疑，故勿疑。

王弼曰：盍，合也。衆陰由之以得其豫，大有得也。不信於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則朋合。

陸德明曰：簪，荀作宗，虞作戢。戢，叢合也。

侯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故得群物依歸，朋從大合。

劉牧曰：群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群陰。

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

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有以致人心之皆服。

劉沅曰：四多懼，互坎有疑象。又互艮止，故戒勿疑。陰以得陽爲朋。簪以束髮，一陽橫貫于五陰，以簪括髮之象。九四爲成卦之主，一陽大得群陰之助，其志大行。

李士鈺曰：樂人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樂與人同，无不可得矣。四以強臣承弱君，恐天下疑己而不敢來，故告以勿疑。

馬其昶曰：戢同埴。埴者，合也，黏也。廣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

又曰：此建侯行師之爻也，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曰勿疑，懼其以失位爲疑而化也。

彪謹案：九四陽剛无欲，得由其道，對內則衆心合而居可樂，對外則士氣奮而出有威，此豫之所以能由也。乾九四或之者，疑之也，是審情而行，不敢以輕心掉之也。豫九四大有得勿疑，是直道而行，不敢以貳心失之也，故曰志大行也。孟子言行天下之

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殆所謂大丈夫者。處伊尹地位，皆以勿疑大行其志。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虞翻曰：坎爲疾。

楊時曰：六五之乘剛，有法家拂士敵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

鄭汝諧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也。

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

楊名時曰：豐豫之卦，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

劉沅曰：互坎爲心疾。六五居尊宜豫，而受制于四，心有病焉，常病人之豫不由己，亦病己之豫不得自由也，故貞疾。然因疾則戒損其驕淫，而益其畏慎，生于憂患，故恒不死。

李士鈺曰：互坎爲疾，坤爲死，震爲反生，故不死。震亦有恒象。人有疾則不敢縱欲，不縱欲則常不死。下有強臣，則常懷戒心，有戒心則國不亡。五之不死者，以貞疾故也。

彪謹案：張子云，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知有戒心則天良不昧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爾雅云：冥，晦也。

馬融曰：冥昧耽於樂也。

胡瑗曰：悅豫過甚，情蕩性冥，何可長乎？言能渝變則无咎。



也。

沈該曰：柔居衆陰之長，冥豫象。爻變離，卦變晉，明出地上，明之至也，有渝之象。

劉沅曰：上處豫之終，冥豫之事已成，幸震體動而能變，一旦悔悟，盡反其所爲，則復于無過矣，故无咎。

李士鈐曰：人情樂極則昏，故豫終必冥。成，卦之終也。渝，變也。此示人改過之法。

馬其昶曰：成謂樂也。大司樂云，凡樂成則告備。鄭注，成，謂所奏一竟。又云，樂成則更奏。此曰成有渝，亦象樂成之當變也。雖失位，无咎。

附解云：人所貴乎豫者，天地之和，心德之暢，人倫之樂，非徒娛樂耽溺也。聖人於豫卦深明其時義之大。初六所以遏其惡於始，上六所以開其善於終，六二不溺於豫。九四能合衆人之豫以爲豫，皆美之。吁豫之悔，希冀非分之豫以爲豫也；貞疾不死，因不豫而深戒懼也，則所以處豫者可知矣。惟聖人道合天地，以天地和氣順人心之和氣。學者苟非從事於致中致和，亦安知豫之時義大矣哉？


彪謹案：雷出地奮，陽氣鬱於中而奮於外。蓋順陰陽自然之氣發而爲聲，其用至神。聖人得其至神之機，本天聲以達人聲，而制爲樂，所以宣其德也。聞其樂而知其德，樂之盛者德愈崇。大樂與天地同和，能和人民即能格天祖。豫也者，和之象也。坤順於內而國以安，此居樂所以利建侯也。震動於外而國有備，此出威所以利行師也。或建或行，所向無不如志，豫之德以此而崇，豫之卦即由此而名也。四爲豫主，一陽震動，衆陰順之，如樂之和無所不諧，人皆順從，各由其道。四曰由豫大有得，剛得應而志行也。內卦三陰居一陽之下。初與三皆不中正，失豫之道，



故凶且悔。惟二中且正，獨能貞介自持，不安於豫，故吉。外卦二陰居一陽之上。五有疾以憂患而生，不以安樂而死。此示人以善處不豫之境也。上雖昏冥，而能變思遷，處極豫而知返。此教人勿終溺志於豫也。此二爻勸戒兼資，一則宣其湮鬱，得以頤養天和；一則振其噴聾，予以自新之路，使皆底於和平之域。樂之爲用，德盛化神，豫孰大焉。

又案：人生順逆之境，卦爻互發，可以豫不豫兩途括之，學易者當明其理而通其道。惟六五一爻所示尤精，更教人以修身立命存心養性之功，意尤深切。大抵豫樂之境最易致疾，惟專氣致柔，乃能卻病，故因五之乘剛而惕之。剛强者死之徒，惟善養其中，則血氣和平而壽命長。五既虛己居中，故示以谷神不死之道。去身疾易，去心疾難，身不死固非易而心不死爲尤難。知貞疾之在身而不可去，憂懼無益，蓋有轉憂爲豫焉。惟民降衷若有恒性，操則存，舍則亡，性之不失其常，非允執厥中不可。此則盡性之學，爲人生立命之基。命之既立，朝聞道夕死可也。人无不死之身，而有不死之性。曰中未亡者，謂能盡其性無失本心也。曰恒不死者，謂長生久視之道。身雖死而性常不死，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性由我盡，即命由我立。傳以乘剛釋貞疾，教人知修身立命之方也；以中未亡釋恒不死，教人知修身立命之方實由存心養性而得之也。樂天知命，豫之時義大矣哉。

隨卦第十七

 震下兌上
中爻艮巽

隨，元亨，利貞，无咎。

鄭康成曰：天下慕其行而隨從之。能長之以善，通其嘉禮，和之以義，幹之以正，則功成而有福。若无此四德，則有凶咎。焦贛曰，漢高帝與項籍，其明徵也。

劉沅曰：少女從長男，隨之義。剛爻皆下于柔，動而說，說而動，皆隨義也。不自是而屈己隨人，故可大亨。然苟不正則為詭隨，故必利于正乃无咎。春秋傳穆姜之語，得占法矣。（彪謹案：穆姜引乾文言云，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其所謂四德則非本旨。

李士鈺曰：兌少女，隨震長男，隨人之義也。三陰三陽，乾坤之體，乾來交坤，帝出乎震，為萬物始。而九五居中有應，體乾之元，故元。陰陽相通，天地氣交，故亨。剛柔相濟，故利。二五得正，故貞。能如是，雖從人可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虞翻曰：乾上來之坤初。

程傳云：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故贊之。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

郭忠孝曰：震，東方卦，萬物隨之以生。兌，西方卦，萬物隨之以成。故春生夏長秋成冬藏，隨也。聖人東作西成，亦隨也。

楊萬里曰：時出於聖人，天下隨聖人；時成於天下，聖人隨天下。

趙彥肅曰：否塞不通，陽來不交，故陰隨之。交之極乃隨之至，大亨貞，陽德也，與屯同。

李舜臣曰：凡彖所謂剛來者，皆一陽自乾來而交坤。所謂柔來者，皆一陰自坤來而交乾。

劉沅曰：震剛下，兌柔上，剛爻皆下于柔爻，隨之義也。隨其理之所在，而以處之隨時處中，非精義入神者不能。

李士鈐曰：帝出乎震，萬物隨之而出，乃下於陰而不爲主，老子所謂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也。震位東，兌位西，日月出入，四時迭運，萬物隨之，隨時之義。

馬其昶曰：此卦專發明乾之四德，用於諸卦，時而已。元亨利貞，時之運也。卦爻所值，必各隨其時，然後可无咎也。傳言大亨貞无咎，不言元與利者，大謂元，隨而无咎卽利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此亦通例也。其六爻取義，則皆著卦例之變，以見易之爲道，時爲大也。

彪謹案：中庸言君子時中，中者經道也，時者權道也。隨時之義，蓋達權而不離乎中也。合內外之道，故時措之宜也。禮器云堯授舜，舜授禹，此所謂時出於聖人，天下隨聖人也。湯放桀，武王伐紂，此所謂時成於天下，聖人隨天下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翟玄曰：雷者陽氣，春夏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

朱震曰：隨時之道，著而易見者，莫若隨晝夜。

張浚曰：潛神至靜之地，而後能盡動說之道。

馮椅曰：雷發於震之春，收聲於兌之秋，由震而兌，雷藏澤中。日出東方之震，入於西方之兌，由震而兌，自明嚮晦。天地之隨，爲晝夜，爲寒暑，爲古今。君子之隨，爲動息，爲語默，爲行藏。

劉沅曰：雷二月動，八月息。澤中有雷，陽氣收斂之候。蓋陰陽動靜，造化之自然，即人事之當然。嚮向同，晦昏暮，宴安，息休也。

張洪之曰：坤爲晦，爲安，巽爲入，艮爲止。上來入坤，一日有明晦，出而作者入而息。在非道行之時義宜隱，如莘野、渭磻、隆中，抱德而隱，樂行而憂違之，亦嚮晦入息之義。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俞琰曰：官，主守也，震以初爲主。隨六爻專取相比相隨，不取應，初九不可舍六二之正，從九四之不正。

錢澄之曰：渝者時之當然也，故渝所以爲隨也。

劉沅曰：官，得主有權之稱。震長子主器，官之象。二互艮，門象。二居中正，初隨二，得正爲吉。

黃式三曰：否之乾上，來居坤初，是爲隨。陽爲陰主，故稱官。否上下不交，變之正，故交有功。

李士鈐曰：以剛下柔，剛柔相濟，故有功。

馬其昶曰：坤初變而爲震，有出義，所謂帝出乎震也。震辰

在卯，說文，卯，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官有渝者，成卦之象。坤初失正，自乾道變化，一索成震，則從正吉矣。既成震，萬物出生，故曰出門。艮爲門闕，象門之閉，覆艮爲震，象門之開，出既有功，故初之隨二，不爲失也。初當潛而出，乃初爻之變例。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孔穎達曰：初處卑，故稱小子。近屬初九，不得往應九五。

王逢曰：以其中正係於一，而不有其他，故不曰凶悔吝。

劉沅曰：以剛從人謂之隨，以柔從人謂之係。隨則公，故無失。係則私，故有失。從此則失彼，無兩是之理。陽爻爲丈夫，陰爻爲小子。

李士鈐曰：三陰皆稱係，互艮手，巽繩爲係。初陽在下爲小子，五陽在上爲丈夫。

馬其昶曰：六爻唯二五有應，二不應五爲夫，而隨初小子，以人事象之，是婦人從子之義。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无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无所敢自遂也。易重二五之應，此不敢應，是二爻之變例。（彪謹案：禮郊特牲云，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鄭注，從，謂順其教令。）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虞翻曰：隨家陰隨陽，三之上无應，係四失初。

王弼曰：舍初係四，四俱无應，亦欲已隨，故隨有求得，應非其正，何可以妄，故利居貞。

陸希聲曰：三，非正而隨，其義可尚者，承陽爲順也。



司馬光曰：三无中正之德，而不凶，所隨得其人。

劉沅曰：丈夫九四，小子六二也，三義當隨四，故嘉其志。志舍下，不隨初與二也。

李士鈐曰：互巽爲利市三倍，有得之象。承陽得正，故利居貞，不可詭隨趨利。

馬其昶曰：陰陽之情，近而相得。初以剛來下三二兩柔，三於初非近也，義當上隨九四。初隨二，五隨上，皆柔乘剛。惟三四之隨，得承陽之義，是其貞也。然三本失位，舍初小子而隨四。四亦失位，象以人事，其殆殉夫而不顧者，與求仁得仁，不可不許其貞。爻言不當位凡十六，在六三者十焉。而隨之六三，爻義反善，此三爻之變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虞翻曰：謂獲三也。

王弼曰：體剛居說，而得民心，難違常義，志在濟物，心存公誠，何咎之有？

程傳云：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人心從己，危疑之道。古有伊、周、孔明，皆德及於民，而民隨之。次如唐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孚誠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張浚曰：艮，光明。

王安石曰：言明則有功。

袁樞曰：其義凶，有凶之理也。處得其道，則无咎矣。

馬其昶曰：初二相隨，五上相隨，本同一體。三四異體，懼其不隨，故此兩爻皆明曰隨。三求四，四獲三，是隨有獲矣。然處君子之位，不可以得衆而妄動，三體震善動，故戒之曰征凶。陰陽相感爲孚，四孚三成艮。一陽上止而光明，止則不妄動，陽爲



主而陰隨之。其止也，其明也，得剛上柔下之道，亦有何咎？九四多以化柔承陽爲吉，此不化无咎，是四爻之變例。

彪謹案：其義凶，言有獲不可輕隨也；明功也，言在道之孚必當隨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來知德曰：八卦正位兌在六，爻之嘉美者也。

朱軾曰：不言隨而言孚，九五中正居尊，動物以誠也。孚上爲孚于嘉，尚賢而天下隨之，嘉之會也。

惠棟曰：虞謂隨家陰隨陽，太玄擬爲從，亦曰日嬪月隨。陰隨陽，夫婦之道，合於嘉禮。

李士鈺曰：九五陽剛中正，一卦之尊。孚之取象與九四同，天下之主，无所爲隨，而近承上六，以得位之陽，下於无位之陰。陰陽合德，而不恃其尊貴，所謂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也。五自有其實德，以信於上六，非曰隨之，實以孚之，非孚於人，實孚於善。書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不言隨而隨道之吉，无逾于此者矣。

馬其昶曰：兌上爲坤用六之爻，乃陰陽之相亨者也，故謂之嘉。純兌九五孚于剝，取兌爲正秋之義。隨九五孚于嘉，取陰陽相隨之義。易例六五比上九，多有尚賢養賢之象，若九五比上六，則以尊寵小人爲累。隨九五孚上六吉，此五爻之變例。

彪謹案：此言陰隨陽，夫婦之道，似主二五之相應而言。二陰隨五陽，皆居正位，且兌爲少女，震爲長男，二五得中，亦夫婦相隨之道。李注既主九五孚于上六之嘉善，並引或說，謂孚于嘉指六二言。二五正應，陰陽和而得中，故稱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



曰：拘係之，上窮也。

乾鑿度云：隨，二月之卦，萬物隨陽而出，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欲隨之也。

虞翻曰：王，謂五也。兌爲西，艮爲山。

呂祖謙曰：拘係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詩云，執之維之。

龍仁夫曰：艮坎皆北方陰幽卦。朱子嘗言坎有鬼神象，坎一陽伏二陰中，爲鬼。艮一陽尊高爲宗廟。兌爲巫，主祭祀，凡言祭享，通取三卦象。

劉沅曰：卦以相隨爲義，隨以時中爲美。窮謂居卦之終。上六爲兌說之主處隨之極，無所隨而遠舉，非拘係之則失賢矣。九五以孚隨之，尚賢崇德。初剛下于二柔，九五之剛亦下于上柔，故九五之孚嘉，隨上六也。係維上六者九五，所以可係維者，自在上六。孚于嘉異于兌之孚于剝也。

吳汝綸曰：乃讀爲仍，乃從，又從也。

李士鈐曰：互艮手爲拘，互巽繩爲係，兩係稱維。上柔弱失位，係於九五之陽，不能離去，隨之極也。王，指五，上不在位，而志係於王。文王爲西山諸侯，聽命于紂，得享其境內之山，時拘於羑里，困窮之至，而心在王室，結係不解，深望紂鑒其心而用其道也。

馬其昶曰：阮逸謂易著人事，皆主商周，是也。孔叢子載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瓚玉鬯之賜。沈約著竹書紀年，亦云王嘉季歷之功，賜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又呂覽首時篇，王季困而死，文王苦之。高誘注云，季歷勤勞國事，以致薨歿，文王哀思苦痛也。據此諸說，是此爻正文王哀思苦痛之辭。王謂殷王，用亨于西山，謂王季受圭瓚之賜。周禮云，九牧之維。又云，建

牧立監以維邦國，九命爲伯，故曰乃從維之。拘係上窮，明君臣之義无所逃，故卒不獲免也。他卦上爻，多居事外，隨上六乃見縻於五，不克去，是又上爻之變例也。易之不可爲典要如此，時不同則義變，隨時之義大矣哉。（彪謹案：拘係者，以勢相迫也；從維者，以禮爲羅也。一轉移間，時勢不同，而所處之義亦異。至於用亨，尊之有道。五既居然下賢而隨上六，上亦幡然隨五矣。）

彪謹案：隨取澤雷爲義，在天則隨時之斂而收其聲，在人則隨時之晦而入以息。隨時之宜，權衡其可隨者而隨之。隨之中自有不隨者在，非以詭遇爲隨也。抱潤先生以六爻之變例爲訓，與諸爻之例論比應者不同，是隨之義固以善變爲宗，雖變仍不失其常也。處隨之位，以下隨上，以後隨前，不敢爲天下先，乃得隨時之義。初隨二，三隨四，五隨上，以相偶爲隨，既各有其道矣；然又以遞進爲隨，二亦可隨三，四亦可隨五，上則无可隨，而爲五所維係，不得不降以相從，是非隨而隨，亦無往不隨時處中也。初論交道，當與正人交，二居正位，以初之陽，隨二之陰，變乎陽不隨陰之常例，故曰有渝不失。二論婦道，失初則隨三，有代夫撫孤之義，此以夫死從子爲隨者也。三論節烈之道，失二則隨四，有無子死夫之義，此以殉夫爲隨者也。四論取與之道，三既求四，四卽獲三，陰陽相隨，此其常例。然三居內卦，四居外卦，而成艮止之象，當不隨三而嚴內外之閑。四位不中正，五則中正有孚，而成巽順之象，當隨五而聯同氣相求之誼。若不明義利之辨，以獲三而卽往，貞亦凶也。四兌處兌說之初，說貴孚道，不說有獲，勉強行道，則德日啟而大有功，惟知之明，故處之當。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斯爲載道之器，此於不苟隨之中自有其所當隨者在也。五論婚姻之道，五四同類，宜其相隨，然以五之陽



隨上之陰，此又變乎常例。蓋五得中正之道，駕乎艮止之上，處乎兌說之間，以陽隨陰得止而說、男下女之義，此以中正之道而相隨，實乎嘉禮者也。上爻則論去就之道，居隨之極，窮無所隨。兌爲西方正位，山爲隱者所居，置身局外不事王侯，本無隨人之義。然五以孚相維係，五陽處尊，王者之象，養賢用亨，有白駒空谷之思，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所謂伊人，亦不動而說矣。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此於漠不相隨之中，虛與委蛇，亦得隨時之義。君子一動一靜，隨時處中，惟變所適，必備元亨利貞之四德，始可與言隨而无咎。无德妄隨，咎將不免。有德而能隨，無往非隨，乃無往非中，時中之聖，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因時爲義，要不外乾坤大中正之道。此隨義所以獨合乎乾坤之德，而彖辭首繫以四德之全也。

蠱卦第十八

䷑ 巽下艮上
中爻兌震

蠱，元亨。

左傳云：於文皿蟲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伏曼容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爲事。尚書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

邵寶曰：治蠱曰蠱，猶治亂曰亂，治荒曰荒，故蠱爲有事。

劉沅曰：以長女下於少男，其情亂矣。以卦德言，在上者止息不動，在下者巽順因循。積成敗壞，所以蠱也。物敗壞而生蠱，凡事敗壞而後有事。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非訓事，乃有事也，事壞亟須治安，濟險扶危。

李士鈐曰：風在山下，遇山而回，物皆撓亂，蠱之象。巽入而止其亂，治蠱之道也。卦本乾坤，卽父母象。剛止於上，柔入於下，乾坤之體既壞，陰陽失位，剛柔不接，猶父母不任事而子代之也。上卦艮少男，下卦巽長女，互震長男，互兌少女，大坎中男，大離中女，六子俱見，而父母之象反隱，子起以治，故爻取象於幹父母之蠱也。

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俞琰曰：甲指互震，震東方，屬甲。

劉沅曰：先甲，未事；後甲，已事也。天地生機在木，以喻人事。三日猶三月，詩曰一之日二之日。甲木旺於春，水生木，其原在冬三月。至巳而盈，子洩母氣，衰謝在夏三月。先甲三日，言治蠱者當審其機於未萌，未蠱之時，即豫為救蠱之地。後甲三日，言治蠱者當察其機於將衰，方蠱之時，即豫為防蠱之道也。本卦艮居上，陽生於冬，甲木含生之機，而艮以止之，成一年之歲功，即啟二年之春景。巽居下，陰生於夏，甲木將盡之兆，而巽以動之，萬物皆潔齊以相見，實發洩而無餘。凡事豫為之備，法斯義也。

李士鈐曰：先甲後甲者，有事必筮日，所謂外事用剛，內事用柔也。甲，十干之首，蠱之時除舊更新，故用甲。互震為長子，代父任事，故取象於甲。先後，進退之象，巽為進退。治禮須審，瞻前顧後，慮之周而備之遠。先三日者，事先前期示戒，猶周禮所謂前期群吏戒衆庶也。後三日者，事後丁寧，猶周禮所謂挾日而斂之也。觀盤庚三篇，遷之先作誥，遷之後作誥，正先後三日之道。甲前三日辛壬癸，甲後三日乙丙丁，惟戊己土不見。蓋土為萬物父母，土不見，而金木水火俱起而有事。土寄王於四季，土无位，而春夏秋冬有成功，子代父治事，固自然之象。

馬其昶曰：卦有巽艮震，艮東北，巽東南，震位其中，東方春也，故主春而言甲。月令孟春盛德在木，其日甲乙，仲春季春其日皆甲乙，故曰甲三日也。先甲三日為冬，艮也，後甲三日為夏，巽也。（彪謹案：此解三日，與劉說三月同。）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集氏曰：巽而不為，因循至壞也。

楊繪曰：蠱當濟之以仁，甲屬木，仁也。巽過柔當任威猛，庚



屬金義也。（彪謹案：庚屬金，據互兌言。）

蘇軾曰：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故曰巽而止蠱。夫下巽則莫逆，上止則無爲，衰亂之萌起矣。

彭申甫曰：說文，蠱，晦淫之所生也。又云，風從虫凡聲，風動蟲生，故蟲八月而化。左傳，風落山謂之蠱。蓋蠱多无母，感風而生，山止風而風落於山，則蘊鬱而蠱生，所以云巽而止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本義云：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終，治之始，天運然也。

屈大均曰：蠱元亨者，本雖蠱，中尚有元，能治之則可亨也。卦以初上變，而不成乾坤，是父母之蠱也。初變柔，上變剛，皆失其位，幹者震男之事。

劉沅曰：知蠱之可爲，不以蠱而棄之，則必有見機之明，勘亂之略。蠱不終於蠱，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李道平曰：震之初陽爲元。

胡遠濬曰：物之生機不遂，而腐乃生；國之仁化不通，而亂乃作，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楊萬里曰：亂不自治，蠱不自飭，不植不立，不振不起，故往有事。

劉沅曰：審于其始，慎于其終。蓋終則有始，天道循環之自然，法之則吉。

馬其昶曰：蠱備東方之卦。所謂元者，天地之仁氣也。治蠱之道，必使生氣開通，由巽東南而兌西，由兌西而艮東北，天運於



是一週，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先甲三日，由春溯冬，前歲之終也。後甲三日，自春徂夏，今歲之始也。故曰終則有始。在前緒謂之終，在中興謂之始。春秋之法，先君不正其終，嗣君不書即位，此幹蠱之大義也。

彪謹案：蠱之內卦，本乾體，其初爻之陽上居艮之終，是蠱卦之終，實本乎乾體之始也。外卦本坤體，其三爻之陰，下居乾之始，是蠱卦之始，實本乎坤體之終也。終與始相循環，有始必有終，巽木所以居震甲之後；無終之非始，艮土所以居震甲之先。卦位終始以此定，人事之終始即由此推。先乎甲者甲之本，本必有所始，不知始亦無以知終，而先天之道不行焉。後乎甲者甲之末，末必有其終，不知終則更無以知始，而後天之道不行焉。故終則有始，即天行之道也。知天行之有道，治蠱之事即寓乎元亨之中，天下何憂不治？故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李簡曰：山下有風，振物之象。蠱之時民德敗矣，敗而育之，必振動之使離其故習，猶風之撓物，適所以養之也。

何楷曰：蠱之時百廢未舉，而獨先民德，聖人之施為氣象可見矣。

劉沅曰：山木風摧，蠱敗之象。振民者，振作而維新之象。巽風之行於下，涵養而擴充之象。艮山之止於上，成己成人皆此義。

張洪之曰：不敝則不新，敝所以將有事也，故名蠱。民德敗壞，非振育不為功。洛邑頑民，染紂惡習深，王命三后繼治，共歷三紀，世變風移，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畢公克成厥終。鼎新革故，振育為先，此作新民意也。

馬其昶曰：山下之地，陽氣湮鬱，日不及暄，惟風能振盪而育養之。是風也者，能生蠱亦能飭蠱也。

彪謹案：蠱象之成，由於人民不振，實由於民德不明。欲新其民而振作之，當先重德育，使人皆各明其德，乃可新民。以此知康誥言作新民，即治其國民之蠱也。放勳言勞來匡直，輔翼之使自得，即育德之事；又從而振得之，即振民之事。其在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稊。傳曰，去惡如農夫務去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皆可悟治蠱之道。

又案：蠱之類至繁曠，蘊蓄深藏如山之幽奧隱曲也，流毒滋蔓如風之鼓盪傳播也。在物有形之蠱易治，在人無形之蠱難治。物欲昏蔽，心爲形役，心之蠱也。五臟失調，百病叢生，身之蠱也。婚姻之禮廢，夫婦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家之蠱也。鄉飲酒之禮廢，長幼失序，而爭鬪之獄繁，鄉之蠱也。喪祭之禮廢，臣子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聘覲之禮廢，君臣失位，諸侯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國之蠱也。汨沈五行，彝倫攸斁，六氣不和，災害並至，天下之蠱也。充類至盡，蠱之隨事而生者不可勝窮，皆爲天地間元氣之蠹。其何以亨？君子治之有道，既振民以塞蠱之流，又育德以清蠱之源。旋乾轉坤，隨其事以爲之幹，時時元神默運，爲天補偏救弊，調和天地之元氣而亨之，能使陰陽變理，蠱象全消，乾坤各得其位，則泰運開而天下治矣。東坡所論最明切，因發揮而充之如此。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虞翻曰：幹，正蠱事也。泰乾爲父，變而得正故无咎。

王弼曰：處事之首，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故曰有子。

孔穎達曰：父歿稱考，散而言之，生亦稱考。康誥云，大傷厥



考心。幹，當量事制宜，以意承考而已。

蘇軾曰：器久不用而蟲生謂之蠹，人久宴溺而疾生謂之蠹，天下久安無爲而弊生謂之蠹。蠹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

李光曰：天下蠹壞，非得善繼之子，不足以振起之。宣王承厲王，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可謂有子矣。中興之業，難以盡付之大臣，蠹卦特稱父子者以此。

本義云：幹如木之幹，枝葉所附而立者。蠹者前人已壞之緒，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

楊啟新曰：承考者，聖人以子之賢善，歸之於父。

劉沅曰：幹，木身也。木有幹而後能載枝葉，人有才而後能振家聲。克蓋前愆，有子而考亦無咎。不必襲父之爲正，所以善承考也。

李士鈐曰：父有爭子，則不陷於不義，故考無咎。

馬其昶曰：乾壞於六爲蠹初，最先知厲，故能變而終吉。

九二，幹母之蠹，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蠹，得中道也。

孔穎達曰：居中處內，是幹母事。

劉沅曰：六五陰柔處尊，母象。九二剛而處柔，上應六五，子幹母蠹象。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此蠹幹之尤難者，故不可以貞自恃。當巽以成之，惟不恃貞故爲得中。

李士鈐曰：救母之過，在內失隱，當委曲權變，有不容以正道匡拂者，如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隱也。凱風之母有過隱於門內，中冓之言不可道，故其詩婉轉諷諭，言情而不言理，此即幹母之蠹不可貞也。若小弁則父之過顯於天下，故顯以正道爭之。

馬其昶曰：父母，乾坤也，乾坤變而蠹，則六爻皆幹蠹之子，

不分屬何爻爲父爲母。二以剛中幹蠱，不可貞，言不可變也。二變成艮，上下皆止，蠱將益甚。猗嗟之詩，序云，齊人傷魯莊公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言失剛中幹蠱之道也。全其骨肉之恩，而不成其蠱之事，九二之得中道，如是而已。

彪謹案：幹母之蠱必如何而後能得中道，近來諸家所說皆詳析，於不可貞之義尤切，蓋其操心危慮，患深故達。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劉沅曰：悔以心言，咎以理言。九三陽剛之才，能幹父蠱者，第過剛自用不免小有悔，而意主幹蠱，无大咎也。（李士鈐曰：互兌爲小。救父于不義，雖小有悔終无大咎。）聖人教人，欲並其小悔而亦無之，人子以成親之美爲孝，故許其終无咎，以爲天下勸也。

馬其昶曰：三體震長男，前人之蠱集於其身，故小有悔。萬物始震而終艮，震下一陽，蠱之元寄諸此。終无咎者，能終乃无咎，所謂終則有始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虞翻曰：裕，不能爭也。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往失位，故未得。

張浚曰：蠱至四，巽極而止。兌說爲裕。

劉沅曰：強以立事爲幹，怠而委事爲裕，正相反也。六四以陰居陰，不能有爲，怠緩則蠱日深，未得遂其治蠱之意，蓋惜其才不足也。

李士鈐曰：幹蠱之道，不激不隨，偏剛偏柔，皆非中道。初，



二，五，上，皆有剛柔互濟之義。三不中而過剛，故悔。四不中而過柔，故吝。然從父之令安得爲孝？四之裕固不及三之幹也。

馬其昶曰：四變既失正，不變，又下无陽爲應，上无陽可承，是一於阿順，使其親得罪於鄉黨州閭者，故曰往見吝，謂往而見鄙於人也。

彪謹案：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是爲激，長惡遂非陷親於不義是爲隨，必折中於二者之間，幾諫不違，雖勞不怨，乃得中道。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荀爽曰：體和應中，承陽有實，用斯幹事，榮譽之道也。（彪謹案：居兌說之上故體和，與九二相應是應中也。）

項安世曰：得尊位，行大中，能以令名掩前人之失，不以才幹，以德幹也。

劉沅曰：六五以柔居剛，又能得中，其幹蠱也善繼善述，引咎而歸美于親，不彰其父之失，而人因子以頌其父，故爲用譽，此幹蠱之最善者也。

李士鈐曰：六五柔居剛位，剛則有幹蠱之才，柔則能順以將事，又得中居顯，足蓋前人之愆。孝經云，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蓋已有美名，父母亦有令聞。如舜禹幹父之蠱，至尊爲天下之父，而以配天，其用譽也大矣。父有蠱而已幹之，此非人子所忍言，必至于用譽，則父之蠱不見，並己之幹亦不見，道斯至矣。互兌爲口，有譽象。

彪謹案：鯀治水九載弗成，禹能幹濟成功，其名譽足以補前人之缺憾。後世故贊之曰，美哉！禹功明德矣。李說引此事爲證，又能推見至隱，善哉善哉。又不僅國人稱曰善哉，有子如此，可謂孝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禮記云：子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鄭注，臣致仕而去，君猶尚其所爲之事，言尊大其功也。

白虎通云：此據言王之致仕臣也。

荀爽曰：年老事終，不當其位，體艮爲止，故不事王侯。

石介曰：在卦之終，事成也。在卦之上而无所承，身退也。在外卦而心不累乎內，志之高也。

胡炳文曰：子於父母，有不可諉於事之外者。若王侯之事，君子有不事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不爲污；在事之外，潔身以退焉不爲僻。

錢澄之曰：上九所治者，士大夫心志之蠱也。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張履祥曰：天下之蠱，未有不成于欲貴之人多，而濟事之人少。不事王侯，亦所以振民育德也。

劉沅曰：巽爲高，艮爲山，上在艮上，故象高尚。當有事之時，上高无位，不爲王侯之事，蓋更高于王侯之事者也。人以事爲事，上以不事爲事，不事之事更高于事，其尚之也，宜哉。上事事奉，下事事體也。天下有事蠱，有心蠱；事蠱在一時，心蠱在萬世。上以事外之身，抱道而處，不治事蠱而治心蠱，不治一時之蠱，而治萬世之蠱。高尚其事，卽孟子言居仁由義，尚志之事，非以放情物外爲高尚已也，故曰志可則。天地無蠱之時，人心有蠱之事，失其所以承天地之理，而蠱生焉矣。心蠱見於一身，著於萬事，事父事君皆不得其正矣。聖人以救蠱爲心，治蠱爲事，故



繫之以元亨，象之以幹蠱。幹父母之蠱如是，即幹君之蠱視此也。上九高尚其事，高尚正所以勵一世之人心，存萬古之名教，而忠愛之心未嘗一日忘也，故曰志可則。（彪謹案：孔孟皆不事王侯，而作春秋以明王道，著七篇以正人心，即其事也。守先待後，用之則安富尊榮，從之則孝弟忠信，大人之事，皆由尚志而來。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劉氏說忠愛未嘗一日忘，蓋其志即其事也。衡門之詩曰，可以棲遲，可以樂飢，可想見其志行之高，是可尚也。）

李士鈐曰：王指五，侯指三。上乘五而不下，又與三兩剛不相應，且在位外而體艮止，故不事王侯。治蠱之日，群起有功，而上獨不在位，超然物表，事其所事，而非王侯之所能屈，所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也。天下有治事之人，即不可無高隱之人。伯夷之清，固與伊尹之任，同稱為聖，百世下聞風興起，有功於世大矣。衆處事之中而治蠱，彼處事之外而亦治蠱。重之曰其事，高隱自修之事，非無事也。上獨不言蠱者，已有人治之，上不與知可也。不言父母而言王侯者，父子以天合，事無可諉；君臣以人合，爲之則鞠躬盡瘁，不爲則潔身自全。上在事外，故知非父母之事。

馬其昶曰：此就艮終取義，終君之事，又終親之事。其一陽在上，可則也，不可變也。

彪謹案：蠱次於隨，可證天人相因之理。隨卦由否之上爻，以乾元交初爻之坤元，陰陽互易，始成爲隨。故隨彖曰剛來而下柔，此天時之轉移者也。蠱卦由泰之初爻，以乾元交上爻之坤元，陰陽互易，始成爲蠱。故蠱彖曰剛上而柔下，此人事之變更者也。得時中之妙用，萬事因應而不窮，隨之所以爲隨者在此矣。失時措之咸宜，萬事隳壞而不知，蠱之所以爲蠱者在此矣。


然巽而止蠱，莫非乾坤一元之所化，治蠱之道不外乎以元而亨。元者仁也，仁莫切於孝，孝弟爲仁之本。萬物生於春，皆得天地之化，而甲木居先。萬理統於仁，皆涵天地之元，而孝行居先。先王以孝治天下，實爲天經地義之大根源，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蠱之取象，由於失其資始之道而乾毀爲巽，失其大終之道而坤毀爲艮，實則乾坤並未嘗毀，毀之者實由於人事不修，乾坤不能自彌其闕憾，必賴人事以幹旋之。乾稱父，坤稱母，人處其中，幹父母之蠱，即可推其道以幹天地中之蠱，即所以彌天地之闕憾也。盡孝於父母，實盡孝於天地。孝之至者，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故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孝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此天然之行，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以幹蠱爲孝，以此始即以此終，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愛敬惟父能兼之，故爻辭多主父言。事親爲孝之始，事君非孝之終，故爻終言不事王侯，見自有終之之道在也。初居巽初，幹父蠱以順承之，考之无咎由子之能厲而然。舜夔夔齊慄，是以意承考也。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天下之爲父子共定，皆知以意承考，故終吉也。二居兌初，悅親有道，不自以爲貞。三居震初，奉親惟謹，不使有大過失。此皆內而幹蠱之道，民德日歸於厚矣。四居艮初，止而不遷，裕以成之，陷親不義，失子道矣。蠱不可裕，猶謙不可鳴。儻之曰往見吝，是未得幹蠱之道也。五居震極，以恐致福，善則歸親，揚名顯親，此孝德之終也。武周達孝，令譽無窮，固以德爲繼承也。上居蠱終，成終者艮。申於事君，雖由孝而推，然事王侯不足爲孝之終事。欲終其事，有高出於王侯之上者。繼志述事，彌無窮之闕憾，必以立身行道爲終，其志願之宏深必有則焉，乃可爲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若僅幹親之蠱，一人一家之事，不得爲孝之終。孝以無終爲終，民胞物與，法則乎天地，其志直貫徹乎上下古今，此皆外而



幹蠱之道，乃不負乾父坤母生我之身也。天地爲人之大父母，君子即爲天地之大孝子。父母之蠱惟孝子能幹之，天地中萬象之蠱惟君子能幹之。先以自育其德者爲振民之本，後以振民之事者收育德之功。蠱之事見於天下者無窮，幹蠱之量周於天下者亦與之爲無盡。蠱可幹而天下乃無不治。幹之以事，實幹之以元，幹之以仁，幹之以孝。元亨而天下治，即以孝治天下之事。此孝經所以爲已亂之書也。

周易學說卷之三

臨卦第十九

 兌下坤上
中爻震坤

臨，元亨，利貞。

劉沅曰：天下之物，密近相臨者，莫如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爲比，澤上有地則爲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爲十二月之卦，臨者大也。韓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次於蠱。下卦兌說感人，有以德臨人之象；上卦坤順，以位臨人，亦必順人情，教人之意深矣。

李士鈐曰：地與水最臨近亦最盛大，故地上有水比，地上有澤萃，地中有水師，地中有澤臨。

至于八月有凶。

褚仲都曰：自建寅至建酉爲八月。

程迥曰：陽極于九，而少陰生于八，陰之義配月。陰極于六，而少陽復于七，陽之義配日。

秦蕙田曰：文王彖易從夏正，古者三正並用，故啟數有扈之罪曰怠棄三正，逸周言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是以六經中皆三正錯見而用夏正居多。說卦，兌正秋也，亦用夏正。

劉沅曰：方盛而即戒其衰，所以長保其盛之道。



李士鈐曰：八月者，自本爻起歷七復至本爻，八則過本爻而至于陰。陰盛則陽衰，故有凶。八爲陰數，月者陰象。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虞翻曰：剛中謂二也，四陰皆應之。（劉沅曰：九二剛中之德，而六五應之，則群陰無不應。）

胡瑗曰：二以四德撫育萬民，生長萬物，天之道也。（劉沅曰：天生成萬物之道。）

語類云：浸，漸也。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鄭康成曰：臨，大也，陽氣自此浸而長大矣。而有四德，齊功于乾，盛之極也。人之情盛則奢淫，奢淫將亡，故戒以凶。

程傳云：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爲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大率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彪謹案：八月有凶，陽盛而防其衰也。推之坤卦初爻履霜堅冰至，陰雖微而防其盛也。皆思患豫防之道。）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未有久而不亂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蠱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李舜臣曰：八月有凶言于臨，則當自臨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

趙汝楳曰：聖人以姤與夬反，論一陰之消長，以復與剝反，論一陽之消長，以泰與否反，論三陽之消長，以臨與觀反，論二陽之消長。

王申子曰：自六三八變而至觀，爲八月卦。臨則二陽長于



下，觀則二陽剝于上矣。

楊名時曰：觀實陰盛之卦，宜有凶。文王于觀既別取一義，故八月之凶於此見之，以爲致治未亂之戒。

劉沅曰：卦取陽盛爲義，當從子至乾陽，陽極陰生之說，方合消不久之義。所謂八月，由復計之也，非文王居殷之世改正朔以六月爲八月。

李士鈐曰：至于者，未至防其至也。物忌大盛，故于盛時而慮其衰，于長時而知其消。又臨觀二卦相反，臨建丑月，觀建酉月，臨八閏而至觀，臨則陽長，觀則陽消，聖人懼之。

馬其昶曰：臨自剛之浸長以至將消，要其終始而言，故亦備舉四德。六爻皆所以發明四德之終始。

彪謹案：老子云治人事天莫如嗇，嗇者不奢不淫之謂，非吝也。奢則經濟缺，淫則精神竭，在國在身皆於強盛時兆其凶也。時至八月，陽之勢不能不消。孰消之？天消之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朱震曰：臨之以勢，勢有盡也。親之以教，教无窮也。容保民无疆者，坤德也，厚之至也。三代之民，不忘先王之澤，三代下一決則橫流矣。

趙汝楳曰：澤之於地，有潤而无竭，故君子以教思无窮。地之於澤，有受而无阻，故君子以容保民无疆。

劉沅曰：地大容澤，澤滿等地，大之義也。君子法之，教化斯民。至誠惻怛之心无窮，與兌澤同其淵深；含容保固斯民，无有疆域，與坤土同其博大。以是相臨，臨之至大者也。

張洪之曰：以爻言爲大臨小，以象言爲上臨下。震爲言，兌口講習，坤爲思，震寬爲容，坤爲民。孟子言保民而王，善教得民



心。昔禹聲教訖于四海，漢詔崇孝弟力田，黃霸力行教化，治課第一，武帝令郡國仿文翁守蜀立學校，猶有古風。

馬其昶曰：地之下爲流澤所貫通，君子教澤入人之深且大似之。

彪謹案：教亦多術，貴有曲成不遺之苦心，視民无彼此疆域之分耳。永保无疆，思亦與之爲无窮。地大澤大，聖人教人之心亦同其大。孔子教人不倦，實教思无窮也；有教无類，實容保无疆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虞翻曰：咸，感也。得正應四，故貞吉。

李舜臣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爲咸。而澤上有地，初二爻亦謂之咸者，陰陽之氣相感也。

劉沅曰：初九以陽剛之才，感之以正，而人心說從，故吉。陽健故曰行，互震亦爲行。

馬其昶曰：二陽浸長，皆云咸臨。咸者，乾元之氣，所以爲亨而感通者也。初九陽氣發動于黃泉，即可貫澈萬物而各正其性命。曰志行正，明不可化陰而失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虞翻曰：得中多譽，兼有四陰，體復初元吉，故无不利。

李光地曰：知命之靡常，則不可以委順于命，而有立命之道，故盛而不矜，衰而可挽。

晏斯盛曰：未順命，對八月有凶言也。兌說坤順，疑于順也，聖人之意深矣。

馬其昶曰：九二陽氣發育，吉无不利，此自亨而利之機。未



順命者，陽道浸長命也，八月有凶亦命也。然其中有人事焉，君子不謂命也。蓋在卦時剛方浸長，而在爻義又有陽老將變之虞。二能持保其陽而不變，是則剛長雖由天命，而其化乃人事也。二于盛時既不委順于命，雖至八月有凶，亦必有轉禍爲福以人勝天之道。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虞翻曰：坤爲土，土爰稼穡作甘，動成泰，故无咎。

石介曰：比于浸長之剛而能變，是以无咎。

王宗傳曰：坤順震動，爲既憂之，易心退聽，以至誠順君子，陰消陽長，馴可致泰。

胡炳文曰：節五中正，爲甘則吉。臨三不中正，爲甘則无攸利。

劉沅曰：互震恐懼，變乾惕若，故憂。位不當，陰柔不中正也。咎不長，既憂則必改過，非徒憂也。

張文虎曰：說文，甘，美也。从口含一。兌爲口爲說，恐其姤於此一陰，故无攸利。憂者，憂其八月有凶也。

李士鈐曰：甘過則苦必至，喜過則憂必生。知盛大之不可恃，恐凶咎之有時來，不敢縱恣，故无咎。即死於安樂生於憂患之意。

馮其禔曰：兌正秋，三爲兌主，正八月象。四德主利，陰陽相說而至于甘，溺于利即有不利者伏焉。震无咎者存乎悔，能悔故能變。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王弼曰：處順應陽，不忌剛長，而乃應之，履得其位，盡其至



者也。

張浚曰：至，坤德也。四位近君，撰體坤中，一心應陽，不撓其進。

劉沅曰：上近五之君而見信任，下應初之賢而信從，至而後臨，非強服也。

李士鈐曰：一說至者，鳥飛自上而極於地也。四在上而應初，至之象。

馬其昶曰：至，實也。生意已實，是由利向貞之候。繫辭，厚之至也，虞注，坤爲至。

彪謹案：坤象言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四能應初，是以順承天，爲坤元之至。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乾鑿度云：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臨者大也，陽氣在內，中和之盛，應于盛位，浸大之化，行于萬民，故宜處王位，施大化，爲大君矣。臣民欲被化之辭也。

王弼曰：處于尊位，履得其中，不忌剛長而能任之，則聰明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不爲而成，不行而至矣。

程傳云：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豈能周于萬事？唯能取天下之善，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

朱震曰：二以剛中上行，五以柔中下行，五兼二而用之。

本義云：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

張栻曰：立大中之道，使天下得以共行之，舜唯能用中於民，所以爲大知。

陳士元曰：五常之德，知藏于內。坤以藏之，故曰知臨。

劉沅曰：五以柔中下應剛中，知九二之賢而任之，是不自取

而取諸人者，有知人之明而臨人，莫宜于此。若非中而任，則非知臨，不得爲宜也。

李士鈺曰：不自用其聰明，故能兼天下之聰明。闢門明目，好問察言，舜所以爲大知。書曰自用則小，五不自用，所以爲大。以陰而用陽，陽爲其所有，與大有之象同。

馬其昶曰：坤五含章，伏乾之陽，光明在中，故曰知臨。行中，即所謂暢于四支，發于事業，言本此光明而行也。坤體三爻皆不當變，貞兼知信二德。六五知也，上六信也，皆所謂貞也。

彪謹案：唯天下至聖，唯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此即所謂以知光臨乎天下者也。聖人作而萬物覩，爲天下王，此即所謂宜爲大君者也。堯之光被四表，舜之濬哲文明，皆有大知，乃能合天下之知以爲知，無所不臨，即無所不宜，有其位而兼有其德者也。大居正大一統，用其中於民，宜爲君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孔穎達曰：雖在上卦之極，志意恒在於內之二陽。

張浚曰：以兌陰合坤陰，復有坤體，爲敦臨。下臨二陽，爲志在內。

程傳云：坤之極，順之至。居臨之終，敦厚于臨者也。

語類云：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志。艮上九謂之敦艮。復上爻不好，故止於五爻謂之敦復。

李舜臣曰：臨二陽方長，而上四兩吉兩无咎，何也？說而順，剛中而應故也。陽方漸長，群陰順而應之，則兩不相傷。

馬其昶曰：上六居坤之終，其靜也翕，志在內，所以凝聚乾元，爲發生之本也。翕之不厚，闢之不暢，曰敦臨，厚之至也。元之志貫于貞，貞之志保其元，造化終始之妙如此。




彪謹案：貞下起元，惟在敦其根本。上居坤順之極，安土敦乎仁也。惟其敦臨於內，根本盛大，所以知臨於外，國土廣大，無不順從。敦之量無窮，知之量亦無窮也，所謂積厚而流光也。

彪謹案：陰陽消長之機，盛衰相倚。臨爲二陽浸長之卦，陽漸長則陰漸消，二陽爲主於內，四陰順而從之。以此臨天下，有盛无衰，何凶之有？然必臨以元亨利貞之全德，乃不至凶，非徒以勢臨之也。當其漸盛之時，不以陽長自矜，反以陽消爲慮，戒之曰至于八月有凶，此思患預防之道也。八月以後陰向盛而陽向衰，所貴於未至之時，知天道之由盛而衰乃理之常，當有以弭其凶也。王氏申子謂八月爲觀卦，於臨見二陽之長，於觀見二陽之消。此以流行言，有長之時即有消之時，此天道也。劉氏恒解謂八月乃由子之一陽生，凡八閱月而至于遯卦之月，二陰浸長，與臨之二陽浸長爲對峙。此以對待言，有二陽浸長之時，即有二陰浸長之時，此亦天道也。聖人與天合德，臨之以說而德能感人心，臨之以順而德足服人心。要之其所以爲主者，則以二之剛中與五之柔中相應，變化各正，保合大和乃利貞。陽雖不久而消，而德則配乎乾元，自無俱消之理。故內外咸仰其大，無往不亨，蓋亨之以正也。正以教民，則用无窮之思，推暨乎无疆之域，其德澤之大無弗徧可知矣。正以保民，則合无疆之域，悉範以无窮之思，其德量之大無不容可知矣。以內卦言，義主乎說。初與四應，志在行正，有咸感之機。二與五應，道在得中，順道而不順命，故皆吉。三無所應，位不中正，能以甘說爲憂，故无咎。凡此皆臨於內而取兌說之象也。以外卦言，義主乎順。四之德臨之以至誠，人力所通，天地覆載，莫不尊親，所謂至哉坤元德合无疆也。五之德臨之以至明，聰明睿知，範圍曲成，知周乎萬物，所謂含弘光大行地无疆也。上之德臨之以安敦，博厚配地，肫肫其



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一元之氣積累於內，凝結而不散，此臨之終事，四德俱備。凡此皆臨於外而取坤順之象也。即順即說，是以大亨；戾氣全消，民德歸厚，故爻辭多吉而无咎。

觀卦第二十

 坤下巽上
中爻坤艮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馬融曰：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以下觀上，見其至盛之禮，萬民敬信。故曰有孚顒若。

鄭康成曰：九五天子之爻，艮爲宮闕，天子宗廟象。

虞翻曰：盥，沃盥，薦牲羞也。坤爲器，艮手臨坤，盥之象。

程傳云：顒，仰望也。

李綱曰：卦體坤地巽入，有裸鬯之象，裸鬯入地，以求神於陰，所謂臭陰達於淵泉者也。

本義云：盥，將祭而潔手也。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爲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吳澄曰：有孚謂下四陰。

劉沅曰：艮手巽潔，象盥。艮止，象不薦。顒，大頭也，仰也。觀者，有象示人，而爲人所觀仰也。凡觀視于物則爲觀，（彪謹案：平聲。）爲觀于下則爲觀。（彪謹案：去聲。）二陽尊而在上，爲四陰所觀仰。序卦，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此八月之卦



也。

吳汝綸曰：劉向言周之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據此則劉以臨之八月爲觀也，此以卦氣消息說易。

李士鈐曰：巽爲命令，坤爲民。命令所布，衆民仰之，觀之象也。示人者莫大乎禮，禮莫重乎祭。坤爲牛，故稱薦，獻腥獻熟。巽爲不果，又遇艮止，故不薦。盥之後，未薦之前，當積誠以通之，感神人而孚上下，故有孚顒若。

馬其昶曰：盥者，將以灌鬯薦牲。不薦者，極其遲重，敬慎之意，語意與无敢折獄同。獄非不折也，盥非不薦也，皆慎之至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蜀才曰：柔小浸長，剛大在上，其德可觀，故曰大觀在上。

胡瑗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而化也。

卞斌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天下感而化矣。

劉沅曰：陽大陰小，陽上陰下，故曰大觀在上。順，順理。巽，順民情也。大觀，統謂二陽。中正以觀，獨舉九五。卦體陽德爲群陰所觀瞻，正如人君爲群黎所尊仰，爲大觀在上之象。以其中正觀天下之不中正，而天下潛孚默契于不知。下之人觀上所行，自然感化也。蓋盥薦者文也，有孚者誠也。誠存于禮文之先，卽誠通于未祭之始，不特神格，而人亦可通，所以然者，天地人神，莫非一誠之所貫注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虞翻曰：聖人退藏於密，以神明其德教，而天下服矣。



王弼曰：觀之爲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者也。神則无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

楊時曰：聖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所謂神道，誠意而已。

趙彥肅曰：天之神寓於四時，聖人之神寓於教。

劉沅曰：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聖德如天，其道亦至神，故亦曰神道。觀天之神道，曷嘗有言有爲，而四時不忒，誠爲之也。聖人誠身，本天以治民，禮樂刑教，皆有至誠宰之，故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不言而信，無爲而成，亦何異不薦之乎哉。

陳漢章曰：天之神道，四時不忒，卽禮運播五行于四時。聖人以神道設教，卽中庸鄭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非徒以鬼神爲教。史記謂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莫著于此。祭統云廟中者竟內之象，竟內之教，卽觀民之教，卽法天四時不忒之神道也。中庸曰修道之謂教。

彪謹案：時行物生卽是天之神道，聖人盡人道以合天道，卽是以神道設教。盡人性盡物性，無往而非教也。然必先能盡其性，上順天理，下順民情，有大觀在上之功，乃有下觀而化之效。蓋本諸身，徵諸民，質諸鬼神而無疑，放諸天地而不悖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鄭衆曰：從俗所爲順民之教，故君子治人不求變俗。

程傳云：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爲游歷周覽之象。觀民設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省方，觀民也。設教，爲民觀也。

呂大臨曰：風行地上，萬物各得其所化。

黃端伯曰：地有五方，各成風氣，省方設教，禮從其宜，使各

安其俗，凡以順土風耳。風爲教主，施誥四方，是以先王尚之。

劉沅曰：省方卽巡狩。觀民，觀民俗，如陳詩納賈之類。設教，因俗以設教，不違乎中正也。坤爲方，省方之象；巽以申命，設教之象。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王弼曰：觀之爲義，以所見爲美者也。（本義云：爻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九五也。劉沅曰：卦以觀示爲義，九五爲主也；爻以觀瞻爲義，皆觀九五也。）故以近尊爲尚。處大觀之時而爲童觀，不亦鄙乎？

程傳云：小人，下民也，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不足謂之過咎。

馮椅曰：初位陽爲童，二位陰爲女。（劉沅曰：互艮少男，童象。初在下居陽，亦童象。故二居陰取女象。）

劉沅曰：小人之分，原不可責以遠大之觀。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民之常也。若君子亦局于所見，則咎。

李士鈐曰：童子之觀，睇近忽遠，有所覩而无所知也。氓之蚩蚩，本无知覺，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也。日用不知，百姓則可，若君子則當行之而著，習之而察，由而知其道矣。

馬其昶曰：君子謂九五，初獨无應於陽，安於稚昧。大觀在上，而化不及初，匪陰之咎，陽之羞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王弼曰：處在于內，所見者狹，婦人之道。處大觀之時，不能大觀廣鑒，誠可醜也。

劉沅曰：闕，窺同。互艮門象，坤有闔戶之義。閉門而觀，故曰闕觀。

馬其昶曰：陰得位不變，故利女貞。九五大觀天下，二乃獨專其應，以私闕測，陋矣。其在學者，則莊周所譏學一先生之言，而暖暖姝姝私自說者也。

彪謹案：一先生之言，難語於通方之士。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自守其門戶之見，而不知天高地迥，視童觀尤不易化，是猶井蠶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固步自封，儒者之恥。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劉牧曰：觀其道應於時則進，不應於時則退。

王申子曰：九五以陽剛中正觀示天下，則時不待觀也。但觀吾之所有以爲進退可也。

朱駿聲曰：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故進退也。

劉沅曰：我生，我生之所以行。當可進可退之時，返己自審，可不失道。上有已觀光之大臣，下有觀而化之小民，觀我生以進退，豈失道哉？他卦三不中，多不吉，惟本卦此爻曰未失道。恐人務于觀光而不自審也。

馬其昶曰：生讀爲性，謂性行也。三四處進退之位，三動之正，化離而明，能自觀矣，故未失道。

彪謹案：觀我生即是顓諶天之明命。天命之謂性，觀我之所以生者以爲進退之道。進退不失，乃无負我生，此與或躍在淵同義。率性而行，非觀不可，三位不中正，進退往往失道。修觀者以道爲衡，則失之者鮮，故曰未失道。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



尚賓也。

左傳云：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

鄭康成曰：諸侯貢土於天子，卿大夫貢土於其君，必以禮賓之。

虞翻曰：坤爲國，王謂五陽。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王弼曰：居觀之時，最近至尊，觀國之光者也。

崔憬曰：得位比尊，承於王者，職在搜揚國俊，賓薦王庭，故以進賢爲上賓也。

方孔炤曰：以群陰逼陽之勢，轉爲諸侯朝王之象，大觀而化，正在此爻。

惠棟曰：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有請觀之禮。鄭注謂聘於是國，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左傳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季札請觀於周樂，諸侯朝王亦然，是謂觀國之光。

劉沅曰：人君以四海觀國之政化，則君德可知。互艮光輝，四乘時有爲，觀國之盛德光輝。九五陽剛中正，觀示天下，四近之，親炙其光輝。崇尚賢德，乃君以賓禮處之，象辭所以戒觀光者躁進。

李士鈺曰：賢人者，邦家之光也。四承陽得君，不自喜其進，而以賢人爲進，此諸侯貢士之象。道義之士，當初進，不屈以臣道，接以賓禮。小雅詠嘉賓，周官言賓興，皆敬之也。

馬其昶曰：諸侯之朝覲，士人之選舉，皆所謂觀國之光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即此所云利用賓于王也。是知學校選舉之制，通諸三代矣。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王弼曰：觀我生，自觀其道也。爲觀之主，宣宏大化，光于四表，觀之極者也。

劉沅曰：我，九五自謂。未嘗求人之觀，惟自觀我生，有君子之行。正九五之所以爲中正，而爲法于天下也。觀民，卽中正以觀意。

馬其昶曰：君子謂陽也，五陽不變，則可以觀示坤民。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觀民之謂也。

彪謹案：三在下位，觀我生以爲進退之道，卽視乎五在上位之觀我生爲君子否也。上有君子之道與我合，則可以進，否則退。故上能觀我生而爲君子，則下之觀我生以道爲進退者，皆爲上用。五能中正以觀天下，三則下觀而化。兩言觀我生，亦如乾之二五，互言利見大人也，何咎之有？曰觀民者，謂足以爲民觀而天下服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京房易傳云：經稱觀其生，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

陸希聲曰：民之善惡，由我德化。觀民之動作，其志未平，憂民之未化也。

楊名時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知其志未平也。

馬其昶曰：其生，天下之生也。聖人之志，必使下觀而化，天下皆爲君子，大舜之善與人同是也。志未平，卽堯舜猶病，鄒魯



悲憫之心。初童觀於下，而在上君子以爲吝，志則然也。巽坤南方維卦，萬物相見乎離，故卦名觀，而君民上下皆有相觀之義。

彪謹案：上九觀其生志未平，卽文王發政施仁，視民如傷之意。我爲君子，而天下之生不盡爲君子，皆我之咎；必觀其無忝所生，人皆君子，乃无咎也。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其亂也，天下未平，君子之志亦未平。堯舜禹周，志在天下之生，憂其亂而思其治，此達而在上者之志未平也。孔孟，志在天下之生，懼而作春秋，懼而閑先聖之道以正人心，此窮而在下者之志未平也。禹思溺由己溺，稷思飢由己飢，伊尹思天下之民不被澤者若己推內溝中，皆時時觀其生志未平也。惟能觀天下之生，具民胞物與之量，大道之行，三代之英，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斯能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


又案：觀我生者不徒觀之而已，必有誠意正心修身之實功，此卽明明德之事。觀其生者亦非徒觀，必有家齊國治天下平之實驗，此卽新民之事。窮則獨善其身，進退无不合道，達則兼善，中正爲萬夫之望，是爲能觀我生者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觀天下之不平者皆得其平，而後吾之志願亦得其平而無所不平，是爲能觀其生者也。此皆所謂止於至善者也。觀之道於是乎可滿志而躊躇矣。

彪謹案：觀之爲卦，陽漸消而陰漸驟盛，天下似難成化。然觀我觀人各有其道，以誠敬之意孚之，民亦可觀感而化矣。教天下者不以迹而以神，神之爲用，如風行地上所過者化。二陽大觀在上，儼同日月之照臨，下四陰觀之而化。初囿於蒙昧之見，二狃於窺測之私，去陽尚遠，此下觀之不能遽化者也。三得乎進退之道，四列爲觀國之賓，與陽遞近，此下觀之與爲俱化者也。九五德合中正，以君子之道自盡，足爲天下所觀瞻，此觀之本也。



上九處觀之極，以君子之道教人，負閎大志願，望人人盡成爲君子，此觀之量也。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以觀我生，本身作則以爲民觀，又能盡人性以觀其生，明明德於天下，苟一夫不獲，則於意有未安矣。夫生之謂性，性量彌綸乎天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同此生卽同此性，同此性卽同此觀。首出庶物，聖人之性非有加也；萬物一體，衆人之性非有歉也。然能觀之體，雖無智愚高下之異；而所觀之量，則有大小廣狹之分。下三爻域于內，未足語廣大之觀。若上三爻由內及外，四有賓興之義，揚于王庭；五則返觀自鏡，克明峻德，完其性分所固有；上則曠觀宙合，心乎民物，盡其職分所當爲，觀之量乃愈推而愈形其廣大。此所以二陽表率於上，四陰順從於下，而成大觀之象也。

噬嗑卦第二十一

 震下離上
中爻艮坎

噬嗑，亨，利用獄。

劉沅曰：噬，齧也。嗑，合也。頤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上下兩陽而中虛，頤之象。四，一陽間于其中，頤中有物之象。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利用獄，則噬嗑中之一事。震有威離有明，物有爲造化之梗者，必以刑獄治之。六五爲治獄之主，柔而得中，故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虞翻曰：坎爲獄，物謂四。无物則口不噬，故先舉頤中有物曰噬嗑也。

李士鈐曰：上、初，象輔頰。二、三、五，象上下齒。九四在中，象物。四不中正，故須齧而去之。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石介曰：柔下剛上，定體也，柔居五爲上行。

橫渠易說云：初六分而上，九五分而下，故曰剛柔分。合而



章，合而成文也。

程傳云：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劉沅曰：五倫以和合爲貴，間之則乖違矣。）除去之則和合矣。間隔者天下之大害，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取用刑爲義。二體明照而威震，用刑之象。

趙彥肅曰：離過震爲電，否則日也火也。離合震，剛柔分，動而明。故春分後雷發聲，電始至，秋分而雷收電隱。

李舜臣曰：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

趙汝楳曰：利用獄，歸之六五之柔中，其哀矜惟良之意乎？大君在上，三宥而後制刑，德雖柔，於獄則利。

胡一桂曰：噬嗑剛柔分而柔得中，節剛柔分而剛得中，故於兩卦發其義。

劉沅曰：震雷動于下，離電明于上，合以成文故曰章。君以仁柔居心，不柔則失之暴，過柔則失之寬。柔得中則寬猛得宜，有哀矜之心，無姑息之過，如雷之斷，如電之明，濟以仁術無冤濫矣。

李士鈐曰：獄者圜土以居罪人，上初兩陽象圜土，九四一爻象圜土中之罪人。用獄所以噬去一人之邪，卽以止天下之邪也。離明足以斷獄，震威足以折獄。刑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所以利用獄也。又艮爲止，上之人止而无欲，則刑罰清；下之人止而不犯，則風俗正。此又刑期无刑之微意與？

馬其昶曰：分卽分剛上而文柔之分，乾剛坤柔，各分一畫成離震，此言卦變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漢志云：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



王符曰：噬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明罰勅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改風俗者，其行賞罰，必使足驚心破膽，民乃易視。

鄭康成曰：勅猶理也。

侯果曰：雷電震照，則萬物不能懷邪。

朱震曰：使人曉然易避，效電之明，正法令以警惰，效雷之動。

項安世曰：石經作電雷。

胡遠濬曰：雷電一氣，兩間之至不能間而必合者，惟以此象矣。

劉沅曰：罰，一時所用之法。法，平日所定之法。明，辨也，辨其輕重，象電之明。勅，正也，正其得失，象雷之威。聖王以禮樂化天下，而有梗頑不順者，必以刑罰治之。夫噬之所以嗑之，明刑所以弼教，非尚猛也。受罰者欲其改惡，無非仁民之心也。

張洪之曰：陰陽相噬而有光則爲電，有聲則爲雷，二物因噬而嗑。

又曰：坎爲罰爲法，離爲明，震誠爲勅。罰者法之用，法者罰之體，明勅而預防，使民知所畏而不敢犯，先王忠厚之意見矣。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虞翻曰：履，貫也。趾，足也。震爲足，坎爲校。

王弼曰：凡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至於誅。過輕戮薄，故履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卽械也。

錢澄之曰：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法而害於鄉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當之。



劉沅曰：屨校，以足受校如屨。九居初無位，下民之象。剛而不柔，方動之初，其惡未甚。止惡于初，而用刑輕，所謂小懲而大戒也。歎其不行，戒人勿以小惡而爲之。初上無位，受刑之人；中四爻，用刑之人。

李士鈺曰：遏欲止之于微，除亂防之于早。金人銘曰，燒燒弗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可不懼哉！

馬其昶曰：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與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荷校於首，則耳爲之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滅耳，乃說制刑之意，非被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馬融曰：柔脆肥美曰膚。

劉沅曰：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噓者。二重柔，去肺遠，故爲膚，互艮故爲鼻。二乘初剛，倔强難服，嚴以治之。

李士鈺曰：刑獄與噬物，象相似而義通。初、上在口外，故不言噬而言刑。中四爻在口內，故不言刑而言噬。六爻如一身，初足，上首，中間則骨與肉。四爻在中而剛，肉中之骨；三五近骨之肉，二則近皮之肉也。近皮之肉柔而美者曰膚。二柔居柔位而得中，故稱膚。二極柔之物本易噬，而下乘初剛，初象人之下齒，凡人食物，下齒動而上噬，故近下齒者先糜。物噬而後口合，邪去而後人安，雖乘剛過猛，固无咎也。

馬其昶曰：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剛若亡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云不苟食，皇邢二疏並云嗅謂鼻歆其氣也。太玄擬此文云，臭肥滅鼻，利美



貞，測曰滅鼻之貞，沒所芳也。溫公注云，飲食之來，先覺臭芳，見得思義，不可失正也。子云以滅鼻爲沒所芳，是亦滅鼻爲弗臭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鄭注周禮腊人云：小物全乾曰腊。

劉沅曰：腊，肉之陳久味厚者。三在膚裏，故爲肉。離日煇之，故爲腊。互艮爲毒，師亦言毒。

李士鈐曰：離亦爲乾卦。腊肉者，前日之肉，曝于日而成腊。凡肉陳則氣味變而爲毒，論語所以有不宿肉之戒也。易而不戒，是受其害，陰爲小。

陳漢章曰：雜卦，噬嗑食也，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故中四爻皆象食物。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屬，四時之和氣也，凌廷堪定爲饗食燕之饗禮。今推之易爻无不合，膚腊皆鼎俎之實，鼎之陳也，三牲爲上，膚腊爲下，二三在下卦，故象膚象腊。

馬其昶曰：馬融注，晞於暘而煇於火曰腊。肉遇毒者，三不中正，又互坎爲毒。詩毛傳，毒，苦也。鄭注周禮云，毒藥，藥之辛苦者。凡煇於火而焦焉，則其味苦不堪食，故小吝。然以其苦而不食，則不致有他患，故无咎。二噬膚滅鼻，以甘美而不貪；三腊肉過毒，以味苦而見棄，皆勤於禮而戒謹者。國語云，厚味實腊毒。蓋腊苦人知之，厚味人溺之，故舉以相況，使人知慎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馬融曰：有骨謂之肺。



沈起元曰：光，離體。未光，四居互坎中也。

劉沅曰：剛居柔，肉帶骨，故曰腓。離火薰之，故乾。金矢，金鍔也。離之外爻，乾之匡廓也。乾金，互坎爲矢。四陽剛，治難治之獄，未可盡以剛服者，如金矢非可噬也。離本光明，居離之初故未光。知其未光而持以艱貞，亦無難光也，此戒人恃剛之意。

陳漢章曰：腓即說文𩚑，（彪謹案：𩚑、𩚑同音。）與韃𩚑（彪謹案：音泥，有骨醢也。）同類，韃一作齧，鄭注五齧，呂本，（彪謹案：同禮昌本麋齧。）脾析，𩚑，豚拍，深蒲也。又云三齧，亦醢也。有骨爲齧，無骨爲醢，皆豆實也，饗禮兼食兼酬。禮器又云內金，示和也。又曰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竹箭皆可爲矢，與金並舉，明金矢黃金，皆饗禮之庭實。

馬其昶曰：利艱貞吉者，懼失禮也。聘義云，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不侵不陵，尚何獄訟之有？未光者，懼其聘而誤，不敢以知禮自詡也。子入太廟每事問，是其義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虞翻曰：陰稱肉，離日中烈，故乾肉也。

趙汝楳曰：彖言不當位，此言得當者，彼以位言，此以事言。

劉沅曰：乾爲金，得坤之中爻，故黃。黃金喻人心堅貞也。得當，得用刑之當，戒之也。

李士鈐曰：金之品以黃爲上，喻其貴也。噬肉乃得黃金，喻去邪乃得大利，且邪惡中或有至貴之性，在一變化間耳。

陳漢章曰：乾肉即說文膊，與臠𩚑爲類，皆籩實也。四、五體



離，離爲乾卦，故象乾肺乾肉。凡饗禮必兼燕與食禮，食禮先食舉，故先言俎實；燕禮終執薦脯，故終言乾肉。饗禮雖亡，見於易矣。

馬其昶曰：燕飲主和樂，而持以貞厲之心焉。聘義云，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整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兄弟，惟肅乃雍也。序卦云飲食必有訟，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故先王制爲禮食，賓主百拜，以化其陵競之風。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噬嗑用獄之卦，而中四爻舉禮食爲說，所以使無訟也，其義精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鄭康成曰：離爲槁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象。

王肅曰：何，擔也。

朱震曰：火，外景也，於目爲視。水，內景也，於耳爲聽。視聽之用，无非明也。

毛璞曰：以怙終，故寄之上九。

劉沅曰：卦上爲言，離爲科上槁，校象。何與荷通。六五柔中聽治，上九偏剛居上，是有耳而無聰，遇明斷而不聞知，故凶。互坎爲耳，又爲耳痛。上居至明之世，遇雷動之威，稔惡不悛，必有嚴刑。

附解云：五爲治獄之君，四爲治獄之卿，二三爲治獄之吏，初爲下民止惡无咎。上非民非君，盛世之頑讒，山澤之狂夫，皆其類也。治獄者戒其過剛，受罰者欲其改惡，皆仁民之心也。

李士鈐曰：滅趾則縮足不行，可無長惡之患。滅耳則善言不入，終無改過之由。聖人設刑獄，所以生人愧悔之心，而示以遷



善之道。

馬其昶曰：古者刑以弼教。初上二爻，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中四爻，則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六爻惟三上相應，故不可變，上變離壞，則坎失其明，故曰聰不明也。彼方自以爲得位，告以勿變，彼不悟也。不聽教訓，屢校於初，至上而猶何校，是終不自改也。周禮云，其不能改而出鬲土者殺，故凶。

彪謹案：聖世彰善癉惡，明威並用，道在雷厲風行。水懦弱，民狎而翫之，故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制刑之法，取火雷爲象，蓋有道矣。然以柔中爲主，仍不失辟以止辟、刑期无刑之意。老子善用柔，經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蓋得柔中之道矣。中四爻抱潤先生及陳氏引凌氏之說證以禮經，皆旁推交通之義。而在卦象取譬，仍以用刑爲主。

賁卦第二十二

䷖ 離下艮上
中爻次震

賁，亨，小利有攸往。

鄭康成曰：賁，變也，文飾之貌。

張沐曰：亨，剛亨也。小利，柔利也。

劉沅曰：火在天上爲日，在地爲火。日爲陽精，中藏陰火，地之靈也。火焰燭山，山高接天，文明之象。序卦，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文以濟質，非可專尚，故但小利，戒人專驚乎文也。

李士鈺曰：陰主小，小不可以大也。至敬無文，大禮不飾，文飾之道固不可大用也。互震爲往，離爲光明，艮爲止。文太繁則滅其質，華太盛則傷其根，光明而遇艮止，欲其文不欲其過乎文也，故小利有攸往。

彪謹案：乾剛主質，而陰柔入其中濟之以文。坤柔主文，而乾陽居其上濟之以質。然後文質彬彬，交相爲用，而無勝文勝質之弊，所以亨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京房曰：泰上六柔來文剛，九二剛上文柔，成賁之體。

鄭康成曰：剛柔雜，仁義合，然後嘉會禮通。

荀爽曰：陰來居乾之中，文飾剛道，交於中和，故亨。分乾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道，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矣。

王弼曰：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

程傳云：乾中爻變而成離，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

蘇軾曰：柔之文剛，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小者所以利往也。

何楷曰：剛爲質，柔爲文。柔來文剛，是本先立矣，而文行焉，故亨。分剛上而文柔，非以剛爲文也。剛居上而柔始得成其文，不然，无本之文非文也。

毛奇齡曰：王弼但以剛柔交錯，釋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耳。徐邈於天文上增剛柔交錯四字，妄也。

劉沅曰：柔來，離中一陰從坤來，文其剛德，則剛不偏於剛，故亨。分剛上，謂上九也。乾中爻變離，分此一陽居於艮上，文其柔德，但小利有攸往。

馬其昶曰：剛質柔文者，乾元藏坤元之中，剛在內爲質，柔在外爲文。賁論文質終始之運。史記孔子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內卦陽通陰，而陰爲之主，是由質而趨重於文者也；外卦陰往從陽，而陽爲之主，是文勝而返之質者也。呂覽載孔子筮得賁，以謂非正色之卦，此即從先進之旨，蓋傷周末文勝而寄慨矣。（彪謹案：先進野人是質勝。）

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胡允曰：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乎二十八經星之次舍，此天之



文也，即卦中剛柔交錯乎六位者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燦然有禮以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是則卦中離明而艮止者也。

劉沅曰：觀天文而裁成輔相之事興，觀人文而禮樂文爲之法詳。凡此皆順乎自然，而止乎其所當然。此二句申文明以止之義也。止乎其則，則文不徒文矣。

卞斌曰：離象日，坎象月，震動象斗，艮居象辰。觀斗之轉運，而知歲周；觀日月之盈虛，而知中數朔數，所以察時變也。

彪謹案：有質而後有文，此所謂無本不立也。有文猶必加以質，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著其質不著其文，然後文能常存而不敝，此所謂文明而必以止也。明能止，乃得成其爲賁，其義深矣。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止之爲義大矣哉，此所以能化成天下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鄭康成曰：折，斷也。

吳澄曰：麗於物其燄炎熱者，有體之火；未麗於物其氣溫暖者，无體之火。山下有火，山腹內有此无體之火也。書云：賁若草木。溫暖之氣，能長養草木，賁然有光，故爲賁。

黃道周曰：獄亦庶政也，而敢心則殆矣。書云，庶獄庶政，文王罔敢知于茲。故敢折獄，人主之大戒也。

劉沅曰：君子敷文德以明庶政，而折獄則不敢以文，正彖傳所謂文明以止者也。

馬其昶曰：陽主德，陰主刑。造化有溫燠之氣，而草木榮；君子有無敢折獄之心，而人之生機遂。无敢者，罔敢自用也。蓋明庶政者，懸書讀法以教之於未犯之先；无敢折獄者，哀矜勿喜以

慎之於聽斷之際。

彪謹案：山下有火，熱力藏於地中。及熱力盛，而無體之火發爲有體之火，則有火山崩裂之事，此其證也。

又案：明庶政，是從下卦離明之意推之。无敢折獄，是從上卦艮止之意推之。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能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亦无敢折獄之意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虞翻曰：坎爲車。徒，步行也。位在下，故舍車而徒。

王弼曰：以剛處下，居於无位，棄於不義，安夫徒步以從其志者也。

崔憬曰：剛柔相交，以成飾義。今棄二比，故曰舍車。

程傳云：君子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賁也。

都絜曰：易義，乘之者在上。初在卦下，无所乘也。

惠棟曰：初爲士，禮唯大夫不徒行。尚書大傳云，古之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有命者不得乘，乘者有罰。

劉沅曰：卦下爲趾，互坎爲車，艮止故舍車。乘車貴者之事。初安於徒行，自賁其趾，蓋以德義自榮，不以外飾爲務。義本不可乘，非故與世之賁相違也。

李士鈐曰：震爲行，爲大塗，徒行之象。禮，大夫賜車馬。二爲大夫，初爲庶民，不可越分以乘大夫之車，故徒行也。初以禮自飾，自賁其趾，不越禮以求賁，此其所以可行與？世以奢僭爲榮，君子以爲辱，（彪謹案：此二句與程傳互發。）謂其飾禮而反蔑禮也。



馬其昶曰：二四爲車，初舍車而徒者，剛陽在下，葆其大樸，不比二亦不應四也。說苑，孔子卦得賁，仰而歎息。子張曰，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子曰，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初之舍車亦不受飾也。

彪謹案：初爻在互坎爲車之後，是舍車也。車有不可舍者，如君子、耆老不徒行，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是於義當乘而不當舍。乘之則爲賁趾，雖逸而非僭也。若在下位，則當我行我素，趾雖勞而非辱。君子遵道而行，非以舍車而徒爲賁，乃以守義弗乘爲賁也。當徒而不能徒，當舍而不肯舍，出必乘車，素履未敦，何賁之有？賢者安步以當車，終身不辱，揆之於義，弗背乘車，雖徒行亦爲之生色，卽賁其趾之義也。

六二，賁其須。

劉牧曰：須，待也。

姚鼐曰：須者，所俟也。趙宣子盛服將朝，禮曰，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此人臣之賁其須。至於賓客會盟祭祀，皆像飭而須焉。

彪謹案：易觀盥而不薦，詩采芣被之祁祁，皆以須爲賁者。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胡瑗曰：與九三合志同心以興起。

袁樞曰：柔不能自立，得剛而後立。下不能自興，得上而後興。

劉沅曰：六二柔來文剛者也。柔之文剛，非有加于剛之外也，文其不及者以成禮。陰隨陽而動，文附質而行，如須附頤而動也。上謂九三，火炎上故象興。二爲賁主，蓋剛爲質，柔爲文，文不附質焉得爲文？聖人有質左文之意也。



馬其昶曰：剛往文柔，必處其上，柔乃不陵，故曰上得志。柔來文剛，必居剛下，乃得所承，故曰與上興也。古者祭祀，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饗宴賓客，前期三日戒，前一日又宿戒，皆須也。推之曾子、子貢入於其廡而修容焉，亦須也，敬之至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盧氏曰：有離之文以自飭，故曰賁如。有坎之水以自潤，故曰濡如。體剛履正，故永貞吉。

程傳云：三處文明之極，賁之盛也。

俞琰曰：文過則質喪，質喪則文敝，要當永久以剛正之德固守則吉。

李士鈺曰：山火飾而爲賁，三居其交，故賁如。坎水濡潤，火得水以濟，光華而又潤澤。陰陽相接，文質相宣，文之美也。以飾其言則吐辭溫潤，以飾其行則澤躬爾雅。自無暴鄙之譏，而無敢侮之者，故永貞而吉。

馬其昶曰：文質兩統，相爲循環。白虎通云，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莫如忠。陳立注云，表記言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者，彼自謂夏家之文，比殷周之文猶質；殷周雖質，比夏家之質猶文耳。初舍車而徒，是夏之尚忠，而失則野者也。二賁須，殷之尚敬也。三濡如，則周之尚文也。禮樂明備，所難者永貞耳。三守正不變，終不使其文加於質。則二得所麗而興，是離之功成於三，故以吉歸之。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鄭康成曰：翰，白也。

陸績曰：震，馬也。

程傳云：所當之位爲可疑。

項安世曰：三當賁道之隆，四當賁道之變。自四以上皆以白爲賁。姚小彭曰：商人尚白，戎事乘翰。

劉沅曰：變巽爲白，互震爲鼻足，爲的顙，白馬之象。翰，馬白色。互坎，寇象。初與四爲正應，婚媾象。來輔以質，相須而非相敵，共成其賁。六四已入艮體，文明將止，賁道將變矣。故雖從事文飾，而心懷疑懼。賁如皤如，相持於文質之間而未有決也。文勝質而將變，當其位者不得不疑。

馬其昶曰：四處進退之際，其所當之位，疑位也。四多懼，乾四或躍，傳曰，或之者疑之也。爻獨初四相應，故四疑初之當從，又疑上之爲寇。白馬謂上，質文改革，有似於寇也。實則剛上文柔，四五二陰皆利往從之，匪寇也，昏媾也。故舍初之應而從上，終无可尤。蓋處文勝之時，義當反質。公羊傳注云，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是此爻之義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子夏傳云：五匹爲束。

荀爽曰：艮山震林，山林之間爲園圃，隱士之象。五爲王位，體中履和，勤賢之主，尊道之君也。

薛綜曰：古者招士，必以束帛加璧於上。

王安石曰：戔戔，損少，儉而用禮，未失中也。

郭雍曰：賁之盛大，无過於得賢及遠，爲國之休光。

劉沅曰：丘園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艮爲山，邱象。艮爲



果蓏，震爲林木，園象。變巽爲帛，五疋爲束，爻數五，故爲束帛。五艮體得中，文明以止，而密比于上九之賢，賁於邱園之中以求賢士。帛箋似吝，然禮薄意厚，（彪謹案：意質實則文儀可略，若誠意不足而虛文有餘，亦何足貴？吝而終吉，蓋禮不足而敬有餘也。）不過乎文，終有吉也，喜慶也。陰陽需而成賁，五陰與上九近而賁之，是能求賢自輔，以成賁之治者。

姚配中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賢人者，國之文，化之本也。

李士鈐曰：坤爻爲帛，艮手縛之爲束。又三玄二纁爲一束。自五爻外，二陰三陽，二纁三玄之象，五居尊以用之，而承上九之陽。上不在位，如賢人之在野，故以束帛聘于邱園，詩所稱素絲組之，是其象也。賢者邦家之光，聘賢者禮文之美。六五履中蹈和之君，文而有質，虛衷求賢，邱園生色，雖禮儀儉嗇，而誠意以求，不以虛文相炫，故吝而終吉。賢者固可以誠求，而不可以貨取也。

馬其昶曰：陰性吝嗇，五陰失正，故吝。承陽，故終吉。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王弼曰：飾終反素。

劉牧曰：繪事後素，居上而能正五采也。

程傳云：得志者，在上文柔，成賁之功。

本義云：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

王又樸曰：序卦云賁飾也，二也。雜卦云賁无色也，上也。

惠棟曰：上者賁之成。考工記云，畫繪之事，後素功。論語，繪事後素。鄭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污，是功成於素之事也。

劉沅曰：上，艮之終，止之極也。盡去其華，歸于無色，故白



也。白非賁也，賁極而反于白，以白爲賁，正所以善其賁。无咎者，返本復始，救敗之道也。救敝扶衰，得行其志。質與文相資而成賁，柔來而文剛，以剛過則純乎質，故坤之一陰入於乾中而爲離以文其剛。分剛上而文柔，以柔過則弊於文，故乾之一陽上居坤末而爲艮以止其文。文質中而賁乃善也。天文人文，皆自然當然之理，聖人品節之以適於中，則無質非文，無文非質，蓋法天地自然之文，故雜卦以爲无色也。邱富國謂，陰陽有應者以應而相賁，無應者以比而相賁，亦深得本卦六爻取象之意。

李士鈐曰：上九賁之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由文返質，文明而止矣。志高品潔，自得於山林之外，雖失位而亦无咎。

馬其昶曰：董子言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主地者六二也，主天者上九也。內卦曰義弗乘，與上興，終莫陵，皆有尊尊之意。外卦曰昏媾，有喜，得志，皆有親親之意。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論賁而以白爲尚，文王服事之盛德也。

彭謹案：賁之爲卦，由坤陰入乎乾中，乾陽易居坤上而成。乾剛主質，陰柔入其中而濟以文；坤柔主文，陽剛居其上而濟以質。文質彬彬，交相爲用，而無文勝質勝之弊，此賁飾所以亨也。夫太素居始，繪事後素，有質而後有文，此所謂無本不立者也。然文明日啟，又須返璞還純，有文尤必衷諸質樸，此衣錦尚絅所以惡其文之著也。惟著其質不著其文，然後文乃常存而不敝，故曰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而能知止，不至喪其本質，乃可成其爲賁。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止之爲義大矣哉，此所以能化成天下也。老氏守柔，其言曰惟止能止衆止，要不外乎明而且慎，刑獄其一端也。內卦諸爻屬乎離明，而賁趾、賁須、賁濡，自



有能止之義。外卦諸爻屬乎艮止，而賁皤、賁帛、白賁，亦有文明之象。三統文質遞嬗，周而復始，成其化以救其弊，觀於賁卦之義可括其全。諸家所詁詳贍，劉、李二說亦多精義。而抱潤先生引證尤爲確鑿，以內三爻分配三統，以內外卦通陰陽之變化，董子主天主地之說與之相合，精心闡議，突過前賢，三復之可增長學識。

剝卦第二十三

䷖ 坤下艮上
中爻重坤

剝，不利有攸往。

馬融曰：剝，落也。

趙汝樸曰：不輕攸往，以存其在我一陽无恙，來復於是而基焉。

劉沅曰：剝爲九月之卦。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人事日繁，則本質日漓，故亨盡而剝。陰盡陽消，小人害君子之象，故不利有所往。安坤之順，守艮之止，潛晦待時，非第遠害也。

李士鈐曰：剝，陰長陽消，君子退避靜處，不與小人爭，自不爲小人害。所以存善類，養元氣，以俟一陽之來復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王夫之曰：陽退而之幽，陰進而之明，變易其幽明之常。

劉沅曰：剝者，陽剝也。柔變剛者，從乎陽之自變而言，爲陰所蝕，浸淫不自覺，以至于剝之將盡。一陽僅存，亦不能久，故不曰柔剝剛，而變剛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



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鄭康成曰：陰氣侵陽，上至於五，萬物零落，故謂之剝。小人極盛，君子不可有所之也。

劉牧曰：小人方盛，不可逆止，順而止之，使不爲害可也。

程傳云：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建戌則極而成剝，是柔變剛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

趙彥肅曰：陰盛不進，受陽之止；陽微不去，期以止陰。非明消息盈虛之理，孰能知此？

吳澄曰：陰長至五，僅存一陽，再往則並一陽消之矣，故不宜有往。尚猶貴也。

沈起元曰：觀象乃學易通義，特於剝言之者，以順而止之，即在剝本象，恐人以卦不善忽之也。

梁錫璵曰：觀象，爲處變之君子言也。曉以觀象，欲其知天；訓以尚消息盈虛，欲其事天。

朱駿聲曰：剝，霜降之卦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柔變剛者，變日永爲宵永也。消，謂自秋分至春分，日行每日過於一度，於太陽爲疾，於晝爲消也。息，謂春分至秋分，日行每日不及一度，於太陽爲遲，於晝爲息也。盈，謂二十四恒氣，每日盈一百四十三分五三四七七五也。虛，謂日月合朔，每日虛一百五十八分九五六一七一也。君子一身動靜行藏則而象之，合於天行也。凡易言天行，皆指太陽天言，不指恒星天言。

劉沅曰：消息者，盈虛之方始。盈虛者，消息之已成。天行，天道自然之運。申言卦象理當如此。見無所往者，乃天理之當然，非私智避害比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劉牧曰：山以地爲基，厚其地則山保其高。君以民爲本，厚其下則君安於上。

司馬光曰：基薄則牆頽，下薄則上危，故君子厚其下者，所以自安其居也。

程傳云：下薄則上危矣，書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張洪之曰：非徒邦寧，厥躬亦賴以寧。）

馮椅曰：以上下厚薄取象，不以陰陽消長爲義。

劉沅曰：山，形峙地上，根蟠地中。言附于地，則圯剝矣，故爲剝。上，謂民上，一陽在上之象也。宅，上所居之位。居上者厚于民以安其位，高而不危，厚如坤，安如山也。

張洪之曰：剝民實以自剝。禹所謂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馬其昶曰：剝一陽在上，不曰大人君子，而曰上，亦觀象之微旨，上者因下而爲名者也。得乎邱民爲天子，爲民上者，奈何不厚下？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虞翻曰：此坤變乾也。

盧氏曰：蔑，滅也。牀所以安人，在下故稱足。先從下剝，漸及於上。

石介曰：滅下言滅初九。

蘭廷瑞曰：一陽在上，五陰載之，牀象。（劉沅曰：一陽覆五陰，有宅象、廬象、牀象。李士鈺曰：全卦上實下虛，牀象，爻多取之。）

任啓運曰：國之有民，猶牀之有足也。而剝民以自奉者不知。



沈起元曰：貞者何，碩果也。

劉沅曰：蔑，滅也。貞，正也。陰之剝陽，自下而上。初六剝之始，小人害正，以漸而起，必滅其貞。上以下爲基，牀以安身。剝牀以足，下剝而上亦傾矣，以滅下也。歎其剝之術毒，所以蔑貞而凶也。

王引之曰：以，猶及也。

李士鈐曰：牀恃足以安，國恃民以立，足壞則牀將傾矣，民離則國將亡矣。蔑猶失也。陰以從陽爲正，而消陽，是失陰之正道也。

馬其昶曰：陰爻言剝，皆成卦之象也。溯卦所由剝之象，以明爻所當變之義。初變剛，爲滅；貞凶，則今當化陽可知。而不言者，非剝初六所能也。

彪謹案：謂初本陽位，剝初變陽爻而爲陰爻，是爲初變剛。虞注言坤變乾，亦謂變乾之陽爻而爲坤之陰爻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崔憬曰：言至三則應，故二未有與也。

邱富國曰：陰陽相應爲有與。咸六爻皆應，曰感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曰敵應不相與。

任啓運曰：國之有賢，猶牀之有辨也，而賊賢以自專者不知。

劉沅曰：辨，牀之面，卽平也。古平辨字通用，尚書平章平秩，史記作便，索隱曰今文尚書作辨。六二陰極盛而上凌，居下卦正位，故爲剝牀面象。剝足猶陰害之，剝辨則明攻之矣。蔑貞凶，初言其勢，此則實有其事也。陰陽比應則爲有與，二前後左右皆陰邪，而無有陽爻相輔救。歎君子之勢不可孤也。

卜斌曰：辨讀爲牀。說文，牀版也。（馬其昶曰：辨有片



音，與徧、徧、蹠皆通用。）

李士鈐曰：辨，足之上，近膝之下，猶牀幹也。辨壞則牀無資。二爲臣位，臣亡則君無助。始則兆庶離心，繼則股肱盡失，君子欲安居于上，得乎？

馬其昶曰：九二剝爲六二，雖有中正之德而凶者，以下非六二則五有應，上非六五則二有應，自二五無與，而剝之象成矣。初曰蔑貞凶，傷始也；二曰蔑貞凶，爲二五之位傷也。遯爲陰長陽消之卦，然其彖曰遯亨，傳曰剛當位而應。知遯之亨，由於二五有應；即知剝之凶，由於二之未有與矣。

六三，剝，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荀爽曰：衆皆剝陽，三獨應上，是以无咎。

王弼曰：上下各有二陰，而三獨應於陽，則失上下也。

沈該曰：剝以順而止爲善，渾跡小人之間，陰爲君子之應，剝之无咎者也。

趙彥肅曰：三應五比，皆能存陽而免凶。

劉沅曰：三亦以陰剝陽，故曰剝之。然居剛而獨與上應，是處剝之時，能去其黨以從陽，異乎上下之陰矣。

李士鈐曰：六三當群陰剝陽之際，失其同類，而歸心于君子，可以无咎。此猶宵小中人獨維持乎善類，善類之不盡亡者，彼不爲無力焉，固君子之所許也。

馬其昶曰：剝之爲卦，柔變剛也。初剝足，二剝辨，四剝膚，皆本爻變剛自剝之象。六三剝之，之指本爻也。陰氣剝至三而无咎者，得應陽之義也。

彪謹案：三居坤順之極，而上應艮止之終。是外雖與小人爲伍，而內實與君子爲援，以失上下之陰類爲得者也，故雖剝而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王肅曰：坤象牀，艮象人，牀剝盡以及人身，害莫甚焉。

程傳云：五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及其膚，身垂於亡矣。

劉沅曰：四居上體，乃牀上人。剝近下之膚，爲害深而益近。

李士鈺曰：艮爲膚，陰之消陽，已盡下卦而至土卦，牀剝已盡而及於膚之象。四爲近臣之位，腹心之任，併此而剝，天下事尚可問乎？

馬其昶曰：六四切近君位，所謂貴戚之親，與國同休戚者。剝之是自剝其身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乾鑿度云：孔子曰，剝之六五，陰貫魚而欲承君子也。

虞翻曰：艮爲宮室。

何妥曰：五陰相次似貫魚，魚陰物。后夫人嬪妾，貴賤有章，寵御有序，六五衆陰之主，能有貫魚之次第，故无不利。

橫渠易說云：陰陽之際，近必相比。六五能上附於陽，反制群陰，不使進逼，方得處剝之善，下无剝之之憂，上得陽功之庇。

沈該曰：以順止之道，反制小人，使之順而不犯，貫魚之謂。

來知德曰：陰順則能從陽，艮止則不剝陽。（彪謹案：味來氏之說，順從陽則不敢恃寵而驕，不剝陽則好樂無荒，和平有節。五有賢妃之德，輔其君消患於未萌，以其正位居艮止之中，於止知其所止也。）

張英曰：觀碩果之辭，知聖人之愛君子；觀貫魚之辭，知聖人之不絕小人。



劉沅曰：變巽爲魚爲繩，貫魚象。五君位，陰居之，象后。變巽長女，下體坤，宮人象。上承陽，后妃以宮人受寵于君象。柔順居正，率群陰以聽命于一陽，爲統衆宮人貫魚次序而受寵。

張惠言曰：此后夫人女史彤管之法，所以使陰不愆陽不剝也。

李士鈐曰：艮爲門，陰居門內，故稱宮人。陰道貴乎承陽，不爭不妒，六五柔順得中，使衆妾依次疊進以共事君子，陰安而陽亦安矣。蓋孤陽无位，反託乎陰。三應上，五承上，皆上所恃以安者。三賤而遠，故僅无咎；五尊而近，故无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虞翻曰：艮爲碩果爲廬，坤爲車。

楊時曰：碩果不食，順而有以止之也。

語類云：唯君子能覆蓋小人。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

王宗傳曰：一陽居衆陰之上，果之碩大者也。不食者，生育之萌，正寄諸此。墜地而生，復之初九，卽剝之上九也。一陽居上，有衆民共載之象。剝道既終，九復見剝，則小人无可庇其軀矣。

胡炳文曰：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

劉沅曰：民所載者，剝極將復，民心翼載君子，冀其奠安。終不可用者，失其所庇，而宅身無所。前此之剝害君子者，至今欲君子之庇蔭，而一切陰謀無所用。自古小人害正于無事之日，而欲求于有事之時。究之國亡家破，小人必不能獨全，聖人戒而歎之。爲君子謀，亦未始非爲小人謀也。全卦皆就君子處剝之時說，剝之事自小人爲之，而剝之弊必賴君子救之。勢衰數窮，君



子於剝之時，爲將來撥亂反正之機，未有不自全而可救世者。孔孟栖皇，不能治一時之天下，而治萬世之天下，然後知碩果之爲世教賴者大。

李士鈺曰：果不食則仁可復生，剝之終即復之始，生之道无時而或息，仁之理无處而不存也。書曰，民非后何戴，后非民罔與守邦。上剝下，是自失其載也；下剝上，是自失其覆也。


馬其昶曰：卦以消長爲義，則上之一陽終不能不消。君子得輿，象陽无終窮之理，剝於上，復於下。在陽之出入，爲得輿而行；在柔之變剛，則似剝廬以失其庇矣，小人徒自窮耳。君子爲民所載，一陽來復，利有攸往，不可得而窮也。

彪謹案：碩果爲一陽種子，不可食也，食之則陽絕无由而生。國家愛護正人維持善類，當時時保和元氣。元氣爲萬物之種子，爲將來世道人心發生之機，此機惟在上者操之。觀卦辭始終嚴君子小人之辨，惟在碩果長春而已。

又案：六五一爻關係國家之禍福盛衰，上九一爻關係天下萬世之世道人心。

彪謹案：剝之象，孤陽在上，群陰日進，其勢甚危。臨兆民者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於此求有以安之，道在薄取於民，以厚其下，下厚則上自安矣。所謂厚下，即順而止之之法，惟順民心者可挽回剝運。此卦言小人成剝之象與君子救剝之方，深切著明。必使下卦衆陰皆順從陽，不敢反抗；上卦知其所止，建由剝轉復之機基；在上能損上以益下，不損下以益上：則民德同歸於厚，而國脈乃可轉危爲安矣。

復卦第二十四

 震下坤上
中爻重坤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京房曰：七日來復，六爻反復之稱。

鄭康成曰：陰氣侵陽，至此始還反起於初，故謂之復。

何妥曰：復者歸本之名，群陰剝陽至於幾盡，陽氣復反而得交通，故云復亨。

李鼎祚曰：剝卦陽氣盡於九月之終，至十月末，坤卦將盡，則復陽來，隔坤之一卦。六爻爲六日，復來成震一陽生，爲七日。

朱震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自子午至七而必復，乾坤消息之理，一歲一月一日莫不皆然。易有以爻爲歲爲月爲日者，於復言七日來復，明卦氣也。

劉沅曰：復，陽復生于下也。自五月一陰生，至于十月爲純坤之卦。陰陽本相循環，陰極而陽復生，十一月之卦也。序卦，物不可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天地氣化以陽爲主，出而長養，入而歸藏，動靜无端，陰陽无始者，一元之理氣周流主宰而不息也。聖人難以顯言，卽此卦示其機，言陽出而施生，今復入而含于坤土，一出一入，无有疾害之者。今既一陽來復，五陰



衆爲之輔，朋來无咎。此二句正言其所以亨也。道，天地之理，人所共由，如道路然。人之始生得天地之理氣，既生以後，物欲擾之，離變爲日，陽爻主以坤陰，心神內含雜識，性不全矣。法天地之理，而運化其陰陽以合於道，七日來復，陽盛陰衰，則人道亦天道也。復之一言，特就其機明之，豈真陽有剝時至此而始復哉！陰陽之數各極于六，自姤至復凡七月，主陽而言故曰日。豳詩，一之日，二之日，古人多呼月爲日。

李士鈺曰：天地間一陽氣所充周，陽過處即是陰，非陰消陽，陽自往也。往極於上，則來反於下。出者，震動於下，陽始出也。入者，入於群陰之內也，明陽之无時或息也。元陽初生，陰咸順之，无疾則生機鬯矣。陽之以陰爲朋，坤陰來助，以陰贊陽，則生意茂矣，故无咎。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程傳云：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所謂咎，在氣爲差忒，在君子爲抑塞。

楊時曰：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

劉沅曰：反即復也。動者陽性，順其自然理氣之運，未嘗一毫強爲。故一出一入，動靜自如，陰不能害而適爲輔。即卦體之震動坤順，可得其意矣。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本義云：陰陽消息，天運然也。

張振淵曰：反復其道，猶云反復計其程道，見天運有定期。

劉沅曰：陰陽循環，分爲二氣，實止一元。本無終始，得天不



備，則有終始。人則不如天，法天之行以復還天理，則靜而存其未發之中，動而著爲已發之和，一如天之七日來復，未嘗無陰，而陰不害，性定而理純，人之道也，即天之行也。明乎陽之爲用，順乎天則自然，動而無動，所以當主靜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王弼曰：入則爲反，出則剛長。

徐幹曰：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衆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其斯之謂與。

歐陽修曰：天地之心見乎動。一陽初動於下，天地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也。

橫渠易說云：剝之與復，不可容綫，須臾不復，則乾坤之道息。故適盡則生，晝夜相繼，元无斷續之時也。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唯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

本義云：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

王應麟曰：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能見天地。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

劉沅曰：剛長即陽氣充盛之意，即一陽動處，見天地生生之意，未嘗稍息，非謂止此是天地之心。蓋天地無息，非從復卦觀之，則幾疑純陰之時真無陽矣。人心天理亦未嘗一日亡，非復性之後觀之，則幾疑爲惡之徒真無性矣。

附解云：伏羲復卦取象，多主天道，文周引之於人事；孔兼言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合人與天而一之矣。陰陽之氣本無終始，物之得天不備者則有終始，而天地一元之理固未嘗息也。復

卦一陽合于地中，是動極而靜之時，靜極而動之機。子曰動而以順行，明乎陽之爲用，動而無動，所以常主靜也。本無有動，故亦无疾咎。第就氣機之端倪言，則姑言出入；就卦象言，則姑言朋來耳。反復者天行之常，來復者本卦之象，于來見天地之心，而天心正未始離于反復中也。特自人觀天，則以是察之，天道在人亦猶是也。乾孕于坤中爲性，坤藏于乾中爲命，後天性情顛倒，人心所以惟危也。養其純陽之氣以全天地之理，乾坤各得其所而天地位。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一天心之渾全，一天行之自然。七日來復，不在天而在人。邵子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體察天心，以是爲端，而養先天浩然之氣。反復其道，即所謂七日來復，此二句明利有攸往之義。夫子申之曰天行也，剛長也，謂法天行而養氣。陽統乎陰，性主乎命，天地之性在我，故無往不宜。

吳汝綸曰：復卦之旨，太玄擬之爲周，其辭曰，陽氣周神而反乎始。故曰出入，曰反復，皆周而反始之說也。

馬其昶曰：見者，心光之發露也。人之心，天地之心，一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戕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

彪謹案：天行健不息，君子自強亦不息，合天人而一以貫之，本體之明未嘗或息，特人自不見耳。能見此心光明之不息，是即見天地之心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



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

劉蛻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

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

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劉沅曰：闔戶爲坤，一陽承而閉之。震爲大塗，坤爲衆，衆陰爲一陽所止，商旅不行象。坤爲方，陽安養于下，故后不省方。

張洪之曰：一陽體成，在天爲元氣復反，在人爲良心復見。邵子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故名復。閉關云者，閉其內使不出，防其外使不入。理欲關頭，不可不慎如此。人以天地之心爲心，一念乍動，其機勃然，察而充之，足以王矣。此心之復，在清夜平旦，而惜亡於旦晝。學者涵養於不覩不聞之時，省察於隱微獨知之地，內外交修，養其機而達其體，乃能見天地之心。坤爲方，姤象曰后以施命告四方，今隱於復下，故后不省方。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

程傳云：脩身之道，唯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楊時曰：初九陽始生而未形，動之微也。吉凶悔吝生乎動，未形而復，其復不遠矣。

胡炳文曰：本心呈露之初也。

崔師訓曰：念起即覺，覺即不再，復於意念微動之始，謂之不遠。

劉沅曰：陽動於初，復之最先者也。一念稍非，則爲身累，念甫動即復于善，脩身莫吉于此。

李士鈐曰：初者，隱微之地，失未外見，能自覺察，復之於早。一陽初生，爲復之主，有乾之元，生氣之始，即仁也。人自外誘奪其秉彝之良，一念復初，仁即見矣。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不遠而復，復其元也。

馬其昶曰：不遠復，誠意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意誠而心正矣。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故又曰无祇悔元吉。凡人有失乃有悔，能悔乃能復，若復而又失，則必又悔，是自多其悔矣。釋文祇音支，九家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彖曰出入无疾，爻曰无祇悔，皆謂初九之陽甫復，不可又變而失正也。傳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王弼曰：得位處中，最比於初，親仁善鄰，復之休也。

語類云：學莫便於近仁，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

趙彥肅曰：初九先覺，六二資之，易爲功也。草木之仁，布種於地，其生也根莖暢達，莫之能遏。二居初上，不期而化，何以異此。

屈大均曰：仁，碩果之仁也。初在下爲仁，乾之一也。（惠棟曰：復之初即乾之元，故爲仁。）凡仁必二，故二爻言仁。仁在果中，果以雷坼則見仁。

沈起元曰：仁者人心也，仁在於內，即心存於身，廣胖之美，爲休爲吉。

劉沅曰：六二虛中，休休有容，比初之賢而能下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能親師取友以成德者，非但以其柔中也。



李士鈐曰：休，息也，一息而即復也。初復之於隱微，二則復之於顯著。初爻陽之初，善之長，即仁也。堯舜之性性此，湯武之反反此也。

馬其昶曰：六二虛中之德，休休有容，以涵養微陽，其位居初上，而心則下之，是以吉。漢儒以相人偶爲仁，即所謂凡仁必二也。孟子說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亦就相人偶處言之。

彪謹案：孺子者人也，見之者又一人，是爲相人偶也。有此人與彼人相，必乃發其不忍之仁心，故曰凡仁必二。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虞翻曰：動而之正故无咎。

程傳云：聖人開遷善之道，屢復何咎？過在失，不在復也。

沈起元曰：震无咎者存乎悔，震動之功多矣。

劉沅曰：頻，數也。三居震動之極，上接靜坤，旋動旋靜，復而又復之象。人心惟危，故厲；旋失而能旋復，故无咎。

李士鈐曰：改過向善，雖危无咎。記曰，或安而行之，初之象也；或利而行之，二之象也；或勉強而行之，三之象也。

馬其昶曰：二以中正近初而復，三以震動善變而復。厲无咎與乾三同辭，以乾乾之道處復，自无頻失之悔矣。二三同復，所謂朋來无咎者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鄭康成曰：爻處五陰之中，度中而行，四獨應初。

本義云：與衆俱行，獨能從道。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能有所爲，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剝三及此爻見之。（彪謹案：剝與復爲卦，陰陽



倒翻，剝三獨能應上爻之陽，復四獨能應初爻之陽，皆於群陰中自行其道誼者，豈爲功利所誘哉！）

繆昌期曰：復之爲復，全在初爻，猶人之初念也。四陰皆復此而已。四在陰中，有所專向，故發此意。

劉沅曰：四在群陰中，獨與初陰相應，外不立異，中不苟同，獨立而不計毀譽禍福，故不言吉，以堅獨復之志。道即仁之衆著者，二近初能見其心，故曰下仁。四遠初但循其蹟，故曰道。震爲大塗，有道象。

馬其昶曰：初之不遠復，是省察克治之要。四之中行獨復，是應事接物之方。初爲天命之性，應初是從道也。子思曰率性之謂道。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鄭康成曰：考，成也。

孔穎達曰：處坤之中，敦厚於復。

胡炳文曰：本有坤體，又互坤，厚之至也。敦復，則其復也无轉移，成德之事；不遠復，入德之事。

劉沅曰：重陰居尊，故象敦復。

馬其昶曰：復至五而成。復之初以自知，終以自成；初无祇悔，終則无悔。聖人盡性以盡人物之性，皆所以成己也。於本體外无所增加，還其固有而已。不言吉而言无悔，其義大矣。洪範九，五福曰攸好德，初之不遠復也；曰考終命，五之敦復无悔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左傳云：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劉沅曰：迷復，迷而不知復。）能無凶乎？

子夏傳云：傷害曰災，妖祥曰眚。

荀爽曰：坤爲衆，故用行師。國君謂初。

虞翻曰：坤冥爲迷，高而无應，故凶。坤爲十年。

張栻曰：陰柔之才，去剛太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

項安世曰：陰盛之時，君道爲小人所以，故曰以其國君凶。最遠初，故迷，迷則相仇。坤上龍戰之爻，有行師象，蓋與初戰也。

胡炳文曰：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十年不克征，亦七日來復之反。

陳法曰：雷出地上，豫，故利建侯行師。雷在地中，復，故不利行師。微陽初復，宜生養休息，乃欲用震疊之威，未有不敗亡者。

李士鈐曰：迷復者，迷其所當復也。陰極昏柔，故有大敗。坤爲國，外卦亦爲國；十年，數之終，時之久也。復者善念，善念迷則轉而爲惡。復者生氣，生氣窮則變爲殺，殺心盛則生機隱，人欲肆則天理亡。老子曰，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貪功而強戰，天人之所惡也，故大敗而凶。至於十年不能征，天道之窮也。

馬其昶曰：凡不能自克之人，必求逞於外。孟子言不仁之人不可與言，是迷復也。安危利災，至於敗國亡家，終有大敗也。不仁即左氏所謂棄其本者，上九去初絕遠，有其象矣。初陽爲本覺光明，陰之君也，氣之帥也，陰不從陽，先迷失道，故曰反君道。反者不順之謂，順則无疾无咎，反則有災眚有大敗。

彪謹案：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脩身以仁爲本。初之以脩身，二之以下仁，三之厲无咎，四之獨從道，五之中以自考，皆鞭辟向



裏，切己之學。復性有功，保其幾希而弗失者也。上則馳騁于外，戕賊其性，而喜稱兵，欲以陰謀取勝，此月令所謂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者。馴至十年猶不克征，則民命國脈俱傷，一蹶而不可復振。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皆天所以厚其惡而降之罰也。欲無凶得乎？

又案：不遠之復，是直指其初心之未漓；迷復之凶，是直斥其妄心之不返。自古兵凶戰危之事，亂臣賊子之禍，其始皆起於一念之妄心。日迷日甚而不知復返，遂至罪大惡極，家國並受其殃。大學言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無如之何，此所謂災眚大敗者也。孟子言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所謂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者也。征之爲言正也，以上伐下也。田氏伐齊，三家分晉，皆能以其國君而左右之也，未嘗不欲得天下以握征伐之權，然卒歸於敗亡而不能久。聖人於復卦之終而示戒，兩言其凶，繼之以不克征，象斷之曰反君道，所以誅亂賊之心，破其迷而呼其復也，亦猶行春秋之志也。

彪謹案：此卦證明知性知天之學，有存心養性之實功。顏子心齋，卽閉關之義也。盡人道以合天道，乃能復還其固有之天。天道七日一來復，此自然之運行也。人不盡道未易有來復之期，後世以星期爲來復日，此七日中究能反復其道，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否耶？觀復卦義，當返己思之。諸說多精義不磨，洞達原本。程劉謂無能害，主外境言；抱潤先生謂不戕本心，主內照言。欲仁斯至，非閉關不可，不獨謹防諸外，當嚴守於內。若外閉而內不閉，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能无疾无咎？微陽初復乃一綫之生機，平旦之氣與人相近者幾希，有放心而不知求，則元陽之生機將絕。是知克己乃能復禮，當先用四勿之功。孔教顏求仁，



卽以此爲閉關之妙訣。學者涵養性天，精神不誤用，思慮不妄動，亦至日閉關之義也。爲仁由己，不遠而復，卽誠意正心以備其身，本體原自光明；心若外馳而日遠，則光明頓失。於此而偶有恢復之機，則當實用其力，戒欺求慊。君子之慎獨，卽閉關也。慎之則覺，所復者能休能敦；不慎則迷，不復者爲災爲敗。楚靈王之受禍，吳夫差之滅國，皆求逞於外迷而不復者也。復之上六卽坤之上六，龍血玄黃，其禍皆由反君道而來也，故於卦終俱戒之。

又案：反復其道，與乾三反復道也異。乾之九三終日乾乾，是就學問上篤行之，董子所云復習熟悉有進无退，道不可須臾離也。此彖於道之反復加一其字，是就思辨上篤行之，道其所道，復還其固有之天也。七日來復，操之則存，舍之則亡，進退在人自爲之。

无妄卦第二十五

䷘ 震下乾上
中爻艮巽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陸德明曰：馬、鄭、王肅皆云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李士鈐曰：妄，虛妄也。惟无虛妄故无希望，有所希望則妄矣。）

程傳云：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

語類云：无妄本是无望，不期而有，朱英所謂无望之福是也。

劉沅曰：中庸言至誠，孟子言大人不失赤子心，皆无妄之義。而不可以知覺運動之心，爲先天无妄之性耳。无妄者誠實而无虛妄，動於理則天，動於人則欲。卦上乾爲天性，下震得乾初爻，動合天理。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於天理故无妄，是卦之正義。其字指无妄，无妄而動不合正則不利。无妄者誠之理，非但以實心行事而不合理也。

李士鈐曰：天下雷行，陽氣普徧，萬物自然而生，无所用其希望，故无妄。萬物之生，根於至實之理，毫无虛妄，故无妄。上乾下震，其動以天，无妄之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此造物自然之理。卦承復，復，盡性之道；无妄，致命之道。

吳汝綸曰：史記言世有无望之福，又有无望之禍。无妄猶言不意也。谷永疏遭无妄之卦運，蔡邕亦云陷无妄之運，皆用古



說。

彪謹案：誠者忠信篤敬也，蠻貊可行，故无妄克備四德。苟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故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王宗傳曰：初九之剛，乾索於坤而為震，而无妄之外卦又乾也，故曰剛自外來。在无妄則內體，故曰為主於內。

郭忠孝曰：天下雷行，其動以時。春分而出，萬物隨之而出。秋分而入，萬物從之而入。莫之令而常自然，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其或感之有正有不正，養之或得或失，所以為夭壽，為災眚。是為匪正有眚之理。

陳法曰：大亨以正，天之正命也；天命不祐，非正命也。既已无妄，而所遇非正命，則亦安之而已。

劉沅曰：為主，為震動之主。剛中，九五應，同以健動應也。動而能健，不失乾性之本然。九五以剛中應之，天道健行，所以流行於萬物。亨以正也，若違天理之正，徒恃无妄，欲德何之？天命既不祐矣，尚能行矣哉，詠歎而深戒之也。（彪謹案：以正者，天之命，即天祐之，可以行而得大亨。匪正有眚者，亦天所命，即是不祐，行則不利，人豈能逆天而行以求亨哉？）

李士鈐曰：天生萬物，悉本自然，其或感之有正有不正，則有壽夭之不同。禍福妖祥之不可知，容有出於常理外者，故匪正有眚。震為行，而遇艮之止，故不利有攸往。且无妄者自然之謂，无妄而有往，是當无所希望之時，而有希望之心。人欲起而不安



天命，非天之所祐也，故不利有攸往。无妄一卦，闡明天命。元亨利貞，君之所以受命；匪正有眚，所以安命；不利有攸往，所以俟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易固明示之矣。

馬其昶曰：无妄之卦，言天命也。故魏晉以前，儒者皆以運數說之。雜卦，无妄災也，亦謂運數。蓋天命有正有變，元亨利貞者，天之正命也。其匪正有眚者，亦天命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又曰，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六爻皆此義。易之爲書與天地合德，有可以人力勝者，則示以趨吉避凶之方。有不可以人力爲者，則告以委心任運之道。聖人成能，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在此。

彪謹案：五之剛中與二之柔中相應，皆得其正位，所謂天命之謂性也。至有匪正者乃數之窮，皆不能免。聖人知天命不祐，在理不宜行，行之即違乎天理，論理非論數也。此卦教人明乎理而安於數，非只拘拘於數而不論理也。君子居易以俟命，不敢有所妄行。居易則不敢行險以徼幸，是无妄而不顧乎其外也。孟子言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莫爲莫致，即自然而然，无所希望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馬融曰：茂，勉也。對，配也。

九家云：天下雷行，陽氣普遍，无物不與。

趙彥肅曰：陽動，品物皆應，是爲物與。（錢澄之曰：與猶應也。張希獻曰：雷行而物應是也。）

吳澄曰：茂懋通。上奉天時以行政令，使无一民不得其所，无一物不遂其生。

許桂林曰：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對乎四時，而厥民鳥獸莫



不育焉。先王謂堯，此堯之制作，而夏小正、周時訓，因之者也。

劉沅曰：天純陽，雷載陽氣以行，萬物各得其氣以生。一誠之所發越，物物而與以无妄之理，所謂天之命也。先王，聖人之得天德而履帝位者；對，與天爲兩也。德盛而時行，配天之時，如天育萬物，禮樂教化皆在其中矣。

張洪之曰：天有是時，先王非能先後之也，對而循之耳；物有是生，先王非能損益之也，育而成之耳；非盛德何能及此？

彪謹案：中庸言盡人道以合天道，先王之所以茂勉而行者，无往非盡乎人道。其能配對天時，即是合乎天道。其以至誠育物，即是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程傳云：九以陽剛爲主於內，中誠不妄者也。无妄而往，何所不吉？

何楷曰：震陽初動，誠一未分，是之謂无妄。以此而往，動與天合。

劉沅曰：震動以發育爲心，誠一之性，任天而動，可以貫萬事。初以誠一而往，故無不得志。

李士鈐曰：受命初生之候，無求無欲。以此道往，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所以吉也。震爲往。

馬其昶曰：初陽元也，得位无應，无所希望。匪正者不利有攸往。初得正，何往不吉？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曰得志。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坊記云：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馬其昶曰：記衍凶字，又脫則利有攸往句。殆三家易。劉子政稱三家經或脫字，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此類是也。）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鄭康成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畲。

虞翻曰：震爲禾稼。

本義云：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

潘相曰：六二中正，順天命之當然，而无一毫功利之念，不爲耕獲之業，不爲菑畲之謀，從吾所好，而不求乎富也。

劉沅曰：方耕而望獲，方菑而望畲，不惟獲畲之願皆虛，並耕菑之功亦曠矣。六二柔順得中，無急躁之心，故有不計功利之象。震木臨坤土，耕象。震爲稼穡，艮爲手，獲象。初，地位；二，在地上，爲田，故取菑畲象。

李士鈐曰：互成益，益有耕稼象。六二陰虛中正，本無求富之心，中懷坦蕩，何適而不可？所謂謀道不謀食，祿在其中也。

馬其昶曰：益內體震，初有耕稼之象，以初爲士爲民也。無妄震二爲大夫，則不耕獲矣。死徙無出鄉者，農也。二爲大夫，何往不利？陽實爲富，陰虛不化陽爲未富。稼圃小人之事，君子則謀道不謀食，故坊記引此以證先事後祿之義。董子言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受大者不得取小也。人之希望，唯利祿爲甚，二無欲富之心，知天命矣。

六三，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橫渠易說云：繫牛，緣耕獲生詞。



朱震曰：震爲大塗，爲足，行人也。

本義云：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无故而有災。

胡一桂曰：牛，離象。

胡炳文曰：二得位，有无妄之福，時也。三失位，有无妄之禍，亦時也。雜卦傳，无妄災也，此之謂乎？

惠棟曰：海內經云，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叔均是始作牛耕，无妄之世，爲行人所得，不耕不菑，故災也。

劉沅曰：坤爲牛，變離亦爲牛。伏坎爲寇盜，互巽爲繩，繫象，又爲木。震爲足。三，人位，行人象。乾爲行人。坤土爲邑人。言意外之患，雖動以无妄，必審其時。

李士鈐曰：邑人指三，行人指四。坤爲邑，乾爲行。六三陰虛爲失，九四陽實爲得。據而有之，牽牛以去，行人不期得而得，邑人不期失而失，所謂无妄之災，三之命也。然三惟不中正，故致不正之感。雖曰天命，亦人事也。

馬其昶曰：三動成離，爲行人得牛。牛失則邑人无以爲耕，爲邑人之災。震壞故稼穡不成。此攘奪之世也，震變離，乃有得牛失稼之象。然六三失位，當變者也。災不可避，是謂无妄之災。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其能免於災乎？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虞翻曰：動則正，故可貞。承五應初，故无咎。

劉沅曰：四剛而不中，然可貞者，以无妄者天之性。九四乾之初爻，於人爲天性之初，固有之理，故可貞而得无咎。

馬其昶曰：坤三陰失位，此爻陽失位，皆非貞也。然陰陽互爲其根，陽中固含有陰，陰中固含有陽，故兩爻皆曰可貞。此爻得正，然後可以承五，五爲天也；可以應初，初爲天命之性也。孟子論性曰，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即用易義。復其固有，无

咎之道。

彪謹案：坤六三陰居陽位，中含有陽。此卦九四陽居陰位，中含有陰。卦位所含之陰陽，皆其所固有者，性命各正，保合太和乃利貞。故一則曰含章可貞，一則曰可貞无咎。此皆發明可貞之原理，於義最精。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孔穎達曰：勿藥有喜者，疾當自損，不須憂勞救護，亦恐反傷其性。

本義云：試，謂少嘗之也。（彪謹案：未達不敢嘗，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皆不可試之義。）

李光地曰：勿者戒辭，不可以禍福利害動其心也。若少有災患而即求解免，則因以生妄，且益災矣。

張英曰：天下有不期然之福，亦有不期然之禍，君子知此二者，故一切聽之自然。

劉沅曰：互坎爲心病，疾象。中爻巽木艮石，藥象。九五乾性之本體，剛中居正，无妄之至者也。靜專者乾之本性，動而无動。意外之患不足爲患，人有自返无妄而患出意外者，順其自然，患當自息。藥之則反妄而致疾，勿用智以生他咎也。

李士鈐曰：九五中正自葆，本无致疾之道，苟以无妄之疾而輕試无妄之藥，或反變爲痼疾，不可治矣。君子義命自守，我无取禍之道，雖禍至而不懼。若懼而求解免，則必違道而生妄，喪所守矣。故无妄之疾，惟勿藥所以有喜。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此文王之勿藥有喜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此周公之勿藥有喜也。文中子曰，何以息爭曰不辯，何以止謗曰不爭，亦得勿藥之喜。



馬其昶曰：乾元託位於五，剛明中正，本无疾也，元氣充實，則邪自消，故曰有喜。无妄之藥，謂非所期望之藥，與疾不相當者。漢志云，假藥味之滋，以通閉解結，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此无妄之藥不可試之說也。初往吉，二利往，皆彖所謂亨也利也，四則求貞於位，五則藏元於中。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虞翻曰：天命不右，行矣哉。

趙彥肅曰：事類亢龍者也。

項安世曰：上九當時位之窮，无可行之理，故曰窮之災也，即亢龍之爻辭也。

劉沅曰：六爻皆以无妄爲義，而時不同。苟恃其无妄不擇時而動，則有災疾與眚，故无妄貴誠尤貴時中。彖恐人无妄而不本於天理，爻恐人无妄而不得乎時宜，故曉以匪正有眚。中庸至誠，大人不失赤子之心，皆无妄之義。時窮勢極，妄行有災，乾亢龍同義，故象傳語同。

李士鈐曰：上九不中不正，亢陽无位，命之既窮，欲往故有眚无利。君子時行時止，安命之中，自有造命之道，居易則命可俟矣。小人行險徼倖，无攸利也。


馬其昶曰：上九之亢與乾同，乾上可變，而无妄之上不可變，時爲之也。變則无應而愈窮，此及六三皆發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之義。无妄爻辭多言疾眚窮災，蓋天運之否，常多於泰，君子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而已。

彪謹案：无妄四德具備，占象與乾辭同。但乾德是就先天



言，具於有生之初，先天未發之中也。无妄就後天言，著於有生之後，後天發爲中節之和也。人能合乎天行，時時葆此四德而不失，則人一天也。內取象於雷震，不以妄動，存覬覦之心；外取象於昊天，時以去妄，懷旦明之戒，而又何奢望之有哉！

大畜卦第二十六

 乾下艮上
中爻兌震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鄭康成曰：自三至上，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

本義云：大，陽也。以艮畜乾，畜之大者也。

何楷曰：震在兌前，涉川象。（李士鈐曰：乾爲大川，兌亦有川象，體頤有舟象，舟在川上，故利涉。）

劉沅曰：畜之大者有三義，天在山中，畜聚；艮止乾，畜止；剛上尚賢，畜養也。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天實非山所能畜止也，特養其德以有爲之象。實而不虛，乃可積畜，故次无妄。

李士鈐曰：易之名卦，皆取實象。天在山中，疑無此象，不知天之氣无所不在，山體中空，足以畜聚其氣也。記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地秉陰竅於山川，山中之天，乃山所畜以興雲雨者也。如射矢然，握愈固則力愈厚；如激水然，遏愈急則勢愈遠也。小畜以巽畜乾，巽陰卦，故曰小，臣畜君子之道也。大畜以艮畜乾，艮陽卦，故曰大，君畜臣之道也。三至上互頤，有食象，互兌爲口，亦食象。二稱家，頤象在外，故不家食。賢人不食於家，見養於朝，酒醴笙簧，食於天家，吉可知矣。



馬其昶曰：乾艮北方維卦，於時爲冬，陽氣潛畜於內，爲大畜。不家食，謂與賢者共之，王者无私家也。

彪謹案：王者不私食以爲家，與賢人不食於家而食於朝義互通。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孔穎達曰：乾健上進，艮止在上，能畜止剛健，故曰大畜。乾剛健，艮篤實，故能輝耀光榮，日新其德。

橫渠易說云：陽卦在上，而上九又在其上。

郭忠孝曰：健爲天德，止健，畜天德也。大有，有賢之卦。大畜，畜賢之卦。

張浚曰：小畜大畜異者五位耳。在小畜則以剛中受畜，在大畜則以柔中畜賢。

馬其昶曰：釋文、石經並作輝，說文无輝。利貞，畜德也；不家食，畜賢也。健大皆陽之稱，能畜止剛健，然後性命各正，此釋利貞之義。

劉沅曰：剛健以內之存主言，篤實以外之踐履言。艮陽外煥，輝光象。六五虛中從上，不自用故大，尊賢故正也。乾天德也，有乾之德則應乎天。

彪謹案：乾健不息故剛健，艮土敦厚故篤實。艮爲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故輝光。君子之德象之，惟在日新又新耳。尚賢以輔德，則所畜者宏大而得其正。

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禮記云：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鄭注，言君有



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以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

呂大臨曰：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

劉沅曰：事君必求有利於君民，惟恐受祿之有愧。易言不家食吉，非徒以受祿爲榮。

馬其昶曰：小利卽頤之自求口實，大利則養賢以及天下也。不以小言受大祿，孟子曰爲貧而仕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是其義也。不以大言受小祿，孟子曰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故仕齊不受祿，道不行則潔身以去之義也。利涉者，五互震木，加於兌澤，下與乾應，天无疆，涉川則无遠弗届，應天之无疆也。此亦畜極而通之象。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傳云：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

楊時曰：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聞見而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

張清子曰：天在山中，畜其氣也。凡山中有雷雨風雲之氣皆天也。（顧炎武曰：張湛注列子云，自地以上皆天也。）

方孔炤曰：觀天在山中之象，卽知虛在實中，故孔子不言悟而言學。子思曰，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悟焉。此多識以畜德之說也。

劉沅曰：德本於天，前言往行皆德之所著見。多識而畜，養成大德，猶天之盛大。

張洪之曰：五十學易可無大過，必發憤忘老，窮神知化，方爲至德。



彪謹案：中庸言尊德性而道問學。德性之所以能尊，非虛懸而冥獲，必由學問而來，乃不墮頑空之弊。此大學言明明德，必於致知格物立其基也。子曰以思无益，不如學也；曰我非生知，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學由多識言行而入，貫而通之也。德以此畜，復歸於一也。多識畜德，即一以貫之之旨。其告子貢言，非多學而識，亦進之以畜德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則已，不犯災也。

王弼曰：進則有厲，已則利已。

本義云：乾之三陽，爲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

俞琰曰：需初不犯難謂坎水之險，此不犯災謂艮山之阻。

何楷曰：履乾之初，行而未成，正用潛時也。

劉沅曰：初九爲六四所畜止，而不得伸，輕進則危，故利於止。他卦以相應爲相接，此卦以相應爲相止。厲即災也，畜止而不往，則不犯災。

馬其昶曰：二三皆畜與馬。初，民象，出无與，但徒行耳。初應在四，艮山互兌澤，山川險阻，行不得達，故利已。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呂大臨曰：說輹，不駕而已，車體猶完。以剛居中，自全不進。

蘇軾曰：小畜之說輹，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其心願之，故中无尤。

沈該曰：二有載上之才，而守難進之義，守中而安其分者。

李簡曰：初，利於止。二，安於止。

劉沅曰：乾爲輿，錯坤爲輹，中爻兌爲毀折，說輹象。輹，車上伏兔以承輪者。（李士鈺曰：輹，車下縛也。）乘車而行，中道脫



輹，暫止不進，蓋相時而動，寧需勿躁者也。大畜初二與小畜同，皆不受陰畜，故不進。然輹與輻異，脫輻其脫重，車輪散而不能行；脫輹其脫微，車暫止而旋可行。九二剛中有德而自止，故无妄進之尤。

馬其昶曰：內卦畜德之事，彖所謂能止健，大正也。初之不犯災，知者利仁也。二之中无尤，仁者安仁也。畜德以仁知爲大。

彪謹案：正己不求人，而守止畜之義，蓋不願乎其外。中有健德，无怨尤焉。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劉說分輹與輻爲二，宜注意。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鄭康成曰：逐逐，（彪謹案：鄭本重逐字。）兩馬走也。閑，習也，日習車徒。

虞翻曰：乾爲良馬，震爲警衛，講武閑兵，故曰日閑輿衛。

王弼曰：物極則反，畜極則通。上九處天衢之亨，塗徑大通，可以馳聘。

張浚曰：三互震體，艮山在前，其動也艱，與上同德，往必合志。

本義云：三居健極，上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

項安世曰：輿衛，蓋總指三陽皆同載而上進者。

沈起元曰：小畜之上，雖陽爻而巽陰，陰德方盛。大畜之上爲艮陽，故與乾合志。

劉沅曰：三與上同道，引初二以並進，如良馬之相逐。然四五有阻，故利於克艱，不可有易心；利於貞固，不可有速志。初慮



其進，二喜其不進，三可進又恐其輕進，君子之難進也如是夫。

李士鈺曰：逐，追奔也。三互震爲驚走，上與同類，引之於前，故奔逐。艮山阻之，不可妄進。乾爲輿，三，人位，爲衛。離爲日，乾至於三亦爲終日，乾惕故日閑。

馬其昶曰：陽畜至三，可以並進。閑輿衛，習駕御也。未往先習，藏器於身，亦畜之義。

彪謹案：君子進以禮，退以義，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此難進易退之道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晁說之曰：說文，牯，牛馬牢也。周書，今爲牯馬牛。

姚配中曰：禮，祀天之牛，角繭栗，繫於牢，芻之三月。故童牛之牯，馨聞於天，天祐之故元吉。

劉沅曰：四畜陽於初，初安爲所畜，喜其畜之不勞也。

李士鈺曰：大離爲牛，艮爲童，爲堅木在牛之上，牯象。牯，楅衡，角著橫木，不使觸也。周禮封人，凡祭祀，飭其牛牲，設其楅衡。魯頌，秋而載營，夏而楅衡。童牛之牯，所以養其純一之性，而以祭天也。（彪謹案：禮言郊天之事，牲用犢，貴誠也。止唐劉先生釋之曰，未知牝牡之情，此純一之性，以童牛爲吉也。）四之畜賢所以養其純一之德，而以事天也。書曰，籲俊尊上帝，畜賢之道也。

馬其昶曰：陽畜於陰，二陰爻皆不可變，故皆舉其爻。四應乾初，萬物資始，故元吉。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外卦畜賢之事，彖所謂不家食吉，養賢也。孟子曰弗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故畜牲莫重於祭，畜賢必薦於天。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項安世曰：牙，埤雅云，以杙繫豕也。

何楷曰：爾雅云，豕子，豬豮豮，豮者豕子也。（彪謹案：一說去勢曰豮，不躁動也。）

徐文靖曰：方言，海岱之間，繫豕杙謂之豮。

劉沅曰：震爲決躁，故有豕象。九二陽剛方盛，五以柔中畜之，無嚴法。如禁豕而不酷，無相制之嫌，有相容之美，故慶也。喜就一己而言，慶兼人已而言，以二爻爲畜陽之主也。

姚配中曰：亦謂祭也，畜之大莫過於祭，所謂博碩肥腍者也。

李士鈐曰：牙通互，互亦楅衡之屬。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豮豕之互，亦以養其性而共祭祀也。

馬其昶曰：四爲初之牯，五爲二之牙，豮豕供群祀之用。地官云，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是也。馬陽物，言於陽爻。牛豕陰物，言於陰爻。喜慶，皆祭祀受福之辭，四喜專，五慶廣。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馬融曰：四達謂之衢。

虞翻曰：何，當也。

張浚曰：震大塗爲衢。

程傳云：天衢，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亨通，廣闊无有蔽阻也。

王宗傳曰：上當畜賢之時，爲五所尚。主張賢路，賢者得志，莫盛於斯。

趙汝楳曰：止而後行行必通，養而後用用必濟。馳騁天衢，



无畔无際，唯所欲之。賢者顯立天朝，言聽計從，无適不可。道之盛行，何以加此！


劉沅曰：卦取艮止爲畜。六五以陰畜陽，爲畜之主；上九陽德，居五之上，爲五所尚，彖所謂剛上而尚賢也。何與荷通，詩曰何天之寵。上九畜極而通，何五之寵，賢路大通，道無不行。

馬其昶曰：乾天衢，上九一陽踞上，爲何天之衢。

附解云：本卦四陽皆賢人。下卦取其自畜，以自重而不輕進爲美。上卦取其畜彼，以相畜而無妨害爲貴。君養賢非一端，幼而服習，長而教訓，涵養變化，學成而優以祿，德大而隆以師保，莫非畜賢之道。

彪謹案：小畜以一陰居臣位，畜止衆陽，是臣畜君，日進於乾陽之道，以文德之懿畜之。大畜以一陽在上，受二陰之畜止，是君畜賢，日趨乾剛之象，以日新其德畜之。德應乎天，故賢人之道大行，終以天衢之占，其道大光矣。

頤卦第二十七

 震下艮上
中爻重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鄭康成曰：頤，口車輔之名也。震動於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以養人，故謂之頤。頤，養也，觀頤，觀其養賢與不肖也。頤中有物曰口實，自二至五，有二坤，坤載養物，人所食之物皆存焉。觀其求可食之物，則貪廉之情可別也。

劉沅曰：卦體雷震山下，根荖發生，養之象。上止下動，頤頤之象。以卦形言，內二陰同初陽成動，外二陰同上陽成止，合體爲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大象離目故觀，自考所以養之善不善者。

李士鈐曰：上覆下承，以象輔頰。中有四畫，以象衆齒。

馬其昶曰：頤貞吉，此論自養之道。觀頤自求口實，此論養人之道。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

宋衷曰：頤者，所由飲食自養也。君子割不正不食，況非其食乎。（彪謹案：鄉党不食諸端，皆非其食。）

姚信曰：以陽養陰，動於下止於上，各得其正則吉。



劉沅曰：養體匪正，則爲飲食之人；養賢匪正，則有覆餗之凶。聖人知天下之不可無養，又慮人失養之正，故詳示極贊養之道，天地聖人民物無非養之所在。

李士鈐曰：民生在勤，故勤者養道之始。勞則休息，故止者養道之終。萬物出乎震，成乎艮，生人之原委，即養道之初終。始動終止，人道之正，外陽內陰，天道之正；人受中正以生，養不正則失所養，故養道必貴乎貞也。（彪謹案：動所以蘇過止之困，止所以濟過動之窮，相須爲用，養身之道乃得其正。）

馬其昶曰：頤貞吉，此以頤貞連文，吉，一字爲句，與尋常貞吉例別，故傳特申言之。猶之困亨貞大人吉，亨貞不連讀，傳亦特申言之。

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李士鈐曰：頤之飲食，實以養身，頤若无所利焉，故有養人之象。然身養則頤亦養，養人即以自養也，故有自養之象。

馬其昶曰：觀頤者，觀其所養之人何如也。何由知其人，亦觀其人之自養，則其賢不肖可知矣。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王符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爲本，君以臣爲基，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

翟玄曰：天地以元氣養萬物，聖人以正道養賢及萬民。

李舜臣曰：重道義之養而略口體，此養之大者也。急口體之養而輕道義，此養之小者也。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

項安世曰：初上二陽，即上下兩卦之主爻。萬物始震終艮，



天地養物之功，終始於二卦之內。四時八卦之用，皆包於頤，故卦氣始中孚，終頤，此頤之所以爲大。

惠棟曰：周禮，卿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是觀其自養之事。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是養成賢能使長治萬民，所謂養賢以及萬民也。

李士鈐曰：動於春夏，止於秋冬，天地所以養物。動於日出，止於日入，人物所以養生。下動上止，有以卑養尊之象；始動終止，有以少養老之象。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劉表曰：山止於上，雷動於下，頤之象也。

孔穎達曰：先儒云，（彪謹案：傳玄口銘。）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故於頤養而慎節也。（張洪之曰：言語出而不可復入，飲食入而不可復出。故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

橫渠易說云：山下有雷，畜養之象。

程傳云：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慎之則无失；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節之則无傷。

劉沅曰：帝出乎震，萬物得養而生。成言乎艮，萬物得養而成。言語飲食，動之象；慎節，止之象。

張洪之曰：王衍以清談誤國，何曾以侈食喪家？皆不知慎節者也。是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孔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又視養口體不若養心矣。

馬其昶曰：雷之發聲收聲，皆有一定時序，發以象言語之出，收以象飲食之入。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



頤，亦不足貴也。

鄭康成曰：朵，動也。

王弼曰：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凶莫甚焉。

李綱曰：頤、損、益，外實中虛，有離之體，故象龜。

蘇軾曰：養人者陽也，養於人者陰也。

項安世曰：上九卦主，故稱我，群陰從我求養，固其所也。初九本无所求，乃亦仰而觀我，有靈而不自葆，有貴而不自珍，宜其凶。

王宗傳曰：爾謂初，我謂上。

姚配中曰：陽貴陰賤，陽動而化，故亦不足貴。

劉沅曰：大象離，故言龜。龜陰物而含陽，服氣不食。此爻一陽伏於群陰之下，人身養德，天性之良如之，此喻性分之樂也。爾謂初，我謂四，初與四應，因其動而慕外，設為四語初之詞。朵，垂也。芻豢說口，不如義理可以說心。舍靈龜而觀朵頤，所謂以口腹之害為心害也，故凶。言不足貴，欲人知良貴也。

李士鈐曰：靈龜伏氣不食，無求於世，無求則無欲，故能靈也。初體震動，不自養而求養於人，嗜慾深者天機淺，喪其靈明之美質。朵，頤垂下動貌。初仰觀上九，貪口腹之欲，失本體之明，故凶。卦上止則無欲，下動則多貪，故下卦皆凶，上卦皆吉，縱欲者可以戒矣。

馬其昶曰：頤有自養、養人、待養於人三義。初陽在下，當自養，上九位在上，當養人，其四陰爻，則皆待養於人者也。彖曰貞吉養正，此論自養之道，自養必以正，養正必資乎靜。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即靜也。今初居震體，妄動失位，不自養而求養於人，故凶。



彪謹案：舍爾靈龜，是不能自修保全其德之美也。觀朵頤，是不能安身以靜，有動而競爭求祿之意也。福不至而辱來，故凶。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乃足貴也。

又案：老子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初九之凶，辱而且殆，由於不知止足故也。失其固有之靈性，而求外饌，凶莫大焉。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劉表曰：拂，違也。

來知德曰：顛，頂也。玩四顛頤之吉上施光也，則顛指上明矣。

劉沅曰：顛謂上卦，邱謂上九。震爲行，言六二舍初九而求養於上九，上非其類也。

李士鈐曰：艮山爲丘。

馬其昶曰：說文，天，顛也。顛，頂也。顛頤指上，丘頤指初。一陽亘於地下，丘象。上九爲卦主，唯二四與上，無比應之義，故於二四皆曰顛頤，明此兩爻亦當上所頤也。又論經常之道，二五皆居中有爲，今不相應而同養於上，違乎常經，故二五兩爻又同曰拂經。然五吉而二凶者，五比由頤之上，而二比初也。當頤時衆皆養於上，二獨以同體之故，不能拒初而往求之，謂之行失類。蓋初以陽剛之才，妄動於下，乃草澤之雄也，其私惠足以及人。聖人懼二之失所祈禱，故深警焉。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虞翻曰：坤爲十年。

王弼曰：履夫不正以養於上，納上以諂者也。處頤而爲此

行，十年見棄，无施而利。

王夫之曰：易屢言十年，要皆終竟之辭。筮不占十年以後，春秋傳謂筮短龜長以此。蓋聖人不終絕人，（彪謹案：天不變道亦不變，蓋以理言。若吉凶得失之數，未有十年不變者，在人自爲之，故曰聖人不終絕人。）而天道十年一變，得失吉凶通其變，使民不倦，其意深矣。筮之短愈於龜之長。

劉沅曰：養道以靜爲主，諸爻皆以求養於同體爲義。六三居動之極，拂養之道，不求養於初，而求養於上，大悖頤之正道。中爻互坤故象十年。來氏曰口容止，故下三爻養於動者皆凶，上三爻養於止者皆吉。

李士鈺曰：六三不中不正，恃上九獨與之應，急求其養。陰以應陽爲美，猶豫初六與此爻，反以應陽而凶。蓋求養不以道，陰險諂媚，有應以濟其欲，則必凶矣。

馬其昶曰：頤貞吉。今三不中正，得上之頤，是小人之貪祿者，拂乎頤貞之吉，故凶。上爲由頤之主，萬民皆待養焉。三乃以私應獨專其澤，古人所謂煬竈當前者，（彪謹案：韓非子，彌子瑕有寵於衛靈公，專國。侏儒有見公者，言夢見竈爲見公也，夫竈一人煬焉，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案此說蓋喻佞倖專政蔽君之明也。）於頤之道爲大悖也。十年勿用，戒上之辭。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虞翻曰：艮爲虎。

薛虞曰：逐逐，速也。

吳澄曰：自養於內者莫如龜，求養於外者莫如虎。

臧琳曰：古攸逐聲同。劉表作𪔐。說文，𪔐，疾也。與速訓



合，貪利則欲速也。漢書謂武帝其欲汲汲，師古云汲汲，欲利之貌。

惠士奇曰：四虎視，視上也。初觀頤，亦觀上也。朵頤動於欲，逐逐則得其欲。管子云，民之所欲，飲食也。足其所欲，則能用之矣。

劉沅曰：眈眈，視近而志專也。四與上同體，求養於上故吉，連下卦震動而來故逐逐。上有養我之心而後求之，故受其光而吉。

李士鈺曰：六四居陰則靜，得位則正，體艮則止。與初爲應，初不能養，故顛頤以求養於上。大離爲視，坤爲虎，艮爲山，四在山內，有虎象。聖人不禁人之欲，而有以節之，故荀子曰，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欲不逞而得養，何所咎乎？

馬其昶曰：坤爲衆，三四人位，互體重坤，萬民象也。三不當位，乃衆人中干澤之小人，故凶。四以當位而吉。眈者，說文云視近而志遠也。與上同體故視近，求施逐逐故志遠。君民本同一體，其嗷嗷待哺，非其咎也。上之施澤能光明普被，則民安其生。賈子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故古人多以虎喻民矣。

彪謹案：論語言，富與貴，人之所欲也；禮運言，飲食，男女之大欲存焉。所欲得養，惟在上者能施之，故吉而无咎。亦猶虎媚悅己者，不爲害而反爲用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王弼曰：无應於下而比於上，故可守貞從上。

程傳云：上有剛陽之賢，必篤於委信，則能輔益其身，澤及天

下。居貞吉，謂能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語類云：居貞吉，如洪範之用靜吉，用作凶。

楊萬里曰：上九位臣而德師，六五貞固順從，而天下自得其養矣。此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

邱富國曰：豫五不言豫，權由乎四也。頤五不言頤，權由乎上也。豫五柔乘剛，故貞疾；頤五柔承剛，故居貞吉。

劉沅曰：六五居尊能自養者也。但陰柔不正，無養人之才，而待養于上，以君待養於臣，似拂其養之常理。然養賢及民，君道之正，故順以從上，守正則吉。互坤順，變巽亦順，順從上九之賢以養天下，故吉。

馬其昶曰：五以承陽爲順。居貞吉，坤德也。不可涉大川，非終不涉也。恭儉之主，務休養生息其民，不勤遠略而先自敝也。

彪謹案：六五所以吉者，雖在居貞，而尤以大川不可涉卽不涉，不從震動而守艮止，爲能得中而養賢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鄭康成曰：君以得人爲慶。

王弼曰：以陽處上，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爲主，必宗於陽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養。

程傳云：得君專，受任重，苟不濟天下艱危，何以稱委遇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敢忘也。

本義云：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

劉沅曰：由，從也。天下之養，皆從上九養之。厲者，君知而順我，恐其權尊而逼；民仰於我，恐其恩膏不逮，心懷危懼也。君民皆待養於己，故言大有慶，慶其得君志行，非徒自喜也。

馬其昶曰：上九失位故厲。大有慶者，群陰皆資陽以濟也。君者無爲，任人而治。書曰，予欲濟川，用女作舟楫，故五不可涉而上利焉。陰靜陽動之別也。五經異義引京氏云，臣動養君，其義理也必望利下，當是說此爻之義。

彪謹案：需有養義，象傳言飲食宴樂，於九五一爻得吉占，亦兼有養賢以及天下之義。頤則全明養義，象傳言言語飲食，內三爻皆無吉占，至外三爻能養賢以及萬民，得其道與民由之，皆獲大吉。慶而大有，所關者大矣。履上元吉，言大有慶，居履之極而履道以成；頤上厲吉，言大有慶，居頤之極而頤道以成；皆天下之大慶。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凡辱且殆者，皆由不知止足故也。靜以止動，既自得其所養，養身以及天下，而天下之人亦遂各得其養，慶莫大焉。

大過卦第二十八

䷛ 巽下兌上
中爻重乾

大過，棟桡，利有攸往，亨。

孔穎達曰：四陽在中，二陰在外，是陽過越之甚也。

馮椅曰：易卦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爲象，非內外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二與五對，初與上對。

劉沅曰：大者陽也，大過，陽過於陰也。四陽之卦亦多，惟此相聚居中而過盛。澤本潤木，乃至滅木，則大過矣。大過者，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非有過於理也。非常所見，故謂之大過。序卦，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諸爻以陽居陰者皆吉，以陽居陽者皆凶，與大壯諸爻取義同。屋脊曰棟，承椽瓦者；木曲曰桡。大象似坎，二五中直，棟象。兩陰上下，象坎之險陷與矯輳。又卦上缺下斷，皆桡象。然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故利貞而亨。棟桡者卦象，往亨者卦之德與才也。

王引之曰：過者，差也，失也。二五皆陽，不相應而相失。陽爻相失，謂之大過；陰爻相失，謂之小過。大玄有差首象小過，有失首象大過。



李士鈺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豪傑乘時以立功名，任愈重則才愈出，事愈難則功愈大。苟大過之世，無以圖大過之功，畏難苟安，天下事將誰屬乎？

又曰：巽爲木，又風橈萬物。兌爲毀折，中有四陽，兩陰不勝其動，故橈。

又曰：陰多於陽，又據二五之位以爲之主，故小過。陽多於陰，又據二五之位以爲之主，故大過。

馬其昶曰：易卦名每兼數義，過越、過差、過誤，義各當。他卦二五不應者多，此獨以陽既過越，又差失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鄭康成曰：陽爻過也。

王弼曰：初爲本，上爲末。危而弗持，則將安用？故往乃亨。

向秀曰：棟橈則屋壞，所以橈由於初上兩陰爻也。

楊繪曰：不曰義者，不可以常義拘。不曰用者，非常之可用。用權之時，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可不謂之大乎！

梁寅曰：此過盛而當壞之時也，聖人不委之時命，必有扶顛持危之道焉。

沈起元曰：陽以陰爲宅，陽過盛而陰衰。宅不能容，陽安所託？速救之乃亨，故大過爲死卦。人之死，皆由陰不能養陽，而強陽飛越也。

劉沅曰：大過者陽之過也。弱，謂陰柔；四陽居于中，故曰剛過。中者，二五，內外卦之中；三四，全卦之中。人當大過之時，立非常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苟非其時，或有其時而無其德與才，皆不得藉口于大過。大過非過，當大過之時，因常人所不及



則以爲過。堯舜禪讓，湯武放伐，孔子作春秋，孟子好辯，皆似過而實非過。非仁熟義精，亦惡知大過之時大哉？

馬其昶曰：初所以承棟，上所以覆棟。

李士鈐曰：能巽而說，處大過之道也。

彪謹案：伊周、諸葛、宣公所處之時，皆能扶持顛危，鞠躬盡瘁，非有大過人之行，曷克當之？利往乃亨，全賴剛中而行之以巽，時之爲義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李鼎祚曰：凡木生近水者，楊也。遇澤大過，木則漫滅焉。二五枯楊，是其義矣。

程傳云：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天下非之而不顧，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爲大過人也。

楊時曰：澤雖滅木，而木之植自若也。君子體之，故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劉沅曰：不懼，兼窮達言，守理至精，不苟同世俗也。无悶，道足自樂，不以世莫知而含悶，此非有大過人之才德不能也。獨立象巽木，无悶象兌說。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馬融曰：在下曰藉。

虞翻曰：巽柔白爲茅。

吳澄曰：古者祭祀，縮酌沃灌，薦牲薦黍稷，皆藉以茅。

王駿曰：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



也。

侯果曰：苟能絜誠，雖置羞於地，可以薦奉，況藉用白茅？慎重之至，何咎之有？

胡瑗曰：爲事之始，不可輕易。況大過之時，其事之重，尤不可易於有爲，必當過分慎重。

楊萬里曰：君子當大過之世而在下，柔以順承，絜以自淑而已。郭林宗言大廈將傾，非一木之支。不忤群小，獨免黨禍，无咎也。

劉沅曰：柔在下，以剛在上也。上承四剛，故曰藉。巽陰木，茅象；又爲白，白茅象。執柔處下，慎事于始，不犯乎剛，故无咎。

李士鈐曰：初居下奉上，以柔承剛，藉用白茅之象。茅象其柔，白象其潔。茅之爲物雖薄，而有貴重之物，將置於地，先以茅藉之，庶可无損，小心慎重之至也。故雖失位，可以无咎。

馬其昶曰：卦象棟橈，由二陰所致；時當陽過，又不宜動而化陽。爻義似難免咎，然君子无不可處之時位，如藉用白茅，則何咎之有？下弱者初也，爲藉者亦初也，故王駿以改過爲說。君子有大過人之行，必以敬慎爲基，是亦善於用柔者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虞翻曰：稊，樨也。巽爲楊，枯楊得兌澤復生稊。（李士鈐曰：稊，芽也。）二體乾稱老夫，女妻謂上兌。

任啓運曰：大過爻，二變爲咸，五變爲恒，故以夫婦取象。

惠士奇曰：初過慎，上過涉，皆无咎。二過以相與，（王引之曰：過者不相當之謂，以猶而也。）亦无不利。大過之家，无所不過。

劉沅曰：木生於澤下者楊獨多，乃木之弱者。二五近本末之



弱，故皆象楊。曰枯者，大過于時之義。稊，木蘗也。二爻陰在下，故言生稊，稊者下之根生也。五爻陰在上，故言生華，華者上之枝生也。生稊則生意不息，故曰過以相與。生華則生意將竭，故曰何可久。老夫，已娶之夫也。應兌少女故象女妻，女妻，未嫁之女也。老夫得女妻雖過乎常，然陰陽相與，以成生育之功，過而不過，故无不利。

馬其昶曰：任氏於二五取象，是也。而說所以取象則非，今爲正之。咸恒象夫婦，咸二少相配，恒二長相配。今大過合二卦，而老少過以相與。上六兌少女猶是也，下卦艮少男之象不見，而九二互乾初震爻爲老夫，故曰老夫得女妻。初六巽長女猶是也，上卦震長男之象不見，而九五互乾上艮爻爲士夫，故曰老婦得其士夫。二過五與上，五過二與初，五醜而二利者，大過之時陰不足。今二以老陽遇少陰，減有餘，補不足，乃適成生育之功，故无不利。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李過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三居下卦之上，曰棟橈凶，言下弱而无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四居上卦之下，曰棟橈吉，言下實而不橈也。

劉沅曰：三四爻居卦之中，棟象也。九三以剛居剛，強之過而人不親輔，歎其不可，爲剛復自用者戒也。

李士鈺曰：兌爲毀折，三棟雖堅而過毀，所以橈也。

馬其昶曰：九三下體既弱，四居三上，不能爲輔，反重其積壓之力，是上下俱受其病。彖所謂棟橈，本末弱者，三當之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



橈乎下也。

劉沅曰：隆，高起貌。屋以棟爲中，故三四皆有棟象。而三橈四隆者，三以剛居剛，太剛則折。四以剛居柔，權重心下。又三在下卦，爲上實下虛；四在上卦，爲上虛下實也。四乃大臣之位，以柔濟剛，能肩大事，故隆而吉。若舍五而應初，是有它則吝。

李士鈺曰：四應在初，初在下不能害四，故四橈而隆。隆，厚也，重也。國語曰，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隆則足任重，故吉。

馬其昶曰：外卦下實，又有三輔於下，是不因下而橈也。然當大過之時，上弱如此，誰秉國鈞，能无吝乎？有它謂上六也。三之患在本，四之患在末，上危可扶，下虛則其患立至。民爲邦本，此之謂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虞翻曰：老婦，謂初巽，士夫謂五。

沈該曰：二比初，近本也，生稊之象。五承上，近末也，生華之象。

劉沅曰：九五兌，錯艮少男，士夫象，未娶者也。應爻巽爲長女，老婦象，已嫁而老者也。九五以陽剛應過時之長女，非配合之美，安得有譽？

李士鈺曰：木生芽則可久，華一時則枯落不可久。救過之道，務內不務外，爲其實不爲其華也。二乘初，以陽乘陰，故夫得妻。上乘五，以陰乘陽，故婦得夫。蓋陽可過陰，陰不可以過陽。夫老妻少則可生，妻老夫少則不生也。過時而相合，不能成生育之功，固无得而稱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王弼曰：處得尊位，未能拯危。棟橈之世，而爲无咎无譽，何可長哉！

王宗傳曰：九五純陽，處上六下，如驕盈之君，以衰庸之臣輔之，雖幸无咎，不足以有譽。

劉沅曰：過時而將衰，故不久而可醜。當大過之時，欲成大過之功，而所與非人皆類此。

馬其昶曰：陽少則過盛，陰衰則不能資陽，故何可久。坤四括囊之時，无咎无譽可也。當大過之時，利有攸往，以括囊之道處之，亦可醜矣。可醜即釋无譽。

彪謹案：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亦可醜之義。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趙溫曰：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

王弼曰：雖凶无咎，不害義也。

孔穎達曰：處大過之極，猶龍逢比干忤无道之主，遂至滅亡。其意則善，而功不成，復有何咎責？

郭忠孝曰：方大過之時，非不恤其危，涉險以求濟，何可及也？象曰，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本義云：蓋殺身成仁之事。

楊簡曰：授命而功不濟，遂有從而議其非者，故聖人正之曰无咎、不可咎。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鄉愿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

沈起元曰：大過雖嫌於過，實乃大者之過。大，陽也，君子



也，正氣也。上居大過之終，自无求全之道。凶之下繫以无咎，孔子更以不可咎釋之，深予之也，斯爲聖人之書也。

劉沅曰：兌澤至極，過涉象。乾爲首，澤在首上。兌又爲毀折，滅頂象。勇于必濟，有死難之節，无苟免之差。論心不論功，論是非不論利害，故无咎。

又曰：无咎者，上六本无咎也。不可咎者，人不得而咎之也。論其心不論其功，論是非不論利害，人惡得而咎之？

汪德鉞曰：中孚，利涉大川，木在澤上。大過，過涉滅頂，木在澤下，蓋舟沈於水之象。

李士鈺曰：時无可爲，禍无可避，甘罹其凶，此殺身成仁之事，不可咎也。

馬其昶曰：說文，過，度也。爾雅，繇膝以上爲涉。初欲度耳，水深爲涉，猶進必滅頂，此言明知其凶而故犯之。吳先生謂經止四言，而得層累之數。王駿以改過爲說，見漢人盡心於經之辭義也。

又曰：初六无咎，曰柔在下，是柔不當在上矣。畏陽之過，守柔不化者，初也，慎之至也；不避陽亢之災，動而化陽，至於失位滅頂者，上也，壯之至也；皆无咎也。


彪謹案：上與三應。三之不可輔，是外強中乾，剛愎自用，驕氣過人者也。上之不可咎，是見危授命，無求生以害仁，至性過人者也。自古權奸敗事，當以九三爲覆轍之鑒；而忠臣烈士，則以上六爲原心之論。

彪謹案：大象辭義與乾初同。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確乎其不可拔，皆有大過人之精神與大過人之學識，乃能无悶。天懷坦蕩，何適而不可？固无所動於中也。又與中庸中立不倚，強哉矯同義。遯世无悶，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更無所誘於



外也。千載而上，獨立不懼者惟夷齊，遯世无悶者惟孔孟。其所以大過人者，各臻極詣，千秋萬世允无異辭。至不幸而占滅頂之凶，跡似過乎尋常，而志則光乎日月。得聖論爲衡，而知歸咎之不可，使志士仁人之心可大白于天下後世。念我先世從容就義，若臨深淵，雖明知其滅頂而不可以不涉，恪守經訓躬蹈之矣。此抱潤先生所謂自知道者觀之，彼其較然不欺其志意，是乃所謂深於經者也。又謂寧喪厥元，激彼懦夫者也。大過之時大矣哉！

坎卦第二十九

 坎下坎上
中爻震艮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劉表曰：水流不休曰習。

虞翻曰：乾二五，旁行流坤，陰陽會合，故亨。

橫渠易說云：坎離天地之中，二氣之正交。

蘇軾曰：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能習於險。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於水也。

本義云：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

李舜臣曰：坎正北，於時爲子，爲夜之中，而一陽生。離正南，於時爲午，爲日之中，而一陰生。天地陰陽之中，乃造化張本地也。坎在物爲水，在人爲精，以畫觀之，中實卽精藏於中，水積於淵之象。離爲火爲神，中虛卽寓於心，火明於空之象。中實者坎之用，是爲誠。中虛者離之用，是爲明。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古聖人之心學也。（彪謹案：此說以中庸之理通易理。）

李光地曰：便習者，習之不已，以至於便熟也。蓋八卦皆人心之德，獨險非善道，不可以心德言，故加習字以明之。能更習於險，卽人心之德也。



劉沅曰：乾坤爲老父母，乾交坤，坤中孕乾則爲坎。坎，水也，水行于地中，實來于天上。坎本先天坤體，孕眞陽于中，而天氣行于地矣。人秉天之理氣，得之陽者爲性，得之陰者爲命。陽交于陰，陰中含陽，而命中有性，爲義理之心所寓。性轉爲情，心之所以不正，事之所以多險也。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過極而陷，故次大過也。此卦重坎，是天地所以交，而氣質所以陷溺天良。習于坎而不能復性，常人之所以流蕩而忘返；習于坎而保其天良，君子之所以立命而修身。有孚而得乎理之正，則心乃爲性，而得亨通，行事有日新月盛之美也。

王引之曰：尚，右助也，二五同類相助。

彭申甫曰：險難之際，心不亨則先自亂，非往有尚，則坐困而已。孚而心亨，內卦之陽象也，制心之學也。往有尚，外卦之陽象也，制事之用也。心爲處事之本，有孚又爲心亨之本。

李士鈺曰：水生于天而行于地，坎生于乾而交于坤。坎者乾之中子，而坤之後天也。中實者水之體，外虛者水之用。乾中之陽陷于陰中，爲坎；坤中之陰麗于陽中，爲離。坎離者，天地之交也。天地本交，特於水火見其功；乾坤本交，特於坎離徵其用。六子並列，而坎離獨爲天地之樞者，以其得中氣也。

馬其昶曰：坎中一陽，象水內景，故北方屬知。獨於坎言心者，心爲本明之體也。火外景，故離光明，其中一陰，則所麗之質也。取坎補離，乃還復純乾，而內外洞徹矣。咸艮皆言心，咸曰未光大，艮曰其道光明，是故心之用莫大於光明。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虞翻曰：水性有常，消息與日月應。

陸績曰：水趨下，不盈溢崖岸。月者水精，月在天，滿則虧，不盈溢之義也。

荀爽曰：陽動陰中，故流。陽陷陰中，故不盈。

孔穎達曰：王公法象天地，固其城池，嚴其法令，以保其國。

程傳云：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為功。

劉沅曰：習卽重字之義，重險歎之也。天交於地，而坤中孕乾，萬物之精，浮而為水。人心稟天之良，其氣則天之所以合，其理則天之所以主也。天不能有陽而无陰，人心不能有理而无欲。聖人補造化之憾，以復性望人，欲人得其剛中之理，而返乎純陽之性，故卽水以示人。流而不盈，謂流行各足，而無泛濫。理之卽物而各如其分者，視此也。行險而不失其信，謂經歷幽阻，而卒達四海。氣之充周而無間斷者，視此也。天之險以氣，地之險以形，王公設險守國，則人為也。天地之理，充周流行，曷嘗有險？形氣則居然險也。王公體天養民，何必恃險？不得已而然，因險而轉得其平，險曷足為累哉！聖人欲人化形氣之拘，而全剛中之性，故曰險之時用大矣。險非大，用險者因時之義大，此所以為習坎也。

又曰：坎離得乾坤正體，而坎又乾宮真陽所寓。水尤天之精，人秉精氣，得純陽之真性。惟至誠盡性，化其氣質之私，以復其性。所謂剛中也，中存剛正，而不偏任乎剛。習坎有孚，所以全剛中之性，不為形氣所拘，此直指示人心。章氏潢謂一陽陷二陰內，道心惟微是也。彖象略示機緘，六爻第以險為象，以天地之藏不可盡洩也。惟恃有剛中之德，戒懼慎獨，操心慮患，履險而得其平，此教習坎之意。

李士鈺曰：水行有漸，而性有常。消長以時，潮汐以候，未嘗失其信也。



張洪之曰：人必常習乎坎，而後可以履險如夷。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劉表曰：洊，仍也。

陸績曰：水通流，不舍晝夜。君子象之，以常習教事，如水不息。（李光地曰：教事謂道藝也。進德修業，不舍晝夜。）

司馬光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已，以成大賢。

程傳云：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水自涓滴，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也。

王應麟曰：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此陸農師之說。

劉沅曰：洊，流相續出。始終如一曰常，一再不已曰習。君子象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如水洊至，此習坎之實也。（彪謹案：此即學而時習之功也。學而時習，亦取學之不已之義。）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說文引易云：窞，坎中小坎也。

張浚曰：陰居重坎下，迷不知復，以習於惡故凶。傳曰小人行險以徼幸。

本義云：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

李光地曰：小人以避就之私、徼幸之術相勝，自謂能習乎險。習之愈熟，陷之愈深。中庸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避也，習坎入坎之謂也。

姚配中曰：人于坎窞則不能行，故失道凶，不得之正也。君子常德行習教事，習坎以濟坎者也。習坎入坎，則以非賢為賢，



以非法爲法，入之愈深，出之益難。

劉沅曰：陰柔居下，習爲險難之事，機智日甚，險亦日深，失正道也。

李士鈐曰：陰虛象窞。初居重淵之下，入於極深，不能復出。坎水沈溺，象人心之爲欲。坎，天地之險也；欲，人心之險也。初在坎下，陷於欲而不能出；上居坎極，陷於欲而不能返，皆聖人所不能救也。

馬其昶曰：失位在下，所以謂小人下達者。坎行有尚，不行而入，失水之道。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虞翻曰：陽陷陰中，故有險。據陰有實，故求小得。

陳仁錫曰：求其小不求其大，原不在大也。涓涓不已，流爲江河。

折中云：凡人爲學作事，必自求小得始。如水雖涓涓而有源，乃行險之本也。

劉沅曰：剛中宜可大有爲，而求小得者，以未出險中，義當如此。從容觀變，不急求成大功。

李士鈐曰：陽實故得，（彪謹案：陰虛爲失，初上兩爻皆陰，故皆言失道。）以居陰位，故小有得。大川之源，可以濫觴，雖小而可大之勢基此矣。

馬其昶曰：二爲泉源，因其未出中，故求小得，積而後流，盈科而後進。未出中，未盈科也。求小得，積細流以成大川也。得者，得水滂至之道。上六三歲不得爲失道，故知二之得謂得道也。

彪謹案：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成大事者其初必小心謹慎



也。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亦求小得之意。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項安世曰：之，往也。坎坎，勞也。

劉沅曰：中互震木艮止，枕象。履重險之間，來則下入於坎，往則上入於坎，其險甚矣。處坎以出險為功，妄動者致險。六三位險而性柔，動不能出，徒益之險，故戒以勿用。

王引之曰：用，說文云可施行也。當重險之地，進退皆危，故不可有所施行。

李士鈺曰：上承外卦之坎，故險。下乘內卦之坎，故枕。倚著不安之象，不可施行。

馬其昶曰：二陽為水，四陰皆坎。往有功者水也，非坎也。來往坎坎，言水之泛濫衝突也。險且沈，（釋文云：枕，古文作沈。）沈者沒也，言隄防沈沒。蓋水以動為功，坎以靜為功。坎而屢遷，水必橫決，則非坎者亦入于坎窞，故曰无功也。初之入坎，其陷者深；三之入坎，其陷者廣。勿用，謂勿變也。二之水流歸於五，三四當其衝，故皆不可變陽以塞其行。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剛柔際也。

虞翻曰：震主祭器，故有樽簋。坎為酒，簋黍稷器。

王弼曰：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乃可羞於王公，薦於宗廟，故終无咎。剛柔相比而相親焉，際之謂也。

林栗曰：一樽二簋，簡且陋矣。而君子以是為禮，鬼神以是來歆者，貴其誠也。



劉沅曰：四變，互離巽，巽爲木，離中虛，樽象。坎水，酒象。震爲竹，簋竹器，簋貳倒句。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約繩也，變巽爲繩。在牆曰牖，在壁曰牕，二至五中虛牖象。出險之道，必剛柔相濟，九五剛德，能出險而下求四。六四以柔居柔，上親於君，去繁文而就樸摯。儉薄之物，可以通情，由剛柔相濟，終得濟險而无咎也。

王引之曰：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是缶可爲尊也。又曰，盛於盆，尊於瓶，正義云，盆謂缶也。盛於盆者，盛黍稷於缶以代簠簋也。則用缶者以缶爲尊，又以缶爲簋也。

姚配中曰：禮疏云，外神用瓦簋，宗廟當用木。詩疏云，考工記旒人爲簋，則簋瓦器，祭於室中，奠於牖下。四得位，神亨之，故无咎。

李士鈐曰：六四重陰故貳，簋以代缶，昭其質也。應天以實不以文，事上以誠不以華。樽酒雖薄，簋貳雖少，用缶雖樸，亦足達誠敬而行燕享之禮。牖所以通明，約以達己之誠，卽以通君之明，啓其一隙靈明，引之大道，此格君子之善法也。孟子不斥齊王所好，而委曲開導，可以醒其迷矣。

馬其昶曰：漢志云，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致其齊戒，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坎中多言祭祀，此最得其旨。神道與人遠，惟祭祀爲陰陽交際之時。九五剛中，四以柔際之，鬼神歆饗，有孚維心亨也。樽酒二字爲句，酒缶牖爲韻。

彪謹案：古人祭祀之品，不惟其豐惟其誠，不惟其華惟其樸。苟有明信，雖澗毛蘋藻筐錡潢潦，皆可羞可薦。故詩詠牖下之奠，平時且然，況當極險交際之中，可勿從約乎？以約失之者鮮，故終无咎。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蘇軾曰：中，謂坎。未大，謂不盈。盈者人去之，不盈者人輸之。

語類云：平則是得中。

惠士奇曰：老子云保此道者不欲盈，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劉沅曰：險生於自滿，九五剛中，在險中而不自滿足，如坎水不盈，適得其平。以不盈處之，乃可平險。

胡遠濬曰：人但見水性趨下，而不知水之流固與源平也。使非趨平，則歸墟之處，保毋泛濫之患邪？既者，盡也終也。終平者，乃其所以不盈歟？

李士鈺曰：水流則盈，此盈則彼虧，而不能平。九五源遠流長，流行不已，故坎中不見其盈，高下淺深亦无不平。蓋惟不盈故能平，惟平故不盈，如此則化險為平矣，何咎之有？故學問之至者，其意氣必平；天下之治者，其民情必平。水之平，德之盛也。莊子曰，平為福，有餘為患。九五能平，何險之足慮乎？

馬其昶曰：二為水源，五為歸墟之處。二求小得以出中，至五而中仍未大，所謂百川歸之，不知何時已而不盈者也。陽得位於中，故盈而不盈，大而未大。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劉表曰：三股為徽，兩股為纆，皆索名。

九家云：坎為叢棘，為法律，上罪三年舍。

劉沅曰：係，縛也。坎黑色，變巽為繩，徽纆象。寘，置也，囚禁之意。坎為堅多心，棘也，重坎叢棘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鄭康成曰：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上六乘陽有罪，縛以徽纆，置於叢棘，使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焉，以明刑恥之。能服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圜土者殺。故凶。

沈起元曰：重坎之時，下則橫流，上則滔天，皆失水由地中行之道，故初、上皆云失道。

劉沅曰：上居險極，陰柔不正，象爲係實三年而不得出險之道，罪戾日深。歎其自取，欲其早求出險也。三歲不得，周官司圜所謂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不得卽失道。聖人於險之初，卽戒其失道；險之終，尤欲其得道，所以拯民之意至矣。


李士鈐曰：互艮手爲係，震艮亦爲木，故叢棘。獄外種棘，實於叢棘者，入獄之象。三歲者，三爻，言其久也。初在內，其險在心，天理淪亡，心陷於險而不出，心死之象。上在外，其險在身，窮凶極惡，身陷於險而不出，身死之象，厥罪維均也。

彪謹案：天時人事，不能有平而無陂。人能履險如夷，亦視處常之時，所習者何如耳。此卦習坎，卽教人處險之方。遇變而不失其常，則以心亨爲尚，如水流而心不競，亦何險之不可處乎？天地有自然之險，非人設之。有國者設險自守，係乎人爲，然只可用之於守國，而不可侵人之國，在因時而善用之耳。象傳發明習坎之事，不以變而以常，以德行爲之基。古者教事，其明驗也。教以六德六行六藝，體用具備，本末兼賅，非習其事不能教也。險非一途，坎窞流行，盈科而進，非習於坎不能濟也。入坎則凶，出坎則无咎。二之求小得，三之勿用，四之納約，五之不盈，皆處險之時所用者。上下重陰，一陽深陷，惟至誠无妄，不自滿假。



有若無，實若虛，自視欷然，過人遠矣。學而時習之，學問深時意氣平，雖世情險惡，且將化為坦途。君子居易以俟命，與行險微幸之小人大異，故能平天下之不平。抱潤先生引漢志剛柔際三字作證，別有會心，因陰陽交際之理，推及於人神之相際，說最精確。

離卦第三十

 離下離上
中爻巽兌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虞翻曰：畜，養也。坤爲牝牛。

程傳云：謂養其順德。

李舜臣曰：畜者，牧而止之之謂。離之性上，若不能畜，則不免有炎上之患。

劉沅曰：牝牛健而馴，實牡牛之所自出，含剛健於柔順，人之韜光孕德如之。離中之陰本坤體，故象牝牛。

李士鈐曰：剛柔相濟，柔得中而二得正，故利貞。陰陽通，故亨。坤爲牛，牛有順德，牝牛尤順，德可祭天，功可利人，謹養人以待用，故吉。禮，人君无故不殺牛。周禮，牛人掌養國之公牛。離爲君象，故畜之。牝有生生不窮之意，重離相繼之象也。亦喻君道當養成在中之柔德，事天勤民，常保其位而吉。

馬其昶曰：坤既通乾而成離，則爲火爲日，其性烈。是以在離家能養其順德則吉。王澤曰，書所謂高明柔克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

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橫渠易說云：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朱震曰：離中之陰，即坤中之陰。以剛正畜養之，而麗乎中正，故亨。

劉沅曰：火无常形，麗物而明。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此就次序之意言之，非本卦正義也。坎內陽而外陰，性之含也；離內陰而外陽，情之著也。明暗互代，陰陽相須。天地之氣，陰以含光，陽以發洩，然其體用相資，即文質相麗。一陰附麗於上下之陽中，虛明之象。二柔麗四陽之中，得其中正，不自用其明，而其明愈著。人能得文明之正，乃可化成天下。日月四句極贊離之象，柔麗以下乃釋彖詞。

李士鈺曰：火外實內虛，實象火之著物，虛象火之流行。惟虛生明，離之明以中爻之虛也。離根於坤而交乎乾，坤之中女，而乾之後天也。乾坤者陰陽之正體，坎離者乾坤之大用，故上經始於乾坤，終於坎離。坎中實，誠也。離中虛，明也。於坎離之中，寓誠明之道，此聖人之心學歟！

馬其昶曰：重明，六五也。麗乎正，謂離王公之正位，坤五曰正位居體。陳希夷云，乾付正性於坎，坤付正性於離。一大光明，與萬物相見，故化成天下。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鄭康成曰：作，起也。

王弼曰：繼，謂不絕也。明照相繼，不絕曠也。

程傳云：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以世襲繼照言之。

語類云：兩作，猶言游至。今日明，明日又明。



劉沅曰：火炎上曰作，兩離附麗以成文明。大人，大德之人。在下則聖人，在上則王者。明德如天，故能繼天以照天下，內含章而外發育，四方之照無地不明。

又曰：水火爲天地之精，金木卽水火之神，土則中氣，運四象者也。人秉水火爲精神，神藏于心，心本火精。地二生火，天七成之。離卦二陽乾體，其中一陰坤也。陰爲主而陽反居外，故人心易昏而難明。離中之陰私不去，天理之純全不復，故復性之功，非體天地之撰而通神明之德，無以全性也。心麗于理則正而明，明則通，故亨。麗于欲則邪而昏，昏則塞。坤爲子母牛，牝牛所以孕陽也。離中一陰本坤，專氣致柔，此靜存之理。二五皆柔麗乎中正。火之爲用，相得益彰，繼續彌光，故曰明兩作離。

沈善登曰：上經首乾訖離，以大明終始。全經歸結於重明麗正，純一太易光明，天道也。故大象獨稱大人，充實而有光輝之爲大也。

張洪之曰：書稱堯欽明，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稱舜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此言兩世繼明也。證以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之歌，益信。仲虺之誥言德日新，萬邦惟懷，湯顧諟明命，銘盤日新又新，此謂一身之繼明。

彪謹案：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朱註云，緝，繼續也；熙，光明也。又詩云，學有緝熙于光明。皆取明照相繼之意。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陸希聲曰：錯，交雜之貌。

王昭素曰：處萬物相見之初，履錯雜之時。

張浚曰：離初禮所始行，初以陽剛居離明先，用能行禮於離。

趙彥肅曰：動與物交，不敬則役於物而生咎矣。日出而作，

故發此義。

李光地曰：敬者人心之朝氣也，能常敬則不昏矣。

劉沅曰：在卦之初，日出之離也。朝日初出，群動交作，故履。人心之動，如火之始然，朝日之方升，平旦之氣未遠，履紛錯之事而敬以直之，所以辟咎。旦氣方清，以道心長保其明，故无咎。象美其敬之善也。

李士鈐曰：火主禮，禮履也。火有然象。錯然者，躁動紛雜之意。禮始於敬，敬則心不懈馳，不患事繁，可以辟咎。需上之敬敬人也，人不犯則可以處難處之人。離初之敬敬事也，事不敗則可以處難處之事。

馬其昶曰：離南方卦，南方嘉會合禮，故離爻多言禮。初爲士，履錯之敬，士相見禮也，故曰相見乎離。辟咎者，謂得正不化。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鄭康成曰：離爲火，土託位焉。土色黃，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其父之道。

侯果曰：此本坤爻，故曰黃離。來得中道，所以元吉。

郭雍曰：柔麗中正，惟二盡之，故元吉，義與坤五相類。

胡煦曰：坤黃中，離二坤用也。黃麗於中，卽柔麗乎中正也，元由中出。

劉沅曰：二在卦中，日中之離也。備中正之德，以坤貞葆其乾元。中道，天地之正道。其美在中，蘊於不窮，故元吉。

李士鈐曰：處陰之正位，而得坤之中氣，天地中和之氣所由聚而發也。地之正色，於此爻見之；坤凝乾元，於此爻顯之。坤純地道，故必在五正乎天位，始足以凝乾元；離本坤之中爻而麗於乾，故必在二正乎地位，始足以凝乾元也。



姚永概曰：黃離元吉，即坤之黃裳元吉。五以黃裳正位於上，二亦以黃中之道附麗於下，有垂衣裳而天下治之象，言朝禮也。

彪謹案：衣裳之制，取法乾坤。天玄地黃，故上玄衣下黃裳，所以辨上下之分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說文引易云：昃，日在西方時側也。

鄭康成曰：缶，樂器。大耋，謂年逾七十。

荀爽曰：初日出，二日中，三日昃。

程傳云：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爲日昃之離。日昃則將沒矣。

劉沅曰：三在下卦上，日昃之離也。離中虛本坤土，故象缶。八十曰耋。人之有老常也，明德之人，身老而神明不衰。九三居日昃之時，素未明德而爲物役，哀樂無常，凶可知矣。苟能緝熙于光明，則不知老之將至，何非禮哀樂之有？故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李士鈐曰：三不中正，志荒時過，方思爲晚景之娛，忽又悲死期之至，興極悲來，故凶。人苟中无所得，則死生之感，是以擾其天懷。不知日之出沒常也，而其明自昭天壤；人之死生常也，而其道自在古今。君子抱道在己，繼往開來，可以生亦可以死，不必作達觀之見，以得時行樂爲高，而亦无死生契闊之戚。九三内无得於己，外无傳於人，存沒之悲，至晚年而益切。向之強作闊達，偷閒尋樂者，至此已不知何往矣。噉其泣矣，嗟何及矣，此其所以凶也。



馬其昶曰：不鼓缶二句，與不節若則嗟若文法正同，彼言當節，此言當歌也。記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今不歌而嗟，是其不能致樂以治心，乃向昏之驗也，何可久乎？詩云，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此之謂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鹽鐵論云：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

說文云：去，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

鄭康成曰：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棄如，流宥之刑。

劉牧曰：離爲火象，焰猛易燼，九四是也。

趙彥肅曰：炎上侵五，故戒之深。

胡炳文曰：四既上突而迫於五，三亦上突而迫於四，故四之焚愈甚。

章潢曰：火宿於木，而能焚木。明本於人，而能害人。

劉沅曰：卦以養德繼明爲美。四當兩火相繼之際，剛而不中，見逼于三，見棄于五，故凶。非人不容，自失其所以容之道也。俗謂无明業火。无明，不明；業，罪也。子言辨惑而曰一朝之忿，卽此意。聖人深戒剛暴之流，而極其禍如此。

柯劭忞曰：繼體之君，楚商臣蔡世子般，焚如者也。暴虐无道而被弑，死如者也。周襄王不能事其母而出居於鄭，棄如者也。

李士鈐曰：九四居不中正之地，內卦之明方終，突起欲代，爲繼位之謀，上欺五之陰，此父死爭立之象，亦殺君之象，天地之所



不容。下剛无人應之，上則必欲誅之，自作之孽，必不可活，故焚如、死如、棄如。

馬其昶曰：荀爽對策云，離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據荀此對，火之於木，有孝不孝兩義。五有中德，出涕沱若，是其孝者。四既失正，又以離火焚巽木，是不孝者。繼體之時，變故多端，爲法爲戒，其義大矣。

彪謹案：火由木而生，其氣溫而復能生養百木，一若子之能養親，是其孝也。冬日氣寒，殺草木而死，是爲不孝。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朱震曰：離目兌澤，出涕也。鄭云自目曰涕，兌口嗟若也。

項安世曰：以繼父爲哀，以承業爲憂，不以得位爲樂。凡天子諸侯初嗣位，皆當如此，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趙汝楳曰：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悅，此其事也。

李過曰：三，日既昃，上體繼之。五爲繼明之主，出涕戚嗟，蓋以繼世易位事也。此禮自天子與諸侯達。

王夫之曰：後明繼前明而興，以柔道居尊。高宗宅憂，而三年不言；成王卽政，而嬖嬖在疚，商周之所以復明也。

沈起元曰：象傳離王公，乃春秋書卽位之意。（李士鈐曰：明得其正，且示九四之不能奪也。君天下曰王，君一國曰公。）易之象，固不可拘於一事。然六十四卦，亦必各有所主，舉一可以通萬，尤於人事之大者，聖人多以一卦示之。如師言用兵，訟言聽訟，鼎言主祭，革言革命。則離之繼明，自主嗣位者言。

劉沅曰：沱，涕下垂貌。錯坎爲加憂。以六居五，不恃其明，



而懷憂懼，乃王公之德，善用其明，所以能繼明照四方也。

李士鈺曰：內卦之明已終，外卦之明繼作。六五居尊，乃嗣王即位之象。喪次不哀，此後必不終，故五以悲哀爲吉。（彪謹案：魯昭猶有童心，君子知其不終。）

馬其昶曰：出涕戚嗟是喪禮，吉者，書所謂王麻冕黼裳，暫時攝吉，嗣君即位禮也。白虎通云，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五處巽絕離盛之位，故有是象。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劉向曰：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彪謹案：昌黎平淮西詩歌能形容之。）

橫渠易說云：離道已成，然後不附可征。

王安石曰：折首，殲厥渠魁之謂。

本義云：剛明及遠，威振而刑不濫。

蔡淵曰：王，五也，離爲甲冑戈兵。

李過曰：有扈之戰，啟之所以承禹；淮夷之征，成王以繼武王。蓋不如是，不足以正邦。

許桂林曰：言諸侯如崇如密者，王當征之也。

劉沅曰：兵猶火也，故夏官掌之。離火戒猛，故不用剛而用柔。禁暴止亂，有嘉之道。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則无用剛之咎。征之爲言正也，但取殘伐暴，正其邦耳。聖人恐人黷武而云然。

李士鈺曰：日在上則明及遠，火勢高則人畏而不敢犯，故王用此剛爻以征不服，有嘉美之功。嘉會所以合禮，火主禮，成軍以禮，必有功矣。禽賊禽王，所獲者非其醜類，乃其魁也。嗣王即位，不能化及天下，至于用兵，蓋迫於不得已，僅能无咎而已，垂戒深哉。



姚永樸曰：繼體之君，多溺晏安，文王特以出征有嘉著之易象。故康王嗣位，召公卽舉以進戒曰，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孔曰，高德之祖，謂文王也。左傳杜注，寡，特也。

姚永樸曰：詩云，在泮獻馘，在泮獻囚。出征之下，又必繫以獲匪其醜，言軍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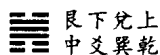
馬其昶曰：離爲南面以聽天下之卦，故四言刑，上言兵，六五嗣君不遽忍嚮明而治。高宗亮陰，古之道也。上九動之正，雷電皆至，折獄致刑，乃化成天下矣。於上見其繼承之烈，於五見其繼承之心。

彪謹案：天地以日月爲光，大明終始，品物流行。在易則以坎離示象。坎之上下兩陽皆居中，是爲水之流行。離之上下兩陰皆居中，爲火之流行。惟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明之所以能合者，由其德之能合；夫是之謂大人。嗣香師於坎離二卦，悟及中庸誠明之理，是爲轉識成智。心本自誠明，因蔽於物欲之私，至失其誠明之本禮。然其本體自在，並未嘗失。謂二卦爲聖人之心學，坎中實不虛故誠，離中虛不實故明，此物理之自然易曉者，非別有神奇也。然惟慧眼能見之。重離之象，乃日月光華旦復照兮之盛也。據沈氏之說，謂五爲春秋書卽位之意；推之於四，則爲春秋誅亂賊之意，亦可通矣。其有文德未洽，則以武功繼之。王者之師有征无戰，人望之亦如火如荼矣。二之得中道，上之以正邦，皆所謂柔麗乎中正，化成天下者也。

周易學說卷之四

下經

咸卦第三十一



艮下兌上
中爻巽乾

咸，亨，利貞。取女吉。

鮮于侁曰：咸本乾坤之變。乾坤交感，而夫婦之象成。

劉沅曰：咸，感也，皆也，男女皆相感也。卦以二少相感，婚姻之正，故取女吉。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此所以咸爲下經之首也。天地之間，感應而已。以性相通，不以情私，感无不通，皆天理之流行也。夫婦者人倫之始，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故詩始關雎，禮重大婚，而此經以咸恒配乾坤也。

李士鈐曰：咸，古感字，澤體虛，山體亦虛，兩虛相受，山澤氣通，故感。男女有相感之情，少男少女相感尤易。二五得位，六爻相應，其感又出於正也。

彪謹案：男女相感，必以貞而後吉。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踰牆，人皆賤之。不由其道，即是不貞，則必不吉，亦必不能長久。故咸之後繼以恒，皆以利貞爲訓。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荀子云：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

鄭康成曰：與，猶親也。

虞翻曰：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乾坤氣交以相與。

王肅曰：山澤以氣通，男女以禮感，男而下女，初婚之所以爲禮也。

王弼曰：感應相與，是以亨也。止而說，利貞也。男下女，取女吉也。

張浚曰：陰陽之感，少則一，一則誠，誠則速。

本義云：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

王應麟曰：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

李道平曰：士昏禮，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諸禮，皆男下女之事。郊特牲云，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

李士鈺曰：感之道必本於貞，說而止之，女歸之象。老子云，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故大者宜爲下，是以不下士不可得士，不下民不可得民。取天下之道其在斯乎？

彪謹案：相感之道，說不知止，則不能永久相感；止而說，正所以永相感也。此卽樂而不淫之義。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鄭康成曰：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生萬物，故曰



咸。

虞翻曰：此保合太和，品物流形也。

陸績曰：天地因山澤孔竅以通其氣，化生萬物。

劉沅曰：化者氣化，生者形生，和者無乖戾，平者無反側。無心之感，乃無所不感。天地以氣感萬物，而萬物無不通。聖人以德感人心，而天下無不通。止此一誠之所通也。咸艮爻象，時取諸身。咸以有情之感，乃陰陽生化之由來，天地無心咸化，感而實未嘗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逐情移，理爲欲溺，後天之心多感，違乎中正，安可無復性之功？盡性立命，以通萬物之情，亦一天地無心之感也。

沈善登曰：下經首咸，則自人生而靜以後言之。咸彖稱感人心，大象亦取以虛受人，爲心體湛寂虛明，能受天下之感也。其九四以憧憧往來，爲未光大；未濟六五稱君子之光，有孚吉，又分明人心全體太易光明之謂矣。

彪謹案：聖人以正道感人，以善氣感人。聖人之心與天下人心心相印，故和平。

又案：无心之感，非无心也，乃廓然大公，无私心也。其心休休如有容。舜之明目，達聽好問，邇言必察，以虛受人也。孔子每事問亦然。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徐幹曰：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程傳云：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

呂大臨曰：澤居下，山居高，然山能出雲致雨者，山內虛而澤

氣通也。

劉沅曰：山惟中虛，乃能受澤；心惟中虛，乃能受人。以誠相通，萬感皆通，亦如山澤之通氣也。虛其心者，誠于理者也。

張洪之曰：心無私主曰虛。君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虛而已。感人出於無心，人之被感也，亦以無心應之。禹稷飢溺同懷，並忘物我。著我則心障於私，不能虛矣。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馬融曰：拇，足大指。

虞翻曰：志在外，謂四也。

王宗傳曰：六爻皆取諸身。蓋四支百體，其血氣脈絡相通，天地萬物感通之理，即身可見。

劉沅曰：聖人通天下爲一身，知所以感身，則知所以感天地萬物矣。心欲往而拇先伸，是動之微，幾之先見者也。不言占者，謹幾也。

方宗誠曰：不言吉凶者，蓋將動之始，善與惡尚未定也。使人存慎動謹幾之意。

李士鈐曰：不言吉凶，感之初，無吉凶也。

馬其昶曰：泰二體相交，咸二體相感，故泰、咸初爻皆言志在外。初之感尚淺，其於人身，則拇象也。拇於百體中最下最微，志在外，則拇亦隨志而動。志之所之，無微不及，感豈不捷乎？志可不慎乎？

彪謹案：聖人一身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況天下至近，豈無感通之應？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鄭康成曰：腓，膊腸也。

程傳云：居吉，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崔憬曰：腓，腳膊，次於拇上，二之象也。

王虞曰：動於腓腸，斯則行矣。

王宗傳曰：互巽爲順。

華學泉曰：咸六二卽艮六二。咸其腓則凶，艮其腓則吉。

劉沅曰：腓，足肚。二在股足之間，故爲腓。腓不自動，因足而動，且不能自止。止腓當止其足，二以陰在下，與五爲正應，若不待上之求而妄動，則凶；居而不行，則吉。順于理，則不害，故戒慎動。

姚配中曰：居吉謂不化也。

馬其昶曰：感及腓，是足已行矣。二當腓位，足動則隨之，不能自主，有凶之道。然二雖凶而不可變。不變則應五承三，又與四同功；爲巽，順以聽於陽，不爲陽害也。以二得位居中，故吉凶兩繫其占焉。人身在下爲足，在上爲口，有自動之力，而非主動者。主動者心而已矣！故初上不言吉凶，其吉凶由於心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虞翻曰：巽爲股爲隨。

王弼曰：股之爲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志在隨人，所執亦以賤矣。

劉沅曰：三在腓上，互巽爲股。亦蒙上六二之詞。處，卽居也。下，謂初與二。陰柔隨人不足怪，三以剛亦不處而自立，隨拇腓而妄動，故往吝。

李士鈐曰：聖人因應，中自有主，應物而非逐物。三以陽剛

之才，不自主而爲隨，不得所止，往必吝矣。

馬其昶曰：三本有艮止之德，以值股位，足動則股亦不處。初六一陰在下，拇也。拇卽足也。二三兩爻皆隨之而動，而三又以陽隨陰，以上隨下，尤可鄙焉。蓋左右近習之人。詩所謂瑣瑣姻亞者，皆拇也。其情最親，其言易入，乃感人之最切至者。非有嚴氣正性之功，未有不爲其所動者。近習親，則正士遠。君子觀於三，不責其行之隨，而責其志之所執者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說文：憧，意不定也。

虞翻曰：失位，悔也。

蘭廷瑞曰：易言貞吉悔亡者三爻，咸、大壯、未濟也，皆九四。

俞琰曰：朋，指初六私應。

劉沅曰：四在股上脢下，心之位也。心之所感不正，則有悔。無所係累，則貞而吉。四陽居陰位，不爲中正，未能應以無心虛己感人者也，故有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之象。往來，通上下諸爻言之。咸拇腓股，已往者也。咸脢輔頰舌，來者也。未感於害理之事，故悔亡。不能常貞，感于往來之事而憧憧，故未光大。

吳汝綸曰：思謂思心也。連文曰思心，單文或曰心，或曰思。

彪謹案：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卽憧憧往來之象。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二程遺書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本義云：四居股上脢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



陸九淵曰：聖人之洗心，以滌去憧憧往來之私，而全其本然之正。所以退藏於密，而能同乎民，交乎物。

李心傳曰：渙四，渙群而曰光大。此爻朋從，正與相反，故其辭然。

沈善登曰：人心追憶已往，逆計方來，馳逐當境，一念三際，起滅不停。是皆自小其坐照之全量，而局於一，故曰未光大也。

劉沅曰：此狀有心之感，雖正亦不免紛紜，況不正乎！欲無思而無不通，則非克己復禮，未易使有覺之心，皆為虛明之性也。

李士鈐曰：心為全體之主，寂然不動之中，自有感而遂通之妙。四居全卦之中，上卦往，下卦來。互巽為進退，亦往來象。心體本自光大，四應初之陰而有所動。感必有應，應復為感，感復有應，故朋從爾思。一念起則念念相續，此起彼應，有若朋從，莫知其何所往，莫知其何所來。雖然，浮雲變幻不礙太空，鏡中之影有往來，而鏡無往來；心中之思有往來，而心無往來。推聖人私欲淨盡，廓然大公，虛靈不昧之中，無所有亦無所不有，無所感故無所不感。何者謂往？何者謂來？莫非天理之流行，自然之因應，何思而何慮也？（彪謹案：此說獨開妙竅，直示本心，可謂甚深第一義諦。）

馬其昶曰：九四陽居陰位，象心在身中。心為感之主，操之則存。其吉由心之積累而成，曰貞吉。蓋九四之陽，雖有失位之悔，不可變也。變陰則感於害。然四不變，又與不正之初相應，應陰亦害，故又以光大之道進之。夫心本光大，以係於陰而闇小。既係於陰，則雜慮相緣而生，所謂害也。陰為陽害，私為公害，欲為理害。孟子曰，人心亦皆有害。

彪謹案：心无私即是无心，情无私即是无情。洗心藏密，心體光大，不受私累，故能同民交物，可謂明遠也矣！

又案：心在身中，即陽在陰中，貴能得其所養。故曰，心要在

腔子裏。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所謂往來朋從者也。不定胡慧？何能光大？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馬融曰：脢，背也。（李士鈐曰：背肉也。）

本義云：志末，謂不能感物。

項安世曰：五官之治，皆主於心，以九四當之。五臟之絡，皆繫於背，以九五當之。四居上下之交，有往來象。心有思，則有得失，故必貞而後悔亡。脢无所思，故无悔。

趙善譽曰：脢，非有欲者，非動而求感者，即艮其背之意。

劉沅曰：脢，臂也。（彪謹案：從正字通也。）心繫于臂，一身皆動，惟脢不動。咸其脢，是感于不動之處。其志有定，而感不足亂之，故无悔。末對本言，謂一身形體拇、腓、股、輔、頰、舌之類。感于不動之處，則感之本得。本正而末亦正，其本立而末自舉。聖人以無所感為感之本，故云然。

李士鈐曰：五居身上，象脢。上不至口則无言，下不至心則无思。无思、无言，則无得失。雖不能有所作為，而亦无妄動之患，故无悔。

馬其昶曰：朱子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无有不到。苟有一物未體，是心為有外。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志末，即所謂有外。果於忘世，其為志抑末也。五本中正，而无吉占，以四既象心，則五適值背位，當萬物交感之時，與人背而不感，不感自无失，无失自无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若枯槁獨善之流，君子不取其志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馬融曰：輔頰舌，言語之具。輔，上頤也。（說文云：頰，面旁也。虞翻曰：兌爲口舌。劉沅曰：輔在口旁，頰在輔下，舌在中。）

本義云：滕騰通用。（劉沅曰：滕，張口騁詞貌。）

項安世曰：事自有當用口說之時，凡訓誥誓命皆是。滕，蓋傳布之意，書所謂播告之脩也。

劉沅曰：上當兌口，輔在口旁，頰在輔下，舌在中。上六以陰居兌說之終，以言感人，未爲全非。但所感者淺耳，故不言吉凶，俟占者自審。木鐸好辨，君子亦有滕口說之時，豈得爲非？若以小人當之，則必曰凶咎矣！

馬其昶曰：咸之始動於志，咸之極則發諸口。言者心之聲也。心之感有誠僞，故於言亦難定其吉凶焉。（彪謹案：惟口啓羞，惟口出好與戎。故吉凶難定。）

彪謹案：咸卦以相感取義。感之善者在止而說，樂而不淫，正所以永其感也。萬類相感以誠，男女相感以正，必以貞而後吉。若不由其道，則是不貞，不貞必不能長久。故咸之後次以恒，皆以利貞爲訓。聖人以正道感人，以善氣感人，以其心與天下之人心心相印。故天下和平，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人心至近，自有感通之應。感之者出於無心，非無心也，無私心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惟其虛也，故能受人，君子以之。爻象近取諸身，人各有身，即同此心。君子實以一心，感千萬人之心，特於一身驗之也。嗣香先生解四爻，渾化精透，洞見真髓，所謂超以象外，得其寰中者也。是爲甚深第一義諦。范氏心箴聳切動聽，謂一心之危，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乎幾希！蓋深得四爻之義矣。

恒卦第三十二

䷟ 巽下震上
中爻乾兌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郭雍曰：利有攸往，惟有常者能之，所謂不已也。

徐幾曰：利貞，不易之恒。利有攸往，不已之恒。

劉沅曰：男動乎外，女順乎內，人道之常。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論交感則少爲親切，論尊卑則長常謹正。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所以次咸也。辟闔之機，始于風雷；男女之正，通乎造化。人道之常經，即天地之常理。久于其貞，亨无不利也。

李士鈺曰：恒久則无不通，故亨。二五雖失位，可以无咎。剛柔相濟，六爻正應，故利貞。雷之行，風之起，皆往象。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鄭康成曰：風雷相須而養物，猶長女承長男，夫婦同心而成家，久長之道也。



王弼曰：剛尊柔卑，得其序也。長陽長陰，能相成也。動无違也，不孤嬾也，皆可久之道。

阮籍曰：男下女上，通其氣也。柔以承剛，久其類也。

程傳云：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初下居於初，（彪謹案：此初字指恒卦初爻。）二爻易處，則成震巽。恒非一定之謂，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

張浚曰：乾坤動靜，震巽先索得之。乾坤无爲，付生物之功於震巽。雷動風散，終始不易，以常久之德，發生萬物於天地間。剛柔迭應，不違其序，有常道以亨也。

何楷曰：震巽，陰陽之始；兌艮，陰陽之終。咸恒相反，而終始見也。

劉沅曰：乾初上居於四，坤初下居於初。震剛巽柔，剛上柔下，天地之常。雷風相須以成，功用氣化之常。動而順，故能常。剛柔應，故能久。四者皆恒之道。

李士鈐曰：雷發有收，風生有息，何以爲恒？蓋惟有發有收，所以長發；有生有息，所以長生。惟能變易，是以不易。凡賦形一定而不遷者，必有時而終。虛靈變化之物，循環周流，萬古不息。此雷風所以爲恒也。陰陽相應，天道之恒，即人道之恒。觀於咸，知陰陽之所由合；觀於恒，知陰陽之所由成。舟車之行不停，而通於天下；日月之運无已，而光被四表。天行不息，故不終；水流不停，故不竭。不有攸往，何以爲恒乎？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史徵曰：不能變通，无由久長。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呂祖謙曰：大抵通天下萬世，常行无弊者，必正理也。一時所尚，一人所行，必不能久。

李光地曰：凡天地萬物之偶然不常者，非其情也。故觀其所恒，而天下萬物之情可見。

劉沅曰：天純一不已。日月，陰陽之精，得天之健行；四時，一天道之卷舒。萬古此天地萬物，萬古此恒也。

李哲明曰：天之運行不息，日月得天，亦與爲不息。說文云，得，行有所得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宋衷曰：雷風常相薄而爲萬物用，故君子象之以守身立節，而不易其道也。

郭雍曰：方猶道也。

李中正曰：雷之奮蟄，應春秋之中。風之披拂，從律呂之序。於至變之中而不失其常，所以爲恒也。立不易方，非執方也，不易乎義理之當然爾。

胡炳文曰：體雷風之變爲我之不變者，善體雷風者也。

劉沅曰：雷動風散，若無常也。然收發溫涼，不爽其時，剛動巽入，互成其功，無常而實有常。凡事之來，萬變不窮。君子以時中處之，有定而實無定，無定而實有定，是爲立不易方。震巽皆木，有立象。巽入在內，震動在外，各居其所，不易方象。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虞翻曰：浚，深也。

孔穎達曰：卦初故言始，在下故言深。凶，謂在於始而求深也。



陸希聲曰：初爲常始，（彪謹案：初爻爲恒常之始。進銳者必退，欲速則不達，是失恒久之道。）宜以漸爲常。體巽性躁，遽求深入，是失久於其道之義。

胡瑗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漸，積日累久而後成功。欲速則不達。

王安石曰：巽，人也。人不以漸，求深於始，故凶。

朱震曰：初居巽下，以深入爲恒。上居震極，以振動爲恒。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

惠士奇曰：巽爲進退，爲不果，其究爲躁卦。浚恒者，躁之象也。不能深根甯極而待，乃躁以求焉，故凶。君子之事君也，信而後諫；其治民也，信而後勞。未信於君而犯之，未信於民而毒之，皆始求深者也。

劉沅曰：巽性善入，故以浚求恒，強求深也。庸德庸言，事近而理平。強求其深，雖正亦凶。以此爲恒，則失之鑿。爲學則銳進者易退，爲政則欲速者不達，无攸利也。

李士鈇曰：乾爲淵，初在淵下，故浚。巽爲入，初又在巽下，深入之象。初務求深，猶方有事遽望成功，方爲學卽期造道，方蒞政卽求化民易俗，所以凶无攸利。蓋凡事漸則能久，不漸則不能久矣。

馬其昶曰：初六失位，以在恒家不知變通，故凶。恒爻自三上外，皆有恒久不變之象。

彪謹案：諸葛公以三顧而始論天下大計，是信而後諫也。文王以民力爲臺沼，是信而後勞也。賈誼新進而上治安策，立談之間遽爲人主痛哭，以求其信任，此求深而凶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虞翻曰：失位，悔也。處中故悔亡。

郭雍曰：可久之道无它焉，中而已矣。過不及皆非可久。

汪烜曰：以在恒卦，故中爲久中。

劉沅曰：以陽居陰，以其得中，所應又中。時位不當，而能素位以求中，隨時以處中。中爲可久之道，則不正之悔皆亡。此與大壯九二、解初六，皆不著其所以然，而詞可略。壯戒太過，而四陽惟二得中；解利西南，貴居後，惟初最後。

李士鈐曰：中庸言，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久於中道，何悔之有？

馬其昶曰：明言九二，見其不必變也。不變則二五之應專，是雷風相與之恒也。

彪謹案：以中應中，故雷風相與，專而能久。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禮記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蓍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鄭康成曰：巽爲進退，是不恒也。

蘇軾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子曰：不占而已矣！夫无常之人，與之爲巫醫，且不可，而況可與有爲乎？无常之人，方其善也，若可與有爲，及其變也。冰解潦竭，而吾受其羞。善惡各有徒，惟无常者无徒。

馮椅曰：過則不中，其究爲躁卦，是以不恒。

熊良輔曰：恒巽下震上，益震下巽上，恒三卽益上也。益上，立心勿恒，故有或擊之凶。恒三，不恒其德，故或承之羞也。

李光地曰：行无常度，則己不安；事无常法，則物不順。

劉沅曰：在巽之極，爲進退不果。當內外相際之間，非躁卽



不果。進不能爲震之動，退不能安巽之順，無所容其身。凡無恒者，皆不能保其德也。

李士鈺曰：德之不恒，必无成就。若守此不變，以妄爲常，以躁爲正，吝道也。傳曰无所容，不恒之性，无所可居，上下皆不容也。

彪謹案：爲機變之巧者无所用耻，不恒未有不可羞者。无恒之人爲人所不齒，或作或輟，鹵莽滅裂。世運之遷變，皆機巧善變者釀成之，爲天所不容，人神所共憤，何羞如之！故聖人欲得見有恒者。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王弼曰：恒於非位，雖勞无獲。

孔穎達曰：田，譬有事也。

郭忠孝曰：以不正之剛，居不中之地。恒之時，久非其位者也。

俞琰曰：陽實陰虛。師六五田有禽，九二之陽應之也；恒九四之應，乃初六之陰，故曰田无禽。

呂祖曰：君子久於仁義之政，則下足以化民；久於仁義之謨，則上足以正君。舍是而恒焉，則雖術之如彼其詐也，行之如彼其久也，祇以滋亂耳，田也何所獲禽乎？

李光地曰：剛爲動主，不中不正。爲而不善，求而不得。後之爲政願治，而操非其術者，其此爻之義矣！

劉沅曰：震，馬；動，田象。又爲大塗，无禽之處。四在震初，不中；以陽居陰，不正。動而不已，是恒于所不當恒者，如田无禽之地，久終無得。三有德而不恒，四能恒而無德，是以恒必利貞。

李士鈺曰：久獵於山，必得獸；久釣於水，必得魚。若不得其位，猶緣木求魚，固无得矣。學不衷諸聖而望其成，治不準諸王



而求其治，猶航斷港絕流以蘄至於海也，庸有濟乎？

馬其昶曰：九四失位，當變而不知變，宜其勞而无獲。

彪謹案：陰受陽之應，爲實爲有；陽受陰之應，爲虛爲无。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王弼曰：居得尊位，爲恒之主。不能制義而係應在二，用心專貞，從唱而已。

石介曰：一，陽也。陰當從陽而終。

趙汝楳曰：始而男下女，所以致其感，否則情睽；終而夫剛婦柔，所以制其義，否則道悖。必合二卦而後夫婦之道始全。

方孔炤曰：二悔亡，五恒德，皆以中也。而五在上有制義之權，惟變能適之謂貞，非從一而終之謂貞也。通於夫道，而君父可知矣。

惠棟曰：禮云，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從一而終之義，所謂恒也。

劉沅曰：以柔中之德，應二剛中，常久不變，是恒其德也。婦人無專制之義，當從一夫以終，其吉乃其貞也。然以柔從剛，久而不變，是婦人之貞，非夫子之義，故吉凶異。

又曰：道中而已矣，惟中故可久。天道莫大于時，聖人法天而時行，故至無定至有定，千變萬化不離乎中，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跡不同而心同理同也。雷風變動不拘，而名其卦曰恒。惟二五得上下體之中，知恒之義者。而五不能制義，則爲婦人之吉。惟二剛中柔位，是能守其正而又能隨時變易以從道者，故无悔。蓋不變所以守中，能變所以時中。變不變之迹異，而其中則同。此所以惟精惟一，然後可協于中也。

李士鈐曰：風起而雷隨之，陽唱而陰和之。五陰二陽，故五



有婦人之象。震男巽女，故五又有夫子之象。易故兩爲之象，而各示以道。

馬其昶曰：六五守其柔順之德，陰陽相應，恒一不變。在兌從乾，爲婦人吉；在震從巽，爲夫子凶。（彪謹案：兌從乾，就互卦言之，更補李說所未備。）

彪謹案：此就夫爲婦綱言之。三從之義，在婦爲宜。若以夫從婦，所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故不吉而凶。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馬融曰：振，動也。

王弼曰：靜爲躁君，安爲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爲恒，无施而得也。

程傳云：恒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

呂祖謙曰：立天下之大功，必悠久膠固，然後能成。若振動躁擾，暫作易輟，安能成功？

張爾岐曰：浚恒者，深求以常理也。振恒者，變動其常道也。

張英曰：爲震之極，動而失常。功敗於垂成，志滿於居上，故曰大无功也。

劉沅曰：以振爲恒，在上則陰柔妄動。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不惟无功，且大无功而足以敗也。

李士鈺曰：動之至，恒之極，能動而不能靜，知常而不知變，故凶。雷有發有收，風有起有息，所以能恒久而成歲功。振恒則有發无收，有起无息，執一不變，能有功乎？

彪謹案：振恒二字，亦猶迷復二字。天下未有動而不已而能常者，亦未有昏迷不悟而能復者。故恒之上六與復之上六，皆繫之以凶也。无功而曰大，斥其躁動之非，不特无功，且有大禍。復之上六，言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亦即大无功



之義。復之大敗，以其迷而不知復也；恒之大无功，以其動所不當動也，皆處窮極也。此兩爻皆可為窮兵黷武之戒。

又案：上居震動之極，動而不已，不當恒而恒，所謂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者也。雖得之，君子不貴，所以大无功也。

又案：迅雷不及掩耳，飄風不可終朝。振動而失其常，決无常久之理。道德經云，孰為此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聖人論恒道，蓋取象於有常之風雷也。

附解：雷風變動不拘之物，而名其卦曰恒。蓋恐人泥常而不知變，或好變而失其常。故於爻象析言之。初四未及乎恒者，三上已過乎恒者。惟二五得上下體之中，知恒之義，而五不能制義，則為婦人之吉。惟二剛中柔位，隨時以從道，故贊之。蓋不變所以守中，能變所以時中。變不變之迹異而中則同，此所以惟精惟一，乃協于中也。

彪謹案：川流不舍晝夜，以其常也；歲功必備四時，以其能久也。常久乃天之道，人能法天，故可大可久。象贊九二能久中，蓋謂久道化成必合乎中，惟隨時處中乃能久也。此爻為恒卦之主。不合乎中則當變，變則通，通則久。合乎中則不可變，中立而不倚。國有道无道皆不變塞，恒之為義，蓋法天行健而強哉矯者也。

遯卦第三十三

䷠ 艮下乾上
中爻巽乾

遯，亨，小利貞。

陸德明曰：遯，隱退也。匿跡避時之謂。

劉沅曰：山高上凌乎天，陽氣若避而去之，故爲遯。在人事則小人道長，君子退而避之。序卦，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此六月之卦也。陰盛陽當退避，蓋守其貞而不渝。聖人恐人舍貞而遯，故云然。

李士鈐曰：山高有限，天大無邊，山在天下，隱伏不見，遯之象。乾亦爲野，艮爲止，互巽爲避。避於野而止於下，皆遯象也。艮止則無欲，乾健則能決。非無欲者不能遯，非能決者不果遯。此易之微意也。二陰生於下，有必長之勢，故見幾而作。若待陰消陽盡，雖欲遯而不及遯矣！知進知退，遯之所以能亨也。卦主於陰，示以利貞者，不願其進而消陽，所以教小人也。

馬其昶曰：艮、乾，北方維卦。陽氣潛藏之時，故爲遯。亨主陽言。小者陰也，坤德利貞，陰長之時，故小利貞矣。二陽浸長爲臨，謂以陽臨陰；二陰浸長爲遯，謂陽當避陰，皆主陽而爲言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



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虞翻曰：以陰消陽，避之乃通。

王弼曰：遯不否亢，能與時行。

歐陽修曰：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

程傳云：陰長陽消，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爲亨，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

橫渠易說云：當位而應，理不當遯。以陰長遯，故曰與時行。

楊時曰：剛當位而應，未至於上下不交也。小利貞，與小貞義同。

王宗傳曰：遯，陽退之卦。不論盛衰，論屈信也。二陰雖微，其勢來而信；四陽雖盛，其勢往而屈。

劉沅曰：遯而亨，惟遯乃亨，見其不可不遯也。剛當位，謂九五之應六二而遯，知幾於微，與時偕行之義也。善用其貞，乃善全其遯。遯非難而貞爲難，非有明哲之智，見幾之勇，安能踐之？故嘆其時義之大，時止亦可時行，此中有許多經濟在。

馬其昶曰：小利貞者，以氣化言，則遯之時，陰小浸長，利而且貞；以人事言，則君子處遯之時，謹小斂退，亦所以順時義也。蓋陰陽互爲消長，自然之勢。得其時義，則陰雖長而不害陽，陽雖遯而能亨。遯之時義至大，至君子當退避小人，乃其一義耳。

張洪之曰：危行言遜，以求有濟。至求濟不得則去，故名遯。

彪謹案：遯有遯之道，非无識而畏蒞也。歐說見之先，最得其旨。陰漸長必將害陽，陽能見之於先而遯，不至受陰之害，是遯卽所以行權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崔憬曰：小人浸長，若山之侵天；君子遯避，若天之遠山。



本義云：天體無窮，而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任啟運曰：君子遠小人，其不惡，如天之无不容；其嚴，如天之終不可階也。

劉沅曰：山勢凌天，天不拒之，而山自不能及天，遯之象也。小人二陰之象。惡者，聲色俱厲，絕之已甚；嚴者，以禮自持，凜不可犯。遠小人，艮止象；不惡而嚴，乾剛象。

李士鈺曰：易爲君子占，不爲小人謀，而有時爲小人立訓者，訓小人以君子之道，所以化小人爲君子也。故以君子害君子，君子亦小人；小人從君子，小人亦君子。必盡棄小人而痛絕之，亦非天地之量、聖人之教矣。

張洪之曰：孔子遇陽貨，孟子不與驩言，郭汾陽善處小人，皆是。

馬其昶曰：天下有山者，天體虛能容山也。君子之遠小人，君子之能容小人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陸績曰：陰氣已至二，而初在後，故曰遯尾。

虞翻曰：在艮宜靜，不往則无災。

楊萬里曰：卦以二陰爲小人，爻則均退避之君子。蓋皆遯爻，則發遯義也。

汪烜曰：不往，謂不復求有所作爲。

劉沅曰：卦以上爲首，初爲尾。遯初一陰雖微，已有浸長之勢。其機危厲，不可有爲。

李士鈺曰：初六陰柔，僅遯其尾，非善遯者。藏身不密，不爲朝廷物色，卽爲權貴羈縻，危甚矣！巽風爲往，初伏其下，勿往之



象。不往，猶可止而自全。若蔡邕膺董卓之辟，揚雄污莽大夫之命，不知勿往之義也。

馬其昶曰：浸長，二也。初在其下爲尾。二既有固志，則初復何往？世有與小人同體而萬无可遯者，惟有靜晦自處，免災而已。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虞翻曰：艮爲手稱執，坤爲黃牛。勝，能；說，解也。

侯果曰：體艮履正，上應貴主，志在輔時，不隨物遯。執此之志，堅如革束，莫之勝說。殷之父師，當此爻矣。

李光地曰：諸爻皆言遯，而此爻不言，明不當遯也。箕子曰，我不顧行遯。

惠士奇曰：遯之未變爲否也，六二執之之固也。故否三爲小人，遯二爲君子。陽大陰小，大者不皆君子，小者非盡小人。

劉沅曰：黃牛，坤爻居中之象。互巽爲繩。革，皮繩也。艮爲手，執之象。六二陰長，陽之所由遯也。賢人之遯，豈小人之利哉！六二中順，上與五應，當親君子執而留之，以固賢者不去之志。詩曰：繫之維之，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爻之義。陰無妨于陽，且爲陽用。聖人抑陰扶陽，爲君子謀，未嘗非愛小人也。

李士鈐曰：二本臣位，與五正應，君臣之義无所逃，故此爻猶不言遯。黃言其中正，牛言其柔順，革言其堅固。二承群陽，又與五正應，以柔順中正之德，承順群賢，不使之遯而固其志。白駒之詩，留賢之切也。

馬其昶曰：六二中正，亦未可變。不變乃與五應。曰固志，卽小利貞也。當浸長之時，守其巽順之道而固執之，陰之自處當如是。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虞翻曰：巽繩爲係。

王肅曰：比二，畜臣妾象。

孔穎達曰：處遯之世，而意有所係，故曰係遯。既係陰，即是有疾憊。施之於人，畜臣妾則可矣，大事則凶。

馮椅曰：乾三陽，（彪謹案：此指外卦言。）所以得遯而避二陰之長者，以有九三止之也。今三爲二陰所薄，元氣危矣。能柔服如畜臣妾，使二陰止於內而不往，乃吉道也。作易者以陰陽消長之會，寄之九三，憂之治之，爲君子慮者周。

徐幾曰：係者，我爲彼所係，陰爲主。畜者，彼爲我畜，陽爲主。

張履祥曰：三與初二同體，故有係象。四五爲應，故有好與嘉象。

彭申甫曰：古大夫有家臣。

李士珍曰：有係而遯，遯必不善。巽風爲疾，陰象。陽係於陰，恐被陰消。艮爲闔寺，巽爲長女，臣妾象。三以一陽居二陰上，止之所以畜也。山天爲畜，天山亦可言畜。三不能使陰之去，當善御之。蓋能用小人，不爲小人用也。

馬其昶曰：九三之厲，係於陰不必遯也。畜臣妾吉，處得位也。

彪謹案：畜臣妾，即能容小人之意，所謂不惡而嚴。此貴有畜之道，乃不爲害。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鄭康成曰：否，塞也。

橫渠易說云：有應於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遯。

劉沅曰：好者惡之反。（彪謹案：好如字。）好遯以禮而遯，无遯之形。孔子以微罪行，孟子三宿出晝，是也。君子之遯，事由小人，猶有君子，則事尚可爲，而小人得禍亦淺。君子從容以去，道安身全，小人必不能自保矣！故此吉彼否。九四陽剛，居乾健之始，故能決然以遯而无所係。

李士鈐曰：四出內卦至外卦，變艮止爲乾行，能遯者也。此大臣致仕之象，成功年老則退，故吉。若小人貪榮戀位，未有不遭貶謫而去者，故否。

馬其昶曰：四五之遯，曰嘉曰好，皆陰陽相應之辭。陽以變爲遯。有應而遯，惟知幾識時者能之。始之應不忿疾於頑，繼之遯能自全其節，故吉也。四陽爲君子，初陰爲小人。四既變，則初亦无應而塞矣。

彪謹案：去父母國之道，不得不遲遲吾行。望齊王改悟，用以行道，雖出晝不能不三宿。此皆遯之好者也，此君子之所以吉也。若小人之去，悻悻然見於面，是以否塞。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李舜臣曰：亨者嘉之會，嘉者陰陽之合而亨也。

龔煥曰：彖所謂遯而亨也。

李光地曰：居尊當位，而下有應。功成身退，遯之嘉美者也。故伊尹復政告歸，周公欲讓後人于丕時。

劉沅曰：九五志正，身不遯而心實超然。實天命人心所依賴。自古國有小人，得一二嘉遯之君子而再造者，不可勝數。

李士鈐曰：九五君位，而能嘉遯，如堯舜使舜禹攝位，及舜禹避位，是也。



馬其昶曰：蓋寬饒傳引韓氏易傳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韓氏易傳今僅存此，當是此爻之義。傳賢傳子，皆嘉遯也。堯老舜攝，當此爻矣。曰正志不曰正位，明其志在讓賢。不居其位，蓋言九五之將變也。

彪謹案：好遯者，尋常所處之境皆可用之。嘉遯者關係大局，不止一人之休咎也。伊尹之志非篡，周公成功不居。雖在朝廷，亦皆有嘉遯之道，不必以山林遠遯爲高。蓋其志皆正大光明，故曰嘉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淮南子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

王弼曰：最處外極，无應於內，超然絕志，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

陸希聲曰：肥本作飛。

范仲淹曰：柔未勝剛，則君子辱可遠也。最在內者，有遯尾之危。最在外者，有肥遯之利。子曰知幾其神，始可與言遯也已！

姚寬曰：古肥字作蜚，與蜚似。後遂改爲肥。蜚即飛。張衡云，欲飛遁以保名。注引易飛遯，謂去而遠也。

曹植云：飛遯離俗。

胡炳文曰：遯而亨，其惟乾之三爻乎？乾爲天，與山絕遠，故能得意於遯。

劉沅曰：下三爻止，就艮義立象。上三爻爲乾純陽，故无不吉。好遯、嘉遯、肥遯，行不同而美同，以純乾之體故也。

又曰：上九以陽剛居卦外，道安身泰。肥者，光大寬裕之意。



心廣體胖，疾憊之反也。有德无位，肅然世外，本无官守言責。舍則藏之，何疑之有？

李士鈐曰：乾盈爲肥。肥一作蜚。巽爲飛鳥，而位天上，如鳥高飛遠去，不罹網罟之害。天空任鳥飛，此象似之。

馬其昶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上之謂也。王注，矰繳不能及，是王本亦作飛。

彪謹案：君子當亂世，无力救亂，則不能不遠遯以自容，非无識而畏蒞也。歐公說先見，最得經旨。程子謂退藏以伸其道，不屈爲亨。遯之精義在此。二說可互通。陰漸長必將害陽，陽不與之爭，自處於艮止，能見於先，而爲賢者之避世。此正行權以伸其道，不至受陰之害，亦如山欲侵天而不可。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亂世小人更多，世愈亂愈不可無君子。有君子以爲一綫之延，碩果不食，葆此幾希，不令漸滅，於世道人心所關者大，異日轉亂爲治，正賴有此一遯也！所難處者，時與小人爲敵，疾之已甚，彼將不知嚴視君子，肆無忌憚而爲朋黨之爭。甚至欲求勝於小人，反受小人之害，將君子一網打盡，而生民之禍烈矣！惟君子法天能容，自遠於山而山亦无由與天相近。體乾之健，敦艮之止，因時爲用，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象言不惡而嚴，君子之過人遠矣！下三爻時敝則止，所以儆小人；上三爻時行則行，所以勗君子。

大壯卦第三十四

䷡ 乾下震上
中爻乾兌

大壯，利貞。

鄭康成曰：壯，氣力浸強之名。

孔穎達曰：陽稱大，陽長既多，是大者盛壯。

劉沅曰：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此二月之卦也。正月泰，陽雖長未盛；三月夬，陽已盛將衰，皆不可以言壯。惟四陽則壯矣，君子道長之時也。

李士鈺曰：陽長之卦，至於三而陰陽均，故泰；泰至於四則陽盛矣，故大壯。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荀爽曰：乾剛震動，陽從下升，陽氣大動，故壯也。

張浚曰：天地不壯无以成動出之功，君子不壯无以立朝廷之治，元氣不壯无以保一身之安。陽勝陰，君子勝小人，正氣勝邪氣，皆大者壯也。惟不貞，則必暴、必折、必拂，常逆理而違厥中。大壯所以貴正。

呂祖謙曰：不正而壯者，血氣之壯耳。剛以動，由天德而動



也。以正道爲壯，便與天地同其大。

齊夢龍曰：大者壯，以氣言；大者正，以理言。

俞琰曰：復，雷在地中，天地生物之功未露，故聖人有以見其心。大壯，雷在天上，天地生物之心已達，故聖人有以見其情。

胡炳文曰：孟子養氣之論自此出。大者壯也，卽是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大者正也，卽是以直養而無害。

何楷曰：天地之道浸，故陽之壯以漸而壯。雜卦云，大壯則止，止而俟其時之至，所謂正也。

方以智曰：不言萬物者，表天地之情，（彪謹案：發皆中節，謂之和。人之情，卽天地之情也。）節萬物之情也。

劉沅曰：四陽盛長，剛則能勝其人欲之私，動則能奮其必爲之志，此其所以壯也。大與正非二理，不正不可爲大，天地之情，一正大而已。情謂發育之情，人能以天地之情爲情，則剛合天德，動合天行，其爲壯也，可以配道義而塞天地。

彪謹案：理直者氣壯。若理不直，氣雖壯，只小勇耳！不得爲大壯。董子言，與其不由道而勝，不如由道而敗。勝者不由道是不正，敗者由道乃所以爲正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王弼曰：壯而違禮則凶，凶則失壯。

橫渠易說云：克己復禮，壯莫甚焉。

程傳云：自勝之謂強。

語類云：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方能克去非禮。

項安世曰：君子所以養其剛大者，亦曰非禮弗履而已。

劉沅曰：震爲足，象履。震在正大之乾上，故有非禮弗履象。克己存仁，而天命在我。自勝之謂強，中庸言強哉矯，皆是義也。



張洪之曰：雷在地中爲豫，雷在天上名大壯，君子誠之。禮莫嚴於辨上下，孔子禮守拜下，防其亂漸；文王以服事殷爲至德，實禮之至精處。

馬其昶曰：大壯二月卦，月令仲春雷乃發聲，故曰雷在天上。

彪謹案：互爻乾天兌澤。天在上，澤在下，爲履。今互爻澤上天下，是非禮也。澤天爲夬，故宜夬決，去其非禮而弗履焉。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龔原曰：壯于趾，以剛健而行乎下也。征凶，以位不足有爲而上无應也。雖征凶而有孚，則凶不在有孚矣。（劉沅曰：有孚謂九四。初之所以躁進，恃四之剛與己相孚而然。）

李中正曰：初九以陽居陽，大者之正。其凶非孚不足也，犯壯趾之戒，恃其孚而喪其孚也。

錢澄之曰：居下壯往，東漢處士、宋大學生以之。居非其位，往非其時，以不容已之孚，取必不免之禍，故曰其孚窮也。

朱軾曰：壯趾之凶，以凶爲壯也。其凶也，其孚也。

李士鈐曰：應卦互兌，兌有孚象，位卑言高，身罹乎禍。

馬其昶曰：動失位，故征凶。初潛位，不自葆其孚，作易者蓋深惜之。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程傳云：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

劉沅曰：二陰位，乾陽居之，剛中有柔，壯而得中，故貞吉。

李士鈐曰：陽得中位，不過乎壯。上應五陰，不恃其壯。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故大壯四陽爻，居陽位者凶，居陰位者吉。



馬其昶曰：二爲乾之主爻，四爲震之主爻，彖所謂剛以動，故壯者，此兩爻也，故皆曰貞吉。二非正，而曰貞吉者，所謂中以行正也。行即擴充之謂。能充可以塞天地，不能充則窮。是故二之吉，人也，非天也。以人力勝，故曰貞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說文云：羝，壯羊。

馬融曰：罔，无也。藩，籬落也。

荀爽曰：三與五同功爲兌，故曰羊。藩，謂四。

虞翻曰：三陽君子，小人謂上。

孔穎達曰：羸，拘繫纏繞也。

侯果曰：四體震爲竹葦，故稱藩。

程傳云：羊壯於首，喜觸藩籬，故取爲象。

劉沅曰：此爻過剛不正，實可爲厲。若用壯，則必陵物，而反爲物制，如羝羊反爲藩所困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京房曰：壯，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

潘相曰：此與遯四反對。遯則君子退而小人否，爲小人傲也。此則小人壯而君子罔，爲君子謀也。

黎世序曰：小人用壯，爲血氣所使。君子以義理爲壯，若无其壯者然，所用蓋罔也。

王樹枏曰：稽覽圖云，地上有陰而天上有陽，曰應；俱陰曰罔。地上有陽而天上有陰，曰應；俱陽曰罔。鄭注兩陰兩陽无相見之意，曰罔。此言九三當壯之時，小人恃其應而壯，而君子則不敢妄動。雖有應，若无應焉，故曰用罔。



馬其昶曰：三上俱值窮位，故皆有觸藩之象。然三剛而上柔，是上而非壯，恃三之應而壯。曰君子用罔者，戒三勿以應，故遲其壯而為小人所用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橫渠易說云：三以四為藩，九四上无陽爻，故藩決。

沈該曰：三陽健進，己為之長，率類同進，陰不塞路，四升則決矣。是以尚往。

趙彥肅曰：陽壯陰自壞也。

俞琰曰：曰不羸而不及羊，承九三之辭。

張清子曰：震大塗，群羊並驅，无羸困之患。

屈大均曰：大壯至四而後可動。四者動之位，乾非震不運，有震而坤陰之藩无不決。

劉沅曰：輹，車輪之幹也。車之敗多在折輹，輹壯則車強。乾為輿，變坤亦為輿。四以柔處剛，不用壯而彌壯，此大壯之義也。

馬其昶曰：震木加於乾馬，象大輿之輹。大有乾二，亦象大車。震自乾來，故九四貞吉，即九二之貞吉也。正大之氣，集義所生。陽積至四，浩然莫禦矣！故失位之悔亡。

彭謹案：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輹隨車而圓轉順行，是不用強而彌壯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陸績曰：易，謂疆場也。

本義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劉沅曰：互兌羊也。）漢食貨

志，場作易。

馬其昶曰：前四陽爻，所謂大者壯、大者正，不以一爻爲壯爲正，卽不論一爻之當位不當位。至六五則非大矣，曰位不當，明其當變也。五互兌，兌爲羊，五變仍成兌體。傳以此釋喪羊于易者，謂田畔非牧地，懼羊踐食禾稼，驅使去耳，无他患也。

彪謹案：得位者正，不得位者壯，此通例。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虞翻曰：遂，進也。

項安世曰：九三、上六皆在本卦之上，故皆有觸藩象。上質柔好動，是以進退失據。凡人處事，以爲易則不詳，以爲難則詳矣。不詳以致咎，則當務詳以免咎。變爲大有，故咎不長。

易拔曰：上前无礙，亦言觸藩者，處一卦之窮也。不能退者，在衆爻之上；不能遂者，亢而不可前進也。

劉沅曰：詳，審也。艱則知其難而詳慎，咎自不長，所以教人善補過也。


附解云：剛以妄動，六爻所戒。夫德非剛不成，事非剛不決。人得浩然之氣，善養之以成至大至剛之本體，靜存動察，塞乎天地，則大壯以正而動，亦與天地參矣。

彪謹案：大壯與大有二卦皆四陽上進。以火爲用者，柔得中而應，則光被四表；以雷爲用者，柔得中而應，則威震萬方。劉先生謂不用壯而彌壯，可知君子有大勇，固以義理爲壯，不以血氣爲壯也。壯之爲壯，有善用不善用之分。爻言用罔，見君子有壯不輕用；象言罔也，見君子无小人用壯之禍。氣之壯者以正爲



衡，自反而不縮，氣雖壯非正也。匹夫之勇不得謂大壯，自反而縮，理直氣壯，乃所以爲正也。天地有正氣可貫古今，君子有正氣可配道義。董子言，與其不由道而勝，不如由道而敗。不由道而勝，是小人之用壯，亢龍有悔也。由道而敗，是君子之用罔，潛龍勿用也。易義多扶陽抑陰，而乾與大壯則戒人用陽太過。推用罔之義，殆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乎！若不能用罔而一於用壯，勢必至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而窮无所歸矣！爲小人者何不奉教於君子耶？事變萬端，未有不壯不正而能大者，理與氣亦然。彖言，大者，壯也；又申之曰，大者，正也。詰約而精，足括全卦之義。

晉卦第三十五

 坤下離上
中爻艮坎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馬融曰：康，安也。（劉沅曰：康侯，能安國之侯。）

姚小彭曰：錫馬，侯享王之禮也。錫，猶錫貢錫納之錫。享禮，匹馬卓立，九馬隨之，故曰蕃庶。三接，王接侯之禮也。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

劉沅曰：離爲日，君象。坤爲衆，蕃庶象。三，離數也。

又曰：日出地上，進而益明，有光明之義，故不曰進，而曰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李士鈐曰：互艮爲山，互坎爲水。日出乎地，先照於山，徐升焉以照於水，然後至於上，晉之象也。陰爻居五，離下之三陰以進於尊位，下接三陰順之而進，故晉也。

又曰：五爲君位，陰爻居之，代天子治百姓，諸侯之象。日初出地，光及近而不及遠，猶諸侯治一國，不能徧臨天下也。離又爲嚮明而治，人君之象。坤爲土地人民，又爲安，故稱康侯。互坎爲馬，坤亦爲牝馬。離日在上爲晝，三陰在下，故言三接。錫，貢也，貢諸天子也。詩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侯有賢德，則馬



蕃庶。乃修朝貢之禮，而王享之。一日至於三接，寵至禮備，文明之盛也。屯、豫，王建諸侯象。晉，諸侯朝王象。

彪謹案：日在天上爲大有，是君臨天下之象；日在地上爲晉，是君臨一國之象。晉文公城濮之戰，獻捷於王，出入三覲，所謂三接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荀爽曰：陰進居五，處用事之位，陽中之陰，侯之象也。

程傳云：離在上，多云柔進而上行。

郭雍曰：彖傳，晉，進也。雜卦云，晉，晝也。則知晉之義不止於進，言明以進也。大有火在天上，君道；晉明出地上，臣道。

項安世曰：陰卦獨離在上爲得尊位大中，謂之上行。巽在六四，例謂之上合上同。兌在上六，例謂之上窮。

俞琰曰：晉，日之進。升、漸，木之進。日出地上，其明進而盛。升、漸，進而无明盛之象。

折中云：明與麗皆離。言以順德爲本，而爲大明所附麗。（馬其昶曰：順者，地也。大明者，日也。此卽地球繞日而行之說。李國松曰，順，謂地順其軌道。）

劉沅曰：此與咸卦彖傳文意相同，旣用以釋卦名，而卽以之釋卦辭，故皆用是以字接下。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說文引易作晉，云：晉，進也。日進萬物進。

周宏正曰：老子云，自知者明。

胡炳文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



王守仁曰：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劉沅曰：德本於天。本自明也，爲陰私所蔽則晦。君子觀晉之象，自明其明德，明而益明，如日之進。（彪謹案：此即湯銘盤之意。日新又新，惟至明乃能進而不已，亦如天之至誠无息。中庸言誠者自成也。大學言皆自明也。可見誠與明皆在乎自也，故曰自昭。）自昭之功，動靜交相養，本末无不貫，乃是。

張洪之曰：大學明德一語，引書之明德、明命以釋之，而總之於皆自明。象言自昭，即自明也。推其效，可明明德於天下。蓋日以中天而無不照，人以德盛而無不新。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虞翻曰：動得位，故貞吉。

王安石曰：常人不見孚，則或急於進以求有爲，或急於退以懟上之不知。孔子待價，罔孚而裕於進也。孟子久於齊，罔孚而裕於退也。

張浚曰：艮山爲摧，小人扼君子之進，其勢若山。

劉沅曰：初，民位，不苟於晉，得正而吉。裕，寬綽自如意。命，即錫馬三接之命。

曾國藩曰：裕難矣。中庸明善誠身一節，其所謂裕者乎？

李士鈺曰：與五同德，而應在四，能阻之。互艮爲止，故不輕進。君子難進而易退，人知之亦囁囁，人不知亦囁囁。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初爲庶民，故未受命。

馬其昶曰：孚有在己之孚，有交際之孚。初動之正，則與四不應。曰罔孚，曰獨行，明其无與也。君子有難進之節，不可假不正之應以爲援也。（彪謹案：以陽居陰爲不正。）其吉也，是積



之久而自成其吉也。

彪謹案：裕也者，從容處事而不迫之謂。蓋涵養於平日，臨時乃能綽有餘裕。凡事豫則立，豫之功正所以為裕之地。曾說乃得其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馬融曰：介，大也。

鄭康成曰：愁，變色貌。

虞翻曰：得位處中，故貞吉。

程傳云：王母，陰之至尊，六五也。

姚配中曰：愁如，進而自斂其容敬也。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邀。禮莫重於祭。祭統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此祭之愁如也。福，嘏福也。

劉沅曰：王母謂六五。離日象王，五亦王象。離中女，故象王母。凡二五以陰應陽，則象君臣。以陰應陰，故象王母。夫母子一氣相親，王母則親而尊。二五柔中正同，一氣相親者也。王母之愛育其孫也，無異於子，而孫之親王母也，尤甚於親，然其尊益甚。以此明受介福之義，其意彌摯，而其蔭彌遠矣。

李士鈐曰：六二有中正之德，以進為懼。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公忠體國之臣，故正固而吉。王母指六五，以陰居尊，與二非應，而有同體之親。予二以福，二親受之，非外人所得間也。

李哲明曰：愁即愀之借字。愀然作色，見小戴記。

馬其昶曰：六二無應於上，守其中正之德，終能受福。此以誠自晉，達於鬼神者，其吉也，是積之久而自求多福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虞翻曰：坤爲衆；允，信也。

王弼曰：處非其位，悔也。志在上行，順而麗乎明，故得悔亡。

朱震曰：三志上行，則二陰因之得麗乎大明。

吳曰慎曰：弗信乎友，不獲於上，初罔孚，未信也。三衆允，信也。

劉沅曰：三近四而不相得，遠五而不相應，宜有悔也。以居坤上，其順已極。二陰同心而進，上陽相應，故衆皆誠信，五亦信焉，而悔亡矣。信友獲上，其象如斯。上行，謂三陰之志皆上行而順麗乎大明也。

李士鈺曰：三體坤順之性，上與五同功而同德，下與初二同卦而同心，群陰允從，以晉於上，雖不中正，其悔亦亡。

馬其昶曰：三處天地之際，大明而上行者五也，麗乎大明者三也。三之志在麗乎上，衆皆信而順之。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九家云：鼫（馬其昶曰：子夏傳作碩。）鼠喻貪，謂四。

李綱曰：艮爲鼠。

翟玄曰：鼫鼠晝伏夜行，貪猥無已。雖進承五，潛據下陰，久居不正之位，故有危厲。

張浚曰：離體互坎互艮，止於晝，動於夜。

本義云：不中不正，以竊高位，危道也。

趙彥肅曰：晉之時，陰爲君子，陽爲小人。大哉時乎！（彪謹案：此說與惠士奇合。惠注遯之六二云，否三爲小人，遯二爲君

子。陽大陰小，大者不皆君子，小者非盡小人。趙謂本爻陽爲小人，卽大者不皆君子之說也。又謂陰爲君子，卽惠注遯二爲君子之說也。時位各異，當觀其變化而通之。）

汪烜曰：下三陰皆欲近麗於五，而九四以剛隔之。下之欲通於君者，末由以進。亦因艮止爲象，挾權竊位，貪而畏人。

劉沅曰：中爻艮，變爻亦艮，鼠象，晝伏夜動畏人者也。四竊位而居，上畏六五大君之明，下畏衆人之逼，不能久安其位。

李士鈐曰：四以陽據陰，上欲蔽六五，而君體離明，有不敢欺；下欲掩群陰，而下皆順進，有不易遏。貪而忌畏人，故象黷鼠。

馬其昶曰：艮鼠居離坎之中，艮爲止，離爲日，止於晝也。坎爲月，爲行，爲隱伏，潛行於夜也。小人貪進竊祿，黷鼠之象斯爲切矣！其厲也，是積之久而自成其厲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石介曰：以道自任，得失不以介意。小人患得患失，恤也。

本義云：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无不利。

沈起元曰：有慶卽晝日三接之謂。

劉沅曰：離火無定形，倏起倏滅，故多以失得取象。勿恤，虛中之象。六五之君，以大度處之，無心應之。往，卽晉也。有慶，兼人已言。

李士鈐曰：陰虛故失，乘承皆陽，故得。六五柔順文明，賢侯之象。出奉天子，則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入治一國，則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无自私自利之見，一己之得失在所勿恤，惟不求利，是以无往不利。

馬其昶曰：六五之悔亡，以其柔進上行而居中位。以是而



往，吉无不利。得位失位，有應无應，皆不必計，故曰失得勿恤。

彪謹案：碩鼠爲患得患失之小人。六五文明大公，勿恤一身之得失而憂天下，所以吉慶。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虞翻曰：坤爲邑。

王弼曰：過明之中，明將夷焉。已在乎角，而猶進之，非亢如何！失道化无爲之事，必須攻伐然後服邑，危乃得吉。

孔穎達曰：上九其猶日過於中，已在於角。

郭雍曰：以伐邑爲貞，不知明德之虧。（彪謹案：此指日昃之離，言上九位居日昃，猶明德之有虧也。）非吝而何？是以春秋无義戰。彼善於此，聖人无取焉。

趙彥肅曰：道光之時，陰少而伏，何假伐也！

汪烜曰：凡易中言征伐、言祭祀、言田獵、言取女，皆因象著占，用之實事，不作喻言。

劉沅曰：剛在上，角象。坤邑，離戈兵，伐邑象。古者天子諸侯之卿各有私邑，蓋世卿乏柔中之德者，故曰道未光。

李士鈐曰：離爲牛，牛上則角。邑指內卦，征伐自天子出。晉爲諸侯之象，雖明德昭著，亦僅伐己之私邑而已。


馬其昶曰：維，與乃從維之之維同，謂維持也。日至隅角，其明將夷而入地，故曰道未光，與明出地上而自昭明德者異矣。維邦國至用伐邑，古重臣際危疑之地，欲立武功以自全者，皆道未光之驗。厲吉无咎者，剛動而有應也。貞吝者，位不當也。積之久而自成其吝也。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吉凶貞勝，故於明出地上之卦，而詳著貞勝之義焉。



附解：晉升漸皆進之義，而晉以日出地上爲象，故於義尤美。君虛中以蒞下，明無不照，感以柔德，未嘗恃威。臣小心以事上，順理而動。非有阿諛。則君德進而益明，臣德進而彌光矣！自昭明德之君，賢者順，權者倣，無不在照臨中矣。舊以四五爲康侯之位，失之。

彪謹案：日在天上爲大有，是君臨天下之象；日在地上爲晉，是君臨一國之象。如晉文城濮獻捷出入三覲，魯僖牧馬蕃盛，皆康侯蕃庶三接之象也。內三爻皆陰柔能順上，與五聯爲一體，自昭明德，或涵養於平時，從容處之而不迫，或勿恤一身之得失，而以天下爲憂，皆有文明大公之象。惟四爲患得患失之小人，竊位貪進，上亦過中亢進而不知退，故無吉占。

明夷卦第三十六

 離下坤上
中爻坎震

明夷，利艱貞。

虞翻曰：夷，傷也。

單渢曰：處之以艱，則能藏其明；守之以貞，則能明不息。

吳澄曰：掩蔽其明而不見，若有傷之者，曰明夷。

劉沅曰：日入地中，非有傷也，爲其光爲地掩，聖人借以明有德見蔽害之象。坤上離下，與晉相反。晉爲明君在上，群賢並進。明夷爲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下五爻皆明者，上六乃夷明之人。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言行，皆有明而見夷之事。前人泥五爲君位，非也。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李士鈐曰：艱所以晦其明，貞所以正其志，處明夷之道也。不晦其明，則亡身矣；不正其志，則失道矣。艱貞，所以明而不夷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杜鄴曰：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

鄭康成曰：蒙猶遭也。

虞翻曰：箕子，紂諸父，故稱內難。坤爲晦。

王肅曰：唯文王能用之。

橫渠易說云：文王體一卦之用，箕子以六五一爻之德。文王難在外，箕子難在內。

朱震曰：艱貞者，有其明而晦之也。六五坎險在內，內難也。

楊萬里曰：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紂之難，大能及天下，而不能及文王；內能及一家，而不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力也。

呂祖謙曰：明入於地，明本不滅，暫入於地而已。如君子見傷，而道不曾滅。

李舜臣曰：易未有一卦全體以利艱貞爲義者，蓋觀君子之明傷爲可懼，而危辭以戒之，時可知矣。

胡炳文曰：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明，傷之者上。

劉沅曰：光掩而明傷，惟能掩而不傷，則善處明夷者也。晦其明而不息其明，文王蒙羞里之大難，而紂莫用其虐；箕子處宗臣之內難，雖佯狂而道不與身俱傷。二聖可爲明夷之法。互坎爲難爲幽谷，離爲獄，坤闔戶，皆幽囚象。

彪謹案：文王、箕子易地則皆然，其道一也。明雖夷，而自有其不可傷者在也。文王之明夷見於羞里，而六十四卦之辭以著；箕子之明夷見於囚奴，而洪範九疇之道以傳。一若天使之明夷，而其明更昭於千古，此艱貞之所以爲利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庸何傷乎？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顯明於外，巧所避也。

孔穎達曰：冕旒垂目，黈纁塞耳，無爲清靜，民化不欺。若運其聰明，顯其智慧，民即逃其密網，姦詐愈生。藏明用晦，反得其明。

語類云：晦是不察察，外晦而內必明。

呂祖謙曰：此君子養明之道也。

惠士奇曰：日出地平，明乎上也。日入地平，明乎下也。一出一入，明不可息，故曰用晦而明。（胡遠濬曰：中者，平也。明入地中，日入地平也。）

劉沅曰：坤爲衆、爲晦；離爲明。入地中，迹若傷而明實無損。君子不必遠衆獨立，與世相蒞，韜晦其光而明自長存，非至德不能也。（彪謹案：用晦而明，即闇然日章之義。）

張洪之曰：寓明於順，人但見其順，莫見其明。蓋用晦乃所以爲明也。

彪謹案：遵時養晦，即用晦也。詩與易通。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左傳云：明夷，日也。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離，火也；艮，山也。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馬其昶曰：離火變艮山，是經火之山也。火山旅，火之經山，過而不留，有旅之象。火焚山，山敗。以人事言之，君子避難，隨所旅過，其主人必被讒言而敗。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義不使主人被連坐之患也。主人有言，即申明所以不食之故。四撰坎爲酒食，初變而不與四應，故曰義不食。）

荀爽曰：離爲飛鳥。（吳汝綸曰：不言鳥而言飛。太玄云，弋



彼三飛。)

王弼曰：初處卦始，遠遯絕跡，懷懼而行，飢不遑食。

王安石曰：垂其翼，飛而下者也。明夷難在上，是以宜下。不食，棄其應之象。

蘇軾曰：君子有責於斯世，力能救則救之，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三之南狩是也。初无責於斯世，飛而舉翼，方見縻矣。故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

朱震曰：晉上九，反而爲明夷之初。離鳥自上下下，于飛垂翼也。君子明足以見微，故去位而行。

梁錫璜曰：爻皆首列卦名，危之也。皆爲句。

劉沅曰：離爲雉，故飛。離爲日，其數三。又爲腹而中虛，不食象。君子于行，非無食也；明夷之時，重利輕義，君子守義，故不苟食。

李士鈐曰：日有飛鳥，離象也，故飛。初、三，象兩翼。初在下，垂象。初居无位之地，有見幾之明，害始著而即去之，故君子于行，避惡若浼，以義自守。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憩惡樹陰，既避其人，則不可食其食。伯夷避紂而采薇，四皓避秦而茹芝，不食非義之食也。二爲下卦之主，故初以二爲主人。以陽承陰，故有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楊萬里曰：二有文明之德。闇主所甚忌，而居大臣之位，又昏世所不得去，此正文王之事也。見囚，傷也。順以則者，順乎君臣之天則。詩云順帝之則，其見文王之心乎？

項安世曰：下三爻，惟六二有救之之誠。上三爻，惟六五无去之之志。



王宗傳曰：六二文明之主，又柔順之至，非文王其誰當之？用拯者，上拯吾君，下拯斯民，不敢不用其力，故曰馬壯吉。

胡炳文曰：明夷取手足心腹爲象。

黎遂球曰：坎於馬爲美脊，故壯。

惠士奇曰：穀梁傳，大夫國體也。上爲君，故象首。二四皆臣，故象股，象腹。此之謂國體。

劉沅曰：二在下體之中，故爲股。六二以中正之才，順其勢而用道以拯之。凡救敗扶傾，因時救勢，而善全其功，皆類此，則謂中正之道。權而不失其正，故得轉敗爲功也。

李士鈐曰：馬壯指九三，三互震爲馬。坎亦爲美脊馬。九三陽爻，故壯。馬壯可以代人，賢人可以代己。二見傷而舉賢以救君失。此湯所以進伊尹於桀，文所以進膠鬲於紂也。

馬其昶曰：坎馬而震動於前，有用拯馬壯之象。此殆戎事齊力之馬與？爾雅云，旣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

又曰：明夷之初，離傷於坎，自二視之則左股也。（彪謹案：易例，內卦二爲中，則初左而三右。明夷左股謂初，豐右肱九三也。外卦五爲中，則四左而上右，師左次，明夷左腹，皆六四也。）二爲內卦之君，能拯救之，故吉。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合此爻義。順以則者，陰承陽爲順，當位爲則。

又曰：夷于，京作睪。子夏鄭陸作睇。鄭康成曰旁視爲睇。

彪謹案：處用晦之時，而不能不用拯，所謂鞠躬盡瘁也。

又案：文王舉賢救國，若泰顛、閔夭、散宜生、南宮適，皆有用拯馬壯之義。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京房曰：動乃見志，故曰大得。

九家云：自暗復明，當以漸次，不可卒正。

程傳云：狩，去害之事。大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爲至明克至闇之象。

呂大臨曰：離至南益明，得其地也。

朱震曰：離爲南。

趙彥肅曰：進獲上六，必待天時人事之至，先時則失正。

胡炳文曰：二救難可速，三除害不可速。

華學泉曰：明夷无君，九三將進而爲君，故時至明夷，君臣之位變矣。曰南狩，以除殘禁暴與三，而非以下伐上。曰得其大首，以殲厥渠魁與三，而非以臣弑君。

劉沅曰：離爲戈兵，震馬坎車，狩象。大首，元惡也。南狩之志，非有心征伐，德威惟畏，天下來同，斯爲大也。

李道平曰：離上，有嘉折首。

黃應麟曰：不可疾貞者，遲之久，遲之又久。（彪謹案：樂記，孔子答賓牟賈之問，謂摠干而山立，以待諸侯之至，則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此可爲不可疾貞之證。）書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然後伐之，是也。（彪謹案：抱潤先生注多方云，文王受命後七年崩，武王嗣位，九年觀兵，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至十一年伐紂。是寬假之五年。可見武之志不欲疾貞，乃能大得其志也。紂猶不改，所以不能傳之于子孫。）

李士鈐曰：二至上互師，狩象。狩，冬獵也，互坎爲冬。不言伐而言狩者，下不可伐上，故言狩而有得也。事出非常，當緩進徐行，不宜疾速，通權達變，不守常經，故不可疾貞。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



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荀爽曰：坤爲腹。

楊時曰：腹，坤象。坤體之下，故曰左腹。獲明夷之心，所謂求仁得仁，微子之明夷也。

本義云：四柔正，居闇地尚淺，故猶可得意於遠去。下五爻皆君子，獨上一爻爲暗君。

劉沅曰：獲明夷之心，深知其嫉正之意。于出門庭，去就自如，未嘗依徊不去，有傷其明。

馬其昶曰：六五箕子之爻，居中爲心。四在心下，爲左腹。入者，入上體。獲明夷之心，獲箕子明不可息之心也。史記載，微子欲去，曰我其發出往，卽此所云于出門庭也。父師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隲，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此正箕子之心意也。此爻卽穩括微子篇大指。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孔穎達曰：最比闇君，似箕子之近殷紂。利貞者，執志不回，闇不能沒，正不憂危。

陳皋曰：箕子聖賢，爲紂不用，自晦其明，以蒙大難有日矣。非因其囚奴而明夷也。

劉沅曰：六五尤近於君，同體至切，則宗臣也，義無可逃。時與位明夷已甚，云箕子之明夷，欲貞者以箕子爲法。貞外無明，不明何以能貞？故曰明不可息。

李士鈺曰：六五以陰居尊，故稱箕子。爲王宗親，使佐君理國，殷可不亡。易以箕子居六五，蓋傷之也。周公攝位而周興，箕子佯狂而殷亡。箕子之明夷，非僅以正一己也。抱道俟時，卒



能衍洪範之傳，立君道之中，天下萬事賴以正。箕子之貞大矣，明亦遠矣！故曰明不可息。

馬其昶曰：韓非子云，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紂遂以亡。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又云，紂爲長夜之飲，以失日間左右，盡不知，使問箕子。箕子曰，爲天下主，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是皆箕子明夷之事。明不可息，猶日食人見其傷，而日固自若也。

彪謹案：辭不知，即是用晦處，所以明雖夷而終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鹽鐵論云：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侯果曰：初登于天，謂明出地上，下照於坤；後入于地，謂明入地中，晝變爲夜。此言晉與明夷往復不已。

蘇軾曰：六爻皆晦也。自五以下，明而晦者；若上六，不明而晦者。

黎遂球曰：初後者，著天運之恒以警之。

劉沅曰：初登後入，以日升日墜象言。照四國，以位言。失則，以德言。

李士鈺曰：上爲天位，居上，故初登于天。坤爲地，居卦之終，故後入于地。

馬其昶曰：自五以下，皆言明夷者，明而被夷，杜鄴所謂日食之象是也。上六不明晦，則日入地平，昏夜之象也。天文家言，月運行至日與地球之正中，而月蔽日光，則爲日食。此卦離日在




內，坤地繞於外，中互坎月，蔽日之明。坤體三爻，地之全球也。五在內，向日爲晝，傷於坎而明夷。外半球背日无光爲夜，上六一爻當之，所以最闇。失則者，失其明照之常也。

附解云：舊說謂此卦就殷末造言，以初爲夷齊，二爲文王，三爲武王，四爲微子，上爲紂王，義亦可通。然於聖人設象之義爲不融矣。愚惟就本文經義釋之，而不專指其事，非好異也。

彪謹案：文王、箕子，易地則皆然，所以處明夷之時，其道未嘗不一。明雖夷而自有其不可傷者在也。文王之明德夷於羑里，而六十四卦之辭以著。箕子之明哲夷於囚奴，而洪範九疇之道以傳。一若天使之夷其明，而無時不明之大經大法，更因之而昭垂千古。此艱貞之所以爲利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庸何傷乎？象言用晦而明，處患難之中，不用其明而用其晦，是卽遵時養晦之義。詩旨與易通矣。用晦之時，又不能不用拯，亦所謂鞠躬盡瘁也。微子之命一篇，商榷箕子具有深心。文王舉泰、閔、散、適諸賢以救國，皆用拯之義。黃氏引書、禮釋三爻，抱潤先生引史記釋四爻，引韓非釋五爻，皆精詁也。箕子辭不知之說，於用晦尤切。所以明雖夷，而終不可息。

家人卦第三十七

 離下巽上
中爻坎離

家人，利女貞。

馬融曰：家人以女爲奧主，長女中女各得其正，故特曰利女貞。

又曰：木生火，火以木爲家，故曰家人。

劉沅曰：火生於木，得風而盛，猶夫婦之道相須而成。內外一氣相濟，九五、六二各得陰陽之正。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女貞，乃家人之本，正家之先務。正在女，所以正者在丈夫。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荀悅曰：男女正乎內外，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

棧潛曰：在昔帝王之治，不惟外輔，亦由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



王弼曰：家人之義，以內爲本，故先說女。

范仲淹曰：陰陽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順乎其外，孝弟形焉。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弟大興焉，何不定之有？

程傳云：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

楊時曰：齊家自夫婦始，舜觀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利女貞者，言家道之本也。

趙彥肅曰：自二至五，陰陽得位，柔皆順乎剛。初上包括盛且閑，正家之象。

劉沅曰：彖辭以巽離二體言，故言女貞。彖傳以二五二爻言，故兼言男女。女之正由於男之正，二柔得正而居內卦，是女秉順德以正內；五剛得正而居外卦，是男秉健德以正外。男女本於天地，各得其正，則合乎天地，故曰天地之大義也。二五正應，爲男女之尊。男正而後女正，舜觀型二女，文刑於寡妻，是也。凡卦中陰陽爻，皆分卑而聽命。父母爲一家之主，故分位尊嚴，象嚴君。

又曰：以卦畫推之，則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遁變言，則乾爲父，艮爲子。三變震爲兄，艮爲弟，震爲夫，巽爲婦。以卦象言，初上則陽蔽於外，家也；其內則人也。五正外爲父，二正內爲母，以次相承。

李士鈐曰：長女在上，中女在下，次序之正。二陰五陽，相應之正。四承五，二承三，陰陽之正。

馬其昶曰：上居一卦之上，家之嚴君也。父母，一家之君，所當尊敬者。學記，嚴師爲難。注，嚴，尊敬也。

彪謹案：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



地。此天地之大義也，由於男女正也。大學言，治國必先齊家。又言，平天下在治其國。家國天下，人人得其正，則大定矣。是學、庸所發明者，有合乎易象家人之卦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中說云：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曰，明內而齊外，（彪謹案：離為明，巽為齊。）故家道正而天下定。

程傳云：正家之本，在正其身。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言必有物，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

楊時曰：言忠信則有物，行篤敬則有常。

張浚曰：風象化，火象禮，化自禮出，君子非禮儀法度不言行。（彪謹案：君子之德風，主於感人。禮文昭著，如火之明。）

項安世曰：五行之氣，熱極為風，人心之動化為風，凡風皆自火出者也。蓋萬物以火為內，天下以家為內，人之言行以心為內。言行，風也；有物有恒，心主之也。（黃翼曾曰：木生火，言其質也。火生風，言其氣也。）

劉沅曰：家人之所以發邇而見遠者，言行而已。言行正而後家正。有物象火，言皆實踐不虛也；有恒象風，行皆久遠不變也。

張洪之曰：男有室，女有家，不曰室而言家，重在女正耳。（彪謹案：兼有中德。）君子知風之自，齊家以修身為本，修身以言行為始。言物行恒，誠身之道也，萬化基於此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故言必有物，不誠為無物；行必有恒，不恒或承之羞，不敢不勉耳！

彪謹案：繫辭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由繫辭之言觀之，言行所感應者，正則榮，不正則辱。正，為天地之大義；有物有恒，合乎天地之大義。故君子正家，必驗諸言行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王弼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

程傳云：治家者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

趙彥肅曰：二陰內麗，三陽閑之，不出閭也。閑之在始，初志未變，則閑益固。

吳澄曰：初上以始終取義，中四爻分二體取義。下體以有家之臣言，三為夫，二為婦；上體以有天下之君言，五為王，四為后。取近比為配，家道尚親也。

汪烜曰：有家者，悔之所叢，必閑於初，然後其悔可亡。慎終於始，初辭擬之也。

姚配中曰：化則失位，故閑之，防其變也。

劉沅曰：限隔內外曰閑。離為垣墉，閑之象。又為禮文，閑之義也。初之時當閑。顏之推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

李士鈺曰：初九乃家人之始至，家道之始立，志未變，情未瀆，而以剛德閑之。雖承陰，而悔亦亡。所謂禮始夫婦，為宮室，謹內外也。內言不出於閭，外言不入於閭，閑之謂也。

彪謹案：閑之於初，本心未變，猶易為力。若志變而後閑之，悔無及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



順以巽也。

列女傳：鄒孟母云，易曰在中饋，无攸遂，以言婦人无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

谷永曰：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

鄭康成曰：二得正，猶婦人自修正於內，无敢自遂也。爻體離互坎，火下水上，飪之象。饋，酒食也。

王弼曰：居內處中，履得其位，盡婦人之正義，无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

胡瑗曰：遂，專也。

王宗傳曰：詩有采蘋以奉祭祀，爲不失職；采蘋以供祭祀，爲遁法度，婦人之職守然也。

劉沅曰：二與五應，爲妻從夫象。互坎爲酒食，離爲烹飪。饋食，婦人常業，該凡內外之事。貞卽女貞，所謂正位乎內者也。順理巽從，非私昵也。易言順以巽者三，蒙，事師之道；（彪謹案：六五爻。）漸，事君之道；（彪謹案：六四爻。）此事夫之道也。

李士珍曰：以陰順陽，又承巽命，巽爲不果，地道无成，婦道无專。大戴禮曰，婦人，伏於人者也，是故无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无能敢自遂也。離爲中女，又在內卦之中，中者婦位，饋者婦職。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婦之美德也。

馬其昶曰：在者，視也。

又曰：无攸遂，戒其化陽也。順，釋无攸遂；巽以制事，釋在中饋。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京房曰：治家之道，於此分矣！

鄭康成曰：熇熇，（馬其昶曰：釋文，劉作熇；說文无熇。）苦熱之意。嘻嘻，（馬其昶曰：釋文，張作嬉；說文无嘻。）驕佚喜笑之意。

王弼曰：處下體之極，為一家之長，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

程傳云：骨肉恩勝，嚴過故悔。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吉也。若婦子嬉嬉，則終至羞吝矣！

汪烜曰：悔自凶反吉，吝自吉趨凶。

劉沅曰：節，寬嚴得中也。嚴以立法，寬以通情，不可偏廢，故兩示其象。

李士鈺曰：居二陰之間，處內外之際，故持家之道備於此爻。巽長女，離中女，為婦。九三艮爻為子，互坎中男亦為子。

馬其昶曰：熇熇者，體離撰離之象。悔厲吉，得位也。若動失正而嬉嬉，則吝矣！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虞翻曰：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據三陽，故曰富家大吉。

孔穎達曰：體巽承尊，長保祿位，吉之大者。

郭雍曰：君子修身齊家，由內及外，至於巽體，家道成矣！父子兄弟夫婦，得道謂順，失道謂逆。易所謂富，猶禮所謂肥。（劉沅曰：肥即富字意。）象言順在位，則禮之大順也。（彪謹案：禮祭統云，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无所不順者謂之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推富家之道，即可以富國，亦猶禮言家肥可以國肥。言肥言富，皆不外乎大順大備之意。）



趙彥肅曰：化行於下，家之肥。正家由五，歸美於四，成化之首也。

俞琰曰：禮運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豈以多財爲吉哉！以順居之，則滿而不溢，可以保其家。

李光地曰：男之功成於女，猶天之功成於地，此家人所爲利女貞也。故大吉之辭，不於五，而於四言之。

劉沅曰：四爻巽主，變亦互巽，巽爲工、爲帛、爲近市利三倍，富象。富，謂福祿昌熾。四在他卦臣道，在本卦妻道。夫主教一家，婦主養一家，老子所謂教父食母是也。（彪謹案：道德經下篇云，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又上篇云，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焦竑解之曰，母，主養，曰食母。父，主教，曰教父。）自二之在中饋，進而至於四之富家，則內職舉矣。記曰，家之肥，肥即富意。

李士鈐曰：四，巽之主爻，又承陽應陽，故富。陰爻稱大者，如大有之以陰得陽而稱大也。卦中二陰皆得正承陽，二在下，故事人；四在上，故養人。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馬融曰：假，大也。（劉沅曰：假，格也。李士鈐曰：假，至也。）

陸績曰：假，大也。五得尊位，據四應二，以天下爲家，故曰王大有家。

王弼曰：居尊位而明於家道，則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何楷曰：中爻坎爲加憂，此爻出坎外，故勿恤。



蘇軾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君臣欲其如父子，父子欲其如君臣，聖人之意也。

趙汝楳曰：堯協和時雍，始於睦族。故一家交愛，而一國交愛；一國交愛，而天下无不交愛。

梁錫璵曰：繫以王者，王之家爲大，而關係尤重，大利所在。憂患之叢，不在无益之憂，且不當以憂而妄生骨肉之禍。

劉沅曰：九五陽剛中正，尊爲一家之主，故爲王者。如王非无權威，而以德感恩洽，故交相愛。

李士鈐曰：王有家者，略君臣之分，敦家人之誼，聯之以恩，接之以情，交愛故吉。後世人君處家庭，釀成骨肉之變，此易之所戒也。夫王者立政，往往詳於國而略於家。家人之卦，獨揭夫王，意謂國之本在家，王化之原在是也。又王者以四海爲家，王道隆而齊家之效遠矣！

陳漢章曰：五獨言王者，禮記明言其義。內則首云，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下卽云禮始於謹夫婦，辨外內。此足以證內外卦義。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陸希聲曰：反身修德，言行相顧，德盛於威。（彪謹案：曲禮云，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中庸言，明善誠身。孟子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正身之道，必時時反省，故身正而家無不正。）

司馬光曰：以陽居上，家之至尊者，家人望之以爲儀表。苟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以內盡至誠，爲下所信，然後威如可畏，而獲終吉。

程傳云：上卦之終，家道之成，故極言治家之本，非至誠不能



也。中有孚信，則能長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況欲使人乎！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

曾鞏曰：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化，本於文王。

呂大臨曰：上以剛居終，有始有卒，道可繼也。故有孚，威如，終乃吉也。

都絜曰：此家人之既濟。既濟定也，正家而天下定。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曰反身之謂也。

本義云：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劉沅曰：有孚，威如，猶是九五之德，而持之以久，善其終耳。不怒之威，故曰威如。

李士鈐曰：巽有孚象。陽爻稱威，火亦有威象。威而不猛，故威如。誠敬所發，自然不怒而威，不肅而嚴，是以終吉。


馬其昶曰：反身者，謂上當自化之正。（彪謹案：此卽都說既濟之意。）懼人以陽剛爲威，故特明之。（彪謹案：上爻化陰爲既濟。此爻一化，則全卦无一不正位者。陽能化陰而各正其位，亦由家主自反而正身使之也。）

彪謹案：學庸所發明者，有合乎家人卦意。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卽此所云天地之大義，必由于男女各正其位也。大學言，治國必先齊家。又言，平天下在治其國。家國天下，人人得其正，斯大定矣。正必有其道，世未有道不正而天下能定者。定天下卽順天下，至德要道，以順不以逆。彼倒行逆施以求定者，是亂天下也，惡能治國家！君子之德風，主於感化。禮文昭著，如火之明，故取風火之象。正家之道，驗諸言行爲最切。一言一動相與爲緣，不可僞爲。劉先生謂，嚴



以立法，寬以通情，不可偏廢，斯爲得之。德教涵濡，始終無間，故內外交孚。行遠必自迩，登高必自卑，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睽卦第三十八

 兌下離上
中爻離坎

睽，小事吉。

虞翻曰：小謂五，陰稱小。（何楷曰：猶言以柔爲事。）

趙汝楳曰：小事吉者，就睽異之中，有以善處之，則亦吉也。
其屯之小貞，洪範作內之時乎？

劉沅曰：火炎上而澤潤下，二體相違，其性本異。易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小事亦吉，欲人之善用其睽也。若大事，則必志同道合而後可濟。

李士鈐曰：家人之後繼以睽，家之睽由於婦人也。又卦反家人，家人二陰得正，睽二陰失正。女不正，則家道乖，此卦之微意也。離爲目，兌上缺，所以象睽。小事猶一人之事，可行其志。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鄭康成曰：睽，乖也。火欲上，澤欲下，猶人同居而異志也。（馬其昶曰：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女各有家，故不同行。）

程傳云：天高地下，而化育之事同；男女異質，而相求之志通。生物萬殊，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類也。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李士鈇曰：說而麗乎明，處睽之道也。）

語類云：睽言始異終同之理。

趙彥肅曰：二至五（彪謹案：五疑作上。）陰陽失位，皆睽異也。陰陽相與，異中見同。

王申子曰：以其時之事言之，則可小不可大；以其時之用言之，則甚大而非小。

劉沅曰：水火之性本異，此物理之睽也。女少則同處，長各有歸，雖同居而志異，此人情之睽也。說則情合，明則理得。睽者事勢之常，不睽者情理之順。天地形睽而健順互為功用，男女迹睽而陽教陰教共成家法，萬物露生而得和氣以為消長，其事類也。然不睽亦無由而合。聖人以其睽者類族辨物，以其不睽者通德類情，是不同而其理同，維世憂民之心則一也。大要以相應與為始睽終合。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荀爽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共歸於治，故曰以同而異。

程傳云：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李中正曰：澤與火遇，則相息為革；不遇，則相違為睽。象言異而同，所以成濟睽之功；象言同而異，所以明用睽之理。

劉沅曰：同而異者，事無定，理亦無定。無定而有一定，以時



中之理，處紛紜之事，不苟於同，未嘗不同也。非義精仁熟，未易言此。同象兌之說，異象離之明。

馬其昶曰：持一說，建立一宗教，必強人之同於己，徒黨怨怒攻擊，甚且釀成兵禍，是皆不知君子以同而異之理。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此孔子之所以爲大也。

張洪之曰：君子不立崖岸以自高，然於同流合污者，亦不敢不有自異，與君子周而不比意同。天下無不可同之理，而有必不可同之情。情出於理者則同之，涉於俗者不能苟同。管寧與華歆同學，而割席分坐；司馬光與王安石同僚，因議新法不合，出居洛。皆同而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虞翻曰：坎爲馬，離爲見。（劉沅曰：離爲目，故象見。）

孔穎達曰：見謂遜接之也。

程傳云：當睽之時，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則失含弘之義。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胡一桂曰：坎性就下，故自復。

郭雍曰：居睽而說道存焉，故悔亡。喪馬，睽也。逐則不可合矣。

晏斯盛曰：避咎非免禍之謂，克己審機之一端也。

惠棟曰：喪馬，勿逐自復，此商法也。周監二代而因之，故周禮凡獲得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鄭注，委於朝，待來識之。柴誓，馬牛其風，勿敢越逐，祇復之。是其事也。

劉沅曰：四互坎，故爲馬；不與初應，故喪也。五應二，而三應上，四與初睽。離躁坎險，四兼有之，故象惡人。初以剛正而

說，忘乎其睽，不立同異，善處睽者也。喪馬勿逐而自復，本同而忽異者任之也。惡人來見之，本異而忽同者容之也。所謂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者也，故无咎。

馬其祖曰：惡人指三，所謂其人天且劓者。莊子，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郭注：惡，醜也。中互坎離，合睽之用存焉。四撰坎，三撰離，水火交，成既濟。四應初曰遇元夫，明火動而上者，因四而下也。三應上曰遇剛，明澤動而下者，因三而上也。故初欲合睽，必借三炎上之性，使澤氣上騰，坎水自降。見惡人，謂見三。初四既睽，得三之居間，而咎可避，此睽之時用也。四體坎爲馬，不與初應，故喪馬。初守正不變，四終能應初，故勿逐自復矣。

彪謹案：喪馬，則其情已睽而不同；勿逐自復，則雖睽而不終異，此善處睽之道也。惠注引書經勿逐祇復之說爲證，可悟合睽之用。在我者不强其同，則在彼者自異而不異。至惡人本與人異，我不以異類視之，而遜順接見，則異者亦無不可同。此亦睽之時用也。又月令仲夏之月，游牝別群，始游其牝，所以同之也。繼別其群，所以異之也。古者於馬政亦以同而異，是睽之時用大矣哉！子見南子與互鄉童子見，皆見惡人无咎之義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王弼曰：處睽失位，將无所安。五亦失位，俱求其黨，出門同趣，不期而遇。

孔穎達曰：主，謂五。

惠士奇曰：巷者，宮中之道。廣雅云，巷，道也。

劉沅曰：無心而會曰遇。離爲日，主象。五，君位，亦主象。離中虛，兩陽橫亘其外，巷象。五得中而應乎剛，自求賢臣。九



二剛中不苟於同，不意而遇主于巷，故不失道。然巷非周道也，故曰未。鄧禹似之，若伊呂則非巷遇。

李士鈐曰：二以五爲所主之人，兩皆得中，幸而相遇，固无咎也。春秋書法，禮不備曰遇。不言君而言主者，睽之世，君擇臣，臣亦擇君，分未定也。

馬其昶曰：二、五之睽，乃君臣、父子、夫婦之屬，不可睽者。失位爲咎，以應五之故而得咎，未失道也。爾雅云，宮中巷謂之壺。（彪謹案：同閭。）遇于巷，明不在外求也。二五各居上下體之中，以火澤而睽，以坎離而合，故二无咎而五悔亡。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虞翻曰：坎爲車，爲曳。

項安世曰：三爲上所疑，故自見其輿曳牛掣。

胡炳文曰：三上之睽生於見。

姚配中曰：輿曳必其牛不善。角以正爲善，幫則不善矣。任器者不勝也。

馬其昶曰：掣，說文引作幫，云二角仰也。爾雅：角一俯一仰，犄皆踊幫。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馬融曰：剝鑿其額曰天。

張浚曰：兌毀，爲天且劓。（王樹枏曰：天，馬本當作夭。鄭注王制云，夭，斷絕也。斷絕爲夭，而鑿額亦謂之夭；猶斷絕爲刖，而斷足亦謂之刖。）

劉沅曰：離爲目，見象。又爲牛，變乾，又互坎，輿象、曳象。兌伏艮手，掣象。陰居兩陽之中，前曳後掣，進退維谷。



又曰：兌口，上爲鼻，伏艮亦象鼻。離爲干戈在前，兌毀折。鼻上加干戈，劓象。位不當，陰居陽位，二四兩陽又厄之。剛謂上九，三與上正應，非二四所能終間。

李士鈐曰：劓，割鼻也。六三不中不正，際火澤相睽之間，欲往應上而二毀於後，四阻於前。剝其面，使不得上仰；割其鼻，使氣不得上通。然終與上應，陰終陽事，故无初有終。

馬其昶曰：三處坎離之交，在離欲上，在坎欲下，不安其位，曳掣象。水克火，天且劓象。上九離體爲牛，牛以駕輿，牛掣則輿曳，是上欲睽三也。今借離火炎上之助，使在下之澤，與上九之剛相遇，陰陽和而雨降矣。此言三上之宜相應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孔穎達曰：元夫謂初九，處於卦始，故曰元夫。

程傳云：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

張浚曰：初在澤下，四復互坎，水澤之氣本自相通，爲遇元夫。

朱軾曰：不孚則疑，疑斯睽矣。故合睽之道，莫如交孚。

劉沅曰：元夫，善士也。初九以陽居下，有德之匹夫，實天下之善士也。四陽爻居二陰中，與己不類，爲睽而孤；下與初九同德交孚，蓋以大臣而下交賢士，故不患其孤，濟睽之志得行也。

李士鈐曰：初爲兌之初爻，四爲離之初爻，又皆有陽剛之才，足以通陰而合睽。兌坎皆有孚象。

馬其昶曰：交友之道以德相孚，稱曰元夫。十年以長，則兄事也，欽其德而推之爲鉅子焉。志行者，水流就澤，下行而遇初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王弼曰：厥宗謂二。（李士鈐曰：陰以陽爲宗。六五應九二之陽，二五同德。二之陽，五之宗也。）

胡炳文曰：五以二爲宗；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二以五爲主；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

晏斯盛曰：噬膚，宗會之食，情相歡也。彖所謂得中而應乎剛也。

劉沅曰：厥宗，其黨。二爲五之正應，又互離，五之宗也。二變則成噬嗑，噬嗑之二曰噬膚，故睽五亦曰噬膚。

李道平曰：噬膚，餽禮也。祭畢而食曰餽。儀禮云，佐食授舉各一膚，鄭注云，上使嗣子及兄弟餽其惠，不過族親。故曰厥宗噬膚。

姚配中曰：自天子及士，祭畢皆有噬膚之事。坊記云，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在睽時疑往而不合，故明言往何咎。厥宗噬膚，則疏者親，散者聚矣，此宗法之所由立也。詩云，爾殽既將，莫遠具慶。

李士鈐曰：坎爲豕。膚，肉之美者。兌爲口，噬之象。二互至上，有似噬嗑象。九二言遇主，主者尊之。此言厥宗，宗者親之。六五質本文明，柔進而上行，有柔中之德。下應九二剛中之賢，臣尊其君，君親其臣，何難合天下之睽？得賢臣以濟睽，則睽非苟合，故易以往而曰有慶。

馬其昶曰：鄭注家人六二云，爻體離互坎，飪之象也。此爻亦體離互坎，故言噬膚。凡人當睽時，避而不見則愈睽，往則其情可通。睽爻一言見惡人，三言遇，（彪謹案：二遇主，三遇元夫，上遇雨。）再言往，（彪謹案：五往何咎，上往遇雨。）此亦合睽之時



用也。

彪謹案：噬嗑卦，六二噬膚滅鼻，无咎，是不徇一己之嗜好，所以无咎。此則敦宗族之睦，無敢自私，故往何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虞翻曰：坎爲豕、爲弧、爲雨，離爲矢。兌爲口，離爲大腹，坎酒在中，壺之象也。（陸德明曰：弧，弓也。吳汝綸曰：說，釋文一音始銳反，蓋讀擅弓未仕者不敢稅人之稅，鄭彼注謂遺於人。）

王弼曰：已居炎極，三處澤盛，睽之極也。

程傳云：睽極則睚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曾國藩曰：凡睽起於相疑，相疑由於自矜明察。）上有六三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多自猜疑，妄生乖離，常孤獨也。

郭雍曰：天下之睽，始於疑。疑者，小人之道。睽之成卦，本自二女，故上九極言其疑。

劉沅曰：離互坎爲豕，入於兌澤，故負塗。坎爲車，又爲隱伏，故載鬼。離爲弓，坎爲矢。先張，離虛圓也。後說，兌毀折也。坎爲寇盜。三與上正應，故曰婚媾。坎水成澤，故雨。四之孤，以人而孤也，因左右皆陰爻也。上九之孤，自孤也，因猜疑而孤也。見者，上九自見爲然而疑之也。上九剛極而過於用明，猜疑益甚，所見愈奇。見豕負塗，疑其不潔而汙己。載鬼一車，疑其爲幻而祟己。先張之弧，疑其設機以射己。後說之弧，疑其虛無以誤己。皆形容其睽孤之象。所以然者，因上疑三爲寇也。其實三與上應，本非寇而婚媾。疑消則明生而說應，吉也。

宋書升曰：左氏述歸妹之睽，占辭云，寇張之弧。張弧，疑寇



之欲射我也；說壺，疑寇之欲誘我也。上處睽極，徬徨於外，以成眩惑。怪生於心，遂妄見於目，此皆乖離之所致。


馬其昶曰：坎隱伏爲鬼，車亦坎象。牛馬負重致遠，今見道塗之間，豕負載，鬼乘車，皆疑極所生幻象。五行志，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時則有豕禍。劉歆以爲，大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草，皆常寒之罰。上體離火，下應三，撰坎水，近火沴水也，故有豕禍。若往遇雨，則无雹雪嚴霜可知，陰氣漸殺，故吉。三之於上，本雨也，昏媾也，乃疑爲豕、爲鬼、爲寇。故明告之曰，匪寇昏媾，蓋勿疑尤合睽之要旨也。

又曰：後說之弧，京、馬、鄭、王肅、翟子玄皆作壺。

彪謹案：左傳，齊侯田，見豕，豕人立而啼。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墜車。其幻象與此爻合。

彪謹案：火與澤本相異而不能同，故澤火爲革。相勝者終不能同，此時事之變也。然火澤爲睽，乃意見之歧，未嘗不可轉離而爲合。象謂以同而異，示人以異中求同，因時而用之，其義大矣。睽不終睽，人見爲異，君子則有以同之，所以補乾坤之缺憾也。

蹇卦第三十九

 艮下坎上
中爻坎離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虞翻曰：離爲見大人。

劉晔曰：蹇，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

劉沅曰：見險而止，不能前進，故爲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自屯蒙而蹇解，中隔三十六卦；自蹇解環至屯，中隔二十四卦。此陽四九，陰四六之數也。老陰老陽之策，主變故相沿，以陽九陰六爲難限。後天之坎，卽先天之坤。因乾陽居坤中，故成坎。後天卦位，坤在西南，艮在東北，坎在北。往西南則陽據坤中，得位而順，故利；往東北則愈入於險，故不利。坎中乾陽，故稱大人。互離，故稱見。利見大人，卽利西南意耳。

附解云：六爻皆蹇中人，設象以處蹇救時，非徒以止足爲高也。王輔嗣以西南爲地，東北爲山，作平易、險阻解，義殊強也。惟虞、荀二說於義爲長，而荀尤直截了當。

李士鈐曰：水行山上則蹇，故不利東北。東北對西南爲坤，水行地中，則不蹇，故利西南。九五陽居尊位，一卦之主，集衆力而濟大蹇，故天下利見之。二五中正有應，故貞。不以詭詐出



險，而以正大成功，吉之道也。

彪謹案：卦以東北艮坎而成，以卦名反則轉爲西南，故利。當睽之時，合睽之用；當蹇之時，合蹇之用，故彖辭同。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孔穎達曰：相時而動，非知不能。

荀爽曰：五當尊位，群陰順從，故能正邦國。

薛溫其曰：諸卦指內爲來，外爲往，此往得中，謂五也。解蹇相循，覆視蹇卦則爲解。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來復得中，中在內也。

劉沅曰：蹇有艱難之義，坎險在前不可進，故難也。見險難而能止爲知，而濟險必以能往爲功。坤位西南，致養萬物。乾陽居坤中之正位，乃得中道。東北則愈入於閉藏消歇之所，其道必窮。大人者，濟蹇之人；貞者，濟蹇之道，故吉。天下之難，非聖知不能平，故曰時用大。

馬其昶曰：西南東北，承坤彖爲文。利西南，利得朋而往也；不利東北，不利喪朋而止也。陽氣往西南以交於陰，於是坤爲之役，坎爲之勞，皆賴得朋之力。得朋，則可以往坎之中，而濟九五之大蹇，故曰往得中也。至東北成艮，則喪朋而止矣。蹇之時，止則窮，往而能止則不窮。是故險而止爲蒙，見險而能止爲知。能止謂得其所止，非止而不進之謂也，故爻皆以往來爲義。又曰往有功，曰以正邦，於此見蹇之時用。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陸績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曰蹇。終應反下，故曰反身。

程傳云：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呂大臨曰：水行不得其地，猶君子之行不得於人，反求諸己而已。

語類曰：澤無水困，故止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雖曲折多難，然猶可行，故教以反身修德。

劉沅曰：反身修德，濟蹇之道也。艮止，反身象。坎勞，修德象。

張洪之曰：王道之源，開於聖學。聖學之功，成於反修。古聖賢孳孳勉其所不足，舜班師敷德，湯檢身若不及，孔子謂道四未能，曾日三省身，皆反修而已矣。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王弼曰：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

趙汝楳曰：宜待者，待時而往，非終止不行。

歸有光曰：以往來爲文，蓋觀天下之變而審處之也。

張履詳曰：六爻皆有同心濟蹇之義。二五在蹇中者也，上下四爻往而從之，則蹇者可以爲解矣。

劉沅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上進則入於險，不進則見幾而有譽。往以坎言，來以艮言。言其時當待而勿往也。

馬其昶曰：諸爻之所云來，皆據五爲言也。當蹇之時，无所往而不蹇。獨來於五，則得所安，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五爲卦主，諸爻所當止者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初在下无應，止而待時，不遽來，則其來也愈有名譽之美。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



无尤也。

王弼曰：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處蹇以此，未見其尤。

韓愈曰：蠱之上九不事王侯，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所居之時不一，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上居无用之地，致匪躬之節，蹇二在王臣之位，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无矣。

胡瑗曰：冒險而進，非一身之故，（王引之曰：故，事也。）救天下之蹇也。

蘇軾曰：二五君臣之義深矣，是以不計遠近，不慮可否，无往无來，蹇蹇而已。君子不以爲不知者，匪躬之故也。

本義云：不言吉凶者，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事雖不濟，亦无可尤。

劉沅曰：委贄爲臣，義不可去，而犯難以救時，蹇君之蹇，故曰蹇蹇，爲君非爲身也。五在坎中，大蹇之時，二與五應，力任其蹇，功未必就。大義无虧，尚有何尤？

李士鈐曰：王指九五，二爲臣位，以陰應陽，以下事上，君臣分定。當蹇之時，膺蹇之任，故稱蹇蹇。上卦坎險，蹇而又蹇之象。重蹇不避，鞠躬盡瘁，不爲身謀。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爲君國不爲己身，故曰匪躬之故。初、三、四、上皆不得中，故蹇難之時，往來靡定。二得中應五，君臣之分已定，故不言往來。

彪謹案：歸去來兮辭，首言田園將蕪胡不歸。潛隱用式微旨，而慨晉室將亡。妙在不肯明言，只就田園寄意，神味超妙淵永。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虞翻曰：內，謂二陰也。

王弼曰：進則入險，來則得位，爲下卦之主，是內之所恃。

程傳云：反，猶春秋之言歸。

王宗傳曰：內之二陰，所以能自立於蹇難之世者，以三爲之捍蔽也。春秋書季子來歸。穀梁子曰，其曰季子，貴之也；曰來歸，喜之也。此蹇九三之謂也。

劉沅曰：內者，內卦之二也。陰喜從陽，故三反而內喜之。凡忠良得賢士內助，皆象此。

鄭杲曰：坤象西南得朋。今蹇象曰利西南，五曰大蹇朋來，三曰內喜之，蓋亦得朋之義。初宜待，二匪躬，四之兼連三五，上之志內從貴，皆是陰爲陽所得也。

馬其昶曰：濟蹇之術亦多矣，九三之來而復反，蓋欲先安其內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荀爽曰：處正承陽，故曰當位實。

本義云：連於九三，合力以濟。

歸有光曰：四處近君之位，三、五二陽非四其誰連之？夫連桓公、仲父之交者，鮑子也；連簡公、子產之交者，子皮也。

朱軾曰：六四以人事君之大臣也。連者，連三於五也。

劉沅曰：四柔，往與上應，則益柔，故蹇。來則承五乘三，皆剛，爲上有賢君信任，下有賢士相助之象。凡言實者，皆謂依倚得力之意。

馬其昶曰：象傳當位貞吉以正邦也，指五而言。四之來歸於五，且連三以進者，恃有濟蹇之大人當位故也。若上無剛明之君，（彪謹案：五陽剛，互離明。五爲明君在上，三曲居坎中，可以出而仕矣。）則蹇不可濟矣！



彪謹案：四居三、五之中，互成離象，明照四方，可以連上下之交。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王弼曰：獨在險中，難之大者也。

干寶曰：在險之中，而當五位，故曰大蹇。

蘇軾曰：險中者，人之所避也，而已獨安焉，此必有以任天下之大難也。是以正位不動，使天下之濟難者，朋來而取節焉。謂之大人，不亦宜乎！

語類云：九五尊位，而居蹇中，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則須屈群策，用群力，乃可濟。

趙汝樸曰：朋，諸爻也。皆來宗於五，所謂利見大人也。

劉沅曰：九五陷陰中，正當險位，爲大蹇。然才德可以濟險，陽剛居尊，凡卦中比應之爻，無不仰而賴之。匪躬之二，正應而來；來反之三，又挾二以俱來；來連之四，相比而來；所連之三，亦承四以俱來，故曰朋來。以本爻言之，即彖傳之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自諸爻言之，即彖傳之利見大人往有功也。不惟王臣蹇蹇，凡來譽、來反、來連、來碩者，皆欲出而圖君。是諸爻以爲往者，自五視之，則爲來；諸爻以爲臣者，自五視之，則爲朋。以一中節制群才，無過不及，而蹇之濟可知矣！

李士鈐曰：九五剛中之德，膺大蹇之任。承陰、乘陰、應陰，自有朋來之助，群陰佐之以濟蹇。

馬其昶曰：五曰朋來，則諸爻之來，指五可知。諸爻同欲濟蹇，五能以中節之，使譽、反、連、碩各當其時與位，是爲濟蹇之大人。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



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程傳云：碩，大也，寬裕之稱。

王宗傳曰：利見，豈惟上六？而獨云爾者，處一卦之外，尤不可不知所從也。若比上六，獨後乎五，不能无凶矣。

梁寅曰：上六高世之士，以五在難，亦來助之。

劉沅曰：陽爲大，謂九三。上柔獨往則蹇，來應內卦九三，剛柔相濟則吉。貴謂九五，下資賢士，與之從王濟蹇，故吉。蹇與險異，見險而止，非徒以止爲高。聖人於往來之宜，設象以告，救時之心也。

李士鈔曰：上言吉者，五在坎中，上居坎外也。

馬其昶曰：上六蕭然事外，有碩大之美德。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固非忘世者。志在內，謂應三而不變也。從貴，謂比五也。上六既來，天下无復蹇矣，故獨云吉。上之來，爲從五，則諸爻之來亦指五，又可知也。

彪謹案：時當睽蹇，正天將降大任，苦其心志之時。時不同，則所用各異。睽象用以同而異之道以合睽，蹇象以反身修德之功以濟蹇，各有其妙用，故皆曰時用大矣哉。君子以一身膺民物之任，宏濟艱難，蓋有撥亂反正之權操之在我者。睽之交孚而遇元夫，蹇終來碩而利見大人，皆能濟時而不爲時困者。睽蹇之時可以造英雄，以英雄有能造時勢之用也。湯於伊尹、文於呂尚、光武於子陵、先主於孔明，皆當大蹇之時而得朋來之力。而諸朋皆居上六之地者，二老來歸，皆從貴也。天下之大，老歸之則蹇難可解矣！

解卦第四十

䷧ 坎下震上
中爻坎離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虞翻曰：夙，早也。

趙善譽曰：无所往，坎也；有攸往，震也。

劉沅曰：解，散也。動出乎險，爲患難解散之象。序卦，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一陽動而出險，陽微當就養於坤。坤居西南，制烈火以孕西金，乾陽真氣所恃以不敝，此利西南之義。蓋患難初解，以安靜爲吉也。蹇難在東北，故言不利；此已有解象，故不言不利東北。

李士鈺曰：雷之威，無所不摧；水之德，無所不滌。破天地煩鬱之氣，而洗濁垢，解之象也。利西南，與蹇象同。不言不利東北者，艮象不見也。已解則无事，故无所往，待其來復。蓋大難初平，當清靜無爲，以養元氣，定人心，不更生事以擾之，則氣自復元，人自復業，故吉。若有所事，必當速了，不可曠日遲久，重擾吾民。无事不生事，有事卽了之，此所以常如无事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劉沅曰：因險而動，不安於險，能免乎險，故名解。若動而不免，猶不得爲解也。推廣而言，天地之解，人事如之，則時以動而險盡平，故曰時大。

馬其昶曰：西南坤方，此言乾元利往西南以交於坤。一索得震，再索得坎，爲雷爲雨而成解也。坤爲衆，往得衆，即往得坤。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褚仲都曰：世有无事求功，故戒以无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戒以有難須速。

橫渠易說云：往而不返，則生他變；往而不速，將後於時。

馬其昶曰：坎得中氣，陽養於陰，爲解之本。坎得震，而陽氣奮出，故往有功。由坎至震，已逾乎艮，故解不言不利亨北。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解之時大矣哉！

王弼曰：天地交通感散，雷雨乃作；雷雨之作，則險厄者亨，否結者散。

孔穎達曰：百果草木皆孚甲開坼。

程傳云：天地之功，由解而成。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

胡炳文曰：動乎險中爲屯，動而出乎險外爲解。屯象草穿地而未甲，解則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孔穎達曰：赦，放免。宥，寬宥。過輕則赦，罪重則宥，皆解緩之義。

趙汝楳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猶刑獄之有赦宥。



劉沅曰：坎爲獄，爲罪過；震，發動之。過，无心之失；罪，有心之惡。蹇難後而行寬仁，體天地物與爲新之意也。

張洪之曰：伊訓言代虐以寬；武成言乃反商政，政由舊；漢高除秦苛法，爲民更始；文帝政寬刑簡，厚培元氣。雷電之威，濟以雨露之恩，寬則得衆矣。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薛溫其曰：屯，剛柔始交，未相和會，動乎險中，故有難。解之剛柔已相際接，動而出險，故義无咎。

蔡淵曰：柔居解初，而承剛應剛，得剛柔交際之宜，難必解矣。

劉沅曰：初剛六柔，應四剛。

李士鈐曰：爻辭簡易者无過此。亦以解難之初，无所事事，故不多繫之辭。

馬其昶曰：初六失位，疑若有咎者。然解以二四兩剛成卦，其所以爲雨者二也，不可以不承之也；所以爲雷者四也，不可以不應之也。承二應四，於剛柔交際之宜最爲得之，雖不變，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虞翻曰：田，獵也。坎爲弓。

王弼曰：處於險中，知險之情，以斯解物，能獲隱伏也。

朱震曰：坎爲狐；黃，坤之中色。

汪烜曰：坎中多言田，蓋取坤象田野，而中實爲有情。

劉沅曰：坎爲狐，又爲弓矢。互離伏，離數三；三狐指應比之三陰也。（鄭果曰：應一陰，比兩陰。）離爲戈兵，戈兵震動，田象。



坎中本坤中，故稱黃。一陽乾金，故稱矢。黃中，矢直。九二剛中之才，能去邪媚。小人如狐，狐去而黃矢如故。中直之道解難，故無難解。

蘇乘國曰：田所以去害，獲三狐，蓋除惡務盡之意。以其得制狐之黃矢，故能如此。

李士鈐曰：互離爲網罟，坎爲弓矢，故田。互離爲黃，陽實爲得。狐性善媚，猶小人惑君子。二有剛中之德，爲六五所倚任，其力足以治之。物三爲群，獲三狐，小人盡矣。黃言其得中，矢言其剛直，惟中直始足以去小人，而大難平矣，故貞吉。

馬其昶曰：二爲成卦之爻，坤變爲坎，故有得黃矢之象。得矢乃能獲狐也。二四皆成卦之爻，四宜變二不宜變，故明言九二。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董仲舒曰：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必至也。

虞翻曰：坎爲寇。

王弼曰：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乘二負四，以容其身。寇之來也，自己所致。

程傳云：陰柔居下之上，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也。

王逢曰：非止速寇伐，又起天下之戎。

朱震曰：坎爲輪，故曰乘。

楊萬里曰：市井負販之小人，乘公卿大夫之路車，此竊位僭位之甚者也。（彪謹案：董說爲在上者言，見乘且負之不可。楊說於爻象較確，以負且乘爲僭竊，所以有致戎之禍。與繫辭小人竊君子之位，盜斯奪之矣合。）



邱富國曰：小人情狀不一，狐言其蠱惑，隼言驚害，負且乘言其僭竊。

劉沅曰：坎爲輿爲盜，兼有乘寇象。六三陰柔无德，欲據高位以爲榮，取非其有，力不勝重，有如負焉。據非其地，以高陵人，有如乘焉。人將奪之，故致寇至。

李士鈐曰：三不中正，陰居陽位，承陽爲負，乘陽爲乘。凡物非其所有者，有必不久；位非其所處者，處必不安。大亂後容有小人竊位之時，然易敗召侮而啓戎心，可不戒哉！

馬其昶曰：負，謂挾厚賁也。說文，負，恃也，从人守貝，有所恃也。六三失正，體坎互坎，致寇至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王肅曰：拇，手大指。

孔穎達曰：而，汝也。

劉沅曰：以陽居陰，應初比三，爲未當位。

李士鈐曰：九四一陽，出險而動，雷震而群陰散，故卦必至四覆言解。

馬其昶曰：鄉射禮，先立司正以監懈倦失禮者，卒射，命勝者袒決遂，不勝者皆襲說決拾。鄭注，決以象骨爲之，所以鈎弦闔體也，著右臂指。遂，射韜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解爻多言射，二獲狐，上射隼，皆勝者；四位不當，故射不勝。解而拇，卽禮所云說，決拾也。解其右臂指之決拾，示不用也。射以觀德，必使勝負分明，皆不失禮，朋至斯孚矣。朋，謂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相繼射者也。是故賞罰不明而能用衆者，未之有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王弼曰：居尊履中，而應乎剛，可以有解而獲吉矣。小人雖闇，猶知服之而无怨。

楊萬里曰：解六爻，去小人之象居五，人君何利於天下多難而樂近小人哉！

本義云：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

鄭汝諧曰：世之小人，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所解者必小人，則必改心易慮，无覬幸之心矣。

劉沅曰：五居尊，君子之位；中而應剛，君子之德。維與惟同。蓋服小人易，化其心難。惟有解，則小人亦感其德而自新，有孚于小人也。退，即論語不仁者遠意。獲狐、解拇、射隼，皆以剛去小人，忠賢之用也。六五解吉，則以寬大行之。堯用舜與皋陶，四凶去，頑讒警，即其事。（彪謹案：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遠，則小人自退而勉為君子之行矣。）

李士鈐曰：小人不退，則大難不解；君子不進，則小人不退。六五柔順得中，處之不過，不求多於解之外，則此心可大白於天下，小人自折服聽命。坎有孚象，五居君位，所以用君子小人者，故於此爻明解之道。

馬其昶曰：維，即周禮九牧之維也。大司馬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疏云，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使維持諸侯。又一國立一監，以監察一國，上下相維。此言五欲建牧立監，維繫邦國，必解去小人乃吉也。五化陽為君子，小人指三，三與五同功為坎。五動之正，則三變坎險為巽伏，故曰小人退也。

彪謹案：維邦國必先解去小人，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馬融曰：墉，城也。

虞翻曰：上應在三，離爲隼。

王弼曰：三不應上，失位負乘，處下體之上，故曰高墉。上六將解荒悖而除穢亂者也。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必獲之无不利。

九家云：隼，鷙鳥也。

王宗傳曰：震動之極，居一卦之上，於位則正，於勢則便，於器則利，於時則宜。以正而去不正，獲之蓋无難者。墉，內外之限也。

張履祥曰：獲狐，治姦民也。射隼，清君側也。皆攸往之宜速者也，赦宥之列不與焉。

劉沅曰：四近五爲公位，公用與隨上、離上王用同義。鷙鳥，害物。四震動，爲解之主，乘高墉射獲之，大奸去，蹇難解，故无悖而不順者。六爻皆言君國之事，而身家當解者從略。

姚配中曰：震諸侯，故曰公。離矢坎弓，故用射。不言弓矢者，君子藏器於身也。

李士鈺曰：離飛鳥，爲隼。隼指三不中不正，盜位害民，如隼害鳥。一射即獲，矢發必中也。去一人天下安，解一官天下利，害除則利在其中矣！

馬其昶曰：公謂四也。四爲震主，不自用而用上，繫辭所謂待時而動也。射三莫便於上。三居內外之限爲墉，互離象隼。墉非隼所宜集者，故射之。


附解云：三陰居二上，上六陰居五上，皆爲小人。上於君子



之小人必遭寇盜，上於君之小人必罹誅殛，故致戒也。解難必去小人，而有剛柔變通之用。獲狐、解拇、射隼皆以剛去小人，忠賢之用也。六五解吉，則以寬大行之。堯舜皋陶好生洽民，凶頑盡去，卽其事。

彪謹案：草昧初開之時，雷雨之動滿盈，爲破屯之象。經綸化育之時，雷雨作而萬物得遂其生，故爲解化之象。赦過宥罪，兼容並包，不善者皆化爲善。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則不可解者自解矣。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先去其小人中之大慝，其餘寬之，待其自化，是解之爲義亦仁至義盡之道也。

損卦第四十一

 兌下艮上
中爻震坤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劉沅曰：損，減省也。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之義也。序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以損。上經乾坤歷十卦而為泰否，下經咸恒亦歷十卦而為損益。泰否以著乾坤之交，而損益則少長男女之交，皆陰陽消長著而為人事者。故雜卦曰，損益，盛衰之始也。損下之剛以益上，乾剛變兌說，至誠孚人之象。蓋咎生於強人從己，至誠而損己從人，何咎之有？曷之用，設為問辭。二簋，損減之至。有孚，為損之本，可用以享神。凡事損之當者，視此。互震行故象往，兌說故利，震象簋。兌數二，兌口坤腹，故象享。

崔憬曰：曷，何也。言其道將何所用，可用二簋而享也。

李士鈐曰：乾損一爻，坤益一爻，所謂損下卦益上卦也。下愈損，則上愈危，故名損。然上下相信，損所當損。諸侯損其財以供天子，百姓損財力貢稅而執公功，吉孰大焉！故无咎。君子務自減損，清心寡過，與其奢也甯儉。子曰，以約失之者鮮，故損者德之門，福之基也。震為木、為竹、為盂、為主祭，艮為宮廟。



享禮尚豐，苟有明信，則澗溪沼沚之毛，可薦鬼神享，王公。故二簋雖至薄，亦可用享。老子曰儉故能廣，利有攸往之謂也；又曰治人事天莫如嗇，二簋用享之謂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王弼曰：爲損而可以獲吉，其唯有孚乎！

蜀才曰：此本泰卦，乾之九三，上升坤六，損下益上，陽德上行。

孔穎達曰：元吉以下等事，由於有孚。

耿南仲曰：益下則下與上皆益，損下則下與上俱損。

熊良輔曰：莫吉於泰，而益上則損；莫凶於否，而損上則益。

沈起元曰：否泰即乾坤之合體。六子既生於乾坤，則六子之合體，自有乾坤合體之變象。

劉沅曰：損以三上二爻爲成卦之主，損下卦以益上卦。如臣致身，民服役，故曰其道上行。以孚行之，則元吉。

馬其昶曰：有孚者，陰陽之志，相感而孚也。故初得四應曰尚合志，二得五應曰中以爲志，上得三應曰大得志。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虞翻曰：乾爲盈，坤爲虛。

本義云：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

呂大臨曰：損之道不可以爲正。當損之時，故曰可貞。時損則損，時益則益，苟當其時，无往不可，故損益皆利有攸往。

蔡清曰：剝民奉君之義，祇可用之卦名，其卦辭則言損所當損，不專指上之損下。



歸有光曰：損益皆以時言之，時所以用中也。

呂柟曰：二簋用享，即損而有孚也。蓋事神之誠，即取民之孚也；養神之簿，即損民之節也。損而有孚，則於法不違，於禮不悖，是以雖二簋可用享也。應有時者，其曾子所謂國奢示之以儉之意乎？

王又樸曰：孚者，實也。以實益虛，則虛者皆實，是不損即不能實其虛矣。故曰損而有孚。

劉沅曰：以其時當損，必不能備禮，而後損至二簋以應其時。太過者謂之剛，不及者謂之柔。當損而損，適得其中，與時偕行而已。

張惠言曰：夫欲生於不知足，不知足生於不知禮。二簋用享，禮如是不敢過也。不敢過而欲不窒者寡矣！

彪謹案：道德經言，去甚、去奢、去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此所謂當損者也。與時偕行，乃可有益。若非其時，而爲無益之損，魏風葛屨履霜之戒，儉不中禮，亦何貴乎？君子有三戒，亦是損其所當損者，故象言懲忿窒慾。

又案：坎六四簋貳用缶，終无咎。其納約之意，可以爲禮，亦損其所當損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程傳云：修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慾。

俞琰曰：山下有澤，則澤寇山而山寨澤，爲損之象。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是已。

劉沅曰：忿心之起如山之高，慾心之溺如澤之深。君子觀象，反躬以損之。損貴知時，欲知時非修德不可，此爲損道切己之要。虞翻曰，兌說故懲忿，艮止故窒慾是也。少男少女，忿慾尤甚。懲之窒之，內則義理悅心，外則止於禮法。故曰，損，德之



修也。

胡遠濬曰：山日受澤之衝塌，山漸頽，澤漸塞，損之象也。君子惟忿欲宜懲窒之，一以體山之頽，一以體澤之塞。

張洪之曰：懲其既往，窒其將來，必求和悅無忿，知止無欲而後已。九思終於忿思難，見得思義。不思損其忿欲，終爲大德之累。朱子教學者先變化氣質，呂伯恭讀躬自厚章，平時忿急之心不再發。曾文正釋忿爲陽惡，欲爲陰惡，謂予恒發此兩病。慨然曰，懲忿在一恕字，窒欲在一淡字。又曰，懲窒之難，不挾破釜沉舟之勢，何能有濟！誠勇敢修德之君子也。

彪謹案：滔天之禍，皆由忿欲而起，安得不懲窒之！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虞翻曰：遄，速也。

胡瑗曰：初，民之象。民之職，當給衣食以奉上事。

王安石曰：六四能納已者也，故曰合志。

晁說之曰：說文作目，云遄往來數也，易目事遄往。

本義云：尚上通。

王宗傳曰：初，所謂出粟米麻絲以事其上者，宜速往免咎。

沈夢蘭曰：以力役言，孟子云，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遄往之義也。如是則无咎矣。酌損之，如公田九一，公旬三日皆是。

劉沅曰：急公奉上，損己利人之大者也。

姚配中曰：事，職也。已事，以初之職事。

李士鈐曰：初爲庶民，所以自效於上者，獨有事耳。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耕稼之事當遄往也；庶民不來，不日成之，此力役之事當遄往也；王于興師，修我戈矛，此軍旅之事當遄往也。然民當勤以事上，君當寬以養民，故酌損之。酌猶挹也，以



手挹取，不可過也。

馬其昶曰：孟子言，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初爲士庶，義當往役，故以事邁往无咎矣。又曰酌損之者，凡損之道，必先斟酌而得其宜。曷者可損乎？曷者不可損乎？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卽酌損之義也。傳云，上合志者，下存邁往之志，則著急公之效；上存酌損之志，則无竭澤之患。初爲事始，故發此義。上不合志而欲其邁往，豈可得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孔穎達曰：二所以能居而守貞，由以中爲志，故損益得其節適。

程傳云：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世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本義云：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蘇軾曰：損有可貞之道，九二是也。

項安世曰：損以有過不及，故損一益一以求中也。若九二、六五則旣中矣，五非不足，二非有餘，一有增損，反失其中。

李光地曰：初不言邁往，則在事外者或不知益上爲所當然；二不言征凶，則當事任者或不知損己爲所當慎。

劉沅曰：忠貞事上，不爲容說，乃中道也。弗損己正所以益上。

李士鈐曰：臣之益君，以道不以物，盡其道以益君，非虧其道以益君也。故弗損益之，謂非有所損而益之也。損益二卦，中爻皆不可損，可知損之道，損過以就中。偏則損，中則不可損也。

馬其昶曰：二五本中也，而又曰中以爲志者，爲天下立法，裁抑太過，咸使就中，所謂德之修也。其義大矣，故利而且貞。又



曰征凶者，戒其變也。二變則无以孚五，剛中弗變，是弗損也。卦義損下體，益上體。二與上皆曰弗損益之，而義各不同。二在下體，損謂損己，益謂益上；上在上體，損謂損下，益謂益己。

彪謹案：二陽不變陰，是弗損己，即所以應五之陰而益之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楊時曰：陽施陰受，受則益，施則損。以乾之三而索於坤，則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也。索之而男女成焉，是得其友也。乾坤合而損益之道著。

王申子曰：乾三獨損而為兌，三人損一人也。兌三以一陰獨行而應上九，一人得友也。一爻交而艮兌男女之體成，天地生化之道著。大傳因之明致一之理。

劉沅曰：三，人位。乾本三陽，以一與上，是三人損一人也。陽上陰下，適居應位，是一人而得友也。互震為大塗，此往彼來，故曰行。一陰一陽之謂道，兩而化也。三而損一得兩，一而得友亦兩也。損有餘而補不足，因自然之理，而兩化者一神，此爻卦之主，故於此發明損之不得不然，而天地人義統存焉矣。

李士鈐曰：以一求一則為兩，兩則有唱和之歡。以一求二則為三，三則有爭奪之患。兩者非他，以一配一也。故目兩而一視，足兩而一行，翼兩而一飛。兩其形，所以一其用也。一男一女，一陽一陰，所以生生於無窮也。

胡遠濬曰：三人損一，乾坤交而成兌也，故曰天地絪縕。一人得友，兌三應艮上而成損也，故曰男女構精。陰陽相當，則相引。疑者，戾也。

馬其昶曰：需上三人來，謂乾三陽，此亦謂乾也。六子之卦，皆以一陰一陽為主，故曰一人行。三人行，成卦之象，乾變兌也；



一人行，本爻之象，三應上也，皆致一也。三則疑者，言兌之不可復爲乾也。化乾則與艮兩陽相疑，非陰陽致一之義。

彪謹案：致一之道，非兩而化之不可。化兩者使同致以歸於一，卽一以貫之之道也。致一二字，括盡三百八十四爻。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王弼曰：履得其位，以柔納剛，能損其疾也。

楊時曰：陰陽失其平則爲疾。爲損而至於損其疾，亦可喜也。

劉沅曰：陰陽之偏爲疾。六四重陰，承乘皆陰，有偏柔之疾。乃虛己求益於初九，是能損其柔疾以受益於人，而疾頓除。善用其柔，深喜其能自損也。

李士鈐曰：鳩毒不可一日居，須速去之。損其疾而速愈爲有喜，是損中之益也。

馬其昶曰：損者，損剛之名。四柔无可損，則自損其疾，懲忿窒欲是其事也。損以遠害，害莫大於忿欲，懲之窒之；損先難而後易，故遄有喜。初盡職，四遠害，皆貴速，各居上下二體之初，故皆曰遄矣。四之損，就一己言；五，就天下之大言。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虞翻曰：離爲龜，坤數十。（劉沅曰：坤爲衆，其數十，朋象。大象似離，龜象。十龜，爾雅所謂神靈攝寶文，筮山澤水火也。）

崔憬曰：元龜，直二十大貝。雙貝曰朋。（李士鈐曰：艮爲貝。貝，寶貨也。十，陰陽之合，數之極也。）

楊時曰：柔得尊位，虛己而下人，則謙受益。時乃天道，天且



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宜其益之者至矣。

郭雍曰：益之至，豈獨人事而已？雖元龜之靈弗能違，此其所以元吉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六五之元吉，猶洪範之大同。

任啓運曰：元吉之益，乃剛之來，自上者祐之也。

劉沅曰：上，上九也。上本坤體，得三陽益之而成艮。四五皆受上陽之益，而五尤切近，故曰自上祐。

馬其昶曰：損，其道上行，而五居上體之中。益，自上下下，而二居下體之中，故兩卦於二五各論損益得中之義。其辭皆曰或益之。在益，以益爲益；在損，以損所當損爲益。損益不同，而其爲益則一也。夫損益百王之大法，非協於中者不能。損益各因乎時，不可執以爲常也，故皆云或。十朋之龜，猶書云大寶龜。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游酢曰：得臣无家，謂三之致一也。

郭雍曰：无咎，貞吉，利有攸往，是由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所致也。

項安世曰：得六三之臣，損其家而來輔於國，此上之所以安坐而大得志也。三以得上爲友，上以得三爲臣。

吳澄曰：三獨陰居下，專意奉上，國爾忘家，故曰得臣无家。

夏宗瀾曰：此及二爻志字，皆指弗損益之者。蓋君子在下，固以天下爲己任，而終不肯枉己以徇人；在上，則視天下猶一家，而必不忍剝民以富國，志使然也。

朱兆熊曰：受下之益者，上也。居艮之終，止而不過；什一而藉，勿損民財；公旬三日，勿損民力。惟莫損下而受益，益莫善焉。故全有卦辭之善，而得臣至於无家。坤爲臣，有得臣象。



劉沅曰：九二弗損，謂損己；益之，謂益人。此弗損，謂損人；益之，謂益己。卦以損三益上成義，在下卦爲自損，在上卦爲受益。臣謂三，艮象廬爲家，變坤則无家。上得三以自益，如得賢臣自助，以益於國，非自益其私家。上爲臣之尊位，受下卦之益，其象如此。或以君當之，非也。陽大陰小。志，合衆賢以益國之志。

李士鈐曰：上居損之終，損道之成。老子云，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矣。上不在位而居乎外，故无家，言能得民心以爲國，不以爲家也。如堯得舜，舜得禹，爲天下得人，老而禪焉，傳賢不傳子，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與得臣无家之象合。

馬其昶曰：當損時，上爲受益之主，所謂損而有孚者也。有孚乃能得臣，得无家之臣，何益如之？豈必損下爲益哉？是故无咎，貞吉。曰弗損下也，利有攸往，言當往與三應，不可變也。初過往，三一人行，上利往，皆謂往合應爻。二征凶，則謂變之他卦。


彪謹案：友也者，友其德也。若孟獻子與五人爲友，此五人者无獻子之家者一，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嚴陵與光武爲友，光武以嚴陵爲臣，所謂大得志也。

又案：上當損之極，楚子文毀家紓難，所謂得臣无家也。

彪謹案：損之爲道，重在損下益上。推此義言之，在爲學，則自損其私慾以益公理；在處世，則自損其身家以益天下。是皆損道得其正而合於時中者。細行不謹終累，從來滔天之禍大都由忿與慾初起時不能懲窒而釀成之。君子反身修德，時有匪躬蹇蹇之義。大象蓋深切言之，而爲爲學之基礎。至於出而應世，亦必有大公无私之志。如孟獻子與五人爲友，皆无獻子之家者也。

楚子文毀家紓難，可謂得臣无家。若光武以嚴陵爲友，可謂大得志也。易義綜括其理，在後則推重其人，皆所謂損剛益柔有時者。天地之道卽人事之宜。損有餘以補不足，而損道成矣。

益卦第四十二

 震下巽上
中爻坤艮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鄭康成曰：君以益下爲德。雷動風行，故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劉沅曰：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損上卦之陽以益下卦，故名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雷動風行，無所阻滯，故利往。震巽皆木，大象離中虛，乘木中虛，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利往處常，利涉處變也。

李士鈐曰：入而動。舟行之象。（彪謹案：今之入汽車而行動，是利有攸往；入汽船而行動，是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汪烜曰：益民之道，惠惠不下究。）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

蜀才曰：此本否卦，乾下之初。

陸贄曰：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畔上，豈不謂之損乎？



范仲淹曰：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

劉沅曰：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損上卦乾初之陽以爲巽，以益下卦坤初之陰而爲震。於人事爲損君益民，民說上恩於无窮矣。

李士鈐曰：高以下爲基，國以民爲本。故損益皆就下卦言。

彪謹案：鹿臺之財，鉅橋之粟，爲損下益上者所得。散之發之，是能損上而益下。一轉移間，損下者亡，益下者興，得民說而益道大光，故亦云與時偕行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張英曰：損二五皆不得正，益則中正有慶，此損益之分。

蘇軾曰：涉川者，用木之道。震巽皆木，雷厲而風行。

朱軾曰：乾坤始交爲震巽，春陽布澤，盛德在木，天道大光，萬物亨通時也。

屈大鈞曰：木以生爲德，易之道生生，故重木道。木道之行，天地之道也。

劉沅曰：九五中正而位乎上，六二以中正應之，是聖主得賢臣，而交相濟美。震奮動而巽順入，事無不可爲。損天陽以益下地，施物而生無不遂。當乎理之自然，而非強爲相益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虞翻曰：乾下之坤，萬物出震，故天施地生。

孔穎達曰：天施氣於地，地受氣而化生，亦損上益下義也。其施化之益，无有方所。

馬其昶曰：未濟六三征凶，利涉大川。本義云，行者可以水



浮，不可以陸走。今益既利往，又利涉大川，水陸大通，日進無疆。天地生化之益，不可思議。益之道，與時偕行。大哉聖人！其不局於故乎？

彪謹案：天有所施，即地有所生。天地間生化之機，日新又新，進而不已。无方者不主故常，無往而非益也。

又案：盈天地間皆物也，皆得風雷之益。萬物經雷振而啓蟄坼甲，此雷動之益也。撓萬物以去其故敝，扇萬物以暢其生機，此風散之益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孟喜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

王弼曰：遷善改過，益莫大焉。

胡炳文曰：風與雷自有相益之勢。（劉沅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速於遷善，則過當益寡；決於改過，則善當益純。是遷改又自有相益之功也。

李光地曰：雷發動其陽氣，故有遷善之義。風消散其陰氣，故有改過之義。

劉沅曰：善者天理，性所固有，日遷則日益。過者人欲，性所本無，日改則日無。損彼益此，慎於其幾。雷以動陽，風以散陰，速遷速改，象風雷之勇矣。

李士鈐曰：天下之无形而能益有形者，惟風與雷。雷動於下，風散於上，萬物皆受益焉。

張洪之曰：善能助德，過能累德。繫曰，益德之裕，易簡之善配至德。德統於一善，善機發於性而源出於天。充其量必使有善而無過，故易曰繼善、積善、善補過，必期道協時中，而功修則自遷善改過始。善者道之動，有所見則推而進之，禹拜善言似之。過者善之疵，足累全體，湯之改過不吝似之。



彪謹案：顏子得善服膺，能遷善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過能改也。皆所謂其益无方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虞翻曰：大作謂耕播。耒耨之利，蓋取諸此也。日中星鳥，敬授民時。（彪謹案：書堯典，平秩東作，首以民時爲重，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使民知種斂之緩急。星鳥，鶉火之方。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

侯果曰：震爲稼穡。益之大者，莫大耕植。若能不厚勞於下，民不奪時，則元吉无咎。

陸希聲曰：此后稷、公劉之功。

查慎行曰：初在下，民也。震位東，東作方興，十千維耦。用者，謂上用之以大作也。敦本勸農，周室之基肇此。

劉沅曰：初民位，六四大臣傾心以應，故利用之。上之事，非下不成。下非敢妄作，由上損己以應下，下殫力以事上，交相爲益。恐人以利大作為自私益，故曰下不厚事。下受上益，非自私自便爲身圖也。

李士鈺曰：震動爲作，又爲稼穡。互坤爲土，大離爲牛，播種耕之。震又爲春，故利用以爲大作。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初爲民位，耕稼益人之本，民之所當事也。天下大利必歸農，明農教穡，勿奪其時，使盡力於畝畝，百姓受益，國亦益矣。

馬其昶曰：卦本否也，自初四互遷爲益，而初乃得位，利用大作矣。晉語以厚其欲，韋注厚，益也。詩王事敦我，敦亦厚也。下不厚事者，方東作時，不可益以他事也。周語，民之大事在農。

彪謹案：詩周頌，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毛傳云，成是



王事，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據此則曰王事，曰讓下，可爲下不厚事之明證。耦曰十千，是萬夫之證。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發，廣尺深尺。十千耦，猶千畝也。傳又云，大發私田，各極其望，可爲利用大作之明證。

又案：凡事有天時而无人功，或有人功而无天時，則所作者皆不能大。大作者，天人合一之事也。大作之事，由在上者因勢利導而善之。故堯時平秩東作之事，爲生民莫大之先務。下以大作爲事，則其他之事皆不可厚加于民以分其力，乃能終大作之利，奉公益上而不自厚其私。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乾鑿度云：益，正月卦。天氣下施，萬物皆益。王者法天地，施政教，天下被陽德。用享，言祭天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通道也。

虞翻曰：王謂五。

王弼曰：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六二居益（彪謹案：益疑作震。）之中，當位而應於巽，享帝之美在此時也。（沈該曰：長子主鬯，享帝象。）

張惠言曰：二爲祈穀之祭。左傳，啓蟄而郊。

任啓運曰：二之吉，剛之自乾來者益之也。

劉沅曰：損益相綜，益二卽損五也，故其象同。六二虛中處下，五與之應，益自意外而來。卦以外卦益內卦，故無心而益者曰自外來。

李士鈐曰：損五當君道之尊，故元吉；益二當臣道之正，故永貞吉。

又曰：艮爲廟，互坤爲牛，互頤爲養，有享帝象。享帝，天子



之事，非六二所能爲，故須王用之。喻如湯用伊尹而享天心，太戊用伊陟而格上帝，不惟受益於人，且受益於天矣。

馬其昶曰：周之先祖，世勤稼穡，益以興利，莫大於此。故曰，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初大作之吉，十千維耦，地不愛寶，是地生也。二享帝之吉，風雨和順，天不愛道，是天施也。不幸而天災流行，歲惡不入，則三有凶事之益焉。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凡皆爲民而已。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李舜臣曰：周官以委積待凶荒，以荒禮哀凶札，或弛其政，或去其征，皆損上之所取，以益下之凶荒者也。

蔡淵曰：在一卦之中，故三四皆曰中。

胡允曰：周禮，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鄭注，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則授之以往，致王命焉。

陳法曰：如水火凶荒之事，此下之望益於上，而上宜益下之時也。夫拯災救患，必有愛民之誠意。既有其孚，又當酌乎損益之宜，適得均平，无偏枯之病，則惠澤普矣。

劉沅曰：三四重卦之中也。公，謂九五。圭以通信，上命下，下告上，皆用之。才德從艱難而出，知其爲事理所固有，必勉爲之。

李士鈐曰：六三不中不正，互坤爲死。凶事，如喪葬、饑荒、兵革之類，此益中之損也。三本多凶，凶事乃六三之所固有。陰合於陽，故有孚，巽有孚象。震爲行，居全卦之中，故中行。三，外諸侯位，故稱公。巽爲申命，故告。坤爲土，故用圭。圭，玉瑞也，有喪葬，則告訃於王；有饑荒，則告災於王；有兵革，則告變於王。用圭以重其事而取信也。



馬其昶曰：三四通可稱公。乾鑿度云，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三多凶，其柔危，則六三尤凶也。在益言益，故有益用凶事之象。傳云固有之者，即賈誼所謂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杜子春注周禮珍圭云，珍亦爲鎮。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此即固有之之義。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鄭剛中曰：坤爲國。

徐幾曰：初四爲往來之爻，有遷象。古者建國有不便于民，則視民利用遷。

朱軾曰：內坤變爲互坤，遷國象。

張惠言曰：二享帝，吉禮之大者；三用圭，凶禮之大者；四遷邦，軍禮之大者；中行告公，賓禮之大者。故吉、凶、軍、賓之禮具於益焉。

許桂林曰：上之益下，其益无方者不可見也，見於大凶、大裁、大札之事，甚則有遷國之事，此皆資臣工以達於民者，故在三四爻。

劉沅曰：互坤象遷國，遷國必上下相安。四能通上下之情，故利用依之。五之志在於益民，四能宣上意以及下，故告公從也。

李士鈐曰：巽爲申命，故告。四，內諸侯位，故稱公。陰從陽，四承五，故告王以公之從也。四應在初，初震動，民動則遷，書所謂視民利用遷也。國必有鄰，遷必求其可依。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四既從五，故利依四以遷也。

馬其昶曰：復、益、夬皆利有攸往，其爻皆曰中行。鄭注復四，云度中而行。五爲卦主，所謂國，五之國也。當否之時，以初



遷四，九五乃得所承，而撰爲艮坤，以止於國邑，是轉否爲益之道也。此論成卦之象。初利用陽，四利用陰，故初四皆不可復變。（彪謹案：此解爲依遷國四字，從互卦中看出，天然精確。）

彪謹案：三之益是上益下以救荒，四之益是下益上以輔志。書所謂詢謀僉同也，必人人贊助公從之志，乃可遷國。又案：盤庚遷殷，太王去邠，皆遷國之益。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程傳云：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陽實在中，有孚之象。

龍仁夫曰：上惠，巽順象。下惠，坤順象。

李舜臣曰：舉斯加彼，使皆遂所欲，初不問其人也。

蔡淵曰：惠，順也。有孚惠心，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有孚惠我德，錫汝保極也。（彪謹案：洪範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李氏光地曰，福不在德外，建極者，所以斂福於己，卽所以敷錫庶民者也。抱潤先生曰，惟皇建極，既斂是五福而同其休嘉，更保於六極而消其災沴。保極之極，謂六極也。）

梁寅曰：九五不言益，而爲益之大者，如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也。

姚鼐曰：中心至誠，以順民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不必盡人問之也。

劉沅曰：有至誠之惠心，則下亦至誠而感我之德，天理民彝不能或外也。有實心則有實政，下實受其益，而益下之本志大得也。

李士鈐曰：九五陽合乎陰，志在益下。君與民相信以天，心



心相印，不必問之於民。（彪謹案：問而後信，其信淺矣；問而後施，其德薄矣。）上信民，民亦信上；上之順民心，民亦順上之德。所謂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我，五自謂。洪範曰，汝則從，龜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利用爲大作，庶民從也；龜弗克違，龜筮從也；告公用圭，告公從，卿士從也。至九五，則无不從矣，其吉尚待問哉！

馬其昶曰：九五中正不變，不動而民信。禮曰：與人者，不問其所欲。問者加私惠於人，冀其知感，非大同之益也。

彪謹案：勿問者，上以心布惠，下以惠印心，不言而喻，其益更大，不必問也。此與民無能名、帝力何有、乾始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之旨同義。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虞翻曰：上體巽，進退，故勿恒。

孔穎達曰：勿，猶无也。

程傳云：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厭，聖賢之戒深也。

沈該曰：以剛處極，居亢乘尊，已盈也。人道惡盈，衆忿所歸，蓋風雷相資，極則相薄而爲災。

王應麟曰：或益之自外來，人皆得以益之也。或擊之自外來，人皆得以擊之也。孔子讀易至損與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歎也！

胡一桂曰：恒三亦巽體，亦有不恒其德之戒。

王又樸曰：安而後動，易而後語，定而後求者，恒也。修其三者，故全。全者偏之反，則勿恒者必偏矣。

劉沅曰：互艮，手；變坎，盜；大象離，戈兵。與動極之三相

應，故象擊。偏辭，猶言偏之謂也。患自意外來，甚言偏剛之爲害也。繫辭言，莫之與，則傷之者至。下卦皆以受益爲義，上卦皆以能益下爲義。惟上九位亢勢窮，不能益人，人不益之而反擊之。益无往不利，而亦視乎益之之道何如。體象象以得益之全，參六爻以盡益之變，在善學者神而明之。

李士鈺曰：損終則益，益終則損，所謂禍福迭相倚伏也。然其本則在乎心，禍至則心恐懼，故禍易爲福；福至則心驕縱，故福易爲禍。心專一則吉，紛亂則凶，莫謂禍福之无常也。

馬其昶曰：上下皆益謂之全。一益一損謂之偏，偏於求益，而不顧人之損，非可恒之道也。暫時得益，及其終也，人莫之益，且擊之矣。是故兩利爲利，兩益爲益。巽爲近利，知己而不知有人，能行於暫而不能行於久也。外謂卦外。損益反對，損極必益，益極必損也。淮南子云，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損益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此及說苑所載孔子答子夏之問，皆從兩卦反覆相循爲說。

彪謹案：雷風爲恒卦，益則變爲風雷。只知求益，而反乎恒常之道，倒行逆施，故凶。所謂勿恒者，乃反乎常道也。反乎常道以求益，則偏之甚。雖有不凶者，其能免外來之擊者幾希。

又案：聚斂附益鳴鼓而攻之，與倍地不行仁是動天下之兵，此皆偏於求益而受擊者。求益反損，人人得而擊之，外來之禍當知其所自矣。

又案：損上言大得志，是損之極必得益也。益五言大得志，而上則莫益或擊，是益之極必得損也。卽孔子所歎損益、益損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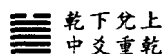
又案：王道損所當損，益所當益，故曰所損益可知也。若損益之不當，則有意外之禍，故孔子以利害明之。



彪謹案：損益二卦義至賅備，多舉國家天下之大者言之，而其源則本於躬行心得。損以懲忿窒欲，爲得損之宜。益以遷善改過，爲得益之本。未有舍己而芸人，妄冀目前之損益，而可言天下國家之大事者。益與恒二卦相發明，雷風爲恒，君子以立不易方；一變爲風雷而成益。風雷以不恒爲用，然終以恒爲主體，收發有常，自有恒久之道。若只知求益於己而損人，反乎恒常之道，事事倒行逆施，不顧民依，不畏民喁，徒襲取風雷之迅猛，而無至神之機以求其速化；所遷者以我代彼，而無一善之可言；所改者除舊布新，反怙過以自用；方且藉口，於國計民生，謂民可利用爲大作，國可遷而爲民所依歸，響應一時，禍彌六合，是皆爻言勿恒凶者，乃反乎恒常之道以求益者也。反恒求益，則偏之甚，損人適自損耳！其能免外來之擊乎？王道無近功。損所當損，益所當益，久道化成，必有恒久之規畫，其所損益者可知也。若損益不當，必有意外之禍。人多忽於近憂而昧於遠禍，故孔子以利害明之。

周易學說卷之五

夬卦第四十三



乾下兌上

中爻重乾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語類云：兌爲口，故多言號。

劉沅曰：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三月之卦也。乾王象，陽實孚象。乾，惕厲象。乾兌皆金，故象戎。

李士鈐曰：夬，古決字，潰也，猶去也。兌爲附決，承以乾健。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凡小人之難去者，以其陰藏不可見，揚于王庭，人共見之，決之不難矣。萬物戰乎乾，陰陽相戰，有即戎象。決之道當用兌之說，不可專恃乾剛。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小人近君，清君側則爲禍烈，故不利即戎。不急於陰之退，而利於陽之進。進則陰消，故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鄭康成曰：以漸消去小人謂之夬。



漢志云：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宜揚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

王安石曰：上六乘九五之剛，衆陽比五親決，五爲王位，故曰王庭。決去邪柔，當先明信其法，宣其號令。一小人猶在上，故須常懷危厲。

郭雍曰：有乾之健，故能決；有兌之說，故能和。

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虞翻曰：陽息陰消，君子道長，故利有攸往，乾體大成。（劉沅曰：決之有道，決之不驟，則剛日長而盡變爲乾，乃有終也。）

王弼曰：以剛斷制，告令可也；尚力取勝，物所同疾。

孔穎達曰：專用威猛，卽是汰而不和，其道窮矣！（馬其昶曰：不教而誅謂之虐。）

李翱曰：自古小人在上，最爲難去，蓋得位得權，而勢不能搖奪。夬一陰在上，五陽並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乃爻辭俱險而肆。蓋一小人猶在上，故繇曰剛長乃終也。

吳曰慎曰：復利有攸往，如平地之一簣，故喜其進，而曰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如九仞之尚虧一簣，故恐其止，而曰剛長乃終也。

沈夢蘭曰：夬者，決斷之謂。王庭，天子之外朝也。小司寇掌之，爲詢萬民之所。當夬之時，事在必行，先揚于王庭而告誡之。孚號有厲，如書云，率籲衆慙出矢言也。在國者揚于王庭矣，猶恐偏隅鄉曲不盡知也，又自其邑而徧告之。有不率俾者，非事有不便，卽意有未喻也。威劫而行之，是拂百姓而從己之欲，故不利卽戎也。如此則上下一心，利有攸往矣。



劉沅曰：利有攸往者，決之有道。乾健則不怯懦以長惡，兌說則不猛烈以激變。決之不驟，剛日長而終變爲乾。

馬其昶曰：書契在王庭上，宣揚決斷之力尤大，故夬之義爲決，而其象爲書契。周官司寇建三典懸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揚于王庭也。

又曰：書契以孚爲本，以號爲用，所以防民之姦僞也。而姦僞卽伏於中，柔乘五剛，卽有其象，故須常懷危厲，必決去一陰而全體光明矣！（彪謹案：居安思危，其道大光。）

彪謹案：不以陰消爲亟，而以剛長爲事，所以終能勝陰。

又案：後世民間立字據，交易訂合同，外交訂條約，其例皆自上古書契之制開之。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陸績曰：水氣上天，決降成雨，故曰夬。

馬其昶曰：澤氣上騰，其及下與否，亦視其決不決爾。今不下究而上于天，有屯膏之象，故曰居德則忌。居者，稽留而不決也。德謂德惠，卽指施祿。忌，說文云，憎怨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刊印不與，項羽所以失天下之心也。

張洪之曰：君子處夬之時，知財聚悖出，防其潰決，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資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王弼曰：居健之初，爲決之始，宜審其策，以行其事。往而不

勝，宜其咎也。不勝之理，在往前也。

歐陽修曰：聖人之用剛，常深戒於其初。

蘇軾曰：大壯之長則爲夬，故夬初與大壯初无異。

本義云：居下任壯，不勝宜矣！

王宗傳曰：壯于前趾，先衆而動之象。

毛璞曰：往不勝爲咎者，遠慮也，所以戒其往也。

劉沅曰：卦下爲趾，重剛故壯。兌在夬上，初往无應與，而遇毀折，故不勝。不勝則不可決，是无咎而自爲咎也。君子慮勝而動，所以善全其理，不勝而輕往，自然咎也。

李士鈺曰：上爲後，初爲前；陰爲後，陽爲前，故稱前趾。陽初生在下，趾之象。趾不足以行，潛陽不可用也。若不知養其微陽，待時而動，恃壯前往，以最下方生之陽，決在上已老之陰，勢力不足，必不能勝，所以爲咎。

彪謹案：曹劌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以致齊先鼓而敗，此前趾壯往之咎也！孔子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即此爻義。若孟施舍視不勝猶勝，雖無懼，亦爲咎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戒勿恤，得中道也。

橫渠易說云：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至危之柔，能自危厲，有戎何恤？

程傳云：內懷兢惕，而外嚴誠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劉沅曰：變離伏坎爲加憂，故象惕。上卦兌口號象，兌西爲日暮，乾西北則夜也。離爲戈兵，伏坎盜。故象暮夜有戎。惕即彖所謂厲，惕號即孚號也。不忘戒備，故有戒勿恤。中道，乾之中也。內乾惕而外號衆，持重如此。



李士鈺曰：惕號所以戒備也。乾天掩於兌澤之下，天暗不明，暮夜象。惕懼警呼，以防意外之變，未即戎而慮其有戎。書曰，有備無患。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此二之所以無憂也。二在下位，距陰尚遠，故不決人而防人也。

馬其昶曰：惕號，告自邑也。一陰居兌上，兌爲日入，暮夜之象。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有備無患，何恤于戎？若初壯前趾，三壯于頄，則皆所謂即戎者也。

彪謹案：楚有二廣，日夜更番戒備，與此爻意近。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荀爽曰：一爻獨上與陰相應，故遇雨。

翟玄曰：頄，頰間骨。

陸希聲曰：當君子之世，獨應小人。外有沾污之累，然終獲无咎，志有存焉。

王安石曰：頄在上而見於外。九三體乾之上，剛亢外見。夬者，必乎夬之辭。應乎上六，疑於污也。君子所爲，衆人不識，若濡則有愠之者矣。和而不同，有夬夬之志焉，何咎之有？

沈該曰：在夬而善處嫌疑之地者也。有凶，非必凶也，戒也。

本義云：溫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彪謹案：王敦爲東晉大將軍，恃功專權，據武昌反。溫嶠與王導親善，奉表江東，元帝器之。後蘇峻反，嶠與陶侃共討平之。王敦事見晉書九十八卷。溫嶠事見晉書六十七卷。）

劉沅曰：頄，顙骨也。乾爲首，三居下乾之上，故象頄。乾體稱君子。九三剛而不中，志夬陰而徵於面色，事未發而機先洩，凶之道也。然內斷於心，欲決即決，獨行而前，與上相應，迹類和

同，疑爲小人所染。其不遽絕小人，實欲變化而決去之，義无咎也。聖人欲人決小人，而又貴其善決，故云然。

李士鈺曰：陰陽和則雨。決決而遇雨，不期而遇，非有心附之。所謂決而和，和則可以決矣。應之實以決之，故无咎。善除小人者，往往與之周旋，結其歡心。形似之間，爲同儕所不悅。要其心無他，事亦終無害也。

馬其昶曰：九三壯頤之戒，以體乾互乾。重剛不可變，故曰君子決決。君子謂陽。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新序云：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決久駕而長不行，項領不宜乎？易曰，臀无膚，其行趑趄。此之謂也。

虞翻曰：兌爲羊。四之正，得位承五，故悔亡。坎爲耳。

王肅曰：趑趄，行止之礙也。

李鼎祚曰：四爲臀，當陰柔，今反剛陽，故曰臀无膚。

鄭剛中曰：噬嗑、剝，言膚，皆陰爻。

馮椅曰：分二體取象，下卦上爲頤，上卦下爲臀。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本義云：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

趙彥肅曰：決之四說上六而不決，姤之三望初六而不去，同體故也。（彪謹案：姤三爻辭與此同。）

劉沅曰：次且與趑趄同。行不進也。

又曰：臀足所附以行也。變坎故象臀，又上卦之下。兌毀折，故无膚。兌爲羊，綜巽爲繩象，伏艮爲手象。牽連三陽隨五而進，不自用其決則悔可亡。



李士鈺曰：上卦之下稱臀，兌爲毀折，故无膚。

馬其昶曰：四雖剛而位不當，次且其行，羸困莫能興也。若能屈服，化陰承五，則可決上六之陰而悔亡。古諸侯屈服行成，牽羊以逆，示爲臣僕，故以此告四。四化，則坎聰離明矣。（彪謹案：離明指上互言。）不信不明，惜四之次且不化，坎離之象不成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橫渠易說云：陽近於陰，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後免咎。

本義云：莧陸，（彪謹案：程傳以爲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五爲夬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

朱震曰：兌爲澤，莧陸，澤草。

項安世曰：當夬者上六也，三應之，五比之，嫌其不能夬也，故皆以夬夬明之。比於陰而能自夬以保其中，故可免咎。

鄭汝諧曰：本草云，莧陸一名商陸，根至蔓，雖盡取之，而旁根復生，小人之類難絕如此。

胡炳文曰：夬，三月卦，莧始生之時；姤，五月卦，瓜始生之時，故以取象。

劉沅曰：述義說，莧，音桓，山羊也；陸，平地也。山羊角細，五與上比，其觸不力，故戒勗之。

李士鈺曰：傳曰，蔓草猶不可圖。書曰，除惡務盡。蓋非去之難，去而不使復生爲難。上之陰託根於五，又本說體，似難夬去，故須夬而又夬。衆方夬陰，五獨說而承之，昵比小人，本宜有咎，然剛得中道，由中而行，不過乎剛，終能用其剛，不至爲小人所累，故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姚配中曰：春秋傳云，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五爲陰所掩，故中未光。剛長至上，決陰使盡，則所謂其危乃光者也。（劉沅曰：危懼之念，乃所以能光大。）

馬其昶曰：乾鑿度云，斷制除害，全物爲務，是以夬之九五言決小人。蓋中光則纖翳不存，中未光，故莧陸生焉。孟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中行无咎，行即用也，利有攸往也。行之而光發，九達之達，萬人所用，自无莧陸之感。所謂斷制除害，全物爲務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劉沅曰：此衆陽之所決也。一陰微矣，何以无號而有凶？垂盡之陰，若無足慮，然一返即姤。若易而無備，夬之不力，隱忍相安，終非長久之道。自古君子去小人不盡，終貽大患，蓋戒人除惡務盡也。

又曰：夬之爲卦，以盛進之五剛，決衰退之一柔，其勢似易，然防備惟恐不周者，何也？以小人勢固，合群賢去一小人，僅能勝之。此所以五言中未光，上言无號有凶也。終有凶，與剛長乃終，意相反而相足。夫夬小人者，固未嘗以能夬爲樂，特當夬之時，夬之不可不力，非善其夬，恐反爲君子害耳。漢唐黨禍，衆君子無權而欲去小人，或有權而去之不得其道，遂爲國家大害，然後知聖人之戒深矣！

鄭杲曰：號，承孚號而言。无號即无孚也。有孚則陰能從陽，而剛長乃終矣。

馬其昶曰：有書契號令，而後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若王庭之號令不信於天下，是无號也。无號未有不亡者，幽王舉烽火，而諸侯不至，其明徵矣。此亦爲九五之未光者戒也。



彪謹案：繫辭言，易結繩而爲書契，夬實象書契之形。以此聽獄訟，決糾紛，非至健至和，不能折服民心以正天下。居安思危，防患於將來，示天下以无私，故曰其危乃光也。後世民間立契約，交易訂合同，推之國際外交訂條約，其意皆昉於書契之爲用也。卦象止一陰將退，決去非難，然苟稱兵相激，恐困獸猶鬪，或有意外之變。惟時有危厲之心，不求勝陰，而求自勝；不以陰消爲汲汲，而以剛長爲務；陽日進而已，合同而化，終乃有勝陰之一日。此老氏所謂柔勝剛，弱勝強，所以爲自勝而永其終也。

姤卦第四十四

䷫ 巽下乾上
中爻重乾

姤，女壯，勿用取女。

劉沅曰：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五月之卦也。巽，長女，故壯。一陰生在內爲主，陽反爲客，其勢自壯。小人道長，由君子假之以權。始進而即戒以勿用取女，能防其漸，彼何能爲？

李士鈺曰：壯者，陰盛也。一陰在下而進，五陽在上而退，進則勢盛，終必消陽，故云壯。陽當強，陰當弱，女而壯，非家庭之福。且陰道從一，以一陰而承五陽，非女之道。不期而遇，婚姻之禮不成，故不可用以取女。女壯，主陰言；勿用取女，主陽言。

馬其昶曰：巽，長女，稱壯。初六失正，故勿用取女，與蒙三同。陽始生即得正，陰始生即失正，故陰陽有淑慝之分，而聖人有扶抑之教。

彪謹案：蒙三勿用取女，以其見金夫，不有躬也。即詩所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者也。此卦勿用取女，是防其邂逅相遇，適我願也。與咸亨利貞，取女吉者大異。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趙善譽曰：陽至四而後謂之大壯，陰始一畫已曰女壯，聖人防微杜漸之意。

項安世曰：小人方壯，引以爲配，必至滅剛，故曰勿取。遇與取不同，遇如君遇民，臣遇君，分未嘗廢；取則一與之齊，不可復制矣。

劉沅曰：剛來謂之復；復，反也。反故居之，當然也。柔來謂之姤；姤，遇也。不期會，天幸也。取女者，室家長久之道。一陰而敵五陽，不期而遇，則女德不貞，不可與之長久。（馬其昶曰：與長猶言助之使長也。）陰常勝陽，戒之防其漸耳。

鄭杲曰：此兩言是戒，以下是法。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司馬光曰：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遇不遇而已矣。

邵雍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陰始遇陽，履霜之謹，其在此乎？

蘇軾曰：九二亡而後爲遯，始无臣也；九五亡而後爲剝，始无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之欲有爲，无所不可，故曰天下大行。

李元量曰：夬一陰不爲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五陽不爲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月曰蕤賓，則陰爲主，而陽已爲之賓矣。（俞琰曰：夬上轉爲姤初，向嘗夬之，今又遇之也。）

李舜臣曰：一陰之生，是爲五月。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夏，非品物咸章而何？

吳澄曰：乾，天也。初六，坤之下畫，地也。四月純乾，五月一陰始生於下，而與乾遇也。



劉沅曰：二五皆剛，五位中正。九二以剛中之才遇中正之君，品物咸章，天下之教化大行。小人在下，亦不能爲害。

馬其昶曰：陰氣浸強，陽當制陰，勿助使長，則陰不爲害，且有剛柔相遇之美。此姤之時義也。

彪謹案：中正之道可大行於天下，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聖君賢臣相遇合，此姤之最美者也。

又案：坤初陰，象霜而未冰，已防其堅冰而示戒。姤初陰，象女而未壯，已防其壯感而勿用。聖人常思患而豫防之。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晉冬夏二至寢鼓兵議云：夏至少陰肇啓，殺氣始興，否剝將至，宜鳴鼓開闢，興兵駭旅，施命四方，詰其逆兆，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殊，休戚互異，寢鼓之教，不宜同也。（彪謹案：此議可見陰不宜養而宜防，非微陽可養比也。）

龔煥曰：姤與觀相似。姤曰施曰誥，自上而下，天下有風之象也。觀曰省曰覲，周歷徧覽，風行地上之象也。

惠士奇曰：姤一陰生，奸慝將萌，故禁止之。書曰，度作祥刑，以誥四方。（彪謹案：祥讀作詳。尚書呂刑篇傳曰，度時所宜，以治天下。）

劉沅曰：風，周徧四方，无一物不與風相遇。天與萬物遠，而鼓舞之以風。后與民相遠，而鼓舞之以命。（彪謹案：書云，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又云，章善癉惡，樹之風聲，皆后以施命鼓舞之。所謂草尚之風必偃者也。）俾微陰之潛伏者，有以振動而發散之，此君與民相與之道也。后施，乾象；命，巽象；誥四方，風行天下之象。

胡遠濬曰：積氣之下，陰遇陽而爲風，故曰姤。

張洪之曰：君子之德風，除隱慝，奠民居，反覆告諭。民望風



傾向，一字一句皆含德意，宜其風動四方也。

馬其昶曰：鄭、王肅，誥，作詰。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虞翻曰：柅，謂二也。巽爲繩，乾爲金，巽木入金柅之象。

王肅曰：柅，織績之物。

王弼曰：羸豕，牝豕。

陸德明曰：柅，說文作欄，云絡絲趺也。蹢躅，不靜也。

胡炳文曰：一陰甚微，故於豕爲羸。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

（彪謹案：羸若忽視之，則陰亦可壯。）

惠士奇曰：牽，說文云，引前也，象引牛之縻。又云，臣，牽也，象屈服之形。臣服於君，妻服于夫，子服于父，故謂之牽。牛雖大物，五尺之童能服之，蓋得牽之道也。姤一陰氣上與陽始爭，能屈服之，則貞吉。初曰柔道牽，屈而服之之謂也。

劉沅曰：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巽爲繩繫象，制陰於未盛時也。羸豕，小豕也。蹢躅，跳躑也。蓋淫躁之性然也。若畜小人者，柔道當有以牽制之，使爲剛役，乃可也。

吳汝倫曰：夏小正，鷄孚粥。傳云，孚，嫗伏也。言陰雖始微，然已嫗伏孳孕於內，蹢躅然動矣。此戒陽也。

李士鈺曰：二，陽爻得中；初，上承二，陰繫於陽，故繫于金柅。陰以從陽爲正，初六之陰，承九二之陽，巽入而得正道，故貞吉。巽風，往象。巽又爲豕。豕陰躁之物，前遇五剛故羸。羸，困也。巽爲進退，故蹢躅。蹢躅，跳梁也。陰柔之才，不敢必進，浮躁之性，又不靜守，故蹢躅不自安也。

馬其昶曰：剝復夬姤，論陰陽消長之幾。姤一陰始生，安靜承陽，乃得其道。繫者，繫於陽而不變也。若動而化陽，陰甫生



而遽絕之，失天地相遇之道，其凶立見矣。

彪謹案：繫於陽而不變，得牽柔之道。即詩所云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者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虞翻曰：魚謂初陰，陰陽相承，故包有魚无咎。（易祓曰：陽包陰，故三爻皆言包。）

李綱曰：方姤之時，其權在二，使二能制初，則剛柔相遇，常爲姤而已。不能制之，柔道浸長，而變二之剛，則四陽皆爲之遯。（彪謹案：二爻若變爲陰，則天風之姤卦，變爲天山之遯卦，而陰漸長陽漸退矣。）

本義云：二與初遇，爲包有魚象。制之在己，猶可无咎。

錢一本曰：魚爛瓜潰皆自內始而外不覺，故姤取象。

劉沅曰：以外裹內曰包。初在內，故二、四、五皆言包。（彪謹案：三亦能包而不言者，以三之於初，既不若二與之比，四與之應，更不及五有中正臨下之權，故不克包於外以制於內也。）魚，陰物之美者。初一陰爲主，四居應位，乃其賓也。凡卦以相應爲義，姤則以相遇爲義。初先遇二，故卽爲二所包。容於內而制於外，所以无咎。

李士鈐曰：四爲賓，則知二爲主，所謂物各有主也。

馬其昶曰：公食大夫禮云，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魚腊不與，此爻之象也。既夕禮，苞牲取下體，不以魚腊。注云，魚腊非正牲。又公食禮，魚腊醬醢不祭。注云，非食物之盛者，然則歸俎于賓。魚腊不與，亦以魚腊非盛饌。爻言不利賓，利者宜也，謂其義不宜及賓也。二以魚腊遇初，盡其才而不逾其分，則得所以牽柔之道。記云，禮不下庶人，是其義。



彪謹案：禮不下庶人，注云，謂其遽於事，不能備物。抱潤先生引此義，蓋謂初爲庶人，待遇雖不豐，可以无咎，亦不必備物之義。若遇賓禮，非所宜也。爻義與禮經合。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孔穎達曰：陽之所據者陰也。三處下體之上，无陰可據。居不獲安，上又无應，同於夬四之失據。

李簡曰：居則臀在下，故困初言臀。行則臀在中，故夬姤三言臀。

劉沅曰：姤三卽夬四，故其象同。但夬四意在夬上，姤三志在遇初，而爲二所阻，不安其居，象有臀无膚，心戀於初，故其行次且。剛而不正，故有不安不行之象。

馬其昶曰：夬四姤三取象同，然其位有當不當之別。夬四宜變，姤三不變可也。行未牽者，承夬爻辭，謂不必化陰而卑服牽羊也。

彪謹案：夬九四，變陰乃當位。姤九三，本陽位，故可不變陰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胡瑗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四居不得正，履失其中，是寡助之人。

程傳云：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民心既離，難將作矣！遠民者，已遠之也。爲上者有以使之離也。

惠士奇曰：四之民，四自遠之，非人奪之；則四之凶，四自起之，非天作之。民可近不可遠，遠民所以起凶。



劉沅曰：四與初正應，初已與二應，則二有魚而四无魚。起凶猶言起釁，凶自此起，咎在自取。巽不果而四健行，故不遇。責在于四，故不曰民遠而曰遠民。

李士鈐曰：既曰包而又曰无魚，非本无魚，失其魚也。四自失之，陰陽相遇而不相得，此禍亂之所由起。

馬其昶曰：無羊之詩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毛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今包无魚，是陰陽不和之徵也。五行志云，魚陰類，民之象。蓋初、四之應，必剛下柔上，其情乃專。知屯初九應六四爲大得民，即知姤九四應初六之爲遠民。四本失位，又重剛不中。論應則情亢，論包則位隔。動之正又兩陰不應，是四之與初，乃近而不相得者也，故有遠民之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子夏傳云：瓜陰實蔓生，象陰之來，縣縣未已。

虞翻曰：隕，落也。巽爲杞，乾爲天。

蘇軾曰：金柅，包杞，皆九二也。豕、魚、瓜，皆初六也。陰長陽消，天之命也。有以勝之，人之志也。君子不以命廢志。（彪謹案：志之所在，隨遇而安。君子居易以俟命，匹夫不可奪志也，此樂天知命之學。士各有志，志士可轉敗爲功，易亡爲存，若其不濟，則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是謂不以命廢志。）

游酢曰：以九二之剛中，包初六之柔脆，用賢得民之象。（彪謹案：二剛中爲賢，初柔脆爲民。以二包初，故象用賢得民。）

朱震曰：杞似樗，葉大而蔭。

李綱曰：柔生於下，如將蔓之瓜。以杞包之，使得所附，則柔道牽而不長。二居巽體象杞，以之者五也。（彪謹案：二能包初，五能以二，實由於五與二陰陽相應，故能左右之曰以也。）



錢一本曰：九五中正，合下三陽，撰重乾以爲包。一柔在初，遂成品物之章。

孫奇逢曰：含章中正，是志與天命相周旋也。（彪謹案：內有不疚，無惡於志。志之所含，闡然而日章。昌黎言，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此卽是與天命周旋也，是謂盡人合天。）

王夫之曰：九五以含章爲志，不委之於命，而必欲獲之以止潰亂，乃大人立命之德。惟剛健中正足以當之，人而天矣。

葉酉曰：夬之上爲姤之初，所謂有隕自天也。

劉沅曰：乾爲圓，瓜果象，九五有中正之德，天命默相，包瓜自隕，古聖靖頑讒而格有苗，用此道也。

李士鈐曰：瓜指初。姤五月卦，五月瓜生。杞謂二，二包初，故杞包瓜。瓜熟則落，落雖在地，實落自天。

馬其昶曰：瓜柔蔓附物以生，爲圃者植杞瓜田，使得所依蔭，有包之象焉。天地相遇，品物咸章，瓜亦品物之一也。坤三含章可貞，本爻變而之正。此云含章，有隕自天，本爻中正不變，而初變，故云有隕自天。五上爲天，隕者初也。（彪謹案：此謂夬之上六，本居天上，今隕降而爲姤之初六，是隕自天也。）蓋陽極陰生，自天而降，是之謂命。扶之植之，俾成品物之章，則志也。志不舍命者，命所至，志卽赴之，不徒委之於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李士鈐曰：剛而最上，角之象。在乾首上，亦角象。乾爲龍，上，龍之角也。上本不在位，距初遠，不與之遇亦无咎。遠而不相得，固无害也。



馬其昶曰：角者偏隅之區，二五爲中正相遇。初上皆角也，陰陽之氣，每至角而變。陽窮於西南之角而遇陰，陰窮於東北之角而遇陽。覆夬之上，爲姤之初，陰陽各居其一角而相遇。他爻不言姤，而上獨曰姤其角者，明上與初非不遇，特其角焉耳。雖遇而陽已窮，故吝。時義常然，故无咎。

彪謹案：陰陽淑慝之分，是天下中正之道，惟中正可大行於天下。姤之二五皆剛而中正，與乾之二五相同。其所謂遇，即雲龍風虎之相從，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亨者嘉之會也，聖君賢臣相遇合，品物咸章，此姤之最美者也。然聖人每思患而預防，陰可遇而不可長，故先戒之。坤以初陰象霜而未冰，已防其冰堅而示戒。姤以初陰象女而未壯，已防其壯盛而言勿用取。蓋陰易爲害，陰雖微，宜防而不宜養，非若微陽可養比也。五爻指剛遇中正言。蘇孫及船山之說，釋志不舍命，得其精義，蓋能善用其所遇者。詩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九五象之。

萃卦第四十五

䷬ 坤下兌上
中爻艮巽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鄭康成曰：大牲，牛也。言大人有嘉會時可幹事，必殺牛而盟，盟則可以往。

虞翻曰：坤爲牛。

陸績曰：王，五；廟，上也。王者聚百物以祭其先，諸侯助祭於廟中。假，大也，言五親奉上矣。

劉沅曰：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大象坎爲隱伏，鬼神象。互艮爲宮闕廟象。上兌爲羊，下坤爲牛，大牲象。無形之萃，莫大于格廟。神人之心通，有形之萃，莫利于見大人。君民之心通，故亨。

張惠言曰：周官，時會以發四方之禁。鄭注，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翼禮注，凡會同者不協而盟，是會同有盟也。經先言假廟見大人，次言用大牲，象又言除戎器戒不虞，則此爲時會發禁審矣。

許桂林曰：凡稱王者，皆謂商王。此文王愛君之至，隨在有



陳善閉邪之意者也。

李士鈐曰：兌爲澤，水之聚也。坤爲地爲衆，土之聚也。貨聚於市，百工之用通；人聚於國，彼此之志通。互艮爲門闕；互巽爲木，又爲高。闕有木而高，宗廟之象。奉先報本，天下之心繫焉。用大牲者，祭祀之重典。得天下之大而不以自有，致天下之財而不以自奉。備物致敬，與萬方共敦反本復始之思，此王者所以聚天下也。

馬其昶曰：萃下，馬鄭陸虞並無亨字。

彪謹案：黃帝禽蚩尤，舜格有苗，禹戮防風，皆利有攸往，得人心之聚合，所謂順天命也。奉天命以討有罪，所聚以正乃可。天命無不正者，大人聚以正，所以能順天命。天地萬物之情，無不出於正而能聚，故於所聚見之。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王符曰：否泰消息，陰陽不並。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

王弼曰：情同乃聚，氣合乃群。

程傳云：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然聚不以正，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人，安得亨乎？故利貞。（彪謹案：貞者，正也，謂利於正。）

張浚曰：順以說，得民也。剛中而應，得賢也。

王宗傳曰：觀坤兌順說，而知上下之萃；觀二五之相應，而知



君臣之萃；觀致孝以享廟，而知人神之萃；觀天命之不可不順，而又知天人之萃。

趙汝楳曰：聚必有主。天下主王者，以聚其生；王者主宗廟，以聚其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有廟者萃人心之本。

雷思曰：得萬國之歡心，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然後可以謂之有廟而致孝享，此謂天子之孝。

胡炳文曰：咸之情通，恒之情久，萃之情一。

劉沅曰：澤潤之地，物群聚而生，故爲萃。下順乎上，上說乎下，兩卦有聚之體。五以剛中而下交，二以柔中而上應，兩爻有聚之用。知所以爲聚，則亨。致孝以盡志，致享以盡物，上有以萃祖考之精神，下有以聚天下之人心也。大人者，萃之主，正己而物正者也。順天理而行，卽順天命也。天以正相聚，而陰陽和，百族茂；萬物以類相聚，而聲氣應，形性適。故觀所聚而情可見。天地萬物以萃而後生生不窮，故六爻皆无咎。

馬其昶曰：萃與比不同。比爲開創一統之規，萃則由渙而求聚，其聚不易，殆王者中興時乎？爻多亂嗟涕洟之象，以此也。人情念舊而喜合，惟天亦然。董子曰，自非大无道之主，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故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說苑：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兵不可玩，玩則无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陸績曰：除，猶修治也。

王弼曰：聚而无防，則衆生心。

孔穎達曰：澤上於地，則水潦聚。

項安世曰：水火以氣言，坎離主之。山澤以形言，艮兌主之。



水之氣可在地上，水之形不可在地上，必置防以聚之。

王申子曰：澤上有地臨，則聚澤者地岸也。澤上於地萃，則聚澤者隄防也。以堤防聚澤，則有潰決之憂。故君子觀此象，爲治世之防。

劉沅曰：水聚則決，必有以防之，水乃滯；人聚則爭，必有以制之，亂乃定。除者，去舊取新之謂。戎器久則必敝，除而修之，非右武也，以戒不虞而已。天下之患，多生於所不虞，故戒之。兌西金，戎器象。坤知阻，戒不虞象。

張洪之曰：陽在三四爲修，坤爲器，坎爲弓弦，又爲寇。彖言假廟，而象言陰戎者，國勢不能常聚而無散。虞不順於至順，則聚可久矣。周公告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召公告康王曰，張皇六師，无壞我高祖寡命。皆於人心聚時誥誡不已，非教王於戰，亦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耳。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鄭康成曰：握，讀夫三爲屋之屋。（惠棟曰：鄭注小司徒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又注匠人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戰國策云，堯無三夫之封，三夫爲一屋也。一屋謂坤三爻。王樹枏曰：釋文，蜀才同鄭傳氏作渥。案釋言，渥，具也。與屋同訓。坤爲衆，人三亦爲衆。本義云衆以爲笑，卽本康成。）

俞琰曰：四五同體，初往從四，亦可因四以萃於五。

劉沅曰：孚，與四正應，本相孚也。不終者，陰柔互巽，爲進退，爲不果也。坤爲衆，初爲民，三陰相連，欲萃而无主，故或亂而或萃也。號，呼四求萃也。兌口，故笑。

李士鈺曰：有孚，孚於四也。不終，故乃亂。亂，散也。散則



求聚，故乃萃。

馬其昶曰：初者事之始。有孚不終，溯其始也。惟其孚不終而志亂，然後有待於萃。號，卽孚之發於外者。當衆人志亂之時，初獨號召求萃，以爲志不可亂，宜爲同井之所笑。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勿恤也。失位爲悔，義當應四，故往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馬融曰：禴，殷春祭名。

王弼曰：禴，四時祭之省者也。居聚之時，處於中正，而行以忠信，可以省薄薦於鬼神也。（李士鈺曰：二與五兩中相合，陰陽正應，故五能引之。二陰虛在下，祭不能豐，故禴。下之奉上，以誠不以文。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可薦於鬼神，此之謂也。）

橫渠易說云：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幽明之際。

趙彥肅曰：孚者，二五交也。

馮椅曰：下卦中爻，多引其類，如泰小畜是也。（彪謹案：小畜九二之牽復吉，謂與同類牽連而復，以其居初與三之中也。泰初九與否初六皆云拔茅茹以其彙，謂在下位思與其類俱進，以其下三爻皆與上三爻相應也。此注言下卦中爻，蓋指下卦中之諸爻言之，非專指下卦之中爻也。）本爻與五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於五，爲得君臣之大義。

汪烜曰：二柔順中正，處群陰之間，能引其群以萃於五，所謂利見大人，亨利貞者也。中未變，承初之志亂而言。

彭申甫曰：嘉會之時，能引上下二陰而來萃，此睦鄰之善者也。

劉沅曰：互艮，手；應巽繩，故象引。二應五，引衆以萃，以人事君。人者神之主，人萃而神說之。惟孚乃利，非倖致也。

馬其昶曰：禴，約字通。王制，宗廟之祭，春曰禴。鄭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禴。皇氏曰，禴，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文王作易用殷禮。中未變，不化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李簡曰：三至五爲巽。三所以往无咎者，以四五巽而可入也。

吳澄曰：三雖无應，而比近九四之陽，成巽體，故曰上巽。

劉沅曰：大象坎加憂，應上齋咨之兌口，故象嗟如。

馬其昶曰：六爻惟三上无應，又俱值窮位。一嗟一咨，求萃不得也，故无攸利。然天命不可不順，四五爲萃之主，合諸侯而發禁命事。三若比四以萃五，雖位不當小吝，然當萃時，不能自外於會同之盟，故三與初皆曰往无咎。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房玄齡曰：大吉，謂匪躬盡瘁，始終无玷，可免專民之咎。

程傳云：上比九五，下比群陰，得上下之聚。然以陽居陰，非正也，故必大吉然後无咎。

蘇軾曰：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非大吉則有咎矣。

胡炳文曰：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也。

葉西曰：言无咎，以其宜於有咎而无之也。與大壯六五位不當同，彼宜於有悔，此宜於有咎也。

彭申甫曰：四以陽剛而近於五，乃周召分陝之任，共和爲政之時，其萃也上下一心，君臣同德。



劉沅曰：四率三陰順而萃於五，上悅下順，不勞而聚。率群才以萃於五而不當其功，其理大吉，其事无咎。

李士鈐曰：无咎者，幸之也；位不當者，戒之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沈該曰：以中正當位居尊，是以无咎。體長人之德，長守其正，則民終歸之。

王申子曰：五有其位，而猶有未孚，是萃天下之志未光大也。

任啓運曰：爻許其既孚以後，傳推其未孚以前。

劉沅曰：五以陽居尊位，握萃之權，故无咎。然下與衆隔，有不能孚而即萃之象。當修乾元之德永守乎正，任賢以萃衆才，則悔亡也。若恃有位而自用，志不光大，故有匪孚之象。戒人君當養賢以致民，不可自恃其有萃之權也。

姚配中曰：乾元得位不化，故元永貞悔亡。感應之效，唯君最速。

李士鈐曰：五爲萃主，萃天下者在乎此爻。五欲下合三陰，而隔於九四，不若四之近下；下之信五，不若信四，故匪孚。然五剛中，得乾之元，而下有坤順，雖匪孚而悔可亡也。

又曰：萃與比似，爻辭與比象辭元永貞同。但九四一爻，權分勢隔，不若比以一陽爲主之吉，故僅无咎悔亡。

馬其昶曰：九五位號猶存，人心思聚，有位故可萃。志未光，故尚有匪孚者而待於萃。四五同德，萃於上乃能萃天下之衆，不以卦有二陽而疑也。疑則不能萃矣。諸卦九五不言有位，此獨言者，明其位五所固有，諸爻皆當來萃也。萃其所固有，故六爻皆无咎。

彪謹案：謙卦六爻皆吉，以君子有終，得謙之道也。萃六爻

皆无咎，以大人聚以正，得萃之道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鄭康成曰：齎咨，嗟歎之辭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王弼曰：內无應援，處上獨立，近遠无助，危莫甚焉。懼禍之深，不敢自安，故得无咎。（馬其昶曰：上六得位而不安，乘剛故也。惟其未安，是以无咎。彪謹案：操心危，慮患深，故達，所以无咎。）

唐鶴徵曰：比上險終，絕无求比之意，故凶。萃上說體，實有求萃之心，故无咎。

方應祥曰：比上以比之最後而凶，萃上亦以萃之最後而有未安。其憂懼若此，正所謂孤臣孽子也。

黃淳耀曰：上乃不得於君親者，齎咨涕洟，極言怨艾求萃之情。


劉沅曰：兌爲口，咨象。又爲澤，涕洟象。陰處萃終，萃極將散，乃孤孽之臣子不得於君親者。未安，非自處於窮，乃事變所使，無以萃之，致使遷流放逐，故極怨艾哀號之誠，冀君親之一悟。憂思之至，危可使平，終得萃而无咎。上在卦外，危懼不敢自安。舜號泣，周公曉曉，皆必求萃於君父而後已也。彖重九五之萃，重一尊也。爻戒九五自用，勸任賢也。（彪謹案：屈原放逐，此不得於君者；舜怨慕，此不得於萃者，皆有上爻未安之象。）

彪謹案：澤匯於地上，物產所聚甚多。會爲洪波，瀦爲大湖，各安其中，得天地化生之正道。天地萬物之情，未有不出於正而能相聚者。故彖言觀所聚而情可見焉。其有不出於正，不能合而聚之，則在以人心之聚合矯其不正者而使歸於正。如黃帝禽



蚩尤、舜征有苗、禹戮防风、啓征有扈，皆利有攸往，蓋能得人心之歡聚。奉天命以討有罪，即所謂順天命也。天命无不正者，大人聚以正，所以爲順天命。除戎器，戒不虞，亦所以順天命，非聚嘯稱兵比也。萃之極而不敢自安，操心危，慮患深，故有上六之象。舜怨慕于田號泣，屈原放逐而作離騷見志，皆所未安上也。

升卦第四十六

 巽下坤上
中爻兌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鄭康成曰：升，上也。木生地中，日長而上，故謂之升。升，進益之象矣。

代淵曰：尊爻无大人，故曰用見。

林栗曰：巽東南，坤西南，自巽升坤，必涉乎離。離，南方也。

徐幾曰：大人二也，五當應二也。用見九二之臣以升於德。

劉沅曰：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進而上也。木生地中，長而益高，升之象。內巽外順，進而无阻。南征吉者，坤爲巽母，志應順行由巽而升于坤也。

吳汝綸曰：升謂陽升也。太玄擬之爲上爲干。上首云，陽氣育物於下，物咸射地而登乎上。干首云，陽氣扶物而鑽乎堅，鈴然有穿。皆主陽爲說。二陽上進，故曰元亨。春秋繁露云，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轉西而北入，藏其休也。陽以北方爲休，南方爲位，殆古易家說，故曰南征吉。

李士鈺曰：二，剛中得應，无君位而有君德，當升進之時，故用見之。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乾鑿度云：升者，十二月之卦。陽氣升上，陰氣欲承，萬物始進。

虞翻曰：柔謂坤五也，升謂二。

張浚曰：木在地中，其本既盛，二陽之氣，並進上達，莫之禦矣。自巽而離，自離而坤，柔道正位於離，而成物於坤，曰時升。

沈該曰：巽在下，木道方生。坤在上，地道上行。地以生物為德，五居坤體而應二，坤以順道容而生之也。木之升由於陽，道之升由大人。

李舜臣曰：元亨與蠱鼎大有同，皆主九二陽剛有應於上而言也。

劉沅曰：坤為巽母，志與之應，逆行故戒以勿恤，順行由巽而升於坤。二剛中而五應之，得陰為美，有可升之德，可升之會，故大亨。

馬其昶曰：柔者地也，陰也。升者木也，陽也。地以時升木，柔以時而升陽也。剛中而應則升矣。巽坤南方維卦，於時為夏，董子言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是其義。凡升皆以漸，王道尤无近功。勿恤者，勿憂進益之不速。

彪謹案：王道无近功，如善人為邦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勿憂進益之不速。若宋人揠苗，是欲速而不能進益。

又案：山風蠱，蠱之五陰與二陽相應。火風鼎，鼎之五陰與二陽相應。火天大有，大有之五陰與二陽相應。在下之乾陽，皆得在上之坤陰與之志同道合，此乾元之所以亨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徐幹曰：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於微，故君子修德，始乎



筭草，終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

何妥曰：君子謹習爲先，修習道德，積其微小以至高大。

孔穎達曰：地中生木，始於毫末，終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其德，積小善以成大名。

程傳云：萬物之進，皆以順道。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

郭雍曰：地中生木，人莫見其升之迹者，以順積而至耳。

語類云：木一日不長，便將枯瘁。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

劉沅曰：地中生木，有自然之生機，義無更大于此者。木生甚小，積而日升，高可干霄，大可蔽日。君子體之，以順天理之自然，積小而至於高大。順德，坤象。高，巽象。

張洪之曰：上達之境，基於下學，循序漸進，勿忘勿助，順之斯得矣。凡物莫不有性，順其機則長，逆其機則屈抑而莫伸。人之德不能與身俱長，非大人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如溫公與文信國，少性善與人同，而獨具特識。一則破水缸救兒，一則見歐陽修廟享，謂死不能崇祀於此者，非夫。後皆成立，爲名相，配享兩廡。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趙彥肅曰：與上三陰合志。

李光地曰：允升者，爲上所信而升也。晉三之允，在下三陰。升初之允，在上三陰。故彼傳曰志上行，而此曰上合志。

劉沅曰：允，信也。坤土敦信，巽初乃一索而得者。初六巽主居下，猶木之有根也。內卦二陽同體而允，外卦三陰同德而允，凡在上者皆允，故曰上合志。此卽柔以時升，大亨之象。



李士鈐曰：九重之臺，起於累土；合抱之木，生於拱末。木以根爲主，初六升之始，木之根也。

馬其昶曰：此爻之象，鄉官書考之法也。蓋五家爲比，下士一人爲之長，有以禁其奇袤之心。而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嫻有學，則族師書之。德行道藝，則黨正書之。州長又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夫然後鄉大夫于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其教之有術，而升之有漸。所謂上合志者，自閭胥以至鄉大夫，同心以興賢，則其升也允矣，言當乎人心也。文王繫易，但有允升大吉四言耳，周公乃始本其意而立爲法制如此。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干寶曰：剛中而應，故孚。神享德與信，不求備也。

陸希聲曰：升萃反對，萃六二以盡誠於五，升九二以推誠於五，故皆利用禴。

張浚曰：事君猶事神事天，舍誠不能有格也。五順二巽，中道默通曰孚。志得道行，互兌爲有喜。

劉沅曰：萃二以誠實感而應以虛中，升二以虛中感而應以誠實，虛實則異，其孚一也。中爻兌，喜悅象。

李士鈐曰：巽兌皆有孚象。坎爲飲食爲鬼神，兌爲巫爲口，禴象。誠信通神，祭雖薄而享之，雖不正可以无咎。詞與萃六二同，時在下位而得中有應也。

馬其昶曰：德馨香祀，登聞于天，亦升之義。二五相孚，二受福爲有喜，五則有慶以及天下。

彪謹案：陽爲實，陰爲虛。萃九五以誠實感乎下，而六二以虛中應之。升六五以虛中感乎下，而九二以誠實應之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馬融曰：虛，丘也。

荀爽曰：坤稱邑。

劉沅曰：陽實陰虛。上體坤，國邑象。

馬其昶曰：丘，卽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之丘。周禮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詢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鄭注任吏職疏云，任吏職，謂使爲比長閭胥族師之類。九三升虛邑，是使爲比長閭胥也。既詢問觀察而書之，又辨其能而後任之，故曰无所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馬融曰：亨，（馬其昶曰：許兩反。）祭也。

阮逸曰：易著人事，皆主商周。帝乙、高宗、箕子，商事也。自我西郊，用亨岐山，周事也。

程傳云：四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吉无咎者，有順德也。以柔居坤，順之至也。

黎遂球曰：禮曰因名山升中于天，爻之繫以禴與亨也，升之義也。

朱軾曰：六四之升，升以順也。上順君，下順民，順之至矣。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也。

劉沅曰：王謂六五。巽高，互兌西方。岐山，西土之高者。四近五，大臣之位。文王用思皇之士，撫頰尾之民，忠順不改，事其境內山川而神享之，則吉无咎。四，重柔，入坤順。下順天下之賢，上順君，使上下皆升。

許桂林曰：隨曰王用亨于西山，升曰王用亨于岐山，第卽所



守土地以言本朝典禮，岐封之外，非所敢聞，所謂小心翼翼也。

李士鈺曰：升至上卦，坤土居高，山之象。岐山在西方，互兌爲西，故稱岐山。文得享境內之山，由紂用之，以恭順事紂之心，見讒被拘，幾難自白，因於此爻發之。

馬其昶曰：此亦述王季九命爲伯之事，德與位俱升也。詩旱麓序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至太王王季，申之以百福千祿焉。其二章曰，瑟彼玉瓚。毛傳，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鄭箋，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王用享者，王謂殷王也。五以四有順德，而使之主祭，所以吉无咎也。皇矣頌王季之德曰，克順克比，亦卽順事之謂。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荀爽曰：陰正居中，爲陽作階。

橫渠易說云：柔中極尊，不拒來者，使物皆階己而升，志宜大獲也。

李元量曰：升階者，升而有序。謂賓主以揖遜而升也。

張浚曰：五坤中順德，格於上下，剛賢應之，德進不已，用得志於四海。坤土爲階，自下而上曰升。

程迥曰：下應剛德之臣，自二升五，如階有級。此人君升進賢臣之象。

劉沅曰：坤爲土，三爻層上，階之象。五以柔中應二剛中，虛己下賢，人君之正道也。初以允而升，三與二同德而升，四與二同功而升，賢人皆升，升而有序，故曰升階。古者賓主三揖三讓而後升階，以況君子之進以禮也。五位非可升，故但言階。大得志，卽彖傳有慶志行也。自初至此，升已極矣。故初曰上合志，此曰大得志。

李士鈺曰：坤爲地道，五爲天位。自地而升於天，猶自下而



升於上。夫升至於階，是陰道之尊也。自階以上，宮室廟堂，无不可見，可以奉君，可以事天，升而僅至於階。自階以下，无不可接，可以臨民，可以進賢，可以大得志也。

馬其昶曰：貞吉者久而獲吉，積小以高大之謂。用見大人南征吉，志行也。二之志行，此五之所以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劉沅曰：陰終，故象冥；坤永貞，故象不息。以求進無已之心，施于進德修業，則合坤之永貞矣。晉上晉其角無可用，而用于伐邑；升上升無所利，而利于守貞。易窮則變，變則通，聖之教也。

李士鈺曰：升以不息爲本。貞者坤之德，不息者乾之道。坤本效乾，坤之極則乾道見矣。（彪謹案：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馬其昶曰：升元亨，至五上而升道已成，且利貞矣。陽實爲富，富也者福也。升而不已必困，冥升在上，消而不福，死之象也。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是文王之冥升也。明夷者，天下之冥也。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不息於其生也。冥升利于不息之貞，不息於其死也。君子之德之純，其生也不息，則死亦不息。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息之貞，其聞道之效歟？蓋死生若晝夜，未知生焉知死？通死生爲一貫，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彪謹案：升卦前五爻皆言人間世所升之大者。上一爻升之終極，則言出世間之升。升之於冥，故死而不死。冥而能升，故不生而生。是何也？以其生其死，皆有不息之貞存乎中也。孔子曳杖逍遙，夢坐殿於兩楹之間，是誠冥升在上也。明王不興，

天下其孰能虛予？是亦消不富也。莊子大宗師篇云，已能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能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又養生主篇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是卽所謂不息之貞也。張子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生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死無所喪。又云，存順歿甯，蘇公謂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是能明其義於不息之貞矣。

彪謹案：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董子言積善在身，猶日之加長而不見其益也。君子進德修業，由漸而積，日就月將，蓋有象於木之升矣。郭橐駝種樹，謂順木之天以致其性，蓋得易義。勿恤云者，謂無望其速成，勿以進益之不速爲憂也。宋人欲速，揠苗助長，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蓋聖學无速效，王道无近功，善人爲邦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由積小以致高大。卦義所賅甚廣。坤巽南方維卦，地中生木，旺于春夏之交，至秋材木不可勝用，故曰南征吉。上爻抱潤先生得解，神明會通。

困卦第四十七

 坎下兌上
中爻離巽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說苑云：孔子曰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夫困之爲道，猶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項安世曰：特置貞於大人之上，明能堅固元剛以勝天下之變，卽大傳所謂貞夫一者也。師貞於法律，故稱丈人；困貞於道，故稱大人。

劉沅曰：兌陰在上，坎陽在下，七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二陰之中，皆陰柔蔽陽剛，君子爲小人所困之時也。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者，窮病也。然困者所以動忍增益所不能，有可亨之理。二五剛中，大人象。困之時不可求伸於言，惟當自守其正。兌爲口，有言象。坎爲耳痛，不信象。

李士鈐曰：困字，木在口（彪謹案：古圉字國字）中。互巽爲木，上有兌缺，下有坎陷，木困於中，故爻多取象草木。在險能說，處困之道。陽來通陰，故亨。學以困而進，才以困而成，境以困而通，道以困而大。西銘言，貧賤憂患，玉汝於成。孟子言，天將降大任於是人。此困之所以亨也。剛得中而五得正，能固守

其窮，故貞。不淫不移不屈，困之所以貞也。二五陽剛得中，爲處困之大人。困也者，小人視之爲凶，大人當之爲吉。烈火銷萬物，精金以鍊而益精。嚴霜殺百草，松栢以寒而愈勁。兌口爲言，在上无應，故不信。處困之時，欲以言語解免，難矣哉！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彪謹案：困之爲道，惟大人能處之。有所以處困之道，惟貞乃亨。小人不能處困，失其所以亨之道也，故云其惟君子乎。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愈困而大人愈顯，所以无咎。磨而不磷，愈見其堅。涅而不緇，益形其白。文王囚羑里，周公遭流言，孔子厄陳蔡，皆能亨其困之大人也。孤孽操心危，慮患深，困而不失其所亨，故達。達卽亨也。貞以守之，剛以定之，尚志不尚口也。

彖曰：困，剛揜也。

鄭康成曰：坎月離日，兌爲暗昧，日所入也。今上揜日月之明，猶君子處亂世，爲小人所不容，故謂之困。

荀爽曰：謂二五爲陰所掩也。

劉沅曰：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處險以說行之，有自樂之道，不失所以亨。

馬其昶曰：坎陽既陷於陰，又居巽離兌三陰之下，故獨爲剛所揜。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王弼曰：處窮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

孔穎達曰：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則不改其操。

沈該曰：下坎爲心，上兌爲口，維心則亨，尚口則窮。



龍仁夫曰：所，如艮止其所之所。不愧不忤，泰然不失其當處。

夏宗瀾曰：安貧守困，君子所能。惟辯論是非，陳說冤抑，或忠愛所激，發為讜言，則君子有不免焉。不知言之无益也，有指為怨謗而文致其罪者矣。惟危行言遜，默足以容，其庶幾乎？

劉沅曰：卦體坎險兌說，處險而以說行之。君子有自樂之道，雖困而不失其所以亨。以二五剛中，剛則不為困累，中則不為困滯。

馬其昶曰：不失其所而後能亨能貞。困而亨，君子也。若夫貞幹天下，非有位之大人不能。亨貞分屬大人君子，（彪謹案：亨惟君子，指九二言。貞大人吉，指九五言。）故曰困德之辯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徐幹曰：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何妥曰：命可致而志不可奪。

本義云：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

劉沅曰：命，天理主宰之名。致者，窮致造極；遂志者遂其本志。凡道德仁義，當為之事，皆天理也。盡其道而順天命以自適，無論常變顯晦，一切困苦，卓然不搖，惟遂其本志之安，是所以亨也。致命，坎陷之象。遂志，兌說之象。命定于天，而志存于己。得其所以在我者，則亨固安，困亦安也。二五皆亨困之君子。困之事多由乎人，而困之亨否則存乎己。孟子言生于憂患，得亨困之義矣。

姚配中曰：下坎三爻皆失位。離伏坎下，有水之形，无水之實，中乾者也，故曰澤无水。

張洪之曰：致猶委也。謂窮通生死一委於命，不以命貳其



志，困其身而不能困其心。道之興廢繫於命，非盡人之力。孔子困於陳蔡，以固窮解子路之慍，深明窮通得喪之理矣。昌黎、宣公、東坡以直招忌，固關國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昌黎三上書，迹近干時；東坡怒罵爲詩，禍幾不測；惟宣公學養較深，輯藥方於謫所，冀免愆尤，得處困之道。

馬其昶曰：易每以命與志對言。（彪謹案：姤九五象曰，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命落氣數之中。志者心之所之，謂本明也。本心發見，即擴而充之，不使意見得行，是謂致命遂志。

彪謹案：古之君子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如夷吾之求仁得仁，以遂其志，而致命非所恤也。後世若文信國、楊椒山、左忠毅、史閣部、鹿忠節之流，後先相望，皆致命以遂志，真困而能亨者也。

又案：大象推言君子致命遂志，即是所以能處困之道。命懸于天，志存于己，得之不得曰有命。孟子言修身可以立命，雖致命亦正命也。孔言知命，吉凶禍福一聽諸天，而匹夫之志不可奪。命輕而志重，惟能致命乃所以遂其志也。正氣歌所引古人，皆致命遂志之君子，時窮節乃見，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以道義爲命，其志可以與日月爭光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王弼曰：最處底下，沈滯卑困，居无所安。

干寶曰：坎爲隱伏。

陸希聲曰：坎於木，爲堅多心，株木象。

王昭素曰：自初至四，歷三爻，爲三歲。

鄭東卿曰：兌正秋，坎正北。兌一陰始得秋氣，蔓草未殺，爲葛藟。六三，秋冬之交，葉脫刺存，爲蒺藜。初六，大冬之時，蔓

草霜殺，所存者株木。三陰皆象草木。

李光地曰：卦以剛揜爲義。唯剛者能處困，柔者不能也。蓋君子之困，爲時之窮，小人則往往自取之而已。

劉沅曰：坐困言臀，臀在下也。坎木堅，兌毀折，初爲坎窖。居坎北爲幽，互離目爲明，數三。初在離外，故不覿。

李士鈺曰：夬、姤以三四爲臀，此以初爲臀。人行則臀在中，坐則臀在下，困不能起，故初有臀象。株，木幹也。巽爲入，兌爲谷。株木不可困，幽谷不可入，初之困入，自取之也。困，九月卦，霜降殺草。上兌爲秋，下坎爲冬。上六在秋，蔓草未殺，故爲葛藟。六三在冬秋之間，葉去子存，故爲蒺藜。初六在冬，草死木在，故爲株木。

馬其昶曰：初失位在下，非无應也，四兌體暗昧，有應而不得見也。坎水內景，象人心之本明，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困株木入幽谷也。是故幽不明，爲天下之至困。

彪謹案：幽而不明，非不明也。本明之體至剛，而爲陰幽所揜也。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體本明而受困，爲陰所揜，安往而不困哉！初之困爲諸困之根本。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乾鑿度云：易天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二有中和居亂世。困于酒食者，困于祿也。方困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錫之朱紱也。

說文云：市，鞶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蔥衡。从巾，象連帶之形。

鄭康成曰：二爲大夫，采地薄。

石介曰：既在險中，何可以行？以其居陽明之德，可以无咎。



劉沅曰：紱與芾通。

又曰：坎爲酒，兌爲食，二居坎而應兌，故有酒食。朱紱謂五。互離爲朱，在巽股之下，故象紱。坎隱伏，有人鬼象，故言享祀。小人困君子之身，不能困君子之道；酒食醉飽自溷其迹，而剛中之德自有來朱紱者，故有慶。

李士鈺曰：紱，蔽膝也。朱紱，命服也。

又曰：離坎之色雜爲朱。離爲文明。詩曰，朱紱在股。坎爲飲食，爲鬼神。兌爲巫。有享祀象。

馬其昶曰：困于酒食，正需于酒食之反。在困，坎之陽未得上居五位，无德澤以及天下，是之謂困。朱紱方來，未然之辭耳。利用享祀者，周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夫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凡不得志於生存，歿而血食千祀者，皆象此。二居坎中，坎維心亨，中有慶也。彖曰亨其唯君子乎，二之謂也。剛不可變，故征凶。不以失位无應爲咎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左傳云：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无所歸也。

韓詩外傳云：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齊桓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

虞翻曰：坎爲蒺藜。

劉沅曰：兌剛鹵有石象，坎爲叢棘蒺藜象。坎，宮象；巽，入象。互離爲目。坎中男，兌少女，夫妻象。三與上同陰不應，入



宮不見其妻象。六三陰柔不中正，處于兩剛之中，無陰陽之正應，進退無依，室家不保，凶之甚也。此蓋小人竊位而自困者。

李士鈐曰：坎男爲夫，兌女爲妻，妻在宮外，故不見。

馬其昶曰：石謂上六之陰。豫二介于石，亦陰爻。漢志，石，陰類也。三往而上六不應，困于石也。退據本位，乘剛不安，爲蒺藜。以六據三，據于蒺藜也。又，三體坎而撰離；離者，坎之妻。水能滅火，是坎入離宮而不見其妻，凶也。（彪謹案：此解圖確有理。）韓嬰言當疾據賢人者，謂三宜化陽，陽爲賢也。

彪謹案：止唐先生謂乘剛，爲乘二之剛。三前爲四阻，後爲二阻，如據蒺藜而不可依，則以三爲據二矣。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王弼曰：下謂初。

朱震曰：坎爲輪。

王宗傳曰：自外而內回來。巽不果爲徐徐。

俞琰曰：六爻惟初與四剛柔相應，故特以有與明之。

劉沅曰：坎車兌金。禮，金輅以賜同姓。四近臣，故有乘金車象。四有亨困之責，且與初爲正應，義當拯之。乃互巽進退不果，其來徐徐，救困不勇，吝矣。然正應，得大人之力，終能拯初之困。下謂初。雖以剛居柔不當位，然正應初，又得剛中之君，爲有與也。

吳汝綸曰：志在下，謂欲與初同隱。金車卽周禮之金路。

李士鈐曰：金車，貴者所乘。身貴而道不通，四之所以困也。卦中三陽三陰。陰象小人，小人之困在身，故曰株木、石、葛藟。陽象君子，君子之困在道，故曰飲食、金車、赤紱。此皆小人以爲榮者，正君子之所謂困也。



馬其昶曰：初體坎爲車，入于幽谷。四欲來歸而徐徐者，困于金車之不覲，不獲速駕，故吝也。然四久處不當之位而不變者，以應初之故。縻於外而志在下，其非貪慕榮勢明矣。聖人以有終許之，鑒其志也。揚子雲之所處，殆近此爻。（彪謹案：揚雄雖困于金車而能有終，蓋得其志在下之義。可作解嘲而免莽大夫之笑矣。）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乾鑿度云：劓刖，不安也。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於紂，故曰困于赤紱。夫執中和，順時變，以全王德，通至美矣。故曰乃徐有說。

陸德明曰：荀王肅本劓刖作𠂔𠂔，云不安貌。鄭云當爲倪伋。

王應麟曰：九五利用祭祀，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唯乖於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

陳壽祺曰：說文作𦰩𦰩，蓋劓刖、𠂔𠂔、倪伋、𦰩𦰩，古字並通，皆一聲之轉。

劉沅曰：一陰在上如鼻，欲去之則劓。兩陰在下如足，欲去之則刖。赤紱，諸侯之服，謂九二也。祭天神，祀地祇，享人鬼，二言享祀而五言祭者，惟君得祭天也。五剛居尊，亨困者也。兌伏艮爲鼻，變震爲足，兌爲毀折，伏艮爲閹寺刑人，故象劓刖。互離巽與二同，故象赤紱。兌說。上下交困而受傷，故志未得。

李士鈺曰：上則傷鼻，下則傷足，上下皆不得行其志也。困赤紱，身榮道屈也。二享祀，冀紓其困也。五祭祀，冀解其困也。

誠信積中，神明鑒祐，大人處困之道也。

馬其昶曰：五以剛揜而困，故志未得。居說體而不變其剛中之德，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不喪其所守，是能勝天下之艱鉅，困之所謂大人也。詩云，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可謂乃徐有說者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王弼曰：居困之極，而乘於剛，下无其應，行則纏繞，居不獲安，困之至也。物窮則思變，困則謀通。曰者，思謀之辭也。（彪謹案：孟子，王曰、大夫曰、士庶人曰，皆思謀之辭。）

孔穎達曰：臲臲，動搖不安之辭。

陸希聲曰：行而獲吉，故曰變乃通也。

鄭剛中曰：困有不可動，九二也。有不可不動，上六也。

鄭汝諧曰：所應在三。以柔附己而牽之，葛藟也。所比者五。以剛載己而難安，臲臲也。

劉沅曰：伏艮爲山、爲徑路、爲果蓏。周禮，蔓生曰蓏，葛藟之類。曰者，自訟之詞也。動悔，心口自商，恐其動而有悔也。有悔，謂有悔悟之心也。陰居亢位，困極將變，反勝于初、三二陰，有出困之道也。困窮而通，其謂是歟。未當，以其位言。所以吉者，以其能行而不自困也。小人害正，於初三兩爻著其象，欲困人而反自困，勢傾滅亡。二五皆亨困之君子，二賢自樂可格幽，五權能除奸功歸賢佐，四拯困有終，上出困征吉。處困之道備哉。

李士鈐曰：互巽柔木，爲葛藟。上性陰私纏繞，欲行不能行，其心不安也。陰居陽上，欲居不能居，其身不安也。不安則動其悔心。曰，詞也。處困之終，无終困之理，其幾則在於悔也。




馬其昶曰：上悔以事言，下悔以心言。

又曰：未當者，未當處困之道。柔不能處困，宜變剛也。困之時尚口乃窮，而自訟則吉。曰動悔有悔，自訟之辭也。困以寡怨，皆自訟之效，故吉也。傳復推言其吉，在改行不在徒言。

彪謹案：全卦示人處困之道。止庵先生之說備矣。所釋彖象，得其精旨尤多。志命二字可歸一致。

井卦第四十八

 巽下坎上
中爻兌離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鄭康成曰：坎，水也。巽木，桔槔也。互體離，外堅中虛，瓶也。兌爲暗澤，泉口也。桔槔引瓶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井以汲人，水无空竭，猶君子以政教養天下，惠澤无窮也。

虞翻曰：汔，幾也。體兌，毀缺。

趙彥肅曰：三陰爲地，三陽爲水，泉通地中之象。六四柔順，不阻陽之往來，石隙通泉之象。

徐總幹曰：文王作易，該三代制度。此見在昔井田有井邑之法。

李中正曰：自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八家爲井，開四道而通八宅，鑿井於中。歷唐虞夏商以迄於周，邑隨時有改，而八家爲井之制則一定而不易。

邱富國曰：改邑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二句，言汲井之事。

王夫之曰：井，篆作井，其外四畫相交成九區，田之畛域也。其中一點，穴地以達泉也。三代封建沿革不一，人民登耗不常，故互相推移而改邑。若井以分田制稅，溝洫遂路塍埒，視以爲經



界之準，永无所改。經界既正，此井无所喪，彼井无可混得，以居中之井爲標準也。

王念孫曰：廣雅云，喬，出也，與繻通。王注已來至而未出井也，出字正釋繻字。

劉沅曰：巽木入于下，而坎水在上，井之象也。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巽爲市邑。坎水，井之體；巽木，井之用。邑者，身之所居；水者，生之所賴。邑有時更，井無時息。巽，繩繻象。互離虛，瓶象。互兌毀折，羸象。不得井利而喪其器。凡修身治世之道，利濟无窮而功不終，皆若此。

又曰：繻，梗也。巽，繩繻象。

吳汝綸曰：羸，鄭讀藁是也。太玄，瓶藁于繻，正用此文。說文，𨾏，相敗也。子雲酒箴，爲甕所輻，皆通借字。（彪謹案：考瓦部八畫，甕音謫。井以輓爲甕者，輻擊也。酒箴注云言瓶忽縣礙不得下，而爲井甕所擊，則破碎也。又大盆也，又大甕也，又通作党。）

李士鈐曰：瓶汲水之器，繻繫瓶之繩，垂於井以汲之。卦畫三陽，井之體。（彪謹案：水動屬陽，謂井以水爲主體，非指井之形體也。）三陰，井之用。所謂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也。初陰象井底，上陰象井口，六四一陰象其中虛。先王之制，因井爲邑，改邑以就井者有之，不能改井以就邑也。蓋政有損益，可隨時而改，而建中於民之精意，百世不改也。井汲之而不涸，故无喪；注之而不盈，故无得。凡物有得喪者，不可久。井無得喪，所以久而不改。木下汲則水上升，升降往來，循環不已，故往來井井。水不自出，因物以出。道不自行，待人而行。井無得喪，有得有喪者人也。性無成虧，有成有虧者習也。瓶本以汲水，一問不至，則喪矣。學所以復性，一簣未成，則虧矣。可不竟其力乎？

彪謹案：此引繻釋爲出之說，與繫繩說有虛實之分。然瓶之



所以能出，正賴有繩以繫之也。上爻言井收，收字正對出字而言。故虞說謂收繻也。蓋用收繻之法使井水得出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繻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孔穎達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皆由以剛居中，更无他義，故不具舉。水未及用，則井功未成。

張浚曰：在困，坎之一潛於下，澤不上施。在井，坎之一升於上，德及天下。

郭雍曰：井以靜爲德，動爲功。動而出，故能致養於无窮。不能動出，特止水而已，非井之義也。

林栗曰：剛中者，泉在中也。

劉沅曰：上水，坎水在上也。井養不窮，明井之義所以大，聖人所以名卦也。盈天地間惟水爲大，水生於天一之精，而流行於六合之內。人非水無以養其精神而生其智慧，故水爲天地之至貴，而生氣所含。木以洩水之華，水以成木之體，鑿井而飲，養道莫大于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使自養，實天地本有養人之具，非有所加損也。然無以維持保護之，則亦終歸無用。剛中者，泉源之性，天一之理。人必資水以生，以其爲生生之本。汲井將至，遽敗其瓶，則不成井養之功，並失上水之用，是以凶也。孟子，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意從此出。凡修身治世之道，可以利濟于無窮而不終其功，皆類此。

馬其昶曰：雨雪消化之水，滲入土石，積聚則成泉源。由地開孔以通泉謂之井。此卽巽乎水而上水之說。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虞翻曰：相，助也。

李心傳曰：勸相亦爲井田設，卽相友、相助、相扶持也。

吳如愚曰：君子觀井象而以爲井田之法。使民服田力穡，勤勞以奉養其上，又勸其相助而不敢惰。

劉沅曰：勞民勸相，皆養人不窮之事。勞，坎勞卦象。勸相，巽申命象。

張洪之曰：井田之制，未足盡井田實義。溝洫外當掘井以備不虞，資灌溉，加以友助扶持，井養之義乃盡。今井制已矣，民依井以養。若多建機器井，蓄水分灌，植樹致雨，則謂井田法存可也。荊公言，師古不師其跡，師其意，至理也。

馬其昶曰：莊子云，漢陰丈人爲圃畦，鑿隧入井，抱甕出灌，用力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鑿木爲機，挈水若抽，其名爲槔。木上有水，卽桔槔之象，井之用也。桔槔運轉不已，亦有勞相之義。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王弼曰：最在井底，上又无應，沈滯滓穢，是久井不見潔治者也。

干寶曰：在井下，本土爻，故曰泥。

鄭汝諧曰：輕清陽也，爲泉；重濁陰也，爲泥。

趙汝樸曰：古者鳥獸蟲魚通曰禽。井有生氣，而禽生焉。井泥則不食，雖生物亦无之。

毛奇齡曰：新泉可食，舊水不可食。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淮南子云，八方風至，浚井取新泉，四時皆服之。

劉沅曰：下，井之下也。舍，棄也。下則其位卑，時舍則其用窮。凡廢棄在下者視此。



俞樾曰：國語云登川禽，是禽之名通乎水族。

李士鈐曰：禽，鳥獸之總名。巽兌坎離，皆有鳥獸象。應爻陰虛，无禽之象。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對舊言，人無爲舊井焉，可也。

馬其昶曰：時舍，謂上无陽氣之應也。凡深陷儲水之處皆曰井。水清則汲飲，水濁則畜禽，皆井之用。二有鰕，三可汲，初兩无之。

九二，井谷射鰕，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鰕，无與也。

鄭康成曰：鰕，魚之至小。甕，停水器也。

程傳云：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是以无濟用之功。

劉沅曰：井谷，井中出水之竅。巽陰伏坎宮下，爲谷。巽爲魚，初陰在下，故象鰕。互離爲甕，互兌毀折，故敝漏。上無應與，象無人汲引。泉出于谷，僅容小魚，不能養人，无與之弊至此。

王引之曰：谷卽壑，井中容水處也。呂覽云射魚指天，淮南子云天子親往射魚，說苑云魚固人之所射，是古有射魚之法。

李士鈐曰：巽爲魚，坎爲弓矢，故射鰕。甕敝而水下漏，汲與不汲同。此猶人君用賢，見不能舉，舉不能先也。

馬其昶曰：九二失位，无應於上，象射魚於井谷而无甕以承之也。井居其所而遷，无與則不能遷而出。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史記云：人君無愚知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其所謂賢者不賢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京房曰：言我道可汲而用也。

王符曰：人君不開精誠以示賢忠，賢忠亦無以得達。易曰：王明並受其福。

鄭康成曰：謂已浚渫也。

荀爽曰：渫去穢濁，清潔之意。

王弼曰：修己全潔而不見用，故爲我心惻。爲，猶使也。

張璠曰：可爲惻然，傷道未行也。

朱震曰：往來，行也。

項安世曰：五在坎中，自三至五爲離，願其爲離，不願其爲坎也。

王宗傳曰：用汲受福，此惻者之辭。

劉沅曰：三居巽極，巽爲潔。互兌變震，不成兌口，故不食。我，三自謂也。爲我，蓋指四。坎爲加憂，惻之象。王明謂九五。三陽剛居下之上，不爲人用，然清泉可食者自在於我，信其可用以汲，王者明智則必求之，而養人與養于人皆受其福。行惻者，行道之人爲之心惻，非三自惻。求王明非三自求，聖人望心惻者代求受福。

王引之曰：並普通借。

許桂林曰：賢如箕子膠鬲，而置之間散，王當用之也。

李士鈐曰：如有明王見用，利被天下，上下並福。世無湯文，伊尹太公不過耕夫釣叟耳。可不惜哉！

馬其昶曰：九三有興，（彪謹案：上六與之應。）而不食者，應不在五也。三能守正不變，乃與五同功爲離，故有求王明之辭。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子夏傳云：甃，修治也。

孔穎達曰：以甃壘井，修井之壞謂之甃。

陸希聲曰：井壞則水渾，故甃而修之。法亂則民擾，故治而正之。

蘇軾曰：泉者，所以爲井也；井者，泉之所寄也。故三陽爲泉，三陰爲井。甃，所以禦惡而潔井也。待是而潔，故无咎。

來知德曰：甃井以瀦畜九五之寒泉者也。能修治臣職，則可因君而成井養之功。

黃道周曰：先王之法，一敝不修，必以所養者害人矣。

劉沅曰：四互離爲壙而中虛，井甃象。甃者，固其井以禦外患，所以潔其泉也。陰柔得正，近九五之君，可成井養之功。

彪謹案：中庸與易相通，九經中言修身尊賢，爲最要。井三爻有尊賢之義，四爻有修身之義。三在內爻，惟能修身者乃可爲賢；四在外卦，欲尊賢當以修身爲本。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陸德明曰：冽，潔也。說文云，水清也。

孔穎達曰：清而冷者水之本性。言寒泉以表潔也。

朱震曰：井，五月卦。陰氣自下而上，井寒矣。（彪謹案：冬日井上見有熱氣上出，陽自下而上也。夏則不見，陰自下而上也。）兌口承之，食象。

鄭剛中曰：坎宮之陽在北，故寒。有陽故冽。

楊萬里曰：以剛潔清寒之德，爲一井之主，天下之人酌而飲之。

本義云：陽剛中正，功及於物。



王宗傳曰：渫與洌，性也。食不食，命也。（彪謹案：九三居下卦之上，位雖得正，與五不應，故渫而不食。命爲之也。九五居上卦之中，又得正位，道濟天下，故洌而可食。亦命爲之也。）

錢澄之曰：五本天一之真氣。傳曰中正也，明其爲坎中之一陽，中且正也。

劉沅曰：五變坤爲甘，潔甚爲洌。寒泉，泉之美者；食，人食之也。坎中一陽，天一之性，得水之正體，中則其性純，正則其用溥，故能成養人之功。以德性言，則淵泉而時出也。以治功言，五位于互卦兌口之上，食象，井養之德已具，而功已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爲功，五未至于上，故至上而後言元吉。

李士鈐曰：坎爲流水，北方爲寒。寒，水之本性。泉，有本之水也。泉不竭則足以養天下，濟群生。不言飲而言食者，食則飲在其中，言飲不足盡水之用，凡食無不資於水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虞翻曰：幕，蓋也。收謂以轆轤收繻也。

王弼曰：處井上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在此爻矣。幕猶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則物歸之。

干寶曰：井以養生，政以養德，无覆水泉而不惠民，无蘊典禮而不興教。

程傳云：他卦之終，爲極爲變，唯井鼎終乃成功。

郭雍曰：言元吉在上者，井上六之元吉也。井道至上而大成，盡元吉之道也。

劉沅曰：坎爲車，應巽繩爲繻，象旋坎輪以收巽繩。上六居井之極，巽乎水而上水，井道已成，收井養之功。有孚，坎象。聽人取水而勿幕，誠孚于人。所謂往來井井，井養不窮也。占者大



吉，爲天德備，王道成，濟人利物于無窮之象也。

李士鈐曰：上六以陰掩陽，以上掩下。陰虛，故勿幕。覆據以爲己有，成己不成物，不足爲成也。五之濟物，上能出之之力，不私利於己而澤萬物，所謂成己仁，成物智，時措之宜，合內外之道也。

馬其昶曰：陽在前爲藩爲幕。勿幕，戒其化陽也。上不變則三可汲而食矣。有孚，勉其應三而孚也。求王明受福者，天下之福，非五之私利，故元吉之占，不繫之五而繫之上。并以辯義，以義爲利也。

彪謹案：井之取象，易有數義。邑改井不改，井之體也；井養而不窮，井之用也。有體必有用，上卦爲體下卦爲用。得巽木以息之深深，故坎水乃能達之亶亶，井之所關於民生日用大矣。至爻象又推其所用，三虛擬之，五證實之。冽而寒，王明也。泉可食，受福也。禹稷顏子易地皆然，與伊周孔孟同爲一食一不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命也有性，君子不謂命；性也有命，君子不謂性。明乎二五爻之義，君子惟盡性以俟命而已。

革卦第四十九

䷰ 離下兌上
中爻巽乾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朱震曰：己，讀戊己之己。十干至庚而更。更，革也。離納己。

錢一本曰：坎離天地之中，戊己日干之中，中者土之位也。戊陽土，陽主生，坎中一陽爲戊日；己陰土，陰主成，離中一陰爲己日。

劉沅曰：坎滅火，火涸水，相息相尅。兌金從離火，亦革也。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易舊爲新，井始清潔。水火二者以土而神。後天卦圖，離兌之間爲坤，火金相尅，中央土孕金而禦火，以授生氣。離兌皆陰，故以陰土言。且離納己也。物不革則不能化，事不革則不能成，然必利于正，故元亨。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王充曰：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

馬融曰：息，滅也。

鄭康成曰：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猶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也。

王弼曰：火欲上，澤欲下，相戰而後生變。

孔穎達曰：息，生也。

王安石曰：澤火非如坎離有相逮之道，惟勝者能革其不勝也。

程傳云：天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革而无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張浚曰：革，金火之變也。聖人用土之信以濟革。

本義云：滅息而後生息。

李舜臣曰：兌之陰潤在上，是爲澤。澤之氣凝結而成秋之肅，是爲金。金得火成器，水得火成煖，革之乃利其用。（彪謹案：此說火之於金水，以相尅而相成也。）

劉沅曰：睽革皆二女同居，然中上少下，其序未紊，但志不同行而爲睽。少上中下，則序已紊，故志不相得而爲革。離兌皆索坤土。內有離之文明，察革之理；外有兌之和悅，順革之情，以正革而當乎天理，其悔乃亡。

吳汝綸曰：元亨利貞，革之所以當也。

李士鈐曰：夏秋相革，中有庚伏土王之時，所以成歲功。金火相革，中有埏埴相蔽之器，所以成陶冶。革則不相合，不合之中，自有相合者在。中少二女同秉坤氣，使之相合全在乎坤，故己日乃孚。己，陰土，坤之正位。離爲日。坤前爲兌，後爲離，坤在其中，故能信之。坤土主信，金火相尅，惟土能合之。六二離之中爻，得土之正氣，故乃孚。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歐陽修曰：桀紂之惡，天所欲誅，人所欲去，故曰順天應人。正者常道也。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湯武是已。革之時大矣哉，見其難之也。（姚永樸曰：兌象曰順天應人，於革亦言之，以其有兌也。凡爲大事，非民說不可。孟子云取之燕民說則取之，武王是也；不說則勿取，文王是也。正得此義。）

方大鎮曰：莫信於四時之變。元亨利貞者，春夏秋冬之時若也。悔亡者，亡其恒若也。禮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聖人舍身以救民水火，時不敢先後也。彖傳著曰時、曰當，凜凜哉。順天應人，必以明道說道行之，必行乾之四德，乃无咎，乃悔亡也。

何楷曰：春夏爲陽，盡於離；秋冬爲陰，起於兌。（彪謹案：由何氏之說可推知春夏陽起於震，秋冬陰盡於坎。而不言震坎者，以革卦合離兌而成也。）

顧炎武曰：天地之化，過中則變。己則過中將變之時，故受之以庚。古人有以己爲變改之義者，饋食禮日用丁己，注云取其令名自丁寧自改變；律歷志亦謂理紀於己，斂更於庚。

沈起元曰：冬春夏相代以生，堯舜之禪也。夏秋相代以尅，湯武征誅也。金火之際，天地之大關鍵也。象則火之爍金，序則金之代火。火爍金而金无以代，故用己土以濟之，化尅爲生，革之用也。說卦云，兌，正秋也。金者，秋令。洪範云，金從革。

劉沅曰：天地四時之變易，皆一元理氣之自然，而無駁雜。聖人革命之大事，皆天命人心之當然，而無偏私。卽此二者以明正與當之理，凡有所革悉順乎天。豈義未精仁未熟者所能？故曰時大。

又曰：四時不變，歲功不成，然變而未嘗變者，元氣之周流。湯武不興，世亂不止，然革而未嘗革者，生民之大道。道行天壤而變起于人心，惟聖人得天之道，以至常至正者革其所當革，無

一毫私意于其間。其革也，正所以維持天理，非好紛更也。悖理亂常藉口于革而篡逆者，不足言革。即泥古不通今，守經不達權者，失之毫釐去之千里，不得天理之正，曷可行革之事乎？夫陰陽五行相生相尅，尅即革也，乃所以爲生。水火相制即相爲用，故曰革之時大矣哉。

李士鈐曰：火得土則不燥，金得土則不衰，金火相資而效用於天地之間。王者革命，有中正誠信之德，以合天人，用德不用威，好生不好殺，革所當革，彰信兆民，故咸信其有弔民伐罪之心，而无利天下之志。耕者不變，歸市者不止，孚之象也。革者非毀之，實以成之；非殺之，實以生之。五德之運，成功者退，當革而革，合乎天也。革故更新，故元。革而後通，故亨。革者所以宜之，故利。革之以歸於正，故貞。如此則悔乃亡。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賈逵曰：易金火相革之卦，象言必歷象日月星辰。

本義云：四時之變，革之大者。

趙彥肅曰：澤中有火，兌見離伏，正秋時也。火藏矣而非无，故火墓於戌。冬春夏，父子相傳，因也。秋繼夏，金火相傳，革也。五行以相生相授，而金火以相革相成。

項安世曰：改世者必治歷，改歲者必治歷。治一世之歷，可以明三正五運之相革；治一歲之歷，可以明十二月六十甲子之相革。

劉沅曰：二氣循環，革故易新。治歷明時，非有所革也。人事必準天時，治歷明之，天之革者可知，其不革者亦可知矣。兌爲書史，故言治歷。離明故象明時。

陳漢章曰：木華海賦，陰火潛然。丹鉛錄引素問云，澤中有陽燄。是即澤中之火也。抱朴子云南海蕭邱有自生之火，又云

火體宜熾而有蕭邱之寒燄。可爲易象之證。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說文引易云：鞶以韋束也。

虞翻曰：得位无應，故不可以有爲。

王弼曰：牛革堅韌，不可變也。

干寶曰：離爻本坤，黃牛之象也。在革之初，而无應據，未可以動。

折中云：革者，鳥獸之皮也。鳥獸更四時則皮毛改換。堯典，希革毛毳是也。（彪謹案：鄭注尚書希革云，夏時鳥獸毛疏皮見。又傳云，毳，理也，毛更生整理。此言仲秋時也。）爻取象牛虎豹者以此。牛之皮堅韌難革，以繫物則固，故遯之執用者似之；裹物則密，故革之鞶用者似之。

包彬曰：獸惟有皮之堅，而後附皮之毛隨時而變，故革之初取於牛革之鞶也。

劉沅曰：居初位卑，無可革之權。上無應與，無共革之人。戒以堅確固守，不可有爲。不可革而不革，惟其時而已。鞶，韋束也。離爲牛。中爻錯坤，黃象。牛皮繫物則固，遯二執用者似之；裹物則密，革之鞶用者似之。皮毛更四時而改換，故爻象取牛虎豹。

姚配中曰：初得位不可化，故固也。此不可革者也。

李士鈔曰：毛去皮爲革。革，本訓爲皮革之革，借用爲更革之革，故初爻仍取象於皮革。

馬其昶曰：新室於漢，武氏於唐，皆革而不當者。聖人於革初，首發不可革之義，其慮深矣。

彪謹案：此卽推程傳之意，革之不得其道之證。止唐先生謂



時不可革則不革，亦深得此象之義。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王弼曰：二五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

程傳云：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位得、才足，處革之至善者也。不進則失時爲有咎。

張浚曰：商周之革，伊尹太公之力也。二有文明之德，是以能上應九五，敷大信於天下。離於時爲亨，曰行有嘉。

陳士元曰：乃者，難之也。

毛奇齡曰：庚者更革之義。先於庚者己也。庚欲革，必先之己日而乃可以革。

惠士奇曰：離爲大腹，說文云己象人腹，則己日指離益信。

劉沅曰：二爲離主，離爲日，納己土，故曰己日。文明中正，有能革之德；上應九五，有能革之權，所謂革而信之者也。有更化善治之吉，而無輕變妄動之咎。行卽征，嘉卽吉也。明革必君臣道合而後可，臣子不敢專功也。

黃應麟曰：有嘉卽離之有嘉折首也。

李士鈺曰：六二體坤之德，得中得正而有正應，天與人歸，可以革矣。不至於己，不敢革也。喻誠信未通，時未至，不可革也。二爲革之主爻，上卦皆受革於此，故稱革之。

馬其昶曰：五爲革主，二者五之應，二之日卽五之日也。革易於有咎，當其時故无咎。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革之時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



三就，又何之矣？

李翱曰：重卦之內，至於三位，則有小成變革之理，如乾四曰乾道乃革、革三曰革言三就是也。

趙汝楳曰：言者，語辭，猶詩之云駕言也。周官典瑞，繅皆三采三就。注云，就，成也；一匝爲一成。

蔡清曰：審於革可也，躁於革不可也。

惠士奇曰：離歷三陽而革道成。

劉沅曰：九三正應兌口，言象。互乾爲言。本爻位三，又離數三，故曰三就。本卦下三爻主革者也，故皆言革。上三爻受革者也，故言改、變。九三以剛居剛，處離之極，上接兌澤，澤足息火，故多危厲。兌口言象，三互乾亦爲言，革之議論。雖貞亦厲，危之也。惟再三以就人情，悅而應之，則有孚而可革。讀盤庚泰誓三篇，可知革言三就之苦心。已盡告戒之誠，人悅變更之善，自不能違。又何之，明躁動之無益。

朱駿聲曰：易傳云，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成乾。究之言就也成也，凡物至秋冬則老而成就，乾老陽，故稱究。孚於三，改於四，變於五，革之循序而有漸也。征凶貞厲者，周之五年養晦，須暇之時與？（彪謹案：尚書諠詒，多方篇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引諸家注云，天以商先王之故，徘徊五年而冀其改焉，欲使復傳其子孫。史記，文王受命後七年而崩，九年武王東觀兵，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觀此紂之當亡久矣。十一年十二月始伐紂。自七年武王嗣位，至十一年武王伐紂，是寬假之以五年。註疏，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亦是五年。天心仁愛，自非大無道，皆欲扶持而安全之；惟終无悛心，所以禍不可遏也。又案：樂記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



三成而南。此蓋以武舞象戰事，當其未舞時久立於綴，象商可伐而不欲伐之。必待諸侯皆至，始應天順人。至於再成三成，始象武王克商南還。凡此皆可見武之革言三就，有孚天人。而文王撰易，於此爻發其義，猶是三分服事之心。至武王能繼志述事，所謂父作之、子述之也。武王雖革必遲之，又久而後成功，猶是文王不肯遽革之心也。又案：養晦，即詩周頌云遵養時晦之義。左傳釋之曰耆昧。訓晦為昧，耆，致也。謂致討於昧，當時之晦，不遽攻而養之，亦合三就義也。）

姚配中曰：三動失位，故征凶。剛而不中，故貞厲矣。

李士鈐曰：二得中故可革，三不中故不可革。不任革之之事，而當革之之時，須商度擬義，上下相孚，始可革矣。草澤英雄妄思革命，不度德量力，不旋踵而滅，故王商歸命於漢高，竇融委身於光武，以視項羽隗囂等何如哉？

馬其昶曰：爻惟二五當革之任。初不可革，三四可革而不革。三就，故三言有孚。又何之矣，釋征凶。革至五而三就，則當九三之時未可以行也。凡始作難者必有殃咎，故曰毋為禍始。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耿南仲曰：水火交會之際，五行代王，至此可以改制。離火兌金，正夏秋之交。

朱震曰：巽為命。

陳士元曰：命，天命也。乾為天。

劉沅曰：未革而謀之曰言，已革而行之曰命。離變為兌，改夏為秋。四佐命之臣也，不曰革而曰改者，革只去故，改則兼有新義。信志即有孚，革道以上下相信為本，九四之志足以孚乎人心，故改命而吉。



馬其昶曰：四動成既濟，以在己之孚不可變，不求濟也。四際革之時而未當五之位，天命已改而猶不革，故上下皆信其志，革而當其悔乃亡。四先言悔亡而後言改命，不言革命，此文王之所以自處者。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改命之說也。

彪謹案：革之而有悔者，固不如不革；即悔可亡，而猶不敢輕言革。然人事雖未遽革，而天命則已維新。文王之不革命，其志已信於天人。周有至德，吉莫大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馬融曰：虎變威德，折衝萬里，望風而信。

宋衷曰：五以陽居中，故曰大人。

孔穎達曰：居中處尊，爲革之主。損益前王，創制立法，有似虎變，其文彪炳。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不勞占決，信德自著。

劉牧曰：威武宣而文德著，大亨以正，不假占而有孚。

橫渠易說云：虎變文章大，故明；豹變文章小，故蔚。

本義云：變謂希革而毛毳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

胡炳文曰：仲夏毛稀革易，仲秋毛落更生。卦體離夏，革爲兌秋，故有此象。

包彬曰：傳曰其文炳者，恐人疑虎變爲武功之震也。然變質爲文，周家所尚，亦於此見矣。

劉沅曰：居尊互乾，陽剛中正，故稱大人。兌于方爲西，故爲虎；于時爲秋，鳥獸毛毳，故變也。九五才德位兼全，當革之時，爲革之事，堯舜湯武而外，有革之事無革之德者，不足當之。應離故曰文。以人事言，變禮易樂，新天下之耳目，而不失其中正，如虎之斑文炳著也。



李士鈐曰：互乾爲虎，下乘巽風，有風從虎之象，此化家爲國、易侯而王之象。虎變則其文煥然一新，然毛變改觀，實則未變之前，其質早有以懾服百獸矣。大人定鼎，天下之耳目一新，實則定鼎之前，其德早有以繫天下之望矣。蓋能孚於占之前，斯可革於占之後也。

馬其昶曰：二五當位正應，是任革之事者。二言己日，五言有孚，互備爲文。乾爲大君。自三至五，三言有孚而乾道成，所謂革言三就，己日乃孚者也。天與人歸，自然之效，不假卜筮祥瑞之說，故曰未占有孚。聖人之重言革如此。

彪謹案：革之道不僅悔亡而已，必有孚而後可革。伸大信於天下，人以爲於鑠王師，武功震耀，殊不知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大人飛龍在天，變而文炳，卽止戈爲武之義。此楚莊所以言武非吾功，而贊武王之有七德也。

又案：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變商紂腥聞於天之世，而成爲文明之天下，可與日爭光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王充曰：其文炳，其文蔚，此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

孔穎達曰：革道已成，君子處之，潤色鴻業，如豹文之蔚縟。

馮當可曰：牛革取其固，虎豹之革取其文。

項安世曰：上六革之效，君子小人以臣民言之。面，向也。古者面皆謂向。

王宗傳曰：革道大成，君子功業著見，小人去虐歸仁。天下之弊，始患不能革，已革又患不能守，上曰居貞吉，以陰靜終也。

龔煥曰：三征凶，戒其妄動也；上征凶，謂事之已革者不可復

變也。當革而未革故貞厲，已革而當守故居貞吉。三革道未成，上革道已成也。

劉沅曰：豹，虎類而小。兌爲口，乾爲首，故象面。君子，有德之勲臣，從龍之士，革道已成，歸化之民洗心滌慮，爲豹變革面之象。惟與天下相安于無事則吉。蓋變者時，不變者道。革之所以名，以其悖道也。既革而歸于道，則惟居之以貞。聖人之革，乃聖人之守常也。文蔚，輔君致治，勲望俱隆也。順以從君，言革面由于心悅誠服，非貌從也。

又曰：六爻第陳人事，若非其德與位與時，未易與言革也。下三爻爲革者謀，初未可革，二許其革，三慎於革，皆革之本也。上三爻爲革者美，四有德而佐革，五極盛而主革，上既革而功成，然亦同歸於有孚居貞，則革之道可知矣。陰陽二氣見於五行，生剋循環，卽爲其革。革乃所以爲生，生者不能無革。水火相制卽相爲用，五行皆然，天地如之，故曰革之時大。

李士鈐曰：豹性好隱，君子處亂世，若豹隱於深山。及鼎革後，出遇新主，雖不在位，亦能以德業文章顯於世。若小人則革面易嚮以從新主之命。下卦革之主，上卦受革者，故下三爻言革，上三爻言改變。

宋書升曰：上言居貞吉者，王者功成作樂。湯之樂曰大濩，濩之爲言護也，亦布也，謂遍安之。武之樂曰大武，左氏傳說之云，夫武所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既革則功定，故以安民爲要務。此皆革終言居貞之大義也。


馬其昶曰：白虎，西方之宿也。乾兌皆西方卦，乾陽爲虎，兌陰爲豹。

彪謹案：革之取義在乎正當，正順天心，當乎人心，乃可言革。聖人革命所以救民，革其不正不當之命，使歸命于至正至



當，默操乎天時人事之券。事雖變革，無往非順乎天心以應人心，實因也，非創也。舉湯武以爲例，豈一切推翻，自私自利，而藉口於湯武者所能竊似哉？土居四季之中可濟五行之用，如信爲五常之主可孚萬民之心。孚則文明，不孚則黑暗，與榛榛狉狉之野蠻相等。劉李二家所論皆透闢淋漓，爲革命家之要義，倡言革道者不可不審。卦象內照離明，所以不盡革者，天命未改也。外卦兌說，人心順卽天心順，天命已改，故革之而吉。爻發其義，初言不可革則不革；二言可革則革；三言革自有道，必遲慎而行。伊尹相湯，未革夏命之先，五就湯五就桀，卽此爻義。四革而改命，繫乎志信，卽有孚也；五言革能有孚；上言革能居貞。當其未革必先有孚，及其已革又當居貞。武王一怒安民，革腥聞之世爲文明之天下；周公制禮作樂，文章炳蔚，耳目一新；及乎成王，則得居貞之吉，天下相安於無事。漢高革命以取天下，文帝則守成居貞而致富庶之吉。易義賅備，百世可知矣。

鼎卦第五十

 巽下離上
中爻乾兌

鼎，元吉，亨。

述義云：有長人之元德，神佑人歸，故吉。體離之明，使下情得以上達，又虛中任賢，以成致養之功，則元道亨於天下，而鼎之用乃全。井以普水之利，鼎以成火之功。

劉沅曰：卦有鼎象，初爲足，二三四爲腹，五爲耳，上爲鉉。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變腥爲熟，易堅爲柔，水火同處，相爲用而不相害，能革物也。

李士鈐曰：易惟井鼎二卦，以物名卦。蓋天地之道，莫大於水火；生人之道，莫重於飲食。制器尚象，此其最先。井日取而不竭，鼎日用而常新，聖人有取焉。卦中有乾體，五以坤道凝元，故元；制用養人故吉。鼎者變物之器。水火不變化，不能成食；陰陽不變化，不能生物；學問不變化，不能造道；政事不變化，不能利民。易變則通，故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說文云：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易卦巽木於火下者，爲鼎，象析木以炊也。

鄭康成曰：鼎有木火之用，互體乾金兌澤，澤鍾金而含水，巽以木火。鼎烹孰以養人，猶聖君興仁義之道以教天下也，故謂之鼎矣。

何妥曰：古者鑄金爲此器，以供宗廟，次養聖賢。天子以天下爲鼎，諸侯以國爲鼎。變故成新，尤須當理，故先元吉，而後亨通。

朱震曰：聖人卑巽下人，兼天下之耳以爲聽，故其耳聰；兼天下之目以爲視，故其目明。（彪謹案：舜明四目，達四聰，是能兼天下之耳目以爲用者也。）

項安世曰：大猶廣也，多也。

趙汝楨曰：巽以爲主，然後能成離明之德。

來知德曰：離爲目，五爲鼎耳。

王夫之曰：郊用特牛，享賓之禮，牛羊豕具焉，故曰大。

李光地曰：井在邑里間，所養者民。鼎爲朝廷貴器，所養者賢。易義至於尚賢，則吉无以加。

惠棟曰：鼎言象者，王輔嗣云革既變矣，則制器立法以成之。古者六官之法皆稱象，春秋傳言象魏，尚書言象刑，古刑書皆鑄之鼎，蓋鑄鼎象物，百物爲之備，故曰鼎象。

劉沅曰：易卦皆象也，此獨釋之曰象，以器象爲最肖，凡形肖者可例推矣。卦體自具足腹耳鉉之象，因象命名，故曰鼎，象也。烹飪熟食之用，賓祭爲重，祭莫大于享帝，賓莫大于聖賢。享帝尚質，故止言亨。聖賢貴豐，故曰大亨。此言鼎之爲用大也。巽而以下，又推廣其義以明元吉亨之故。離爲目，互坎爲耳，耳目所以聰明，木火之生氣貫之也。以木巽火，人心體之。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房玄齡曰：鼎者神器，至大至重。正位凝命，法其重大不可遷移也。

蘇軾曰：革所以改命，鼎所以凝之也。

李元量曰：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木上有水，非井也，井之功也。

本義云：凝猶至道不凝之凝，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王申子曰：鼎形端正，體鎮而重。君子取其端正之象，以正其所居之位，使之愈久而愈安；取其鎮重之象，以凝其所受之命，使之愈久而愈固，蓋知其故矣。

胡炳文曰：鼎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位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

汪烜曰：正位凝命，即洪範之建極斂福；耳目聰明，即洪範之敬用五事也。

劉沅曰：木者火之命也。火王于離，正位南方，非木則無以發其光，君子法之以正位凝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命之所以常凝，性之所以常保，有正位焉。養其未發之中，靜其天命之理，推之凡事皆然。君重神器承天命，亦是一義，非其實也。然養其大體，尤急于養小體。鼎之義，非徒以養口體為能也。位者天人合一之位，存其未發之中，乃可充其本然之善。正位凝命，乃修道之實功，存養之關鍵。項安世曰，存神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君所以凝天命。蓋亦見及之。

張洪之曰：鼎之象，下植似足，中實似腹，對峙於上似耳，橫亘於上似鉉。乾金為釜，巽為命，乾五出則位得正。天下之大寶曰位，必至德膺天命，始克居之。然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



厥位，此以正而凝之也。

彪謹案：鼎之不可遷移，宜靜不宜動。君子正位以凝天命，在德不在鼎。

又案：惟建極乃能斂福，惟正位乃可凝命。福之所聚，即命之所歸。故書言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歸之效皆由建極而來，此所謂正位也。

又案：王心合乎天地之中，是為正位。位正於中，而天命乃凝聚以承之也。

又案：舜無為而治，恭己南面，此正位凝命之聖人也。秦皇漢武，中心有為，窮奢極欲，心不得其正，所以不能凝命。

又案：大學言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中庸言故大德者必受命。皆可證。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鄭康成曰：顛，踣也。巽為股，初在股下，足象。君夫人如否者，嫁於天子，雖失禮，无出道，廢遠之而已。若其无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妾有順德子必賢，賢而立為世子，又何咎也？

陸希聲曰：趾當承鼎，顛而覆之，悖也。於是（彪謹案：洗鼎。）出其惡，故雖覆未悖。猶妾不當貴，以其子故得貴焉。春秋之義，母以子貴。

劉沅曰：巽為長女，位最卑，妾象。互震為主器長子。

姚配中曰：殷失其養人之道，將莫能守其重器者，紂為之也。使帝乙立微子，殷之天下未可量也。文王蓋以此喻微子不得立，而殷道終衰與？利出否者，出妾子立以為嗣。子為父後，與尊者為一體，故曰以從貴。

丁晏曰：妾不可以為適，名分至嚴。母以子貴，所謂從貴也。

儀禮喪服，有貴妾。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即易象從貴之義。

鄭杲曰：得妾以其子者，妾子雖爲君，妾母猶不得稱夫人，周禮也。春秋時人君違其祖制，孔子諱之不說此句，後世儒臣得而說之矣。

李士鈺曰：初在鼎下爲趾。巽下斷，以一陰承三陽，不勝其重，故顛也。初陰在下，位賤，乾三陽託體於初，乾男爲子，母以子貴。初之陰載陽而貴，猶鼎趾雖卑，非趾則鼎之腹无所託焉。有取於鼎趾者，以其能載鼎腹也。得初六之妾者，以其有丈夫之子也，故陰柔在下而无咎。

宋書升曰：祭先一日溉鼎，去其舊污以取新，故曰利出否。

馬其昶曰：程傳得妾謂得其人也，與鄭注妾有順德合。以其子，以者用也。妾子賢，用爲嗣，无咎。

又曰：革去故，鼎取新，覆革爲鼎，故鼎初取象顛趾出否。妾與子各有出否從貴之義也。（彪謹案：此與姚說出妾子立爲嗣之說合。）鼎重器不可傾覆，象太子國本，不可動搖。其或有顛趾之時，必其中有積否者也。（彪謹案：此又以出否主太子言，如下文所說如有否德，與又必所出者爲否，是皆指太子爲否當出。蓋妾子原不可嗣父位，或因適子不賢，乃可擇妾子之賢者立之。二義相承乃備也。）主器者莫若長子，公羊傳所謂子以母貴，此常道也。如有否德，則擇賢而立。又傳所謂母以子貴，此權道也。得妾以其子，重在子之賢。又必所出者爲否，如是乃利，非後世寵妾而妄易儲嗣者可比。陽淑陰慝，陽貴陰賤。初陰失正，否也；化陽，故出否從貴。友人陳君漢章曰此爻象微子也。微子，紂庶兄，以母賤不得嗣，而殷其淪喪。文王作易憂患之，故於鼎初六繫之。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王弼曰：以陽之質，處鼎之中，有實者也。

孔穎達曰：實謂陽。仇，匹。卽，就也。

程傳云：仇謂初也。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當慎所趨向，不慎則亦陷於非義。

何楷曰：疾卽初所謂否。

李士鈐曰：近而不通則爲仇，仇謂初。鼎趾鼎腹之間，必蔽隔而不通，故二得保其實而吉。

馬其昶曰：鼎之數有三有五。詩云鼎鼎及鼐，自此鼎目彼鼎，曰我仇矣。蓋鼎實既充，必宜陳薦得所，用遠穢污。特牲饋食禮云，羹飪實鼎陳于門外是也。慎所之，謂二不可變。正應在五，非初所能累也。薰猶不同器而居，在用賢者固當登諸清要之途，而士之自處，尤不可昧潔身之義。

彪謹案：恒解言，我二自謂，仇讎謂三四。二有實德，上與五應，又巽爲潔，志潔行芳，見知人主，雖仇我者有疾患之心，終不能卽也，故吉。此亦以潔身之義解不我能卽。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虞翻曰：離爲雉。鼎以耳行，耳革行塞，故失其義。

李椿年曰：雉膏不食，離明在上，而无應象。

胡一桂曰：三動爲坎雨。

孫奇逢曰：諸剛皆比應於五，獨三不與焉，上无知遇，故有耳革行塞之象。

劉沅曰：鼎耳當虛，三爲鼎耳，以陽實居之，則失其常，故革。

離爲雉，鼎烹爲膏。三過剛不中，以剛居剛，其位非宜，故致悔。變坎爲雨，又互乾兌，有方雨象，故以虧悔終吉勗之。

李士鈐曰：三當兩卦變易之際，故革。離爲雉，潤以兌澤，爲雨，雉膏之象。兌毀爲虧。雉膏雖美，不烹則不可食，猶美才不陶鎔則不可用。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猶美質調和變化，不能使人必食，而能爲可食。然果有可食，不患其終不食也。故雖虧悔而終吉。

馬其昶曰：耳革者，鼎耳壞裂，不可復用也。三鼎耳革，四鼎折足，皆兌毀象。鼎之義大亨以養聖賢，內則記上大夫庶羞有雉兔，今雉膏不食，是荒年減膳時也。乾天兌澤，加離火爲旱徵。白虎通引禮云，三穀不升，不備雉兔。穀梁傳亦云，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夫歲凶不兼味可也，以雉膏不食之故，任鼎耳壞裂而不修，則失其義矣。君子藏器於身，有不用之時，而必儲可用之具。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卽此義也。乾曰亢龍有悔，陽亢故不雨，悔則變陰成坎而雨。虧悔者，是遇災修省之心，自虧損自悔咎也。古者卜筮多貞歲之嫩惡，故以爲象。

彪謹案：此解不食，從凶旱減膳著想，正見居鼎位者因憂思而不食，若得雨濟旱則吉矣。耳壞不修，則失其所以用鼎之義；猶凶年饑歲政治不修，則失其所以爲政之義。故解虧悔，以遇災修省言之，所以得終吉之道。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董仲舒曰：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

彭宣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承，則覆亂美實。

說文：餗，鼎實，惟葦及蒲。



鄭康成曰：餗，美饌。鼎三足，三公象。

九家云：三公調陰陽，鼎調五味。折足覆餗，猶三公不勝其任，傾敗天子之美。

胡瑗曰：鼎之實必有齊量，君子才德亦有分量。若職事過其才分，則有隳官之謗。

蘇軾曰：鼎之量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爲溢地，溢則覆矣。

王申子曰：傳言委任不當，果何如也？欲人詳玩以爲戒。

張清子曰：初在鼎下，未有實，顛之尚有出否之利；四在鼎中，已有實，折之則有覆餗之凶。又，顛則舍舊而圖新，折則器毀而用廢。

張履祥曰：四之覆餗，初足之折也。是以大臣貴以容物，又貴於知人。

劉沅曰：四居鼎腹之上，有盈滿傾覆之理。又位居大臣，舍同體之剛，獨與初應，初陰柔不能勝任，故折足而覆。餗，美糝，鼎之實也。鼎以養賢，非以自私，故曰公餗。信，信任，言覆之人如何信之？且如五之任己何也？深責九四之詞。渥，沾濡貌，美糝沾濡於鼎。三乃下卦之耳，故言耳；四乃上卦之足，故言足。

李士鈐曰：餗，八珍之具也。四應在初，信任小人，大事未有不敗者。初敗則四敗，四敗則全鼎因之以敗。此宋臣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之所用者誤大臣也。

柯劭忞曰：刑者鉶之省，鉶鼎卽陪鼎也。

馬其昶曰：形，鄭荀虞俱作刑。昭六年傳以鑄刑器，注云，刑器，鼎也。刑以盛羹，故一名刑羹。鼎大實餗，有折覆之患；刑小盛羹，有滿溢之虞。四失位，不化兌毀，化亦兌毀，无之而可，故曰信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馬融曰：鉉，扛鼎而舉之也。

陸績曰：得中承陽，故曰中以爲實。

沈該曰：離之中爻對峙於上，黃耳象。

王宗傳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也。以六五之虛中，而資上九剛實之助，此黃耳之得金鉉也。人君欲受人之實，爲己之實，非有虛中之德不可。

龔煥曰：鉉之用雖出鼎上，而實貫乎耳中。六五鼎耳也，故兼鉉言之。

王申子曰：五虛中納上之助，而後一鼎之實得以利及天下。

劉沅曰：五本坤土得中，故象黃。鉉貫耳，變乾金，故曰金鉉。耳鉉不相離，故並舉之。五有虛中文明之德，比應皆剛明，象人君得賢臣任事，事无不舉。下三陽之實，皆爲所容，惟虛能受實。是其中也，乃所以爲實也。

李士鈐曰：鼎之體在腹，用在鉉，五若无與焉。然鼎无耳不能行，鉉无耳无所貫。六五惟中，故舉措得宜；惟虛，故能下容陽實而上容鉉。以无用爲用，則用皆其用也。人君惟不自有其才，故能用天下之才。卦時至五，已熟未開，當以正固守之。

馬其昶曰：鼎元吉亨，至五上而鼎功成，故皆言利貞。與升同例。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石介曰：玉，言火炎而不變其性也。



程傳曰：處終，鼎功之成在上，鉉象。剛而溫者玉也。

項安世曰：金鉉實用之物，玉鉉爲文而已。曰玉鉉在上，明設而不用也。飾以寶玉，陳之朝廷，如治定功成，制禮樂以安太平，所以大吉无不利。

李過曰：玉，和物也。鼎道貴和。

包彬曰：革鼎言天命也。革去故，五上天位，取象於虎豹；鼎取新，五上天位，取象於金玉。可見三王之王也，其變者不過制度文爲，皮毛之事，可以改革者。若夫忠信之質，綱常之道，此金玉也，不可與民變革者。自新以此，新民亦以此，維新之命，卽以此凝之。然則文章可變，而本實常新，雖百世可知也。

劉沅曰：上居鼎極，象鉉在鼎上。乾爲玉，象貴重也。臣佐君成功，國重如九鼎，而已亦身繫天下之重。鼎賴鉉以舉。上本鉉而曰玉者，以陽居陰，剛而節之以柔，如精金而潤以玉也。

李士鈐曰：收鼎之功者鉉也。鉉能貫耳以全鼎之用，鼎道於是大成，廟朝備禮，故大吉无不利。

馬其昶曰：玉鉉在上，是聖人亨以享上帝者。而金鉉爲實，則大亨以養聖賢也。上剛五柔，相資爲用，剛柔應節，皆不可化。


附解云：乾鼎坤爐，人身性命二關，卽天地陰陽二竅。正位凝命，法坤之安土敦仁以爲乾之健行不息，此天地精微之理也。易理無不該，惟諸器物亦可旁通。承鼎在趾，實鼎在腹，行鼎在耳，舉鼎在鉉，六爻合爲鼎象。三亦言耳，乃下卦之耳；四亦言足，乃上卦之足。取象蓋變動不拘也。象止就鼎言鼎，爻義大半主君臣養人說。

彪謹案：革之大者，无過於遷九鼎之重器，以新一世之耳目；而鼎之爲用，又無過於能變革其舊者，咸與爲新，而成調劑之功。故鼎承革卦，以相爲用。若器主烹飪以養，猶其小焉者也。大象



括以正位凝命四字，養德養身、治家治國之道，爲有天下者所取法，皆不能出其範圍。初言經權之道，兼而用之；二言潔己奉公，尤悔可寡；三言憂民憂國，慨濟時艱；四言力不勝任，貽誤國之誚；五爲鼎之主，可成正位凝命之功；上言鼎道大成，節和國家，奉爲重器。包註通革卦言之，得正位凝命之義。劉說亦推闡正位凝命之精理，而以制器尚象分詮兩義，至爲詳備。

震卦第五十一

 震上震下
中爻艮坎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說文引易云：啞，笑也。

馬融曰：虩虩，恐懼貌。

陸績曰：匕者棘匕，撓鼎之器。

王肅曰：天子當陽，諸侯用震，政行百里，則匕鬯亦不喪。祭祀，國家大事；不喪，宗廟安矣。

孔穎達曰：陽氣迸開，萬蟄俱動，爲震。

蘇軾曰：震，震陰而達陽者也，故亨。

本義云：震有亨道。

劉沅曰：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故名震。有奮發震驚之義，其象爲雷。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故爲長男。（彪謹案：長男代父。）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虩，蠅虎也，常環于壁間，不自安寧，震恐象之。匕，以棘爲之，長二尺，未祭則烹牢于鑊，實諸鼎而加幂焉。將薦，乃以匕出，升于俎上。鬯，以秬黍酒和鬱金灌地以降神。二者君所親。不喪，誠敬不失，舉此以該其變。敬懼之念存于平時，處常無驚，處變亦可



無恐。

李士鈐曰：啞啞，笑而不諱之貌。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程傳云：恐懼自修，則可致福，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

蔡清曰：凡事皆當懼，懼便是震來。

李士鈐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之謂也。

彪謹案：戒慎所不覩，恐懼所不聞，時時若有震來之聲。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王充曰：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

鄭康成曰：雷發聲聞於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出教令，能警戒其國內，則守其宗廟社稷，爲之祭主，不亡匕鬯也。人君於祭，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爲也。

鄭炎曰：古者封建諸侯皆百里。易震爲雷，亦爲諸侯。雷震驚百里，何以知之？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八，其數三十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

虞翻曰：艮爲宗廟社稷，長子主祭，故以爲祭主。

王弼曰：震者驚駭怠惰，以肅解慢者也。威震驚乎百里，則是可以不喪匕鬯矣。明所以堪長子之義。

張浚曰：動而畏天，必獲後福。長子主祭，有動而代天之象。

項安世曰：出，卽帝出乎震之出。

王宗傳曰：震來虩虩，懼在我也。震驚百里，懼在人也。夫威之所加者廣，則下之所服者衆，故可以守宗廟社稷。

劉沅曰：鬯以秬黍酒和鬱金灌地以降神。不喪者，誠敬不自

失，舉此以該其變。敬懼之念存于平時，處常無驚，處變亦可無恐。後者，恐懼之後，非震驚之後。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惕然畏之而變其內，故象遠邇。出，謂長子出而主器。先有恐懼之心，而後能守法則。

李士鈐曰：驚遠懼邇，所以提醒人心，使敬慎警覺，不敢以怠忽失所守。

馬其昶曰：殷制，兄終弟及，不專長子。文王繫易，以震長子爲不喪匕鬯，後遂定爲周室傳子之法。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孔穎達曰：雷相因仍，乃爲威震。

項安世曰：人能恐懼，則既震矣，又脩省焉，洊在其中。

折中云：恐懼脩省者，君子之洊雷也。

劉沅曰：洊義與坎象同。（彪謹案：坎象言水洊至。）雷聲相續而至曰洊雷。人心非不震不惕，君子畏天之威，恐生於心，懼見於象，脩飭其身使事事合天理，省察其過使事事遏人欲，雖震有不來之時，而恐懼脩省必無間斷之候，此人心洊雷之震也。恐懼，初震之象；脩省，重震之象。震之爲義有三，天之震，雷也；事之震，憂患也；心之震，戒懼也。陽氣鬱極而必舒，人事困極而必變，志氣惰安而必警，此理之常，卽此卦垂象之義。恐懼脩省，蓋人所以承天之道，六爻大義不出此也。

張洪之曰：君子功修嚴密，愈修愈加恐懼，非弟於雷震見之。如迅雷風烈必變，注謂孔子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知懼也。惟知懼故能不懼，懼者其跡，而不懼者其心。慎獨功嚴，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因雷迅一偶警耳。極其功，任萬物百變其態以嘗我，而天懷鎮定，視若習然。舜烈風雷雨弗迷，卽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也。蓋敬天之怒，固有之，若謂脩省始於雷震，則失其常度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虞翻曰：得位故吉。

房玄齡曰：震初九謹始，恐懼以致福；豫初六倡始，逸豫以貽凶。

范仲淹曰：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於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危，則百行弗罹於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

郭雍曰：震動之初，恐懼脩省，不可緩也，過此則危。

汪烜曰：初九之震，震於事先者也。若笑言，則於事至之後見之。

劉沅曰：震主兩陽，而下卦之初最先，即復之天心也，由此而進皆後矣。故與彖同辭，以明卦主而加一後字。已于彖傳提出後字，故象無容更易一辭。處震之初，懼之能早，先有虩虩之戒懼，然後有笑言啞啞之安舒，謀成而後整暇，備豫而後和緩，故吉。

李士鈐曰：在初言後者，初為致吉之本，原始以要終也。始於憂勤者，必終於安樂。

劉啓琳曰：笑言而曰後者，范文正所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彪謹案：先憂更難於後樂，非有學識不可。）

彪謹案：坤初履，陰始凝，是戒人謹始。此爻謹始之義，以後字明之，與坤同。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虞翻曰：艮山稱陵。

程傳云：乘初九之剛，震來既猛，當守中正，无自失也，過則復常。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

王宗傳曰：億，多也。鄭云十萬曰億。六五億无喪，象曰大无喪也。億，大數也。

惠士奇曰：周禮朝士職，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注，舉之謂沒入官。司市職，凡得獲貨賄六畜者，三日舉之。然則喪貝，在市未滿三日，在朝未滿十日，可識而復得焉。躋于九陵，猶委于朝。朝有九重，闕有九棘，云九陵者，象也。書曰，勿敢越逐，祇復之。在國越鄉，入圜土，在軍越伍，有常刑。故喪馬喪茆，皆曰勿逐，時王之制也。

劉沅曰：變互離，龜蚌，貝象。震足動而益上，五在艮山上，二與五應，躋于九陵象。初爲震主，其來甚厲，二以柔乘之，變不能敵，捐寶貨避之，守正以俟可復得。楊慈湖謂太王避狄岐山，而後卒興周者象之。

李士鈐曰：震動，有逐象。艮止，故勿逐。

馬其昶曰：干寶注，貝，水物。五撰坎爲貝，又爲盜，五與二不相應而相失，故二有喪貝之象。勿逐，謂二之中正不可變也。七日來復，理數自然之期。既濟六二曰七日得，以中道也，略於此者見於彼也。

彪謹案：此爻取象是文王述祖德。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虞翻曰：坎爲眚，動出得正。（彪謹案：謂化陽也。）坎象不見，故无眚。

劉牧曰：蘇蘇，舒緩也。



楊萬里曰：震而不行，徒震耳；行，改圖也。此恐懼所以脩省也。

鄭汝諧曰：來蘇，蘇息，（彪謹案：此二者引他書之成語，以釋本爻蘇蘇之意。）皆安緩意。遠於初陽，无迫之者。

俞琰曰：震行，謂雷之行。雷動而行於天下，萬物暢達，乃无災眚。若當行之時而不行，則萬物夭闕。君子體之，故行則无眚。

劉沅曰：蘇，蟄而復動也。書曰：後來其蘇，記曰：蟄蟲昭蘇。六三下震方終，上震又接，陰爲陽所震動，蘇而又蘇，不能自安。然以震而行，發奮有爲，可以无眚。以陰柔恐不勝其震，故勗之。不中不正，故不當。惟位不當，故必震行而後可以无眚。

李士鈺曰：位在兩卦之間，二雷交行之地，震雖不猛而未嘗息，故震行。因震警惕，不敢怠偷生患，故无眚。

馬其昶曰：上震以事境言，下震以心言。由心生震，異乎上六之中未得者。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鄭衆曰：身既不安，豈能安衆？

虞翻曰：在坎陰中，與屯五同義，故未光。

程傳云：剛動，本有光亨之道。陷於重陰，豈能光也？

項安世曰：初，一陽動於下，得震本象，故福與卦同。四，一陽動乎四陰之中，則震變成坎，无驚遠懼邇之威。

折中云：雷乘陽而動，然所乘之氣不同，故邵子云，水雷玄，火雷赫，土雷連，石雷霹。蓋雷聲有動，而不能發達，陷於陰氣，故有震遂泥之象。

劉沅曰：遂，直順而不返。泥，滯弱也。互坎而陷，又互艮止，故泥。九四不中不正，陷二陰間，如雷乍動爲陰氣所陷。在

人則有剛德非不能奮，而志氣未能自遂，困心衡慮之時也。

李士鈺曰：泥，沈滯之意。上下重陰爲土，互坎爲水，泥之象。

李哲明曰：泥讀致遠恐泥之泥。遂泥，連綿字。

馬其昶曰：震初，一陽動於下，乃心光所發之始覺也。九四，則續起之念，隨事攀援不絕，而始覺之光明蔽矣。穀梁傳，遂，繼事也。書序云，因事曰遂。荀子注，遂，因循也。震遂泥，卽邵子所云水雷玄，土雷連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虞翻曰：事，謂祭祀之事。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故无喪有事也。

陸希聲曰：以柔履中，行不過當，萬无失也。

項安世曰：五居重震之上，故稱往來。厲，卽恐懼。

王宗傳曰：震之成體在初、四，而得尊位大中以主天下之動者，六五也。

折中云：春秋凡祭祀皆曰有事。二以喪貝爲中，五以无喪有事爲中。

劉沅曰：初陽，震也，四陽亦震，五居四後，前震往而後震來，其厲與二同。然二臣也，所有貝而已，故可喪貝以自守。五君也，土地人民社稷無一可喪者，故一切无喪，而震動有事以守其中。以危懼之心守中而行，故能大无喪也。言有事者，明非徒一危而畢事也。

李士鈺曰：危懼之至，持守愈固。居中用事，敬勝怠者吉。從古聖賢，未有不憂勤惕厲者。

馬其昶曰：无喪，謂不喪匕鬯也。論語邦有道危行，何晏注



云，厲行不隨俗。危厲其行，即恐懼脩省也。五爲卦主，初四之震皆其震。一往一來，驚遠懼邇，足以爲祭主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鄭康成曰：矍矍，目不正。

程傳云：聖人於震終，示人知懼能改之義，爲勸深矣。

本義云：中，謂中心。

項安世曰：蘇蘇、索索，皆震遠而聲小，不足於恐懼者也。

沈起元曰：索索者，震之懈；矍矍者，動之肆。

劉沅曰：索索，消索沮喪之狀。矍矍，不安貌。三接外震，義主震行；上居震終，義主安靜。易地則皆然。

李松林曰：震雖於鄰，戒乃在己，此正恐懼脩省之義，故无咎。

馬其昶曰：動失正，故征凶。上與四、五同體甚邇，皆鄰也。而上陰四陽，則四又鄰中昏媾。有言者，鄰戒也。五用初之震以驚遠，用四之震以懼邇。懼之故戒之，戒之故有言，以其爲昏媾也。上不知懼，畏鄰之戒言而懼，是其震不生於心而迫於人，故曰中未得，所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士有諍友，則身不失於令名，雖凶无咎。


彪謹案：震之初來，戒懼于始；及其既往，又戒于終。故能致福。

彪謹案：此卦以恐懼脩省爲訓。惟因恐懼時切，乃能脩省。外藉雷震之可懼，以提醒此心之無往而不知戒懼，則自修罔懈，而旦明內省之念無一時一事可以即安。人當顛沛造次之時，如



履薄臨深之可懼；國際風雨漂搖之會，有內憂外患之交乘，其危乃光。懲前毖後，必如此卦之爻象，始終戒懼，乃可免禍而致福。洊震之象，大難迭興，隱憂未已。雖在唐虞極盛之世，而湯湯渭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堯舜禹三聖之恐懼修省，初非因雷震而然也。故堯戒云，戰戰慄慄，日復一日；人莫躋于山，而躋于垤。蓋知此義矣。

艮卦第五十二

 艮下艮上
中爻坎震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說文云：艮，很也，从匕目。匕目猶相匕不相下也。

李鼎祚曰：艮爲門闕，今純艮，兩門之間，庭中之象。

胡炳文曰：人身惟背不動，艮止象。不獲其身，內艮；不見其人，外艮。

李光地曰：背之文，從北從肉。天地人之道，南與東西皆見，而北獨隱；前與左右皆見，而後不見。

劉沅曰：一陽止于二陰之上，升極而止。又艮爲山，下坤土乃山之質。輕清者在上，重濁者在下，艮之象。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震爲靜極而動，天行之氣也；艮爲動極而靜，坤土之安也。合二卦而動靜交相養之功得矣。陰陽二氣流行，存主常歸于太極。背者，陽氣所循，五官百骸之主，收視返聽，止于其所，不自見其身，亦如天地之靜極而萬物俱泰也。聖人因艮之在天地者，欲人體之。艮其背者，主靜之極功存養之要道也。首以五句十六字一氣貫下，直指其象，不復先言卦名。庭，心中之舍也。艮爲門闕，重艮之間象庭。互震象行。洗心退藏於密，心君聽事之庭，虛若無人焉，則得靜存之要，故无

咎。

李士鈐曰：震得乾之初爻，陽氣方起，故動；艮得乾之上爻，陽氣已終，故止。

彪謹案：山雷頤，頤之所以能言語能飲食者，實由頤在上者象山不動，頤在下者象雷之動。艮之所以爲止者，任全身皆能自動，而背終不自動，但隨身以爲動。背在人身，是於群動之中，而自不能動者也，人多忽之，卦明其象。

又曰：人身脈絡皆繫於背，有不動之背，而全身之動乃有所主。可見動以靜爲君也。不私其身，故不獲；不徇於人，故不見。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楊時曰：艮者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止於此復出乎震，故曰時止時行。

語類云：定則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也。（彪謹案：心之所宅者爲泰宇。泰宇卽心之宇也，天光卽心之光也。心宇一定，則心光天然發見。）

鄭汝諧曰：聖人之止，事物作於前而不爲所亂，行不累吾之止，動不害吾之靜，此道之所以光明也。

徐幾曰：光明，陽德也。艮以一陽進居二陰之上，光明著見，非二陰所能掩蔽。

劉沅曰：止乎時之所當止，止固謂之止；行乎時之所當行，行亦謂之止。動靜惟時，內不見有己，而絕外感之緣；外不見人，而無物交之累。中有主而神明不亂，則性體自見光明。天地與人同此理氣之元，無爲而無不爲，至止而未嘗止。太極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聖人盡性之候亦然。萬變當前，以無心應之，而不踰矩。庭者，心應事之地，在人身爲膺中；背者，心退藏之地。詩云



宥密，易亦曰密。連山首艮，文王八卦艮居東北，取成始成終之義，而此卦乃人天合撰之理也。涵養至久乃得時止時行之妙，此理關乎天地奧窔，孔子發爲鼓舞詠歎之辭。人身感通之機，莫切於身心之用。咸卦三陽居中，而九四尤中之中，故以四爲心，而五爲背，上爲口。艮惟九三一陽居中，故以三爲心，而四爲背，五爲口。咸九四憧憧往來，心以妄感而動；艮九三列夤厲薰心，心以妄想而止。不得其當，動固非，靜亦非；得其當，靜固靜，動亦靜也。莊子曰，惟止，能止衆止。蓋亦知之。

沈善登曰：素位隨時，體用不離。（彪謹案：靜以素位爲基，動以隨時爲準，此之謂動靜不失其時。）萬物之所以成終成始者，人心全體太易光明爲之也。

李士鈐曰：靜中有動，故行於庭。雖動亦靜，故不見其人。不獲身者，內不見己，靜時之靜，內卦之艮也；不見人者，外不見人，動時之靜，外卦之艮也。昔周濂溪言主靜，人多誤會，分動靜以爲靜，不知合動靜以爲靜也。天之行无一息停，而蒼蒼者自若；地之運亦无一息停，而茫茫者自若。故車輪之動也，有不動者與之俱，非軸之謂；水波之流也，且流且澄，非泥沙之謂。主靜者，靜亦靜，動亦靜，清淨不染，動靜如一，乃真靜者也。

彪謹案：曾文正言，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羅忠節言，用兵得力處，全在知止而後有定一節，皆明乎艮止。

又案：天光照於土上，山也。艮爲山，而一陽居上，是天光之明也。艮位東北，居冬春之間，故成終成始。成終則時止，成始則時行。

艮其止，止其所也。

通書云：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項安世曰：晁氏云，彖亦當爲艮其背。自王弼前無艮其止之說。案古文背字爲北，故訛爲止。

王樹枏曰：虞注，艮其背，背也；兩象相背，故不相與也。是虞本作背，尤爲確證。

馬其昶曰：艮彖惟周子得其義。其曰非見非爲，此六畫之艮，以不見不爲爲止，是偏於靜止者也。其曰爲，不止矣，此三畫之艮，兼動靜而言。不絕物謂之爲，時行則行謂之不止。爲而無爲，不止而止，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其道也深乎！非特无咎而已。

彪謹案：于止知其所止。君止仁，臣止敬，子止孝，父止慈，交止信，是皆知止而得其所止者也。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孔穎達曰：應者，一陰一陽，二體不敵。今上下位爻皆峙敵，故曰不相與。八純卦皆六爻不應，獨於此言之者，此卦既止而不交，爻又峙而不應，與止義相協也。

蘇軾曰：止其所，所以不獲其身；敵應不相與，所以不見其人。

鄭汝諧曰：上下敵應不相與，猶人之相背也，故曰艮其背。背則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僅能无咎而已，无咎非善之至也。傳言艮止也，此三畫爲艮，聖人之事也。又言艮其止，止其所也，此重卦爲艮，而成六位之不相與也。夫止而至於止其所，其執一者之謂乎？

梁錫璵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艮兼終始，故獨發无咎之義。

劉沅曰：內不見己，而絕外感之緣；外不見人，而無物交之



累，是以无咎。

李林松曰：言兩艮相背不相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隔絕門庭，內外有別，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董氏曰：雷、風、火、水、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

劉宗周曰：思者心之官也。心不曠官，思不出位，思而未嘗思也。思而未嘗思，所以止而未嘗止。

折中云：雜擾之思，動於欲者也；通微之思，潛於理者也。大學云，安而後能慮，蓋不出位之說。

王夫之曰：天地之化機，皆无艮道，惟已成之形象有之，則山是已。水之嚮背，雲日之陰晴，草木之異態，風俗之殊情，每於山畫爲兩區，限而不踰其域。

劉沅曰：雷、風、火、水、澤，皆有兩相往來之象，惟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止之象。位兼內外言。靜而止於未發之中，動而止於天理之則，皆不出位。人心以思而靈，亦以思而妄，惟內止以清其思之源，外止以得其思之正，是與天地之動靜相協矣。

張洪之曰：心以止於理而安其宅爲得其位，若雜一毫意見，卽是出位。聖人之不出，物來順應也；賢者之不出，主一無適也。爲學欲止至善，在主敬窮理。窮理則知止，主敬則得止矣。知止得止，卽大學道止至善、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之義。此曾子述之，亦由於思不出位。嘗自體驗而誦此言，其味彌永。蓋聖門學易，顏子得力於復，曾子得力於艮。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程傳云：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以柔處下，患其不能常不能固，故利永貞。

朱震曰：初六不正，宜有咎。事止於初，其止早矣，未失正也。

劉沅曰：初在下，趾象。事止于初，慎之于始。理所當止者曰正，即貞也。

朱駿聲曰：艮字爲人目不相比，故六爻皆以人身取義。

李士鈺曰：初止於未動之先，物來順應，物未至則當止。初於事物未來止而不動，无意无必，不逆詐，不億不信，可以无咎。水久澄則泥沙下，心久空則嗜欲消，故利於永遠正固也。

馬其昶曰：艮六爻皆止而不變。利永貞者，坤之用。悠久成物，初之所以成始也；敦艮厚終，上之所以成終也。言未失正者，懼人以初六失正爲嫌，故特明之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蘇軾曰：下止而不聽於上，則上之所不快也。

張浚曰：坎，心病，爲不快。

劉沅曰：腓，足肚也，在趾之上。退謂九三退而就二。二下而三上，陽性上行，安能退聽六二之拯乎？互坎爲心病，故不快；又爲耳痛，故曰未聽。

李士鈺曰：互坎爲心，又爲加憂，故不快。

馬其昶曰：下體股、腓、足三者動止相隨。咸三之股，隨足而動；艮二之腓，隨足而止。三爲內卦之君，心之象也。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後快。二本中正，以在腓位，遇艮之時，腓不能振足相隨而止，故使其心不快。拘學執持太過，滯於形迹之末，而未能心與天游，豈知儒者制外養中之學，不如此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馬融曰：夤，夾脊肉也。

虞翻曰：震起艮止，故裂其夤。

王弼曰：限，身之中也。三當兩象之中。

孔穎達曰：止於限則上下不通，是分列其夤。

李光地曰：咸取三陽之中爻爲心，艮取中之陽爻爲心。

劉沅曰：限，界限，謂身之中腰也。三在上下體間，以一陽居卦中，故象心。身若血脈不通，水火不濟，則心薰不安，無以自主。

李士鈺曰：三以一陽處四陰之間，分列象；處兩山之間，亦分列象。分列則內外不能一致，體用不能一如，臬兀不安，動止失據。三位不中，又互震動，有動於心，強制於外，故其心若薰灼然。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韓詩外傳引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顧炎武曰：學者之患，執一不化，與衆人滑性焚和者，相去無幾。（彪謹案：執一不化，是偏于靜守，而枯槁寂滅者也；滑性焚和，是偏于躁動，而物交物引者也。動靜兩失其時，皆非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之義。）告子不動心，孟子謂其弊必將如蹶趨者之反動其心。（彪謹案：處心不靜者，而強制之使不動，則中懷內灼，其反動之力，更甚於馳驚憂樂之境者矣。是艮其限者必至列其夤也。）此艮限列夤之說也。君子大公順應，聞一善言，見一善

行，沛然若決江河，无薰心之厲矣。

李光地曰：心者，靜虛而應萬事者也。苟廢其應物之用，則爲枯槁之學，不顧事理，頽然悍然而已。（彪謹案：頽然二字釋艮限，悍然二字釋列賁。）天下未有理不得而心安者，所以必至於危薰心。

惠士奇曰：限爲身半，內經謂之天樞。蓋氣交之中，非可當止之地。上下之氣不交，在病爲關格。

劉沅曰：人身之限，陰陽二氣所流行，不當止而止，或強制其心，或強馭其氣，皆反爲害。（彪謹案：此言可悟養生之學。道家運氣，是聽其自然之運行，非強制搬運之謂。老氏言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旨哉言乎！）心爲血氣之主。艮其背者，心止其所，性定而百體從令；艮其限者，止非其所，心妄而脈絡不通。危薰心也，嘆之也。

馬其昶曰：二之止乃縛於外者，三之止則梏其內者。心，動物，象震之一陽不可強止。三居卦中時止時行之地，而強遏其生機，故厲。君子之防邪禁佚，惟養之以義理，使心志調和，自无危薰之患。強制如二，斷滅如三，皆非所尚。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王弼曰：中上稱身。

孔穎達曰：三止於下體，不與上交，所以體分賁列。六四已入上體，則非上下不接，故能總止其身。躬猶身也，明能靜止其身，不爲躁動。

項安世曰：四在輔之下，腰膂之上，正當艮其背之地，故合於卦辭之无咎。偃背爲躬，躬者見背而不見面也。

劉沅曰：人體統言之曰身，分言之則腰足而上謂之身。身不妄動，以禮自防，故无咎。

馬其昶曰：四无咎，止於行；五悔亡，止於言。

彪謹案：非禮勿動，即是止諸躬。且不特非禮不可妄動，即事有合于禮者，而躁動以求速效，亦是非禮，故以止諸躬戒之。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杜預曰：震爲車，輔，頰車。互震而艮止其上也。

本義云：悔謂以陰居陽。正字義文，叶韻可見。

龔煥曰：艮其輔，非不言也，言而有序也。

劉沅曰：艮爲黔喙，故象輔。互震善鳴，故象言。言不妄出，當乎其節，口雖動而心自止，失言之悔亡矣。輔、頰、舌，皆言所由出，而輔在中，輔至易動者也。唯六五以柔居中，得口容止之正道，故言有序。

吳汝綸曰：中論云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徐言不失事中，與朱子合。

李士鈺曰：五居上卦而陰耦，輔之象。輔，口兩旁也。自三至上，互頤，五居其間，故艮其輔。互震爲動，動而能止，故言有序。禮曰口容止，又曰安定辭。吐辭不至啓羞，爲文足以行達，故悔亡。咸以上爲輔，此以五以輔，輔者陰耦象，咸上艮五皆陰爻也。

馬其昶曰：言有序，禮所謂安定辭也。

彪謹案：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失言，則不能有序而有悔。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程傳云：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上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

語類云：艮居外卦者八，而皆吉。（彪謹案：山水蒙、山天大畜、山地剝、山雷頤、山風蠱、山火賁、山澤損加純艮爲八。）

邱富國曰：震之用在下，故震陽最下者獨吉；四互艮，失其所以爲震矣。艮之用在上，故艮陽在上者獨吉；三互震，失其所以爲艮矣。

吳澄曰：上九不言艮其者，上，一卦之主，諸爻之艮，皆上之敦也。

胡炳文曰：敦臨敦復，皆取坤土。艮山乃坤土而隆其上者，其厚也彌固。

朱軾曰：厚終，繫辭所謂成終也。吉則篤實輝光，萬事萬物從此始矣。

劉沅曰：居一卦之終，在兼山之上，剛實篤厚，故爲敦艮。不言所艮者，无所不艮也。止于其所，久而不遷，萬事萬理，一以貫之。土彌厚而基彌固，德愈厚而止愈安，故大吉。厚釋敦意，艮成終，上又卦終，故曰厚終。

李士鈐曰：厚重不遷，高高在上，詩言南山之壽，不騫不崩，此其象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止之終則得矣。莊子曰吉祥止止，止而又止，故吉。

彪謹案：艮與咸皆近取諸身。咸以感爲訓，外有所感而動矣；艮以止爲訓，內有所止而靜矣。然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此卦發之。時止時行、不失其時二句，尤賅盡動靜相因之理。諸家所詁，多融會而貫通之。抱潤先生據通書之說，分析精確，尤爲圓透。曾文正言三軍一慮，彼紛不紛；羅忠節言用兵得力處，全在



知止有定一節，是能得艮止之義而通其用者。無動之非靜，亦無靜之非動也。艮位東北，居冬春之間，故成終則時止，成始則時行。內艮三爻言所止，多由中而及外之象，用不離體，而勉強未能自然；外艮三爻所止，在制外以養中，體不離用，皆從心而不踰矩。身之動靜見於言行，則於四、五之爻義明之。上歸理於安土敦仁，以結全艮之旨。內外卦皆止而不動，至上居止之極，止而不遷，止於至善之地，其力彌厚，故安敦而吉，亦大德敦化之義也。

漸卦第五十三

䷴ 艮下巽上
中爻坎離

漸，女歸吉，利貞。

孔穎達曰：漸者，不速之名也。女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備禮乃動，故利貞。

朱震曰：歸，自內之外也。坤之四成巽，女往也；乾之三成艮，男下女也。

喬萊曰：漸，進以漸也，主仕進言。歸妹，正言女歸之道；漸以仕進爲義，女歸象也。

劉沅曰：木在山上以漸而高，止于下而巽于上，漸之象也。序卦，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李士鈺曰：長女在外，下乘艮止而不即前，待男而行，六禮必備，乃以漸進。以男感女爲咸，咸主男，故言取女；女進以正爲漸，漸主女，故言女歸。進身之始，不可不正，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女之歸，士之仕，其義一也。

馬其昶曰：古昏期，毛氏謂秋冬，鄭謂仲春，東皙又謂四時通用，則毛鄭二說可合也。然必以春時爲正，周禮媒氏以仲春會男女，白虎通云嫁娶必以春者，天地交通時也。詩士如歸妻，迨冰



未泮：漸曰女歸吉，亦以艮巽東方維卦，於時爲春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胡瑗曰：天下萬事莫不有漸，然於女子尤須有漸，須問名、納采、請期以至親迎，然後乃成其禮而正夫婦之道。君子之人，處窮賤下位，不可干時邀君，急於求進也。

程傳云：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廉恥之道，女之從人最大，故以女歸爲義。

郭雍曰：漸則爲歸，速則爲奔。凡天下之進，如女歸之漸則吉。

李光地曰：卦以不遽進爲義，故特別之曰漸之進也，以異於他卦之爲進者。

劉沅曰：別於晉與升之進也。漸進者未必皆吉，惟女歸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成婚，爲得漸進之吉，故吉。凡守道而漸進者，亦如女歸有漸。

彪謹案：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皆漸道也。孟子以此取喻欲仕者，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由其道，則非漸不可。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孔穎達曰：進得位、進以正，此就九五釋利貞。特言剛得中，以明得位之言，惟九五也。

張浚曰：漸，臣道也。互離爲明，君明於上，時可進矣。君有剛中之德，而後可有爲，臣之進也，恃此而已。

單灝曰：內不正則非漸之道，外不巽則非進之道。

胡炳文曰：止而說，則其感也以正，是爲取女之吉；止而巽，



則其進也以正，是爲女歸之吉。

華學泉曰：二至五，剛柔皆得正，曰有功，曰正邦，合一卦之正，俱歸九五之位之正。

劉沅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得天下之大位，行天下之中道，可主天下之進，使無不出于正。其位二句，申進得位二句之義；止而巽二句，申進以正二句之義。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釋文云：王肅作善風俗。

楊氏曰：地中生木，以時而升；山上有木，其進以漸。

馮當可曰：居，積也。德以漸而積，俗以漸而善。

黃道周曰：漸，序也。序貴、序齒、序賢，皆序也。聖人所以教弟也。詩云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夫知漸之義者，庶乎可以善俗矣。

劉沅曰：地中生木，始生之木也。由下日升于上，故曰升。山上有木，已成之木也。由小漸至于大，故曰漸。居賢德，象艮止，日新有序；善俗，象巽入，無欲速之心。

張洪之曰：乾爲賢德、爲善，坤爲俗，乾四之坤三成艮爲居。善俗以賢德爲本，文翁化蜀俗之蠻野、龔遂化渤海之悍俗、辛公義化岷俗皆是。俗最難革者，莫如殷頑民，周公以柔道化之，歷三紀而世變風移焉。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虞翻曰：鴻，大雁也。坎水流下山，故漸于干。艮爲小子。初失位，故厲。

陸績曰：水畔稱干，毛傳云涯也。

胡一桂曰：互離飛鳥，互坎水居，自坎北而離南，象鴻之遷



徙。

劉沅曰：初在坎側，故象干。艮爲少男，故象小子。近坎險，故厲。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法言云：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舍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

李鼎祚曰：鴻隨陽鳥，喻女從夫，卦明漸義，爻皆稱焉。

楊簡曰：進欲其知時，故鴻爲象。進欲其漸，故干、磐、陸、木、陵爲象。

折中云：昏禮用雁，大夫執贄亦用雁，皆取有別有序之義。（李士鈐曰：皆重其始進也。）

劉沅曰：卦互離坎，離爲飛鳥，居坎水上，象鴻。至有時而群有序，于漸義爲切。婚禮用雁，取不再偶，于女歸義爲切，故爻皆取鴻象。初位卑无應，遇險難進，義當自守。

李士鈐曰：鴻，至有時，行有序，配有耦，與漸之道合，故諸爻取象焉。

馬其昶曰：大宗伯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漸女歸吉，三五兩爻皆言夫婦，是昏禮；初言小子，則冠禮也。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故曰小子。始冠緇布之冠，繼加皮弁，加爵弁，三加彌尊，亦漸進之義。玄端玄冠奠贄于君，遂以贄見于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仕進于此始，成敗于此判，故曰厲。申儆告誡之，故有言。三加皆有祝辭，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義所云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也。責四者之行于人，雖厲无咎。

矣。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孔穎達曰：衎衎，樂也。

晁說之曰：磐，漢志作般，孟康云水涯堆也。

胡炳文曰：艮爲石，磐象。互坎，飲食象。鴻食則呼衆，衎衎和鳴。

劉沅曰：磐，大石也。艮爲石，互坎象飲食，鴻食則呼聚相樂。漸磐則遠于干。二以中正之德，應五中正之君，進而安平，得漸之正，故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虞翻曰：素，空也。

本義云：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素飽如詩言素餐。得之有道，則不爲徒飽，而處之安矣。

李士鈐曰：二位中正，上有正應，遇合以道。居非徒居，居得其所；食非徒食，食得其宜，故吉。

馬其昶曰：艮爲少男，互坎中男，少長相隨，衎衎而樂。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此之謂也。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族師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閭胥書其敬敏任恤者。蓋初既冠而成人，二乃觀其六行而賓興之，此漸進之義。君子居賢德善俗，莫大於任睦之道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鄭康成曰：離爲大腹，孕象。



虞翻曰：三動，離毀，故不育。

劉牧曰：上，南陸；三，北陸。

薛溫其曰：三、上皆在一卦之上，故稱陸。

程傳曰：夫謂三，婦謂四。（李士鈐曰：以陽承陰，不和之象。）

晏斯盛曰：陸，路也。如南陸北陸之陸。鴻，木落南翔，冰泮北歸，隨日之南北陸以爲行，卽漸也。

劉沅曰：高平曰陸，水鳥漸陸，失其所依。夫指上九，上在卦外，不與三應，爲夫征不復。此爻變則成坤，含陽爲孕，不得其正，終不成育。位當坎險，上承巽順，如禦寇者不輕進而自保。

李士鈐曰：陸，高平處也。鴻飛至陸，舍其故居，得以遠行，故詩曰鴻飛遵陸，公歸不復也。艮爲止，互離爲火，火山旅，故征。體艮止，故不復。離大腹，孕象。坎血漏於下，不育象。卦互未濟，亦不育象。不中不和，孕而不生，凶可知矣。惟寇來，能以陽剛之才，內得群陰之順助，故利禦寇。

胡遠濬曰：凶者，變則凶也。利者，不變則利也。三體艮互坎，故曰禦寇。

馬其昶曰：中爻三、四互坎離，夫婦也。六子之卦，二長則雷風相與，恒；二少則山澤通氣，咸。皆象夫婦。惟水火既濟，不象夫婦，以水火性不相能也。若三以不相能之故，而妄動失位，則有不復不育之象，夫婦之道苦矣。家室乖睽，則強暴乘間而起。離爲甲兵，故利禦寇。不以性質殊而失順以相保之道，聖人所以爲人倫之至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虞翻曰：巽爲木。桷，椽也，方者謂之桷。

孔穎達曰：之木而遇堪爲桷之枝，取其易直可安也。四與三相保，故无乘剛之咎。

俞琰曰：三非應，故曰或。

焦竑曰：回翔木杪，其飛漸高。或得平柯，猶暫棲息，可進而不遽進也。

劉沅曰：乘瓦以蔽，九五陽覆四陰，桷象。或者，意外審慎之詞。漸木非所安，凡履危者，審理度勢，則免于咎。鴻趾連不能握木。桷，椽也。四以陰居陽上，實非所安。四入巽體，變又互巽。求安之道，惟順與巽，順理而卑巽，則危者可安也。

馬其昶曰：鴻之飛，隨道塗所經，自山下之干，水中之磐，大陸之地，平柯之木，以至高陵之中，天衢之上，以漸而進。鴻不木棲，（劉沅曰：鴻趾連，不能握木。）之木而得桷，或可暫安，言能稱物之宜也。巽稱而隱，故動不窮。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王弼曰：各履正而居中，不過三歲必得所願矣。進以正邦，三年有成，成則道濟。

張浚曰：二至五爲三歲，艮上爲陵。

錢志立曰：二五以德相匹，（彪謹案：各有中正之德。）婦至三歲不孕。然五一於二，以謂更无有勝之者。

華學泉曰：二不輕進，五不輕任，相須之久，相信之深也。

劉沅曰：上卦二陽一陰，五於全卦爲進得位之爻，二五正應相合，爲得所願。

鄭杲曰：有婦如此，得所願矣。三歲不孕，亦漸之義也。

李士鈺曰：巽爲高，艮爲山，五在山上，故稱陵。學積小而至大，飛由卑而至高，鴻不期於陵，而終至於陵者，不輕進故終進。



也。婦指二，二五陰陽之正應也。女歸則育子，不急求合，是以不孕。情易合者亦易離，不孕至三歲，合之難故合必固也。

劉文鳳曰：終莫之勝吉，言妾媵不得以不孕之故而奪其正也。此可釋大戴記七出中无子之疑。

馬其昶曰：爻之陰陽相應，有一定之位。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猶之一夫一婦，截然不可亂。（彪謹案：此解終莫之勝吉義也。）聖人畫卦，以嚴男女之別，正夫婦之道，最是易中大義。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君臣，故易象於夫婦言之綦詳。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王弼曰：進處高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戔戔清遠，儀可貴也。

沈該曰：卦之上，至高也；巽之極，至潔也。

胡炳文曰：二居有用之位，則不素飽；上在无用之地，亦足爲人表儀，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焉。

毛奇齡曰：儀，舞也。書，鳳凰來儀。文舞用羽，名羽舞。不可亂，謂羽舞有次第。

惠士奇曰：陸，天衢也。天文有北陸、西陸。

孔廣森曰：一南一北，皆以陸爲終，鴻得陸而止。詩云鴻飛遵陸，公歸不復。

劉沅曰：陸當作逵；逵，雲路。孔氏云上九之陸卽九三之陸，來氏亦曰進極退漸于陸，言似可取。然當從胡安定作逵。改陸爲逵，自范諤昌始。朱子曰以韻讀之良是。

又曰：鴻飛有序，而極於至高，故不可亂。進德由漸而盛，不罹世網，不掩文明，象之。于磐、陸、木、陵、逵，以漸而上，其進有序，貞道卽存乎其間。



姚配中曰：春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休注云，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是古者文樂用鴻羽。

李士鈐曰：卦互坎離，離南坎北，三與上之遵陸，一南嚮一北嚮，亦進之有序也。下遠坎水，則羽不泥；外乘巽風，則羽不亂。上已去位，故不用其身，而用其所遺之羽。猶老臣去位，而儀型猶在。其進退之道，足爲法於後人而善風俗也。

馬其昶曰：鴻之高飛遵陸，既可貴矣。卽其羽毛落於人間者，亦可用作樂舞。蔡邕月令章句云，佾，舞列也，有俯仰張翕之容，行綴長短之制。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肆舞所以動陽氣而導物也。不可亂，謂舞之有節，而陽不可變也。

彪謹案：漸之義，以居德善俗爲訓。德以漸而成，俗以漸而化，皆非欲速者所能奏效。以德行言，徐行後長者謂之弟，能以漸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不以漸也。衆山學山，不至于山，一成不變，不以漸也；衆水學海，而至于海，盈科後進，實以漸也。以風俗言，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善人爲邦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非漸漬涵濡不爲功。亦如木之在山，必歷時久，乃成材也。玩此卦之義，事以躁進而儻，功以循序而成。抱潤先生推闡盡致，謂初象冠禮，二象賓興，三四五象人倫造端；三言室家相保，四言夫婦暫安，五言陰陽有定位而不可亂，上則文明大啓，形諸樂舞。由狹義而廣言之，由邇言而遠指之，可知易道變化不窮之妙。

歸妹卦第五十四

䷵ 兌下震上
中爻離坎

歸妹，征凶，无攸利。

虞翻曰：歸，嫁也。兌爲妹。

王弼曰：妹者，少女之稱。

陸希聲曰：漸四爻得正，故女歸吉；歸妹四爻失正，故征凶。

劉沅曰：序卦，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歸妹謂長男歸其妹，非舊說少女從長男之謂也。此卦專言昏嫁，然女不能自嫁，必由父母或長男，故不曰妹歸，而曰歸妹。蓋女無不嫁，而不以禮合則亂，故曰征凶，无攸利。聖人特立一卦，以其爲人道之重也。

李士鈺曰：兌，少女，爲震之妹。少女在內，長男動而送之，歸妹之象。卦與漸相反。漸，陰順陽，故吉；歸妹，陰乘陽，故凶。漸中四爻皆得位，故吉；歸妹中四爻皆不得位，故凶。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

虞翻曰：三之四，天地交。離日坎月，陰陽之義。配日月，則萬物興。震東、兌西、離南、坎北，此象最備四時正卦。



又曰：娶九女者，（彪謹案：公羊傳云諸侯取九女。）貴其男女繼嗣，宗享不絕也。

王肅曰：男女交而後人民蕃。

王宗傳曰：天地生成之大義，而震與兌見之。

錢澄之曰：穀梁傳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因歸妹而妾媵既備，生育必廣，猶天地以蕃育萬物爲義也。

劉沅曰：先天乾坤離坎之正位，後天以坎離震兌代之。天地无功，以日月爲功，乾退處西北，坤退處西南。男長則能主器，歸其妹於夫家，少女乃能生育，天地生成之功以成，故曰天地之大義也。

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

程傳云：男女交，生生之道，故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也。

項安世曰：古言嫁，例稱歸妹。易帝乙歸妹，詩倪天之妹是也。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男常長，女常少，故曰歸妹。

劉沅曰：震主生，物所由始；兌主斂，物所由成。震動在上，兌說在下，妹有于歸之志而長男歸之，所歸者妹，非女從男之比也。

馬其昶曰：經傳釋詞云，所，猶可也。此當從可訓。釋文一作所以歸妹，所以者，可以也。嘉禮好合，必說以動，然後可歸妹。強暴侵陵，非盛時所有也。此釋卦名，以下釋卦辭。

彪謹案：大雅大明篇云，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毛傳云，倪，磬也。徐鍇曰，譬猶天妹也。俞樾曰，天之妹，猶天之女耳。時邁，昊天其子之。王者爲天之子，則以其配爲天之女，義正相當。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虞翻曰：三之四，不當位；四之三，乘剛。

阮籍曰：臣之求君，陰之從陽，委之歸誠，乃得其所。

劉沅曰：自二至五，皆不當位。陰居陽，則善媚而躁；陽居陰，則情動而溺，是爻位不善也。初二剛而三乘之，四剛而五乘之，是卦體不善也。位不當，則素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失夫婦倡隨之理，所以征凶无攸利。

馬其昶曰：咸、恒言夫婦之常，且其義廣；歸妹得名，專言昏姻，所以濟夫婦之窮也。昏義云，昏禮者，禮之本也。疏云，昏姻得所，則受氣純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歸妹本泰也，三四往來而成兌震，位皆不當，三又乘剛，是不得所也，故征凶无攸利。太史公言妃匹之愛，君父不能得之於臣子。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惟能知敝乃能永終，能不嫉妒而後子孫衆多，是謂天地之大義。說以動，不嫉妒之謂也。樛木、桃夭之詩，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无鰥民，序詩者皆云后妃之所致，可謂能得歸妹之大義者矣。

彪謹案：歸妹，女道由此終，婦道由此始。且有婚嫁之始，乃有後嗣以善其終。此即乾知大始，坤以大終之義。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劉向曰：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莖，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

王弼曰：歸妹，相終始之道也，故以永終知敝。

程傳云：永終，謂生息嗣續，永久其傳；知敝，謂知物有敝壞，而為相繼之道。

蘇軾曰：歸妹，女之方盛者也。凡物之敝，必自方盛而慮之，迨其衰則无及矣。



劉沅曰：兌，正秋也。春分雷動，秋分雷藏。雷薄于澤，少女乘權，萬物告成之候。物至秋而成，故曰永終。兌毀折，故曰知敝。秋令肅殺，物之敝也，物之成也。出乎震者，至此而終。殺者乃其生之機，始者即其終之漸。君子知之，存其無始無終之理，物敝而人不敝，事敝而理不敝，所以合造化之撰也。

丁晏曰：永者，夫婦長久之道，永則可以有終；敝者，男女淫佚之行，敝則必不能永，自然之理也。思其永而防其敝，君子有戒心焉。

張洪之曰：欲終無敝，必先知其敝於始而力誠之。女禍之害人國，漢後以唐為最，孰非不察其敝於始，以階之厲乎？書曰慎終於始，又曰弗惟厥終，終乃困窮，有以夫！

馬其昶曰：劉子政所云蟄蟲，即潛龍也。避盛陰之害而藏於澤中，不輕用也。董子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君子甚愛氣，而謹游於房，以體天也。是故新牡十日而一游於房。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董子之言，亦所以孕育根荖，保藏性命，避盛陰之害也。

彪謹案：避盛陰之害，是釋知敝二字；孕毓保藏，是釋永終二字。知敝乃衛生要訣，能衛生乃能生生不窮而永其終。

又案：不輕用，所以不敝而能永久。

又案：春秋繁露，循天道篇云，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男女之法，法陰與陽。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壹俱盛，終歲而乃再合。天地久節，以此為常，是故先法之內矣。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牡不家室，陰不極盛不相接，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



盛牡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良。觀此篇所言，天氣盛牡而施，地氣盛牝而化，故能永其終也。男不堅牡，不家室，陰不極盛不相接，乃所以知其敝也。明天地陰陽之道，乃知歸妹之道。

又案：前所言皆人法天之道，後又言人之修身立命，亦有合乎永終知敝之義者。其言曰：仁人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冰；猿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天氣常下施於地，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和樂者，生之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內充也。外泰不若內充，而況外傷乎？忿恤憂恨者，生之傷也；和說勸善者，生之養也。衣欲常漂，食欲常飢，體欲常勞，而無常佚居多也。是故壽有長短，養有得失。及至其末之大卒，而必讎於此，莫之得離。故壽之爲言讎也。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讎其所生，而壽夭於其所自行。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讎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讎於不久。久與不久之情，各讎乎生之所行。是故天長之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損益皆人，人其天之繼歟！

又案：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此行政者爲民謀永其終，而儆告以不知其敝之害也。不備有凶災，卽其敝也。不戒容止，是不知也。仲夏之月，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此於二至之時，天道變更，人事易敝，而告以及時致謹，當力求善永其終之方也。



以上皆人民切身之事，所當知其敝而永其終者。推之國利民福所關，亦不外乎永終知敝之旨。月令又言，春月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冬月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此又陰陽消息，春冬變化，關乎國亂民病之大者，尤不可不知其敝。所謂毋稱兵、毋發房，皆所以防患於未然，以圖永其終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虞翻曰：初无應，變爲陰，故征吉。

王弼曰：少女而與長男爲耦，非敵之謂。

孔穎達曰：爲妻而行則凶，爲娣而行則吉。

胡瑗曰：跛者，足之偏。姪娣非正配，而能盡其道以事君子，猶足雖偏，能履地而行。

程傳云：娣雖賢，承助其君而已。

張浚曰：兌下爲娣，兌毀爲跛。

郭雍曰：无應无歸，因人之歸而爲姪娣。

劉沅曰：士昏禮鄭注，古者女嫁必姪娣從，于是人概稱妾媵。然娣從姊，姪從姑，乃同姓之疏遠者，以之給事左右，情親誼切，不專恃婦寺之流，可无弊竇。而媵外有妾，妾外有御，非遂以娣爲妾，尤非以姪爲娣也。娣亦女弟從嫁以適人者。初足，兌毀折，象跛。初卑下无應，而承二以附于五，終得所歸。凡位卑而安分順理依人成事類之。

姚配中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无子出、嫉妒出，則夫婦之道不恒。白虎通云，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



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是爲娣者，所以絕嫉妒、廣嗣續，以恒夫婦之道，故曰以恒也。嫡无子，姪娣有子亦不出，所以必有姪娣之義。

李士鈐曰：妾媵不待親迎備禮，因嫡之歸而從之歸。初位卑賤，說以奉嫡，有吉道焉。足以兩而行，夫婦以兩而成，跛者一偏而一正，娣之象。又君之妻曰中宮，士人之妻曰主中饋，初不中，故爲娣。不中則一高一低，故爲跛。

馬其昶曰：化陰則能承二。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虞翻曰：離目不正，故眇。

王弼曰：雖失其位，而居內處中，足以保常。

張浚曰：澤中爲幽人。

郭雍曰：二，賢女，守其幽獨之操，不奪其志。

本義云：眇能視，承上爻而言。陽剛得中，女之賢也。

折中云：目以兩而明，夫婦以兩而成，眇者一昏而一明也。幽人雖失所仰望，而其志炯然，故曰能視。

喬萊曰：初，陽也，賤而才者。二，又中也，才而賢者。其柏舟黃鵠之流與？（彪謹案：詩鄘風柏舟篇，共伯蚤死，共姜以死自誓不再嫁。黃鵠曲，古樂府歌也。列女傳，魯陶嬰少寡，紡績養幼孤，魯人將求焉，乃作歌明己之不更二庭也。）履所以行，視所以明也。能行，故相其夫而吉；能明，故燭於禮而貞。

劉沅曰：二互離日，兌毀折，象眇。二陽剛爲賢女，應五陰柔非賢夫。凡所遇非人而不改操皆是。

李士鈐曰：二在澤中，一陰掩之，故稱幽人。

馬其昶曰：二互剛柔失位，水火相滅，爲女子失夫而幽貞自



守之象，故无吉占。婦道以柔爲正，幽人則以剛爲正。未變常，言九二之不可化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本義云：六三陰柔不中正，又爲說之主，女之不正者。

惠士奇曰：反歸，出也。穀梁傳云，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范注云，反，謂爲夫家所遣。

孔廣森曰：須者長女之稱。天文星占，織女爲處女，須女爲既嫁之女。說文，娣，女字也。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娣。

劉沅曰：天文志，須女四星，賤妾之稱。德與位皆不得其當，凡女之自媒者似之。

馮經曰：三卽柔乘剛无攸利者。

李士鈺曰：三遠於五而近於二，不能從五以歸，反從二以歸，故反歸以娣。

馬其昶曰：鼎初六鄭注云，君夫人犯六出，則廢之遠之。左傳疏云，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又隱元年杜注云，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案，嫡夫人出亦如之。以須未當，故以娣攝。兌少女，初在兌下爲娣。三互離，中女，其須也。嫁而反歸，故无攸利。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陸績曰：遲，待也。

石介曰：愆期，待年也，待時之義。得禮而行，是所宜也。

劉沅曰：震爲長男，兌之兄也。用事于東，後歸兌于西，故愆期。然愆期者數，必歸者理，非不歸，特遲有時耳。行，嫁也，詩



曰女子有行。互坎，故言志。有待而行，欲得佳耦而不苟行也。

姚配中曰：坎離皆不正，故愆期。穀梁集解，許叔重云娉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引此經以證。是以愆期爲待年。包世榮云，非禮不行，三族不虞亦不行，皆爲愆期。當兼言之。

李士鈐曰：互離爲期，四在外，故愆期。兌少女，離中女，四由少女而爲中女，年已長矣；出下卦而至上卦，時已過矣，所以愆期。震爲行，在互坎中，有欲行不得之象。四不中无應，本无佳耦，或有佳耦而禮不備，故遲遲然歸，將有待也。

馬其昶曰：愆，差違也。過不及皆愆也。期，謂二十而嫁之期。論成卦之象，三之四，位不當，故彖之征凶，正指四。而四反不言征凶者，爻有變化之義。動之正則不凶；之正，是待禮而行也。特居坎陷之中，不能不愆期耳。此言四欲化陰，以應初而未能遽化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乾鑿度云：美帝乙之嫁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義。義立則妃匹正，妃匹正則王化全。又云殷錄質，以生日爲名，玄孫之孫，外絕恩矣。故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

虞翻曰：坎月離日，兌西震東，日月象對，故曰幾望。

薛溫其曰：至尊之妹，必歸於夫，人倫之正。

胡炳文曰：月幾望，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

劉沅曰：二爲坤體之中爻，坤納乙，五稱帝，出乎震。震男主嫁，故曰帝乙歸妹。君，女君也。五位，故稱君。柔中居尊，女之



貴而賢者，尚德不尚飾，故袂不如其娣良。言娣賢而舉袂，如詠王姬之車也。帝乙始正婚姻之禮，當時必有此實事，非虛擬也。

許桂林曰：文王爲商臣，恪守西藩，故稱本朝盛事，以爲後法。曰高宗伐鬼方，曰帝乙歸妹。

李士鈺曰：五，帝位，震爲乙，故稱帝乙。五居震後，故爲妹。下與二應，故往歸之。高而能降，貴而不驕，吉道也。天子之女嫁於諸侯，其國內稱爲小君，正名也。帝女尊貴，无假文飾。詩曰百兩將之，曰爛其盈門，嫁之盛儀也。至詠王姬下嫁，不過曰曷不肅離，王姬之車而已，儀文可略。兌象月之將滿，五處其上，故幾望。月因日光故望，陰從陽行故吉也。月望喻陰道之盛，陰不可太盛，月盈則虧，必幾望乃爲福也。歸妹征凶，獨六五吉者，蓋女必待男求，惟天子之女，人不敢求，而自往歸焉。在他人爲凶，在帝女則爲降尊屈貴而吉。

宋書升曰：月幾望，震象也。離爲日，其中爻發光處也。坎爲月，其中爻受光處也。離合日中，坎合月望，然離坎又分動象，所謂日月之行也。離陰在下爲巽，其光方進而未中，日朝之象；離陰在上爲兌，其光已退而過中，日夕之象。坎陽在下爲震，其光方進而未正，月漸趨於望之象。坎陽在上爲艮，其光已退而失正，月漸趨於晦之象。此卦下兌爲日之夕，上震爲月之朝，日下月上，而月之明生於下，正與朔後望前天象之昏見者合焉。

馬其昶曰：論語短右袂，孔曰便作事。良猶便也。女君貴不任勞役之事，故不如其娣之袂便。詩碩人傳云，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褰襜。箋云，莊姜自近郊正衣服，乘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適夫人之正禮。蓋娣之袂良者，取便作事，適夫人則重禮服。王姬車服，下后一等，故曰以貴行。此見古適妾尊卑之辨。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左傳云：士刲羊，亦无益也。女承筐，亦无貺也。

說文：匡，飯器，筥也。又引易云，刲，刺也。

鄭康成曰：宗廟之禮，主婦奉筐米。士昏禮，婦入三月而後祭行。

虞翻曰：震爲筐，兌爲羊。

陸希聲曰：承筐无實，則助奠之禮不成；刲羊无血，則祭廟之誠不至。以柔乘剛，下无其應，士女子之行病於斯矣。歸妹，人之終始，故於卦之終，而著道之敝焉。

程傳云：上六无應，女歸之无終者。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

胡炳文曰：陰虛而无應，故有是象。

王夫之曰：无血之羊，非特殺者。

劉沅曰：震，士也；爲竹，象筐；上偶，故虛无實。兌，女也；爲羊，互坎爲血；變離爲乾，故无血。男女成家以奉祭祀，實筐簠者女之事，實鼎俎者男之事也。震有底而中虛，本虛筐象。陽實陰虛，將何所承？徒虛筐也。蓋歸妹之不成者。

李士鈐曰：震爲竹，爲萑葦，筐象。上六陰虛，故无實。兌爲羊，離爲刃，故刲羊。坎爲血，位在坎外，故无血。上應在三，以陰應陰，不成夫婦。故曰女，未成其爲妻也；故曰士，未成其爲夫也。取妻所以供祭祀。筐承而无實，猶未承也；羊刲而无血，猶未刲也。不成祭祀，故无攸利。

馬其昶曰：士者震也。下刲兌羊，三體兌互坎，血卦，不與上應，爲无血之羊。以市脯供祀，（彪謹案：此與船山說非特殺者合。）非敬也。女者兌也。上承震筐，上六陰虛无實，不與三應，




故三承虛筐。謂儀不及物也。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故不能承先者，即不能繼後。傳釋女承虛筐，而歸罪於上之无實，夫婦一體故也。三之乘剛无攸利，即上之无攸利矣。

附解云：程子曰，易有男女配合之卦四，咸、恒、漸、歸妹，然咸恒主感與久立象，漸借女歸明漸進之善，惟此卦專言女嫁。責在長男，故名歸妹。初九，媵也；九二，賢歸也；六三，妾御也。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公羊亦曰諸侯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而孔疏云，媵，妾也。鄭注士昏禮，謂古者女嫁必姪娣從，于是人概稱妾媵。然娣從姊，姪從姑，乃同姓之疏遠者以給事，不專恃婦寺之流，情親誼切，可無弊。而媵外有妾，妾外有御，非遂以娣爲妾，以姪爲娣也。春秋禮廢，乃有懷嬴黷倫之事。愚于詩經小星章詳辨之。九四待字者也；惟六五柔中居尊，女之貴而賢者，爲歸妹之主；上六則怨曠者也。聖人特立此婚嫁一卦，以其爲人道之重，故曰天地之終始，人之大義也。

彪謹案：彖言天地大義，人之終始，合三才之理，而繫於歸妹一卦。是生生化育之機萌芽於此，故特立一卦以象之。蓋謂女道由此終，即婦道由此始，完成乎人事，乃得天地之大義。且有婚嫁以善其始，乃有後嗣以善其終，此即乾知大始，坤以大終之義。大象斷以永終知敝四字，諸家所詁皆精確，而春秋繁露暢發其旨，與月令所載相爲表裏，於天人交濟之遭，關繫閎深。竊考其說，綴注於下，以備研易者之觀省。人生天地之間，不可不讀易，尤不可不致慎歸妹之卦。苟悉心探研漢儒諸說所見，尤精於聖人之微言大義，昭然若揭。而人之生也，必要其終。凡所以敝，所以永者，各有其道，重在能致其知，此之謂格物之學。

周易學說卷之六

豐卦第五十五

 離下震上
中爻巽兌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馬融曰：假，大也。

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

本義云：盛極當衰，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无益，故戒以勿憂，宜日中。

劉沅曰：以明而動，所以致豐之道。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離爲王，又爲日，二得中。盛大之時，百嘉所聚，王者有明德，於變時雍，明威並行，乃能至此。豐之時可喜亦可憂，爲豐之難久也。人之心猶天之日，日中明益盛，保豐者宜顧諟緝熙，常使心如日中，普照萬方，則豐可久。君子豐其德以承天，憂勤于未豐之時，而敬慎于既豐之際，非欲富貴福澤，長保其豐之事，欲長存乎豐之理，歷榮枯而自全。雷電萬古常存，而其交至則有時，修德獲報，萬古之定理。而其豐亦有盡，夫子以中昃盈虛戒人，所以明豐之事有限而理无限。明以動，所以致豐之道也。與詩消息，所以保豐之道也。人心之天理，可與天地无極。勿憂宜日中，所謂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者也。

吳汝綸曰：言王者履此豐亨之運，有易衰之憂，惟宜以至明

處之也。

李士鈐曰：盛之至者衰之始，滿之極者虧之漸，此常人所不憂，而聖人有憂焉。日之方中，幽隱畢照，不為陰暗小人所蒙蔽，則無憂矣。中者，不可過之謂。聖人保泰持盈，只有一中，如日麗中天而不可過。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說苑：孔子曰，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

徐幹曰：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博。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謂也。

孔穎達曰：動而不明，未能光大；資明以動，乃能致豐。

胡炳文曰：泰、晉、夬、家人、升皆曰勿恤，此曰勿憂，皆極盛之時常人所忽，而聖人所深憂。曰勿憂者，深切之辭也。

劉沅曰：常如日中以照臨天下，則豐不在一人而在天下。以下推論日中之難保，而宜日中者之所以自處可知矣。

沈善登曰：老子言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諸卦或稱時義之大，豐傳獨稱豐大也，異於諸卦，是與乾天坤地參立而為三矣。王者父天母地，作民父母，官天下稱天王，家天下稱天子，必本明以動，乃無負乎一貫三之義，故責成於王躬。又申之曰，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與春秋始王法加王心義例同也。

馬其昶曰：豐，大也。惟王能致豐，故曰王大之。所謂身尊居高也。（彪謹案：此釋徐幹說。）傳申言王之大，以所尚者大，謂得賢者之助也。初曰往有尚，即承此義。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張爾岐曰：食是望后虧缺，非交食。

葉西曰：宜日中，以明言；日中則昃，以盛言。

劉沅曰：離日互兌西，故言昃。伏坎月，見兌毀，故言食。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鄭康成曰：言皆有休已，无常盛也。

孔穎達曰：盛必有衰，自然常理。勉令及時修德，居存慮亡也。

崔憬曰：明則見微，動則成務，故能大，大正以其明也。日中則昃，宜乘其未消未虛而圖之，若委於氣化，無爲貴王者。

沈該曰：豐，六月卦。雷奮而亨，火盛而熾之時，故爲豐。而爻以幽暗不明爲象者，蓋以體言之，雷動於上，電照於下，風雨晦明之時也。以爻言之，初九之陽，二陰乘之；三四之陽，五、上重陰覆之，陰掩陽之象也。以理言之，時方盛則芽孽生焉，是以戒其過。

張英曰：天地且不能違時之消息，決言豐之難恃也。

劉沅曰：中必昃，盈必食，卽日中可知天地之理，四時遞嬗，此盛彼衰。天地且有盈虛，而況人稟氣化以生？鬼神本造化之功能？其盈與虛有必然者，非有理以貞之，則盛者必速衰，而衰者不復盛，故宜常如日中，則盈虛之氣數，不能奪人心之正理，而豐可常保矣。六爻取明動相資者爲吉，恃明妄動者爲凶，非如他卦以陰陽相應爲善。熊良輔曰，當豐大時，以同德相輔爲善，不取正應，是也。

彪謹案：乾文言云，聖人先天天弗違，後天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言天不能違聖人，聖人卽天也。此言天與四時爲消息，是天不能違四時，四時卽天也。天時



行，聖人時中，皆可握人與鬼神之券。天與聖，時哉時哉！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蘇軾曰：易至於雷電相遇，則必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至於離艮相遇，則曰无敢折獄、无留獄，取其明以止也。

朱震曰：電明照以折獄，雷威怒以致刑。

劉沅曰：陰陽相薄爲雷，其光爲電，皆至則威燄盛大，豐之象。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法在此，未有犯威者，留待異時之用；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法時須明見下情方得。

張洪之曰：皆至者，謂二體相合，明動並行。明能察獄，則無獄不折；威能用刑，刑亦無所不致矣。書曰惟明克允，又曰威克厥愛允治。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鄭康成曰：初修禮上報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爲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稍，久留非常。

王弼曰：處豐之初，其配在四，以陽適陽，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者也。

惠士奇曰：非常者，或逢凶變也。逢凶變則有過旬之稍焉。凶變謂之災，故曰過旬災也。

劉沅曰：初應四，四，震主也。初九以明之初，（李士鈐曰：或說初，電之始發。）應動之初，（李士鈐曰：或說四，雷之初起。）同德相配，故謂四爲配主。旬，十日，數之盈也。旬无咎，爻喜其初豐。過旬災，傳戒其過豐，義相足也。



李士鈐曰：二爲下卦之主，與初有陰陽之配，故初遇之。

馬其昶曰：儀禮疏云，賓客之道，十日爲正，一旬後或逢凶變，或主人留之，不得時反，卽有稍禮。饗食燕獻无日數，盡殷勤也。初明始，四動始，明動相資，致豐之道。初宜資四助五，嫌兩陽不應，故曰雖旬无咎。旬者天有十日，離之象。說文，旬，徧也。初徧歷離爻而應四，无咎也。傳曰過旬災者，言其急於公事不久滯。儀禮，既將公事，賓請歸是也。易於人事多取典禮爲象，雖所舉皆殷制，然可藉周禮以推知一二，周因於殷禮，三代損益，不甚相遠。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朱震曰：震巽爲草。

王宗傳曰：蔀，草莽陰蔽之地。

何楷曰：斗爲帝車，運乎天中。五以柔暗居尊，二仰承之，爲日中見斗。

劉沅曰：互巽柔木，應震蕃鮮，故象蔀。蔀，草也。斗，昏見者也。日中見斗，明者忽闇，自恃其明則反昏暗。往應六五，必見疑疾，必以信發五之志。

李士鈐曰：離爲日，二位居中，故日中。斗指五，五居帝位，離目爲見。斗見於夜不見於日者，其光爲日所奪也。日光掩則斗見矣。坎爲疑、爲疾；巽進退亦爲疑，又爲風、爲躁，亦疾也。坎有孚象，兌巽亦有孚象。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九家云：信著於五，然後乃能發其順志。

李士鈐曰：二以文明之臣，上遇昏暗之君，往則必得疑疾。



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感發以信，釋其疑而去其疾，故吉。

馬其昶曰：卦自泰來，二變離，四變震，明以動，是由泰致豐之道。然自豐體既成之後觀之，備巽、離、兌三女卦，此盛極將衰候也。陰氣充塞於中，於是在下者惟巽之草木，彌滿大地，故有豐蔀豐沛之象；在上者惟兌之暗昧，蔽日之光，故有見斗見沫之象。鄭注困云，兌為暗昧，日所入也；上揜日月之明，故謂之困。豐亦猶是也。恒星晝見，日之光有所蔽耳。二與五不應，又互巽之初，進退志疑，故往得疑疾。發若者，積離中之孚，化陽以應五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虞翻曰：兌為折，艮為肱。

九家云：沫，斗杓後小星。

王宗傳曰：五有斗象，上居五後，沫也。

折中云：見斗見沫，太陽食時是也。食限甚，則小星亦見。

毛奇齡曰：劉熙云，沛者水草相生之名，公羊傳，草棘曰沛。

劉沅曰：斗中無沫星，沛作旆亦強。來瞿塘作本文解。火體外明內暗，人心自用，則明者轉暗，二、三取象以此。沛，澤也。互兌澤，沛象。變坎水，象沫。變互艮為手，肱象。互兌屬右，毀折。三處明之極，過用其明如陰蔽，肱折終不可用。

李士鈐曰：沛較蔀尤暗；日中見沫，較見斗尤甚矣。

馬其昶曰：豐爻多言蔀沛者，荒穢不治之象。未嘗非日中，而明有所蔽，其可憂在此。三為內卦之右。

彪謹案：折，如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之折。

又案：孟子沛澤多，注云，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



用也。

漢書王鳳疏云：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當退也。

漢志云：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是故聖人重之。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師古曰，言遇此災，則當退去右肱之臣，乃免咎。

鄭康成曰：手而便於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於君，君能誅之，故无咎。

張惠言曰：覲禮，侯氏肉袒請刑，鄭亦以折右肱證之。豐象折獄致刑，此義是也。蔽日之光，其罪當誅。

劉沅曰：明與動相資，而後成大事。爻以无咎勗人自守其明，象以終不可用戒人恃明，義相足也。

馬其昶曰：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謂三四兩剛，不在二五之位也。此及遯三，皆當位，而皆曰不可大事，亦以失位而不中也。（彪謹案：此說重不中二字，謂三失居卦中之位，非指陰陽之位而言。）豐之時所任爲股肱者，鄙耳沛耳，不足爲棟梁之器，雖小有才而不可大事，終不可用也，用之與无人同。股肱不良，折退之无咎。剝上言小人不可用，與此同。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孔穎達曰：二陽體敵，故四謂初爲夷。

劉沅曰：夷，等夷，謂初九也。初與四陽剛同德，故曰夷主。熊良輔曰：當豐大時，以同德相輔爲善，不取正應是也。初適四



則以四爲主，四適初則以初爲主，明與動互相資也。六爻取明動相資者爲吉，恃明妄動者爲凶，非如他卦以陰陽相應爲善。行，震性動，動而遇初，故吉。

馬其昶曰：二四兩爻爲成卦之主，故豐蔀見斗之象同。五爲斗，二應之，四承之，故皆曰見也。互兌爲幽不明。履、歸妹，下體兌，故九二皆曰幽人；夬、萃，上體兌，故九五皆曰未光。公羊傳云，遇者，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何休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卒，相遇於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初四共朝覲五，先修遇禮，四近初遠，故四爲主，初爲賓。禹貢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初爲遠方小侯，故稱夷主。（彪謹案：據此說則遇其夷三字當作一讀，主一字爲句。蓋四遇初，應爲初之主也。劉說互言之，與此義同。）杜釋例云遇者，倉卒簡儀。若道路相逢，遇者不行會禮，行遇禮，蓋亦不爲過豐之意。行者，同往資五，震動之象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蘇軾曰：六五來章，謂虛己以來二陽。（彪謹案：此二陽指三四兩陽爻而言，非謂二爻也。）謂之來者，我來彼也。

王宗傳曰：五之所處者中，則无自豐自亢之失。

王申子曰：柔順得中，謙虛待下，故能來章。豈惟有譽，其福慶將及於天下。

錢一本曰：五，日中之位，王假之於上，資四之動以爲動，資二之明以爲明，明動合而章，皆六五中天之慶。

劉沅曰：章，明也。下卦離明爲章。五虛中資人之明以自輔，明者皆來，民被其慶，而君得其譽。譽由于慶，象言慶而譽該其中。



李士鈺曰：在兌口上，譽之象。

馬其昶曰：震在上體，五之義多優於四，一得中，一失中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左傳云：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彪謹案：豐之離謂上爻變則爲離。）

淮南子云：非无衆庶也，言无聖人以統理之也。

鄭康成曰：闐，无人貌。

虞翻曰：闐，空也。

橫渠易說云：豐屋蔀家，自蔽之甚，窮大而失居者也。

程傳云：高亢昏暗，自絕於人，人誰與之？

朱震曰：九三正應，自下闕之。離目爲見。

張浚曰：豐其屋，以聚斂哀積爲事，自盈也。蔀其家，家道不明也。闐其无人，天下離心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闐其无人，自藏也。

石介曰：始顯大，終自藏。子雲言，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正合此義。（彪謹案：汪容川亦謂全竊此義。）

語類云：天際翔，猶詩言如翬斯飛。

劉沅曰：離爲宮，震爲木，互巽爲高，故象豐屋。震蕃鮮，互巽草木，內外蔽障，象蔀家。離數三，又爲日，象闕與三歲覿。

馬其昶曰：上六居豐之極，託處尊高，有豐大其屋之象。五、上，天位，曰天際翔，爲高居九重者戒也。蔀其家，猶言蕪其室。



无德而貪，屋雖豐大，自君子觀之，蕪萊滿室，闐无人耳。（彪謹案：左傳，鄭伯有門上生莠，亦是此義。）師慧曰朝无人焉，亦此意也。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今使人闕其戶，與闕門者異矣。不知求賢自輔，是自蔽其明，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言昏蔽之甚。

彪謹案：朱子言此卦與噬嗑取象雷火有上下之分，皆主治獄言之，其義甚當。止唐先生破陰陽相應之例，而謂六爻全象以明動相資者為吉，恃明妄動者為凶。明顯易曉，扼其要矣。石說引子雲之辭，於義最古。凡處豐之極者，當以此為戒。

旅卦第五十六

䷷ 艮下離上
中爻巽兌

旅，小亨，旅貞吉。

虞翻曰：小謂柔。

孔穎達曰：旅者，客寄之名。

梁寅曰：客於外皆謂之旅。如諸侯寄寓，大夫去國，聖賢周遊皆是。

劉沅曰：山內火外，內為主，外為客。火過而不留，旅人象；山止而不遷，旅舍象。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人親寡，不可以大，小其心以自斂，卑其身以自防，故吉。

彭申甫曰：二五皆柔也，而獨宜於旅。孟子言王政必及旅，齊桓創霸亦曰無忘賓旅。而繇曰小亨者，用小則亨也。又恐人之過於柔也，復曰旅貞吉，重疊其辭而戒之，其謹於用柔如此。

李士鈺曰：艮之止似館舍，火之動似人行。逆旅有定，過客无定。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王弼曰：陰皆順陽，不爲乖逆；止而麗明，動不履妄，是以小亨。旅者，物失其所居之時也。失居則願有附，豈非智者有爲之時？

王逢曰：艮止乎下，離麗乎外。止而麗乎外，旅也。

俞琰曰：旅之時最難處，旅之義不可不知。其亨雖小，時義則大。

劉宗周曰：仕止之外，又有旅之一途，處其變局焉。正君子所恃以審去就之機者。

劉沅曰：六爻皆教人旅道，柔順中正而已。柔得中則不取辱，順乎剛則不賈禍。旅之時最難處，旅之義最難盡。止則无妄動之失，明則有燭幾之明，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是爲小心處旅而得其亨。

李士鈺曰：能柔順而承陽剛，內則靜而无欲，外則智足保身，旅豈无吉道哉！故重耳以亡人興晉，陳氏以羈旅得齊，孔孟周流而道傳天下。

馬其昶曰：柔中順剛，釋所以小亨之故。柔得中乎外者多矣，又必止而麗乎明，乃能盡旅之義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孔穎達曰：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爲旅象。

趙汝楳曰：火煬則宅於竈，冶則宅於鑪，在山則野燒之暫，猶旅寓耳。

張清子曰：明无遁情，慎无濫刑，明慎既盡，斷決隨之。聖人取象於旅，正恐其留獄也。

張英曰：狴狴桎梏，淹滯拘留，宜仁人君子隱惻於此。能明慎而不留獄，斯可謂祥刑矣。

劉沅曰：離爲明以察情，艮爲慎以慎法，不使留滯于獄，亦若

旅之暫寓而不久居焉。臯陶曰惟明克允。易凡言刑獄事，无不取諸離。動而明，噬嗑，明罰敕法；明以動，豐，折獄致刑；明以止，賁，无敢折獄；止而明，旅，故明慎用刑。

張洪之曰：兌爲刑，坎爲獄。賁初之四，折坎成兌，故用而不留。君子用刑不濫，決獄如流，同於山之重，火之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鄭康成曰：瑣瑣，猶小小也。

王弼曰：最處下極，而爲斯賤之役。

程傳云：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鄙猥瑣細，致侮辱，取災咎也。

劉沅曰：艮爲小石，離火，故瑣瑣取災。初陰小，無明遠之志，故窮迫淺狹而取災。

萬年淳曰：履二以坦坦而獲吉，旅初以瑣瑣而取災，可知涉世之道矣。

吳汝綸曰：取災猶起凶、見凶之例。

柯劭忞曰：後漢書左雄傳，士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卽厮養之厮。斯其所者，謂其才如此，爲童僕固其所也。

馬其昶曰：童僕終其身旅於人者。童僕非賤，其志之瑣瑣乃賤耳。初陰失位，艮止不化，故有是象。志窮而災曰取災，於人乎何尤？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虞翻曰：艮爲童僕。

九家云：以陰居二，卽就其舍。承陽有實，故懷其資。處和

得位，故得童僕貞。

朱震曰：童僕貞，然後次可止，資貨可有。

本義云：卽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

龍仁夫曰：艮爲門庭，有次象。巽近利市三倍，有資象。

劉沅曰：艮爲少男，故爲童；初承二，其僕也。艮爲門、爲廬舍，二在艮止之中，故象卽次。互巽爲近利市三倍，象懷資。六二柔得其中，止得其正，有宿止之地，有資用之饒，有忠順之童僕，三者皆得，旅道備矣。旅所賴者，僕也。得僕貞，則无意外之患。

馬其昶曰：艮爲閭寺，童僕象。初爲民，二爲大夫，是艮之爲童僕者，獨初耳。在初不思自奮，爲志窮；自二視之，則是終身服役，爲得童僕貞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虞翻曰：離爲火，三動艮壞，故焚其次。

王宗傳曰：親寡之時，所與者童僕，豈可以旅視之？以旅視下，則童僕亦以旅視上矣。

黃淳耀曰：與下之道，刻薄寡恩，視童僕若旅人然，義當喪也。

晏斯盛曰：旅小亨，惟柔得之。三剛不中，是不能安於旅者。

胡煦曰：艮廬舍，與離相逼，互巽風，焚次象。

劉沅曰：喪童僕非無童僕，喪其貞則雖有若無矣。艮爲廬舍，上接離火而互巽風，故次焚。以已通，焚次亦已傷矣。以路人待童僕，安能貞哉？其喪也，義當然也。

李士鈺曰：艮爲童僕，兌爲毀，故喪。童僕指初，近二而遠於



三，故二得之，三喪之也。

馬其昶曰：三動而與離上之剛相觸，故焚。陽一君而二民，三固君也（彪謹案：三陽爻爲艮卦之君，下兩陰爻皆其民也。）三變，則初、二亦喪其童僕之象，无貴賤之等矣。妄動失位，故貞厲。

彪謹案：孟子言君視臣六句亦有此義，王注得其旨。待僕且然，況視臣乎？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應劭云：齊，利也。

虞翻曰：離爲齊斧。

趙汝楳曰：旅暫止，宜也。今而久處，於義未安。

陳法曰：三爲行旅之旅，故曰次；次，道途所經過之次舍。四爲羈旅之旅，離麗也，淹留於異地，故曰處。

劉沅曰：離爲戈兵，又中爻，上兌金，下巽木，木貫於金，斧象。錯坎爲加憂，不快象。

李士鈺曰：四出內卦而至外卦，位不中正，以陽承陰，身雖暫安，而心終不快。孔子在陳而思歸，孟子久於齊而非其志，此爻似之。

王樹枏曰：齊資同字。考工記鄭司農注云，故書資作齊。

馬其昶曰：旅而久處，必有所甚戀不能割者，如晉公子在齊安之是也。曰旅于處，未得位也，懼旅人之懷安，而深警之也。齊斧以衛身者，在旅而得齊斧，有戒心矣，故不快。傳曰心未快者，見非果有不快之事，特旅人之心，當不忘戒備焉耳。艮二曰其心不快，心指三；此曰我心不快，心指四。三四在一卦之中，皆值心位。



又曰：資，子夏傳及衆家竝作齊。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干寶曰：離爲雉，爲矢。

陸希聲曰：言雖不得正位之實，而終有名譽之美也。尼父之旅近之。

程傳云：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旅之至善者也。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

張浚曰：此卽彖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者。

楊萬里曰：上逮，謂德上達天也。

劉沅曰：射者，男子之事。雉，士相見之贄。射雉則有能，一矢而獲。譽，令聞。命，錫命。離爲雉，錯坎矢，象射雉。卦互兌，故象譽。互巽，故象命。六五有德而得中，雖在羈旅，終以此得譽命。上，君上。此爻不以君位言，以人君無旅也。

李士鈐曰：古者出疆必載贄。旅而射雉，將以爲事君交友之資。信乎友則有譽，獲乎上則有命。譽命非旅人所敢望，然推其道必能得之，故言終也。五獨言旅者，五爲君位，王者无外，不可以言旅也。

劉文鳳曰：以通有。

馬其昶曰：五處盛位，而在旅卦有射雉象。士出疆必載贄，士執雉，故射之。必云一矢亡者，見其射藝精，取物廉，既勇且仁，所以終有譽命。騶虞之詩曰壹發五豝，獸之多而取之少。故箋云，君射一發，仁心之至。乾鑿度，孔子筮得旅，商瞿曰，子有聖知而无位。子曰命也。鳳鳥不至，河无圖出，天之命也。子所筮蓋得此爻。有譽命，故云聖知。射雉，故云无位。天命不集而有譽命，是鳳鳥不至而得雉之象也。孔子以命自安，卽本易辭爲

訓。

彪謹案：二爻，旅之至吉，得之於外者也；五爻，旅之至善，得之於內者也。二五皆中也。

又案：孔子栖栖一世，莫我知也，而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其譽命實由上達天德而來。孔子嘗射於矍相之圃，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是其勇也；弋不射宿，是其仁也。皆達天德也。

又案：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所以能居易俟命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漢成帝詔云：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先雖快意說笑，其後必號咷而无及也。

阮籍曰：同人先號，思其終也；旅上之笑，樂其窮也。

虞翻曰：離爲飛鳥。離火，焚巢。

范仲淹曰：旅人之志，卑則自辱，初瑣瑣也；高則見疾，三焚次，上焚巢也。能執其中，可謂知矣。二懷資，五譽命，柔而不失其中者也。

本義云：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道也。

王宗傳曰：棲高處亢，而寄諸危地者，鳥之巢也。高極必危。

吳澄曰：上，一卦窮處，疆場之象。

顧炎武曰：處卦之上，離之極，所謂有鳥高飛，亦傳于天者矣。居心以矜，而不聞諫爭之論，菑必逮夫身。魯昭伐季孫意如，請察罪、請囚、請亡皆弗許，於是叔孫之甲興，而陽州次，乾侯唁矣。鸛鵒鸛鵒，往歌來哭，其此爻之占矣！



李光地曰：君子一日居人上，則必盡一日之心。以旅之道在上，則處之如傳舍而已。禍害將發，故曰其義焚。

王念孫曰：聞猶問也，謂相恤問也。

劉沅曰：離爲鳥、爲木、爲科上槁，變震亦爲木，上位極高，在巽木上，故象巢。離爲火，互巽風，鳥居木上而遇火，鼓以巽風，焚巢象。上九居離之極，處旅之窮，有鳥而焚其巢，无所歸依之象。笑與號咷，中爻兌口之象。

蘇秉國曰：漢五行志，有鳶焚其巢。以後證前，知易辭皆實象也。

李士鈺曰：同人，親也；五得中與二應，故先號後笑。旅人，不親也；上又不中，不與三應，故先笑後號咷。易，疆場也。牛爲耕耘之用，負重致遠之資，失之則居无所用，行无所資，所以凶也。

馬其昶曰：鳥焚巢，无與人之得失，故旅人笑之；及喪牛，則號咷矣，而他人亦莫之恤也。離畜牝牛，上變離壞，有喪牛象。言人以旅道自處，則人已物我，皆若泛然相值，凶之道也。親寡旅也，三與上之謂矣。

彪謹案：在下如旅，義當喪；居上如旅，義當焚。皆不得中而應剛，是以有自取之禍。周厲出居于彘，商紂登臺自燔，皆鳥焚其巢之象。天工人代，爲人者奈何不敬？兢兢業業，一日二日無曠，庶當有天下一家之義，若不能爲主而反爲客，未有不凶者。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旅之爲義，則主權屬人，而我爲客，能勿俯仰隨人乎？

彪謹案：萬物之在天地，猶逆旅也。莊子言以天地爲蓬廬。要其終而言之，誰非旅者？惟修身立命，先立乎其大者，小不能奪。視生猶寄，視死猶歸，丹心照千古，浩氣還太虛。我有所以

自主者，爲常爲主，而不爲客，此則旅外之旅也。彼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甚至失其所居而爲旅人，常爲客而不能自主，此又旅中之旅，窮無所歸，將何地以爲客乎？然處旅有道，得中乎外，順剛而麗明，可以無患。聖人特立此卦以示旅道。內爻象以初與三爲旅之不利者，惟二爻得中而幸安全；外爻象以四與上爲旅之可憂者，惟五爻得中而有譽。孔孟栖皇一世，常爲東西南北之人。而孟子客卿傳食，是旅行而得中於內者，有二爻之象焉。孔子歷聘聞政，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旅行而得中於外者，有五爻之象焉。且伐檀圍匡，得免於禍，知也；射矍圃，從獵較，勇也；釣不網，弋不射宿，仁也。無往非得旅之時義，小亨而貞吉也。離明照于外，艮止懷于中，交相爲用。止唐先生謂內止則有主而不搖，外明則洞察而不惑。六爻皆教人處旅之道。孔孟周流內不失己。夷呂居海濱全身，其道可思矣。

巽卦第五十七

巽下巽上
中爻兌離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虞翻曰：大人謂五。

陸績曰：陰爲卦主，故小亨。

劉沅曰：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陰伏陽下曰巽。五月陰生，天道以小而亨。沈潛卑巽，人心以小而亨。五中正互離，本卦之大人也。

李士鈺曰：九五雖非成卦之主，而陽得尊位，陰利見之。易歸其權於九五，卽春秋尊王之意。

馬其昶曰：巽，說文作𡙇。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虞翻曰：剛中正，謂五也。

陸績曰：重命令者，欲丁寧也。本乾象，陰來盪成巽，巽者順也。

蘇軾曰：言必順二五而後亨。利往爲二五用也；利見，見九五也。



蔡清曰：潛心懇到爲巽。大傳云，巽，人也。又云，巽德之制也，巽稱而隱。是順義不足以盡巽。故彖傳於巽不曰順，而每仍卦名曰巽。

李光地曰：風者陰氣，而能散乎陰，以其本生於陽也。陰伏在內，陽必入而制之，能使柔順乎剛，則齊矣。故巽之訓曰伏、曰入、曰制、曰齊。卑者巽之形，順者巽之效。

劉沅曰：重巽，上下皆巽也；申，丁寧重複。巽象在天爲風，鼓舞萬物而長養之；在人君爲命令，鼓舞萬民而變化之。志行，申命之志得行也。初、四二陰，爲成卦之主，而聖人意取陽能巽下，去其過剛；陰能巽上，得主以行，蓋仍剛柔交濟之義。

吳汝綸曰：巽有踐義。尚書，巽朕位。史記，巽作踐。（彪謹案：此解剛巽二字。）

鄭杲曰：巽爲入，入而後能制。制者，人之引申義也。入，譬諸道之以德；制，譬諸齊之以禮。入而後制，王道也。不入而制，法家也。

李士鈐曰：坤爲順，巽爲長女。得坤初體，長女肖母也。表記云，君命順則臣有順命。穀梁傳曰，爲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故巽之陰爻雖成卦之主，而權必歸於九五，所以正君臣之分，端出化之原也。

彪謹案：德禮皆王道，而以法家濟其窮，是政刑亦包於德禮之中。若專以政刑爲用，此法家所尚，不必皆出於王道也。

又案：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實合巽卦之義。

又案：剛巽乎中正，立天下之正位也。志行，行天下之大道也。柔皆順乎剛，得志與民由之也。小亨者，不得志獨行其道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荀爽曰：巽爲號令，兩巽相隨，故申命也。法教百端，令行爲上，故曰行事。

胡瑗曰：風之入物，无所不至，无所不順，故曰隨風巽。

郭雍曰：易於巽主號令，猶詩之言風也。君子之德風，有風之德，而下无不從，然後具重巽之義。

邱富國曰：申命者，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踐其言於申命之後。

方大鎮曰：爲君相申命者，立教之君子事也。五與蠱易，（彪謹案：蠱五陰爻，易陰爲陽，是爲巽。）而庚與甲相申焉。蠱者，有事也，終則有始，故屬之天；巽者，行事也，无初有終，故屬之人。

劉宗周曰：視象又增行事二字，以見命實可見之施行者。

劉沅曰：隨，相繼也；重巽象風之相繼而行。申命者告誡不已，行事者行其所命之事相續不懈。

張洪之曰：風者，天之令，兩風相因，無物不撓，巽象也。告諭寓以德音，夏商周尚矣。沛公入關，約法三章；文帝賜書自貶，趙佗稱臣納貢；宣公爲德宗草詔罪己，百姓鼓舞，將卒感泣。非辭出婉摯，何能如是動人？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虞翻曰：巽爲進退。

孔穎達曰：處令之初，心懷進退，宜用武人之貞以整齊之。

李觀曰：巽之初六，令善而衆疑，不濟以威，則終不可爲也。周官，凡出教令，必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張浚曰：柔道常疑，出令而二三其心，安能立天下事？必也



外用其權，內濟以果，巽道行矣。聖人特於初發之。

惠士奇曰：田以講武事、續武功，齊斧所以劑斷也，是爲武人之貞。初失位，故利用武。四得位，故田有功。至上而窮，喪其齊斧，則失武人之貞矣，故凶。

劉沅曰：巽爲進退，變乾純剛，象武人。靖亂爲治，不治由于多疑。

李士鈐曰：初以陰承陽，陽舒陰慘。一陰有武人象。易言武人皆陰爻也。

馬其昶曰：二互兌，爲武人。履三體兌，亦稱武人。巽之正位在四，初失位，故疑，而有進退之象。然柔當順剛，柔在下，利用二治之。書曰沈潛剛克。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宋衷曰：巽爲木，二陽在上，初陰在下，牀之象也。退而據初，心在於下。

孔穎達曰：祝史、巫覡，並是接事鬼神之人。紛若者，盛多之貌。

張浚曰：互兌爲史巫。

劉沅曰：奇木上橫，偶木下峙，牀象。互兌爲巫、爲口舌、爲毀、爲附，故象史巫紛若。史善占，巫善交神。二當申命行事之時，能巽以達上下之情，通神人之意，于義吉，于事无咎。

馮經曰：巽互離兌皆女。詩云載寢之地。

李士鈐曰：巽木上實下虛，初陰虛，象牀之下；二象牀之中，近與初接。惟近乎民者能得民隱，則令易行。用史者，稽於古以宜於今；用巫者，驗於天以合於人，故吉。雖无應而亦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趙彥肅曰：巽在牀下，謂初六也。用史巫以誠接之也。初志疑，故二接之。

惠士奇曰：巽陰用事，牀下象陰。太玄迎首之上九云，溼迎牀足，測曰願在內也。內爲陰，牀足猶牀下。

丁敘忠曰：史以人意通之神，巫以神意通之人。紛若者，不憚文辭口舌之煩，亦申命行事之意。

馬其昶曰：詩箋，男子生而臥之牀，尊之也；女臥之地，卑之也。卧之地則在牀下矣。三女之生，巽爲長，取象牀下。言初六之陰，當柔伏以順於剛也。陰伏而陽能制之，則疾不生。初陰爲疾。豐二互巽初曰往得疑疾，鼎二在巽體曰我仇有疾，我仇，目初也。以二治初，以陽治陰，以理治欲，以君子治小人，故曰巽德之制也。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女巫掌歲時祓除蠱浴。齊景公疾，欲誅於祝史，是古者用史巫以除穰疾病之證。楚語觀射父說巫覡云，民之精爽不携貳者，明神降之。二之得中，是精爽不携貳者，以此治初陰之疑疾，宜其吉无咎矣。疾在身者，醫治之；疾在志者，史巫治之。用者，五用之也。禮運，王前巫而後史，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傳曰得中也。巽爲風，風以散之，則萬物絜齊。祭祀祓穰，亦所以散陰慝而使之絜齊也。

彪謹案：志疑爲心疾，惟通神明之精理者能破其迷惑而啓其智慧，疾可自瘳。枚乘七發篇，吳客治楚太子疾，亦治其欲心而疾愈。此非史巫所能治者，惟自心能治之。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不疑其所行，其效力尤遠過於史巫紛若之吉矣。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荀爽曰：乘陽无據，爲陰所乘，號令不行，故志窮也。

王逢曰：頻數之令，人所不與，故吝。

沈該曰：頻巽，屢變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剛過而不中，



令且不當，是以頻巽。志不得行，是以志窮。

唐鶴徵曰：有巽之疑，兼巽之躁。

錢澄之曰：重巽者，先庚後庚，申此一令也。頻巽則紛更不一。

李光地曰：志始於疑，終於窮。蓄疑之極，則窮也。

劉沅曰：三居兩巽之間，一巽方盡，一巽又來，故象頻。

李士鈺曰：行事則多謀少斷，申命則朝更夕改。事不能治，人何以堪？故吝。

馬其昶曰：上九時位俱窮，九三位未窮而志窮。志窮則思變，故頻巽。變失正，故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王弼曰：三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獲而有益。

胡炳文曰：田，武事。初利武人之貞，四之田獲，用武而有功者也。

來知德曰：巽居四為正位，所以有功。

折中云：居高當位，載績武功，而田害悉去。解獲三狐，此獲三品，所獲者多矣。

毛奇齡曰：巽為股髀，離當心腹。全獲三品，上殺中心，次殺中髀，下殺中腹。

華學泉曰：四聯下三爻以巽五，三品之獲，非四誰歸？利往利見，皆四之功。

劉沅曰：互離，為網罟、為戈兵，田象。巽為近利市三倍，故象多獲。三品，上中下三殺也。內卦三爻分上中下；又初巽為雞，二互兌為羊，四互離為雉。六四重陰宜有悔，然柔正能巽，與



初同德，而順乎二三之剛以上巽五，居大臣位，巽賢才以事上，不但悔亡，且大獲成巽之功也。

鄭杲曰：巽爲風、爲入、爲號令，皆動物之事也。昔周公將制作禮樂，恐民不從，作洛，庶殷丕作。周公曰，勞役且說，況禮樂乎？乃敢制作。周公之不敢輕舉也，恐令之而不從。聽之則損威而民玩，後將不可復使；強之則是變而爲齊之以刑也。必待吾德深入人心，驗之物情既動，而後制之，則一舉而定，可以有功。此悔亡之說也。重巽以申命，故卦德在四。

彪謹案：王說用有三品，毛說殺有三品。凡田事先殺之而後用之，二說可相通。但毛就卦象推出三品尤切當，且與獲義相關。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虞翻曰：居中得正，故吉。

司馬光曰：巽風爲號令。九五之君，得位以行其令，不失其中正，故吉也。庚屬西方金，金主斷制，號令不嚴則不行。

蘇軾曰：先後者慎之至也。先令之，後申之，不從而後誅。

李綱曰：變蠱之六五爲巽九五，故其象以先甲後甲爲先庚後庚。

齊夢龍曰：五在兌上，兌西爲庚。

惠士奇曰：甲木爲仁，庚金爲義。門內之治恩掩義，故蠱象父子；門外之治義斷恩，故巽利武人。太玄斷首，次七曰庚斷甲，我心孔碩，測曰庚斷甲，義斷仁也。

沈起元曰：巽之爲義，患其進退不果，制巽木者莫如兌金。庚，兌位也。

劉沅曰：先天卦圖，巽居西南，以風起於西南故也。巽爲一

陰，其生於時爲五月，至八月而庚金肅殺司令。先庚三日是天風姤，爲巽始生之月也。由八月至十一月，後庚三日，地雷復，巽始消之月。先庚三日，巽之始；後庚三日，巽之終。承上无初有終之意，教人審乎巽之用也。正中二字，有善始善終意在，故不復釋先庚後庚義。柔順乎剛，所以制其柔也。德之制也以此，行權之道亦該於此。申命行事，在德化不恃威權，爲巽之大者也。

丁澤安曰：蠱言先後甲，傳釋以終則有始。巽言先後庚，經先以无初有終，傳不復更釋。以其義已明，而終則有始之說，即因无初有終而得。此聖人之以經解經也。

李士鈺曰：庚與甲對。十干始于甲，更于庚。蠱爲事之始，故用甲。所謂終則有始也。巽爲申命，重申其命，故用庚。所謂无初有終也。先三日爲之告誡，後三日爲之丁寧，詳而能斷，義以成仁，故吉。

馬其昶曰：九五之吉，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也。四爲巽主，五爲卦主，五用四以制義行權。四互兌正秋，月令孟仲季三秋之月，盛德在金，其日皆庚辛。巽主斷制，故用秋氣而言庚三日也。先庚三日爲夏，金火之際，相承以克，故金曰從革。春夏長養之氣，至秋而更爲肅殺，是无初也。後庚三日爲冬，而歲功成，故有終矣。巽以制事行權，必革去其初，乃能有終。董子言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是其義。

彪謹案：庚之先，當夏火克金，是无初也。及乎金令，又革夏長之氣，亦无初也。惟无初乃能有終，此四時自然之順序。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王弼曰：斧，所以斷者也。過巽失正，喪所以斷。

胡一桂曰：斧即離，爲兵象，在上爻下，所以喪也。



折中云：齊斧者，所以齊物之斧也。說卦，齊乎巽。

李光地曰：正乎凶，言常乎凶也。

華學泉曰：巽德之制，以剛中爲制；巽以行權，以剛中爲權。上居巽極，失剛中之德，无其制，无其權，貞凶矣。

劉沅曰：巽利象資，互兌金，巽木貫之象斧。二之巽牀下，達上下情也；上之巽牀下，曲徇人之意也。窮上則必反下，不善用柔，並失其剛，故喪其資而不能行，喪其斧而不能斷。


馬其昶曰：六四柔服於五，五能用四以申命，用二以治初，而上皆不能，非其比應故也。物極則反，巽極而失所斷制，宜乎凶矣。貞者，正也，定也，成也。正乎凶即成乎凶。隨四貞凶，象曰其義凶。此曰正乎凶，可以得貞凶之解。蓋皆主人事而言，其凶由自取也。

彪謹案：乾九三重剛不中，故因時而惕；九四重剛不中，故或之者疑之，皆无咎。巽之上爻，處巽之極，無制無權，過剛而不知惕，亦無所疑，是以貞凶。

附解云：巽風鼓萬物，節宣陰陽之氣，無微不入。蔡清謂非一順可了，是也。子曰，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巽乎陰，所以制其剛；巽乎陽，所以制其柔。德制以此，行權亦以此。王者廣德宣化，不恃威權，巽之大者。初戒以剛制柔，二美其柔制剛，四柔得其正，五剛得其中。惟三過剛不能久巽，上過巽不免自窮，皆不得乎德之制。

彪謹案：風之動物微而善入。世之盛也，四方風動，人皆隨順景從，其受命也如嚮。申命行事，命無反汗而事無不舉，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正直，皆德制之效也。故劉解據繫辭爲訓。

兌卦第五十八

 兌下兌上
中爻離巽

兌，亨，利貞。

項安世曰：亨利貞自是三德，非利在於貞也。玩說以利貞，其義可見。

劉沅曰：說卦云，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澤，潤生萬物，物無不說。兌爲口，說情見乎外。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王弼曰：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

朱震曰：上，天位，順乎天也。三，人位，應乎人也。

劉沅曰：卦體二五以剛居中，有中心誠實之象；三上以柔居外，有接物和柔之象。內中正外和說，天理順即人心安，是以順天而應人也。

李士鈺曰：卦象口開，說之象。人有喜說，必見乎外。內能誠實，外則和柔，說之道也。乾坤元而六子不元者，乾坤生六子，

六子不相生也。他卦有元者，他卦或體乾德，或得坤道，不似六子之純乎子。子得稱為元乎？

馬其昶曰：剛柔通乃說，說釋亨也。和義貞固皆由於亨，故曰說以利貞。不言元者，蓋即无初有終之意。

彪謹案：剛中則能斷制，貞也；柔外則能順情，利也。有亨道焉。孟子言，天下民心之說，上農商旅皆來，即說以利貞之象。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歐陽修曰：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

楊萬里曰：民知聖人勞我以佚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故聖人大之。（彪謹案：此即孟子言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之義。）

周省貞曰：兌，正秋也。王道主仁，而義以濟仁之窮，猶之秋以濟春之窮。蓋惟肅殺，乃能固生氣而內和，故曰利者義之和也。兌說而言忘勞忘死，正取此義。

彪謹案：勞與死皆非人心所能忘，而以說道使民，則可得民情之勸勉，人人忘其一身之勞與死，由上能順天應人而為之。故非有文王靈臺之成，不能得民忘其勞；非有湯武革命之功，不能得民忘其死。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鄭衆曰：君子樂之美者，莫過於尚詩書，敦習禮義。教之盛矣，樂斯在焉。

王弼曰：麗猶連也。

邵雍曰：它說皆有所害，唯朋友講習，无說於此。故言其極



者也。

蘇軾曰：取其樂而不流。

本義云：兩澤相麗，互相滋益。

劉沅曰：兌爲口舌，君子所慎；惟講習則說而無傷。蓋樂而不流也。兩口相向，有講象；兩澤相從，有習象。君子以同道之朋，同志之友，相與講義習事，彼此皆有滋益也。

張洪之曰：學不講不通，不習不熟。橫渠講易，程子撤虎皮罷講；朱陸同講鵝湖，象山發明義利之喻，基於所習，切中學者隱微深病，朱極佩贊。朱子重學問，陸子尊德性。陽明擴其說，合良知致知二義，爲致良知，並期於知行合一。一時講學風行，多人道者。

馬其昶曰：白虎通云，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義本諸此。

彪謹案：澤水止而不流，乃能潤物。君子有朋自遠方來，亦樂事也。故通其象於講習。講習相資，相說以解，知行合一，說莫大焉。

又案：德修學講，是知之功；徙義改不善，是行之功。子貢言，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孔門心傳，本是知行合一。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趙彥肅曰：純卦无應，取陰陽近遠言其情。初遠陰，所說者陽，故和而吉。

蔡淵曰：爻位皆剛，得說之正，和而不流，未牽於陰。

何楷曰：初心未渝，廓然大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何施不行？

劉沅曰：說而中節曰和。初陽在下，有剛德而卑退，不比于陰，無所牽疑，能行其天理之正，故吉。



李士鈐曰：體說之初，居於下則无所爭，遠於陰則无所係，如平旦陽和之氣，赤子冲和之德，无雜无妄，无感无觸，說之本，和之致也。

馬其昶曰：利者義之和。利，於時屬秋。初曰和兌，四曰有喜，皆彖所謂利也。利則行无阻礙。王輔嗣謂，剛中故利貞。初四利，二五貞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劉沅曰：二比于陰，宜有悔。然剛中孚誠信志，自信而人亦信說之，故吉而悔亡。

李士鈐曰：互成中孚，故二五皆言孚。說之本，在乎孚，實德誠感。初之說在內，二之說則見於外。誠中形外，睅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孚兌之謂也。

馬其昶曰：貞者事之幹。二五剛中爲幹，皆曰孚，皆彖所謂貞也。孚積於中，剛陽不變，則人信其志，而失位之悔亡。說之大，能順天應人，必以孚爲本。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孚之謂也。革之順天應人，亦取象於兌說，其九四入兌體，曰悔亡，曰有孚，曰吉，曰信志，皆與此同。民不信其志而能忘勞忘死，未之有也。是二之孚兌，兌之本也。五之孚于剝，兌之用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李鼎祚曰：以陰居陽，諂邪求說。

陸希聲曰：三爲說主，而不以正，凶其宜也。

張履祥曰：以己來物曰來，以物引己曰引。三說自內，上兌自外也。

劉沅曰：三爲說主，應上之柔。在上下二兌間，位不當。凡外物之可說者，皆感之而來。我開其隙，物遂乘之而入。非物之



來，實已有以來之也。欲動而失其性，妄說于人，故凶。

李士鈐曰：陰柔不中，苟以取說於人，此諂媚之小人。

馬其昶曰：三曰來，上曰引，陰陽交感，兌說之主，皆彖所謂亨也。兌之正位在上，三位不當，故凶。

彪謹案：鄉原同流合污，衆皆說之，闔然媚世，故孔子謂爲德之賊而惡之也。此卽來兌之凶也。巧言令色，足恭之人，皆欲取說於人，故可恥。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王弼曰：介，隔也。三爲佞說，將近至尊，四以剛德裁而隔之，匡內制外，是以未寧。閑邪介疾，宜其有喜也。

李椿年曰：兌，正秋也，於五音爲商。

章潢曰：四值正秋，商音用事，萬寶告成。有喜者，說言乎兌也。

劉沅曰：介居上下兩卦之間，上承九五之中正，與君相說，得行其陽剛之道而有福慶。

李士鈐曰：四處兩兌中，兩口相接，有商量意。不得位，故未寧。又，巽爲進退，大坎爲疾，巽亦爲疾。九四陽不得中，值進退之位，介陰陽之間，上從五陽之道，不勝其私，下順三陰之欲，不安於心，擬議商度，天人交戰於中，其得安乎？然四終能以陽剛之才，絕三從五，雖介乎疾而有喜也。

馬其昶曰：漢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四介三五之間，章度其兌而不敢寧，不惟有疾瘳之喜，且能慶及天下。初和兌，无疾者也。四商兌，以剛制說，能遠疾者也。天下之疾，未有不由說而生者。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程傳云：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剝者，消陽之名。以五在說時，而密比上六，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張浚曰：誠信足以孚小人而格化之。非得中得位，何以致此？有厲，戒也，欲使之視安若危也。

項安世曰：兌爲正秋，下二爻七月否，中二爻八月觀，上二爻九月剝。九五正當剝之時，是以戒之。

熊良輔曰：九五中寶，孚於上下，爲兌之主，而不言兌，居位之正，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劉宗周曰：堯時四凶罪惡未彰，一以至誠之道待之。正以自持，信以御下，以此孚於陰柔之剝正者未嘗不寬。而心之所存，則不勝其危厲焉。

折中云：易中凡言厲者，皆兼內外言。蓋事可危而吾危之，所謂其危乃光也。

沈起元曰：孚于剝，卽解之有孚于小人也。

劉沅曰：剝謂上六。陰能剝陽，故曰剝。有厲者，事固可危，而心亦能危之也。惟剛中正能危之。舜畏巧言令色，其危乃光也。二五剛中皆言孚，而悔亡、有厲不同；象曰信志、曰位正當，明乎在下之自信者志，在上之可危者位也。

馬其昶曰：說于剝，是溺於陰者；孚于剝，是能信於陰者。孚剝有二義，其人爲剝陽之人，則以至誠格之；其事爲剝民之事，亦以至誠將之，皆不忘有厲。如勞民犯難之事，豈能無厲？能孚，則忘勞忘死而民勸矣。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義本之易。



彪謹案：未寧、有厲，皆是常存此心，不敢一時疏忽。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必以中正之道行之，雖陰欲剝陽，乘之於外，安往而不孚哉！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易拔曰：上六陰居陰位，猶近於正者也。

沈起元曰：上爻爲重兌之主。引者兌澤之象。澤鍾於此，不引之則爲止水。隨引隨至，无所決擇，无所迎拒，此全兌之性情也。其爲利物傷物、正與不正，尚視其引之所至，故无吉凶悔吝之占。

劉沅曰：三說心在內，招物使入，故曰來；上說在外，誘心使出，故曰引。引多不當，故曰未光。專責受引者所當察也。

姚配中曰：說以先民說以犯難，有以引之也。民忘勞忘死，引之而民說矣。

鄭杲曰：引，謂引而長之。說之大，民勸矣哉。上未光，須引乃大也。

李士鈐曰：說不在己而在人，故曰引兌。所謂聞道德則有餘欣，見紛華則有餘慕也。互巽繩，爲引。

馬其昶曰：艮一陽在上爲光明，兌一陰在上爲闇昧。引之爲純乾，剛長乃終，而全體光明矣。爲學爲治皆如此。學之爲言覺也，以其未光，故引之。民者冥也，子曰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可者，言其冥而難覺。卽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治民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亦引之而已矣。

彪謹案：孟子言，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躍如二字，形容引之之狀極圓活。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殆所謂剛中柔外，說大民勸者乎！



又案：引之爲義，是因憤悱者而啓發之意。學記言相悅以解，皆善於引之之效也。

又案：伊尹以斯道覺斯民，是引水深火熱之民而登諸衽席，所以天下大說。堯之光被四表，亦是引黎民而成於變時雍之象。然後知抱潤先生所言引之而全體光明，爲學爲治皆如此，其說爲極賅備矣。

彪謹案：麗澤與習坎之象大異。重坎涉險，是剛中而陷於陰柔，出險非易；重澤滋潤，則剛中而順乎柔外，涵潤無窮。六爻以和、孚、來、商、厲、引充其類，皆說道中之所有者。抱潤先生解引兌，不主外誘，蓋據講習之正理申言之。推此義爲訓，則引非物交物引之引，乃引而不發、相說以解之意也。孔子循循善誘，引其最高者；憤啓悱發，引其稍次者。更擴而充之，伊尹以道覺民，是引水深火熱之民而登諸衽席，故天下大說；堯之光被四表，是引黎民而成於變時雍之象，故日月光華。所引者無量，其說亦無量也。耕鑿相忘，帝力何有？說之大，民勸矣哉！

渙卦第五十九

䷺ 坎下巽上
中爻震艮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荀爽曰：假，大也。

虞翻曰：乾爲王。乾四之坤二，天地交泰，故亨。艮爲宗廟，坎爲大川。

劉沅曰：渙有離散解散二意，非專以不美言。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互艮爲門闕，坎爲宮，又爲隱伏，故象廟。木在水上，象涉川，冒風濤而濟渡，事險而功終就。

李士鈺曰：風行而不居，水流而不停，萬物得風而宣其鬱，得水而除其穢，皆有渙意。又以風入水，東風解凍之象；以風乘雨，風雨離披之象。陰陽交通，故亨。身有痞結則血氣不通，心有錮蔽則意見不通，家自爲學、國自爲政則教化不通，故渙乃亨也。王指九五，巽爲高，互艮爲宗廟，坎爲宮室、爲鬼神、爲飲食，互震爲主祭，故假有廟。王者立廟，聚天下之心而繫於一，即以散天下之私而成大公。萃言假廟，萃於公也；渙言假廟，渙其私也。卦相反而義相通，故其象同。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盧氏曰：乾四來居坤中，剛來成坎，水流而不窮也。坤二上升乾四，柔得位乎外；上承貴王，與上同也。

張沐曰：剛柔各離其類而得通，所以爲渙爲亨。其亨如何？假廟涉川是也。

劉沅曰：下卦九二，一陽爲坎之主，自乾中爻而來，故剛來不窮。上卦六四，一陰爲巽之主，自坤初爻而來，以陰居陰，巽順于五，故得位而上同。

錢彝曰：渙自有亨意。如陰陽蘊毒，和風散之；人心積忿，善政散之是也。

馬其昶曰：剛柔往來，亨也。不窮，利也。得位，貞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劉沅曰：五本王位，陽剛居尊，卑巽以交于神明，至誠在中，挾持有具，履險乘危以聚渙者，可以無所不通。

丁敘忠曰：在中，以居尊位言也。震與歸妹之五，皆言在中。當渙時，必有廟以收既渙之人心，乃可以正在中之位也。

彪謹案：震五言其事在中，歸妹言其位在中，皆以五爲得中。渙之五亦然。繫辭言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故有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虞翻曰：巽木坎水，故乘木有功也。

薛溫其曰：二以身入險，四則輔君任事，上下同心，厥事乃濟。

張栻曰：收天下之心，莫若立宗廟而正王位。王乃在中，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

王又樸曰：假廟所以渙分形異體之歧情，涉川所以渙此疆彼界之殊軌。萃之義聚，有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故曰致孝享。渙之

義散，有廟以化形骸之畛域，故曰王乃在中。王在中，斯无所偏暱，而序昭穆、序事、序齒、逮賤，无不各盡其情。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李士鈐曰：人人有自爲之心，必不足以濟難。大公无我，不私其力，可以涉矣。祖宗已散之氣聚於一堂，億兆不齊之心衷於一本，何有於渙乎？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石介曰：冬月天地閉塞，春風一動，釋其否結，解其冰凍，渙象。王者出民塗炭之後，法此享帝以訓民事君，立廟以教民事親。二者忠孝之道，教化所先也。

王又樸曰：非散其隔膜之私，不能享帝；非散其分派之私，不能立廟。張子西銘言乾父坤母，大義在是，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天下如視諸掌。

劉沅曰：渙者其勢，不渙者其情。先王以之享帝而天人之氣可通，立廟而祖孫父子之精神以聚，皆于形渙之中，示人以不渙之道。蓋人與天本無二理，先人與己本無二情也。

李士鈐曰：天子立七廟祀上帝，諸侯貢獻方物，天子不自私，祀其父祖遠祖，又推極於祀天。所以合天下爲一家，不各家其家；全中國爲一人，不各人其人，渙之至也。

張洪之曰：萃之假廟，由渙而萃；渙之立廟，在萃其渙。仁孝誠敬之心，無時或間，且時推報本追遠之誠敬以對人民，而人民亦尊之如帝天，親之如父母。故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彪謹案：禮言唯仁人爲能饗帝，唯孝子爲能饗親。饗者，嚮也；嚮之而後能饗之。其所以能聚帝天高遠之神明而通之，合親

廟已散之精氣而凝之者，惟在仁人孝子以散爲聚之一心耳。

又案：蘇洵曰風水相遭，極觀備矣，此天下之至文也。非水之文，非風之文，二者無意相遭而文生焉，故曰天下之至文也。惜抱云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又云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此皆因風行水上有自然之妙境，推論文章之妙，與易義無關。然享帝立廟，亦不外乎自然之性，易卦蓋兼數義而不窮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虞翻曰：坎爲馬，承二，故順。

橫渠易說云：處險之下，故必用拯。无應於上，順比九二之剛，拯而馬壯，其吉宜也。

程傳云：六爻獨初不云渙，離散之勢，辨之宜早，則不至於渙也。初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故吉。渙拯於始，爲力則易，時之順也。

劉沅曰：馬謂九二；坎爲馬、爲美脊，象壯馬。順者，順承九二。初六陰柔位卑，本無濟渙之才，然在渙之始，拯易爲力。九二陽剛中正，可以濟渙，初親比之，順以從五，如人行險，託於壯馬速達，而已不勞。初位爲民，民從賢臣効忠於君象之。

李士鈐曰：不入險中不能散其險，不入亂世不能已其亂。初居坎下，位卑力弱，故用拯以馬之壯者。馬謂二，居坎中，爲美脊馬，互震亦爲馬，陽剛故壯。馬之壯可載人出險，二之剛可救世出險。初承順之以資其力，故吉。

馬其昶曰：坎體而有互震在前，與明夷六二同，故用拯馬壯之象亦同。明夷六二曰順以則者，承陽爲順，當位爲則。渙初六承陽而不當位，故第曰順也。明言初六，蓋戒其變。夫子贊易詞例，謹嚴與春秋同。故學者必屬辭比事以觀之。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虞翻曰：坎爲棘、爲矯輳，震爲足。輳棘有足，艮股憑之，机之象也。渙宗廟中，故設几。

劉沅曰：坎爲亟心，互震爲足，有奔象。奔，疾走前進也。机、几同，身之所據以爲安也。九二有剛中出險之才，就賢君以行其道，故爲奔就所安之象。願，濟渙之願。救時情殷，使其君民爲堯舜之君民，固所願也。孔孟栖皇，奔而未得其机。二老歸周，則奔而得其机者也。

江藩曰：周礼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皆廟中大朝覲、大饗射所用。

馬其昶曰：奔謂奔走。詩謂駿奔走在廟，鄭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卽所謂奔其机也。二五皆得中，五爲在中主祭之王，二奔走助祭者也。當渙時，能享帝立廟，故得願。宗廟中以有事爲榮也。剛來不窮，故失位之悔亡。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孔穎達曰：外應上九，志意在外。

本義云：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

易揅曰：三四人位，外體人也，內體己也。三在內體，故爲渙其躬。

高攀龍曰：人之志內見一身，遂難外通。六三應上，渙其有我之私，而无悔矣。

劉沅曰：渙其躬，散釋己身之私也。三獨有應，居坎而在險外，近與巽風相接，渙然冰釋，有濟渙之志而能下人者也。外對內言，躬爲內，天下爲外。外卦水遇風而渙三與上應，志在舍己



從人。

李士鈐曰：三居身中，互艮亦爲躬。三位在內而志在外。老子曰，外其身而身存。又曰，人之大患，爲吾有其身。果不私其身，則无可患。位雖不中，亦自无悔。渙其躬无我之謂，渙其群无人之謂。惟无我則得我，惟无人則得人矣。

彪謹案：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卽渙其躬之義。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呂覽云：渙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其佐多賢也。

虞翻曰：艮山爲丘。

盧氏曰：自二居四，離其群侶。得位承尊，故元吉也。

蘇洵曰：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

語類云：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四能渙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所以元吉。

徐幾曰：丘，聚之高。夷，等夷。

余芑舒曰：下卦本坤，三陰成群，二來居四，是散其群也。昔爲否，今散，亦元吉之義。

來知德曰：凡樹私黨，皆心之暗昧狹小者也。无私則光大。

方苞曰：卦自否來，下三陰爲小人之朋。（彪謹案：此指否下三陰而言。）六上居四（彪謹案：此言否之六二，上居渙之四爻。）而成渙，則小人之群散矣。正所謂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

惠士奇曰：丘喻君。九五王居正位，丘象。陰爲平地，陽爲高丘。

劉沅曰：坤爲朋，象群；互艮爲山，象邱。居陰得正，下无私



應。渙天下之朋黨私見，乃聚天下之公理，渙中有聚，非常人之思所及。下二句承上讚美之。

李士鈺曰：人知群之爲群，而不知不群之所以爲群。四獨離其群，進而承五，散小群所以成大群也。天地無私覆載，故無不覆載；日月無私照臨，故無不照臨；君子無私朋黨，則賢才皆其朋黨矣。四在心位爲思，一有私係，何以集衆思，廣衆益乎？

胡遠濬曰：否二不亂群，所以嚴君臣之分，爲在下者言也；渙四渙其群，所以絕朋黨之私，爲在上者言也。

馬其昶曰：說文，渙，流散也。水之流散，遇丘則止。五互艮山而在水上，渙有丘象。當渙時，天下皆思得一尊以統御之，如得山而障水。國風下泉，思治也。序詩者云，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此非等夷者之所思。蓋勢均則不相下，力敵則必求逞。戰國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惡有天子，此天下之所以渙也。六四得位承五，今欲渙中求聚，必下求賢才，上奉明君，渙其群則賢才出矣。呂覽說此爻云渙者賢也，釋義不釋辭，言四乃賢者，能渙其群，故其佐亦多賢也。佐賢，謂六二變爲九二。

彪謹案：莊子言，役大衆者，若驅疑使天下歸一也。又言，治天下者去害馬。是渙其群也。

又案：得乎丘民，爲天子所以能居王位。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劉向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出而不反者也。

鄭康成曰：號，令也。

荀爽曰：布其德教，王居其所，故无咎矣。

胡瑗曰：汗者膚腠之所出，出則宣滯愈疾。九五居尊，能出



號令、布德澤，使天下皆信於上，所以居位而无咎。

石介曰：渙除險難之後，非皇極之君不能居正位。

朱震曰：渙時民思其主，王正位則渙散者知所歸矣。巽爲號。

語類云：王者號令，當出於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及之，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於四體也。

胡一桂曰：艮體有身之象，汗自身出。

劉沅曰：坎水巽風散之，汗象。巽命爲號，五居尊，故爲大號。人身風鬱於內則疾而無汗，風散於外則汗而疾愈。天下猶一身也，王者布德行惠，宣天下之幽鬱，使之霑濡。渙者大號，而不渙者天下之人心也。權統於尊，德正其位，故无咎。

李士鈐曰：互艮爲身，坎爲水，水動於身，汗象。汗則鬱解，巽風能散，故渙汗。五居尊位，發號之君，如汗之出身而不反，所謂令出惟行，弗惟反也。艮爲門，坎爲宮，五爲王位，故渙王居。王以四海爲家，四海皆王居也。王不私其所有，散其土地以與諸侯，復散其畿內土地以與畿內公卿大夫。能渙王居，則无往非王居也，故无咎。三爲臣位，故渙其躬，人臣匪躬之義。五爲君位，故渙其居，王者无外之義。一說居，居積也；散其居積以予民也。渙汗者解吾民之慍，渙王居者阜吾民之財。

馬其昶曰：柳子厚言生人之初不能无爭，爭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有德又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然後天下會於一。卽此爻之義也。

彪謹案：此引聽命之說解大號二字，引會於一之說解五居正位。

又案：渙其所居之地，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渙其所居之

積，是散財發粟大賚悅服也。此所以能大居正。即孟子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者也。何咎之有？

又案：文中子言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與此爻義亦相合。蓋王者發號居位，必公誠乃可无咎，乃能收渙散之人心而居其位。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虞翻曰：坎爲血。

王弼曰：逖，遠也。

張弼曰：巽風應坎，坎爲血卦。風之與血常相爲用，渙而用之則榮，結而聚之則爲害。

項安世曰：散其汗以去滯鬱，散其血以遠傷害。上三爻皆以巽渙坎者也。上九去險最遠，故其辭如此。

高攀龍曰：上九應險而能濟險，故渙其血，使其去而遠出。

朱軾曰：九易六則爲坎；坎，陰血也。今不爲坎而爲渙，是渙去坎之憂傷者上九也。

劉沅曰：坎爲血卦，上應六三巽風散之，象渙血。上當渙時，居高遠險，三與之應，以陽剛處渙之外，不惟自免於難，亦能脫人之難。來者當去，近者當逖，入者當出，總以遠害爲主。夫人情之渙也，非權勢私黨所能一，必以剛正爲濟渙之本，順理爲濟渙之才，得至中至正之道而後可。初之吉爲順二，二悔亡爲順五，三志外不私其身，四渙群不徇乎人，五則濟渙之主以天下爲一身，上超然遠害，皆以解散爲言。

陳世鎔曰：血流行於周身，凝則爲害，故須渙。天地之氣以散而通，人身之氣以散而暢。


馬其昶曰：渙爻惟三上相應。凡爻之陰陽有應，則安其位而



不思變。上不變則坎象不成，爲渙其血。所以不變坎者，以得三應也。三亦不顧己之失位而應上，故三爲渙其躬，而象曰志在外也。

彪謹案：渙之取義有二，勢散而不能聚者，則以能聚其渙爲美；私聚而不能散者，則以渙散其私爲公，無非在中而已。初之拯渙以順爲力，二之濟渙以速爲進，三之渙躬蹇蹇忘身，此皆居內卦，範圍未廣。至外卦，則言天下國家之所當渙者。四渙群渙丘，是散小群成大群，化私黨而成公黨，得乎丘民爲天子，其道大光；五渙王居，藏富於民，王者不以天下之利爲私有，惟在中者能居廣居以爲正位，故成利涉之功；而上能遠害，無妨於渙，商山四皓、嚴陵釣台，固一任其鴻飛冥冥，弋人何篡也？蓋渙者其形迹，不渙者其精神，未嘗不若風水之相遭矣。

節卦第六十

 兌下坎上
中爻震艮

節，亨，苦節不可貞。

孔穎達曰：節者，制度之名，節止之義。制事有節則亨。

劉沅曰：制，法制；度，則也。分寸尺丈引曰五度。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澤以容水，水賴澤潑之以爲限。凡物相資而有限制，皆取此象。制其過以止于中，故亨。若太過而不當乎天理人情，則曰苦節。坎伏離，故曰苦。自節則拂其性不可常，節人則逆其情不可通，故不可以爲貞。

李士鈇曰：坎欲流而兌欲聚，澤上則不妄流，水流則不過盈，節之象。又兌秋坎冬，春夏生發過甚，故秋收冬藏以節之。中互艮震，震欲動而艮止之，亦節之意。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虞翻曰：中正謂五，坎爲通也。

王弼曰：節之大者，莫若剛柔分，男女別也。爲節過苦，則物不能堪。无說而行險，過中而爲節，則道窮也。

盧氏曰：分乾三上升坤五，分坤五下處乾三。（彪謹案：分乾



分坤，即指陰陽交互言。）

歐陽修曰：節者，人之所利也。節而太過，持於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

劉沅曰：剛柔分，坎剛兌柔，又陰陽各三爻而適均，則剛以濟柔，柔以制剛。二五剛得中，則不失之過不及，故可亨。九五當位，有節天下之權；中正，能通天下之志。節之亨，亨以中，非亨以苦也。反乎中，安得不窮哉？

彪謹案：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當以節爲亨而非苦。若婚姻之禮廢，則節之過中，而夫婦之道苦矣。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王符曰：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不傷財不害民。

鄭康成曰：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民，二者泰奢之所致。

郭雍曰：賁節皆自泰來。賁以剛柔純質而无文，故文之；節以剛柔過盛而无節，故節之。

劉沅曰：天地生化萬物，不外四時，而陰陽有節，四時乃成。王者經世宰物必賴民財，而制度爲節，民財乃足，皆得乎中也。此明節之亨無取乎苦意。制，法制；度，則也。分寸尺丈引曰五度。坎互震，行險象。坎爲通，本卦兌坎，互震艮，有四時象。

丁晏曰：傷財未有不害民者，聖人於節傳發之。懼其朘削剝民，煩苛害政，節而制之，斯害可漸除，而民有生望矣。唐太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斯言痛切，千古之龜鑑也。

馬其昶曰：董子曰：喜氣爲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節之



而順，故曰當位以節；止之而亂，故曰中正以通，不通則苦矣。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孔穎達曰：君子象節以制其禮數等差，使皆有度；議人之德行任用，使皆得宜。

侯果曰：澤上有水，以隄防爲節。

程傳云：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爲節也。

朱震曰：澤之容水，固有限量，虛則納之，滿則洩之，以澤爲節也。

劉沅曰：水無窮而澤有限，以有限蓄乎無窮，節之使不虛不溢，故爲節。適中而不渝，如竹之有節，故曰節。數有多寡，度有隆殺，制爲品節，使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德存于心，行見于事，商度擬議以求其中節，內外交飭之道也。坎爲矯輮，故象制；兌爲口舌，故象議。

馬其昶曰：議德行者，洪範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以及尚忠、尚質、尚文之類皆是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本義云：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

馮椅曰：說文，戶，護也。半門爲戶。

胡一桂曰：本爻前，陽爻則爲戶，陰爻則爲門。

王申子曰：當止卽止，其知通塞之君子乎？繫辭專以慎密言語說之，兌體故也。（彪謹案：能慎密乃能知通塞。知其不能通則止塞而不出，正所以爲慎密。）

唐鶴徵曰：下一爻塞乎兌底，所以節坎之流。初在兌，正不



當通而當塞之時。

劉沅曰：互艮爲門。門在外，戶在內，故二爻象門，此爻象戶。初應四，坎爲通，而二陽爻蔽塞之。知通塞，美其當節而節，非一於塞者比也。

馬其昶曰：乾坤易之門，乾爻唯九三出乾入坤。初、二皆不出者，初得位有應，其不變无咎，蓋閉關自治之時也；二之失位无應，不變則凶。

彭謹案：老子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韓非子解之云，空竅者，神明之戶牖，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淮南子解之云，人主深居隱處，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老子知治人事天莫如嗇，常自節嗇其精神，不使外淫，是能以塞爲通，得節卦初爻之義矣。孔子有雌雉時哉之嘆，亦守不出之義，卽是知通塞。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蘇軾曰：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當通而不當塞。初不出无咎，言當塞也；二不出凶，言當通也。

劉沅曰：二爲澤水盛溢之時，當疏洩之。且居中應五，又互震行，而遇艮止，壅滯不出，時可爲而不爲，邦有道而貧賤，徒自全而无功於人，失其時中之道。極，中也。

李士鈐曰：觀初、二兩爻，有出處之道，亦有治水之方。禹、稷、顏子，易地皆然。

馬其昶曰：本爻後值陽爻爲戶，有閉塞之象；前值陰爻爲門，有開通之象。同人初九，出門同人；隨初九，出門交有功，皆以六二在前也。大壯九四，藩決不羸，以六五在前也。今六三在前，是亦重門洞開之時。九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四承之則亨，二



獨塞而不與之應，所以凶也。凡制數度，議德行，皆隨時以制之議之。時其當變，未有能獨違者。二有剛中之德，其致凶者，正坐不知時變耳。

彪謹案：無可爲之時則當不出，初之位，顏子知之；有可爲之時則當出，禹稷救世、湯武革命，時爲之也。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二之失時，節所不當節，所以凶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王弼曰：若，辭也。

橫渠易說云：但能嗟其不節，有補過之心，則亦无咎。

蘇軾曰：咨嗟而節之，以爲不可不節也。

吳澄曰：節、同人又誰咎也，釋經文无咎，言誰得而咎己。解三經文无无咎字，乃夫子自言其无所歸咎也。

胡一桂曰：兌口，有嗟若象。

劉沅曰：三居兌說之極，其心易肆，互震知懼，蓋預憂之，可以无咎。兌口接坎加憂，故象嗟。以不節爲嗟，必能節矣。又誰咎之！

馬其昶曰：節之爲義，剛柔分，皆不可過。乾陽至三過矣。不節有亢龍之悔，節之乃爲兌澤而說。今嗟其不節，變九爲六，是能節者也，故无咎。此言成卦之象。

彪謹案：同人象言，出門同人，又誰咎也；解象言，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文同而義異。節、同人兩誰咎，皆言人不得歸咎於己；解言誰咎，是我不能歸咎於人。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家云：言四得正奉五，上通於君。



程傳云：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

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此所謂制數度也。

趙汝楳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劉沅曰：安對勉言。六四得正承五，又互艮止，故安于節。居坎下應初，就下則有節。水性就下，故曰安。上謂九五。九五坎陽，中正以通者也；于水爲源，四近而承流布化，故亨也。

李士鈺曰：四乘兌上則水有源，居坎下則流不盛，以五之陽爲隄，以三之陰爲谷，隄堅水靜，安瀾之象。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王弼曰：爲節之主，不失其中，不傷財不害民也。爲節不苦，非甘而何？

程傳云：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己則安行，天下則說從，其功大矣。

項安世曰：五得中爲甘。甘者，五行之中位也。

錢一本曰：往，謂通之以節天下。（彪謹案：漢文躬行節儉爲天下先，是通之以節天下，而得其甘者也。）

左光斗曰：禮，和爲貴，而節在其中矣。凡人過心過形皆苦，去其太甚則甘。知窮而通，惟此中正。節以制度，上下有分，名器有當，民自不識不知而由之，節何等甘邪！

李光地曰：居中有由中之義。水之由中而出者，其味甘也。

劉沅曰：發而中節謂之和。甘節者，和之至也。節以中爲貴，五居尊而有中德，故无過无不及。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

李士鈐曰：互震稼穡爲甘，五在震上，故甘。甘者，中和之味。五陽剛得中，故甘節。節以制禮，以禮爲甘，禮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中庸言中節之和，其效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行中之道，善爲節制，故往有尚。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荀爽曰：乘陽於上，无應於下，故其道窮。

干寶曰：彖稱苦節不可貞，在此爻也。

孔穎達曰：節極過中，以至於苦。

沈該曰：居外无位，守一介之節，爲自苦難行之行，以修其身，可以无悔。然非通人達士可與立制議者也。

趙汝楫曰：節以求通。節至於苦，非可繼之道。凶之下言悔亡，與大過上六凶之下言无咎，義相近。

高攀龍曰：雖凶而悔亡，雖苦而實節。

華學泉曰：天下有時值其窮，不得不苦其節者。聖人著不可貞之義於彖，所以貴通人之節；設貞凶悔亡之教於象，所以明固窮之操。

劉沅曰：居節之極，坎險之極，故爲苦節。程子曰：悔，損過從中之謂，與他卦悔亡辭同而義異是也。道卽中正之道。

又曰：通塞就水勢取象，甘苦就水味取象。苦節乃不得乎中者，非正中當之謂苦，自以程傳爲善。則嗟之說，以張子爲是。

焦循曰：兌爲剛鹵。爾雅，鹵，苦也。所以釋苦節之苦也。

李士鈐曰：居節之極而至于苦，人所不堪。上六固安於苦節而不悔者，故悔亡。若伯夷之餓、鮑焦之沈似之。

彪謹案：死有輕於鴻毛，則不可拘執一節。彖言苦節不可貞，聖人所以貴達節也。死有重於泰山，雖道窮亦不可失節。象




言苦節貞凶悔亡，志士仁人所以臨大節不可奪也。微去箕奴，是得苦節不可貞之道者也；比干諫而死，是得苦節貞凶悔亡之道者也。

又案：時窮而道不用，則道窮，非苦節之人。道有窮時也，抱道在躬，自有其不窮者在，所以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何悔之有？

彪謹案：天地以四時爲節，而制萬物之太過以及乎中；王者以制度爲節，而裁萬民之太過使得乎中。中則无所不通，是節之正所以通之也。蓋節之爲義在豫防流弊。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國用不當其時而不知節用，勢不能不傷民財，傷民財即莫不害民命。民以食爲天，以財爲命，因有所傷而受其害，是不節之弊乃所以殘賊吾民也。故孔子言道國者必以節用而愛人也。欲使府藏不空、力役不繁，非從節用上著手不可。止唐先生謂六爻就水勢與水味取象。初知塞即知通，二知塞不知通，三有潰防之勢而知警懼，四之安、五之甘皆節而得中道者，上苦節乃不得乎中者，非謂正而當節者。（貞正是固久之意，非正中之謂苦。若謂雖正亦凶，是正不可爲，非聖人教人之意。）解此爻與諸說小異。竊謂時窮而道不用，非苦節之人。道有窮時，君子抱道在躬，自有其不窮者在也。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何悔之有？故雖貞凶而悔亡。屈原言，歷九死其猶未悔，與爻辭合。

中孚卦第六十一

 兌下巽上
中爻震艮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荀爽曰：艮山陸，豚所處。兌澤，魚所在。

李綱曰：卦爻有胎卵孚保之象。胎生之多者莫如豚，卵生之多者莫如魚。豚魚吉者，聖人仁心感物，及於胎卵，其政則所謂不麝卵、不殺胎，取鳥獸魚鼈必避其孕乳之時是也。

劉沅曰：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二五之陽皆得中。以二體言，爲中實；以六爻言，爲中虛。中虛則无私，中實則无妄，故曰中孚。又說以應上，巽以順下，亦孚義。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豚魚生大澤中，見則風至。占風者以爲信。生氣潛于水中。坎中一陽，生物之祖。風未起而豚魚已知，氣機之動早潛孚矣。感人于未形之先，相孚于既形之後，則吉。

李士鈺曰：三四中虛，孚之用；二五中實，孚之體。豚魚二物，祭祀燕享，無不可用。非豚魚吉，信及豚魚者之吉也。兌澤，川象。巽木爲舟以涉之。卦外實內虛，亦舟象。忠信涉波濤。有中孚之德，故利涉大川。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



陸希聲曰：三四合體，爲中孚之主。柔在內而剛包之，鳥卵孵實之象。

程傳云：二柔在內，中虛，爲誠之象。二剛得中，中實，爲孚之象。

蘇軾曰：謂之中孚者，如羽蟲之孚，有諸中而後能化也。內无陽不生，故必剛得中然後爲中孚。

劉沅曰：柔在內，謂三四二陰；剛得中，謂二五兩陽。惟虛也，故能小其心以來天下之善；惟實也，故能久其誠以應天下之劇。所以爲中孚也。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劉向曰：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橫渠易說云：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道。

劉沅曰：信結于先而應于猝，如豚魚之與風，不期而自信。

蘇秉國曰：豚魚二物微細，皆日用所必需。然由仁民愛物而推及之，必生之以道，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此至誠者能盡其性而盡物性之事。傳所謂信及者，此也。

馬其昶曰：豚魚吉者，中心惻怛之誠下及於物也。皆議獄緩死之心之所推也。

彪謹案：由不忍傷人之心，推之不忍傷物，故吉。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王肅曰：中孚之象，外實內虛，有似可乘虛木之舟。

趙彥肅曰：天之道，四時不忒，莫知其終。周子云，利貞者誠



之復。

王又樸曰：无妄動而以健行，天之德也，故備四德。中孚說而以柔入，人之道也，故言利貞。

劉沅曰：乘巽木之虛舟，以涉兌澤之上，無沈溺之患，虛其心而實其理，可以濟險者如之。必以利貞者，惟正乃可合天理而應人心，不至孚其所不可孚也。卦以虛中實中爲義，至虛至誠，天心在是，故曰應乎天也。

曾國藩曰：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无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所以自欺者，以心中別著私物也。不欺者心无私著。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靈明无著，物來順應，是之謂虛，是之謂誠而已矣。

馬其昶曰：誠者，天道也。誠之者，人道也。中孚所謂誠之者，盡人以合天，故曰乃應乎天。

彪謹案：無適無莫，即是靈明無著。天本虛也誠也，人能虛而誠，乃能應天。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孔穎達曰：風行澤上，无所不周；猶信之被物，无所不至。

程傳云：君子於天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楊萬里曰：風无形而能鼓幽潛，誠无象而能感人物。中孚之感，莫大於好生不殺也。

項安世曰：獄之將決則議之，既決則又緩之，然後盡於人心。故獄成而孚，輪而孚。

王畿曰：死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王聽之，三公聽之，司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

劉沅曰：兌爲口舌，議象。巽爲不果，緩象。徐幾謂大象言



用獄者五，皆取雷火之義。本卦大象似離，中互震艮，故云然。然非夫子取象之本義。蓋水滯於澤，其機滯矣；風徐徐吹拂，生機始暢。

張洪之曰：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漢宣時，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言，斷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仁人之言也。舜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故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合中孚象矣。雋不疑錄囚還，多平反，母喜，否則怒，爲不食。歐陽父崇公夜治獄書，求生於死，至求其生而不得，乃廢書嘆曰可奈何。亦合此義。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孔穎達曰：燕，安也。

楊萬里曰：虞，度也，防也。書傲无虞，萃戒不虞，是也。邪不閑則誠不存。家人之閑，中孚之虞，皆見於初九。防家防心，皆在初也。故傳以志未變贊之。

劉沅曰：汪氏注以虞爲祭。按儀禮，葬之明日，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曰哀薦虞事，三虞曰哀薦成事。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故既葬，日中而虞，間日一祭，凡三日虞以將其哀慕之誠。既虞之後則卒哭，喪祭易爲吉祭。初孚無外誘，猶虞哀無他慕，故曰志未變。有它不燕，申虞吉之義。葬後痛親之形神無所見聞而若有見聞，故再三祭以招之。至誠孚幽，此爲最切，而不燕、未變之詞乃有歸着。水者天地之生氣，風則氣之鼓萬物者。君子于人亦然，本至誠至虛之心，以與天下相見。一以公心無私之見行之，得權則天下一家，失權則應求善類。

馬其昶曰：中孚之德，成於二五。初、上者，事之始終。初居卦始而當位，故曰志未變。虞吉者，虞度而後吉也。凡孚之先，



必度於義之當否。所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有它謂上九，上位不當，又在五外，是高亢而不孚者。孚以有終爲難，上不終，初豈能獨安乎？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賈誼曰：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也。

淮南云：寒暑燥溼，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孟喜曰：靡，共也。

虞翻曰：震爲善鳴。

朱震曰：九居二，在陰也。震聲感兌，鳴於正秋。

沈該曰：陽說而鳴於下，陰說而順於上，和之象。（彪謹案：鶴在互艮之後，是爲山陰；又在三陰之下。陽說指二，陰說指三，皆兌也。順於上指巽。）

何楷曰：中二陰如鳥卵，二、上孚之，如抱卵然，其子象也。

劉沅曰：鶴爲澤鳥，感秋而鳴。兌爲澤，爲正秋。互震善鳴。二陰位在艮山下、兌澤中，故曰在陰。二與初同德同體，設爲相孚相說之言。

彭申甫曰：說文，爵，禮器也。宗廟之禮，貴者獻以爵。則好爵者，卽詩人康爵之謂。靡，虞氏亦訓共。卽旨酒宴樂之意。

李士鈐曰：艮爲小子，子指三。孚之本訓爲鳥抱卵。二以陽包陰，有伏卵象。三在其中，故象其子。上下卦兩口相對，故和之。一體相和，自然感召，孚以天也。爵猶天爵。二陽剛得中而在臣位，故有好爵。我，吾，二自謂。爾，謂三。好爵，人所同好。



我有之，我願與爾共之也。一說，爵，酒杯也。九二坎爻爲酒，震仰盂爲杯。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同樂之謂也。

姚永樸曰：說文，陰，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二居澤中，前互艮山，有是象。

馬其昶曰：鶴鳴子和，言之象也。感於此則應於彼，故曰言出乎身，加乎民。好爵爾共，行之象也。有旨酒則嘉賓至，故曰行發爾邇，見乎遠。繫辭以言行說此爻之義，至爲明切。中心願者，孚而已矣。君子之所以感同氣、通遐邇、動天地，胥恃此也。

彪謹案：此根據聖人體會入微，方知繫辭所言，按之爻最明切。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劉牧曰：人惟信不足，故言行之間，變動不常如此。

程傳云：三四皆以虛中爲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

本義云：敵謂上九，信之窮者。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爲應，故不能自主。

吳澄曰：震動爲鼓，艮止爲罷，兌口爲歌泣。

李光地曰：應上則心係於物，而實德亡矣。內无實德，動靜哀樂，因物而變。

劉沅曰：進退不果，憂樂不常，蓋極形孚不由中之象如此。

李士鈐曰：鼓，擊樂器。三不中，故或之；或者，游移不決，故有歌泣無常之象。

馬其昶曰：不正之應，不可孚也。爾雅，敵，匹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



類上也。

胡一桂曰：互震，馬象。

劉沅曰：日受月光，盈則爲望。月望于乾，上弦在兌，下弦在巽。本爻變則爲乾，四當兌巽之交，象月幾望。四陰得位，爲巽之主。三四合而互震爲馬。四與三陰匹也，故曰類。絕其私類，上巽于五，人臣无私，與君一體，故无咎。

李士鈐曰：兌西震東。月生於西，日生於東，月得日光而幾望也。六四以陰從陽，象月之將望。互震爲馬，四在震上，絕同類之陰，而上孚於五，故馬匹亡。雖不中，可以无咎。

馬其昶曰：周禮馬質，凡給公家之使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賈，旬之內馬死，責償齒毛與賈，以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償以毛色，不以齒賈；逾二十日則否，以勞役久，馬力既竭，非用者罪也。月幾望，是旬之外矣，不償齒賈，馬匹亡无咎也。絕類上者，言其竭力趨公，雖馬死，人不咎其養之不善，孚之效也。鶴鳴子和，孚於生者；馬匹亡无咎，孚於死者。馬質所掌償馬之法，疑亦商舊制，而周因之，當時所通行，故易取象焉。月幾望，震象。三四同功爲震，陰與陰類，今上承五而不比三，故曰絕類上。

彪謹案：四與三爲同類，絕其同類之私，而上應九五之尊，雖不得中，亦可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胡瑗曰：居尊位而中正，至誠至信以攣天下之心，何咎之有？

本義云：剛健中正，爲孚之主，下應九二，與之同德。（彪謹案：乾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九五利見九二之大人，以九二有君



德也。)

趙彥肅曰：爻至此始稱孚，盡卦義也。餘卦多泛言孚，此卦欲盡其義，故諸爻吝之。

胡炳文曰：九五合九二以成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二五一心故也。一則孚，孚則化。

劉沅曰：九五，中孚之主，所謂孚乃化邦者也。五中實，故有孚。巽繩，互艮手，故象攀如。陽剛中正居尊，以至誠孚于天下，使天下之人心固結攀如而不可解。不特初二易孚，並三四不易孚者皆孚。

彪謹案：繩結猶可解，若至誠相孚於無形，則誠動於中，有不可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虞翻曰：巽爲高、爲雞，雞稱翰音。

王弼曰：音飛而實不從，忠篤內喪，華美外揚。

蘇軾曰：處外而居上，非中孚之道。

劉沅曰：巽爲雞，鳴必振羽，故曰翰音。巽爲高。上，天位，象登天。言音飛揚而實不從，喻聲聞過情也。鶴警露，雞司晨，皆有信之物，故有取象。鶴鳴子和，則一體同德以抒其誠；翰音登天，則無實虛聲以博其譽，故得失不同也。

李士鈐曰：五六天位，六在天上，乘巽風之高，以飛求顯，以鳴求應，虛聲遠播，誠信內衰。實之不存，名安能久？二得中在下，則在陰而子和，自晦者其德愈彰。上不中在上，則登天而貞凶，自炫者其實愈喪。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九二之謂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上九之謂也。


馬其昶曰：上居巽極，高亢失位，應震而鳴，自成其凶，曰貞



凶。齊策，顏囑引易傳云，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倨慢驕奢，則凶從之。是故无其實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約，无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當是古易家說此爻義也。易傳以此爲最古。其後荀卿、董仲舒及漢初諸儒說易，類皆主義理，切人事，明白正大，最可寶貴也。

彪謹案：此卦取鳥卵孵實之象，實寓天地生化之機。卽物之微，以驗至誠之感孚於中者，不期而自信。以卦象言，陽包於外，得陰氣含之於中乃能生；陰存於內，得陽氣固之於外乃能化。禮記云，人其父生，亦生於陽而後能化，實有以孚於中也。東坡、橫渠二說最精。忠信可行於蠻貊，是孚乃化邦也。至誠盡性，盡人物之性，可參天地化育，是應乎天也。周子謂元亨者誠之通，是由中以孚於外；利貞者誠之復，是由外以孚於中，皆一誠所感應也。天本虛也、誠也，人惟中虛乃能至誠，故應乎天。曾文正之說盡之矣。劉先生解初爻，主虞祭之說，於中心誠孚最相近，於爻象之義渙然。

小過卦第六十二

 艮下震上
中爻巽兌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王弼曰：上愈无所適，下則得安。愈上則愈窮，莫若飛鳥也。

王又樸曰：小過，亨，利貞，以小者過，始有此亨利貞之三德也。

劉沅曰：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于陽，小者過也。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李士鈐曰：大過中有四陽，二五之陽，據有中位，而不相遇，以陽為主，故大過。小過外有四陰，二五之陰，據有中位，而不相遇，以陰為主，故小過。二五柔小，陰小陽大，陰得中，故可小事；三四剛大失中，陽失位不中，故不可大事。震爲鵠、爲鳴。卦體外耦內奇，象鳥張翼，故稱飛鳥。身內止而外動，亦飛之象。以鳥之小，過乎高山，不見其形，但聞其聲，若更上飛，必遇天風撼擲，故不宜上；若下飛山下，飲啄得所而身安矣。

彪謹案：雉翔而後集，是宜下而大吉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



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宋衷曰：二陽在內，上下各陰，有似飛鳥舒翮之象。

陸希聲曰：中孚柔在內，剛在外，有鳥孵實之象。今變爲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在外，有飛鳥之象。

橫渠易說云：時宜用過，雖過，正也。過於自大，其勢必危；過於自損，可以獲吉。

郭雍曰：凡剛非二五，皆非得位。小過之義，可過於下，不可過於上；可過於柔，不可過於剛。

王又樸曰：小者必過而後亨，是其過非踰閑之過，乃過以利、過以貞，而與時行也。苟拘於常經而不過，則失時之宜，不足以和義，不足以幹事。

許鯉躍曰：凡物之走者，皆下動而上止。（彪謹案：山雷爲頤，頤亦取下動上止之象。）惟鳥之飛者，則下止而上動，故震動象鳥翼之搏風，艮止象鳥足之企踵。

夏應銓曰：凡飛鳥過上，則人不聞其聲。今遺人以音，則其不過上可知。人能體此，小事而不大事，居下而不居上，則必大吉。

劉沅曰：二陽爲鳥身，四陰爲鳥足翼。陰過于陽，曰小過。道惟一中，不可過也。小過者，酌權宜以適中，似過而實非過。凡上人者不宜過，下人者可過，如難進易退、惡亢而喜謙之類是也。上下四陰，如鳥張口飛鳴。就卦象言，四，陽爲震主，上二陰違而去之；三，陽爲艮主，下二陰趨而承之。在上陰，則爲乘陽，故不宜上；在下陰，則爲順陽，故宜下。飛鳥遺之音，自處高明，而未嘗違俗，非識行藏之妙者不能。



鄭杲曰：於二體之外取象飛鳥，不在常例，故特明之。

馬其昶曰：飛鳥高過於人矣，然遺音可聞，是亦未能過高，特小過耳。逆順者，飛而向上，有風氣阻力，就下則勢順也。管子云，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阮籍曰：君子行重乎恭，喪重乎哀，篤僞薄也。（彪謹案：過猶不及，而君子不以爲過者，欲矯俗薄之弊而使之篤厚也。）

橫渠易說云：過恭、哀、儉，皆宜下之義。

楊啓新曰：過恭、過哀、過儉，皆高世絕俗之行，但其所過者，以收斂卑下爲過耳。

王又樸曰：恭、哀、儉，皆柔之事也。以喪屬陰，故曰小。

劉沅曰：君子不隨俗好，若小有過焉。恭、哀、儉，行、喪、用之本也。過似非正，然矯時弊而適中，無過也。震動而艮有節，故象如此。

張洪之曰：恭、哀、儉三者，人每失於不及，君子必過之，以防行毀于驕、喪敗于易、用敝于奢，此皆當過者也。語曰，足恭，左邱明恥之。又曰，喪致乎哀而止。又曰，儉則固。皆未聞以過常爲是者。然禮貴救時，行與其傲也寧謙，喪與其易也寧戚，用與其奢也寧儉。是故有舉趾高之莫敖，而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有短喪之宰予，而高柴矯之以泣血；有三歸反坫之管仲，而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是矯時勵俗，而有未可厚非者。

彪謹案：曾子執親喪，水漿七日不入口，是過乎哀也。

又案：君子維持世道，則不可過；而矯正風俗，則有取乎過。此象所言，蓋爲救時而設。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項安世曰：初、上二爻，陰過而不中，是以凶。以象觀之，初、上皆當鳥翅之末，初在艮之下，當止反飛，以飛致凶；上當震之極，其飛已高，動而成離，則離於網罟。

劉沅曰：陰柔居艮止而不自止，如鳥不當飛而飛，必罹網矢，是凶由自作。不可如何，嘆之也。

鄭杲曰：初象鳥翅。鳥飛向上，其翅隨之，鳥能左右之，翅无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語類云：三父四祖，五便當妣。過祖遇妣，是過陽而遇陰也。

劉沅曰：陽之在上者父象，尊于父者祖象。四在三上，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也。陰過乎陽，曰小過。二五相應者也，而皆陰，二越三與四之陽，而與五遇，為過其祖而遇其祖妣，以類相從，雖過而非過也。古重昭穆，孫婦禮當祔于祖姑。六二柔順中正，過與不及皆得乎中，此小過最善之爻。

蘇秉國曰：相越之謂過，相與之謂遇。三為下卦之主，二之君也；初在其下，二之臣也。古者人有十等，遞相君臣。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述義云：當過之時而言不及，故特釋之，明事有決不可過者。

鄭杲曰：祖何以可過？祖為先公，孫可以為天子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堯一日未崩，舜一日不為天子，臣不可過君之義也。（彪謹案：堯雖倦勤，舜僅攝位。）瞽瞍不為天子，而為天子父。書云：祇載見瞽瞍，是父不可過也。祖之可過者，世遠无嫌

也。周公制禮，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爲成文武之德也。

馬其昶曰：遇者相親遇，指比應爻，所謂近而相得者也。（彪謹案：比初是遇其臣，應五是遇其妣。）合二體而論應，二之越四應五，有過其祖、親其妣之象。（彪謹案：此本語類之說，較劉說祖妣爲確。）儀禮，祖父母不杖期，父在爲母杖期，父卒爲母齊衰三年，服制稱情以立文。妣之服，重於祖而无嫌者，祖尊母親。家人之義，親親爲重，此可過者也。就內體而論比，九三一陽，爲君在上，初、二兩陰，爲臣比於下，有不及其君、親其臣之象。二以初爲臣，猶之旅以初爲童僕。朝廷之義，尊尊爲重，二之退居三下，是臣不可過君也。易例應爻陽在陰下，有以貴下賤之情；比爻之陰，則以承陽爲順，乘剛爲逆。二之柔得中，是以過不及皆无咎。

彪謹案：臣不可過四字，爲千古立臣子之大防，深得文王服事之忠義。拘幽操云，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是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遇其臣也。孔子贊爲至德，在文王只以誠孚於中，行其心之所安，亦曰无咎而已。推之關岳、諸葛，皆能守臣不可過之義者。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本義云：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爲之備，故其象占如此。

劉沅曰：從謂二陰從三後也。三以陽居陰上，爲艮止主爻，故可以防陰之過，而惟恐其不防。如何，言凶之甚，明其不可不防也。

李士鈐曰：小過，陰過乎陽，非陽過乎陰，故陽爻皆稱弗過。



兌毀折，爲戕。

楊增新曰：小人宜防不宜從，從之未有不遭其戕者。不獨忌我爲戕，卽愛我、用我亦爲戕，故所從不可不慎也。

馬其昶曰：三四兩爻皆言弗過者，當小過之時，必過於謹小乃能適得其宜。過於小，柔者能之，非剛者所能也。夫剛失位而不中，旣不可大事矣，而三又弗能過防，應上六而從之，昧乎不宜上之戒，故凶。

彪謹案：孟子於驩防之而不從，故不受其害。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陸希聲曰：勿用，戒辭。所以深思遠慮，以保永久之貞。

張浚曰：勿用，靜也，如乾初九之勿用。

陸震曰：小者之過，終不可長也。戒而慎之，以俟其復。

劉沅曰：四以剛居柔，不恃剛，以求過。勿用之道奈何？永守其貞，不失己，亦不徇人，庶可免也。位不當，剛居柔也。五君位，四臣位，守貞而遇君則可，恃剛而輕往則危，必不善終。

李士鈺曰：遇合之道，必出於正。合不以正，後必不終。當陰過乎陽之時，不可前往求悅於陰，當靜守其正也。

楊增新曰：過遇，非匿怨而友也，非枉尺直尋也，非同流合污也。不失色於人，不失言於人，不失禮於人，不傷於物，故物莫之傷。孔子之於陽貨是也。

馬其昶曰：四應初六，合宜下之道，故无咎。然以失位之剛在上，雖應下而情亢，故又有往厲之戒。勿用、永貞皆戒辭。陰已過，豈宜復長？（彪謹案：此解長字，作上聲讀。）故四不可化，陽勿用而陰乃永貞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虞翻曰：兌爲西。

闕朗曰：小畜一卦之體，當小過一爻之義也。

橫渠易說云：小過有飛鳥之象，故因曰取彼在穴。

朱震曰：澤氣上而爲雲，兌陰盛也。

沈該曰：澤動於上，艮止於下，不雨象。陰居盛位，不足當尊，故言公。

姚鼐曰：弋取在穴之近，不追逐飛走之遠禽，亦可小事不可大事意也。

劉沅曰：密雲，陰盛之雲，本爻互兌爲雨澤。兌在西方，爻變爲乾，在外卦，象西郊。我由震言之，兌在震西，自東而西爲陽則易雨，自西而東爲陰則難雨。五陰居尊，故稱公。在穴謂六二，陰偶象穴。二陰柔不能相助，無陽以濟，象不雨。

許桂林曰：小畜卦辭、小過六五皆云自我西郊，自言所守之土皆於名小之卦，且申言公弋取彼在穴，以明不宜上宜下，爲藩臣之道，蓋其辭謹嚴如此。

李士鈐曰：五爲天位，互兌爲聚水。水聚天上，故密雲而不雨。下有巽風散之，亦不雨象。兌位西，外卦爲郊。五柔得中，急求賢以自助。不言王而言公，欲群公取在野之士也。

馬其昶曰：巢穴通稱，禹貢有鳥鼠同穴之山。公謂王季也。竹書紀年屢書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伐余無之戎、伐始乎之戎，皆克之；又書周公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後漢書西羌傳所敘亦同。公弋取彼在穴，指此也。曰取彼在穴，則飛鳥之凶非公之弋可知矣。其凶也，其自離之也。文王繫易將終，於殷周興亡之際，三致意焉。已上，謂陰已上躋，本可致雨，以下爲二陽



所阻，巽風盪之，但爲密雲而已。五本王位，殺王而言公者，臣不可過也。執守臣節以終，故澤不被於天下。卦名小過，正取此義。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文王不自有其至德，而以歸之王季。嗚呼！忠孝之情，斯爲極矣。

彪謹案：此與惜抱之說相通。飛鳥在上，天下無道，必遭網羅，凶由自取，故曰不可如何也。在下無道之國，則取之猶易。若在上之國，雖無道，亦不可取，是宜下不宜上也。

又案：西郊之澤，只及一方，不能被於天下。所以不雨，是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西郊不雨，見其忠也。弋取厲公，善則歸親，見其孝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王弼曰：過至於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託？災自己至，復何言哉！

孔穎達曰：以小人之身，過而弗遇，其猶鳥飛而无託，必離繯繳。過亢離凶，是謂自災而致眚。

沈該曰：卦變爲旅，旅上爲鳥焚其巢。

余芑舒曰：離，如鴻則離之之離。

劉沅曰：災，天殃；眚，人禍。是謂災眚，欲人之畏災眚而自警。一曰已上，一曰已亢，蓋陰之在上，戒其過盛也。宜下不宜上，君子處小人多之時，固當讓卑；小人當黨類盛衆之時，又豈可自逞乎？


李士鈐曰：陰居極上，獨遠乎陽，故弗遇乎陽而反過之。

馬其昶曰：陰陽之氣，同類則相拒，異類則相感。上變陽則與三相失，弗能親遇，但有過之而已。先曰弗遇，見上本有可遇之道，其弗遇也，其自爲之也。



彪謹案：此卦大象，蓋爲救時之弊而言也。世人於恭、哀、儉之道多有不及者，故矯之寧過而無不及，所以厚風俗也。於小事有可過之道，則小者不妨過；亦猶於大事有可過之道，則大者不妨過，皆因時而行也。傳言君子不欲多上人，是知上之不宜也。老子言善下莫若水，水善利萬物不爭，蓋得宜下之道者。凡事宜下順人情，不可上逆天理，觀飛鳥之象而得之。初居艮之下，則當知其所止；爻言飛鳥以凶，蓋不肯居下而欲據乎上者，昧不宜上宜下之義，而不能止於丘隅矣。二以柔中應五，故无咎。三以陽居陰而不得乎中，故凶。四以陽剛爲戒。五以柔順不能有爲。西郊之澤，不得普被天下，故密云不雨，是亦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之義，見其忠也。弋取厲公，善則歸親，見其孝也。文王繫易於小畜、小過之卦，皆約示其意。由抱潤先生發明之，蓋可見其至德矣。上亦有自警其過之義。劉先生謂陰之在下卦者不欲其過，陰之在上卦者則戒其過盛，最合宜下不宜上之說。

既濟卦第六十三

 離下坎上
中爻坎離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鄭康成曰：既，已也，盡也。濟，度也。

吳澄曰：濟者，渡水已竟之名。二物相資相成亦曰濟。

劉沅曰：水火者，乾坤之大用。坎離得乾坤之正體，真陰真陽互藏其宅，天地所以交，日月所以明，萬化所以出。既濟則水火合璧，五氣凝精，故萬物無不濟也。其所以濟，則中氣爲之。故既濟者，陰陽之大樞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謂有餘而後濟耳。坎離得乾坤之正位，在人爲性命保合，在天地爲生化不窮，故亨。事當既濟，其初固吉，積久弊生，其終必亂。惟以正持之，亨者可常保其亨矣。初吉終亂，申明所以小利貞之故。

李士鈞曰：火惟炎上而在下，水性潤下而在上，水火相交，剛柔相濟。火上有水則不烈，水下有火則不沈，（彪謹案：沈應作寒。）故爲既濟。卦畫三陰三陽，各得其正，天下既平，萬事既定之象也。既、未二卦，皆取離之中爻者，取其明不取其險也。初吉指下卦，柔得中而有應；終亂指上卦，陽陷於陰也。夫亂生治，治生亂，雖曰天道，其中有人事焉。未治之先，人莫不振精神以



求治；既治之後，則志滿意足而驕慢生，故治之終，亂之始也。古人言雖休勿休，不自以爲終，視天下治如未治，視其學成如未成，故有吉而无亂。易非言終之必亂，謂自以爲終者之必亂也。

馬其昶曰：小利貞與遯同。言陰小至既濟之時，利且貞也。

彪謹案：由初至終，不免於亂，是變其初之吉者而漸至於亂。及亂既成，則挽回不易，且不止於亂，終亦必亡而已矣。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李舜臣曰：離之一陰在中也，坎陽在上相應，小者得大者之應而亨也。又三陰皆出三陽之上，則是三者皆在上而亨也。三陽下之，陰陽交而爲既濟。

俞琰曰：剛柔皆正而位皆當，六十四卦獨此一卦而已，故特贊之。

張履祥曰：天地之間，尊卑貴賤內外大小，位而已矣。各當其位則濟，不當其位則未濟。

馬其昶曰：淮南云，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故易曰小道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道，而不欲其大也。也與邪同，小道亨既小者亨也。道猶行也，言人莫不有行，豈不欲其大者亨邪？而必言小亨，以雖五帝且不能全其行，故曰堯舜猶病之也。此發明既濟言小亨之義最確。

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虞翻曰：柔得中，故亨。六爻得位，各正保合，故利貞矣。

王弼曰：初吉終亂，不爲自亂，由止故亂。

胡瑗曰：天下久治則人情苟安，萬務易墮。故守盈守成之道，當宜至兢至謹，然後可以濟。苟止於逸樂以爲終安，亂斯至



矣。此聖人深戒之辭也。

橫渠易說云：通其變，然後可久。故止則亂。

劉沅曰：小，陰也；亂，不濟也。三陰三陽各得正而位當。六二以柔居中，順成乎陽，事無不濟。及其終止，則濟久而離明有所不照，坎陷不無災虞，其道已窮，窮則必變。

馬其昶曰：剛无不濟者也，柔則有濟有不濟。故既濟未濟云者，主柔而爲言也。內卦柔得中而麗於陽，所以初吉；外卦柔止於窮位，而陽陷於陰，所以終亂。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王弼曰：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

劉牧曰：水火之性，竟則復，復則爲變。

歐陽修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殆，而患常生於怠忽也。是以既濟則思患豫防。

邵雍曰：學以人事爲主。治生於亂，亂生於治，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龔煥曰：水上火下，雖相爲用，然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相交之中，相害之機伏焉。

張履祥曰：庸人之於患也，見而知之；君子之於患也，思而得之。用能禁亂於未形，而絕惡於微眇也。

劉沅曰：水火交而功用行，相濟中即伏相害之機，故宜防患。坎陷象患，離明象防。思以心言，豫以事言。既濟之患在于無形，思之而後知，知之而即防，則濟者乃長濟也。聖人于既濟多戒辭，非思患預防者，安能保其終？

張洪之曰：終亂，指陽五陷坎險也。內互未濟，濟亦難保。禍亂之機，多萌於極盛之時。欲保既濟，非居安思危不爲功。惟聖人能以德維持於不衰。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宋衷曰：初在後，稱尾。

鄭剛中曰：坎爲輪。

楊萬里曰：濟難之初，竭力曳輪，至濡尾而不卹，宜其无咎。此周公東征之事乎？

李石曰：初之曳輪，以脫水險。

劉沅曰：坎當輪，爲狐，爲曳。初在狐後，象尾；在坎水下，故濡。濡尾因曳輪故。不輕于濟，正其所以濟也。思患豫防，義得无咎。

吳汝綸曰：尾者，離爲牛也。牛以駕車而涉水，故有曳輪濡尾之象。

李士鈐曰：輪所以濟。車有輪，舟亦可有輪。輪者，水火之交，陰陽之用也。日月運行而爲晝夜，日月亦輪也；天地旋轉而爲世界，天地亦輪也。方書云，心火在上，腎水在下，脾胃爲輪。胃氣升則腎水隨升，心火可以不燥；脾氣降則心火隨降，腎水可以不寒。此人身中之輪也。易於終篇繫以既未，明陰陽之交也。既之初，未之二，皆取象於輪，明陰陽之所以交也。

馬其昶曰：既濟之初，舊染或未盡除，當竭力以求畢濟。曳其輪者，應坎象也。初在下，得應乃行，四互坎爲曳，故曳其輪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鄭康成曰：茀，車蔽也。

虞翻曰：離爲婦，坎爲盜。



王肅曰：體柔應五，婦之義也。喪其蓍，鄰於盜也。勿逐自得，履中道也。

李舜臣曰：離爲雉，有翟蓍之象。

劉沅曰：二重柔，離中女，應五中男，故爲婦。離爲日；七，火之成數；陰陽皆極于六，至七則變而復初。六二柔中得位，上應九五中正之主，光明中正，不以去蓍爲嫌，靜以俟之。此柔得中之最美者。

李士鈺曰：離爲日，歷爻位一周，復至本爻爲七日。二自有可得之道，歷一周則自得也。

馬其昶曰：詩，翟蓍以朝。疏云，蓍，車蔽也；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蓍，因以翟羽爲飾。五體坎爲車，爲隱伏，蓍也。三互坎，盜也；梗於其中，有喪蓍之象。勿逐，言二五正應，用此中道，勿變也。婦人夜行以燭，无燭則止而不行耳。由此推之，范文子言，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爲外懼？是既濟時喪蓍勿逐之義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尚書大傳云：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

汲郡古文云：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於荊。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人來賓。

乾鑿度云：高宗者，武丁也。殷道中衰，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醜惡消滅，王道成，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勸德也。

淮南王疏云：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李石曰：離爲甲冑兵戈，於北方之坎也。

龍仁夫曰：詩，覃及鬼方。通言夷方。此卦下離，故伐言於三；後卦上離，故伐言於四。

潘士藻曰：蓋盛世勤民之難也。小人居盛不慮其衰，成功不慮其難，故戒以勿用。

高攀龍曰：人知盛時物力之裕，不知盛時舉事之易憊也。（劉沅曰：憊，病困也。剛以濟事，故以憊警黷武者。）

折中云：高宗，商中興之君，自未濟而既濟者也。既濟於三言之者，內卦之終，則已濟矣；曰克之，已然之辭。未濟於四言之者，至外卦之初，方圖濟也；曰震用，方然之辭。既濟之後，則當思患豫防，故小人勿用。戒與師同。

劉沅曰：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坎，北方幽險之地。三與上六爲應，故曰鬼方。坎險在前，故三年方克。高宗中興，振衰撥亂，自未濟而既濟，且三年後克，故以憊警黷武者。三以剛居離明之終，有戰克象。

李士鈐曰：九三剛健文明，在既濟之中，故取象於中興之賢君也。三年而後克，見勤遠畧之不易，而太平之時舉事爲甚難也。後世任小人以開邊釁者，可以戒矣。

馬其昶曰：小人勿用，戒其化陰也。

彪謹案：師卦言小人勿用，戒之於開國之初；此卦言小人勿用，戒之於中興之際。長國家而務財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艱難締造時，固宜防小人之破壞，此周初所以誅武庚之畔也；中衰繼業時，尤易致小人之潛伏，此諸葛出師，所以言親小人，遠賢臣，後漢傾頽，未嘗不太息於桓靈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虞翻曰：袷，敗衣也。

陸希聲曰：繻亦作襦，飾之盛。袷，衣之蔽。

石介曰：美服有時而敝，如當既濟，則亦有未濟。故終日防，慎而戒，疑其有敝。

郭雍曰：六四居險，又爲多懼之地，是以有衣袷之戒。說文謂繻爲繒采，蓋謂勿以新繒而忘敝袷也。

蔡元定曰：既濟過中，時已變矣。必須終日戒慎，則不至於終亂。

劉沅曰：凡帛可以言繻。袷，敝緼也。四在離上，故象終日。當既濟之時，陰得正位，盛滿慮衰。人于坎陷，疑盛美之不久也。

李士鈐曰：爻處兩坎間，重陰沍寒。六四互離在上，離火溫暖。繻，羃衣也；羃，溫也。有，又也。衣，著之也。袷，卽絮也。繻又著絮爲裏，所以禦寒取溫也。離卦已終，故終日。上下坎險，故終日戒。一火在兩水之間，恐爲所滅，無時不警戒也。既濟之時，坎險已伏，老臣憂國之心能或忘乎？

馬其昶曰：在卦，六畫皆得位爲既濟。在爻，則陰陽皆老，將變而未濟，故多戒辭。有所疑者，疑其化而失位也。

彪謹案：襦防其敝，卽思患意。終日戒，卽豫防意。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鄭康成曰：互體離坎，離日坎月。日出東方，東鄰象；月出西方，西鄰象。

劉沅曰：先天離東坎西，故象東西鄰。東鄰指離，西鄰指坎。離爲牛，坎爲血，水克火，故象殺。殺牛，盛祭。禴，夏祭，薄祭也。離火故象禴。五爲濟主，應二交離，任賢得人，安享其福。來，謂自下卦而來。

李士鈐曰：離日在東，坎月在西。東鄰指二，離爲兵、爲牛，



故殺牛。西鄰謂五，坎爲酒食、爲鬼神，故禴祭。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禮記云：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鄭注云，離爲牛，坎爲豕。禴祭則用豕。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

劉向曰：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不貴華。誠有其實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實。

杜鄴曰：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

王弼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在於合時，不在於豐也。

劉沅曰：時者有德有位，明良相際之謂也。離以虛中文明之德上交，坎以孚誠信實之意下應，水火所以濟，即君臣所以合。二之德非有遜于五，而不如五者，時也。

丁晏曰：奢侈之費，甚於天災，禍亂所由生也。聖人於損取二簋可用享，於既濟取西鄰之禴祭，所以崇本抑末也。

李士鈺曰：物生於東而成於西。東鄰不得其時，殺牛祭雖豐，神未必享，不如西鄰祭薄，神享而受福。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禮曰，祭，時爲大。時未至，求福未必得。時至則天與人歸，不恃虛文而收實惠。蓋二不如五之得位乘時也。

馬其昶曰：鄰者，臣也，謂比應爻。二互坎爲西鄰，四互離爲東鄰。五，君位，在祭爲主人；二、四則尸祝也。主人受祭福，其名曰嘏。四過中，不如二之時；二誠於祭享，故五受其福。蓋二、五爲成卦之爻，二往之五，彼虛此實，故曰實受其福。郊特牲云，嘏，長也，大也。箋云，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故曰吉大



來。在卦象，則坎之一陽自乾二來也。

彪謹案：此專就互爻說，與卦中二體離東坎西之義相通，特爻位不同耳。其所以不同，是從本爻五位推其比應而言。以五爲主祭之人，於受福之義尤切。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荀爽曰：處高居盛，必當復危，故曰何可久。

王弼曰：既濟道窮，之於未濟，則首先犯焉。

薛溫其曰：濡其尾者，有後顧之義。濡其首者，不慮前也，恃以爲濟，遂致陷沒。歷險不慮後患，既濟終亂，其義見矣。

王申子曰：不言凶而言厲者，欲人知危懼而速改，則濟猶可保。

劉沅曰：知厲自振，則無凶矣。初爲尾，上爲首。在坎終，故濡也。濡首則有死亡之憂，故不可久。彖言終亂以此，欲人知其不久而慮終也。

李士鈐曰：上居既濟之終，以爲已治已安，不防坎險之忽至，故濡首而厲。蓋火得水以濟，濟而不已，其終必至滅火。故既未之終，皆以濡首爲戒。此聖人之所懼也。

馬其昶曰：終止則亂，上爻居既濟之終，當動而化陽，不以失位爲嫌也。何可久，言當速化。

彪謹案：水火爲天地間之大用，民非水火不生活。水火交濟，得乾坤之中位，而爲坎離；又得六爻陰陽各正之位，而成既濟，是合坎離而妙其用也。在盛世，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已具，有何患之可防？然憂盛危明，治不忘亂，存不忘亡，君子則用其思於豫焉。蓋既濟卦中互得水火，未濟之卦隱伏於未形，不豫爲之防，至未濟則悔之無及。此保泰持盈之意也。水火有蹈而死



者，故爻辭戒多幸少。惟五爲既濟主爻而贊其美，且以爲大享之盛不如薄祭之約，以得時爲受福。是五之應二，所謂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慎終於始，初旣得吉，而終亦不至於亂，其道安有窮乎？

未濟卦第六十四

☵ 坎下 離上
中爻 離坎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孟喜曰：坎，穴也，狐穴居。小狐濟水，未濟一步，下其尾。

鄭康成曰：汔，幾也。

喬萊曰：小狐專指初也。既濟之亂在終，則未濟之難在初，過此未必不濟也。初曰濡其尾，則小狐指初明矣。

劉沅曰：未濟，事未成之時也。火上水下，不相交則不成功用，六爻皆失其位，故曰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則勢已窮，未濟尚可望其濟。以此終之，變易無窮之理也。坎爲狐，陽陷陰中，上應六陰，亦無所利。

李士鈺曰：未濟，欲濟而尚未濟也。水火互相爲用，究則水火各歸其根，此既濟繼以未濟也。既濟者，人道之終，猶事物已成之後。未濟則未終，生生不已而無窮，故易終於未濟。寓變通不窮之意。

馬其昶曰：坎之九二尚曰未出中，初又在二下，而值尾位，其濡也固宜。

彪謹案：宋史譙定傳載，二程子遊成都，見治篋箍桶者挾易冊，篋者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



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韓詩外傳云：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

史記黃歇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王弼曰：位不當，故未濟；剛柔應，故可濟。

胡炳文曰：天地終始，皆水火相爲用也。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易不可窮也。未濟非不濟也，未焉耳。既濟之中互未濟，未濟之中互既濟，非唯見時變之相爲反覆，而水火互藏其宅，復於是見之。

劉沅曰：柔得中，謂六五。未出中，謂九二。不續終，謂有始無終，任剛之過。剛柔應，謂六爻雖皆失位，然各相應，猶能同心協力以圖濟也。天地無不濟之時，人事則履盛而滿，往往不濟。夫物之生死變化，二氣屈伸，終者始之，始者終之，迹有榮枯，氣無終極。聖人欲人長保其濟以存天心，而後氣化不得而奪之，有恃以不生死者，以維世道于無窮。未濟之時，未嘗教人急于求濟。而可濟與否，審于其時。聖人因物付物而無心，不强其濟而已可濟矣。

馬其昶曰：易者，變易之義。卦體靜，剛柔失正，未濟也；爻象動，陰陽皆老，可變化而成既濟也。有人事焉，歷代君相之所經營，聖賢之所訓迪，凡以求其濟焉耳。易明天道，而實主於人事。以未濟終，世運之所以日新而无窮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王弼曰：辨物居方，令物各當其所也。

朱震曰：有辨然後有交。辨以正其體，交以致其用，未濟中含既濟之象。

本義云：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

項安世曰：必加慎者，以其未濟也。水火交則有難，辨之不早辨，居之不得其所，皆難之所由生也。可不謹乎？易終於未濟而始於屯，其意深矣。

任啓運曰：乾坤交而萬物生。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離代乾居上，坎代坤居下，上下各居其所，天道之自然也。君子法之，慎辨其物，使之群分；慎居其方，使之類聚。人道之當然也。大象傳終此，其有平天成地之思乎？仲尼之志，堯舜之業，皆以天地為量也。

劉沅曰：未濟者，必欲強其相濟，則反為害。君子知之，故加敬慎。辨其物性，使各類聚；居以其方，使各群分。如水火之不相射而不相害，不強其濟而已可濟矣。

張洪之曰：有未濟乃有既濟，而未濟內含既濟。亦太極靜極而動，動極而靜之理。

彪謹案：辨其體，指本卦各爻；交致用，指互卦各爻。一交互而陰陽得既濟之用。既濟本由未濟中來，慎之則濟，不慎則不濟。

又案：君相師儒，位不同而道則同。仲尼之志，發之即堯舜之業，皆可以參天地，贊化育。此乾之二五，所以皆為大人也。聖人亦天也，惟聖人能奉天時而不違天，故天亦不能違聖人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王弼曰：未濟之始，始於既濟之上六。濡其首猶不反，至於濡尾。



朱震曰：卦後爲尾，坎水濡之。

本義云：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象占如此。

張振淵曰：卦辭小狐，正指此爻。新進喜事，急於求濟，而反不能濟，可吝孰甚焉？

劉沅曰：陰居坎險，欲濟不克。既濟之濡尾以曳輪故，此則輕進也。彖之濡尾爲不續終，此則不慎始也。

姚配中曰：六爻失正，急當自化。不化，故吝。

馬其昶曰：既濟之初，離爲牛，以曳車求濟而濡尾，故无咎。未濟之初，坎爲狐，既不知不可濟而冒進，又不能終濟而遽下其尾，以致於濡，故吝。極者終也，不知極卽不續終也。初、上二爻，著陰陽失位而不知變之戒。上九曰不知節者，剛病恒過，故欲其節而退之，變九而八，所謂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初六曰不知極者，柔病恒不及，故欲其極而進之，變六而七，所謂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王弼曰：居未濟之時，體剛中之質，而見任與，拯救危難，經綸屯蹇者也。

姚信曰：坎爲曳、爲輪，兩陰夾陽，輪之象也。

孔穎達曰：曳輪者，言其勞也。

代淵曰：負荷重任，若車重行遲，拖曳其輪。

呂大臨曰：剛中而應，志在出險，雖曳輪於險中，猶行之不止。

劉沅曰：二以陽居陰，上應六五，有濟變之才，得正而吉。九居二本非貞，而云貞者，以剛居柔，得其中道，則能行其正，不爲險困也。



馬其昶曰：中未有不正，不必當位爲正，故曰中以行正。二五不以當位爲重，此亦通例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本義云：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

趙汝楳曰：居未濟之中，過此則近於濟矣。故特表以卦名。

葉酉曰：不釋利涉者，剛柔應，已於彖言之也。

劉沅曰：三居坎上，將出坎險，可以濟矣。而陰柔未濟，若往必凶。上應陽剛，互離爲舟，以浮坎上；又爻變爲巽，木在水上，故象利涉大川。六爻皆不當位，以此爻處坎之極，上又互坎，當上下卦變易之際，而承乘皆剛，所處又剛，居下體之上，力弱不足以濟，位不當爲尤甚，故獨言未濟征凶。

馬其昶曰：卦名未濟，似不利涉川，以火動而上、水動而下也。中互既濟，水上火下，三居水火之交，故反利涉。火勝激水，曳輪而行，其象已具於易。以制器者尚其象，此類是也。六三變卽爲鼎。北堂書鈔引韓詩外傳云，孔子使子貢適齊，久而未回，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无足而不來。顏回曰，卜而鼎无足，必乘舟而來矣。賜果至。孔子所占，當是鼎之未濟。其辭曰，鼎耳革，其行塞。鼎以耳行，孔子謂鼎无足而不來，是據本爻耳革行塞爲說。顏子以謂乘舟，是據變爻利涉爲說也。易於六三多言不當位。未濟六爻皆不當，而聖人於其尤甚之六三，兩繫其占，示人值此時位宜改行也。所以爲全書諸爻之不當位而凶者發其凡也。

彪謹案：彖言雖不當位，此象又言位不當也，是謂兩繫其占。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



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程傳云：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

沈該曰：既濟之懲，明衰也；未濟之賞，明進也。

郭雍曰：既未濟二卦反對，故三四之象同。損益二五，夬姤三四，亦然。

雷思曰：先言貞吉悔亡，後言伐鬼方者，先自治而後治人也。

俞琰曰：震，動而使之畏也。詩，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惠棟曰：震振通，震之言奮也。與奮伐荆楚同義。

劉沅曰：以九居四，宜有悔矣。然出坎入離，陽剛文明，是能濟險者。以剛居柔，柔者臣職，剛者臣才，上近虛中文明之君，奮其勘亂濟世之才，信專寵固，其象如此。四變爲震，故曰震。下乘坎，故曰鬼方。既濟剛在離上，主兵者也，故言高宗。此剛在離下，將兵者也，故不言高宗。既濟鬼方在上，仰而攻之，克之難，故曰懲；此則鬼方在下，易于屈服，故言賞也。濟險之志得行，猶在未濟中，故但言志。

李士鈐曰：震者，臨事而懼，震動恪恭之意也。未濟之九四，即既濟之九三，皆以陽爻居坎險，故亦用此爻以伐鬼方。既濟之三，以陽居陽，是君伐之；未濟之四，以陽居陰，是臣用君命伐之。君勤遠略，非君德之美；臣伐遠方，則臣力之勤。故三年既克，賞以大國之封也。陽稱大，外卦稱國。賞以春夏，震爻爲春，離卦爲夏，受賞之時。

馬其昶曰：上卦三爻，辭義相承。四，貞吉悔亡，武功也；五，貞吉无悔，文德也。易示人趨吉避凶之方。所謂吉凶，不任之天而主之人，故尤喜言貞吉、貞凶。可見禍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未濟一卦三言貞吉，其勸深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虞翻曰：離爲光。

王弼曰：以柔順文明之質，居於尊位，付物以能，而不自役，斯成君子之光。

郭雍曰：上言貞吉，始之吉也；下言有孚吉，終之吉也。此所謂能續終者也。

張履祥曰：濟世之道，文武並用。治武者臣之事也，九四也；修文者君之事也，六五也。

賀貽孫曰：離體虛明，美在內而陽發其光，故充實而孚。光之蘊爲孚，其散爲暉。

屈大均曰：未濟之五，日中天之時。周禮十輝，注謂日旁之光氣也。蓋太陽實盛所致。

李光地曰：雷雨過而見青天，其輝光必倍於常時。凡人出於磨厲，與國家興於憂危，理皆如此。

劉沅曰：柔中得坤體，故貞。離明，故光。虛中應坎，故孚。貞吉以一己中正之德言，孚吉以君臣際合之美言。日光曰暉。盛德孚人，如離日朗照，物皆被光。

李士鈐曰：以陰柔之德，居一卦之尊，所謂徽柔懿恭，光于四方也。又體離火之明，有虛中之美，一人之光及于天下，天下之光皆其光也。上下交孚，事无不濟，吉可知矣。

馬其昶曰：易爻各有取象。卦終未濟，六五盛位，乃无別象，但云君子之光。蓋還復純乾一大光明，不存一物而萬象俱涵，易義莫大於此矣。管輅言日中爲光，朝日爲暉。朝日之暉，乃日旁光氣所散越耳。貞吉无悔，六五之吉也。君子之光，有孚吉，光被四表，孚之所至皆吉也，故曰其暉吉。此明明德於天下之極功



也，法萬世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虞翻曰：是，正也。六位失正，故有孚失是。若紂沈湎於酒，以失天下也。

項安世曰：既濟之終，有亂之理，故上六以濡首爲時事之危。未濟之終，有濟之理，故上九以濡首爲人事之失。濟以孚爲美，顧所以用此孚者不可忽也。

李簡曰：未濟之終，甫及既濟，而復以濡首戒之。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

包彬曰：元亨利貞，爲天道，開首一卦備具之。吉凶悔吝无咎，爲人事之應，末一卦備具之。天道渾然，故著於彖；人事殊塗，故著於爻。上爻爲三百八十四爻之終，獨言无咎，可見易爲寡過之書。傳曰其要无咎，或以此夫？

劉沅曰：凡言酒，皆坎象。上爲首，下應坎，故象飲酒。有孚于飲酒，有相孚而以酒相飲者也。未濟之極當反爲既濟，下應六三，樂飲俟時。若濡首則不知節。莘野渭濱，得時則駕，彼沈溺枯槁者，徜徉放廢，是飲酒濡首者也。

姚配中曰：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所謂有孚失是也。高宗伐鬼方，殷所以中興；後嗣王酣身，殷所以亡也。九四震用伐鬼方，不言高宗，其猶望紂法高宗之行與？濡其首有孚，喻殷俗上下同也。

李士鈐曰：至甘之中藏有至苦，厚味之中伏有厚毒，若飲酒而不知節，至於濡首，則恃其有孚而失其是矣。上爲首，遇坎水，故濡。易以時中之道示人，故終之以既未。既，太過也；未，不及也。未濟爲不及，上九則在卦又爲太過。象傳繫一亦字，意謂不



及固非也，太過亦非也。故知易之道一中而已。不易者，易之中也；變易者，易之時中也。

馬其昶曰：上，離體，互坎，水中有火，酒之象也。九四當未濟之時，出征靖難，三年有賞。歷三爻而至上九，飲至策勳，與民同樂可也。有孚，承六五之有孚而言。禮云，飲酒之義，君子所以相接，尊讓潔敬之道行焉。是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此即有孚之說也。于是而飲酒，何咎之有？若飲酒濡首，則上下皆化而失正矣。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同一孚也，其始由一人之知節不知節，而其後之得失乃懸絕如此！此易書之所爲作也，風商辛也，戒萬世也。天人之故，具於茲矣。

彪謹案：堯舜以正帥天下，其民皆孚于正；桀紂以失正帥天下，其民皆孚于不正。所謂上行下效，捷於影響也。上九居離明之極，帥以正者致如中天之盛，帥以不正則兆珠玉焚身之禍。然則酒以合歡，酒以成禮，過三爵則爲非禮。此魯共公擇言篇引大禹之戒，所以謂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易象終於此，其意深矣。

彪謹案：既濟之道在於防，未濟之時貴於慎。此二卦居下經之終，以應上經之坎離。一交互中，顛之倒之，治亂循環，互相爲用。既濟中含未濟，不防則功敗於垂成；未濟中含既濟，不慎則不能轉亂而爲治。防之於未然，慎之於將然，則既濟者可常濟，未濟者可終濟也。火水有利，人知之，至其爲害，人多忽之。苟不能慎，而倚於一偏，譬水懦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益深益熱，失其相濟之用，則害多而利寡矣。劉先生言，人事往往不濟，非天厄之也。易終于未濟，聖人未嘗教人急于求濟，蓋可濟與否審于其時。聖人維持天運人心，未嘗不在于慎，弟卽日用常



行求其實理，辨物居方，因物無心，然後未濟者可濟，既濟者常濟。本此說以求之，濟不濟蓋有天焉，君子弟隨時處中以觀大化之升沈而已。未濟非不幸也，歲窮於冬而一陽來復，已肇其機，正可於涸陰沍寒之極，卜來春之旋轉，而默見天心矣。

周易學說卷之七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司馬光曰：言天地設位，則易已著。

劉沅曰：孔子自以己意繫易，通論一經之大體，自分上下篇。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本義云：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虞翻曰：斷，分也。

李光地曰：方候易，則生殺之氣以類聚；形質殊，則清濁之品以群分。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蘇軾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之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之始也。

本義云：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也。

蔡清曰：此是從有易後，而追論未有易之先，以見畫前之有易也。乾坤貴賤等名物，非聖人鑿空所爲，皆據六合中所自有者，而摹寫出之耳。

劉沅曰：地氣上騰成象，天氣下凝成形。天地變化，卽此可見。

又曰：天以健運而尊，地以柔順而卑，是未有乾坤之卦，而乾坤已定。卑者賤，高者貴，是未有卦爻之貴賤，卑高陳而貴賤已位。天以剛爲體而常動，動者陽之常。地以柔爲體而常靜，靜者陰之常。未有易卦之剛柔，而剛柔已斷。剛柔動靜，氣各有其方，質各有其物，分聚得則吉，否則凶，卦之吉凶由是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上騰下凝，皆氣之變化。易卦之錯綜參互，卽此而見。是易皆天地自然之法象也。

沈善登曰：去故就新曰變，謂形質也。本无忽有曰化，謂氣也。

馬其昶曰：折中云此節言不易者也。樂記云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別卽所謂不易也。

彪謹案：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二氣合爲一氣，氣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不貳者其體也。氣之變化，能生萬物。不測者其用也。

又案：易能變化，從不變之易來。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韓伯曰：相切摩，言陰陽之交感。相推盪，言運化之推移。

釋文云：盪，衆家皆作蕩。恒玄云，動也。



孔穎達曰：鼓動之以震雷離電，（吳澄曰：穀梁傳云，電者何？電也。）滋潤之以巽風坎雨。或離日坎月，運動而行，一節爲寒，一節爲暑。

來知德曰：八卦，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言。（彪謹案：劉先生云，非已畫之八卦。）

劉沅曰：八卦，非已畫之八卦。剛柔者，八卦之性情。雷霆風雨，摩盪之形而易見者。八卦止一剛柔之發揮。氣鬱不宜則鼓之，亢不和則潤之。雷霆風雨，舉一二以該其餘。日月則乾坤之精，寒暑由日月而分。日月爲乾坤之樞，坎離獨得乾坤之正體，莫非天地所爲。日陽精而孕陰，月陰精而孕陽，互爲其宅。運行寒暑，承上剛柔摩盪之意。寒者陰之凝，暑者陽之積，皆乾坤之理氣而已。

黃應麒曰：日行寒則月行暑，日行暑則月行寒。漢志云，日極南，至牽牛爲冬至，是赤道也。月則立冬、冬至從黑道。日極北，至東井爲夏至，是黑道也。月則立夏、夏至從赤道。

姚配中曰：寒暑亦謂坎離。董子五行之義云，火主暑而水主寒。

馬其昶曰：卦者象也，見後韓注。此言剛柔之相摩，即天地之八卦相盪也，謂造化自有之象。鼓潤運行，是申說摩盪。

彪謹案：天機之自動，就新學發明之機器可以喻知。機器發動之源始，彼此關切摩擦處，可見剛柔相摩之理。舟車輪轉，皆由熱力大氣驅之運行，無遠弗屆，可悟八卦相盪之理。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語類云：男女通人物言。

王夫之曰：艮兌不言山澤，言男女者，山陵爲牡，谿谷爲牝也。



劉沅曰：男女從乾坤而出。乾道純陽，在人則成男。坤道純陰，在人則成女。是人所以秉天地之精也。周易首乾坤，（彪謹案：連山首艮，歸藏首坤。）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萬象從乾坤出，生化不窮，凡交易、變易、不易之象皆在其中。六子爲乾坤之大用，其理不出乎乾坤之範圍也。

馬其昶曰：獨以成男成女屬艮兌者，艮兌陰陽交感之終也。咸彖以男女目艮兌，下繫之男女構精，序卦之有萬物然後有男女，皆指艮兌言，是其證。

又曰：此節樂記云，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和卽所謂交易、變易也。

彪謹案：上四句指震離巽坎，此二句指艮兌，而六子以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韓伯曰：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成。

孔穎達曰：初始无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

王夫之曰：乾以明照爲用，故曰知崇效天。

劉沅曰：始者始其氣，成者成其質，大者全備之意。未成之始，非有造作，故言知。已成之後，有形可見，故言作。物莫不有始，乾道施生，凡物之始皆始焉，是爲大始。無不秉乾之始而始者，是物之始，乾皆知之也。物莫不有成，坤道養育，凡物之成皆賴焉，是坤實作之。無不由坤作而成者，是物之成，坤皆作之也。

馬其昶曰：氣中之發而爲光者，陽也，故曰乾知大始。氣中之凝而爲質者，陰也，故曰坤作成物。

彪謹案：一畫開天是大始，地大物博是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李光地曰：爲物不二，故其心易。無爲而成，故其事簡。



劉沅曰：易簡，不煩也。一氣鼓盪，萬物自生，故曰易知。順天之道，無所煩阻，故曰簡能。

馬其昶曰：易者，易直也。光體渾同虛空，普徧群物，故曰易。爾雅，平均夷弟，易也。注云，皆謂易直。此可識易之訓矣。周書諡法云，壹德不解曰簡。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馬其昶曰：易知易從，謂天地之知能無險阻也。體仁故有親，利物故有功。乾交坤而不息故可久，坤承乾而廣生故可大。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劉沅曰：人法天地之道，賢人即聖人。

又曰：德與天地同悠久，業與天地同廣大。

姚配中曰：賢人，法乾坤者。自强不息，可久之德也。厚德載物，可大之業也。此以人事明乾坤之易簡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劉宗周曰：夫子首贊易道，而推本於畫卦之原，如此分明。

劉沅曰：天下理得，言萬變不越乎此理。成位乎中，則人合天地之道者也。右第一章，言天地為易之原，自然之理象，萬物不能遺。乾坤理氣，人皆備之，文王作易所以首乾坤，欲人法天地以修身也。

馬其昶曰：此節折中云，言易簡者也。乾元易，坤元簡，合而言之，即所謂易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言乾元坤元相易，而三百八十四爻之位，遂成於



乾坤之中，以盡天下事物之理也。自篇首至此，總論易之名義。鄭康成氏所謂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變易二，不易三者是也。此天地自然之易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李鼎祚曰：謂伏羲始作八卦，文王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而繫屬其辭。

本義云：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也。

蔡清曰：易占其變，凡卦爻之辭，皆就變說，則皆剛化柔，柔化剛也。

王夫之曰：陽極於九，則下移而八。陰極於六，則上移而七。此明變占之所自。

劉沅曰：天地只一剛一柔。柔有時窮，則自陰以推陽，而變生焉。剛有時窮，則自陽以推陰，而化生焉。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本義云：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以此辭。

又云：柔變趨剛，退極而進也。剛化趨柔，進極而退也。既變剛則晝而陽矣，既化柔則夜而陰矣。

何楷曰：上文觀象繫辭以明吉凶者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



劉沅曰：聖人設卦明其象，復觀象繫辭，示人以吉凶之道，順理則吉，違理則凶，欲人因吉凶以悟至理，非教人昧理而趨吉避凶也。其言吉凶者，由理有失得也。言悔吝者，由昧理而憂虞也。易辭之吉凶悔吝，固自人而分也。易象之變化剛柔，固自天地而出也。

又曰：吉凶悔吝以卦辭言，失得憂虞以人事言，變化剛柔以卦畫言，進退晝夜以造化言。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鄭康成曰：三極，三才也。

王夫之曰：初二地位，三四人位，五上天位。每位必重。氣之陰陽，形之柔剛，性之仁義交至，而成乎全體大用也。然而不能皆見於用，故一時之所值所占，則道著焉。當其時，處其地，擇其進退。天之災祥，地之險易，人事之順逆，因而決焉。三極得失之理，於斯顯矣。

劉沅曰：以上極贊聖人卦象之美，義無弗賅。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俞琰曰：觀象玩辭，如蔡墨云在乾之姤，知莊子云在師之臨，謂之在者是也。

王申子曰：平居无事，玩辭以察吉凶悔吝之故。及動而應事，玩占以決吉凶悔吝之幾。故有不動，動无不吉也。

孫奇逢曰：千變萬化，无非使人崇易簡，黜險阻，趨吉避凶之道。故吉凶之外，立悔吝於其間，以引人歸極，責人悖極。

劉沅曰：上居字，處也。下居字，平素也。上君子，謂聖人。

下君子，學者也。易之序，止一屈伸消長，各因其時，君子時中而行，故居而安。爻之辭，萬理曲盡，君子精義入神，故樂而玩。契易之深如此，理極其精，而用極其神，是以吉无不利。此發人學易之道。

馬其昶曰：右第一篇。首言造化自然之易，次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終以天祐，則盡人合天之效也。後四篇皆所以發此篇之蘊。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虞翻曰：八卦以象告，故言乎象也。爻有六畫，九六變化，故言乎變者也。

本義云：象指全體言，（彪謹案：一卦之所具者。）變指一節言。（彪謹案：一爻之所具者。）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來知德曰：善，嘉也。嘉其能補過也。

孫奇逢曰：所言吉，必其得而非幸。所言凶，必其失而非不幸。申前章之意，又進以无咎之說，是易道要歸處。

劉沅曰：凡言動之間，善則得，不善則失。小不善爲疵，不明乎善而誤入爲過。覺其小不善欲改而未及改，於是有悔。覺其小不善猶可及改而不能改，於是有吝。言象言變，不外乎吉凶悔吝之辭，即吉凶以示人從理。悔未純吉，吝未純凶，言小疵，欲人並此無之也。能改以從善，故无咎。善者，嘉其能補過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乾鑿度云：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雖纖介，必有悔吝。

京房曰：辯，明也。

參同契云：纖介不正，悔吝爲賊。

虞翻曰：介，纖也。震，動也。

王肅曰：齊猶正也。陽卦大，陰卦小，卦列則小大分。

王弼曰：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卽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本義云：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可以无咎。

王申子曰：陽卦多陰，則陽爲之主。陰卦多陽，則陰爲之主。雖小大不齊，而得時爲主則均也。

劉沅曰：齊，均也。欲陰陽平均，相濟而不相害也。

又曰：介，善惡初分之介。

又曰：凡事之得失，必有其幾。卽其善惡初分之介而謹之，則易爲力。於其已誤而震動改過，則可復於善。憂也震也，是觀象學易之要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潘夢旂曰：小大隨其消長而分，險易因其安危而別。辭則各指其可趨可避之所，以示乎人也。

方潛曰：此段中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京房曰：準，等也。彌，徧也。

虞翻曰：綸，絡。謂易在天下，包絡萬物。

劉沅曰：彌者，彌縫之無有罅隙，大無不包也。綸者，條理之極其分明，細無不析也。二句總冒下文。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劉向曰：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

張惠言曰：陰爲幽，陽爲明也。

劉沅曰：天文，凡日月星辰盈虛變化之屬皆是。地理，凡山川原隰流峙險易之屬皆是。

又曰：其有象者爲明，無朕者爲幽。易理通幽達明，聖人知其所以然之故，以易通之。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韓伯曰：死生者，始終之數也。

劉宗周曰：幽明始終，如方來者進，成功者退。

王夫之曰：原，有本而生也；反，歸諸其故也。易言往來，不言生滅，原與反之義具矣。以此知人物之生，一原於二氣至足之化。其死也，反於絪縕之和，以待時而復。特變不測，而不仍其故耳。生非創有，死非消滅，陰陽自然之理也。

劉沅曰：原者，推之于前。反者，要之于後。

又曰：易可知死知生，聖人因原乎人之所以始，而知受氣於天者無不全。推乎人之所以終，而知賦形於地者不能久。

馬其昶曰：凡卦之始生，各有所自來，是謂原始。爻至九六將死，復變爲七八，是謂反終。七八九六相爲循環，死生之說也。

彪謹案：天地所以爲天地，皆陰陽之氣爲之。聖人觀天察地，即知陰陽所以然之理。非聖知其孰能之？老子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原始也。萬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是反終也。觀卦爻之死生而通其理，即知人物之死生。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是類謀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

本義云：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遊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

劉沅曰：易與鬼神合其吉凶，聖人因明乎天地人無二理。氣依魂而立，魂依氣而靈，凝結則爲精，浮散則爲遊魂。當夫物之始有，得氣之精以成形，由靜而動，爲神之伸。及夫物之將盡，氣與魂離，魂之遊物因以變化，自有而無，爲鬼之歸。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也。夫幽明、死生、鬼神，皆隱奧莫測，易皆知之，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許桂林曰：彖爲不變，以六十四卦之精氣言也。爻爲變，以六十四卦之遊魂言也。

姚配中曰：情，謂精氣遊魂之情。狀，謂爲物爲變之狀。七八九六之消息盈虛而成卦爻者，非鬼神，亦鬼神之情狀也。

馬其昶曰：鄭注，精氣七八也，遊魂九六也，與易緯同。精者光也，光氣合而成形成質謂之物。乾陽物，坤陰物，物相雜故曰文，皆指卦畫言，謂其陰陽有定形也。及其變而之他，則遊魂之所爲也。是故九六之爻爲現在，溯卦所由變爲既往，變之他卦爲未來，每爻自成三際。其變也有善有惡，故所遭有吉有凶，卦爻與鬼神之情狀一而已矣。延陵季子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无不之也。骨肉即光氣所化之物，魂氣乃離光之氣，又將變而之他也。以其无定在，故曰遊魂。

彪謹案：七八爲少陽少陰之數，少者氣聚而爲精。九六爲老陽老陰之數，老則氣散而浮游爲魂。故云然。

又案：老子云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蓋六十四卦之真氣，皆由乾元坤元之真精而生。真者不變，彖則明其理也。詩言生民有物，中庸言不誠無物。是物也，不物於物，而能物物，是即所謂



真精也。六十四卦之遊魂，衍而爲三百八十四爻，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魂氣無不之也。真氣變而爲魂，浮游無定，惟變所適，故曰遊魂爲變。由此推之，凡物之不變者，皆有精氣爲之主也。凡變者，皆此遊魂爲之用也。

又案：七八之少陽少陰，時而息也盈也，則成爲九六之老陽老陰。九六之老陽老陰，時而消也虛也，則轉爲七八之少陽少陰。卦爻之陰陽循環無端，鬼神之情狀屈伸變化不外乎此。

又案：精者光也一語，從來無人道及。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精氣內充，始發爲光。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此皆光之在人者也。其在地也，山川金銀，望氣而知，石蘊玉而出輝，水懷珠而川媚。其在天也，日月星三光不朽，皆其精氣爲之兆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韓伯曰：德合天地故相似。應變旁通，而不流淫。

王凱沖曰：知周道濟，不過差也。

李義云：天地之道，知仁而已。

語類云：樂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卑。

劉沅曰：相似以性量之德言，如中庸言高明博厚悠久也。下文乃析言之。不違，指易言，無一違乎天地。

又曰：道主於濟天下。天地之理散著於萬物，而天地之心無非欲生成乎天下。聖人智周萬物，仁中有義，故不過乎中正之則。旁行，猶泛應。流，如水之流無節制也。

又曰：天命本一也，尊之則曰天，言其主宰則曰命。惟樂故



知，隨遇而安，培之益厚，不憂能愛。知，仁之極致也。

馬其昶曰：與天地似，言乾坤之體。知周道濟，言六十四卦之用。旁者溥也，乾元溥行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各有一定之時位，故不流。樂天知命，言易之時也。安土敦仁，言易之位也。知時似天，當位似地。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荀爽曰：二篇之冊，曲成萬物而无遺失。

九家云：乾坤消息，法周天地。

邵雍曰：神者易之主也，易者神之用也。

本義云：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

方以智曰：人在地上，故有晝夜，而天无晝夜也。神貫費隱，易貫寂感。

劉沅曰：範，鑄金之模。圍，圍繞其外。曲，猶偏，偏旁幽曲之處皆成就之也。晝夜顯而易見，而其所以然，即幽明死生鬼神之祕，天地萬物之變化存焉。神者化之主宰，方則有所，體則有形也。

又曰：昔人云未有易前易在天地，既有易後天地在易。聖人得天地之全，故能畫卦演爻，窮象盡變。此章極贊易之彌綸天地，由聖人德合天地，故準天地而著為易，其神妙如此。謂仰觀下為窮理，與天地似下為盡性，範圍下為至命，道濟數句分知仁，皆曲說附會。

方潛曰：此段申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馬其昶曰：一知貫乎終始也。晝夜即剛柔，通知剛柔之道，則爻之進退變化由此生矣。陰陽不測之謂神，故无方。生生之

謂易，易即乾坤二用也。相易相生，故无體。

彪謹案：易之神化爲无方之方，易之變易爲无體之體。

一陰一陽之謂道。

邵雍曰：道无聲无形，不可得而見，故假道路之道以爲名。人之行必由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

郭雍曰：道兼三才。三才不過二象，陰陽是也。天地人皆具陰陽，故六，是之謂一陰一陽之道。

語類云：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爲道也。

劉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迭運，互爲其根，變化而生萬物。理宰乎氣，氣載乎理，天地萬物莫不由此，如大路然，故曰道也。

嚴復曰：此謂相反而同原，所以生其變化也。

彪謹案：道德經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可見陰之與陽，二氣原於一氣。陰陽相反而異名，然皆出於一元之氣，是即變化之道也。日月寒暑之往來，不外乎陰陽之流通，亦如道路之往來流通而不息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通書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

二程遺書云：天以生爲道。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

語類云：所以發育萬物爲繼善，萬物各正其性命爲成性。繼



是繼續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

項安世曰：无不善者元也，各一其性者貞也。

劉沅曰：繼此陰陽之理而無稍偏駁，則所謂善，猶言天命之謂性。成此陰陽之正而無愧生初，則所謂性，猶言率性之謂道。善就天命之本體言，故曰繼。性就人之成就人理言，故曰成。其實善卽性，性卽善，無二理也。陰陽聖氣，萬物無不由之。而此則止就陰陽之正者言。知其本屬至善而全陰陽之正，以成其爲人，則所謂性也。蓋物得陰陽之偏者，物之爲，非道之爲也。

馬其昶曰：一陰一陽，言二氣之分。繼之者善，言二氣之合。陰陽各處，而往來繼續於其間者元也。乾元用九以交坤，坤元用六以交乾，而萬化出矣，故曰生生之謂易。

彪謹案：人物皆繼承天之善性而生。彼不能成其爲善者，則失其性。故必能成其善，方不負天命之謂性也。繼者善，人物皆然。成者性，惟聖賢能之。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來知德曰：仁知，卽君子。見，發見也。性於人身，渾然一理，无聲无臭，惟仁者發見於惻隱則謂之仁，知者發見於是非則謂之知，而後所謂性善方有名狀也。

劉沅曰：仁，以其慈祥愷惻之心名。知，以其明辨精詳之見名。皆性中至善之理。太極無象，陰陽有象，卽有象以窺無象。繼善成性止此理，見仁見知亦止此理，百姓日用亦止此理。百姓日在陰陽理氣之中，雖未嘗離以爲用，而不知其爲道也，故君子鮮焉。

馬其昶曰：性之成有剛柔，故人之德有仁知。仁主春生，元也。知主冬藏，貞也。凡易之道，仁知之道也。百姓不知君子仁



知之道，故聖人憂之而作易。

彪謹案：見，讀如現，由內發於外也。仁德中所發出者，無往非仁。智慧中所發出者，無往非知。非指人見而稱之。來說最好。

又案：詩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謠所謂出入耕鑿，帝力何有。孔子所謂中庸之德，民鮮能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所謂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不知其道者衆也。皆是此意。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本義云：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

張栻曰：此是說易也。

劉沅曰：顯，自內而外。藏，自外而內。仁謂造化之心，用謂造化之功。德以蘊蓄言，業以燦著言。聖人有造化之心，而功能不逮天地，常以不能盡生盡育爲憂。而天地不與之同憂，自然無爲而萬物生成也。（彪謹案：此以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作一句讀，與抱潤先生說異。）

馬其昶曰：仁者元也。顯諸仁，元亨也。卦爻皆發明乾元之用，故曰顯。用者利也。藏諸用，利貞也。貞固足以幹事，故曰藏。鼓萬物而不與，猶言有天下而不與。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凡易之辭，皆顯仁藏用，使百姓能知君子之道。鼓萬物而无一毫私意與其間，是聖人同憂之所爲也。故曰作易者有憂患，又曰吉凶與民同患。雖不與而又能同憂，所以爲盛德大業。

彪謹案：仁是元，顯則亨矣。用是利，藏則貞矣。



又案：此解憂字，最得真諦。堯舜其猶病諸，即是同憂之意。孟子言堯獨憂之，聖人有憂之，聖人之憂民如此。惟與民同，是以同憂。易言觀其生，志未平也。禹由己溺，稷由己飢。皆先天下之憂而憂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荀爽曰：陰陽相易，轉相生也。

虞翻曰：變通趨時以盡利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也。

孔穎達曰：謂窮極蓍策之數，逆知將來之事。

橫渠易說云：兩在故不測。（彪謹案：此與東坡出於一兩於所在之說同，而尤簡。）

本義云：效，呈也。以上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項安世曰：古語，法皆謂形。繫辭皆以形對象。

劉沅曰：富有，無物不有，而無一毫之虧欠。日新，無時不然，而無一息之間斷。人承天地之功則有業，體天地之理則為德。聖人知盛德大業備於陰陽，故作易以象之。陰生陽，陽生陰，循環不窮。受氣成形，乾健之為，為凡有象者所託始，易本其健性名之曰乾。效法天理，坤順之為，隨其得天厚薄以成物之體，易本其效法名之曰坤。乾坤止一陰陽，奇耦變化而有數。數者陰陽生生之兆，來者陰陽變化之端。數無常而理有定，窮極陰陽之用以得其一定之理，來者可知，是謂之占。陰陽理氣，無在而無不在，通其變化以適於中，屈伸消長，往來不測，則謂之神。神者，陰陽之妙而已。

馬其昶曰：法地故富有，效天故日新。乾元坤元，相易而生

諸卦。凡言易，皆謂此也。

彪謹案：事業彌綸宇宙，富有之所以爲大。德性光明，如日月之無日不新，所以爲盛。大生廣生，時時遷流不息，所以爲易。在天成象，而名之爲乾。在地成形，而名之爲坤。

又案：陰陽之理可測，人爲之也。陰陽之氣不可測，天爲之也。神莫神於天。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則人而天矣。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虞翻曰：禦，止也。有天地人道焉，故稱備也。

本義云：不禦，言無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

項安世曰：不禦，直與闢也。靜正，專與翕也。天地之間則備矣，即大生廣生也。

劉沅曰：廣者中無不含，大者外無不包。遠，推暨。邇，謂身心。天地之間，凡事物幽顯皆是。言萬有之理無不備具也。

彪謹案：即遠即近，即近即物，物無盡，理亦無盡。理因物而見，靜正之理，皆存於物。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韓伯曰：專，專一也。翕，斂也。

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吳澄曰：翕謂合，而氣之專者藏於此。闢謂開，而氣之直者出乎此。

歸有光曰：天地止一氣而已。

劉沅曰：乾坤各有動靜，實止一氣之爲。專，以其凝一者言。直，以其健行者言。翕則藏乾之機，闢則遂乾之化。乾陽實，故



以質言曰大，大者足以包乎地之形。坤陰虛，故以量言曰廣，廣者足以容乎天之氣也。

馬其昶曰：專者，光託氣顯而終古不變。直者，光行至速，無遠弗屆也。翕者，光氣不相離。闢者，氣得光靈，而分散以生萬物也。

彪謹案：天所以爲大者，以其靜專而動直也。純一不已，是其專也。浩氣剛大，是其直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虞翻曰：泰、大壯、夬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臨配冬。

郭雍曰：至德者，天地生成之德也。

本義云：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易之所以廣大者如此。

吳澄曰：易書廣大之中，有變通焉，有陰陽之義焉。亦猶天地之有四時日月也。四時日月即天地，易之六子即乾坤。

劉沅曰：謂乾坤易知簡能之德也。易配天地，其廣大不亦宜乎！

又曰：陽變通陰，陰變通陽，凡事皆有陰陽，易中取義不外乎此。其卦爻變通，非有矯勉。如四時代運，一本元氣消息之自然。如日月斡旋，實爲萬物生成之大用也。

又曰：理有常而易以揆度萬務，故曰易。至簡而能兼統萬事，故曰簡。理至平易，無所不知。義至簡約，無所不實。是易亦乾坤易知簡能之至德也。廣大配天地句，承上結之，與下三句不平列。下三句正言其廣大也。蓋四時日月，是天地廣大之用，而易之變通陰陽易簡配之，故配天地也。廣大宜別有神奇，而實

正如四時陰陽，人人共曉，是易知也。古今事變至多，皆可以易決之，是至簡也。易簡者天地之至德，而易亦然，是可配天地至德也。此聖人將易與天地合並發明。此章言易配天地，因推極於乾坤動靜之機，極贊易道之妙。

方潛曰：此段申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沈善登曰：說文引祕書說云日月爲易，象陰陽也。虞翻注亦謂其字从日从月。是日月爲易，乃聖門相傳古義，即所謂陰陽之義配日月，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

馬其昶曰：白虎通云，文王所以演易何？商王受不率仁義之道，失爲人法矣。己之調和陰陽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於太平日月之光明，則如易矣。是日月爲易，西京諸儒皆同此說。

又曰：右第二篇，總論易之義例，蓋申發首篇吉凶失得十句之旨。

彪謹案：此條搜出古說，然後知易之爲易，與文王所以演易之苦心，是發前賢所未發。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韓伯曰：知以崇爲貴，禮以卑爲用。極知之崇，象天高而統物。備禮之用，象地廣而載物。

橫渠易說云：崇德廣業，以知爲德，以禮爲業也。

本義云：十翼皆夫子所作。子曰字，疑後人所加。

劉沅曰：此承上贊嘆，加子曰字。德存於心，業見於事，一理而體用異名。崇者日進高明，廣者日積博厚。知則高明之稱，禮亦廣博之用。惟天高明，惟地謙下。效天法地，是天地之道，全在於人，易教非強人以所本無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參同契云：天地，乾坤之象也。位者，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之二用。

虞翻曰：成性，謂成之者性也。

王夫之曰：聖人效天法地，惟健順而已。故易者聖人致知復禮之極功，卒學而無大過也。人所以罔克由聖者无他，知見不出近小之域，而不謹於禮以自逸爾。於此推極其實，要歸於知禮，使學者循循於博文約禮，而上達於天德，意至切矣。

阮元曰：存，存在也。如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也。

劉沅曰：天地之德，在人曰性，成體而存之。不愧爲人，必由成性。人能體天地以成德，則爲成性。存存，存而又存，敬修不息也。道義之門，道義皆從此出。道，理之總名。義，道之散著。在天地亦在吾身，萬事萬理莫不本於性，即莫本於天地也。此承上易人學易以成性。

馬其昶曰：以二用屬坎離，以其得天地之中氣耳。其實震巽之初，艮兌之終，皆二用之所見端也。

又曰：二用行乎乾坤之中，元亨也。成性存存，保合太和，乃利貞也。典禮由此而出，故曰道義之門。

彪謹案：存存，是克己之功。克己自能復禮，而其性完成矣。至誠能盡性，即所謂成性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孔穎達曰：賾，謂幽深難見也。

項安世曰：聖人以健順動入之辭，擬其形狀。以天地雷風之



名，象其物宜。

黃震曰：擬諸形容，使幽深者可見，而人皆見之也。

劉沅曰：形容者物之狀，宜者物之理。自有天地，而物象紛呈，各有其象，各有其宜。聖人以卜筮擬而象之，凡天地間之物象統此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荀爽曰：陰陽動移，各有所會，各有所通。

虞翻曰：重言聖人，謂文王也。動，謂六爻矣。

韓伯曰：典禮，適時之所用。

胡炳文曰：通是時中，典常是庸。

錢澄之曰：盤錯之會，人見爲礙者，聖人觀之，必有其通。非權宜之行，而典禮之行，蓋確乎不可易也。韓宣子至魯，見易象，嘆曰：周禮盡在魯矣。三百八十四爻，其言吉，皆順於禮者也。凶悔吝，皆悖於禮者也。故曰：禮原大易。

劉沅曰：動，變動也。會者理之聚，通者理之行。變動無常，理則有常。聖人以爻義示人，繫辭以斷其吉凶，使其知無定而有一定。

彪謹案：禮，時爲大。殷因夏，周因殷，皆隨時制宜，有所損益。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伐紂，時也。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吳澄曰：象顯天下至幽之義，名言宜稱，人所易知，自不至厭惡其赜。辭載天下至多之事，處決精當，人所易從，自不至棼亂其動。



劉沅曰：反常曰亂。事至蹟，然皆天理所流行。變至動，然有天命以主宰。惟不可惡，故須得形容而合物宜。惟不可亂，故須觀會通以行典禮。時中在是矣。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通書云：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云云。

二程遺書云：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舉鳴鶴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

馬其昶曰：畫動之爻，則可以變化。聖人觀卦爻時義，擬議其動之當否，而示人以所宜處之道，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周子言聖人之擬議皆本於至誠，未嘗雜以人爲意計之私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賈誼曰：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子和，此之謂也。

寶巴曰：樞動而戶開，機動而矢發。小則招榮辱，大則動天地。皆此唱彼和，感應之最捷也。

劉沅曰：此示人以擬議之道，略舉七章以見義。中孚九二，言聲氣相通，物我同情。君子幽居獨處，與人何關？然居室出言，如戶動於樞，矢發於機，感應最捷。善則榮，不善則辱。極



之，感動天地亦由此。此所以必須擬議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劉向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以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室家大凶。易曰同心斷金，由不剛也。

虞翻曰：臭，氣也。

韓伯曰：君子出處語默，不違其中。其迹雖異，道同則應。

程傳云：同心則物莫能間，雖金鐵之堅，猶可斷也。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

劉沅曰：同人九五，言始異而終同也。其理同則其心同，其心同則其言亦同。彼有心矯異或苟同者，皆非擬議之道。

馬其昶曰：斷金，謂折三、四之剛也。五與二，陰陽相遇故和，和故不折。五與三、四皆陽也，剛與剛遇，則必一折。其利斷金，所謂大師克相遇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虞翻曰：錯，置也。

王引之曰：苟，猶但也。

劉沅曰：大過初六，言凡事過慎則可免咎。

馬其昶曰：茅本微物，而用於祭祀則重。不慎則棟可橈，慎則雖茅亦重。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說苑云：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曰：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益乎？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

楊萬里曰：人之謙傲，係其德之厚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辭。如鐘磬然，愈厚者聲緩，薄者反是。故德愈盛，則禮愈恭。

王引之曰：言者，語辭。

劉沅曰：勞者功之未成，功者勞之已著。謙之九三，言功在己而歸美於人，不自居功，是能謙以下人者也。

彪謹案：堯戒云，戰戰慄慄，日復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孔穎達曰：謙德保位，无謙則有悔。

劉沅曰：此已見於乾卦。以盛滿不知止人尤易犯，故複言之，欲人免悔，乃極精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鄭康成曰：言不慎乎微而以動作，則禍變必成。

程傳云：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

劉沅曰：失臣，臣忠於謀而君露其言，致罹害也。失身，自露其言而禍身。幾，事之始。成，事之終。節之初九，言慎動之節，微論其不當言也。即理本當言，而時不可言，人即自反無愆。安能不慎密哉！

馬其昶曰：不出戶庭是象，非專說行也。慎密是發其義。

彪謹案：一言興邦，一言喪邦。惟口啓羞，惟口出好興戎，故不輕出。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鄭康成曰：言妖冶容儀，教誨淫佚也。

范仲淹曰：天下姦雄，無代無之。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

朱軾曰：奪，奪小人。伐，伐國也。爲上不慎名器，是上慢



也。上慢則下暴，而盜起矣。

劉沅曰：擬議者，審慎之意，要在安分循禮而已。上慢下暴，亦只是不安分循禮，特因不自量而欲逞其才耳。正如慢藏冶容，盜由己招，非無因而至。故必學易，擬議言動，而後免禍也。

姚配中曰：獨先發作易者知盜，明作易者先擬議蹟動，而有是意，乃觀象而繫此辭，以見上所釋皆然也。

馬其昶曰：右第三篇，申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大衍之數五十。

鄭康成曰：衍，演也。

崔憬曰：說卦，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既言蓍數，則是說大衍之數也，明倚數之法當參天兩地。

本義云：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

歸有光曰：大衍，疑古筮蓍之稱，如云太筮。

劉沅曰：衍，推衍也。推廣天地之數以統萬物，故曰大衍。河圖之數五十有五，而言五十者，五行以土為母。五、十，土生成之數，舉此可該金木水火。乘之而得五十，故以為筮數。

吳汝綸曰：子雲以玄之策數為泰積，亦擬易之大衍。釋文，大音泰。

馬其昶曰：天地之數，自一至十。天得三合，地得兩合，約之止五而已。以五乘十，為大衍之數，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也。是故五十有五者，天地之積數。五十者，天地之用數。自天一至地十，凡數皆由此而生，所以能冒天下之道。

其用四十有九。

子夏傳云：一不用者，太極也。

班固曰：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

所當用也。

鄭康成曰：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減其一，故四十九也。

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一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

吳澄曰：衍母之一，數之所起。虛其一不用，用者其數七七。蓋一一爲體，七七爲用。

劉沅曰：大衍之數五十，卽中氣以該四象也。其用四十有九，先儒謂虛一以象太極。然太極不可象，用字明言太極以後事。天地止是一理，亦止一氣團聚，卽太極之體也。河圖之數，一生一成，非判二物。人見之則謂爲有體有用，而天地不然也。五行皆天地所生成，曷嘗自爲功用？惟著爲物象，則有分別。當氤氲化醇之始，止一太極彌綸布濩，第人物受氣者，不能不囿於方隅氣候而判。能窮其源，則象數皆鱗爪也。一爲數母，且奇變耦不變。虛一爲數之體，七七爲用，盡變化之數也。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

孔穎達曰：合同未分，象太一也。分二，象兩儀也。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象三才也。

馬徵麟曰：掛，畫也。說文畫，界也。謂畫出一策，別置案隅。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鄭康成曰：揲，取也。（劉沅曰：數也。）

孔穎達曰：分揲其著，皆以四四爲數。

馬其昶曰：一策七日半，四策三十日，是一揲爲一月也。蓋四十九策，四四揲之，本以當一歲十二月。今分而爲二，則揲左



象一歲，揲右象兩歲，歸奇於扚象第三歲有閏之年。策數不足，故但云象四時。三月爲一時，三變中雖至少亦必有一時也。四時成歲，故舉時以表歲矣。

歸奇於扚，以象閏。

虞翻曰：奇，所掛一策。扚，所揲之餘，不一則二，不三則四也。取奇以歸扚，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郭忠孝曰：扚者數之餘，如禮言祭用數之扚。揚子雲作芳，亦謂蓍之餘數。

折中云：虛一者，象太極之無爲。掛一者，象人極之參贊。虛一後繼以分二，明乎分陰分陽，造化之本也。掛一後繼以揲四歸奇，明乎定時成歲，人事之綱也。

李光地曰：掛象氣盈，扚象朔虛，二者皆象閏。氣盈是五日四分日之一，此不須算，故掛一，分二了便掛。朔虛卻須細算始得，故扚在揲四之後。歸奇於扚者，歸掛一於揲餘，象併氣盈於朔虛，而後成閏也。

江永曰：禮云二算爲純，一算爲奇。歸奇，一算之義。當其象三，則似人爲一位參天地。當其象閏，則似有閏之歲多一月也。

劉沅曰：奇，零也，謂所揲四數之餘策。扚，勒也，以手指勒之。

馬其昶曰：此分、掛、揲、歸，蓋言初變也。天地之數渾全，從四十九策中分二，則左右所得，必一奇一耦，故象兩儀。掛左一策以象人得天氣以生。此其象兩象三，皆天事也。及其揲而歸之，以象四時，象閏，則聖人之能事著矣。日月之行有盈縮者，天也。齊同其兩數之差，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者，人也。聖人有參天地之功，故揲象兩之二，爲兩歲之時。歸象三之一，爲三歲之



閏。

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孔穎達曰：凡前後閏，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中。

本義云：兩，謂天地。掛，懸其一於左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間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扚，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扚。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扚，然後別取一掛也。

梁錫嶼曰：一歲中合氣盈朔虛，約餘十一日有奇。積之三歲，餘三十五日有奇，必有有節氣无中氣之月，而置閏焉。尚餘五日有奇，復加二歲又餘二十三日有奇，併前餘又置閏焉。再扚而後掛者，再分再掛再揲再扚也。獨言掛者，舉一互見，且以明每變必掛也。

焦循曰：揲得正策，一歲十二會之正數也。歸奇於扚，即合前後之餘，故象閏也。閏仍不盡，又有所奇，則二變三變皆掛一也。

馬其昶曰：此言次二次三變也。除初變之掛扚，策數已不全，其分二所得，或皆奇皆耦，不足以象兩。其掛一前有所承，不足以象三。故後二變雖亦掛扚，而其意則主於積年成閏，以完初變之事，皆所以象四時象閏也。初變中有三歲，設无後二變，則五歲之象不具，而爻不可成矣。曆法再閏之後，又從積分而起，故後二變亦必掛一以起端。其再分二者，又爲二年之積，再歸奇爲三年。至三變九年，而五歲之首尾具，再閏之義明矣。此每成一爻所以必須三變，而每變所以皆須掛一之故。昔賢計掛扚餘數，必去初變之掛一，不能去後二變之掛一者，正以初變之一象三才，後二變之一象閏餘積分，固不同也。



恒解云：分四十九爲二，左右各半。左手執左策，以右手取右之一策，掛於左小指間。左天右地，掛一象人。先以右策置一處，用右手數左策。次以左策置一處，用左手數右策。皆用四爲數，左右間數，象四時陰陽和合之義。四揲之餘，必有零數，左手先數歸於左三四指之間，右手復數歸右三四指間。以此零策，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一扚，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扚，然後別起一掛。再扚之後，合左手一掛二扚之策，置於格上第一小格，是爲一變。然後以兩手復取左右所餘之策合而爲一，再分再扚再揲，爲第二變。三變既畢，通計所得過扚過揲之數，五四爲奇，八九爲耦。掛扚三奇，合十三策，則過揲三十六策而爲老陽，其畫○，所謂重也。掛扚兩奇一耦，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策而爲少陰，其畫--，所謂拆也。掛扚兩耦一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策而爲少陽，其畫一，所謂單也。掛扚三耦，合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爲老陰，其畫×，所謂交也。×者--之動而交也，○者一之動而終始相循也。每三變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凡爻變之陰陽，皆以所少者爲主。老陽，陽之動，資始而不息，故以數少者象之。老陰，陰之動，資生而不窮，故以數多者象也。

天數五，地數五。

虞翻曰：天數五，謂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謂二四六八十。

沈善登曰：五奇五耦之數，易知習見，不待分疏。

彪謹案：禮記訓纂月令，其數八，引鄭玄注云，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案，此次本於洪範，一五行之說。）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又引正義云，水數一，成數六。火數二，成數七。木數三，成數八。金數四，成數九。土數五，成數十。皇氏



用先儒之義，以爲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爲成數八。又金數四，得土數五爲成數九。據此諸說，可知天地生成之數，不離乎五。而五行之在天地中，爲自然不易之數，缺一不可。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橫渠易說云：一二相間，是相得也。各有合，以對相合也。

本義云：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各以奇耦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

江永曰：漢志云，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唐一行云，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定剛柔。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定律曆。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則一與二，五與六，九與十，有相得之理。三與四，七與八可知也。

張惠言曰：此五行生成之數。太玄云，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爲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虞注云，大衍之數，略其奇五而言五十。蓋地之十還是五，故略之也。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韓伯曰：五奇合爲二十五，五耦合爲三十。

潘夢旂曰：天數五其五，地數六其五，莫不自五數之。

彪謹案：天數以五乘五爲廿五，地數以六乘五爲三十，合爲五十五。五六爲天地之中數。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孔穎達曰：言此陽奇陰耦之數，成就其變化，而宣行鬼神之



用。

侯果曰：老聃謂子曰，汝何求道？對曰，吾求諸數。明數之妙，通於鬼神矣。

本義云：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耦之積也。鬼神，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語類云：天地之所以爲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所以爲數五也。

劉沅曰：此河圖之數也。河圖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乃天地自然之理。龍馬負圖，蓋天地露大道之機緘，以啓聖人爲萬世師。天地之始，一理氣相乘，而數出乎其中。象數者，理氣節度處也。陽數奇，陰數耦。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生者氣之始也。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成者氣之終也。一生一成，互爲功用，互藏其宅，各極其盛。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三十者，五耦之積。化者變之漸，變者化之成。鬼神者造化之迹，卽變化之靈妙處。行乎其間，是河圖之妙，實天地之源。萬物由是以生，而筮象所由出也。

馬其昶曰：成變化行鬼神，謂揲蓍也。上旣言聖人以衍數揲蓍，又推言天地自一至十之數，分之合之爲五位，積之爲五十有五，莫不成於五，以明衍數之必用五乘十者，實原於此，故曰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彪謹案：此言天地之數，相需爲用，非判然爲二也。蓋奇數屬於天所生，而地卽以耦數成之。耦數屬於地所生，而天卽以奇數成之。互生互成，天能生亦能成，地能成亦能生。生卽生其所成者，成卽成其所生者。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



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孔穎達曰：策，謂蓍。乾之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二百一十六。坤之老陰，一爻二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十有四也。當期之日三百六十，舉其大略，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也。

本義云：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舉成數概言之。

李光地曰：一年全數為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除五日四分日之一為氣盈，其整數為三百六十。蓍數則以掛一一策當氣盈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數。其餘四十八策，則一策當七日半，合之得三百六十日。併掛一，正符一年全數。

劉沅曰：乾坤策數，老陽老陰過揲之數也。乾九坤六，以四營之，乾則四九三十六，坤則四六二十四。乾每爻得三十六，則六爻得二百一十有六矣。坤每爻得二十四，則六爻得百四十有四矣。合二卦之策，凡三百有六十，當周一歲之日數。每期歲以二十四氣計，則三百六十六日而不足。以十二月朔計，則三百五十四日而有餘。折中之，為三百六十日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孔穎達曰：二篇之爻，陰陽各半，百九十二。（彪謹案：全數得三百八十四爻。）陽爻三十六，總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二十四，總四千六百八。（彪謹案：八為零數。）陰陽總合，當萬物之數。

朱震曰：此老陽老陰之策少陽少陰之策合之，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劉沅曰：合上下經二篇計之，陽爻一百九十二，因每爻三十六策，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一百九十二，因每爻二十四



策，得四千六百八策。合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言九六老數也。若以七八少數推之，少陽過揲之數七，四其七而爲二十有八；少陰過揲之數八，四其八爲三十有二。如乾坤皆少，其合亦三百有六十。二篇皆少，其合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傳言老而不言少者，猶卦爻以九六名爻，而不言七八。乾坤可以該六子，九六可以該七八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

陸績曰：分二，一營。掛一，二營。揲四，三營。歸奇，四營。謂四度營爲。

本義云：易，變易，謂一變也。

歸有光曰：九具於揲，則三奇見於餘。六具於揲，則三耦見於餘。七具於揲，則二耦一奇見於餘。八具於揲，則二奇一耦見於餘。不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矣。

劉沅曰：奇耦始分，而老少未定，不足言卦爻，故止曰成易。一變成易，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

馬其昶曰：揲蓍之事，四度經營，乃成一變。三變之後，乃知其爲七，爲八，爲九，爲六。故荀慈明曰，營者，謂七八九六也。言所以營者，營此而已。

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孔穎達曰：三變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始成卦也。八卦象天地雷風日月山澤，於大象略盡，是易道小成。

本義云：八卦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劉沅曰：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以八卦未盡萬物情理，故曰小成。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陸績曰：引信八卦，重爲六十四。觸長爻冊，至萬一千五百二十。

劉沅曰：引八卦伸至六爻，成六十四卦。觸類而長，一卦六十四變，成四千九十六卦，則義類無窮，足以該事變而周民用，天下之能事畢矣。

馬其昶曰：信，古文伸。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本義云：道因辭顯，行以數神。變化之道，卽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爲，故夫子歎之。

劉沅曰：道不外陰陽。陰陽變化不測，莫窺其妙，皆神爲之也。道德者，術數之原，非此不足以言數。數所在，莫非理所在。卽數以觀理，窮理以合道，德行備於身，而天地陰陽不能外。

彪謹案：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亦在所筮者有道德與否。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陸績曰：變，謂爻之變化，當議之而後動矣。

王夫之曰：制器尚象，非徒上古之聖作爲然。凡天下後世所制之器，亦皆暗合於陰陽剛柔虛實錯綜之象。

劉沅曰：辭變象占，近於術數。特明其爲聖人之道，欲學者盡心乎此。以，用也。制器，如結繩網罟之類。尚象，離井鼎之類。占，吉凶悔吝等語。並言卜筮，卜亦不外陰陽變動也。聖人之道，無所不包，而著於日用事物。言必衷道以該萬變，動不離道不越乎中。制器者，形下之器，亦形上之道所寓，依類取象，不失乎正，以前民用。卜筮者，所以求適於道，彰往察來，示人去



取。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孔穎達曰：以言，命蓍。蓍報人吉凶，如響之應聲。

項安世曰：言占之事。

吳澄曰：有爲，謂作內事。有行，謂作外事。

劉沅曰：爲，創作。行，踐行。問於龜蓍，得其是非而言之。受命，受其問也。響，近也，如彼此相向而親切問答也。作響亦可。遠，天下後世。近，瞬息戶庭。幽，事之不明者。深，理之不淺者。來物，未來之吉凶也。此尚辭之事。至精足以該物理而貫天人，無論遠近幽深，皆於其未來而告之。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孔穎達曰：錯謂交錯，綜謂總聚。

本義云：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

又云：此亦揲蓍求卦之事。參伍錯綜皆古語。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偶參伍之驗，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賈，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

王夫之曰：參者異而相入，伍者同而相偶。

劉沅曰：錯者相並交錯，如乾坤坎離也。綜者顛倒上下，如屯蒙需訟也。

又曰：天地之數，函於三，中於五。參，三數之。伍，五數之也。蓋天一地二，其數得三。木火同居，金水爲朋，其數得五。



三者，乾坤之定數。五者，乾坤之交。乾九坤六，合而參伍之象成。參其伍爲十五，五其參亦十五，故舉三五可以該諸數也。因變而成文，陽剛天文，陰柔地文，相間而成，其始皆自變生。因數而有象，內外錯綜，剛柔有體。天地之文之象，即易所有之文象，以該其所無。理肇於幾微，而用周於無窮。此尚變尚象之事。

馬其昶曰：變之二耦一奇，二奇一耦者，參也。三奇三耦者，伍也。策數之二十八、三十二、三十六、二十四之不齊者，錯也。皆以四約之而成七八九六之數，綜也。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虞翻曰：物相雜故曰文。

孔穎達曰：窮極其陰陽之數。

項安世曰：通六爻之變，得十有八，遂成初二三四五上剛柔相雜之文。

又曰：言占之法。

劉沅曰：此尚變尚象之事。聖人以三相參，以五相伍，而得其變化。以順逆相錯，上下相綜，而盡其卦爻。通乎參伍之變，一剛一柔，相間成文，陽剛天文，陰柔地文，遂成天地之文。凡天地間之文視此矣。極錯綜之數，自內自外，剛柔有體，內體內象，外體外象，遂定天下之象。凡易所未著之象統於此矣。有文斯有數，積數則有象，其始皆自變生。理肇於幾微，而用周於無窮，故總承以天下之至變。

馬其昶曰：審卦象以定爻象。自彖之七八，動而爲爻之九六。又自爻之九六，可變爲卦之七八。極其數，所以研其幾。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孔穎達曰：故，謂事故。

本義云：易，指蓍卦。无思无爲，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

項安世曰：此言占理。

劉沅曰：寂然不動，則其神之本體。感，感於卜筮。通，無不周知也。

又曰：此言尚占之事。易以卜筮爲用，其精微不得以爲遂在於龜蓍。卜筮非靈，所以靈者，神使之也。易之本體固无思无爲，當理氣象數未有形兆之時，易之全體寂然不動。然感於卜筮，遂通天下之故。欲求其端倪而莫可窺，非至神孰能之？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虞翻曰：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通天下之志，謂蓍也。研幾，故成天下之務，謂卦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

韓伯曰：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

蘇軾曰：深者其理也，幾者其用也。

本義云：所以極深者，至精者也。所以研幾者，至變者也。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爲之也。

劉沅曰：究極其精深，惟精故極深，未有極深而不精者。研審其幾微，惟變故研幾，未有知幾而不通變者。通志，即發言處事，受命如嚮。成務，即舉動制器，成文成象。不疾不行，即寂然不動。而速而至，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項安世曰：自將有爲也以下，專論尚占一事，猶以四事終之者。占則有辭，變則有象，舉其一則四者皆在其中也。

吳澄曰：以辭爲占，則可以前知而通志。以變得象，則可以制作而成務。

劉沅曰：至精、至變、至神，皆聖人之道，而易有之。明聖道以教人，以杜夫逐數昧理之流。特指出四者爲聖道，聖人固不以象數而顯也。其作爲四者，皆本至精、至變、至神之德，而後足以訓世於無窮。學者即四者以求本源，必思何以能精能變能神，性分之功不容緩。即辭變象占，亦不敢以易視之，而慎於用，本於正，悉在其中。此夫子之意也。无思節，明明言易，或竟說到聖人心體上去，殊非。又易字及卜筮字，自兼蓍龜。大衍章言筮不言龜，蓋以揲筮之法，象數顯然，即易見者示人。至龜卜神妙難宣，故不復言。

馬其昶曰：右第四篇，申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鄭康成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相成也。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並。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並。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並。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並。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並。

韓伯曰：易以極數通神明之德，故明易之道，先舉天地之數也。

郭雍曰：天數五地數五者，此也。漢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



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故或謂天一至天五爲五行生數，地六至地十爲五行成數。

鄭樵曰：月令之記四時，曰木火土金水者，乃五行相生之數。虞書之記六府，曰水火金木土者，乃五行相剋之數。惟易與洪範所言五行，則天地生成之數。

本義云：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耦，卽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

劉沅曰：漢律歷志天一至神也六十四字相連，後乃錯簡，故程子正之。天地止一理一氣，爲太極所聚。後人分而爲二，謂有體有用。而天地止理氣之凝一，五行皆天地所生成，曷嘗自爲功用？聖人卽形象以窮其源，則象數皆鱗爪也。

沈善登曰：發端言天一至地十之數，正謂易道之廣大，不過此五奇五耦，包括无餘。下文如斯而已，卽指此也。劉歆三統麻譜引此二十字與天數五相連，乃斷章取義，以證其術，使人易明，非改竄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虞翻曰：問易何爲取天地之數也。

韓伯曰：冒，覆也。

劉沅曰：設爲問答以起下文。開物，發明物理。成務，成就事務。

沈善登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必先極數以定象者。心體含裹太虛，萬象森羅其中，不落數量，而可卽數量驗之。傳言天一地十等五奇五耦，易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而已者，爲此故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



下之疑。

郭雍曰：通志，本乎易之開物。定業，本乎易之成務。斷疑，本乎易冒天下之道。

劉沅曰：聖人作易，爲之爻象卜筮，無非仁民之念所成。故後聖遵前聖之意爲之爻象卜筮，以通天下之志，使不昧於天理；定天下之業，使不廢於人倫；斷天下之疑，使不惑於歧趨。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韓伯曰：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

崔憬曰：蓍之數，七七四十九，象陽圓，變動不定，因之以知來物。卦之數，八八六十四，象陰方，爻位有分，因之以藏往知來。

橫渠易說云：圓神通志，方知定業，易貢斷疑。

項安世曰：蓍用七，卦用八，爻用九六。

劉沅曰：蓍數用七，七七四十九，象陽圓，變動不拘，故以神稱之。卦數用八，八八六十四，象陰方，各有定理，故以知稱之。其實神知本相爲用，不可分也。德統而義析。來，謂將來，覺於未兆故曰神。往，已往，析於精微故曰知。未有卦爻之前，聖人以此神知變易之理，求諸其身，洗其有覺之心，退藏於靜密之地，養其未發之中，以葆虛靈之用。此時未有吉凶，而吉凶之理聖人早已涵於宥密。吉凶與民同患，故能知來藏往。若待其亂而後殺之，及其爭而後平之，不知其所以爭亂者，在心理之淪亡也。聖人涵天下之心理於身，即推此理以定天下，於是有易。使民盡知易，亂何由生？此所以神武不殺，必歸諸古聖人也。



馬其昶曰：蓍之數七，卦之數八。蓍以求卦，既得其卦，故以七八紀其剛柔之畫。陰陽始生，皆其壯盛者也。陽動而進，陰動而退，由七八而至九六，自下至上，逐爻漸變而老，故以九六紀其變易之爻。陸公紀所謂七八爲象，九六爲爻是也。此以卦與爻對言也。至卦與蓍對言，則七屬蓍，八又專屬於卦。故內外傳有筮得某卦之八者，以其占皆用卦辭，故云八也。卦畫之剛柔不變，所以爲方。爻則唯變所適，故曰易以貢矣。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韓伯曰：表吉凶之象，以同民所憂患之事。

龔原曰：洗心，莊子所謂疏淪其心。

本義云：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无卜筮而知吉凶也。

語類云：退藏於密，是主靜處，未見於用，所以寂然不動也。卦爻所載，聖人已言之理皆具，是藏往。因此理以推未來之事，是知來。

何楷曰：未至之幾曰來，可知之理曰往。

惠棟曰：士冠禮德之殺也，鄭注云殺猶衰也。反復不衰，此虞義也。馬、鄭、王肅、干寶皆讀所戒反。

劉沅曰：神知本相爲用，聖人先有此神知之德，而後能作易，欲人求之於其本也。心有覺而性無爲，故聖人亦必先心。密，有密，人身太極之所，所謂中也。退藏以養其體，而用無不該。此時吉凶未兆，而其理已涵於宥密。神以知事之將來，知以藏理之既往。聰明以耳目言，睿知以心思言。神武不殺，禁患於無形，



極嘆聖人以心易闡爲易書，性量之大也。

彪謹案：詩言夙夜基命宥密。密爲命所基，範圍至廣大，然隱而不顯。凡精密、慎密、周密、縝密、祕密諸義，悉歸納於其中。能洗此心，一私不雜，則無往而不密。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聖人能退藏於此。無思無爲，靈明之府，神妙莫測，空空如也。顏子庶乎屢空，其功候驗之於心齋坐忘，亦近於能洗能藏矣。湯盤日新之學，皆由洗心而成。禮儒行，方澡身而浴德，皆洗心之要義，所以爲退藏之地。

又案：與民同患，如堯舜猶病，文王視民如傷，禹稷思天下由己飢溺，所有憂患之事，無不與民同也。中庸言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其神武爲何如哉！又言知天知人，蓋知其理也。易具萬理，明天道是知天，察民故是知人。乾坤闢闔，萬化無方。人心闢闔，萬變不測。居民用之前而具此理，皆於神物而興焉。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本義云：神物，謂蓍龜，湛然統一之謂。

吳澄曰：齊戒，卽洗心也。

惠棟曰：管子云蓍龜爲萬物先，爲禍福正。爲萬物先，故前民用也。

劉沅曰：天有常理，故曰道。民無定情，故曰故。神物，龜蓍也，因民用而前以示之。齊戒，內誠外潔也。聖人本有其德，明天道，知陰陽吉凶所由生。察民故，知情僞變化所由作。而將卜筮，又極誠潔以神明之。

吳汝綸曰：是者，寔也，言此聖人寔始作蓍也。

姚永樸曰：前，猶導也。

馬其昶曰：惟其與民同患，故興神物以前民用。神明其德，



即明天道，察民故也。此段贊易能開物以通天下之志，著之德圓而神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

虞翻曰：陽變闔陰，陰變闢陽，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

本義云：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

沈善登曰：此言光氣之分合也。

胡遠濬曰：乾坤易之門。重濁者質察，故闔戶。輕清者力散，故闢戶。

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荀爽曰：十二消息，陰陽往來，無窮已也。象，謂日月星辰，光見在天而成象也。器，謂萬物，生長在地，成形可以為器用者也。觀象於天，觀形於地，制而用之，可以為法。

陸績曰：聖人制器以周民用，用之不遺，故曰利用出入。民皆用之而不知所自來，故謂之神也。

本義云：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修道之所為。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劉沅曰：承上言易有神明之用，必本於神明之德。聖人知天地之道，不外陰陽。陰陽造化，氣機動靜，如戶開闔。先言坤者，靜而後能動也。當其靜而無為，如戶之闔。及其動而有用，如戶之開。只此動靜之機，一闔而靜中有動，一開而動中有靜，陰陽相推而生變化，即謂之變。由陽變而之陰，由陰變而之陽，各遂其機，各含其生，即謂之通。故闔闢變通者，造化神明之德也。



萬物出入於陰陽氣化之中，如戶之利用而不可離，而實不知其所以然，故曰神。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乾鑿度云：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

馬融曰：太極謂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

鄭康成曰：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

一行大衍論云：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

本義云：一每變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

李塉曰：易，變也。然有不變者，而變者以生。有太極之一，乃生兩儀。儀，匹也，一陰一陽相匹也。无太極則五十策兩分之，或皆奇，或皆耦，无奇耦兩儀也。兩儀生，乃可掛一而四揲之，以得七八九六之四象，是兩儀生四象也。四象生，則九變而成內卦，十有八變而成外卦。八卦生，則六十四卦具矣。

劉沅曰：太極，理之極致也。太，尊大之稱。極，至極無加之謂。易有太極之理，爲象數所由出，渾然無形，粹然無滓，居於萬物之先，無可名狀也。其氣機闔闢，是生兩儀。兩儀盛衰互倚，遂生四象。四象循環變化，是生八卦。至八卦，而萬物之情狀略備矣。六十四卦從八卦而生，故祇言八卦，六十四卦不越乎八卦之範圍。八卦之理，即天地萬物之理。順理則安，逆理則危，吉凶由是而定。知其吉而趨之，無事不從天理。知其凶而避之，無



事不去人欲。聖德王功皆可就。是大業之生由於八卦，八卦本於陰陽，陰陽止一太極，闔闢之所以爲神乎！

彪謹案：易有太極六句，是疊字蟬聯法。是故法象至著龜十一句，是排整綜貫法。連用三是故字，大氣包舉。重在莫大乎聖人一句，故第三節又連用四聖人束住。惟聖人能作易，惟聖人能繫易，易所以爲天地間之至文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虞翻曰：聖人，神農、黃帝、堯、舜也。

俞琰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有天地四時日月，不有崇高富貴之聖人，則莫能法是象而爲天下利。

惠棟曰：成器，謂網罟耒耜之屬。管子曰，成器不課不用。

劉沅曰：法，可則效意。象，有形兆意。天地，即兩儀之實象，合而爲一太極。太極之蘊不可窺，而太極之象，則天地顯呈之也。太極之理氣，代嬗而有四時，凝精而爲日月。體太極之理於身以行之。德非位不顯，富貴以位言。承天化民，德洋恩溥，崇高之實也。

馬其昶曰：朱子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開物成務，盡此數言。

彪謹案：天地爲體，四時爲用。天地不變，故能賅一切法象。四時變而能通，循環不窮，故能賅一切之變通。日月爲天下之至明者，晝夜代嬗，亘古爲昭，故爲法象中之最著者也。富有天下，貴爲天子，且浮雲蔽蹤視之，何崇高之有？然帝王有德有位，能爲天下生民造福，聖人作而萬物覩，故視富貴爲崇高也。俞說引



法言最精，見必有富貴之聖人，乃能參天地，贊化育。抱潤引朱子之說，雖是解開物成務，即是申明莫大乎三字之義，而後世最新機器之發明，亦不能出乎朱說之範圍。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劉沅曰：事爲之多曰賾，事幾之幽曰隱。理之難測者曰深，事之不驟至者曰遠。太極之散殊者，其事至賾，其義或隱，而探之索之。太極之蘊藏者，其理至深，其機至遠，而鉤之致之，以定天下之吉凶。使人循理而成大業，莫大乎蓍龜。常人之情，疑則怠，決則勉。

馬其昶曰：玉篇，亹亹，猶微微也。莊子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蓍龜決疑，皆斷於幾先，故曰成天下之微微者。此段贊易能成務，以定天下之業，卦之德方以知也。

彪謹案：法象節，合天地人物而言其象。探賾節，舉天地人物所有之理，盡括於蓍卦爻象之中。故蓍龜雖微物，而其道極大，見易之理無所不賅也。探賾二句，示人以學易之方。定天下二句，示人以得易之效。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宋衷曰：天垂陰陽之象以見吉凶，謂日月薄蝕，五星亂行。聖人象之，亦著九六爻位得失示人也。

陸績曰：天有晝夜，四時變化之道。

孔穎達曰：天生神物，謂生蓍龜。



橫渠易說云：作易以示人，猶天垂象，見吉凶。作書契效法，猶地出圖書。

劉沅曰：天變化，日月寒暑，往來相推也。地變化，山峙川流，萬物生長收藏也。垂象，日月星辰，晦明剝蝕也。龍馬負圖，神龜負書，皆天地理數自然之呈露。聖人體神物前知之妙爲卜筮，效天地情狀爲易之變化，象天象吉凶爲易之吉凶，則圖書理數之精微爲易之精微。神物、變化、吉凶、圖書，皆易所具。易有此四象，皆原於天地，是天所以示人。聖人繫辭，使人知易理，悉天理。

馬其昶曰：先五世祖一齋府君諱翮飛曰：圖書之說，張子最得之。易有卦畫文字，猶地之有圖書。大傳明言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始作八卦，非專取於圖書也。雖朱子確信圖書，他日又謂於八卦不相比附。可知圖書非易所從出，正如周子太極圖特準易而爲者耳。

彪謹案：天地變化，言聖人法四時作易。天垂象二句，言聖人法天作易。河出圖二句，言聖人法地作易。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王符曰：此最卻凶災，致福善之本也。

侯果曰：此引大有上九辭以證之，言人能依四象所示，繫辭所告，則天及人皆共祐之。

朱震曰：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合天人者也。



本義云：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

劉沅曰：示，著明之。告，詳言之。斷，決是非也。繫辭告人，使知易理，悉天之理，以決趨向。天所助者，順理之人。人所助者，誠信之士。通志、定務、斷疑，莫非欲順理而求助於天，豈有外求之事哉？此章五是故字，蟬聯而下，言易冒天下之道，因推其本原，以見聖人作易，無非法天，欲人信順以承天也。

又曰：陰陽止此太極之體。天地之外無太極，闔闢之外無陰陽。聖人通天地萬物爲一身，含天地真精，爲天地之肖子。其能作易，豈沾沾以象數教人哉？後人加無極二字，其實太極自是體用渾然之名。至極而莫測其極，卽爲無極，非太極之外又有無極，無極之後方生太極也。河圖洛書，並出於伏羲之世，卽此章可證。漢儒以爲禹時出者，謬。宋儒沿之，非也。聖人知天心，欲闡精微，因而畫卦，不特生成奇耦方圓等象而已，直將天地精妙盡括，而推諸人身性命倫常之理皆然。禹作洪範，只是演易之緒餘，明天人合一之旨，非有他道。四象，金木水火也。謂爲少陰、少陽、太陰、太陽，以氣言之。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崔憬曰：言伏羲仰觀俯察而立八卦之象，以盡其意。文王作卦爻之辭以繫伏羲立卦之象，象既盡意，辭亦盡言也。設卦，謂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情僞盡在其中矣。

通書云：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



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本義云：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耦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言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如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爲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答處正如此也。

語類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舊有此語。

劉沅曰：順乎性而善者情，拂乎性而惡者僞。變化而通於事爲。鼓舞以心言，謂興起而樂赴也。利於行，神於智。然則聖意不可見乎？子曰非也。著之爲易，固已盡之。

馬其昶曰：民咸用之謂之神，鼓舞之效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漢志云：樂、詩、書、禮、春秋，蓋五常之道，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

韓伯曰：緼，淵奧也。

本義云：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胡煦曰：易謂變易，即乾坤之二用也。有乾坤二體，即具此變易之二用。

劉沅曰：乾坤即天地，因言易故云乾坤。易即易書，而理在其中矣。緼者，衣中所著之絮。易妙盡藏乾坤之中，如衣之有緼也。成列，謂高卑分著，變化互行。易道止一陰陽，故乾坤成列，而易之體已立。毀，謂卦畫不立，卦義不明，直若無乾坤二卦者然，是爲毀之。乾坤毀，則一切理氣數象何由而生？无以見易，謂陰陽剛柔變易之道不著也。易不可見，則天地之理不明，人雖



日在天地之中而不知其道，乾坤或幾乎息矣。

馬其昶曰：乾坤成列，而以二用相交。乾元立乎坤中，坤元立乎乾中。无乾坤則不見二用之妙，无二用則乾坤之功用或息。此段贊易冒天下之道，故能斷天下之疑，六爻之義易以貢也。以下覆述上文而總結之。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橫渠易說云：一陰一陽不可以形器拘，故謂之道。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乾坤交變，因約裁其變而別之，故謂之變。

劉沅曰：易統於乾坤。乾坤之理，人人當循而行之，著於有形。而上焉精微者則爲道，下焉粗淺者則爲器。道器二者，表裏精粗，無處不有，無物不然。化其不及，裁其太過，即謂之變。推行無不宜，即謂之通。修於身而措之民，即謂之事業。豈有異道哉？豈有多術哉？

姚配中曰：易形而上，在天成象，見乃謂之象。易形而下，在地成形，形乃謂之器。道，陰陽之道也。

楊增新曰：化，謂天地自然之化。天地之化，萬有不齊，聖人因而裁制之，是之謂變。推而行之，協人情，合物理，毫无阻礙。後人不知制作之原，輕言變法，必不可行矣。

馬其昶曰：形上謂四象，法天道之陰陽。形下謂卦畫，法地道之柔剛。化裁推行，謂爻變，立人道之仁與義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



凶，是故謂之爻。

劉沅曰：形上形下，無不統於乾坤。是故象者，象其蹟而已。爻者，效其動而已。皆非有外於道器二者。

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本義云：卦即象也，辭即爻也。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

劉沅曰：上節泛論道，故曰謂之云云。此策人之實踐，故曰存乎云云。神妙明察，不拘拘於卦爻，未嘗離乎卦爻。默體乾坤之撰，成德於身，神明坐照，感孚於無形之德行，天人合一之詣也。德行者易之本原，得其本原，則在我之易，一天地之易，而卦爻象辭一以貫之，書與言特其末焉耳。形上形下，莫非乾坤之理所布濩。八卦生六十四，實止乾坤之推衍。變通神明，一以德行該之。默成，即默識意。日用事爲之易，本於心易。心易者，中和之極，窮理盡性之學也。不言易而易在我，安俟蓍龜？此夫子望人本意，欲人知乾坤盡六十四卦所從出，故以之收束前十一章。

馬其昶曰：右第五篇，申首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聖人作易，使天下同趨於吉。君子學易，貴默成其德行。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吳汝綸曰：八卦成，而六十四卦之象已具。重卦成，而九六之用已具。

馬其昶曰：三畫之卦，未極其變。重爲六畫，乃有乘承比應，上下往來之義。此爻與彼爻交，本爻又與變爻交，故謂之爻。爻者，交也。

彪謹案：繫上引信觸類下陸注云，引信八卦，重爲六十四，觸長爻冊至萬一千五百二十。可見象與爻皆在八卦之中。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姚配中曰：剛柔謂畫。由陽推之九，由九推之陰。由陰推之六，由六推之陽。

馬其昶曰：可以變尚未變也，故曰變在其中。

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虞翻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也。

蘇濬曰：易之辭，是聖人見天下之動而繫之。

劉沅曰：卦爻既立，剛柔相推迭用，變化之理，不出乎其中。



矣。象有純駁，爻有當否，繫辭而命以吉凶悔吝，事爲之動，不出乎其中矣。易占不過象爻變動，皆自八卦而推。

馬其昶曰：爻之動，有當變者，有不當變者。聖人繫九六之辭，告人以動之所宜，故曰動在其中。命，猶告也。

彪謹案：當變者則宜動，不當變者則不宜動，皆於每爻所繫之辭見之。

又案：在其中四句，有不可說之妙。蓋胚胎已具，可以變動而尚未變動，故曰在其中。與論語屢言在其中者不同。神而明之存乎人，乃可得在其中的妙義。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通書云：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劉沅曰：可以動而動，吉所從生。未可動而動，凶悔吝所從生。本，變通之本。時，當然之時。剛柔乃陰陽之質，不易之體，所以立變通之本者也。事物無定，而理有一定，隨時變通以適于中，趣時者也。故慎乎動而本立，時當則恒吉，否則恒凶。

姚配中曰：剛柔，畫也。畫者，爻之本也。七八九六，變通配四時。

彪謹案：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不偏於陽，不偏於陰，無過不及，故曰立本。四時變通不窮，時其剛柔，順而行之，故曰趣時。易之卦爻，亦不外時中而已。抱潤先生治易要訣，謂示人以當變不當變，卽此意也。孔子爲聖之時，卽無往而非易矣。

吉凶者，貞勝者也。

語類云：吉凶無兩立之理，迭相爲勝。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劉沅曰：以正理之常勝者爲吉，悖理者爲凶，非以禍福爲吉凶也。

馬其昶曰：事有善惡，皆以貞勝。謂堅固積久而後勝。禍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是吉凶貞勝之說也。此爲貞吉、貞凶發例。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本義云：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劉沅曰：觀，示也。一，理之極也。

馬其昶曰：輕清之氣，固積在上而爲天可觀。重濁之氣，固積在下而爲地可觀。日月積而生明。皆以貞爲道也。京房易傳云，積陽爲天，積陰爲地。說文云，一者陽也。陽卽乾元也。德惟一，動罔不吉也。卦爻之變動，莫非元之用。各正性命，卽所以保合太和，故曰貞夫一。易始於元，成於貞。

彪謹案：一象太極。太極不動，而天下萬象之所動者皆括於其中。萬象繁賾，一則易而不難，簡而不繁，故始於元而成於貞，故曰貞夫一。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劉沅曰：乾坤易簡，祇此貞一之道，無非示人以貞，使歸于一，以效像乾坤而已。

姚配中曰：此，此乾坤易簡也。

馬其昶曰：說文云，隤，高至也，易曰夫乾隤然。又云，隤，下隊也。此卽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之義。惟其一故易簡，統體一太極也。一元而分爲陰陽，陰陽又散爲爻象，物物



一太極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橫渠易說云：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

馬其昶曰：爻象雖變，而卦畫如故，故曰動乎內。（彪謹案：卦內也。）失得未彰，而吉凶已判，故曰見乎外。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徐幹曰：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使萬物順，人倫正，六合之內各竟其願，其爲大寶，不亦宜乎？

劉沅曰：天地一生理生氣所凝聚，故德至大。惟一生字，是所以爲易簡也。聖人體天地生生之德，非位不顯，得位而道濟天下，故爲大寶。仁心，卽天地生生之心也。

馬其昶曰：生者，仁也，元也。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陸績曰：人非財不聚，故聖人觀象制器，備物盡利，以業萬民而聚之也。

本義云：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

項安世曰：理財，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辭，謂殊貴賤，明取予，辨名實。禁民爲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導者。蓋養之教之而後齊之，其德意之所發，主於仁民而已。



劉沅曰：財以養民，民爭趨之。聖人有仁民之心，又慮其反以養人者害人也，故理其財使有品節，正其辭使明是非。義者，仁之裁制，所以全仁，故能承天地之德而適歸于中也。

又曰：易簡卽貞一。八卦不離陰陽，陰陽不離理氣。一理散爲萬殊，象爻變動，必察其是非之正。萬殊歸于一本，吉凶悔吝，總歸貞一之原。天地之道惟此一貞，天下之動亦惟此一貞。大德曰生，萬象歸于一理。大寶曰位，萬民統于一尊。守位聚人禁非，皆體此貞一之道，而非有強爲也。

魏源曰：人所聚而勢生焉，財所在而人聚焉。名義所禁遏，而治亂生焉。聖人以其勢利名公天下，後世以其勢利名私天下。

姚配中曰：此言功業與聖人之情也。易者，聖人所以治天下之道也，卦爻備而天地之象盡。周之所以王，其在斯乎？

馬其昶曰：右第六篇，統論卦爻變動以示人吉凶，要歸諸易簡之德，仁義之道。此聖人作易之情也，故又爲下繫之首。

彪謹案：天有好生之德，元氣彌綸，生物不測。人物在天地間，應體好生之德而爲仁人。德生爲仁，禁非爲義。仁義相輔而行，乃能守位聚財。若殘忍不仁，悖上天好生之德，卽爲天所不容，又何能守位聚財乎？故仁必濟之以義。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乾鑿度云：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

陸賈新語云：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



可相。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王道乃生。

白虎通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有母，不知有父，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

說文序云：庖犧始作八卦，以垂憲象。

鄭康成曰：虞犧作十言之教，以厚君臣之別，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无文字，謂之易。

漢書叙贊云：易本隱以之顯。張揖注云：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是本隱也。有天道、地道、人道，以類萬物之情，是之顯也。

本義云：俯仰遠近，所取不同，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

惠士奇曰：周官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阜。二曰川澤，動物宜鱗，植物宜膏。三曰邱陵，動物宜羽，植物宜覈。四曰墳衍，動物宜介，植物宜莢。五曰原隰，動物宜羸，植物宜叢。所謂地之宜者，其略如此。

劉沅曰：包，本虞字，讀作庖，古作庖犧，亦曰伏犧。古讀包如孚音，故庖、虞、伏通。天垂象，故曰象。地法天，故曰法。震巽風雷，坎離日月，艮山兌澤，坎水離火之類，象天法地者也。鳥獸之文，乾馬坤牛、離雉巽鷄之類。地之宜，山澤高卑、水土之宜之類。取諸身，乾首坤腹、震足巽股之屬。取諸物，乾爲金玉、坤爲布釜之類。始作八卦，則兩間自然之易，畫八卦也。六十四卦皆伏犧所定，六十四卦不外八卦，故止言作八卦。非止作八卦，文王始演爲六十四卦也。觀下文所取諸卦可知。德幽難測故曰通，情雜難辨故曰類。此段總冒下文。

馬其昶曰：十言之教，八卦後繼以消息兩言。消息者，陰陽變化之謂，易之道該於此。陰用事爲消，陽用事爲息。貴陽而賤



陰，故曰厚君臣之別。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虞翻曰：離爲目，目之重者爲罟。取獸曰田。

胡瑗曰：蓋者，疑辭。聖人作事立器，自然符合於此卦象，非準擬此卦而後成之。

本義云：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錢澄之曰：聖人因時以制器，器成之後，於易之卦象皆有取焉。此見易之无所不包也。

劉沅曰：離取中虛而物麗之之義。離爲目，互巽爲繩，兩目相連，結繩爲之，網罟象。資物以養，抑以除害也。

陳澧曰：言蓋取者，與考工記輪人取諸圜也、取諸易直也，文義正同。輪人意取於圜，非因見圜物而取之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京房曰：耜，耒下耨也。耒，耜上句木也。

說文云：燠，屈信木也。（馬其昶曰：集韻，燠，或作揉。）

王昭素曰：耨，諸本或作耜。

吳澄曰：斲而銳之，燠而曲之。

任啓運曰：耜，耒首取土處。耒，則身與柄總名也。兩木相附，後動前入，中互艮坤，手把耒而入坤土，此益之象。

劉沅曰：耜者，犁之首，斲木使銳而爲之。今加鐵鏵爲之犁頭。耒者，耜之柄，揉木使曲而爲之。其動也，在下之耜。其能入土者，在上之耒。益象二體皆木，上巽二陽象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陽象耜之在下而動。教民粒食，自神農始。生民之益，莫大于耕耨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虞翻曰：離象正上，稱日中。艮爲徑路，震爲大塗。

本義云：日中爲市，上明下動。又借噬爲市，嗑爲合也。

劉沅曰：市井交易，始有間而終相合，噬嗑象。震爲大塗，又爲足，致象。互坎水、艮山，百貨所出。艮止坎歸，聚貨得所之象。顓頊之臣始爲市，亦聖人之徒。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王充曰：垂衣裳者，垂拱无爲也。

鄭康成曰：天玄地黃，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

朱震曰：易道陽極變陰，陰極變陽，變則不窮而可久。變通趨時，吉无不利，聖人先後天故也。

郭雍曰：无爲而治者，无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

本義云：乾坤變化而无爲。

俞琰曰：易无有窮也，窮者數也。陽數窮於九，陰數窮於六。

蘇濬曰：黃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洪荒之俗，至此變也。

劉沅曰：上衣六幅，象乾六奇。下裳十有二幅，象坤六耦。

又曰：生養既遂，禮制宜興。凡事守舊則倦，更新則相宜。聖人治天下，民心未厭，不强而去之。民所未安，不强而行之。時有當變者，通其變使民鼓舞不倦。事之更新者，神其化而使相宜於不覺。變通不已，循環無終，所以能久。此總承上蓋取乾坤無爲之象，所包者廣，不止言衣裳。



彪謹案：窮則必變，實天地自然之化。惟其能變，所以能化，則雖窮而不窮。聖人變化而能久成，實與天地同其量也。

又案：衣玄色，象天在上。裳黃色，象地在下。以此制服垂拱無爲，道在法天地與之合德，故無爲而無不爲也。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韓詩外傳云：聖人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山，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

九家云：木在水上，流行若風。

釋文云：致遠句，一本无。

吳澄曰：剡空其中以浮水，剡薄其端以運舟。

劉沅曰：剡，剡也。剡，斬削也。下水上木，中互震動，木動水上，流行遇風，舟楫之象。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韓伯曰：隨，隨宜也。服牛乘馬，隨物所之，各得其宜。

本義云：下動上說。

劉沅曰：牛馬下動而人悅，行止隨人，隨之義。又牛生望前，子行母前。生望後，子行母後。隨其天也。馬之良者喜前，駕者喜後，隨其性也。

又曰：牛性順，穿其鼻，馴而服之。馬性健，絡其首，駕而乘之。牛亦可以致遠，曰引重者，爲其力也。馬亦可以引重，曰致遠者，爲其捷也。分承可，兼言亦可。

又曰：有舟以行水，必有車以行陸。兌，坤之少女。震，乾之長男。乾馬坤牛，物之大有利於人者也。



姚配中曰：晉語云震車也，故服牛乘馬。艮止震動，艮以震行，故引重致遠。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鄭康成曰：艮爲門，坎爲盜，艮手持木，是爲擊柝。又以其卦爲豫有守備，則不可自佚。

劉沅曰：坤爲闔戶，互艮爲門闕，重門象。震動善鳴，有聲之木，柝象。艮爲闔人，坎爲夜，又艮爲手，擊柝象。坎爲盜，暴客象。豫，逸也，備也。恐逸豫，故豫備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胡瑗曰：聖人既教人粒食以自養，又精治五穀，是小有過爲其事也。

朱震曰：兌金斷震木，杵也。巽木入艮土，臼也。杵動而上，臼止於下。

都絜曰：臼杵棺槨，使民養生送死無憾，所以依於人者過厚也。養生，取小過。送死足以當大事，取大過。

劉沅曰：耒耜開粒食之源，臼杵終粒食之事，是小事過于精詳。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韓伯曰：物乖則爭興，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

來知德曰：坎爲弓矢，離爲戈兵，又水火相息，皆有征伐之意。

劉沅曰：弧矢者，合睽之具也。弦木使曲，剡木使銳。中互



坎木堅，離木槁，兌爲毀折，兌金離火相見，殺機，故取威天下象。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說文云：宇，屋邊也。

蔡淵曰：棟，直承而上，取四剛義。宇，兩垂而下，取二柔義。

俞琰曰：聖人之於物，有爲之者，有易之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則爲之以貽於後。古有是而民厭之也，今則易之以革於前。（彪謹案：此說總括十三卦取象之義。興利貽後，承離益至睽十卦也。易古革前，起大壯以下三卦也。極簡切。）

劉沅曰：宮室棟宇，所以奠其居。大壯，取壯固之義。棟，屋脊木。宇，椽也。黃帝始爲宮室，而云後世聖人，對伏羲言也，下倣此。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劉向曰：棺槨之作，自黃帝始。

韓伯曰：取其過厚。

正易心法云：頤、大過反對，頤養生，大過送死。

張浚曰：陽藏其中，送死之義。

謝枋得曰：大過全體坎穴。初上坤爻，爲上下皆土。木在土中，棺槨象。

鄭思肖曰：大過乃始乎巽陰，終乎兌陰之卦。二陰畫包四陽體，是拱其陽而聚之於內也。送死大事，必得外拱其陰，內聚其陽之地以葬之，則死者入而悅矣。古者葬之中野，聖人以棺槨取大過，寓葬法於言外。

王引之曰：封，謂聚土爲墳。樹，謂植木。



劉沅曰：死喪，慎終之大事，寧過于厚，無過于薄。穿土爲封。封，古窆字。聚土爲樹。喪期，從斬綰至總麻，日月之期。

姚永樸曰：說文衣，依也。言依附以薪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白虎通云：後世聖人，謂五帝也。

說文序云：倉頡取諸夬，以造書契。

鄭康成曰：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

韓伯曰：夬，決也。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

吳澄曰：夬，五奇畫，象書契之一二三四五，至六則變矣。又上耦畫，象契之上端分處。十三卦之制作，畫卦始，書契終。蓋萬世文字之祖，肇於畫卦，備於書契。

劉沅曰：乾兌皆金，乾爲言，兌爲口爲決。金以鐫言，決事，書契象，決僞而防欺也。結繩兩端，中分之而各藏其半以爲信。書，文字。契，合約也。

又曰：以上三事獨言上古，不與前同者。蓋未造此器之前更無餘物之用，故不言上古。以上三事，則未造是物以前，別有所用，而今易之，故云上古以別于今也。舉十三卦以概其餘。

又曰：十三卦略舉其概，以該括萬有，義非止此也。通變不倦四句，總括禮樂、制度一切。窮則變五句，乃言易道如此，聖人通變神化，一本易道。結之曰垂衣裳，取乾坤，易簡無爲，與天地合撰，極贊之也。粒食舟車，防患救亂，養生送死，其義悉舉。而義、農、黃、堯、舜，蟬聯而下，慨想流連，古聖如此，後聖又如此，有萬世不易之道，亦有歷久必易之法。惟聖人通變神化，使民不倦而相宜，故得通久而天祐也。



馬其昶曰：右第七篇，明卦象也。八卦既重，萬象在易，因舉古聖創物之大十三端，皆可取於易，以著觀象之例。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崔憬曰：易者象於萬物，象者形象之象。

邵雍曰：易无體，假像以見體。

晁說之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是古人卦爻統名曰象。

劉沅曰：易義精微，蘊諸天地者無象，見於人事者有象。象無非理，假像以寓理。理寓象中，亦超象外。即有象以徵無象，可會通不可泥以求也。

姚配中曰：材、才、哉通，始也，本也。卦首六畫未變，曰材。此解卦辭之稱彖也。卦首六畫皆七八之象，由畫而變為九六，則曰爻。天下之動可效，而不可以畫拘，故七八九六互相流通。此解九六之稱爻也。

馬其昶曰：上下繫截分篇章，條理井井，然義本相承，文氣自相輪貫。故此篇之首，以是故發端。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虞翻曰：爻象動內，吉凶見外。吉凶悔吝生乎動，故曰著。

劉沅曰：吉凶由動而生，悔吝自心而著。觀象者，亦慎動而免悔吝耳。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韓伯曰：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為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為之主。



崔憬曰：震、坎、艮，一陽而二陰。巽、離、兌，一陰而二陽。

劉沅曰：此就六子之卦而論。言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陰，陰卦宜多陰而反多陽者，何也？陽卦皆索於乾，雖多陰而所主在奇。陰卦皆索於坤，雖多陽而所主在耦。少者，多之所宗也。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仲長統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

劉沅曰：陽爲君，陰爲民。君貴一尊，臣无二王。民心統於一尊，君子之道也。民心分而不一，小人之道也。陽貴得其正，陰以成陽而貴。陽不可以无陰，君不可以无民。而權則有所獨尊，理則有所專屬。聖人抑陰而扶陽，正所以善全陰陽之用。治世權尊統一，正所以合成治化之休。

馬其昶曰：一二卽奇耦也，非謂多寡。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韓伯曰：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

孔穎達曰：此明不能无心感物，使物來應，乃憧憧然役用思慮也。

本義云：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

蔡清曰：天下之理本同歸也，但事物則千形萬狀，其塗各殊。本一致也，但事物不一，而所發之慮亦因之有百。



李光地曰：此下十一爻，以爻之效動言也。天下之動生於人心，人心之動生於有感。憧憧者，思慮雜擾也。君子惟當用心於內，練熟於事，專其心志，循其氣候，而不以思慮雜之，故能處於感應往來之間，而與天地相似。蓋群動貞一之理，本自如此。

劉沅曰：子恐人泥象失中，有感於咸卦九四之爻辭而解之。同歸者，萬變不離乎中。殊塗者，萬事各有其宜。一致者，理之極。百慮者，思之繁。天地之道，有至一者以宰其不一者。朋從者憧憧往來，無敬靜之原，是從思而失其主宰矣。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孔穎達曰：任運往來，自然明生，自然歲成。

橫渠易說云：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感以雜也。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而已。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豫吾外，致養吾內也。

本義云：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

又云：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此上皆釋咸九四爻義。

劉沅曰：日月寒暑，往來屈信，亦何思慮？循環相應而不窮，教人法天地以免思慮。非屈則不能信，非蟄無以存身，非精義何



以致用？精義入神，言平日性分之功。利用，乃言因應之事。利用安身，因物付物，而已不勞也。

又曰：靜者所以為動之本，一者所以為萬之原。果能如此，是德之在我者，一若天地自然之運。過此以往，理熟而天機益暢，已亦有不自知者。未之或知，言其妙不可言盡。不強制思慮而思慮自無，窮極天地之神妙，而知造化之所以然，德之至盛者也。

馬其昶曰：尺蠖（侯果曰：蠖，詘行蟲。郭璞云，蚺蛄。）有意求信，其信也微。以況憧憧之思，所感者狹也。龍蛇之蟄以存身，若无意於信者，則變化雲雨不難矣。无感之感，其感乃大，惟物亦有然者也。君子精義自能致用，利用特以崇德，此皆求其在我者。韓退之言，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說也。（彪謹案：此悟及昌黎之說以證未知之義，與劉說不自知之義，互相發明。）不冀幸於天，不責報於人，故曰何思何慮。上所云皆窮神知化之事，末二語蓋贊之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郭雍曰：當困而困，當據而據，道之正也。非所困，非所據，失道之正。是以名辱身危，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

劉沅曰：釋困六三爻義推言之，以明保全身名之道，為小人之困人以自困者深惕之也。

馬其昶曰：外則无應於上，故名辱。內則失位乘剛，故身危。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韓伯曰：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无結閤之患。

張根曰：規模先定而後爲之，有所不發，發无不中矣。

劉沅曰：釋解上六爻義，亦推言之，以明藏器待時之道。射禽之權在人，而其器必備，其動以時，乃能有獲，爲君子之制小人者言也。語，言也。

姚配中曰：言待時可以成吾器則動也。

馬其昶曰：公謂四，君子謂上，隼謂三也。四爲震動之主，與三陰陽相比，有結括不解之患。惟上之與三，居相應之位，而兩陰不應。四不自用，而用上射之，是以不括而有獲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說苑：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孔穎達曰：明小人之道不能恒善，若因懲誡而得福。

劉沅曰：卽噬嗑初九，證懲戒之不可無。恥與畏，本心之良。勸與懲，賞罰之著。威之所以福之，故履校滅趾戒于初，而無再犯之咎。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



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董仲舒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

劉沅曰：卽噬嗑上九，證善惡當慎於微。善惡無不由積而成，不慎於微故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谷永曰：夏商將亡，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天命傾而不悟。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

劉沅曰：卽否九五，證人當憂以保泰。常存危亡亂之慮，則安存治可必。其亡二句，其難其慎之心，卽所謂不忘也。

馬其昶曰：禮運，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鄭注引易危者安其位，（彪謹案：此見禮運持情合危句下有此說。）疏云，謂今日所以危亡者，正爲偷安其位也。前三句是戒，君子以下是法。

彪謹案：孟子言乃是時盤樂怠敖，與安危利菑、樂其所以亡等說，皆是發揮此義。推之有言三風十愆，國語魯君擇言，亦與此旨相合。

又案：唐魏徵諫太宗，全引此經。其言曰：臣願當今之動靜，思隋世以爲鑑，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易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



言，不可以不深察也。

又案：乾亢龍有悔，由於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喪，惟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文言與此互發明，不忘者不敢亢也，身家乃不至有悔。

又案：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自以爲無患，故驕泰以失之，勢必至危亡亂而不可救。君子之於天下，時時恐其危亡亂而不敢忘，兢兢業業，無怠無荒，乃能安身保國有天下。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王符曰：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

張浚曰：居臺鼎之位，德知力三者一有所闕，則弗能勝其事，況俱不足者乎？无知則不足以應變，无力則不足以鎮浮。若夫德之不立，雖有知力亦不足以感格天人而措天下於治矣。

劉沅曰：卽鼎九四，證人當審己以任事。若不自揣，與不量其人而輕任之，鮮不及於禍敗。

馬其昶曰：德薄謂不仁，知小謂不知，力少謂不勇。唐石經小作少，漢書、三國志注引易同。

彪謹案：膺天下大任者，必德知力三者兼全，乃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橫渠易說云：人道之用，盡於接人而已。諂瀆招禍，理勢必然。故君子俯仰之際，直而好義。知幾莫大焉。



楊萬里曰：動莫小於風雷，而欲心爲最大。吉莫重於不失其身，而崇高爲至輕。故能絕諂瀆之端，乃見幾之最先者也。

本義云：漢書吉下有凶字。（王樹枏曰：韓注吉凶之彰始乎微兆，是韓本亦有。）

語類云：上交貴恭，恭近諂。下交貴和，和近瀆。

項安世曰：諂者本以求福，而禍常基於諂。瀆者本以交驩，而怨常起於瀆。易言知幾，孔子以不諂不瀆明之，此真所謂知幾者矣。

劉沅曰：恭非道則諂，和失中則瀆。在己者不失其正，而在人者必審其幾。幾至微而先覺之，則有吉無凶，故不言吉凶而專言吉也。

馬其昶曰：恭與和，皆所以求豫也，而禍伏焉。故諂瀆與否，當於其幾判之，待至終日，則尤悔生矣。

彪謹案：禮之教也微，能止患未形，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君子以禮自持，故不諂瀆。能知上下之幾，恭近於禮，遠恥辱也。禮之用，和爲貴。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有子所言，實合乎知幾之旨。甚矣，有子之言似夫子也。

又案：幾甚微眇，人所難知，非有學識不可。孔孟在當時，進退久速，皆合於義，卽是知幾之學。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孔穎達曰：纔見幾微，卽知禍福，何用終竟其日？當時則斷可知矣。

劉沅曰：卽豫六二，證人當知幾慎動。知幾以理言，見幾以事言。不俟言其速，介石守之堅。惟其守貞之固，故能不終日而



自斷，故曰斷可識矣。微者彰之本，柔者剛之用。見之明而守之固、行之決，是萬夫之望也。

馬其昶曰：上不應陽，不諂也。下不乘陽，不瀆也。知微彰，謂見幾。知柔剛，謂不俟。其辨別有節概，如聆石聲之硤硤，使人思守節之士，故曰萬夫之望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虞翻曰：復以自知，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

本義云：庶幾，言近道也。

劉沅曰：美顏子改過之速，以證復初九義。知之明而改之力，所以遷善而無惡也，故元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鄭康成曰：構，合也，陰陽合其精氣。

孔穎達曰：絪縕，相附著之義。二氣絪縕，共相和會，萬物感之，變化而精醇也。

本義云：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

吳澄曰：以一合一，則其情專。

陳士元曰：卦自泰來。泰之乾坤爲天地，損之艮兌爲男女。

劉沅曰：絪，麻枲。縕，綿絮。借喻天地之氣纏綿交密之意。醇，醇酒，亦借字，謂凝厚也。天地男女，皆一陰陽也。陰陽二氣



纏綿交固，萬物自然化醇。男女二氣構合真精，萬物自然化生。損之六三，言陰陽貴交合。損下卦之一陽以益上卦，損一人也。三與上爲正應，損此益彼，適得其友。兩相合則專一，三相參則離分。皆謂陰陽相合而致其專一也。蓋天地之形雖分，天地之氣自合，惟其絪縕者未嘗稍息，故化醇者亘古不窮。人身一天地也，元氣凝合，能如陰陽之交固，則葆其浩然之氣，致其未發之中。天下萬理皆從此出，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純亦不已！文之所以爲文，此之謂也。此節雜舉爻義，以明世事不一，其求諸身者則一，而歸於致一之功。君子以靜一者馭天下之不一者。事物之原，本於致一。致一者，致其專一。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曰：一以貫之。至一者可以貫萬事。一者理也，以其至精至粹，則曰太極。太極者，理氣純粹之名也。化醇化生，未嘗廢氣以言理也。天地以氣交，男女以形交。其交者形，其所以交者亦氣耳。

馬其昶曰：禮器，其致一也，鄭注云，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韓伯曰：虛己存誠，衆之所不迕也。躁以有求，衆之所不與也。

朱震曰：全者，合人我而爲一也。三者得，故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離而爲二，物我成敵，故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不一之謂也。



語類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

張栻曰：好惡異尚，而情不通，孰肯應乎？

項安世曰：上不與，黨與之與。下不與，取與之與。

吳澄曰：語，謂告語其民。求，猶責也，責其愛戴歸嚮也。

劉沅曰：君子修此三者而民與之，以其求諸民者，無不本諸己也。不恒求益，且有意外之患。恒者，所以守其一也。守吾德之恒，不爲徇物之舉，則不求益而益自在其中。

黎世序曰：行偏而不全之道，故致衆怒民叛也。小象，偏辭也，全與偏對。

吳汝綸曰：禮，視容瞿瞿，疏云驚懼貌。瞿，卽此經懼字，故與易對文。史記懼然顧化，義與此同。

馬其昶曰：人已兩益爲全。

又曰：危以動，微幸之行。懼以語，恫惕之辭。无交而求，未信之勞也。

又曰：右第八篇，明爻義也。吉凶悔吝，由陰陽淑慝而別，因舉十一爻以見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荀爽曰：陰陽相易，出於乾坤，故曰門。

九家云：撰，數也。九天數，六地數。

韓伯曰：有憂患而後作易，故知衰世之意。稽，猶考也。

侯果曰：考其事類，則非淳古之時。

本義云：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



門。

楊萬里曰：乾之所名，爲龍，爲馬，爲金玉，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陽物也。坤爲牛，爲輿，而不越乎陰物也。

劉沅曰：門者，物之所從出也，六十四卦皆從此生。上傳言緼，（彪謹案：此指上繫中乾坤其易之緼邪一句而言，與此句易之門遙遙呼應，句調相準。）自其在中者言，物無不包。此言門，自其在外者言，物無不由也。有形質曰物，合德無分別，有體各成質也。有形可擬故曰體，有理可推故曰通。撰，結造也，神明莫測之謂。衰世之意，言預防世衰而爲之。知人心變而益漓，不得不繁博著象。

又曰：此發明乾坤二卦爲諸卦之祖，而欲人探本窮源。全書稱名繁雜，不越乎乾坤之範圍。

馬其昶曰：易略例，物，无妄，注云，物，象也。

彪謹案：萬物名象，各有動靜。所稱之名，其類雖雜，然動者不越乎陽，靜者不越乎陰。是陰陽二字，可賅萬象，皆自乾坤而出，故爲易之門。衰世，即文王與紂之世。文王囚於羑里，而於國家發憂患之思，故作彖爻之辭，以明天人之道。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橫渠易說云：顯者則微之，使求其原。幽者則闡之，使見其用。

吳澄曰：微顯即神德行，謂以人事之顯而本之於天道。闡幽即顯道，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

劉沅曰：彰往者，明天道之已然。察來者，察人事之未然。當名，六十四卦名稱之當。辨物，取象之物。斷辭，決其吉凶悔吝。備矣，言理象無不全。



馬其昶曰：而字，讀曰能。能微顯闡幽，亦猶能說諸心，能研諸慮之能矣。開而，亦讀曰能。開能者，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所謂開物成務也。能即聖人成能，百姓與能之能。當名者，其稱名雜而不越，雖小而取類大也。辨物者，辨陰陽之物，而嚴淑慝之分也。易於此三者，正言其理，則旨遠辭文。斷其失得之報，則曲而中，皆備於經矣。禮運疏云，古之能字，皆作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易屯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據此，是易之能字，有作而者。屯彖與此兩而字，皆即能字無疑。

彪謹案：因殷因夏，是彰往。萬世可知，是察來。有禎祥妖孽，是彰往。必將興亡，是察來。天高星遠，是彰往。千歲日至，是察來。易之道，無非就已往彰顯之事，而察知將來之事。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孔穎達曰：易辭所稱名物多細小，而比喻大事，是所取義類廣大也。隨物屈曲，各盡其理，失則報以凶，得則報以吉。

本義云：肆，陳也。

俞琰曰：報，應也。

劉沅曰：稱名雖僅物象之小，而取類則極乎陰陽之大。隱，含蓄。失，非理。得，順理也。

又曰：乾坤二卦，已該萬事萬理於中。後聖推闡陰陽之義，莫非發明乾坤之理。求當天理，以復天地之正而已。若民心不貳，則易可不作。聖人作易，原爲憂民而設。學者即委窮源，當知失得本於天理，毋外理而求失得也。

馬其昶曰：肆者，事理吉凶陳列。隱者，旨遠辭文，非玩索不



曉其趣。貳，謂筮之貞悔也。洪範，占用二，衍貳。貳者，變也。孔疏云，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就此推衍其變。鄭注亦云，二衍貳，謂貞悔也。案易之因貳，即洪範之用二。故鄭曰貳當爲貳。

彪謹案：大學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孟子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未必能知也，一求之於易，則報以示人，明白昭著，毫釐不爽。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鄭康成曰：文王爲中古，因而演易。

虞翻曰：吉凶與民同患。

吳澄曰：卦名及辭，皆前此所未有，故不云述而云作。

劉沅曰：中古謂庖羲氏，對洪荒言。上古民情渾樸，中古嗜欲漸開，聖人憂世慮患，作易以詔將來。欲人知聖人憂患之心，體之以自修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

奚果曰：蹈禮不倦。

本義云：天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

彪謹案：修德，乃可以處憂患。不修德，所以有憂患。君子非禮弗履，故能立其基。

謙，德之柄也。

干寶曰：謙所以持禮。

陸九淵曰：常執不盈之心，德乃日積。

復，德之本也。

虞翻曰：復初乾之元，故德之本。

恒，德之固也。

陸九淵曰：不常則德不固。

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

荀爽曰：懲忿窒欲，所以修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德之優裕也。

困，德之辯也。

吳澄曰：辯者誠之明。孟子謂，德慧術智，恒存乎疢疾。

井，德之地也。

姚信曰：井養而不窮，德居地也。

巽，德之制也。

本義云：巽順於理，以制事變。

語類云：巽乃順而能入之義，一陰入二陽之下，直徹到底，方能斷得。

胡一桂曰：第一節，論九卦之德。

劉沅曰：履上天下澤爲禮，以立始基。謙受益，柄如執持馭物。復者一陽初還，在人心爲善念方新，火然泉達，百行自此始，故曰本。恒久而後德自堅固。損者裁其太過，損之又損，以至於无，自修之要也。益者層累不已，日新月盛，寬裕有餘。辯者別也，處困而後見德之真偽。地者，安敦者也，井養不窮，靜深有本，德之全體具足，故曰地。無忤於物而能勝物者，風也，巽柔而善入，析之也精，故其斷之也決。

馬其昶曰：履以持身，謙以涉世，皆所以復其性命之本。此



三者進德之大端也。恒、損、益，申言持身之道。困、井、巽，申言涉世之方。始於踐履，可與適道也。終於行權，可與權也。（彪謹案：此四句，通九卦之德與材與用言之，非僅釋此節之文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

馬其昶曰：至，實也。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君子之光也。

復，小而辯於物。

虞翻曰：乾陽物，坤陰物。以乾居坤，故稱別物。

本義云：復，陽微而不亂於群陰。

馬其昶曰：卦有小大，小謂陰也。復雖五陰之卦，而一陽之生，已自元吉。蓋不滑於陰，則大者浸長。

恒，雜而不厭。

荀爽曰：夫婦雖錯居，不厭之道也。

馬其昶曰：風雷相薄故雜。恒久如此，為萬物用，故不厭。

損，先難而後易。

本義云：損欲先難，習熟則易。

彪謹案：克伐怨欲不行，所以先難。已有難克而能克之，則復禮自易。

益，長裕而不設。

鄭康成曰：設，大也。周禮考工曰中其莖，設其後。

孔穎達曰：能長養寬裕於物。

陸九淵曰：設者，侈張也。

困，窮而通。



本義云：身困而道亨。

井，居其所而遷。

韓伯曰：所居不移，而能遷其施。

彪謹案：居所則可以處常，遷則能應變。曲禮云安安而能遷，卽井道也。

巽，稱而隱。

許桂林曰：稱物平施，如權衡之設。權行以求衡平，與時偕行，而無定界之可指，故曰稱而隱。

胡一桂曰：第二節論九卦之材。

劉沅曰：兌說故和，乾澍故至。地居山上，山雖自下於地，而不失其爲高。復一陽初萌，而群陰不能亂，則辨矣。損山以益澤，其勢若難，而損高益下實易也。居其所，謂德之靜深者有常，溥溥淵泉而時出之，卽此意。遷，謂應物者無定，辨義是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

虞翻曰：禮之用，和爲貴。

馬其昶曰：禮卑法地。

復以自知。恒以一德。

虞翻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

陸九淵曰：常則一，不常則二三。終始如一，時乃日新。

損以遠害。益以興利。

歐陽修曰：君子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肆其欲，天下有受其害者。遷善改過，天下有蒙其利者。



困以寡怨。

孔穎達曰：守節不移，不怨天，不尤人。

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韓伯曰：施而无私，義之方也。

語類云：於物之輕重委曲處无不入，故言巽以行權。

胡一桂曰：第三節，論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之道，故皆以以字言之。亦如六十四卦大象，必著以字，以明其用易也。

劉沅曰：一德，無二不息。忿慾害身性，損以遠之。利，謂益德益世之事。遠害興利，一身之得失、生民之利害係焉。損惡益善，其利不窮，非尋常避害趨利之比。怨己而不怨人，則困伸。權者，隨時處中也。

又曰：三陳九卦，明君子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九德成已成人，無往不宜。聖人不能無憂患，恃所以處憂患者，盡其道而已。六十四卦無非教人修德，略舉九卦以示。二節之也字，三節而字，四節以字，義次顯然。學者即九卦而精之，可以通全易。

吳汝綸曰：九家易云，所以說此九卦者，聖人履憂，濟民之所急行也。故先陳其德，中言其性，後敘其用，以詳之也。西伯勞謙，殷紂驕暴，臣子之禮有常，故創易道輔濟君父者也。然其意義廣遠幽微，孔子指撮，解此九卦之德，合三復之道，明西伯之於紂，不失上下。九家此文，於文王作易之本，可謂能得其要矣。

馬其昶曰：以上卦德。以下爻例。

彪謹案：吳注言九卦三復之道，可見周文之德為至德矣。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孔穎達曰：言陰陽周徧流動，在六位之虛。位本无體，因爻始見，故言虛也。

侯果曰：居則觀象，動則玩占，故不可遠。

蔡淵曰：居，止也。

劉沅曰：不可遠，言當切身而求。屢遷，活潑之意。居，止而不移。六虛，六合，非形可執則曰虛。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鄭康成曰：此言從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

劉沅曰：上下剛柔，皆指陰陽二氣。无常所以不居，相易所以周流也。典要，一定常法。變，謂事變。以有定之理，著无定之象，變化而通於中。

馬其昶曰：上下无常，言陰陽之消長。剛柔相易，言九六之變化。義例隨時而變。

彪謹案：唯變所適，理求其通，事求其適。窮則變，變則通。不變則不能通，即不能適。孔子隨時處中，即是唯變所適。適也者，通乎中庸而已。無可無不可，亦莫非中庸是適而已。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干寶曰：言易道以戒懼爲本。

蔡清曰：卦爻所說，皆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皆必以法，使人在內在外皆知懼。

惠棟曰：出入，爻之適變也。外內，卦之貞悔也。

劉沅曰：易道變動，不外上下剛柔。剛柔之上下，即闔闢動靜之機也。動者爲出，靜者爲入。其出入也，以自然之常度。度，如天度之度。則至變之中，有其不變者存。故設數示人，使知外內一原，警懼於心。



馬其昶曰：人事有出入外內，卦爻亦有出入外內。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蘇軾曰：又明，其所以致之之故。

黎世序曰：雖无師保，而不啻師保。雖无父母，而如臨父母。无有、如臨，互文也。

彪謹案：禮祭義言霜露既降一節中，用非其寒之謂也、如將見之二句，亦互文見義。

又案：易之神化，至尊如師保，故爻象中无有師保，而示人以詳盡之道，則如臨師保。易之愛護，至親如父母，故爻象中无有父母，而教人以懇切之意，則如臨父母。是易道爲尊親所不能外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

孔穎達曰：雖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尋其初，要結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

侯果曰：方，道也。

馬其昶曰：既者，終也。

彪謹案：易雖上下无常，不可爲典要，然必率辭揆方以適其變，雖變而不離其宗，是終有典有常也。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虞翻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劉沅曰：有易德然後能行易道，苟非其人實具陰陽之德，合天地之宜，則易道亦不可以虛行也。卽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之意。

彪謹案：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乃可行易道。如非其

人，假託官禮以僭竊，是虛行而非道也。

又案：劉先生附解云，前人拘成說，不求真意，故語義難通。開端言書不可遠，爲人不知返身，而求易於象數言也。其爲道以下，謂易之理、天地之理，即人之理。祇此一氣彌綸，自有陰陽動靜，上下剛柔相易，變動不居，周流六虛。道在天地如是，在書亦如是，故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變化而適於中，非無定也，故又承言以度，以有定之理，著無定之象。外者本乎內，微者使之顯也。知懼則麗以神明，憂患與故，皆嚴敬之。末五句乃結明即象求理，體易行道之功。典常，謂會通而得其辭義之要，非與上不可爲典要背也。本章統論大文，無卦爻象字，如下章則不然矣。以上所解，與經文義意貫通，不嫌繁複。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

韓伯曰：質，卦體也，兼始終之義也。

王夫之曰：以全易言之，乾坤爲體，六十二卦皆其用。以一卦言之，彖爲體，六爻皆其用。原其全體，以知用之所自生。要其發用，以知體之所終變。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虞翻曰：陰陽錯居稱雜。時陽則陽，時陰則陰，故唯其時物。乾陽物，坤陰物。

劉沅曰：六爻，發明隨時處中之理。此教人辨爻也。

馬其昶曰：物以得時爲貴。爻之陰陽，隨卦時而變，故曰時物。

彪謹案：六爻相雜，即是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唯其時物，即是唯變所適。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



之終。

干寶曰：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

韓伯曰：事始於微，而後至於著。初者數之始，擬議其端，故難。上者卦之終，事皆成著，故易也。

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朱震曰：中爻，崔憬所謂二三四五，京房所謂互體是也。

胡一桂曰：物，謂內外卦陰陽二物。雜，謂自其中四爻雜而互之，又自成二卦之德，故謂之撰。（劉沅曰：合上中而成一卦，實止成其一始一終之理而已。）

孫奇逢曰：二體本假合，中間聯屬，以配三才。外互象人參天，內互象人兩地。天地之間，人事爲多，此雜撰之義也。

查慎行曰：正體則二五居上下之中，所以多譽多功。互體則三四爲內外卦之中，所以多凶多懼。三四之中，乃由互而成，故曰雜物撰德。

劉沅曰：初爻幾始動，上爻卦已成。此二句申所以難知易知之故。撰德，撰成陰陽之德。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馬其昶曰：居，謂所居之位。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故觀其吉凶，則所居之當否可知矣。

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馬融曰：彖辭，卦辭也。

王肅曰：彖，舉象之要也。

王夫之曰：即其質以思其變，乃謂之知易。



劉沅曰：易原始要終，初上中爻，無非示人以存亡吉凶之定理。學者得其正，所自處者可知。居，所自處也。彖辭統論一卦大體，觀而思之，則卦義已可得其大半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韓伯曰：同陰功也。

劉沅曰：此論中四爻剛柔之義，所謂辨是與非，非其中爻不備者也。二與四皆陰位，二爲在下之臣，君之正應，多譽固善。四爲近君大臣，爲之親輔，多懼亦善。近也，雙承二四而言，非單承四。近，謂得君也。不利遠者，外君不能成功也。要，歸也。柔中，柔順於君則得中道。

馬其昶曰：此論中四爻也。五爲卦主，故中爻必視五爲遠近。爻之比應者近，非比應者遠。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則近者利矣。六二近五多譽，善不待言。六四近五多懼，恐懼修省，懼亦是善，特其善不同耳。其要无咎，其者其四也，申明多懼之義。其用柔中，其者其二也，申明多譽之義。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韓伯曰：同陽功也。

張弼曰：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此正論互體。

李光地曰：危，謂凶也。三雖多凶，然以剛居之，則或能勝其任。

劉沅曰：柔危之柔，謂柔弱，失剛之體。剛正則當乎剛之位。



邪，嘆詞，非疑。三與五皆陽位，三在下之上，長民者也。五在上之上，主治臨人。貴賤之等不同，而得失判焉。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本義云：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

項安世曰：三才之道，自各有兩，不得而不六也。

劉沅曰：廣，謂如地之無所不容。大，謂如天之無所不幬。悉備，萬物之理纖悉備具。才，能也。天能覆，地能載，人能參天地而育萬物，故曰才。三才各一，不兩則不能變動，故兼而兩之以爲六畫，言非聖人之私意爲之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虞翻曰：陽卦入坤，陰卦入乾，更相雜成文。

陸績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濕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善惡之變。（劉沅曰：此說亦好。然陽變之陰，陰變之陽，陰陽動靜不一其端，聖人以爻象之故，生出許多義理，則亦不必謂天地如何變、人如何變也。六爻謂天地人亦通，然不可拘。）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故謂之爻。

孔穎達曰：爻有陰陽貴賤等差，以象萬物之類。

吳澄曰：爻者，交也，以交而變也。

吳曰慎曰：以時義之得失，爲當不當。

劉沅曰：後儒以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亦通。然聖人本意不盡於此也。一理而散爲萬物，皆自陰陽之變

動而生。理氣著而成質則爲物，雜而成章則爲文。物與文，謂三才之道燦著於爻象間者。不當，時位不當，即拂乎道之自然。當者吉，不當者凶。吉凶由此而生，非強附之理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鄭康成曰：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

虞翻曰：謂文王書易六爻之辭也。

王夫之曰：文王閔紂之失德，故演易以明吉凶之所自，欲紂之圖存永命。此文王事紂之事，周之德所以盛也。

劉沅曰：興，就文王演易說，謂易道中微而復興。與前七章言中古不同。

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韓伯曰：易，慢易也。

孔穎達曰：多述憂危之事，以垂法於後。

何楷曰：使者，天地之自然，若或使之也。所謂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

劉沅曰：文王盛德而處憂患，以己所歷者教人，故所繫多危懼之辭。危平易傾之道，乃天地自然之理，凡事由之而分成敗。文王繫辭，使人知所戒勸。

彪謹案：此即栽培傾覆之意。能知其危而持，則天使之平。若視爲易而忽之，則天使之傾。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橫渠易說云：巨細无不察也。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韓伯曰：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有其治者亂，不忘危者安。懼以終始，歸於无咎。安危之所由，爻象之大體也。

劉沅曰：敬慎自是聖賢德業，何獨文王有然？文即不居憂患，豈不敬慎？凡事不順者，不過如文遇紂之危懼。而吾所以處事者，能如文盡道而得安平否？慎終如始，不求功而止期无咎，此教人學易之要也。

胡遠濬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易六十四，一言以蔽之，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故曰學易可以无大過。

馬其昶曰：右第九篇。總論卦德爻例，皆有憂懼之情。用此反復以推，知易之書蓋作於文王，是以謂之周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項安世曰：惟中心易直者，能照天下巖險之情。惟行事簡靜者，能察天下煩壅之機。

劉沅曰：健順者乾坤之性，得諸心爲德，見諸事爲行。人心之險難知，人事之阻難治。以險阻禦險阻，則不足以知險阻，而亦無以處之。易簡之理，本人心天理之正，而該乎萬事萬理之原。惟體乾坤健順之德行，恒以此燭人情而察事幾，故能平其險而通其阻。

馬其昶曰：光之力大，凡山河大地皆能攝而包舉之，其健如此，易故也。光所至而氣亦至焉，隨物蕃變，莫不曲折赴之，其順如此，簡故也。惟乾能易，惟坤能簡。及九六用於諸卦，凡健者皆易，順者皆簡，故曰恒也。

彪謹案：乾健坤順，不外至誠。至誠之道，最易最簡。至誠可以前知，萬物險阻之情狀莫能遁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荀爽曰：亹亹，陰陽之微，可成可敗也。順時者成，逆時者敗。

司馬光曰：輔嗣略例云能研諸慮，則侯之衍字也。

橫渠說云：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

劉沅曰：舉諸侯以該其餘。定吉凶，成亹亹，皆就諸侯言也。不言天子，避尊也。蒙上險阻言諸侯如此，他可知已。

李道平曰：董子繁露云，春秋至意有二端，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細微於无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又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者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故曰成天下之亹亹者。

彪謹案：上繫辭云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專就蓍龜而言。此復云云，是言易法乾坤易簡，故能定能成。抱潤先生既引玉篇釋亹亹二字，此又引荀、董二說，則易言亹亹，當訓微，自有確證，與詩之亹亹訓勉勉者不同。

又案：凡吉凶之事，不待已著而始知，當其微微之幾，則已豫定。及乎吉凶既著，向之微微者至此乃成其形象，不待其既成而已能定之。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能知險知阻。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項安世曰：云爲，即言動。變化云爲，即尚其辭，尚其變也。象事占事，即尚其象，尚其占也。精於變化云爲，則知動之微，見



吉之先，故曰吉事有祥。

劉沅曰：人之云爲，變化不一。能以健順爲歸，則吉而有祥。或象之爲事，可知此器之形而制器。或占之卜筮，可知未來之吉凶，可以斷疑。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鄭康成曰：鬼謀，謂卜筮於廟門是也。

郭雍曰：天地設位於上下而已，不能自成其能也。聖人成其能，以備三才之道。

本義云：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

蔡清曰：凡卜筮者，先謀諸人。故洪範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謀及卜筮。

彪謹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成天地之功能者，唯聖人耳。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與能，是雖不能成其能，而無不可與其能。聖人與百姓，實相需而成也。

又案：人處三才之中，不能離天地而獨立，天地亦不能離人而成功。惟聖人高出於民類之上，參天地，贊化育，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故成其能也。天地能生之而不能成之，聖人能成天地之所不能。聖人之能，一天地之能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崔憬曰：文王以六爻剛柔相推，而物雜居，得理則吉，失理則凶。

郭雍曰：聖人變而通之以盡利。



劉沅曰：八卦四句，言吉凶所由著，明吉凶之不難知也。變動二句，言卦理與人事所以合。

馬其昶曰：以情言，謂易之情。剛柔二句，言七八之定位。變動二句，言九六之變化。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劉沅曰：此六句言吉凶悔吝皆生於人情，卦與爻象皆因人情爲之制裁也。

馬其昶曰：詩毛傳，攻，堅也。堅，謂相感相取而至乎其極者也。相感近則能及，遠則不相及。其在六爻，比應爲近，非比應爲遠。易道貴孚，情僞者，孚不孚之謂也。近而不相得，則不孚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胡一桂曰：獨舉近者總言之。近而相取，其情乃不相得，必其初之以僞感，終至於惡相攻，是以凶耳。

述義云：凶害悔吝，則易情之險阻也。

王夫之曰：近有二，相比也，相應也，皆近也。

劉沅曰：此言易例也。

馬其昶曰：近者，相親近之謂。在卦，莫切於內外二體之相合。在爻，則爻之於卦體，於本位，於比，於應，皆所謂近也。近則有相得不相得之情。天與水違行成訟，明入地中則明夷，此二體之不相得者。背乎時義，則爻與卦不相得。陰陽失正，則爻與位不相得。俱剛俱柔，則應爻不相得。柔乘剛，則比爻不相得。此總例也。以情感者利，以僞感者害。或所感不純，情實中稍雜僞者之害，則悔吝生焉。故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孔穎達曰：游，謂浮游。

楊萬里曰：此言學易而有得者，可以知言矣。

項安世曰：叛，謂背實棄信者。言與實違，故慚。

單渢曰：易之書，所以盡情僞而明得失。情僞之生，必見乎辭，故聖人又言之於終，使人察而知事之機也。

述義云：此人情之險阻也。非體乾坤之易簡者，其孰能知之？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劉沅曰：此申明所以知險阻之說也。吉者，得易簡之理者也。叛、疑、躁、誣、失守，失易簡之理者也。學易者必本於健順，自正其情，乃可以平人之情，而無不詳察矣。

馬其昶曰：知險知阻，故能備知情僞。八卦以象告一節，明易之情，承鬼謀也。此節論知言之事，明人謀也。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庶人，又謀及卜筮，而決之占人、筮人，以辨其吉凶。必具有知言之識，乃不為群言所亂，術士所惑。聖人論易，未嘗不歸諸人事，故以是終焉。

又曰：右第十篇，下繫結也。其義蓋與六篇之首相發。（彪謹案：六篇者，指繫辭下首篇八卦成象、爻變吉凶悔吝而言。蓋下繫自為結束。）漢書儒林傳云，費直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文言列十篇外。然則此十篇云者，謂繫辭，不謂十翼明矣。上繫五篇，下繫五篇，所謂繫辭十篇也。繫辭在十翼為二篇，而繫辭自為十篇。說卦在十翼為一篇，而說卦自為三篇。猶之易為五經之一，而易又自為上下二經。通上下繫為十篇，亦猶通上下經為六十四卦矣。



彪謹案：孔子言，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言，知言養氣；又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可見大聖大賢，知言有實功矣。程子言，孟子所謂知言，心通乎道，而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又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雜堂下衆人中，則不能辯決。可見知言不易，而與人謀者不可不慎也。

彪謹案：舊例分上下繫各爲十二章，前人多從之。止唐先生亦然，而於易書不可遠數節，獨能融會貫通，其詞義不嫌繁複。至抱潤先生，則更提綱挈要，區爲十篇，上下各五，總論全易大旨。謂上篇言造化自然之易，與聖人作易之意，君子學易之方。下篇言卦爻變動，因舉十三卦象以爲創物取象之大端，又舉十一爻義明吉凶悔吝以見例，更舉九卦以論聖人處憂患之道，而易之體用大備。使學者誦此宏篇，分析層折，次第井井，簡要易尋，不至茫無頭緒，可見嘉惠士林之苦心矣。其中於上繫第四篇、五篇之首，不依坊本編次，各移數簡，據沈注以釋前人之意，云非改竄，似原本自順理成章。而於此繫辭之綱領，詮說分明。謂第一篇經文臚陳綱要，後四篇皆所以發明此篇之蘊。第二篇總論義例，蓋申吉凶失得十句之旨。第三篇申居則觀象玩辭。第四篇申動則觀變玩占。第五篇申天祐吉无不利。第六篇統論卦爻變動示人吉凶，歸諸易簡。第七篇明卦象。第八篇明爻義。第九篇總論卦德爻例。第十篇爲下繫之結，義與六篇之首相發。其組織成文乃如是。然後知繫辭在十翼只爲二篇，而繫辭則自爲十篇。通上下繫爲十篇，亦猶通上下經發爲六十四卦。先生之說，如詔我矣。

又案：十三卦取象，網罟取諸離，耒耜取諸益，市貨交易取諸噬嗑，衣裳取諸乾坤，舟楫取諸渙，服牛乘馬取諸隨，擊柝取諸



豫，杵臼取諸小過，弧矢取諸睽，宮室取諸大壯，棺槨取諸大過，書契取諸夬。十一爻義，繫辭第三章引咸九四，困六三，解上六，噬嗑初九、上九，否九五，鼎九四，豫六二，復初九，損六三，益上九，而釋其義。又舉九卦，言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恒德之固，損德之脩，益德之裕，困德之辯，井德之地，巽德之制。

周易學說卷之八

說卦傳

劉沅曰：隋志，秦後易失說卦三篇，漢宣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今說卦止一篇而別出，隋志殆混言之。繫辭通論經義，此則專明八卦之義，原其所起，究諸物象，故曰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干寶曰：始爲天下生用蓍之法。

蘇軾曰：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能與人接也，故以蓍龜爲之介紹。

本義云：龜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項安世曰：蓍以贊神出命，卽所謂佑神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馬融曰：倚，依也。五位相合，以陰從陽。天得三合，謂一三與五也。地得兩合，謂二與四也。

鄭康成曰：天地之數備於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必三以天兩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欲極於

數，庶得吉凶之審也。

孔穎達曰：兩是耦數之始，三是奇數之初。張氏云以三中含兩，明天有包地之德。

蘇軾曰：天三地二，明數之止於五也。自五以往，皆相因而成者也。

本義云：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耦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

劉沅曰：天數奇，地數耦。三其奇之數，一三，二三，三三，而陽九天數盈焉。兩其耦之數，二二，二三，二四，而陰八之數盈焉。一與二合爲三，三與二合爲五，五與二合爲七，七與二合爲九，固不離乎參兩之數。一三爲三，二三爲六，三三爲九，三九陽之正位，而六亦天地之合也。以三合二而爲五，以五合五而爲十，要不離乎參兩之意。蓋依河圖之數而起，凡數皆自此推也。

又曰：神明居幽，聖人以易道通之，故曰幽贊。贊，助也。生蓍，生揲蓍之法。

馬其昶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參者三也，兩者二也。天能包地，故天一含地二而爲三。乾用參兩之數相乘，二三如六，故乾之數六。坤用天一地二之數相乘，一二如二，故坤之數二。既得乾坤之數，於是諸數倚之而生。倚者，依此數以得彼數也。蓋四正陽數，四維陰數。陽左旋，陰右轉。乾居西北維，由維求正，取乾數六，合中央數五，爲十一，故正北坎數一，所謂五六天地之中合也。再以參天之三，乘坎數，一三如三，故正東震數三。再以三乘震，三三如九，故正南離數九。再以三乘離，三九二十七，故正西兌數七。再以三乘兌，三七二十一，故正北坎數一。此四正陽數相倚而生者也。其四維之數，如倚乾，則用三乘乾數左旋。



三六一十八，故東北艮數八。再以三乘艮，三八二十四，故東南巽數四。再以三乘巽，三四一十二，故西南坤數二。再以三乘坤，二三如六，故西北乾數六。此四維陰數倚乾而生者也。如倚坤，則用兩地之二，乘坤數右轉。二二如四，故東南巽數四。再以二乘巽，二四如八，故東北艮數八。再以二乘艮，二八一十六，故西北乾數六。再以二乘乾，二六一十二，故西南坤數二。此四維陰數倚坤而生者也。陽能包陰，故左旋之三，亦能得陰數右轉之二。但能得陰數而不能得陽數，亦陽饒陰乏之理也。四正四維各有取義，而五之數藏於中央。五者何？參天兩地之實數也。一切九數之法，悉倚五而成矣。

彪謹案：此段所推左旋右轉之說，竊有所疑，當存之以待參考。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本義云：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

語類云：順道德，是默契本原。理於義，是應變合宜。

項安世曰：此兩句反覆互言，謂爻象辭也。

劉沅曰：乾坤生八卦，八卦生五十六卦。卦成而剛柔有體，時位不同，聖人發揮其義，故有爻。道，理之在天地者。德，則人之德。義，事物之宜也。上理字條理，下理字義理。理散於萬事，而性具於人，命則主宰之在天者。窮，極其精。盡，極其純。至，達其奧也。數也，卦也，爻也，皆本天地神明之德，而非強爲。天道具於人爲德，著於事爲義。聖以易示，使人不乖於天，不逆於人，不紊於處事。學者究物理以自盡其性，深造精微以極於天命之本然，則不負作易之教矣。此第一章，爲下十章總冒，但就



何圖十數略標參兩之意，而諸說自無不該矣。

又曰：道德義理性命，一理而異名。道統言之，天人所共。德就人言，義即事言。和之順之理之就易言，窮理句就學者言。性即理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本天而爲性者，一本也。率性而散見於萬物者，萬殊也。窮究事物之理返求諸身，性盡命立，則天命之原在吾身矣。此中有許多工夫，夫子約言之，是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也。

姚配中曰：發動於剛柔之畫，以生九六之爻。

馬其昶曰：觀陰陽老少之變，而卦以成。

又曰：一陰一陽之道，元亨利貞之德，卦彖著矣。和順之而理於義，謂條理事物得其宜，本彖以測爻也。事各有理，物各有性，爻象詳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推爻而之彖也。至於命，即孟子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之說。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鄭康成曰：聖人，謂伏羲文王也。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變化，政教之所生。

荀悅曰：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群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

韓伯曰：陰陽言其氣，剛柔言其形。或有在形而言陰陽者，本其始也。在氣而言剛柔者，要其終也。

孔穎達曰：陰位陽位，迭用柔爻剛爻居之，而成卦爻之文章也。



劉沅曰：上言性命，謂盡人以合天。性就人言，命就天言。此則以性命明太極之真也。性命者，乾坤之正理，乾陽在人爲性，坤陰在人爲命。性命合而成一太極。太極無形，而理氣之動靜者有性命。性命者，乾健坤順之自然凝精者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仁義德也，皆此性命之理所發見，其實一而已。聖人姑以此爲三才之道，以性命之原不可見，即可見者以明易所由生也。兼字分字用字不著力，就造化說，不就易說。三才共此性命，非有勉強造作。就性命之著於天者，陰陽易見，以此立天道。著於地者，剛柔顯呈，以此立地道。成於人者，仁義該括，以此立人道。天地人同此性命之理，知合者未嘗不分，則知分者實未嘗不合。合者何？性命也。性，乾之理。命，坤之理。純粹而無滓者性，凝一而渾厚者命。先天性命合一，乾坤所以爲一元。後天性命分寄，乾坤所以判高卑。得天地之正者惟人。性，天理也。命，天根也。仁則葆乎性之良，義則節其命之正。一念剛柔，仁義之用以分。太極渾涵，仁義之體以固。一如天地之陰陽剛柔，分著其用，未嘗不共成其功也。天陽而有陰，地柔而有剛，可見性命不可偏廢。仁義則人所以承天地者，故三才必兩兼而其義始備。分以對待言，迭用以流行言。剛柔亦有分，陰陽亦有迭，互文爲義耳。易之陰陽剛柔，全法天地以立人事之則，要無非順性命之理。由性以該命，天人所以合。命濁性漓，天人所以分。性命者，天地之元，五行之粹，而人心之正也。

胡遠濬曰：陰陽以隱見言，不以有無言。

馬其昶曰：右第一篇。晏斯盛曰：以上著數卦爻之大原。許桂林曰：自首至此爲一篇，言作易大義。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
八卦相錯。

孔穎達曰：此明重卦之意。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故聖人重卦，令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交互相重，以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莫不交錯。既八卦之用，變化如此，則天地人事莫不備矣。

王夫之曰：薄，如春秋傳寧我薄人之薄。不相射者，各止其所而不相侵，相侵則相息也。

劉沅曰：山脈流於澤而爲水泉，澤氣升於山而爲雲雨，其氣通也。

又曰：此伏羲先天八卦也。（彪謹案：此本邵子之說。）乾老於南，坤老於北，乾坤定子午之位。西北多山，東南多水，艮居西北爲氣之所始，兌居東南爲氣之所注。風起於西南，陰氣初盛。雷動於東北，陽氣初盛。陰陽二氣相薄而鼓其機，故巽居西南，震居東北。日生於東，月生於西，故坎居西離居東。有天地卽有此自然之理氣，故爲先天。相錯者，言先天卦位對待之中，已有流行之氣也。一有天地，卽有此象，不假安排。

馬其昶曰：天地水火四卦反覆不衰，故曰定位，曰不相射。山澤雷風四卦反覆變易，故曰通氣，曰相薄。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韓伯曰：作易以逆觀來事。

劉沅曰：順而出之，乾坤生六子，六子幹萬物，生生不窮。逆而溯之，由萬物返歸八卦，八卦返還太極，一一歸原。易以爻象示人，無非欲人窮理返本，以知萬理不出中庸，故曰易逆數也。逆者其原，順者其委。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亦卽此理。術數之學，卽末以求，非本原之學。然亦有適中，以此理布濩無間。易之爲用，本無不可也。

又曰：先儒解順逆多執象。邵子以三陰三陽近數至一陰一



陽處爲順，朱子以左方四卦數已生者爲順，右方四卦推未生者爲逆，皆就圓圖言，亦似有理。然夫子止就八卦說，非論圓圖也。惟來氏以八卦相對爲相錯，深得其義。得原可該末，立先可觀後。凡料事於未然，觀變於已動，一以貫之之義也。

馬其昶曰：周禮注，逆，猶鉤考也。天下之數始於一，一而二，二而三，自是以往，至於十百千萬之無窮，由少而多，其勢順，是之謂數往者順。若易之數用七八九六，當其始，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內，不知其爲七爲八爲九爲六也。則先用大衍五十之數，以得二十八，三十二，三十六，二十四之策，再由策數以得七八九六之數，而陰陽老少以分，自多而少，其勢逆。易以逆知來事，故其數亦用逆數也。此三句言八卦之成，皆由逆數而得。

彪謹案：止唐先生說以原委解順逆，其義精深。抱潤先生就策數以推，意尤密切。且本韓說爲訓，能使知來者逆與易逆數也句相貫通。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九家云：乾坤交索，生六子各任其才，往生萬物也。

孔穎達曰：此重明八卦養物之功。上舉象，下舉名，王肅以爲互相備也。

朱震曰：前說乾坤以至六子，此說六子而歸乾坤。

晏斯盛曰：以上言卦之對待。

劉沅曰：乾坤始交而爲震巽。震巽相錯，動則物萌，散則物解。中交而爲坎離。坎離相錯，雨潤以制亢，日暄以燥濕。終交而爲艮兌，止之以成其質，說之以遂其性。此申明上章相錯之義也。

又曰：上章言八卦出於乾坤，故以乾坤居首。此言乾坤全藉



六子爲用，故以乾坤居終。

又曰：八之字，指理而言，卽太極真氣養於萬物者也。萬物之氣，莫不由天地之氣。而氣之元，卽理之粹。人多忽卻之字，第以雷動風散云云而已，不知夫子乃言太極之理，八卦著其功用，故以字之字煞有義理。上四舉象，下四舉卦者，王肅云互相備也。

姚配中曰：仲春之月，陽始出地，激而爲雷，而萬物動，群蟄起，氣以雷發以風行。風行氣布，和而爲雨。雨自上下，故潤。澤自下上，故說。乾爲之君，號令皆發自乾元也。坤位中央，物皆麗焉，出於坤，藏於坤，萬物之母也。

彪謹案：觀下文神妙一節，則之字宜指萬物而言。而其所以然之故，則氣爲之。八以字，似又指氣而言。然氣之爲用，以物而著。號物有萬，物各有理，理又以氣而宣。以字之字，皆形容理氣及物之神妙也。

又案：君能號令天下，乾元之氣能化生萬物，故以之爲君。然能發之，能收之。坤元能藏，卽所以妙乾元之用而藏其機也。

又案：天地定位節，乾坤居八卦之始，見六子由乾坤而生，一本散爲萬殊，是由體而發爲用也。雷以動之節，乾坤奠八卦之終，見六子以乾坤爲主，合萬殊而歸一本，是由用而反還於體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崔憬曰：帝者，天之王氣也。春分震王，而萬物出生。立夏巽王，夏至離王，立秋坤王，秋分兌王，立冬乾王，冬至坎王，立春艮王。以其周王天下，故謂之帝。

蘇軾曰：古有此言也。

劉沅曰：此文王後天卦位也。帝，主宰萬物者也。八者皆帝之所爲，故以帝冠之。出者，自隱而顯，始可形見也。齊者，旁通周徧，無物不到也。相見者，光輝明盛，彼此燦然無隱也。致，猶委也，委役於萬物無不養也。土旺於四季，尤旺於夏秋之交，爲中央土，故生秋金而養乾陽真氣。說者，萬物皆成，各說其生也。戰者，陽金老而陰氣盛，相搏而戰也。勞，慰勞休息之義。成，完全也。由出而齊而相見者，帝之鼓乎出機。而致役則由出以向夫人。由說而戰而勞者，帝之鼓乎入機。而成則又由入以向夫出。義詳下文。

彪謹案：四時各有王氣，卽木火金土，月令言盛德之所在也。帝由震而出，如王者發號施令，周天而行，有始有終。始出於震之卦位，其餘卦位，各有司令之時，皆聽命於帝也。帝者諦也，此造物之妙諦也。王者往也，往來周徧，氣通而不窮也。先天首乾，乾爲天下君。後天首震，震爲萬物帝。君也，帝也，先後天卦位雖分，而所以爲天下萬物之主宰者無弗同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

鄭康成曰：雷發聲以生之也。

劉沅曰：上言帝，此言萬物者，帝之出入不可見，以萬物之出入於四時者明之。

馬其昶曰：木王於東。說卦於震不曰爲木，而言於東南之巽。言巽則震可知，且以見木火之直接，而春夏同一氣也。金王於西。說卦於兌不曰爲金，而言於西北之乾。言乾則兌可知，且以見金水之直接，而秋冬同一氣也。

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

乾鑿度云：巽散之於東南。

鄭康成曰：絜，猶新也。

陳世鎔曰：巽在辰巳之間，三月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中呂。律麻志，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是絜齊之義也。

馬其昶曰：春夏之交，地之陽氣畢達，震下一陽既已上出，其上二陰皆更新爲陽，故巽爲絜齊。震之究爲蕃鮮，亦以此也。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鄭康成曰：日照之使光大。

馬其昶曰：心體本太易光明，萬物所同出也，故皆相見。嚮明而治者，不起私念障其本覺之明。

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白虎通云：地，土之別名也。土王四季而居中央。

說文云：坤，地也，易之卦也。从土从申，土位在申。

鄭康成曰：陰氣始於巳，生於午，形於未，故坤立於正形之位。

劉沅曰：坤不言方者，以地之養物不一處也。

馬其昶曰：坤地與離火相連。語類引素問，黃帝曰地有憑乎？岐伯曰火氣乘之。然則地心皆火，萬物之致養皆賴此熱力也。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

乾鑿度云：兌收之於西方，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



鄭康成曰：草木皆老，猶以澤氣說成之。

朱震曰：正秋者，秋分也。於兌言秋分，則餘可類推。

劉沅曰：秋令始肅，而云說者，前之長養於是乎成，生意充足而說也。

馬其昶曰：金屬兌，西方肅殺之氣。兌居之而為說者，惟肅乃和。兌彖曰：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是其義也。以象言之，五金礦質皆產於地，兌二陽聚於下，一陰闕於上，金之象也。凡山川之精氣，凝於內為礦質，發於外則為雲雨以澤萬物。兌一陰在外為澤，即金氣之敷榮者也。以位言之，自坤地西南，轉西成兌，土生金也。再轉西北而為乾，兌為附決，決去一陰則純乾。兌雖陰卦，得乾氣為多，乾為金，兌與之連亦為金也。

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

乾鑿度云：乾坤，陰陽之主也。（彪謹案：主之為義，即君之藏之之義也。）陽始於亥，形於丑，乾位西北，陽祖微據始也。陰始於巳，形於未，據正立位，故坤在西南，陰之正也。（彪謹案：此即乾知大始，坤以大終之義也。）君道倡始，臣道終正，乾在亥，坤在未，所以明陰陽之職，定君臣之位也。（彪謹案：陽為陰之君，所以乾能為萬物之君而開風氣之先。陰為陽之臣，所以坤能致役為萬物之臣而養育之。此天地自然之職位也。）

鄭康成曰：戰，言陰陽相薄。西北陰也，而乾以純陽臨之也。

馬其昶曰：說文，壬，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陰陽相薄，即相接也。

彪謹案：禮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爭而不已，必出於戰。無往非陰陽之氣，一屈一伸，一消一長，還相為用。禮以一爭字形容陰陽屈伸之機，即所謂四時之動，迭相竭也。易更以一戰字極陰陽消



長之妙，即所謂四時之相推，總必有不得其平者也。薄者，迫也。彼此相迫，勢鈞力敵，則能平而勝負不分。若勢不鈞力不敵，則一勝必有一負。西北爲陰陽交戰之位，陰氣極盛，而乾以純陽臨之，祖其微而據其始也，勢迫於不得不戰，戰必勝矣。此所以先天之乾，本居南方陽盛之位，而後天之乾不得不退居於陽微氣始之地而妙其用也。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

白虎通云：水位北方。北方，伏方也，陽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萬物所幽藏也。

鄭康成曰：水性勞而不倦。萬物自春出生於地，冬氣閉藏還皆入地。

劉沅曰：萬物歸藏於坎，陽氣潛伏，如物勞而休息。

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乾鑿度云：艮終始之於東北。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

鄭康成曰：萬物陰氣終，陽氣始，皆艮之用事。

邵雍曰：乾統三男於東北，坤統三女於西南。

胡炳文曰：離明以德言，坤土坎水以象言，兌秋以時言，互見也。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克者又順以相生。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生者又逆以相克。生克變化無窮，孰主宰之？曰帝是也。

陳琛曰：火氣極熱，物無由成。水氣極寒，物無由生。唯土

氣最爲中和，故火金之交有坤土，水木之交有艮土，而爲萬物之所由出入。養身養民皆要中和。

晏斯盛曰：以上言卦之流行。

方苞曰：八卦二圖，一以實象明其體，一以四時常運著其用。火之精爲日，日生於東，而明盛在晝。水之精爲月，月生於西，而明盛在夜。雷藏地中，伏氣於東北，而發聲起蟄，應春始作。澤滙東南，而水潦盛昌，百谷盈滿，其候惟秋。又土膏發於春夏，而成功亦在秋。此四正之位所以易也。風陰氣，位西南，而蘇息長養，發用於春夏之交。山起西北，而脊脈皆東北行，其中鳥獸胎育毳蘖，多在冬春之交，蓋山氣之萌養也。南者乾之正位，而戰於西北，盛陰相薄，終不滅息，而爲復生之始，於此見於穆不已之命焉。北者坤之正位，而卦辭則利西南，蓋土盛於夏秋之交，萬物皆致養焉。此四隅之位所以易也。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實體，合四時五行以徵其實用，則二圖相爲表裏而不可缺一明矣。

劉沅曰：冬春之交，在冬則成終，在春則成始，不尅則不能生。以艮止一年之歲功，卽以此蓄陽春之生氣。此八卦之序，卽四時五行循環流行之序也。

又曰：後天八卦方位，伏羲畫卦時卽有此理，文王特發明之耳。坎離獨得乾坤之正體，真陰真陽之精，在上爲日月，在下爲水火。水火者，乾坤之大功用也。日月不運行，卽乾坤亦爲死物。水火不相濟，則人物何以生成？故離南坎北以代乾坤。乾老而長男用事以任之，坤老而少女乘權以育之。此所以主四時之柄也。九爲老陽，陽金純而生子水。六爲壯陰，陰土旺而孕庚金。水之生木，其用在土，故艮以制水而生木液。木之生火，其用在風，故巽以助木而生火光。此四隅幹運之意也，而其源皆出於圖書。河圖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水火金木分鎮四方，而中土爲之運用。洛書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



五、乾六、兌七、艮八、離九，文王八卦全法其象。天地機緘，露於圖書，聖人則之。此章直解其義。然所謂土者，祇天地之中氣，無迹可尋，故有中央戊己土，辰戌丑未四季土之分。五方皆不離乎真土，實不離乎太極之真氣耳。土以生之，亦土以克之。坤致養而西南露生生之機，艮收藏而東北寓克制之義。木生火，金生水，無藉於土。一歲間陰陽二氣互相勝，陽勝陰爲木之溫火之熱，陰勝陽爲金之涼水之寒。惟土德二氣適均，爲中和之會。

彪謹案：艮居東北，所以妙四時之用而不窮也。冬氣已收藏，惟艮土能成萬物之終。春氣將生長，惟艮土又能成萬物之始。是萬物之終始，皆賴艮德有以成之也。坤艮皆土德，坤居離兌之間，化相剋而爲相生。艮居坎震之間，以成終而爲成始，皆中央土之妙用也。

又案：終則有始，天行也。艮止於其所而不遷，所以成其終。天行健而不息，即於此成其始。艮之二陰伏於下，即收藏坤陰，合地道无成代終之義。而一陽上濟，已通乾元資始之消息矣。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鄭康成曰：乾坤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

劉沅曰：神者，帝之不二而不測者也。神無迹，而體物不遺。萬物之所以爲物者，皆神之所爲，而莫知其然。神何以名？以其存於萬物之表，而行於萬物之中，不可以端倪求之，迹象窺之也。神之妙即帝之妙，帝之體即乾坤也。

馬其昶曰：妙，古文作眇。

彪謹案：神眇萬物以下，是承上文所言後天卦位，皆歸納於乾坤二卦之中。乾坤之用至神，凡水火雷風山澤，所以能相逮不相悖而通氣者，皆神之變化爲之。是神之爲物，能超萬物而爲物，又能妙萬物而爲物，故能既成萬物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說文云：嘆，乾也，易曰燥萬物者莫嘆乎離。

孔穎達曰：艮獨舉卦名者，動撓燥潤之功，是雷風水火，至於終始萬物，於山義爲微，故不言山也。

崔憬曰：大寒立春之際，艮之方位，萬物以之始而爲今歲首，以之終而爲去歲末，此則協夏正之義。不言乾坤者，天地无爲而无不爲，能成雷風等有爲之神妙也。

吳澄曰：神无迹可見，所以動撓燥潤說終始，皆乾坤之神。

劉沅曰：艮獨舉卦名，於成物之義爲切，山不足以當終始也。

又曰：雷風水火山澤非神，所以動撓燥說潤終始者，神也。不期動撓而自動撓，神之爲卽妙之所在。莫疾云者，深贊其妙也。下放此。澤降於天，水行於地，故說潤不同。終始者，蓄以爲洩之地。六子之爲，莫非乾坤之爲也。

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韓伯曰：神无物，妙萬物而爲言。雷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爲變化，故能萬物既成也。

孔穎達曰：水火性雖不相入，而氣相逮及。雷風雖相薄而不相逆也。

蔡清曰：既，盡也。

劉沅曰：萬物至赜，六子之功化無弗周。受之者不覺，而感之者无心，神何如也！六子雖分司其用，而實交致其功，一統於神之所爲。對待流行，總歸一致。二義確不可易，然非判然不相



爲用。先天後天，不過言理有先後，非先者無與於後，後者無與於先也。而太極之體用可窺矣。此章特出一神字，分示其理象，使人知天地之源流。神之妙卽帝之妙，體卽乾坤，故不復言乾坤。

馬其昶曰：右第二篇，晏斯盛曰，以上明對待流行之一理。許桂林曰，自天地定位至此爲一篇，言八卦方位。

彪謹案：此節承上文後天卦用之下，復回溯先天卦體。蓋對待中自有流行之妙，所以爲神而既成萬物。韓說自然相與爲變化，劉說對待流行歸一致，皆極得此節複說先天之神理。細心體會，方知聖言渾侖元氣，體原攝用，用已具於體中也。故下文解卦義，皆按先天對待言之。自乾健也以下四節，皆據先天對待之方位而爲次序。

乾，健也。坤，順也。

劉沅曰：乾純陽，動而不息，故健。坤純陰，靜而從陽，故順。

震，動也。

虞翻曰：陽出動行。

李光地曰：陽在下而陰壓，則必動而出。

巽，人也。

邵雍曰：一陰入二陽之下。

馬其昶曰：乾鑿度云，巽者，陰始順陽者也。陽氣上達，陰乃得入。陰入而伏於下，順陽之令。在陽爲制伏，在陰爲順伏。

坎，陷也。

虞翻曰：陽陷陰中。



離，麗也。

邵雍曰：一陰麗二陽之中。

艮，止也。

虞翻曰：陽在上故止。

劉沅曰：健極於上，前無所往，故止。

兌，說也。

邵雍曰：一陰出於外面說於物。

本義云：此言八卦之性情。

劉沅曰：順見於上，情有所發，故說。震、坎、艮，陽卦也，故皆從健。巽、離、兌，陰卦也，故皆從順。此解八卦命名之義。

乾爲馬。坤爲牛。

劉沅曰：健而致遠，順而受重，爲乾馬坤牛本義。造化權輿云，乾陽物，馬故蹏圓；坤陰物，牛故蹏圻。馬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起先後足，臥先前足。陽病則陰，馬疾則臥。陰病則陽，牛疾則立。皆陰陽之義，亦甚達也。

震爲龍。

邵雍曰：重淵之下，動物非龍乎？

巽爲雞。

九家云：風應節而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

姚配中曰：賈誼新書云，雞者東方之牲。鄭月令注，雞，木畜。

劉沅曰：龍蟄形於重陰之下，遇陽則奮，象震之一陽動於二



陰之下也。雞出聲於重陽之後，遇陰則入，象巽之一陰伏於二陽之下也。

坎爲豕。

姚配中曰：鄭月令注，豕水畜。又詩小雅箋，豕之性能水。

離爲雉。

孔穎達曰：離爲文明，雉有文章。

朱震曰：巽離爲飛鳥者，南方七宿朱鳥也。

劉沅曰：外汙濁而心剛躁者豕也，象坎外陰內陽。外文明而心柔怯者雉也，象離外陽內陰。

艮爲狗。

九家云：艮止，主守禦也。

劉沅曰：外剛能止物而內柔媚者，狗也。

姚配中曰：秦本紀，以狗禦蠱，正義云，狗，陽畜也。

兌爲羊。

鄭康成曰：其畜好剛鹵。

孔穎達曰：此一節略明遠取諸物也。

姚配中曰：新書云，羊者西方之牲。

劉沅曰：外柔能說群而內剛狠者，羊也。略舉八卦取物之象，是以一卦爲一物也。

乾爲首。坤爲腹。

孔穎達曰：乾尊而在上，坤能包藏含容。

劉沅曰：首者，衆陽之所會，圓而在上，乾象。腹者，衆陰之所藏，虛而有容，坤象。



姚配中曰：素問云，腹者至陰之所居。

震爲足。

朱震曰：人之經脈十有二，其六動於足，其六動於手。動足者震之陽，動手者艮之陽。

巽爲股。

邱富國曰：巽陰兩開於下，爲股。

劉沅曰：震陽動於下爲足，巽陰隨於下爲股。

坎爲耳。離爲目。

朱震曰：太玄以一六爲耳，二七爲目。一六水也，二七火也。

惠棟曰：淮南云，耳目，日月也。

劉沅曰：水內景，坎陽在內，故耳內聰。火外景，離陽在外，故目外明。

姚配中曰：五行傳云，聽之不聰，厥罰恒寒。視之不明，厥罰恒燠。

艮爲手。

李椿年曰：一身之榮衛還周，會於手太陽。一日之陰陽曉昏，會於艮時。故艮時在人，其象爲手。

兌爲口。

鄭康成曰：上開似口。又五行傳注云，言曰金，金主秋。

孔穎達曰：此一節略明近取諸身也。

方孔炤曰：此可悟當身具足，而天下爲吾身矣，踐形而已矣。

劉沅曰：手能止物，止也。口能言笑，說也。略舉八卦在身之象，是一物爲八卦也。人身一小天地，理全氣全。形質之似，



末也，非謂精義止此。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孔穎達曰：得父氣者爲男，得母氣者爲女。

郭雍曰：六子之變，自下爲先。陽變而得陰畫，陰變而得陽畫。卦變之義，蓋始於此。

項安世曰：乾坤六子，初爲氣，末爲形，中爲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

方學漸曰：人知此身爲父母之身，即自知此身爲天地之身，豈容逞私而暴棄邪？盡其當然，而太和充兩儀矣。

胡煦曰：索，即二用之用。乾坤所用，皆止一爻，其兩相同者則其體也。凡言交，言生，言往來上下，皆此索字之義。

劉沅曰：萬物資始於天，猶子氣始於父。資生於地，猶子形生於母。得父氣者爲男，震、坎、艮，乾之分體。得母氣者爲女，巽、離、兌，坤之分體。

又曰：一、再、三，以畫之自下而上言。乾坤曰稱，六子曰謂，尊卑之異也。

又曰：索字作求字解，至爲簡盡。陰陽相求，造化自然之道。胡煦謂兼取與兩端，合交字、生字而言，第未暢其說。胡氏謂易言交、言生、往來、上下，皆索字之義。來氏謂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而爲男；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爲女。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之一陽而成男，陽根於陰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之一陰而成



女，陰根於陽也。其說至爲有理。蓋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此中卽有八卦理象。此以八卦爲一家之象也。

馬其昶曰：楚辭注云，合爲索。乾坤之氣交合，而生六子。故書序云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太玄擬之爲一摹、二摹、三摹。摹摩通，亦言剛柔之相摩切也。此言八卦之次序。

彪謹案：聖人說陰陽相交變化之理，前旣就綱緼爲喻，是以氣言。此復就索字以爲喻，是以神言。言氣則陰陽不可分，言神則陰陽不可測。一索字，尤極精覈。乾用九，坤用六，此二用之用，卽是索也。而其所以索所以爲綱緼者，皆元爲之。元氣元神，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乾爲天。爲圓。

姚配中曰：說文云，圓，天體也。

爲君。爲父。爲玉。

姚配中曰：鄭玉府注云，玉，陽精之純者。

爲金。

說文云：金，五色金也，黃爲之長，西方之行，生於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

姚配中曰：白虎通云，金者堅剛難消。

馬其昶曰：以五行配四方，而取相生相殺之義，自倉頡造字時已然，不始於漢儒。

爲寒。爲冰。

孔穎達曰：西北冰寒之地。

姚配中曰：陽伏陰下，爲陰所薄而成冰。



爲大赤。

楊慎曰：大赤，旗名。明堂位，周之大赤；左傳，分康叔以大赤；周禮，建大赤以朝是也。乾象大赤，取其色也。

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

鄭康成曰：凡骨爲陽，肉爲陰。

爲駁馬。

王引之曰：駁駁通。駁，赤色也。詩，皇駁其馬。

爲木果。（以上乾）

郭雍曰：木以果爲始，猶物以乾爲始。

本義云：荀九家，此下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

劉沅曰：純陽在上，至健者爲天。運轉無端爲圜。居上以宰物爲君。萬物資之以始爲父。德粹不雜爲玉。純剛而能變爲金。乾居西北，其候水始冰、地始凍，故爲寒、冰。純陽之色爲大赤。寒冰在子，以陽之始言之，內而凝蓄者也；大赤在午，以陽之終言之，外而著見者也。坎中陽爲赤，言大赤以別於坎也。陽而健者，馬也。善則爲調良之馬，健之不變者也。久則垂老之馬，健之時變者也。堅強則爲多骨少肉之瘠馬，健之身變者也。文采有威猛，則爲鋸牙食虎豹之駁馬，健之色變者也。木果體圓在上，陽氣內斂，故象之。乾无其於之辭者，无物不資以始，而无一物可以擬其元也。无其究之辭者，健行終古如是，非有究竟也。

又曰：天下之物，莫非八卦所涵，豈擬象所能盡？廣之至此，亦已足矣。其他諸說不備錄。



坤爲地。爲母。爲布。

項安世曰：古者泉貨爲布，能隨百物貴賤賦之。

爲釜。爲吝嗇。

孔穎達曰：釜其化生成熟。取地生物而不轉移，故爲吝嗇。

惠棟曰：太玄云，圜則杌柢，方則嗇羞是也。

馬其昶曰：吝嗇言其凝滯，非鄙吝之謂。

爲均。

孔穎達曰：地道平均。

爲子母牛。

九家云：土能生育，牛亦含養。

惠棟曰：左傳，純離爲牛，離，坤之子也，故坤爲子母牛。

爲大輿。

孔穎達曰：取其能載。

爲文。

惠棟曰：楚語，左史倚相曰地事文。

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以上坤）

虞翻曰：物三稱群，陰爲民，三陰相隨，故衆也。柄，本也。

崔憬曰：萬物依之爲本。坤十月卦，極陰之色。

本義云：荀九家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



劉沅曰：積陰處下爲地。萬物資生爲母。南北經，東西緯，中廣平而有邊幅，爲布。容物熟物以養物爲釜。凝聚不施爲吝。地生萬物，不擇美惡爲均。順而多孕爲子母牛。方而載重爲大輿。奇爲質，故偶爲文。奇爲一，故偶爲衆。凡執持之物，其本著地者，柄也。坤在下而承物於上爲柄。坤老於北，正色爲黑。

震爲雷。

姚配中曰：淮南云，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

爲龍。爲玄黃。

虞翻曰：震，天地之雜色。

爲莠。

干寶曰：莠，花之通名。

姚配中曰：象春之氣。漢志注云，莠，古敷字。

爲大塗。

王虞曰：大塗，萬物所出。

爲長子。爲決躁。

崔憬曰：取其剛在下動。

王引之曰：廣雅云，躁起疾也，起與決同。

爲蒼筤竹。

九家云：蒼筤，青也。

朱震曰：太玄以甲乙爲竹，亦震也。青，震之色。



爲萑葦。

九家云：萑葦也。

李道平曰：竹、萑葦，皆根駢而莖分，震似之。木則根歧而幹隻，巽似之。

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鼻足。

虞翻曰：爲雷，故善鳴。馬白後左足爲鼻。震爲左足，初陽白，故爲鼻足。

姚配中曰：乾鑿度云，陽生秀白之州。蓋陽初萌，尚伏陰中，故白也。

爲作足。

蔡淵曰：謂雙舉也。

爲的顙。

虞翻曰：的，白；顙，額也。詩，有馬白顙。

其於稼也爲反生。

宋衷曰：陰在上，陽在下，故爲反生，謂臬豆之類戴甲而生。

陸德明曰：麻豆之屬反生，載孚甲而出也。

其究爲健。爲蕃鮮。（以上震）

虞翻曰：震巽相薄，變而成乾，故其究爲健，爲蕃鮮。巽究爲躁卦，躁卦則震。

姚配中曰：究，極也。陽由初息，至三成乾，故健。物極必反，震化成巽，故蕃鮮。



本義云：荀九家有爲玉，爲鵠，爲鼓。

劉沅曰：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雷則陽氣之動於地者。龍則陽物之動於淵者。乾坤始交，兼有天地之色，爲玄黃。陽氣始施，爲蓍。陽辟乎陰，二偶開通，前無壅蔽，爲大塗。一索得男，爲長子。決者陽之力，躁者陽之性，一陽而上以決陰，其動也躁，故爲決躁。玄黃雜而成蒼，下苞上茂，本實幹虛，爲蒼筤竹，爲萑葦。凡聲陽也，上偶開口，陽卦得乾初爻，故亦爲馬而善鳴。左足白曰鼻，震居左，又爲足。作足，雙足並舉，上靜下動也。的顙，顙有白色，陰虛在上也。在野曰稼，子墜苗抽，陽反生於下也。爲健，究其前之進也。蕃鮮，究其後之變也。震巽獨言其究，剛柔之始也。

巽爲木。

說文云：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從中，下象其根。

馬其昶曰：木，東方之行。金，西方之行。震兌之爲木爲金，易知也。巽介乎東南，亦爲木。乾介乎西北，亦爲金。故特言之。

爲風。

漢志云：劉向以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

陸績曰：風，土氣也。巽，坤之所生。

姚配中曰：文選注引物理志云，風，陰陽擊發氣也。

爲長女。爲繩直。

翟玄曰：上二陽共正一陰，使不得邪僻，如繩之直。

爲工。



荀爽曰：以繩木，故爲工。

爲白。

姚配中曰：陰在初也。白虎通云，白者陰氣。

爲長。

李道平曰：五行惟木稱長。左傳云，長木之標。

爲高。

朱震曰：風，高致者也。

爲進退。

荀爽曰：風行无常。

爲不果。

朱震曰：震者巽之反。

姚配中曰：決躁者，果也。

爲臭。

虞翻曰：臭，氣也。風至知氣。

其於人也爲寡髮。

虞翻曰：爲白，故宣髮。

洪邁曰：寡，釋文又作宣。考工記鄭注，頭髮皓落曰宣，易巽爲宣髮。

爲廣顙。

郭雍曰：廣顙，重剛也。



爲多白眼。

馬其昶曰：白眼傲視，其究躁也。

爲近利市三倍。

吳澄曰：利者陰也。陰主於內，故近利也。市三倍，猶詩云賈三倍。

其究爲躁卦。（以上巽）

語類云：巽反爲震，震爲決躁。

胡炳文曰：震巽獨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

馬其昶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韓康伯注云，卦，象也。此當從其訓。巽，進退不果，其究也則爲躁象。坎，血卦者，血象也。離，乾卦者，乾象也。

本義云：荀九家有爲楊，爲鶴。

劉沅曰：木，陽氣之上升者，根陰植於下，象巽之下一陰而上二陽也。善入者莫如風，又風乃木氣之散者。一索得女，爲長女。木曰曲直，從繩以取直。工則引繩之直以制木之曲者，相因取象也。凡物陽爲生而陰爲長，一陰方盛，有日長之勢。由下升上，故又爲高。陰少而血不升，爲寡髮。陽多而氣上盛，爲廣顙。震一陽爲的顙，巽二陽故廣顙。目之白者爲陽，黑者爲陰。離上下白而中黑，爲目之正。巽陰在下，故爲多白眼。巽全變則成震，故其究極爲躁卦。

坎爲水。

說文云：水，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竝流，其中有微陽之氣也。



宋衷曰：坎陽在中，內光明似水。

爲溝瀆。爲隱伏。

虞翻曰：水性流通。陽藏陰中。

爲矯輶。

宋衷曰：曲者更直爲矯，直者更曲爲輶。水流有曲直。

爲弓輪。

虞翻曰：可矯揉爲弓輪。

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

虞翻曰：兩陰夾心。

爲耳痛。

孔穎達曰：坎，勞卦也。北方主聽，聽勞則耳痛。

爲血卦。

橫渠易說云：周流而勞，血之象也。

姚配中曰：管子云，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流通者也。

爲赤。

姚配中曰：白虎通云，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

其於馬也爲美脊。

宋衷曰：陽在中央，馬脊之象。

爲亟心。



崔憬曰：內剛動。

爲下首。

荀爽曰：水之流，首卑下也。

爲薄蹄。

吳澄曰：前畫柔，故首下。後畫柔，蹄薄。

爲曳。

宋衷曰：水摩地而行，故曳。

孔穎達曰：乾至健，震至動，坎至行，故皆取馬。

項安世曰：馬之下首，亟心，薄蹄而曳，勞象也。

其於輿也爲多眚。

朱震曰：坎陷者，輿之病，行則必敗。

爲通。

虞翻曰：水流故通也。

爲月。

姚配中曰：淮南子云，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

馬其昶曰：月本闇體，故上下皆陰。一陽正中，象月之望。

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以上坎）

虞翻曰：水流潛竊。陽剛在中，棘棗屬也。

朱震曰：太玄以水爲盜。

阮元曰：劉熙釋名云，心，纖也。言纖微无物不貫也。凡纖細而銳者，皆可名曰心。詩吹彼棘心，孫炎爾雅注云，橄欖一名



心，皆謂有芒刺之木。

本義云：荀九家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

劉沅曰：水內明，坎陽在內，爲水。陽爲水，二陰夾之，故爲溝瀆。陽爲陰掩，或隱而不見，皆其類。矯輶，謂以剛物納於陷中，矯曲使直，輶直使曲。弓中勁則善發，輪中勁則善運，又皆矯輶所成之物也。陷而成險爲加憂。坎中滿，則心病。坎爲耳而中實，爲耳痛。血者人身之水，離火在人身爲氣，坎水在人身爲血，故獨言血卦。乾大赤，赤者得乾中色。乾爲馬，坎得乾之中爻而剛在中，故爲馬之美脊。坎爲輪，故象輿。水流而不盈，爲通。剛強伏於陰中，故爲盜。堅多心，剛在中也。

離爲火。

說文云：火，燬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

爲日。爲電。

鄭康成曰：久明似日，暫明似電。

荀爽曰：陽外光也。

姚配中曰：淮南子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

馬其昶曰：離中一陰，象日中有黑子。朱子言電是陰陽相軋，如以石相磨而火生，兩剛之中一柔間之，陰陽相磨軋，故爲電。

爲中女。爲甲冑。

虞翻曰：外實中虛之象。在上冑，在下甲。

爲戈兵。



孔穎達曰：以剛自捍也。

其於人也爲大腹。

項安世曰：大腹，離之形也。

爲乾卦。

虞翻曰：火日燠燥。

爲鼃。爲蟹。爲羸。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以上離）

鄭康成曰：皆骨在外。科上者，陰在內。

宋衷曰：木中空則科上槁。

馬其昶曰：釋文，科，空也。言木中空，則上亦空而槁也。

本義云：荀九家有爲牝牛。

劉沅曰：內暗外明，體陰而用陽者火也。火麗於木，日麗於天，電麗於云。日，火之精；電，火之光也。再索得女，曰中女。甲冑外堅，戈兵上銳，外剛上炎之象。外大而中虛爲大腹。火性躁爲乾卦。外剛內柔，故爲鼃、羸等。鼃卵蟹胃皆中黃，羸形銳而善麗，蚌內虛而含明，龜文明而含智。科，空也，木空中者上必枯槁。

艮爲山。

邵雍曰：附乎陰之上而靜以止者，山也。

馬其昶曰：山者，土之隆其上者也。說文云，山，宣也，宣氣馡生萬物。艮一陽在上，象其氣之宣也。

爲徑路。



虞翻曰：震陽在初爲大塗，艮陽小爲徑路。

爲小石。

春秋說題辭云：周易艮爲山爲小石，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補陽，故山含石。

胡遠濬曰：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故艮爲小石。

爲門闕。

朱震曰：艮土，東北，當啓閉之際。

吳澄曰：上畫連亘，下峙而虛，似門闕。

爲果蓏。

宋衷曰：木實果，草實蓏。

項安世曰：震爲萑爲蕃鮮，草木之始；艮爲果蓏，草木之終。果蓏能終又能始，於艮象爲切。

爲閭寺。

宋衷曰：閭人主門，寺人主巷，皆掌禁止者也。

爲指。

虞翻曰：艮手爲指。

爲狗。爲鼠。

馬其昶曰：艮門闕，似穴。說文云，鼠，穴蟲之總名。

爲黔喙之屬。

鄭康成曰：取其山獸。

其於木也爲堅多節。（以上艮）

虞翻曰：剛在外，多節，松柏之屬。

本義云：荀九家有爲鼻，爲虎，爲狐。

劉沅曰：一陽高出二陰之上而止其所，爲山。陽塞於外，不通大塗，與震相反，爲徑路。一剛在坤土之上，未至盛大，故爲小石。木實曰果，草實曰蔬，震莠草木之始，艮果蔬草木之終。閭人掌王宮之禁，无足而禦人於外，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无陽而給使於內，止物之不應出者。狗親內而禦暴於外，鼠善噬物，皆利在牙，艮陽居上而剛在前，故爲狗鼠。坎剛在內，故堅多心；艮剛在外，節見於外，故堅多節。

兌爲澤。

正易心法云：一陰上徹於二陽爲兌。兌爲形普施萬物之上，爲發生之利澤。

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

孔穎達曰：巫取口舌之官。西方於五事爲言。取秋物成熟，粟稗之屬則毀折也，果蔬之屬則附決也。

項安世曰：兌爲金爲秋，皆決折之氣。

其於地也爲剛鹵。

虞翻曰：二陽在下故剛，澤水下潤故鹵。

朱仰之曰：取金之剛不生也，剛鹵之地不生物。

姚配中曰：說文，鹵，西方鹹地也。

爲妾。爲羊。（以上兌）



孔穎達曰：少女從姊爲娣。

本義云：荀九家有爲常，爲輔頰。

劉沅曰：水瀦爲澤，澤者水之聚也。坎水而塞其下流，故爲澤。三索而得女，曰少女。以言悅神爲巫。以言悅人爲口舌。秋物枯落，上柔者先折，柔附於剛，剛必決柔。鹵，西方鹹池，澤水凝結而成。少女從嫡爲妾。外柔悅而內剛狠者羊也。

張弼曰：八卦設而萬物之象備，說卦蓋明其例耳。見於易者，說卦有所不陳。陳於說卦者，易有所不盡。此可識其意矣。

程迥曰：八卦之象，八物而已。充其類，則有所謂百物不廢者，極其說，又可以類萬物之情。大抵有象可見有數可數者，无非易也。

黃震曰：此止是古者占卜之雜象。

劉沅曰：推廣八卦之象，以爲占者取用，非謂卦爻之義盡於此也。占卜取象，因一事一物求得失，在易爲支流，然不可謂天地無是理也。程沙隨曰，此章之象，有不與卦爻相孚者，如乾坤稱龍而不必在震，坤地稱馬而不必在乾是也。有見於卦爻而此不載者，如漸之鴻，中孚豚魚是也。有見於此而卦无之者，如布釜羸蚌是也。胡雲峰曰，廣八卦之象爲百十有二，有相對取象者，乾天、坤地，震決躁、巽進退，艮指、兌舌之類是。有相反取象者，大塗、徑路，長高、毀折之類是。有相因取象者，乾爲馬，震得乾初陽，故於馬爲善鳴等類；坎得乾中爻之陽，故於馬爲美脊等類。巽爲木，幹陽而根陰也，坎中陽故於木爲堅多心，艮上陽故於木爲堅多節之類是也。有一卦中相因取象者，如坎爲隱伏，因而爲盜；巽爲繩直，因而爲工；艮爲門闕，因而爲閹寺；兌爲口舌，因而爲巫。有不言而互見者，乾爲君則知坤爲臣；乾爲圓，則知



坤爲方；離爲乾卦，則知坎爲濕；坎爲血卦，則知離爲氣；巽爲臭，則知震爲聲；震爲長子，而坎艮不言者，於陽之長者尊之也；兌少女爲妾，而巽離不言者，於陰之少者卑之也；乾爲馬，震坎得乾之陽皆言馬，而艮不言者，艮止也，止之性非馬也。他可觸類而通矣。以上二說，足盡其旨。學者知有一定之卦義，亦有無定之卦象，則此所言已無餘蘊。後人衍之，皆枝葉中之枝葉耳。

馬其昶曰：右第三篇。許桂林曰，言八卦德象。說卦後得，隋志載說卦三篇，以今本觀之，三篇節次甚明晰。

彭謹案：止唐先生引隋志謂說卦三篇得自漢宣帝時，今只一篇，於是依坊本分爲十一章。而抱潤先生則據許氏之說，證明三篇甚爲明晰，謂首明著數卦爻之太原，次列八卦方位以明對待流行之理，終言八卦德象以擬天地萬物之情。要言不煩，大義盡舉。細繹用字造句，或精鍊一字以賅多義，或連數句以鉤妙理，或用一字貫數十句以廣見聞。繫辭既爲經天緯地之雄文，說卦又綜物類人情之蕃衍。以此結易之全體，歎觀止已。

序卦傳

劉沅曰：略舉一端之理，以明文王序卦之意。來氏謂，恐後人雜亂其序而然。胡煦曰，先儒多以畫卦中陰陽之多少計前後之序，全無補於易理。知言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干寶曰：取始於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之論也。

劉沅曰：天地，謂乾坤二卦。坤次乾而不言受者，太極生兩儀，一氣而分天地也。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荀爽曰：謂陽動在下，造生萬物於冥昧之中。

橫渠易說云：聚而不得出故盈，雖雷亦然。

劉沅曰：屯有二義，盈者，屯聚之義。剛柔始交，天地絪縕，雷雨動盪，充盈之象也。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鄭康成曰：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爲蒙。

劉沅曰：物之始生者屈而未伸，草木句萌之象也。

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

熊良輔曰：至是方有人物之分，茹毛飲血，而至於粒食，民命立矣。

劉沅曰：物穉故蒙，無以養之，則夭闕不遂。水在天以潤萬物，物需之以養。蓄德養才亦如是。

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韓伯曰：夫有生則有資，有資則爭興也。

劉沅曰：人非飲食不生，養以中正爲飲食之道。有所需則有所爭，乾餱以愆，豕酒生禍，訟由此起。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

姚配中曰：淮南子云，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雜處，分不均，求不澹，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饕餮之人，殘賊天地，聖人乃討強暴，夷險除穢，兵之所由來者遠矣。

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韓伯曰：衆起而不比，則爭无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安寧。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蘇軾曰：大畜小畜，皆取於畜而已，不復論其大小也。序卦論易，若賦詩斷章然，不可以一理求也。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韓伯曰：禮所以適時用，既畜則須用。

胡一桂曰：乾坤至履十變，陰陽之氣一周。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姚信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有禮然後泰，泰然後安。

馬其昶曰：履以嚴尊卑之分，泰以通上下之情。履而泰然後安，萬世之明訓也。偏主君權者有履无泰，偏主民權者有泰无履，皆致亂之道。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馬其昶曰：不可者，言其不能也。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韓伯曰：否則思通，人人同志。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張栻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此與人同也。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韓詩外傳引孔子云：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順之者吉，逆之者凶。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李簡曰：謙以持盈則安豫。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朱震曰：隨，隨時也。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劉沅曰：蠱非訓事，因蠱而後有事也。救蠱者由衰而盛，故有事而後可大。

王引之曰：蠱之言故也。尚書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蠱事，猶故事也。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

宋衷曰：事立功成，可推而大也。

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崔憬曰：言德業大者可以觀政於人也。

馬其昶曰：觀者，觀示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韓伯曰：可觀則異方合會。

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蘇軾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韓伯曰：極飾則實喪也。

吳汝綸曰：亨，當訓爲嘉。亨則盡者，猶云美先盡也。

馬其昶曰：必極其飾然後亨，是飾之外已无餘矣。故孔子箴得賁，以謂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

之以復。

淮南子云：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積薄爲厚，積卑爲高。

陳壽熊曰：上下經以反對爲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序卦已自言之。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通書云：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

馬其昶曰：言能復則不必希望而自亨也。復者人道，變文曰不妄，明无妄之謂天也。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馬其昶曰：必无所希望於彼，乃能畜聚於此。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馬其昶曰：聚然後能養，庶然後能富。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龔原曰：不養則不可動，雖形體亦然，況欲有爲乎？故由頤然後能利涉大川。

林希元曰：大過卽動也。當大過之時，行大過之事，動而本於養也。

劉沅曰：有大涵養而後有大設施。以大過人之才爲大過人之事，非有養者不能。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朱震曰：過而不已則失中，失中則陷沒，必有所麗乃能出險。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邵雍曰：坎離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坎離，終於既濟未濟。

劉沅曰：離以一陰附於二陽，附麗之義也。

又曰：上篇始乾坤而終坎離，天地為萬物之父母，坎離得乾坤之中氣。伏羲以乾南坤北定子午，而文王以坎離代乾坤，明乎造化自然之功用如此也。

彪謹案：乾坤為坎離之本體，坎離為乾坤之大用。體用俱備，故上經以此四卦為始終。人生大端，不外天地水火，不可須臾離。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干寶曰：錯，施也。此詳言人道三綱六紀有自來也。

劉沅曰：天地開闢，萬物化生，皆有成男成女之體。聖人明陰陽之義不出於乾坤，故復淵源天地以見夫婦所由來。因即父子君臣上下以明夫婦之所推暨。

焦循曰：伏羲設卦觀象，定嫁娶以別男女，始有夫婦父子君臣。贊易始伏羲，人道至伏羲始定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鄭康成曰：夫婦之道，謂咸恒也。夫婦當有終身之義。

干寶曰：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

詩以關雎爲國風之首，而易於咸恒備論禮義所由生也。

韓伯曰：人倫之道，莫大乎夫婦，故夫子殷勤深述其義，以崇人倫之始。

黃震曰：上經是開闢以來經制之象，下經人道之始，正家以及天下之象。

劉沅曰：夫婦謂咸卦。少男少女之配，人道之始，故以咸爲夫婦之道。禮義莫重於三綱，三綱莫先於夫婦。二少交而婚姻之禮成，男下女也。二長定而居室之倫正，斯可久之道矣。

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

韓伯曰：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遯也。

劉沅曰：不可以久居其所，泛論物理。以非承夫婦之道，故言物以別之。高而不危，滿而不溢，遯退之行，所以長守其盛也。

彪謹案：遯之時義大矣。乾本當陽，遯而退居西北；坤本極陰，遯而退居西南。皆所以長葆陰陽之盛也。韓說最透。

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項安世曰：壯遯相反，而壯不爲進，何也？雜卦曰大壯則止，蓋畜材待事，養銳積力，以止爲進。

馬其昶曰：咸恒之後繼以遯者，七十曰老而傳也。氣力浸強爲壯，蓋老者遯而少者壯矣。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馬其昶曰：陽之浸強，象日之升。故晉之爲言也，以盛而進也。盛則必傷矣，明則必夷矣。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



人。

蘇軾曰：人窮則反本，疾痛則呼父母，故傷則反於家。

劉沅曰：傷於外者反於家，所謂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通書云：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

張栻曰：三軍同心胡越一家，六親不和舟中作敵，宜乎有難。

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李簡曰：難極則必解散。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朱震曰：緩則寬弛，必有所失。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胡一桂曰：咸恒十變爲損益，猶乾坤十變爲否泰。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韓伯曰：益而不已則盈，故必決也。

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朱震曰：夬者陽決陰，姤者陰出與陽遇。

姚配中曰：陽極則陰來。



劉沅曰：夬柔在上，剛決柔。姤柔在下，柔遇剛也。美惡不兩立，邪正不並行，決去小人，則遇君子。

馬其昶曰：石經无所字。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項安世曰：彼此之情交相遇也，以衆言之也。比而有所畜者，係而止之也，自我言之也。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張栻曰：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而聚之，則積小以成其高大。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朱震曰：升而不知反，則力窮而困。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崔憬曰：困極於艱危，則反下以求安。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劉沅曰：同志既萃，則乘時上升。然知進不知退，其究必困。困於上而反於下，至下者莫若井。澤竭於上，源通於下，而窮者不窮。井久則穢，故不可不革。

馬其昶曰：井田之法，有不易一易再易者。三歲更耕之，是所謂革也。農夫受田歸田，亦革也。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程傳云：鼎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程傳云：主器長子，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

張惠言曰：此周道尊尊立適之文。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

程傳云：動靜相因，无常動之理。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程傳云：震受以艮，艮受以漸，屈信消息之理也。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馬其昶曰：漸之進，即行也，與晉取升進之義別。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蔡清曰：中道而廢，其能大乎？

折中云：同人之歸，人歸己也。此得其所歸，已歸人也。兩者皆足以致事業之大。

劉沅曰：進之漸者，莫如女之于歸也。得其所歸者必大，臣得聖君，婦得賢夫。蘊之爲德，行則發之爲大業。

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俞琰曰：大而能謙則豫。大而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韓伯曰：旅而无所容，以巽則得所入也。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朱震曰：巽者，陰入陽之下也。天澤萬物，禮義說人心，不入則不說。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韓伯曰：渙者，發暢而无所壅滯。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韓伯曰：夫事必有其節，則物之所同守而不散越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朱震曰：天地之節，不可以不信。不信則无以成萬物，而況於人乎？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項安世曰：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於中。

劉沅曰：有其信之所謂設誠致行也。小過之過，過所當過，如過恭過哀過儉，非設誠致行者不能。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韓伯曰：過恭過儉，可矯世勵俗，有所濟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乾鑿度載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易卦六十四，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耦，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爲上篇始者，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精，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爲終。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主

也。故爲下篇始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懼而存王道。

韓伯曰：凡序卦所明，蓋因卦之次，託象以明義。

龔原曰：變化之相生，其无端如環，其不窮如輪，周而復始，未嘗有終也。此萬物所以日新无窮，而序卦所以卒於未嘗終爾。

語類云：卦有正對反對，正對不變，反對皆變。上經不變卦凡六，餘二十四反之爲十二，加六則十八也。下經不變卦二，餘三十二卦反之爲十六，加二亦十八也。其多寡之數未嘗不均。

蔡清曰：序卦之義，有相反者，有相因者。相反者極而變者也，相因者其未至於極者也。

劉沅曰：咸恒爲夫婦之始，既未濟爲男女之終，故於下篇著其象。

又曰：連山首艮，謂艮止爲定靜之功。歸藏首坤，謂萬物資生於土。皆指人修身立命要功。然乾坤居首，爲太極體用所函，即萬物生成所本。此序文王所定，夫子獨取之又爲之說，天道人事一以貫之矣。文中子贊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其言允當。程子上下篇義，謂卦之分也，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蔡氏謂序卦相反者極而變，相因者未至於極。皆得體要之言。先天乾坤定子午，而後天坎離代乾坤，此造化生成之本也。六子司乾坤功化，而少男少女以情相感爲夫婦之始，長男長女以義正倫爲夫婦之終，人道所以配天地陰陽也。既濟而生生不窮，未濟而天人益遠，此人道所以不如天地悠久也。只此上下二篇始終四卦，自天之人，自人之天，大旨略盡，其他諸卦皆緒餘耳。

又曰：伏羲畫卦，止有始乾終坤之序，橫圖所列是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當另爲一序，今不可考。或以魏伯陽參同契準連山而作，今考其書，仍主文王序卦，非準連山也。元包所序，全



本京房分天地人鬼四易，用以爲序，特以坤宮八卦居首，遂謂爲準歸藏，然說牽強，非歸藏本旨。

彪謹案：下經始於夫婦咸恒之卦，夫婦即乾坤。既濟未濟即坎離水火之卦。下經之終始，即包含於上經四卦終始之中。

彪謹案：序卦分上下篇，專順卦序相承者說明相生之理，蟬聯而下，首尾一貫，一陰陽之遞嬗而已。陽數奇，陰數偶，前人謂上經三十卦象陽數，下經三十四卦法陰數，以此爲分經之例，義亦可通。然其精要之旨則不在此。乾坤象天地，坎離象水火，兌艮象山澤而爲咸，震巽象雷風而爲恒，此六重卦爲上下經之綱領，即已賅八卦之全矣。上經以天道地道爲綱，下經以人道爲綱，合之則三才之道也。上經首乾坤爲陰陽之祖，而以坎離終之。坎月爲陰精而一陽生其中，離日爲陽精而一陰生其中，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坎離爲乾坤大用，此上經終始之義也。下經首咸恒，夫婦之始，人道所由興。終之以既濟未濟，皆水火之變化爲之。水火爲人生大用，二濟猶坎離也。下經始終四卦，已胚胎於上經四卦終始之中。二濟爲坎離合體，猶否泰爲乾坤合體。君子觀於消息盈虛之理，日新月異，物無終窮，雖既濟而仍存未濟之心，此思患豫防之道。然則序卦雖終而實未嘗終也。易道如環循無端，如輪周復始，此下經始終之義也。善哉東發黃氏之言曰，上經是開闢以來經制之象，下經人道之首，正家以及天下之象。可以觀其通矣。

雜卦傳

韓伯曰：雜卦者，雜糅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

中說云：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

劉沅曰：此以卦義兩相對者言之，不依文王次序，故曰雜也。有以盡反對言者，如師比臨觀之類是。有以義反對言者，如樂反爲憂，與反爲求是。蓋事物變化不窮，易道亦變化不拘，故又卽上下經雜亂言之，以明相反相對皆有意義。來氏以可反易之卦爲綜，謂若機之有綜，一上一下也。上經可反易者二十四卦，綜之止成十二卦。下經可反易者三十二卦，綜之止成十六卦。以顛倒不易者爲錯卦，謂卦爻盡變，迥與本卦異也。上經顛倒不易者六，乾坤頤大過坎離。下經顛倒不易者二，中孚小過。乾坤坎離，四正之卦，本相錯。四隅之卦，兌錯艮，震錯巽，故大過頤小過中孚相錯也。凡綜卦有四正綜四正者，比樂師憂，大有衆同人親之類。四隅之卦，艮與震綜，皆一陽二陰之卦，艮可言震，震可言艮。兌與巽綜，皆二陽一陰之卦，兌可言巽，巽可言兌，如隨蠱咸恒之類。有以正綜隅，隅綜正者，臨觀屯蒙之類是。其說甚善。然以爲象卽盡是則非。至胡煦等謂上經本三十卦，今六與十二合，得十八卦。下經本三十四卦，今二與十六合，得十八卦。



共成三十六卦，適符乾策四九之用數，又合先天八卦陰陽爻之畫數，又合先天橫圖自一至八之總數。亦巧於擬合。然謂卽邵子三十六宮都是春意，殊支離矣。

乾剛坤柔。

郭雍曰：卦中之剛柔，皆乾之剛坤之柔也，故獨以乾坤爲剛柔。

龍仁夫曰：春秋傳所謂屯固比入，坤安震殺之屬，皆以一字斷卦義，雜卦此類是也。

比樂師憂。

韓伯曰：親比則樂，動衆則憂。

劉沅曰：剛柔者，乾坤反對之性情也。他卦剛柔雜居，惟乾爲純剛，坤爲純柔。比一陽在上，五陰從之，得位衆輔故樂。師一陽在下，統乎衆陰，兵凶戰危故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韓伯曰：以我臨物，故曰與。物來觀我，故曰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虞翻曰：陽出初震故見，蒙二陽在陰位故雜。

劉沅曰：臨以二陽臨四陰，觀以二陽爲陰所觀，皆有與求之意，故曰或。草穿地出而未伸，見則見矣而未離乎地，顯而隱也。物之蒙者昏雜未開而光明自在，隱而顯也。

馬其昶曰：見與著，皆陽之光明也。屯初不雜固見，蒙二失居亦著。以此知物欲不能蒙本覺之明也。

彪謹案：此即朱子云氣拘物蔽，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未嘗息之意。

震起也，艮止也。

虞翻曰：震陽動行，艮陽終止。

損益，盛衰之始也。

俞琰曰：損益蓋未至於盛衰，而盛衰自此始也。

余芑舒曰：損益，否泰之變也。

錢志立曰：損益否泰，為盛衰反復之介，易所最重者也，故合舉之。

劉沅曰：損下未即衰，然傷其本則衰之始。益下未即盛，然培其基則盛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馬其昶曰：大畜陽氣大通，乃為得時。无妄災由天運，乃謂之災。

萃聚而升不來也。

韓伯曰：來，還也。

蘇軾曰：澤水常滯，木不反生。

胡遠濬曰：凡物質漲則升。不來者散也，與聚為對文。

謙輕而豫怠也。

馬其昶曰：謙之道，輕而易行。豫之時，怠而易溺。德輶如毛，故曰輕。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韓伯曰：賁无定色也。

劉沅曰：合其不合者以養身，食之義也。文其不及者以適中，非尚色也。

馬其昶曰：飾則本質不見，可玄可黃，故曰无色。

兌見而巽伏也。

蘇軾曰：柔在外則見，在內則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韓伯曰：隨時之宜，不繫於故也。飭，整治也。

李道平曰：莊子云去智與故，淮南子云不設智故。故者，一成之意見也。

馬其昶曰：隨則不敢執，蠱則有所承。

剝爛也，復反也。

虞翻曰：復，剛反初。

朱震曰：剝，五陰潰於內也。

劉沅曰：剝一陽窮於上，復一陽生於下。如碩果爛而墜地，其核中之仁又復生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荀爽曰：誅，滅也。

虞翻曰：離日在上，晝也。明入地中，誅也。

任啟運曰：晉爲晝，則明夷爲夜可知。明夷爲誅，則晉爲賞可知。互文見意。

劉沅曰：晉日升而爲晝，明夷日入而明傷。誅，傷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項安世曰：遇，爲相抵而不通之象。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當上經之數。卦雖雜，而上下經之首則未嘗雜。

胡一桂曰：上下經各雜十二卦於其中。

劉沅曰：井養不窮，故通。困欲行而遇柔掩，故不通。

咸速也，恒久也。

錢大昕曰：宋咸淳本義云，感速常久，言惟感故速，惟常故久也。

劉沅曰：山澤通氣，无心相感者，不行而至，故速。雷風相薄，有常不易者，振古如茲，故久。

渙離也，節止也。

徐幾曰：渙節皆有坎水，風散之則離，澤瀦之則止。

解緩也，蹇難也。

虞翻曰：雷動出物故緩。蹇險在前故難。

睽外也，家人內也。

韓伯曰：相疏，外也。

劉沅曰：內外以情言。二女而有二心，一家而如一心也。

否泰反其類也。

關朗曰：君子泰則小人否，小人泰則君子否。

楊增新曰：否泰爲相反之卦，否之反爲泰，泰之反爲否也。

劉沅曰：陽與陽爲類，陰與陰爲類。小往大來，大往小來，各反其類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虞翻曰：大壯止陽，陽故止。遯陰消陽，陽故退。

劉沅曰：止謂難進，遯謂易退。大壯以止爲進，所以善其進。遯以退爲進，所以善其退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劉沅曰：大有一陰居尊，而上下皆爲所有，則歸附者衆。同人一陰居下，而五陽悉來同之，則彼此相親。衆者愛之汎，親者情之專也。

馬其昶曰：上下之位殊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范仲淹曰：天下既革，而制作興，制作興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鼎者，聖人開基立器之時也，享上帝而天下順，養聖賢而天下治。

朱震曰：功成者退，方來者進。一去一取，天之道也。

劉沅曰：金代火爲去故，木鑽火爲取新。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馬其昶曰：過乎中爲過，積乎中爲信。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韓伯曰：豐大者多憂故，親寡故旅寄。

馬其昶曰：以雷乘火，陽氣奮鬱，萬物亨嘉，故豐曰多故。澤氣盛於秋，澤盛則息火，故革曰去故。雷藏澤而澤從雷，非因非革，惟時之宜，故隨曰无故。

離上而坎下也。

韓伯曰：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韓伯曰：不足以兼濟。

李光地曰：一陰畜衆陽則寡，而爲力也微。一陰履衆剛則危，而不敢寧處。

馬其昶曰：不處者行也，履以和行。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馬其昶曰：需，相須而不遽進。訟，相違而不得親。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

虞翻曰：顛，頌也。柔遇剛，坤遇乾也。

本義云：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以韻協之又非誤。

項安世曰：大過本末俱弱，此陰滅陽之時也。

馬其昶曰：大過陰滅陽爲死，姤柔遇剛爲生。

漸女歸待男行也。

語類云：女待男而行，所以爲漸。

劉沅曰：待男禮備而後行。

頤養正也。

馬其昶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漸以重廉恥之防，頤以崇養正之義。

既濟定也。

虞翻曰：既濟六爻得位，定也。

焦循曰：爾雅，濟，成也。定卽成也。

劉沅曰：水火適均，爲剛柔定位。



馬其昶曰：乾元變化，以成六十四，其位有當有不當，時義即由此生焉。至既濟而剛柔各正，變化之事畢矣，故曰既濟定。此承上嫁娶教養而言，人道至此乃大定也。

歸妹女之終也。

劉沅曰：柔從剛，爲女之終。

馬其昶曰：終，亦窮極之義。廣雅云，終，窮也。歸妹多言姤娣，所以濟女道之窮也，故其繇曰征凶无攸利。

未濟男之窮也。

程傳云：謂三陽皆失位。

劉沅曰：陽不得其位，剛反柔，爲男之窮。

馬其昶曰：世風遞降，女失正乎內，男失正乎外，聖人有萬世无窮之隱痛焉。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虞翻曰：以乾決坤也。自大過至此，不復兩兩對說，大過死象，兩體姤夬，故次以姤而終夬。

語類云：雜卦取反對爲義，以乾爲首而必終之以夬者，蓋夬以五陽決一陰。決去一陰，則復爲純乾矣。

劉沅曰：剛爲柔主，柔爲剛輔，不可偏廢，尤不可使柔偏勝，故有取於夬焉。此章揭言剛柔之義，而錯舉其辭，歸於剛之決柔，示抑陰扶陽之旨，明乎易道不外陰陽，而陽爲陰先也。凡卦皆出於乾坤，取象不越乎剛柔。相錯相綜，祇此剛柔反對之義耳。

馬其昶曰：決去一陰，空諸所有，但存一大光明，還復純乾之



本體，聖人所以扶陽抑陰之故在此矣。雜卦前破卦序之例，從反對取義，後八卦復破反對之例，而仍以義相次，所謂雜也。大過陽殞於陰，至姤則陰陽相遇，此明古今人物死生遞嬗之無窮也。漸女婦，頤養正，而後既濟定，生育教養之事備矣。歸妹女窮，未濟男窮，陰陽愆違，皆由人事之失，於是終之以剛決柔之夬。夬有書契之象，易書作而後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是聖人經世之微權也。此蓋篇終總撮指要，謂即夫子贊易之後序焉可也。又案，胡氏炳文謂，自大過以下指中四爻互體而言也，蓋六十四卦互得十六卦，曰乾坤既未濟剝復姤夬漸歸妹大過頤解蹇睽家人，（彪謹案：先天圖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解漸剝坤八卦。）此又於十六卦中舉其半以兼其餘。義亦可通，說詳折中。是知易道廣大，固未可以一端盡云。

彪謹案：陰陽相須爲用，但使適中，不可偏勝。然陰易長，陽易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遂往往有陽不敵陰，陰反害陽之禍。聖人防微杜漸，不使陰私萌而滋蔓難圖。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非乾體純陽，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不能致其決也。夬以終之，意深哉！

又案：一陰決去，即是斷盡無明，成一大光明。乾體純陽，即是一大圓鏡，智性清淨也。

又案：序卦準卦之先後次序發明其義，辭旨直捷而易明。至雜卦，則縱橫錯綜，或破例或不破例，旁推交通，各得其趣，變化從心而不踰矩，其辭尤簡而義尤賅。是知易道固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惟在善讀者各有會心耳。抱潤先生綜雜卦全旨，發爲結論，探其源而窮其委，謂爲贊易之後序，蓋已具世界眼光，洞若觀火矣。

周易學說卷之末

引用諸家書目名氏表

【說明】

一、此表參考馬其昶先生《周易費氏學》後所附之表及馬振彪先生《周易學說》所援引之人名、書目制成。

二、所列人名及書目，皆依《周易學說》中徵引之名立項。間有一家而分引多項者，如“朱子”、“本義”、“語類”，皆屬朱熹一人，則於名項後各加括弧略作說明。

三、諸家書目名氏，略依時代先後排列。偶有時代模糊或未詳者，則視情暫列，俟日後再作細考也。

張善文

公元 2001 年 5 月

左傳

禮記

國語

戰國策

莊子

荀子

蔡澤

春申君

呂氏春秋

(以上周秦)



子夏傳

陸賈

賈誼

韓詩外傳

淮南子

董仲舒

史記

東方朔

王褒

孟喜

焦延壽

京房

桓寬

劉向

說苑(劉向著)

彭宣

王駿

杜鄴

谷永

揚雄

劉歆

魯恭

班固

白虎通(班固撰白虎通義)

漢志(班固著漢書藝文志)

應劭

朱穆

袁太伯

王充

王符

楊震

許慎

說文(許慎著說文解字)

鄭衆

乾鑿度

是類謀

春秋說題辭

賈逵

仲長統

馬融

鄭康成

魏伯陽

參同契(魏伯陽著)

宋衷

酈炎

荀爽

荀悅

高誘



薛虞

趙溫

(以上漢)

徐幹

孫炎

棧潛

蘇林

阮籍

虞翻

陸績

王肅

管輅

王弼

薛綜

姚信

翟玄

荀爽九家集解

(以上魏吳)

杜預

向秀

皇甫謐

蜀才

王廙

干寶

張璠

韓伯

沈驎士

後漢書

劉瓛

褚仲都

伏曼容

姚規

周宏正

張譏

盧氏

朱仰之

關朗

劉晝

(以上南北朝)

何妥

王通

王凱沖

房玄齡

魏徵

陸德明

孔穎達

李賢



一行

侯果

崔憬

李鼎祚

陸贄

韓愈

李翱

徐鉉

陸希聲

史徵

劉蛻

(以上隋唐)

正易心法

王昭素

代淵

胡瑗

范仲淹

劉牧

宋咸

阮逸

歐陽修

石介

李覲

鮮于侁

邵雍

周敦頤

周子(卽周敦頤)

通書(周敦頤著)

楊繪

陳臯

薛溫其

橫渠易說(張載著)

蘇洵

王安石

二程遺書(程顥、程頤著)

程傳(程頤著周易程氏傳)

蘇軾

曾鞏

龔原

晁說之

呂大臨

楊時

游酢

王逢

張根

郭忠孝

耿南仲

李椿年



王昇

李元量

朱震

李光

李綱

張浚

沈該

陸震

張弼

鄭東卿

鄭剛中

郭雍

吳沆

鄭樵

都絜

馮當可

洪邁

林栗

程大昌

程迥

楊萬里

朱子(即朱熹)

本義(朱熹著周易本義)

語類(即朱子語類)

袁樞

李石

張栻

蔡元定

呂祖謙

趙彥肅

李舜臣

楊簡

項安世

趙善譽

陸九淵

徐氏(即徐總幹)

蘭廷瑞

黃幹

馮椅

王宗傳

姚寬

李中正

易祓

李過

毛璞

李心傳

趙以夫

蔡淵



陳植
 潘夢旗
 眞德秀
 魏了翁
 鄭汝諧
 劉彌劭
 吳如愚
 陳友文
 黃震
 趙汝楫
 徐幾
 徐直方
 吳綺
 邱富國
 文天祥
 謝枋得
 鄭思肖
 (以上宋)

雷思
 單淵
 齊夢龍
 龔煥
 許衡
 吳澄

俞琰
 黃澤
 胡一桂
 寶巴
 王申子
 胡炳文
 熊良輔
 李簡
 齊履謙
 龍仁夫
 范大性
 張清子
 胡允
 余芑舒
 董眞卿
 陳應潤
 (以上元)

梁寅
 蔣悌生
 薛瑄
 劉定之
 蔡清
 邵寶
 王守仁



呂枏
 楊慎
 王畿
 林希元
 陳琛
 劉濂
 陳士元
 來知德
 豐寅初
 歸有光
 唐鶴徵
 章潢
 姚舜牧
 蘇濬
 楊啓新
 方學漸
 顧憲成
 潘士藻
 錢一本
 焦竑
 郝敬
 高攀龍
 方大鎮
 崔師訓

鄭維嶽
 陸振奇
 左光斗
 繆昌期
 方孔炤
 吳桂森
 劉宗周
 吳曰慎
 方應祥
 王宣
 陳仁錫
 黃道周
 倪元璐
 何楷
 黎遂球
 黃端伯
 谷家傑
 喬中和
 張振淵
 方以智
 黃淳耀
 錢志立
 (以上明)

周易折中



周易述義

孫奇逢

刁包

錢澄之

王夫之

顧炎武

張履祥

張希獻

賀貽孫

張爾岐

屈大均

汪琬

張沐

毛奇齡

張英

喬萊

李光地

臧琳

李慎行

晏斯盛

胡煦

華學泉

李堪

楊名時

朱軾

方苞

任啓運

惠士奇

江永

汪烜

陳法

周省貞

沈起元

夏宗瀾

王又樸

胡方

李清植

徐文靖

惠棟

秦蕙田

葉酉

梁錫璵

包彬

錢大昕

戴震

夏應銓

姚鼐

潘相



孔廣森

金榜

王念孫

沈夢蘭

阮元

劉沅

恒解(劉沅著周易恒解)

附解(周易恒解中之附解)

楊家洙

錢彝

胡翹元

黎世序

汪德鉞

馮經

張惠言

陳壽祺

王引之

郝懿行

蘇秉國

許桂林

朱駿聲

焦循

江藩

魏源

卞斌

李道平

黃應麒

萬年淳

姚配中

曾國藩

陳世鎔

彭申甫

陳澧

羅澤南

黃式三

朱兆熊

李松林

丁晏

丁敘忠

丁澤安

方宗誠

陳壽熊

俞樾

方潛

張文虎

馬徵麟

姚濬昌

吳汝綸



沈善登

鄭杲

李士鈐

柯劭忞

王樹枏

楊增新

宋書升

嚴復

李哲明

黃翼曾

劉文鳳

姚永樸

姚永概

陳漢章

胡遠濬

吳翊寅

劉啓琳

李國松

張汝弼

許鯉躍

張洪之

李光緒

馬其昶

(以上清及近現代)

整理後記

自公元 1993 年底動議整理此書，迄今全書脫稿，首尾已跨八載。

回思整理過程，深感諸同仁多番襄助。先後參與整理者，有黃高憲兄，整理《咸》至《萃》十五卦；郭天源兄，整理《隨》至《離》十四卦；學生王標，整理《升》至《未濟》十九卦；其餘《乾》至《豫》十六卦及《繫辭上傳》、《繫辭下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皆由我整理。羅螢兄以公務較繁，唯視間介入焉。嗣又由我總覽全書，統括體例，再經連鎮標兄配合通校一過，遂有是書之最終定稿也。

又可感者，吾友朱博士高正兄始終關心此書的整理工作，今乃遙寄序文，弁於書首，爲此書增光而添色矣。

花城出版社的秦穎先生，頗爲重視古籍整理研究事業，其對此書的出版支持至多，亦令我甚感念之。

《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者，悅也；講習者，相研討而推闡也。中國古代學術文化之弘揚光大，豈不有賴於衆多學界同道相與“講習”而推廣闡述之

哉！馬振彪先生覃思研精，悅於撰述《周易學說》，其旨蓋在於是。先師黃壽祺教授謹銘師恩，悅於守護《周易學說》手稿，並企盼整理流傳之，其旨蓋亦在於是。于今吾儕諸多同志，共襄斯舉，令先輩之心願化為現實，使前修之學術成果刊佈於世，其宏旨尤在於是矣。

最後還須指出，本書的整理，於1999年承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確立為重點科研項目，這是對該項工作之學術意義的重要肯定，也預示着《周易學說》刊行之後必將呈示出其應有的學術暉光。

張善文

記於福建師範大學易學研究所

公元2001年5月

【附記】

本書之手稿本，係作者馬振彪先生卒後，先師黃壽祺教授自北京購回福建，藏於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時當六十年代初。據我所知，彼時馬先生身後蕭條，學業、家業承繼乏人。近年我們亦曾多方諮訪馬先生後嗣綫索，終無所獲。今馬先生之遺著既已刊行，先生之著作稿酬暫請花城出版社代為保存，倘日後有幸獲知馬先生後嗣訊息，則先生生前著述於今得以出版之應獲酬金乃將有所歸給矣。謹此誌之。

又，點校舊籍唯難，整理先輩學者遺稿尤難。本書歷經六校，我仍惴惴不安，遂再以半月之力，日夜憑案，依馬先生稿本逐



字復校一過，不覺已入二零零二年矣。然唯此吾心略安，亦唯此又濡染先生之精深學識，乃又頗覺進益。此間協助校對者，有博士生黃黎星、孫紀文，碩士生李金鋒、傅建忠、林振湘、林小雲、李曉萍、李春雲，而排版植字之功則獨賴文淵電腦室李邵雲、章夏合力爲焉。此亦不可不誌之矣。

張善文又記

公元 2002 年 1 月